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子部第五冊目次

八編類纂二八五卷六經圖六卷八編類纂圖二卷(四)

(明)陳仁錫輯
明天啓刻本

.....

八編類纂二八五卷六經圖六卷八編
類纂圖二卷(四)

〔明〕陳仁錫輯

明天啓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

經濟編

人類

知已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轡贈之載歸弗謝入聞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懷然褫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誅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痛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

人龜類纂

卷百二十一

人龜類纂

卷百二十一

人龜類纂

卷百二十一

人龜類纂

卷百二十一

人龜類纂

卷百二十一

人龜類纂

晉獻公滅虞虢虢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璧馬賂於虞故也既虜百里奚以爲秦穆公夫人勝於秦百里奚侯秦走宛楚鄢人執之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賂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勝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因問語三日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常游

困于齊而乞食怪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逃之周周王子頌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顏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豫黔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穆公使人卑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

不忘故舊

晉文公反國至河令邊豆捐之蕭尊捐之手足胼胝而目驚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

人龜類纂

卷百二十一

人龜類纂

卷百二十一

人龜類纂

卷百二十一

人龜類纂

卷百二十一

人龜類纂

卷百二十一

人龜類纂

卷百二十一

人龜類纂

卷百二十一

人龜類纂

卷百二十一

反國邪犯對曰邊豆所以食也蕭尊所以臥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而目驚黑勞有功者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爲君行詐僞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况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擣楨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文公即位貨不及介子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効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支也身將隱安用文其母曰能如

是與若偶臨至死不從見推從者憐之乃應書官門
曰有龍矯矯頭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偏人下龍饒無
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主四蛇入穴皆有處
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
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
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綿上山中而封之
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

漢光武時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
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聞之後弘
被引見帝令主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
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情懷之妻
不下室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劉備在豫州舉袁渙爲茂才渙爲呂布所留布欲使
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
生不爲則死渙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
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
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
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
軍可乎布慙而止

唐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貪汙僭侈貶歸賀尉

憑親友無敢送者標陽尉徐晦獨至蓋田與別權德
輿謂之曰君送楊歸賀誠爲厚矣無乃爲累乎對曰
晦自布衣蒙楊公知獎今日達議豈得不與之別借
如明公他日爲讓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
嘆稱之於朝後數日李夷簡奏爲監察御史謂之曰
君不負楊歸賀肯負國乎

規戒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
君曰軼之得見也從孟蘭畢今軼請待交可乎趙良
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
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
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說則
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古治
秦與趙良曰臣說之謂聽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
處有言曰曰平也尚矣若不若道處當之道無爲
問侯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別居同室而居
今我吏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繁黃閭管如魯
衛矣子觀我而秦也孰與五段人大賢趙良曰千羊
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不如一士之諾

武王謂諸侯以爲殷紂墨墨以凶君若不井武王乎則

侯請終日正言而無諱可乎商君曰請有之矣觀言
季也至言實也苦言樂也甘言疾也夫言者自終日
正言無之樂也執將事于子又何辭焉趙人曰大五
我大夫制之鄙人也聞秦穆公之賢而望也自前
無寄言焉於秦客被得食手期年穆公知之舉之
口之一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
年而更伐邲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
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謂之欽
謂請見五我大夫之相秦也乎不坐矣豈不張蓋行
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高藏於府庫德行施
於後世五我大夫處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
者不相扞此五我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
要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各也相秦不以百姓爲
事而大築冀閭非所以爲功也刑黜太子之師傅殘
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
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
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
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遇死以詩觀之非所以
爲壽也公子處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視權而
黜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

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
脅者爲駟乘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
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
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鄆
勸秦王顯嚴允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專有
德可以少安君尚將介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育百
姓之恐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
君者豈其微哉公可翹足而待商君毋從後五月而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
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各舍各人不知其是商君
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驢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
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
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
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
商巴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
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
者遂滅商君之家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
也跡其欲于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實矣且
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
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

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漢文帝時，厲王有材力，力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
出見之，卽自哀金椎椎之，命從者刑之。馳詣闕下，肉
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呂
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毋無罪，呂后殺之，辟陽
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
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叛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
文帝傷其志，爲親赦不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
太子諸大臣皆彈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
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敎上書不遜，順文帝重

入編類纂

卷重千

七

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予厲王書，
諫數之。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
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宗。今大王
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卽位，易王侯邑在淮南者，太
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
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
列侯以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
二十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
十石皇帝就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
爲布衣守家，真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前向之望。

甚厚。大王宜日夜未法，虔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
今乃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人大上以
千里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
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破，創夷以爲
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
艱苦，日夜休惕，修身正行，恭儉莊敬，奉祭祀以
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失。貪讓
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
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
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口節，行以高允，無禮。幸臣有

入編類纂

卷重千

八

罪大者立誅。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
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研此八者
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奪諸貴之勇，
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
於大王之手明矣。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
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
韓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
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
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
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

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王諸從姬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即論相以下爲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罪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九

得宜海內常安願熟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餘族全身四人而已若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實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社於今自孫堅死于策復領其部曲遺孽揚州刺史劉繇破之策因據江東策聞衣術欲脅就與書謀曰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宮廟焚

毀是以豪傑發憤沛然俱起元惡俱蹙幼主東顧乃使王入奉命宣明朝恩假武脩文廟之吏治然而河北異謀于黑山曹操毒被于東徐劉表僭亂于南荆公孫叛逆于朔北正禮阻兵玄德爭盟是以木從從命橐弓戟戈嘗謂使君與國同規而今是弗恤定然有自取之志懼非海內企望之意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通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于天下徒以幼小背于強臣異于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風成之德天下雖永被其恩咸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旦與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爲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效忠守節以報王室時人多惑國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爲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熟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苟有益于尊明無所敢辭術不納策遂絕之

晉胡萬爲豫州都督王羲之遺書誡之曰以君過往不屑之韻而俯同郡辟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

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莫不能。用果敢。

謝安愛好聲律。林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王坦之非而苦諫之。安遺坦之書曰。知君思劉愛韻之至。律所求者聲調。稱情義。無所不可。為聊復以自娛耳。若繁執跡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常謂。君粗得。而趣者猶未悟之。淦上邪。故知莫逆未易為大坦之。答曰。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為人之體。猶器之方員。方員不可錯用。體。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入。為類。集。卷五。上。

策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今地。優游自居。金曰之談。咸以清遠相許。至于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為淦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入下之寶。故為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為不可以天下為心乎。想君幸復三思。書往反數四。袁喬與諸家友。善及康獻皇后臨朝。份與袁書曰。皇太后踐登正。祚臨御。皇朝將軍之子。固外姓之太。上皇也。至于皇子。近屬。咸有揖讓之禮。而況策名人臣。而交媒人父。天性攸尊。宜體國而重矣。故友之好。請于此。辭染絲之變。累崔致懷岐路之感。楊朱與嘆。況

與將軍游處。少長雖世。舉先後而臭味同歸也。平輩之交。與禮數而降箕路之。惟隨時事而替。雖欲虛。諒。濠肆脫落儀制。其能得乎。來物無停變化。遷代豈惟寸尋事。亦有之夫。御器者神。制衆以約。願將軍怡情無事。以理勝為任。親仗賢達。以納善為大。執事。惆悵不能自盡。論者以為得體。

慕容號與庾冰書曰。君以叔房之親舅氏之昵。總攝樞機。出內王命。兼權列將州司之位。昆弟綱羅。顯布。靈何自泰。漢以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之。若功就事舉。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將不免。梁。入。類。非。卷五。上。

寶之述矣。年親史傳。未嘗不寵。慈母族使執權。亂朝。先有妹世之榮。尋有負乘之累。所謂愛之適足以為害。吾常念歷代之主。不盡防萌。終寵之術。何不崇以一土之封。令藩國相承。如周之齊陳。如此則永保南面之尊。復何黜辱之憂乎。寶武何進。如昔。亦已。賢士歸心。雖為聞豎所危。天下嗟痛。猶有能復以不駭。圖國亡身故也。方今四海有創。懸之憂中。更通借逆之寇。家有流血之怨。人有復讐之憾。寧得安枕。逍遙雅談。卒族邪。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以數郡之人。尚欲并吞強虜。是以自頃迄今。交鋒接刃。一勝粉

晨三時用武而猶師從不顧倉有餘糧敵人口說境日廣况乃皇皇之威堂堂之勢豈可同年而語哉殷浩識度遠冠有美名尤著立言與叔父融俱好老以融與浩口談則辭屈者篇則融勝浩由是為風流談論者所宗或問浩曰將蒞官而憂棺錢本而憂奚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憂棺錢本蓋主故將得錢而憂汗穢時人以爲名言三府辟皆不就征西將軍庾亮引爲記室參軍累遷司徒左長史安西庾翼復請爲司馬除侍中安西軍司並辭疾不起遂屏居墓所幾將十年于是擬之管葛王濬謝尚猶伺其出處以小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庾翼贈浩書曰當今江東社稷安危內委何諸諸君外託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亦朝夕而弊足下少察今名十餘年間位經內外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且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顧雍先達邪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終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而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難云談道實長華競及其

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前命推撥而甫自申入蜀小好名既身因胡虜棄官非所凡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未革也浩固辭不起相溫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略中原事久不報溫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已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爲人亦不之憚也以國無他彘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始不爲國家州屢求北伐詔書不聽溫拜表輒行帥衆四五萬順流而下軍于武昌朝廷大懼殷浩欲去位以避溫撫軍司馬高柔言于會稽王昱曰王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返旆如其不爾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乃於坐爲是草書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算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與師勸衆要當以資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熱慮頃所以深用爲疑惟在此耳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遠聲噂噍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擐一時崩散如此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爾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于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

內外安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當先思章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降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溫即上疏惶恐致謝回軍還鎮

唐武太后時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狄仁傑重之行冲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爲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珠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昔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魏元忠自瑞州還爲相不復強諫惟與時俯仰中外

八編類集

卷百十八

五

失望酸棗尉袁楚客以書賞之曰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嘿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帥傳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借執紼賂三失也併優小人竊盜品秩四失也有司選賢皆以貨取勢求五失也寵進宦官殆滿千人六失也王公貴戚賞賜無度就爲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左道之人榮惑主聽竊盜祿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謹止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

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所宜行也天賜子木以布衣應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惜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

八編類集

卷百十八

二六

失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身以本其上矣若果賢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

韓愈諫

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

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專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有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不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議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議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其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

命以來，翹首企足，矜乎有聞而卒未能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諍臣論，以議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僭獨以為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又且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纓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按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八補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大

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歐陽修上范

今郡縣之吏方以青苗錢為殿最，又青苗錢未足，未得催二稅。郡縣吏懼其黜免，思自放解其材者猶能小為方略以強民，其下者直以威力刑罰督迫之如此，民安得不諱安得不納而謂其願而不可止者，吾誰欺欺天乎？在唐之時，皇甫鉅延齡用此術致位

公相雖然二人者猶不敗避其聚斂之名不如介甫
直以周公聖人爲證上則使人主無疑下則使廷臣
莫敢非若是乎周公之爲策踞嗚矢柝楊拔相也商
鞅爲秦變法其後夷滅張湯爲漢變法後亦役爲法
逆於人心未有保終吉者也且朝廷取青苗之息專
爲備百姓不足至其盈溢能以代貧下賦役平府庫
既滿我且見其不復爲民矣外之則尚武開斥境土
內之則廣游觀崇益宮室鄧語曰富不學奢而奢自
至自然之勢也介甫一舉事其敗至此可無念哉可
無念哉介甫書

切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
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
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
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欲望衆人之所望
於介甫邪今介甫從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
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
民小吏走卒亦切切怨嘆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
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改乎尤切意門下之士方日
舉盛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
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爲卿

之以取禍不若生而待之不遇二三年彼將自敗若
是者不惟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
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
敗乎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大厚而
已何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
其職委任而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
賦練已通責也介甫以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爲思
得古人所未嘗爲者而爲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
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
財利之人使之講利條例一司已不當置又其於中

小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是言利之人皆攘臂閭視
銜鬻爭進各開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
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彼欲別出新意以
目爲功各耳又置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
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
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
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轅州縣
暨擾百姓者夫使官者亂政也介甫更以爲治術而
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爲王政而力行之
跡彼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飲民錢領市備而使

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爲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蓋子馮爲楚令尹有寵於遠于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管之遠子權解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成歲有効周舍死簡子臨朝而嘆曰千宰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郭郭吾是以憂也鄭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教與羣下曰連覆而得中猶棄弊蹄而獲珠玉然人心若不能盡惟董切宰參書七年事

八編其集

卷之三

三

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叙其事以義責介甫早出視事更令之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其辭雖悻悻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初介甫不相識察頗督過之上書自辨至使天子自爲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令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青苗錢不俟詰責便分析呂司封傳語詳符知縣未散青苗錢劾奏乞行勘會觀介甫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切爲介甫不取也彼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爲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

王介甫書

國家自行新法以來州縣之吏困於煩苛以夜繼晷棄置實務崇飾空文以刻意爲能以欺誣爲不聞闕

之民迫於誅飲人無分富戚失作業愁怨流離轉死溝壑聚為盜賊日夜引領冀朝廷之覺懲辨法之變更凡幾年于茲矣相公聰明豈得不聞之邪今府庫之實耗費殆竭倉廩之儲僅支數月民間貧產朝不謀夕而用度日廣拾飲日急河北京東淮南盜起之盜攻剽城邑殺掠官吏軍已不能制矣若不幸復有方二三十里之水旱霜蝗所在如是其為憂患豈可勝諱哉此安得謂之細事保其必無而恬然不以為意乎開言路者非如鼎時徒下詔書使臣民言得失既而所言當者一無所施行又取其稍許直者隨而罪之此乃塞言路非開之也為今之要在於輔佐之臣朝夕啟沃唯以親忠直納諫辛廣聰明去壅蔽為先務如是政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粲然無所隱矣

與吳

天子之設御史府尊其位崇其任不與他府並舊有大夫則中丞亞大夫而領其屬今大夫闕則中丞其長也故中丞之任特重焉中丞之責尤重焉若有佚豫失德悖亂亡道荒政拂諫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驕悍不順恃武肆害玩

兵素戢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舉劾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御史府之尊嚴也如軒陛之下廟堂之上進退百官行政教出院令明制度紀賞罰有不如法者御史得言之御史府視中書樞密雖若卑中書樞密亦不敢與御史府抗威爭禮而返畏悚而尊事之御史府之重其無與此然須得如閣下者居之始貴矣御史府中丞虛位日班於紫宸殿下佩金煌煌行聲鏘鏘且有百數天子弗錄之乃南走三百里以驛召閣下直入其府登其位自陛下獨決萬機來登崇俊良黜逐纖人革故鼎新百度脩舉太平之望日月以隆然而天人心猶鬱然不大舒釋者以閣下尚稽大任也至是天人之心始大舒釋矣閣下自初及終皆以直道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介嘗聞朝大夫語曰有某官為某官時忠鯁直謹寒寒敢言觸龍逆鱗不避誅死由是人主知之聲名萬然聳動朝野不四五年取顯仕今為某官位彌高身彌貴祿厚惠渥私庭曳青轅者五六人門前炎炎可炙乎顧此勢力榮寵有所惜也如有物塞其耳如有葉蔽其目如有針絨其口朝廷有闕政國家有遺事若不聞若不視而不復言則竊

之忠。競直。審言。乃沽名耳。其以爲速進之謀。平。隱士之積道。德富仁義於厥身。蓋假於權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夫衣食者歟。正色直已。立於朝廷。行其道。乃使天下有此論庸無傷乎。古今君子少。小人多。君子常不勝小人。小人不惟常勝君子。而又不能容之。惡血醜正。鬻鬻實繁。幸而有一君子在於朝。則百小人排之。排錢心石腸。剛正不抗。未有不隨而靡者。小人不容君子也如是。而不能死節。以永終譽。中途晚節。須有淪變。宜其爲小人之所排也。今有人位未顯。身在下。能堅正。不顧其身。敢直言。極諫。犯天子顏色。封章抗書。論天下利害。羣小人必叢立指點曰。此人迷進也。沽虛名也。非以行道也。吁。吾徒不見容於小人。也不敢信於天下也。固若是乎。學周公孔子之道。不用則卷而懷之。用則肯已乎。實將施及國家。布於天下。以左右吾君。殺吾民矣。羣小人排毀不已。無足恠也。閣下亦當大警戒之。勿使天下有所論。則君子幸甚。天下幸甚。居介上孔中丞書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二十一
經濟編

人品類

義烈

君子之自行也動必緣義行必誠義俗雖謂之窮通也行不誠義動不緣義俗雖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通窮有異乎俗者也故當功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罰誠當雖赦之不外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之於主必宜內及於心不慙然後動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入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二十一

四

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曰公木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今弟子越窮辭而行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焉豈難與且行三王之佐不顧焉取舍不苟也夫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諸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來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

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皆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凡人不不可不熟論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謀親戚相忍今可得其國恐虧其義而辭之可謂能守行矣其與秦之野人相去亦遠矣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衆荆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王而適至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道也以其爲利也今誠利將軍何處子囊曰道者無罪則後世之爲王者將皆依不刊之名而後臣適若是則荆國終爲天下笑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義乃爲之柩棺二寸加斧鎖其上八主之忠存而不知所以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數至也郭峻之廣也萬國之賴也從此生矣荆之爲國十二世矣嘗有乾谿白公之亂矣嘗有鄭襄州侯之變矣而今猶爲萬乘之大國其時有臣如子囊與子囊之師非獨爲一世之人臣也荆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其爲人也公直無私王使爲政廷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反立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問有

罪惡國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
鑕請死於王。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
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
忠臣。君令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
斧鑕，及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
之，而不肯石渚之為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呂覽高
士篇
世之不足者，理義也。所有餘者，妄苟也。民之情，貴
所不足，賤所有餘。故布衣人臣之行，潔白清廉，中繩
愈窮，愈榮。雖死，天下愈高之，所不足也。然而以理義
斷，削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舜湯飛兔，要襄古之
八紘類集
駿馬也。材猶有知，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舜
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倦倦乎后之為人，也
藁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乎夫負妻妻
携子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
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若於囑畝之中，而
游入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慢我，我
羞之。而自投於蒼領之淵。湯將伐桀，困卞隨，而謀卞
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卞隨曰：吾不知也。湯又
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務光曰：吾
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詢，吾不知其

他。也。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
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
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
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頰水，而水湧又讓於務光。
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
不位之？請相吾子。務光辭曰：廩上非義也，殺民非仁
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
其利。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
也。乃負石而沈於蓀水。故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下
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其
人利其害
視貴富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高節厲行，獨樂其
意，而物莫之害。不漫於利，不牽於勢，而羞居濁世。惟
此四士者之謂。若夫舜湯，則苞襄覆谷，祿不得已而
動。因時而為，以愛利為本，以萬民為義。譬之者釣者
魚，有小大，餌有宜適。邪有動靜，齊晉相與戰，平阿之
餘子亡戟得矛，却而去，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
矛，不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
兵，何為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狐，叔
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
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貴也哉？平

阿之餘子曰：嘗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疾驅而從之，亦成而不反。今此將衆，亦必不北矣。今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賁卑，聚麥有壯士白縞之冠，冊積之，拘東布之，衣新素，復墨劍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歸。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挂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八編類纂。」

卷三

五

可不得將歟？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殺，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

左儒友于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子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成，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歾之。

戰於穀也，晉梁弘御戎，萊

戰之明日，晉萊公

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眡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汝爲難，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其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以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

八編類纂

卷三

六

晉靈公暴虐，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陳之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寢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爲中軍尉。趙盾歾，子朔嗣爲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爲晉將，朔取成公姊爲夫人，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繩要而哭，甚悲，已而哭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兆絕而後妖，趙

史書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于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于靈公及至于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偏告諸將曰趙穿弑靈公看雖不知猶爲首賊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過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趨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殺趙祀子必不恨韓厥計諸卿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茂趙朔趙

八編類纂

七

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公孫杵臼謂程嬰胡不取嬰曰朔之妻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無何而朔妻免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朔妻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就即不滅乎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孤亦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吾請先死而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以文穆隱山中嬰謂諸將曰嬰不肯不能立孤誰能與吾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

皆喜許之發師隨嬰攻杵臼杵臼曰小人冀程嬰下官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之縱不能立孤兒忍賣之乎抱而呼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也諸將不許遂并殺杵臼與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兒乃在程嬰幸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病卜之大業之胃者爲祟景公問韓厥韓厥知趙盾存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衍皆嬴姓也中行衍人面鳥喙降佐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繆侯至于成公

八編類纂

八

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病景公因韓厥之衆以齊諸將而見趙孤兒孤兒名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殺君之病羣臣固將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願之於是召趙氏程嬰徇拜諸將遂俱與程嬰趙氏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氏田邑如故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成我非不能成思

立趙氏後今子既立爲成人趙宗復故我將下報趙孟與公孫杵曰趙武號泣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成而子忍棄我歟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肯先我死今我不下報之是以我事爲不成也遂自殺趙武服衰三年爲祭邑春秋祠之世不絕君子曰程嬰公孫杵曰可謂信交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

佛胎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之至于田里田里中牟之邑人也口義成不避斧鑕之罪義窮不受軒見之服無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九

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爨衣將就鼎佛胎肥饒而生之趙氏聞其城也攻而取之聞田里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里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從首智者不爲也賞一人以懸萬夫義者不取也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恥不義辭賞從處曰以行臨人不道告去矣程嬰其母南遊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下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冬與秦戰卅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歿請塞實而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

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母沒爾家宜止之請爲兄弟然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歿君子曰三北又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

昔程公有臣曰朱厲附事程公不見識焉冬處於山林食杆栗夏處洲澤食菱藕程公以難成朱厲附將往歿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君子歿之意有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爲君不吾知也今君歿而我不歿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歿以激天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十

不知其臣者遂往歿之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載汝惡能要離曰士豈不勇耳奚患而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擊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見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

也。念其請與王子往，季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
離俱涉於江中，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掉
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
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嬰雖得不死，歸於吳，
吳王大說。請與分國，嬰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
之。嬰離曰：「夫殺妻于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
爲不仁。夫爲故主殺新主，臣以爲不義。夫掉而浮乎
江，三入而出，特王子慶忌爲之賜而不殺耳。臣已爲
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
果伏劍而死。

八編其集

卷之三

三

吳有士曰張胥，都諱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都曰：「有罪，
拘將成諱夫吾，今從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乃知其
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絕。吾
聞之，君子不爲危易行，令吾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
易行也。與吾困乎而生，不若反拘而從閭閻問之。令
更釋之。張胥都曰：『吾義不同於諱夫吾，故不受其任。』
矣。今更以是出我，以諱夫吾故免也。吾庸遽受之乎？
遂傾牆而死。諱夫吾聞之曰：『我任而不受，後也不知
而出之，愚也。』故不可以按士恩，不可以事君。吾行處
矣。人惡以吾力生，吾亦耻以此立於世，乃絕頰而死。

八編其集

卷之三

三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夾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
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夾之？」爲人臣之禮邪？雍
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出于闕左，轂鳴車右，請
夾之。而王曰：『子何爲夾車？』右對曰：『爲其鳴吾君也。』王
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
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劍頭而夾知有
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
也。豈在轂之下哉？車右可以夾左轂，而臣獨不可以
夾越甲也。』遂劍頭而夾。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
日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
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齊崔杼殺莊公也，有陳不古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
餐則失匕，上車失試。師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古
曰：「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鬪之
聲，恐而欲入，曰：『不古可謂仁者之勇也。』
陳桓桓簡公而盟，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有他
人曰：『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聞他人曰：『
令而君而事我，他人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
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於亂世，不得正行，却於暴
主，不得道義，故雖盟不以父母之戚不如退而自殺。』

以禮其君乃自殺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歿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歿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既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歿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歿君子曰好義乎哉

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讎乃

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

布衣之友君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

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

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

公奔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仲

父也范君之譽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

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

為友者為貧也大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

又不臣臣所昭王乃遣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

之聲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執其頭來不然

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

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

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聞行念諸侯

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

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

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脣

擔簞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

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

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

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于公干曰何如

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

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

之卒取其頭于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

漢燕玄以王莽居攝變姓名隱遁後公孫述僭號于

蜀連聘不詣述乃遣使者備禮徵之玄不肯起賜以

毒藥太守乃自齎璽書至玄庭曰君高節已著朝廷

垂意誠不宜復辭自招凶禍玄仰天嘆曰忠亮大聖

許由耻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入我亦何人

保志全高氣亦奚恨遂受毒藥玄于瑛泣血叩頭于

太守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

不常充足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歿太守為請述聽

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遠之世

本業字巨游廣漢洋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師博士許是元始中舉明經除爲郎會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強召之業乃載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譬猶設弩射市薄命者先死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爲治而反託疾乎令詣獄養病欲殺之客有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逝未聞求賢而有以牢獄者也咸乃出之困舉方正王莽以業爲酒士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

人編類集

卷之三

三

以爲博士業固疾不起數年遂蓋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衆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于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職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本知已下爲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年不起猶疑滅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歎曰厄國不入亂國不居親于其身爲不害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志不悅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大丈夫斷之于心久矣何妻予之

爲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耻有殺賢之名乃遣弔祠贈賻百匹業子暉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

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象初平時蜀郡士皓爲美陽令王嘉爲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係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况于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嘆之曰後之哉乃對使伏劍而死是時健爲任永君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滔于前匿情無言見

人編類集

卷之三

三

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好通及聞述誅首盟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清濁者自殺光武聞而嘆之並會病卒

鮑永事更始及歸光武爲司隸校尉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而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難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扶風椎牛上荀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

池帝意乃釋

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廉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
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
其意大恨之范于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
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勸勞
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以我故功曹
邪范訶之曰君困厄昏亂邪語遂絕融繫出困病范
隨而養視父成竟不言身自將軍送喪至南陽葬畢
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
視范獨往收歛之吏以聞明帝大怒召范入詰責曰
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
心而反收歛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惑以爲
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
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龔大司馬丹有親屬
乎范對曰袁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
敢爾因貴之由是顯名

李善字次孫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歿
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貨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
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
潛負續逃去隱山陽琅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連
推燥居淫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

事輒長跪請曰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脩義
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脩理舊業告奴婢于長吏悉
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琅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
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
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清陽過李元家
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鋹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
自炊爨執鼎俎以脩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
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爲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
守未至道病卒續至河間相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仕郡舍曹掾揚州刺史

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賊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
簿領收就於錢唐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憐慨
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鋸斧使就持于用服就語獄卒
可執燒斧勿令冷每上彭榜因止飯食不肯下肉焦
毀墮地者掇而食之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因
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歿發船視
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
以大鍼刺指灰中使以把土灰悉墮落主者以狀白
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藉受命考實君何故
以骨肉拒扞耶就據地荅言太守謂符大臣當以

報國卿雖 命固宜申斷冤毒奈何誣枉忠良強相
掠理令臣諫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駭恠行無義就
待歿之日當白之于天與群鬼殺汝于亭中如蒙生
全當手刃相製安深奇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談表
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太宗劉龍
舉就孝廉光祿主事病卒

梁冀殺李固露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
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左提筆鉞右秉
鉄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于前
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爲大臣不
人編類集 卷之三

能安上納忠而與造無端卿曹何等廢生公犯詔書
于試有司乎亮曰亮舍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
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亮長嘆曰居非命之世
天高不敢不竭地厚不欺不踣耳目適宜視聽口不
可以妄言也太後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
而殉尸不肯去太后憐之乃聽得瘞飲歸葬二人由
此顯名

張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
家相容復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
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

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蓬仙玉耻猥爲君子
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好義明廷今日載其
半矣欽嘆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以故得免

袁尚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曰號幽
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
白馬盟今日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歃至別駕
代郡韓珩曰吾父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
改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弗能爲也
一坐爲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
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曹操聞珩節甚高之
八編類集 卷之三

屢辟不至卒于家

曹操圍張超于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
惟恃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睦而洪爲紹所用
恐不能敗劉遠來達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
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
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
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曰是怨紹絕
不與通紹與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
譬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隔調相思發于寤
寐相去步武而趨舍異規其爲憎恨胡可勝言前日

不遺比辱雅况近叙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
典籍豈滑闢于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
無所酬亦冀違付福心粗識鄙性重義來命援引紛
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侯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國
行役特蒙顧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宣樂今日自還
接刃手每登城勒兵觀主人之旌鼓瞻望悵惺感故
友之周旋撫恤猶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日以
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受任之初
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
違危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一

微節無所獲伸豈得復全交友之過重虧忠孝之名
手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
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已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
今日之戰矣昔張景明登壇唾血奉辭奔走卒使韓
牧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
不蒙親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
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所刺劉子橫奉使踰時辭不
獲命畏君懷親以許求歸可謂行志忠孝無損關道
亦復僇尸麾下不蒙剗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
此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歟

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足下當見久圍
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為屈節
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于白刃南
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傳國像名垂後世况僕據全
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為一年之資匡
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
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旅力作難北郡將告倒懸
之急股肱秦乞歸之計耳主人當鑒戒曹革反旌退
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于吾城之下哉足下議吾恃
黑山以為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一

三

子鉅野光武創基兆于綠林卒能龍飛父命中興帝
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况僕親奉廟書與之從
事行矣孔璋足下微利子境外藏洪授命于君親吾
子託身于盟主藏洪策名于長安子謂余身歿而名
滅僕亦笑子生歿而無聞焉本同木離弩力夫復何
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救
援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
不放洪郡將洪于大義不得不成念諸軍無事空與
此禍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
于袁氏本無怨隙今為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

忍當捨明麻去也初尚掘鼠煮筋鮓後無所復食土薄啟內厨米三斗請稍爲饘粥洪曰何能獨甘此耶使爲薄糜偏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感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十八人相枕而歎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滅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法異之意而欲因際會翦望非冀多殺忠良以立奸威洪親兄將軍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爲國除害生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三

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爲用乃命殺馬洪邑人陳容少爲諸生親慕于洪隨爲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歔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儁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嘆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來救于呂布北還城已陷皆

赴敵歟

向雄字茂伯河內山陽人也父韶彭城太守雄初仕郡爲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歿也雄哭之盡哀市人咸爲之悲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吳奮代毅爲太守又以少誼繫雄于獄司諱鍾會于獄中辟雄爲都官從事會歟無人顧欽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歟卿哭王經于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爲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曰昔者先王掩骼埋骸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既加于法已備雄感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三

義敗葬教亦無問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于時殿下譬枯骨而捐之中野爲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帝甚悅與談宴而遣之太守陳楚以韋忠爲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刀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韋忠願以身代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令之忠于是負楚以歸

節七

甲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民之父母也今爲濡足之

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滅夏，治而滅其國。故亡國廢家，非聖智也不用故也。遂負石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乎！如仁與智，吾未見也。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撝衣，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餓者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餓。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鮑焦，不弊膚，見深谷，將蔬，遇子輅於道。子輅曰：吾子

八篇有集

卷之三

三

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道德教者眾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與行也。上不已知而干之不止者，是與廉也。行與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輅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上。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上，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威，乃棄其蔬而立槁，處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為人不能。鮑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而止。

矣

諸葛誕為晉文帝所誅，子觀奔吳，為大司馬吳平逐，竄不出。武帝與觀有舊，觀姊又為琅邪王妃，帝知觀在，好問因就見焉。觀逃于廐，帝又過之，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觀流涕曰：不能漆身皮肉，復親聖顏，詔以為侍中，固辭不拜，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

少

龔壯，字子瑋，繁已自守，與鄉人無秀，齊名。父叔為李豫所害，壯積年不除，衣力弱，不能復，及李壽戍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說壽曰：

八篇有集

卷之三

三

簡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于晉，人必樂從。且拾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眾討期，果冠之壽，猶聚偽號，欲官之。壯誓不仕，路遺一無所取。會天久雨，百姓饑饉，壯上書說壽以歸順。先天心，應人望，永為國藩，福流子孫，壽省，內愧，私而不宜，乃遣使入朝。壯又諫之，壽又不納。壯謂日行之本莫大忠孝，既假壽殺期，私仇以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壽既不從，壯遂稱帝。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惟研考經典，諱恩文章。至李安時卒，初壯每嘆中夏多經學，而巴蜀鄙陋，兼遭李氏之難，無復學徒者。

遺德論

石勒謂張賓曰鄴魏之舊都吾將營建既風俗殷維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忠亮為敏佐時良幹將軍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勒于是徵彭署為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往策名晉室食其祿矣大馬總主切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為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纂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為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主

其子明為參軍

客又謂余曰近世將相既已闕之矣故聞士君子身在下位而義激衰世者有其人乎余曰焉得無之丁生魏生是也昔蓋寬饒多仇必與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唯諫議大夫鄭昌懲傷寬饒忠直愛國為文吏所詆挫上書曰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國有忠臣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主

奸邪為之不起寬饒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鄭昌可謂好是正直矣梅福南昌一尉耳與王章無為引之私無游宴之好當王厚之世推歸外戚上書曰為鵲遭害則仁鳥增逆惑者蒙戮則智士遠退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致獨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梅福可謂不畏強禦矣余頃歲待罪朔堂六年竊位而言青之官執憲之臣屢薦丁生稱其有清直之操亦有嚴之者曰體羸多病必不能舉職余感是說未及升之於朝而一旦觸群邪犯眾怒為一孤臣獨夫正言無避亦鄭昌梅福之比也昔賈高竟能以不灰白王而高祖賢其然諾戴就不忍以臣謫其君而薛安感其壯節周燕寧恨于不食陸續豈辭于禁錮世歷千祀有此幾人魏生為酷吏所逼終不誦服辭義雅正有古人之風亦賈高戴就之儔也嗚呼田叔孟舒皆位顯於朝而魏生以與疾遠宦湮盡道途疑其幽魂必上訴于天矣或曰自古名節之士鮮受厚福豈天意于善人薄耶余曰非也夫名節者非危亂不顯非微難不彰免銖銖全性命者向十無一二况福祿乎若使不受困辱不要楚毒父母妻子怡然安

樂則天下之人盡爲之矣何貴于名節者哉馬李德裕近代

豪俠

袁盎爲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沉相隨行聞難走狗雉陽刺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刺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刺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爲解不以有亡爲辭天下所望者唯季心刺孟耳今公嘗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馬富人弗與道諸公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七

聞之皆多袁盎
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辭設詐誅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執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爲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傷道害德敗法惑世亂之所由生也國有四民各脩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生於季世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譽爲榮辱以喜怒爲賞罰是以奔走馳騁逐職僭度傷華糜費競趣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

刺客

愛忘脩身之道而求服人之譽割衣食之義以俱登宴之姦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脩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力舉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虛僞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俸俸無罪過者不愛權諸謂無所行貨路無所用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荀悅

嚴政者軼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孫以屠爲事久之漢陽嚴仲子事韓哀族與韓相俠累有郤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三

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王齊齊人武言嚴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閒嚴仲子主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饗嚴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嚴政母壽嚴政驚怪其厚問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嚴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辭人因爲嚴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政進自金者將用爲夫人簾櫨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驥豈敢以

有求望邪。聶政口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敢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或既已薨，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念報，賤之意，而親位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三

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有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以報仇者，為誰？

附得從事，嚴仲子具書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嚴，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若遠今，故人之相知，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讐，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

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服，自屠出，賜遂以成，韓取聶政屍，施暴於市，購問莫知誰，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韓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姓名，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求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軀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于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下下世安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父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效，今乃以安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殺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巷哭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月獨政能也。及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忘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勝千里，以刻其姓名，姊俱修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戔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遊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軻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勾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勾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逝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

八編類集

卷百三

五

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別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中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與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嘗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

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彀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腹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

八編類集

卷百三

五

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弃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厚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燼炭之上必無幸矣且以鵬鷺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敝諾出見

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驕驍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偃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將，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卿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他人疑之，非所快也。欲自殺以激荆卿，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歿，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卿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歿，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曰：丹所以誡田先生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歿，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卿坐定，太

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肯，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鄣，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闔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困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卿曰：此國之大事也。臣竊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願首圖請母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悉荆卿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畧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

可也。夫樊將軍秦王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握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搥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遠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

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遲，往而不反者，豈予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愴愴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請罪。」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不敢進。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震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荆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荆軻取圖，秦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

推之未至身秦王驚引而起刺絕拔劍劍長係其
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刺刺逐秦王秦王環柱
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
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
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刺軻乃逐
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
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刺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
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逐拔以擊刺
軻斷其左股刺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擣秦王不中中
桐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劍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
笑其侶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
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
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
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刺軻也於是
秦王大怒益發兵請趙詔王齋軍以伐燕十月而拔
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
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
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
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世
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斯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

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
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刺軻之客皆亡高漸
離變名姓爲人傭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告聞其家
堂上客擊筑傭保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
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傭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
傭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久隱畏約無
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
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
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
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
之乃矐其目使擊筑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
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
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象勾踐已聞軻
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請於刺劍之術也
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殺乃以我爲若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刺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
生角也太過又言刺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
童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自曹沫
至刺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
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張耳、趙主爲景王、子敖嗣立爲趙王。漢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王敖后。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裼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卬禮高祖箕倨。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王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怒曰：「吾王，侯王也。說王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先人亡國，願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王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滂王爲平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反者乃軼車膠致，與王請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者，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鮮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獨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剝身無可解。」

者終不復言。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輕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與前仰視曰：「泄公邪？滯分勞苦如生平，雖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否？」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成，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脈，遂死。當此之時，名聞天下。

北魏以王慧龍爲榮陽太守。慧龍在郡，丁年農戰，並脩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宋文帝縱反，問於魏世祖。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恐不足介意。文帝復遣刺客。」

呂玄伯刺之曰得慧龍首封二百戶男賞絹千匹玄伯詐為降人求屏人有所諭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大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宋人為謀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人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為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

唐憲宗悉以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客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歟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資給遣之王承宗亦遣牙將尹少卿奏事且請中書為吳元濟遊說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元衡至是元衡入朝有賊自暗中射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擊裴度傷首墜溝中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賊遺紙於金吾府縣曰母急捕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其急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屍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請中書彈劾言請奏起裴中丞為相大索賊黨於是詔中外搜捕購賞甚厚王士則告承宗遣卒張晏所為捕得鞠之并出承宗表議其罪晏等具服張弘靖以為疑屢言之上不聽竟

誅之而師道客潛遁去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二

經濟編

人類

讓國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者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素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

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鄆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卽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殤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

襄公茲父爲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爲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爲之相凡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尼肯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強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爲之

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爲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曹公子喜時字子臧曹宣公于也宣公與諸侯伐秦卒于師曹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與太子留守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子臧兄負芻之當主也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從之負芻立是爲曹成公成公懼告罪且請子臧子臧乃反成公遂爲君其後晉侯會諸侯執曹成公歸之京師將見子臧于周天子而立之子臧曰前記有之邲建節次守節下不失節爲

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以奔宋曹人數請晉侯謂子臧反國吾歸爾君子是子臧反國晉乃言天子歸成公子臧子臧遂以國致成公成公爲君子臧不出曹國乃安子臧讓子棄之國可謂賢矣故春秋賢而褒其後

延陵季子者吳王之子也嫡同母昆弟四人長曰迪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日札札卽季子最小而賢兄弟皆愛之旣除夷昧將立季子季子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于臧子臧去之遂不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吾義嗣也誰敢干

處事
王地
不
不

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固
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遇曰：今若是迫而與季子
季子必不受，請無與子而與弟。兄迷爲君而致諸
侯，季子皆曰：諾。故諸其爲君者，皆輕歟？爲勇，飲食
必祝曰：天若有吾國，必疾有禍于身，故遇也。歟？祭
立餘祭歟？夷昧立夷昧死而國宜之季子也。季子使
而未還僚者，長子之庶兄也。自爲吳王，季子使而還
至則君事之。遇之子曰王子光，號曰閭閻，不悅曰：先
君之所爲不與子而與弟者，凡爲季子也。將從先君
之命，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而與子，我

八編類其

卷之三

人

宜當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于是使專諸刺僚而致閭
乎季子。季子曰：爾殺我君，吾授爾國，是吾與爾爲亂
也。爾殺我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
也。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號曰延陵季子。君
子以其不受國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是以春秋賢季
子而尊貴之也。

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爲太伯
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於上，替禍機
作於內，室遂錯命于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返，二
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閭達，博物慕義，無窮何使當壽

夢之眷命，按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復周道，以霸荆蠻
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閭閻安得謀於宮室？專諸何
所施其匕首？獨孤及季札論

漢丁綝從光武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
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
挂纊經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曰：鴻貪經書不顧
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哈皇天先祖，並不
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章
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棄，遂求良醫如遂不瘳
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其相友善
八編類其

卷之三

人

四

及鴻，以封與駿遇于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
之曰：管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
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
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嘆息，乃還國。
客問鄭炎曰：吳王易不傳子而傳兄弟？四人傳者將
以致國乎？季札季札不受，雖有僚之立，閭閻之執，未
秋猶以不受爲義，不殺爲仁，而桓譚以吳之禁戢滅
以舉由季札，札不思上放周公之攝位而下慕曹娥
之讓讓名已細矣。春秋之趨豈謂爾乎？炎曰：夫四王
之輕命致國乎？季子謂其能流應百世也。季子不受

內有篡殺之亂外致滅公之禍雖知潔已之可爲不惟宗廟之絕祀其痛矣問曰周制諸侯父死子繼若此從先私志受非所繼是浮行豈節義之謂與聞問之欲國蓋緣孔之雅意故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今如吾子之云則君子何稱乎矣曰光知季子仁而無權故肆意焉季子不能許是則春秋所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子之云公羊也公羊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不以家事辭國政以國政辭家事衛輒拒父猶謂之可況以國治篡弑之子乎祭仲行橫公羊嘉之云君可以死易生國可以存易亡季子

八清須

父子三人

五

不然猶可善乎此蓋公羊之失非義之通者也周公誅二叔不爲不仁宋穆受凡國不爲不義君子急病而讓夷故踐明堂朝諸侯非榮其位爲時之急也以季子之才君國子民行之四方與夫勾踐相去幾何若令向時凡國危亂慕周公急時之義思先君救國之意攝政持統遇其威德奚翅遷都耶瑣尚征上聞朝齊宋鄭魯衛執王之君哉孔子稱可與立道末可與權權反經而義聖之達節者也季子守節之士故非其量度乎問者因又謂矣曰古者聖人封建諸侯皆云百里取象於雷雷何取也矣曰易震爲雷亦爲

諸侯雷震驚百里日何以知之矣曰以其數知之夫陽動爲九其數三十六陰靜爲八其數三十二震一陽動二陰靜故曰百里問者稱善

謏官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人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閒用而反

八清須

父子三人

五

殺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日任重道遠以陰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陰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今有司具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日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

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肯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肯失倫臣之過也進賢而退不肯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爲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爲次卿以佐之也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熙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怠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怠其上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驕塵不可以居請更諸夷墻者辭曰君之先臣客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不敢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繫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矣

子一言而齊侯省刑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祿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將軍田贖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爲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爲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爲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忝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銳旋四十萬之師擅斧鉞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贖口今日諸君皆爲贖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大道謹聞命矣

魯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爲不易之故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

將易而次爲寬利也夫署所以朝夕度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爲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敬聞命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唯里人之所命次公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其可以益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公欲馳帥敬子之宅亦如之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齊師丞享之所致君所者有數矣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今命臣更次於外爲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請從司徒以班徒次公亦弗取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鉅擘欲與之邑弗受也歸

補類纂

卷三十三

人制

九

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邪抑知其不可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悲易焉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立新家不用民不能去舊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爲怨三府可謂多矣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于人也

晉文公使原率爲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知

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趙衰三讓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乃使趙衰佐新上軍

人編類纂

卷三十三

人制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滅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句將中軍辭曰伯游長
昔臣習子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
將中軍士句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
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
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
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
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
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
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

八續類纂
卷之三
人類
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

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

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

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

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

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

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

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

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

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

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

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

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

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

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

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

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

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

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

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

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
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
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
敢以爲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
爲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

楚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北境

懼于孫之有貳者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偏偏則懼

貳夫盈而不偏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不知其宅

縱臣而得以其首領以沒懼于孫之以梁之險而乏

臣之祀也王曰子之仁不忘于孫施及楚國敢不從

子與之魯陽

八續類纂
卷之三
人類

八續類纂
卷之三
人類

八續類纂
卷之三
人類

八續類纂
卷之三
人類

八續類纂
卷之三
人類

八續類纂
卷之三
人類

八續類纂
卷之三
人類

八續類纂
卷之三
人類

八續類纂
卷之三
人類

八續類纂
卷之三
人類

八續類纂
卷之三
人類

八續類纂
卷之三
人類

八續類纂
卷之三
人類

八續類纂
卷之三
人類

八續類纂
卷之三
人類

八續類纂
卷之三
人類

八續類纂
卷之三
人類

八續類纂
卷之三
人類

八續類纂
卷之三
人類

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
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
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蓋以為
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公叔當之矣

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
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
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
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
創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
勲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

人編列集

卷之三

三

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
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
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若
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

漢宣帝時大將軍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
封事曰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
以朝廷尊榮天下鄉風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
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
填藩國母空大位以塞爭樹所以安社稷絕末萌也
車騎將軍張安世事安世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

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
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母令領光祿勳事
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
以為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指懼不
敢當請問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聾聞言之為先
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
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
不可尚誰可者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為大
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和帝崩鄧騭兄弟常居禁中騭謙遜不欲久在內連

人編列集

卷之三

古

求還第歲餘太后乃許之封騭上蔡侯桎葉侯弘西
平侯閭西華侯食邑各萬戶騭以定策功增邑三千
戶騭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問關詔闕上疏臣
援立皇統奉承大宗聖策定于神心休烈垂于不朽
本非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並享大封伏聞詔
書驚惶慙怖追觀前世傾覆之誠退自惟念不寒而
慄臣等雖無逮及遠見之慮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常
母子兄弟內相勸厲冀以端慙畏慎一心奉戴上全
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無二終不敢橫受爵
土以增罪累惶窘征營昧死陳乞

安帝時鄧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以母愛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班昭昭上疏 妾聞讓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太伯遷邠孔子稱爲三讓所以光昭令德揚名於後者也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蟻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

山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啟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人編類奏

卷之三

五

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諧之于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卑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啟事

議者僉言世少高明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譽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今稷契復存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渾維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

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選之無已選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觀在官之人政績無聞曰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也向今天下貴讓士必由於見讓而後名成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績之稱讓之者必矣

劉亮崇讓論

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

八編類奏

卷之三

五

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遠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爲之弊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圍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適賢因而

不奪其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今以臣之才冒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使臣中書
宋仁宗嘗富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難焚之曰徒亂人意於是帝復申樞密弼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惡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計元昊未服與角故不敢以成爭安敢受賞乎帝復以爲樞密副使弼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恩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且收人編類集
臣新命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和好未可保其於守備決不敢懈帝察其辭之意堅改授資政殿學士

言行

孔子之周觀于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人妖伺人焚焚不滅災災奈何道消不墜將成江河縣縣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氏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入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候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孔蔑問行已之道子曰知而弗爲莫如弗知親而弗信莫如弗親樂之方至樂而弗矯患之所至思而弗憂孔蔑曰行已乎子曰攻其所不能備其所不足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騙人終日言無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能智者能之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乃則草靡而東在風所出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蘭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靈公聞之以泄冶爲妖言而殺之後不試於微舒

稽官問答荆齊所以彝命韓魏加肘知伯所以危燹蔡侯繩息媽也亟招甲兵之謂鄭曼園朱卿也而受鼎鑊之誅史遷輕議終下獄室張紘詭說更齒龍淵肅詰之言猶天地也人覆而生焉大雅之言猶鍾鼓也人考擊而樂焉作以龜鏡周公之言也出爲金石孔子之言也在其家邦國僑之言也立而不朽臧生之言也魯左丘明論

君子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賢人編類纂卷一百一十五人第 文
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園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爲垣牆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飲食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于患此君子之富也王曰善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

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始終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修者也見不修行見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德修矣諸惡之言無入之耳此扞之聲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訓言無務爲多而務爲智無務爲文而務爲察故以彼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辨於身者

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舉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忘名忽焉可以爲士天下者未嘗有也墨子修身篇

董仲舒三仁對 臣聞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魯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

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

爲賢其比三王猶砥礪之與美玉也王曰善

義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子冠履而斷
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
之貴也又曰子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
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
義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自魯齊
卽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
爲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
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怠矣何故則食
若衆而耕者寡矣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
何故止我世之君子使之爲一晷之宰不能則辭之
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恃哉今士之用身
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
苟而譽焉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
則爲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
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
之修其身則慍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
也豈不悖哉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
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

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
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
飾車食馬之費與繕衣之財以畜士必子人有餘若
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與婦人數百人
處前後孰安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也

守禮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
問管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
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
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
朝於齊

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襄王使宰孔賜齊侯胾
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胾齊侯將下拜孔
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
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
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
登受

信

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故周書曰允哉允
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故信之爲功大矣信立

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爲已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而不用。人之有也。制之而用之。已之有也。已有之。則天地之物畢爲用矣。桓公伐魯。魯人不敵。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闕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曹翹謂魯莊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翹曰。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翹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曰。魯國去境數百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七

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於君前。管仲鮑叔進曹翹按劍當兩陛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母或違者。莊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翹賊也。信於仇賊又況於非仇賊者乎。夫九令之而令一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

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爲榮。以窮爲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信說實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于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况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芣采芣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七

晉文公攻原。襄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晉侯使韓穿來言。汝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

利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河無
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
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
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
不解體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
女殺玃適市來曾子欲捕玃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
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
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令子欺之足教子欺也父
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玃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二

七

八編類纂

八經類纂卷之二十三
經濟編

人類

儉

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修常貴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感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材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威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八經類纂

卷之二十三

一

魯有儉者无鬲羹食食之而美戚之土錮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弟子曰无鬲陋器也羹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貪美者念其親吾非以儉爲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

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藿門外長荆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何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孟獻伯拜上卿叔何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與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餓色是以

不秣馬班白者多以徒行故不二與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旗車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與二乘中大夫二與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之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累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又何賀

齊景公欲殖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于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

八經類纂

卷之二十三

二

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之爵莫尊于子祿莫厚于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爲顯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爲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

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戰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為我浮桓子也

趙簡子乘弊車疲馬衣殺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飾恐有細人之心也

簡主謂左右車席恭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履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屬以履之夫美下而耗上妨義之本也

漢元帝初即位徵張禹為諫大夫數虛已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官室有制官女不過九大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剝木摩而不剝車與器物皆不文畫苑園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歛縣成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賦而已故

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官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珎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展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綈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眾人不能別異其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奉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官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疋方今齊三

八編類舉

卷之三

四

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宮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脫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又不葬為大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矣多藏金錢財物易歌魚鼈牛馬虎豹生

傳凡百九十物盡燬滅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笑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群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職夫及泉庭葬理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舉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有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晉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還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

哀憐也鹿馬可亡獨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圃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

晉陸納以吏部郎出爲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解桓溫因問溫曰公致醇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觔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開謂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彞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

梓坐客憐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溫及賓客並嘆其率素更勅中厨設精饌酣飲極歡而罷納至郡不受俸祿項之徵拜左氏尚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破襖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遷太常從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衛將軍謝安常欲請納而納殊無俱辦其兄子徽不敢問之乃密爲之具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徽遂陳盛饌珍羞異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損我素業耶於是杖之四十

殷仲堪在荊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常五碗盤無餘者飯枯落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也每語子弟云人物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

周主悉出漢宮中寶玉器碎之於庭曰凡爲帝王安用此物問漢隱帝曰與嬖寵於禁中嬉戲珍玩不繼側茲事不遠宜以爲鑒仍戒左右自今珍華悅日之物毋得入宮

湖南大饑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起于

微賤知民間疾苦勸精爲治嚴而無私辟署僚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束簡安吏民便之其待奉甚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日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令子孫乞食于人又足效乎。

吾記天聖中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酣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有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動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有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核不敢會賓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嗟乎風俗頹弊知是居位者雖不能禁恐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爲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祀奉禮廳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爲諫官真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既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爲清望官奈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

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奉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頃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

宋司馬光訓俗

康

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用可磨也而不可奪赤堅與赤性之有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取而爲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汙也亦由此也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爲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即位觀周德則王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箕一列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其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爲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其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諱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正與爲正

樂治與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戒也不以人之庫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而遠爲之正與治上謀而行貨阻丘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爲信因四內與其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衆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浸吾身也不若避之以紮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于鄭子陽子者曰子列子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爲有道者妻子皆得秩樂公妻子皆有饑色矣君過曰君非自知我老矣之言而知我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其罪我也又將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且受人之養不死其難不義也死其難是死無道之人豈義哉其後民果作難殺子陽子列子之見敘

除不義遠矣且子列子內有饑寒之憂節不苟取不得思義見利思害況其在富貴乎故子列子通乎性命之情可謂能守節矣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門君嗜魚遺君魚何從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燻其機云欲令農工女安所饑其貨乎

漢牟績爲南陽太守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績瘵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贏敗府丞嘗獻其生魚績受而懸于庭丞後又進之績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績妻後與子祕俱往郡舍績閉門不內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有布衾飯祗稠鹽麥數斛而已顧勑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貧爾母乎使與母俱歸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生戚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

晉胡威字伯武一名獫狁南壽春人也父質以忠清著聞少與鄉人蔣濟朱績俱知名于江淮間仕至征東將軍荊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爲荊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爲裴威曰大人清高不審于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詣假還家陰資裴千百餘里要威爲伴每事佐助行放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人新集

晉胡威字伯武一名獫狁南壽春人也父質以忠清著聞少與鄉人蔣濟朱績俱知名于江淮間仕至征東將軍荊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爲荊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爲裴威曰大人清高不審于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詣假還家陰資裴千百餘里要威爲伴每事佐助行放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人新集

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此爲大卿視而不言辟棄物江海以爲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乎

唐德宗使人諭陸贄以卿清慎太過詣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黠寵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其畧曰監臨受賄盈入有刑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黠寵不已必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何能中絕其意是以消流不止訟繫成災矣

村退以監察御史覆屯積西會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獻鎮守使劉遺慶更相訟詔遣卽接入突騎施帳究索左驗房以金道遺還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於墓下出境遺牒令取之虜人驚近之不及及安西都護閣退自給事中居母憂詔起爲之

元張雄飛剛直廉慎始終一節世祖嘗召見便殿語之曰聞卿貧甚賜白金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既出又加賜黃金五十兩雄飛拜受封識藏于家及其罷政阿合馬之黨遂矯詔追奪之或有勸雄飛自

辨者雄飛曰上以老臣廉故賜臣然臣未嘗敢用而封識以俟者正慮今日耳又可自辯乎尋起爲縣南河井道宣慰使卒

小廉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于諸侯者取金于府子貢贖人于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道可施于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孔子可謂通于化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

謙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于夏遯磨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捐者必有益自益者必有決之昔以是歎也于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大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昔堯居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之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益彰夏桀昆吾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欬器焉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碁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欬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顏淵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謂然嘆曰嗚呼夫物焉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之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唐渭南尉劉廷祐弱冠登進士第政事爲畿縣最李勣謂之曰足下春秋甫爾遽擅大名宜稍自損抑無爲獨出人右也

慎

上尊下卑卑則不得以小觀上尊則恣恣則輕小物輕小物則上無道知下下無道知上上下下不相知則上非下下怨上矣人臣之情不能爲所怨人主之情不能愛所非此上下大相失道也故賢主謹小物以詒好惡巨防容嬖而漂邑殺人不洩一煙而焚宮燒積將失一令而軍破身死主過一言而國殘名辱爲後世笑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鴻集于囿虞人以告公知囿射鴻二子待君日晏公不來至來不釋皮

冠而見二子二子不說遂獻公立公子黜衛莊公立欬逐石圖登臺以望見戎州而問之曰是何爲者也侍者曰戎州也莊公曰我姬姓也戎人安敢居國使奪之宅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固與石圖殺莊公立公子起此小物不審也人之情不愛於山而履於堙齊桓公即位三年三言而人下稱賢群臣皆莫去肉食之賦去食粟之鳥去絲且之綱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

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爲人主而漏其群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爲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發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

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伴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不可以伴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伴憎伴愛之微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救而况於以誠借人也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則左

右重久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况於吏勢乎

漢武帝時大將軍衛青出定襄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人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遂奔降單于右將軍建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問其罪正閭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閭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

人刻墓 卷一百一十五 下
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擅專誅于境外而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因建詣行在所

張安世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

事何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莫府長史選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諫者以為議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速推勢如此

孔光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成帝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諫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前草奏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為舉惟恐人之聞知沐曰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然不應更以他語其不泄如是

樊宏謙柔過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前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執也天道惡盈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光武帝聞之常勅驎騎臨朝乃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眾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

晉羊祐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

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
凡所建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祐帝太遲者祐曰
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結之誠吾
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
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祐丈夫嘗勸祐有
所營置今所歸戴者可不美乎祐默然不應退告諸
子曰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
荀勗性慎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終不言不
欲使人知已豫聞也族弟良曾勸勗曰公大夫物情
有所進益者自可語之則懷恩多矣其時武統亦說

易宜有所營置今有歸戴者勗竝然不應

劉超少有志尚爲縣小吏稍遷琅邪國記室掾以忠
謹清慎爲元帝所拔恒親侍左右遂從渡江轉安東
府舍人專掌文檄相府建又爲舍人於時天下擾亂
伐叛討貳起日以職在近密而書迹與帝手筆相類
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
得親密加以處身清養衣不重帛家無餘石之儲每
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歟
咎足懼帝嘉之不奪其志

王安石論孫覺令吏人寫章疏劄子 臣今日蒙宣

論召以孫覺令吏人寫論列大臣章疏臣初亦惟其
不能謹密但疑此朋友所當誨責非人主所當譴怒
既又反復思惟陛下以覺爲可聽信故擢在諫官進
賢還不肯自其職分所當論列雖揚言於朝以建上
心於義未爲失也但令吏人書寫章疏誠不足以加
譴怒凡人臣當謹密者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未分
言有漏洩或能致禍如其不密則害於其身若遭值
明主危言正論無所忌憚亦何謹密之有乎惟有姦
邪小人以狂爲直懼爲公論之所不容則唯恐其言
之不密若得此輩在位陛下何所利乎若陛下疑覺

人籍其奏

宋王

有交黨之私招權之姦則恐威德之世不宜如此魏
鄭公以爲上下各存形迹則國之廢興或未可知若
陛下不考察邪正是非而每事如此猜防則恐善人
君子各顧形迹不敢盡其忠諫之言而奸邪小人得
伺人主之疑行譏謔也若陛下恐陳升之聞此或不
自安臣亦以爲不然漢高主雄猜之主也然郭千秋
明論相國蕭何功次而高祖不疑乃更加賞亦不問
蕭何以此爲嫌陛下聖賢高遠自漢以來令德之主
皆未有能企及陛下者每事當以堯舜三代爲法奈
何心存末世徧吝之事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不明知其賢而任之以爲賢不明見其邪而疑之以爲邪非堯舜三代之道也陛下以臣爲可信故聖問及之臣敢不盡愚今日口對未能詳悉故謹具劄子以聞

長厚

漢文帝詔張釋之拜虎園喬夫爲上林令釋之前口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教此者夫謀謀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力筆之吏更爭以重病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度遷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

人編其本

人編其本

下以喬大口辯而趨選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

吳定威校尉陸遜言於孫權曰方今寇敵寧亂非寧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大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入部伍取其精銳權從之以爲帳下右都督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扇動山越權命遜討棧破之遂部仇東三郡疆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溫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造後詭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

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願人不能爲耳

唐婁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與李昭德俱入朝師德體肥行緩昭德屢待之不至怒罵曰田舍夫師德徐笑曰師德不爲田舍夫誰當爲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爵位宰相汝復爲州牧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而某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

人編其本

人編其本

人編其本

人編其本

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在河隴前後四十餘年恭勤不怠民夷安之性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天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能謹守邊陲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天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覓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爲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是以重之宋真宗時寇準以三司使林特附會邪險惡之每事

沮抑帝方寵特聞之不悅謂王旦曰準劾愈如昔旦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以爲已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容之準意以是罷初準數短旦于帝而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事談卿惡旦曰理同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少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貞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中書有事送樞密院達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拜謝堂吏皆坐罰不驗月樞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達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樞密而旦準大慙謝及罷準托人語旦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君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爲不可及

雅量

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于仁宗曰介頃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介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漢將琬爲大司馬東曹掾健爲揚戲素性簡畧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謂琬曰公與戲語而不應其慢甚

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而後發言古人所戒戲欲贊吾是那此非其本心欲反吾言而顯吾之非是以默然又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憤憤誠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憤憤矣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兵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

隋文安意侯牛弘寬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者唯弘一人而已帝弼好酒而制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弘無所恠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唐高宗開洛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畧嘉其才敏勞勉之名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爲名振謝曰疎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討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辨士乃嘆曰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

天后謂狄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舍政卿欲知諸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請改之知臣無

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譜者名天戶深歎美之

裴行險常命左右取犀角麝香而失之又勅賜馬及
祿令史輒馳驟馬倒鞍破二人皆逃去行儉飲人召
還謂曰爾曹皆誤耳何相輕之甚邪待之如故破阿
史那都支得馬腦盤廣二尺餘以示將士軍吏王休
烈捧盤升階跌而碎之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
非故為何至於是不復有追惜之色詔賜都支等資
產金器三千餘物雜畜稱是益分給親故及偏裨數
日而盡

敬宗以裴度爲司空同平章事度在中書左右忽白

失印聞者失色

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白復於故處

得印

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
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

量

宋呂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

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
遂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

忍辱人服其量

張耳陳餘俱魏之大梁人也張耳爲外黃令與陳餘
兩人爲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聞此兩人魏之名士

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姓
名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
智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
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
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
反用門者令里中

反質

衛有五丈夫俱負笈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
下車爲教之曰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機終日澆
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其機知之巧必有
機知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爲也于其往矣我一心
澆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不悅憚自病
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爲君殺之鄧析曰種
之是所謂真人者也劉向反質解可令守國

質行

漢景帝以太子太傅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乃集其
門號奮爲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
孫爲小吏求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
過失不責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
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

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乎郡國
及趙綰王臧以文學獲罪竇太后以爲需者文多質
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爲郎中
令少子慶爲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罵人恣言極
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武帝以是觀之慶嘗爲太僕
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

持重

晉桓溫既平洛陽議欲還都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
之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
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虞述曰永嘉不

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耳宜
改選園陵不應先事鍾虞溫竟無以奪之

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
殷浩引身告退王彪之言之簡文曰此非爲社稷計
自爲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生既爾當
有任其責者非殷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
爲其首事任如此猜衆已攜欲作匹夫豈有全地耶
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威敗
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卽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
義招裁無依恩恩先是猖獗浩曰決大事正自難煩

日來欲使人問聞卿此誠意始得了溫亦奉帝旨
不進

唐德宗時賈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樊
澤奏事行在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賊至以澤代耽
耽內膝懷中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
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餞事人不忠請殺
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爲節度使矣卽日離鎮以獻甫
自隨軍府遂安

文宗時李訓鄭注既誅召六道巡邊使田全操追念
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無貴賤當盡
殺之全操等乘驛疾驅入金光明京城訛言有寇至
士民驚譟縱橫走塵埃四起兩省諸司官聞之皆奔
散有不及束帶襪而乘馬者鄭覃李石在中書顧吏
手稍稍過去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且出避之石曰
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
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
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
敢使相繼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大將軍陳君
賞帥其衆立望仙門下謂敕使曰賊至閉門未晚請
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脯後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

皆衣緋皐執弓刀北望見皇城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貨鎮之京城幾再亂矣

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引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東甲以從者三百人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乃從家童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陰德

王忱字少林廣漢新都人也忱嘗詣京師于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愁而視之書生謂忱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更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忱即齎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忱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襦被後墮忱前即言之于縣縣以歸忱忱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幸忱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忱所由得馬忱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他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

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往何意卿乃葬之犬恩久不報入以此章卿德耳忱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忱使辭讓而去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祖父經爲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不爲九卿耶故字詡曰升卿

存孤

漢李樂字德公初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樂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卑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何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樂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牧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樂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名姓爲酒家傭而成賣卜于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樂性從容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樂樂專精經學十

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告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閭閻嗣贅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旣而戒梁曰先公正直爲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于梁氏加梁氏則連王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爰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瘞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八編類纂卷一百二十三

八編類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二十四

經濟編

人類

正直

齊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聞曰君至晏子披玄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簋簠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聞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

臣得微有叛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簋簠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驅報聞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竿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漢中屠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寵幸無比嘉嘗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

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以不肅文帝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通請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請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

汲黯過大行李息曰黯弃居郡不得與朝廷通也然

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辨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與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

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朱雲上書求見云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以益民皆尸位素餐臣願賜尚方斬馬劍

斷仗臣一人以厲其餘。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舉殿檻。檻拆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固而輟之。以旌直。臣雲曰。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鄴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王譚子去疾哀帝爲太子時爲庶子得幸。及卽位爲侍中。騎都尉。上以王氏凶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王閎爲中常侍。閎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爲郡中病危。爲中郎將。兄弟並列。董賢父董恭慕之。欲與結婚。閎爲賢弟騎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爲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爲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通堯禪舜之文。非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閎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情通。遂報恭。恭達咸自謙薄之意。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親屬宴飲。王閎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從容

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通尚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公。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左右皆恐。於是是問賢。賢不得復侍宴。
哀帝崩。太后卽日引王莽入。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辟丁傳。眾庶稱以爲賢。又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何武爲前將軍。素與左將軍公孫祿相善。一人獨謀以爲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雉。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親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親疎相錯。爲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自用莽。爲大司馬。莽風有可劾奏。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皆免。
洛陽本董宜。舉科湖陽公主。光武帝始怒。投宣旣而赦之。莽茂喜。宜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原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中興。再隆大命。卽位以來。四海晏然。誠宜風興夜寐。維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勢。干犯吏禁。殺人不成。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朋。奈

斤廢而不舉近湖陽公主奴殺入西市而與主共輿
出入宮省通罪積口冤冤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
顧于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君欲加重當宜受怒之
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驕逸賓
客放濫宜敕有司案理姦罪使執予之吏永申其用
以厭遠近不緝之情

西南夷擯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
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視大奇之陳
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爲夾谷之會晉作休
儒之樂仲尼誅之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

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
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韞任朱蘇今擯國越流沙踰
縣度萬里貢獻非郊衛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廷誦朝
政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左轉爲玄菟候城隍尉
桓帝遊上林苑從容問爰廷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
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
則化中常侍竈門課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
可以爲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
敬聞闕矣

史弼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

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郡縣
苦掾史從事坐傳責曰詔書疾惡黨人自急惡制青
州六郡其五有黨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理
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
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
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
爲黨相有外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
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得免濟活
者千餘人

桓帝之世名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僻俗而
駭絕嶮阨之中與刑人爲夫同朝爭衡終取戚之
禍者彼非不能潔情志遠埃霧也惡夫世士以離俗
爲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避世爲非義故屢退而不
去以仁心爲已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際會操策竇
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慷慨乎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
然其信義足以勸持氏心漢世亂而不以百餘年間
數公之力也

益勲爲京兆每軍國密事靈帝常于詔問之數加賞
賜甚見親信在朝臣右及帝崩董卓廢少帝殺何太
后勲與書曰昔伊尹平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

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甲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
書意甚憚之，微爲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精兵三萬
屯扶風，勲客相要，結將以討卓，會嵩亦被徵，勲以衆
弱不能獨立，遂並還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于
卓，唯勲長揖，爭禮見者皆爲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
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
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雄職，乃以爲越騎校
尉。卓又不欲今久與禁兵復出爲潁川太守，未及至
郡，微還京師。時河南尹朱雋爲卓陳軍事，卓折雋曰：
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汗我乃勲曰：昔
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
曰：穀之耳。勲曰：不聞怒言可以爲戲，卓乃謝雋。勲雖
強直不屈，而內厭于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
一。遺令勿受卓賻贈，卓欲外示寬容，表賜東園秘器，
賜送之如禮葬于安陵。

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
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
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
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進晉公司馬昭爵爲王，增封十郡。王祥何曾荀顗共
諫，晉王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
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雖尊，
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子，公相去一階而已。
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爲晉主之
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爲也。及入顗逐升而祥獨長
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晉武帝在江州，山陰戴法興、戴明寶、蔡開爲典籤，及
卽位皆以爲南臺侍御史。三人權重當時，而法興明
寶大納貨賄，吏部尚書顧凱之獨不降意於法興等。
蔡興宗與凱之善，嫌其風節太峻，凱之曰：辛毗有言，
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凱之常以爲人稟命有
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
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著定
命論以釋之。
羊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

不過十數人而頗以敗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榮當管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亂今日若處此門乃開耳祐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

王敦舉兵入石頭懸帝使王彬勞之會周顗遇害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甚慟慨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情未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爲者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寒譖亦非阿黨而赦後中以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

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詞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可至此爲吾不能殺汝耶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脚痛孰若頭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議舉兵向京師彬諫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耶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陵爲敦所害敦以彬親故容忍之俄而以彬爲豫章太守彬爲人樸素方直乏風味之好雖居顯位常布衣蔬食遷前將軍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殺王舒王應勸舍殺彬舍曰

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疆盛時能立同異此非當人所及視衰危必興慙惻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舍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舍父子于江彬聞應來密具船以待之既不至深以爲恨

嵇紹嘗詣齊王問諸事遇閭諶會召董文葛旆等共論時政艾言于閭曰稽侍中善于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閭曰今日爲懼卿何吝此耶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執物作則垂之于後紹語虛鄧泰備常伯腰綬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爲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閭大慙艾等不自得而退

顏含爲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勅太官四時致膳固辭不受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閭舍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于我我有邪德乎

閭回性雅正不憚疆禦丹陽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爲導所昵閭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算親狎會饗感守

南斗經句導諸曰曰南斗揚州分而榮感乎之吾當遜位以厭此禍同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笑感何由遜令導深愧之

尹緯性剛簡清亮恭張子布之爲人焉胡段堅性傾巧姚萇愛其博識引爲侍中緯固諫以爲不可萇不從緯屢衆中辱堅堅心不平之萇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爲博學者緯曰臣不博學博學不正耳萇因曰卿好不自知每比蕭何真何如也緯曰太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萇曰卿實不及胡爲不也緯曰陛下何如高祖萇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蕭何故不如是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其遠段堅之徒故耳萇默然乃出鑾爲北地太守

下臺幹實富官以獲賤爲已任勤于吏事欲執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阮孚每謂之曰卿恒無閑泰常如舍瓦石不亦勞乎臺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達靈屬色于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于此

北魏世祖敗于河西尚書令古弼留守詔以馬給

獵騎弼悉以弱者給之世祖大怒曰弼頭奴敢裁量朕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銳故世祖常以弼目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詠弼曰吾爲人臣不使人主整于游畋其罪小不備不虞之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蠅螬方蠶南寇未滅吾以肥馬供軍弱馬供獵爲國遠慮雖家何傷且吾自爲之非諸君之憂也世祖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鹿十頭他日世祖復敗于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詔使已去世祖謂左右曰弼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遂還行百餘里得弼表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獐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世祖曰果如吾言弼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唐太宗時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衛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命百官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羽儀非其志也悲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上登苑西樓望哭盡哀自置碑文并爲書石謂侍臣曰人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爲鏡可以

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天后嘗命朝貴宴集張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榮獨不爲之禮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天后知之故得免

楊國忠既爲相以天下爲已任裁決機務果敢不疑居朝廷接袂扼腕公卿以下厥指氣使莫不震懼臺

省官有才行時名不爲已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家駒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家曰君輩倚楊

右相如泰山吾以爲小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

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太常卿杜黃裳爲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

及其塔革執誼爲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

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庸得一官奈何啟口

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

相買乎拂衣起出

憲宗時吐突承曜方貴寵用事爲淮南監軍李鄲爲

節度使性剛嚴與承曜互相齟齬故未嘗相失承曜歸引鄲爲相鄲恥由官官進曰吾老矣外鎮宰相非吾任也鄲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門者皆辭不見

吐突承曜領功德使盛修安國寺奏立聖德碑先構樓請校學士撰文欲以萬壽辭之上命李絳爲之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嘗陛下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豈所以光聖德耶上命曳倒碑樣下言大不可曳徐毀撤上厲聲曰冬用牛曳之承曜乃不敢言凡用百

牛曳之乃倒

裴均素附宦官嘗入朝踰位而立御史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爲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白居易上疏曰牛僧儒等面言時事而遭斥逐楊於陵等以敢直言而坐謫諫盧坦以舉職事而黜庶子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否臧者也一旦無罪悉疎棄之上下杜口衆心恟恟陛下亦知之乎

鄭注爲鳳翔節度使欲取名家才望之士爲參佐請

視部員外郎韋溫爲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爲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其謀又郭太后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宜宗即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快快一日登勤政樓欲自墮上聞之大怒是夕暴崩外人頗有異論上不欲以郭后附葬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福院檢司官王暉奏宜合葬祖廟上大怒自徽中召暉詰之暉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爲正妃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體乎徽中怒甚暉氣愈厲周墀見之舉手加額歎其孤直暉竟坐貶何容令

後周大策府學士徐仲雅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仕周行逢恭之署節度判官仲雅曰行逢昔趨事我奈何爲之幕吏辭疾不至行逢追脅周召之而授文牒終辭不取行逢怒放之邵州既而召還會行逢生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仲雅曰自吾兼鎮王唐四降亦畏我乎仲雅曰侍中境內彌天太保偏地司空四降那得不畏行逢復放之邵州竟不能屈宋太宗以上元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見京師繁盛

諭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

庶皆權割掠下則火光上則彗孛觀者恐懼當時謂

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

之賜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

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

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直

真宗時樞密副使包拯性峭直耿介與人不苟合不

一毫妄取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干謁一切絕之然

惡吏苛刻務敦厚於人未嘗不恕其飲食服用喜餘

朴雖貴如布衣時卒贈禮部尚書謚孝肅

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已者會有詔以

王曾爲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

宜傳會國事何遽自異耶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

盡忠謂美陛下不知臣驚病使侍辜宰府臣知義而

已不知異也

丁謂擅權至除吏不以聞李迪憤然謂同列曰迪起

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爲自

安計耶會議二府皆進秋兼東宮官迪以爲不可謂

又欲引林瑋爲樞副迪復沮之謂積怒既而謂加門

下侍郎兼太子太傅迪加尚書左丞仍兼太子少傅
故事宰相無兼左丞者又入對長春殿內出制書置
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曰東
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丁謂問上弄權私林
特錢惟演而族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逮
請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謂利用馮拯相爲朋
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
遷迪知鄆州謂知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所爭狀
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嘗臣爾爾復留遂自出傳口
詔復入中書視事時劉筠已草迪謂同罷制既而謂
復留命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艸之筠自
院出遇殊殊皇愧側而不敢與揖謂既復位益擅權
專恣筠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遂知
廬州

仁宗嘗京師久旱遣使祠禱嶽瀆羣臣請帝親詣于
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旦日出禱王素
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其故素對曰陛
下知其旦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也帝悚然詔明
日詣西太一官諫官故不在屬車間時命素扈從日
甚熾埃氛野空比車駕還未滿城天大雷電而雨時

王德用進二女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子卿王旦
子也有世舊非他人比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
奈何素曰臣之愛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遣女
出宮而賜素銀緡

劉太后臨朝魯宗道屢有獻替后嘗問唐武后何如
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厄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
孺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衆不敢對宗道獨進
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
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之后遽
命輦後乘輦宗道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
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卒謚簡
肅

張貴妃巧慧多智數善承迎至贈其父堯封爲郡王
世父堯佐至太師嫺戚莫不顯貴然仁宗守法度事
無大小悉付外廷議凡宮禁干請雖已賜可或輒中
卻妃嬖幸少比然終不符奏政及卒帝憂悼甚至輟
朝七日禁京城舉樂一月追冊爲皇后治喪皇儀殿
知制誥王洙摺據非禮陰與內侍石全斌附會欲令
孫沔讀冊宰相護葬帝從之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
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求罷乃知杭州

時陳執中爲首相奉行唯謹且引洙爲員外翰林學士士論由是爭咎執中

張堯佐復除宜徽使知河陽命下唐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宜徽而假河陽爲名耳獨抗言之仁宗謂曰除徽本出中書介遂劾文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緣閣侍通官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先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徐詣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於彥博由紀綱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而乃爲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三

爾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此介使下殿修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貶春州別駕王舉正言其太重帝亦悟明日取其疏入改英州而罷彥博知許州吳奎亦以介當出之密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由是介直聲聞天下王偁曰彥博雖有過宰相也使廷辱宰相而不問則於泰禮大臣之道有所未盡故斥介以慰彥博介雖許臺諫也或偏信大臣而抑臺諫則於聽言之美爲有媿故罷彥博而行介之言使之俱無能焉嗚呼忌已以用人虛心

而從諫後之君人者當以仁宗爲法

哲宗起范鎮提舉中太乙宮兼侍讀且欲以爲門下侍郎鎮雅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遂固辭不拜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卒諡忠文鎮清白坦夷恭儉慎默篤於行義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莊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贊丹高麗皆傳誦其文熙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爲相者鎮與司馬光二入至稱之曰景仁君實不敢有所軒輊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三

希憲曰此關宜預政之漸不可啟也入秦杖之蒙古主嘗令希憲受帝師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蒙古主曰汝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阿合馬欲誣殺泰長卿劉仲澤亦麻都丁三人兵部尚書張雄飛力持以不可阿合馬使人啗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處以參政雄飛曰殺人以求大官不能爲也阿合馬怒出爲澧州安撫使累遷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合馬恐其干忽辛爲江淮右丞不爲所容改陝西按察使未行阿合馬歾召拜參知政事忽

幸被逮救廷臣襍問忽幸歷指宰執曰汝曾受我家錢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否曰公獨無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遂伏辜

順帝時大臣以兩京馳道狹隘秦襲氏田虛廣之已遣使督治蓋前言馳道創自至元初何今日獨以爲狹力辨其不可乃止又欲出宿衛士爲郡長官俾以養貧苗曰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果不能自存賜之錢可也若任郡生必擇賢而後可遂寢又欲與角紙者錢萬貫苗曰諸處告饑不蒙賑恤力戲何功獲此重賞乎

公

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出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呂覽貴公篇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濟甚國人弗諱寡人將誰屬國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

足以知之也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莫能言相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鮑叔牙之爲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己者不比於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勿已則黜朋其可乎黜朋之爲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者其於國也有不聞也其於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勿已乎則黜朋可也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剛大兵不寇桓公行公去私惡用管仲而爲五伯

公

長行私阿所愛用豎刁而黜出千戶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日醉而飾私利而立公貪矣而求王舜弗能爲

晉平公問于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讐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若有問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爲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

祁黃羊可謂公矣。庖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爲庖。若使庖人調和而食之，則不可以爲庖矣。王伯之君亦然，誅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爲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爲王伯矣。

劉垺器局峻整，人不致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垺厚遇之。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垺曰：「公才不稱此官，垺不敢以私害公。」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垺獨實之。

後周周行逢塔唐德求補吏，行逢曰：「汝才不堪爲吏。」

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汝，則親戚之恩絕矣。與之耕牛農具而遣之。

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之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可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泄。』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國有令而吏不以爲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丞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事。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寄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恐其所而不敢爲非。

漢蓋主上官桀、桑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霍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趨，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公功爲使，桑都尉又擅調益幕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昭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書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先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曰：「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自上小事不足悉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帝王導遣八部從事行揚州郡國，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邪導容嗟稱善。

范甯在豫章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徐選與甯書曰足下聽斷明允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矣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寔蠶漁之所資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讒譖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慎選綱紀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按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清濁能否臨事自明足下平心處之何取耳目哉

唐太宗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爲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太宗曰文帝不明而喜察事皆自決不任羣臣羣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白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已意

德宗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論說賊勢語多妄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覷若不追尋恐成姦計贄上奏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宣宗密令翰林學士韋澳纂次諸州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爲一書自寫而上之雖子弟不知也號曰處分語他日登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異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

選者之興推求其意不過以求覈搜匿釣致盜詐出於不備擿發如神此一酷京兆之俗才爾使京兆爲之猶可蓋矧以天下爲度海內爲家而爲良京兆之不爲者乎陛下卽政之三日一切罷去天下聞之翕然歸心開口張膽人人自安告訐不長風俗向厚比聞稍稍復置舊額通爲七十人一人量以十人爲耳目十人之中一人又以十人爲之散之通途永巷不啻數十百人矣夫婦醜詆之言仇隙怒傳之語增情飾狀掩隱挾伏何所不至親戚不敢交朋友不敢信目不敢注觀手不敢直指若此定非清世之美事也昔吳主孫權用呂壹輩舉罪糾姦纖介必聞深按醜証排陷無罪以作威福步騭力詆其非權尋誅壹覺

悟尚早 宋姜公望論避繁

先見

魯公索氏將祭而以其牲孔子問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以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者索氏以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以矣今期年而下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以其牲則餘所以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楚武王荆尸授師牙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傷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

人編列

宋姜公望

論避繁

王

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楮木之下令尹聞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旌營軍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昔其以平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聞

丁 最豆區釜鐘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鐘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鐘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

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履賤踊貴民人病疾而或煥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復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

人編列

宋姜公望

論避繁

王

在臯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懷以樂愖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謹鼎之銘曰昧且不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懷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胙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胙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胙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存豈其獲祀

蔡侯宋公鄭伯朝于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後於二國諸侯且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荆伐蔡而殘之是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爲善於上世也晉平公錯爲

大鍾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
平公曰工皆爲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鍾
之不調也臣竊爲君耻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鍾之不
調也是師曠善調鍾以爲最貴之知音者也呂太
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
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
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
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前二十四世而
田成子有齊國魯公以削至於僅存三十四世而亡
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
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
謂吳起曰竊觀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躡今去西河
而泣何也吳起抵泣而應之曰子不識君知我而使
我畢能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
河之爲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楚
有閭西河畢入秦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先見而泣
也呂覽長尾篇

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從於城城
從於民民從於賢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
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

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公對曰晉先亡威公見其故對曰
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
行多以不當曰是何能爲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
皆鬱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隣國不服賢良不舉曰
是何能害如是是不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
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
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
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
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
休息康樂歌謠好悲其主弗知惡此公國之風也臣
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
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
威公乃懷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得史驥
趙驪以爲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黍對曰其
尚終君子之身乎曰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遣之賢人
與極言之士國之亡也天遣之亂人與善諛之士威
公聽九月不得葬周乃分爲二故有道者之言也
不可不重也周鼎著饗餐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
其身以言報更也爲不善亦然先識篇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爲先醒何也賈君

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醒也。彼世主不學道理。則嘿然管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怵怵然猶醉也。而賢王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惠然獨先通學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宋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醉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主有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乃退僻邪。而進忠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辟草而施教。百姓富民。恒一路不拾遺。

人編類集

卷三十四

三

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伯肉袒牽羊奉饗。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非利之也。遂弗受。乃南與晉人戰於兩棠。大克晉人。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嘆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以自憂。

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焉。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忌飯可謂明君矣。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也。昔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嘆曰。嗚呼。吾知所以亡矣。吾霸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者數百人。被服而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吾外內不聞吾過。吾是以至此。吾國宜矣。於是革心易行。衣其布。食鱸飯。盡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於宋。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爲賢君。謚爲昭公。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亡。此後醒者也。昔

人編類集

卷三十四

三

者號君。驕恣自伐。語諛親貴。諫臣誅逐。政治踈亂。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號人不守。號君出矣。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饑而欲食。御進服膾梁糗。號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爲君出公而道饑渴也。君曰。知寡人亡邪。對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說亡號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有間。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弗知耶。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號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君君之獨賢也。故亡號君。

喜據式而嘆曰嗟乎賢國若是若耶遂徒行卽於山中居僦僦枕御膝而臥御以魂自易逃行而去君遂死爲禽獸食此已矣猶不悟所有亡此不醒者也故先醒者也時而伯後醒者三年而復不醒者枕土而死爲虎狼食嗚呼戒之哉

漢賈誼先醒篇

人有爲徐先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曰曲其突遠其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居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幸息于是殺牛置酒燔炙灼鬻者在上行餘各用功次坐而反不錄言曲突者向使主人

人編類集

宋王日休

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安于自如今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與其功惟陛下察客從諫曲突之策而使居燔炙灼爛之右書奏上使人賜徐福帛十匹拜爲郎

晉何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

君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亡也及綏死蒿哭之曰我祖其殆聖子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也泰始初到洛下不干祿求榮及楊后廢養因游太學升堂嘆曰建斯堂也將何爲乎每覽國家救書謀反大逆家赦至于殺祖父父母不赦者以爲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夫人之理既滅大亂作矣因著無化論以非之永嘉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鷄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嘆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卽此地也今有二鴟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鯨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人編類集

宋王日休

齊東昏侯自在東宮不好學唯嬉戲無度及卽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救等是時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祐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昭更直內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從勇錄事參軍張弘策曰一國三公猶不堪況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乃密與弘策修武備聚驍勇以萬數多伐材竹沈之檀溪積茅如閭阜皆不之川中兵參軍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櫓數百張是時衍兄懿行鄆州事衍使弘策說懿曰今六貴比肩人自盡收梓權

驢耽理相圖滅主上繹近左右標輕恐虐安肯委政諸公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吾兄弟幸守外藩宜爲身計邳州控帶荆湘雍州士馬精銳世治則爲義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

宋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請經筵相遇竝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

人續類纂

卷五十四

三

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即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邪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騎乘悅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庇大姦得路羣陰景造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誨遂求去安石亦未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誨

爲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誨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論歐陽修最後論王安石凡三見黜人推其鯁直

見幾

客或欲見於齊相公請仕上官授祿于鍾公以告管仲曰君子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身者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伐虢之役師出於虞官之奇諫而不聽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謂之信今君施其所惡於人闇

不除矣以賄滅親身不定矣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

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衆而歸圖焉已自拔

其本矣何以能久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西山三

月莫乃亡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犢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

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犢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于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

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犢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

故丘聞之刺胎焚夫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漢陳咸以律令爲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已者何武鮑宣等咸乃嘆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卽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以爲掌冠大大誚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去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禮禮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其後莽復殺咸遂稱病

篤

晉齊王同辟張翰爲大司馬東曹掾同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于時子華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怡然曰吾亦與子掾南山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羹美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嬰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俄而同敗然府以其輒去除吏名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

時一孟酒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也閉門修己不交當世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動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爲佳器歸而命子頗造焉服闋遂廬于墓所頗慕而造之皆託行不見家貧藜藿不充頗爲僕射數言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間其故忠曰吾次簪屨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愆而無厭素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耶裴嘗有心託我常恐洪濤蕩獄餘波見漂泥可臨尾閭而闕沃焦哉

唐楊元琰爲衛尉卿先是元琰知武三思浸用事請

棄官爲僧中宗不許敬暉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髮去胡頭豈不妙哉元琰多鬚賴胡故暉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衰之請非徒然也暉知其意瞿然不悅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審徵

齊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應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母少少母踐展曰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

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若。寧于其欲室乎。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中婦諸子謂官人。盡不出。從于君。將有行。官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官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對曰。妾聞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焉。之奈何。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不為人持接也。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邪。明日人納拜集。

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

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嘆曰。欽。日之役。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嘆曰。欽。日之役。者有報柝杵而上視者。意其是邪。乃令復伐。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偵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子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言樂者。鍾鼓之色。愀然清靜者。饒饒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

兵革之色。吁而不吟。所言者言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言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知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勝書說周公旦曰。廷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旦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且能以不言聽。自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

自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沒。人能取之。自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湍。湍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自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爲可耳。自公弗得也。知謂則不以言矣。言者謂之屬也。求魚者濡。爭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淺智者之所爭。則未矣。此自公之所以歎於法室。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室。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爲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驕。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

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言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相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燭也。晉襄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爲弊，弊色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天子許之。朝禮使者，事畢客出。其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宗嘉之事也。而容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劉康公乃微戎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事，先因令楊子將卒十二萬而隨之。涉於棘津，襲阮梁，蠻氏滅三國焉。此形名不相當，聖人之所察也。其弘則密矣，故言不足以斷小事，唯知言之謂者可爲。賈精論篇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爲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矣。地爲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凡居於天地之間，六合之內者，其務爲相安利也。夫爲相害危者，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隨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爲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見，淵深難測，故

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知，先知必審彼表無微表而欲先知，堯舜與衆人同等，微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以飄失。衆人則無道至焉，無道至則以爲神，以爲幸，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邠成子吳起近之矣。邠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歸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其權今侯漂過而弗辭。」邠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惟也。陳樂而不樂，告我豪也。酒酣而送之，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竊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歿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共。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邠成子之謂乎？」邠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屬相，目衛足相，髭許鄆相，肥投伐，鵠相，胸脅管青相，臍脇悲相，股腳泰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者，不同，見爲之一微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微事與國皆有

徵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
綠圖轡薄從此生矣觀者

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若白堊之與黑漆則
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
如不可知如可見如不可見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
愁慮以求之猶尚有管叔蔡叔之車與東夷之國不
聽之謀故治亂存亡其始若秋毫然其秋毫則大物
不過矣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
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
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
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
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
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隙吳公子光又率
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惟
子陳夏齋又反伐鄧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爲雞
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
不能國必危身必窮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
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
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鄧公子歸生率
師伐宋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羊斟御明日落戰華

元殺羊斟士羊斟不與焉明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
之事子爲制今日之事我爲制遂驅入於鄭師宋師
敗績華元虜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餐士
而忌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爲虜豈不宜哉故凡戰必
悉熟備備知彼知己然後可也魯季氏與郈氏聞雞
郈氏介其雞季氏爲之金距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
怒因歸郈氏之官而益其宅郈昭伯怒傷之於昭公
曰稀於襄公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
氏季氏之舞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
乃使郈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官仲孫氏叔
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滅亡無日矣遂起
甲以往陷西北隅以人之三家爲一郈昭伯不勝而
滅昭公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魯昭聽傷而不辯其
義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
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何
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況于三季同惡同
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魯
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爲敵也其得至乾侯而卒猶遠
矣微篇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善

爲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爲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夫
輕始而傲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焉
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
使然也夫事有逐奸勢有召禍老聃曰爲之於未有
治之于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燒燒弗
滅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故也事
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
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衛路而哭之悲一跽而穆千
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問其名曰衛侯辟疆周
行還之曰啟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
更其名曰燹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
弗使踰焉古者周禮天子蓋用隨諸侯縣下周襄王
出逃伯聞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
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卽成得以
降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隨
伯父用隨是二天子也以地爲少余請益之文公乃
退禮天子之樂官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血縣子有
琴瑟叔丁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
繁縷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之大
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溫叔于奚辭溫而請曲縣繁縷

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夫
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
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也不
如多予之邑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遇亶父始
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不及刈獲請令民
人出自刈附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
弗聽俄而麥畢資於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
曰豈不可哀哉民平糗耕熟私曾弗得食也弗知猶
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
年可爲今不耕者得獲是樂有冠也且一歲之麥於
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
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宓子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故明者之惑奸由也蚤其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達
賈誼書卷第

善處事

唐憲宗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充融以爲疎惡執留
敕使泰以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
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闕上患之以閭宰相欲
遣使臣宣慰仍索敕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
將叛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久當自困

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收使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陷中官至彼稍失去就候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置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區處其將士春衣非朕所愛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所稱助修宮闈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宜云丁匠宜速遣來若欲且示含容則云不假丁匠速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

敬宗時朝廷得劉悟遺表議者多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李絳上疏曰兵機尚速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尚未處分中外人竊負望

人竊負望

人竊負望

人竊負望

人急惜此事機所幸劉從諫未嘗久典兵馬而昭義素貧必無優賞其衆必不盡與從諫同謀但速除近地一將令兼程赴鎮使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則軍心自有所繫矣今朝廷久無處分彼軍不曉朝廷之意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爲之畫策虛張實設軍士觀望尤難指揮伏望速下明敕宣示軍衆獎其從來忠節賜新使糧五十萬匹使之資設續除從諫一刺史必無違拒臣嘗熟計利害決無卽授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等謀宋真宗時西夏管內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

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旦曰第詔德明云已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其遣使來取德明得詔慚曰朝廷有人

宸紀李氏杭州人實生仁宗太后既取帝爲己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爲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復獨立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或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特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

八編類集

八編類集

八編類集

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于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不道及也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

元武宗命右丞相脫虎脫御史大夫不里牙敦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爲諸公深恩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于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征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

澤愧曰實慮不及此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
在理之約不爲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
時爲飛龍之事其議遂止太子喜諭羣下曰事未經
王彥博議者勿啟一日約方啟事二宦官侍側太子
問曰自古宦官壞人家國有諸對曰宦官善惡皆有
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太子深然其言

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二十五

經濟編

人類

警戒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具忘予欺此能求過于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伯功焉

漢馮異自長安入朝光武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舍卒蕪蕪亭豆粥庠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

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

晉惠帝反正稽紹上疏曰臣聞改前轍者則車不傾革往弊者則政不喪大一統于元首百司從于多士故周文興于上成康穆于下也存不忘亡易之善義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頽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飛矣

斷無斷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爲治者何也太

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爲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爲以人言爲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爲國何如太公對曰其爲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唐憲宗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人見將勸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察將

師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

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陽大將馬繼等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懷州幾十餘里茂卿以無劉稹之命故不敢入時議者鼎沸以爲劉悟有功不可絕其嗣又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十年如何可取武帝亦疑之以問李德裕對曰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爲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必於賊境上新之議者乃止

子路問于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于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己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而讐之，怨讐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爲何墟？」野人曰：「是爲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爲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爲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爲墟也。」桓公歸，以語管仲曰：「其人爲誰？」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桓公招野人而賞焉。

文公田於號，遇一老夫而問曰：「號之爲號久矣，于處此故矣，號亡其有說乎？」對曰：「國君斷則不能謀，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號之所以亡也。」文公已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求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誅不聽。及昭公卽位，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亯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圍曰：「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或曰：「公子圍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成者，報惡未甚也。明君不愆，愆愆則臣懼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稽師作難，食竈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弑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成，故曰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以微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讐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郤而藥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嚭而食鼎起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勾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不以稽師之不成，而子公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之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惡奚害？夫未立有罪，卽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况爲臣而行。

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爲心，是與天下爲讐也，則雖爲戮不亦可乎哉？

改過

晉周處字子隱，父舛吳郡陽太守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不樂耶？」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安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

卷之三

五

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處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問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已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已期年，州府交辟。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闕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舍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則不害聖且賢。

者何，亦善復常也。上安石原過論

悔過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當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齊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過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謝過。」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爲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

曰：「趙民其壯者皆歿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間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爲趙可伐，遂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鄆，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過栗腹於鄆，使樂乘以五萬過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間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門仁不輕絕，智不輕怨，若

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家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家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欲爲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過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更於魯三黜而不去。

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語曰。論不脩心。議不累物。人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報也。輕絕厚利者。怨也。報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能脩功。退不能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若也。敬以書謝之。樂閒棄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漢豫州刺史梁相舉奏梁節王暢不道考訊。辭不服。有司請徵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除蠲國徒九真。帝不忍。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慙懼上疏辭謝。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養傳母之手。信惑左右之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利臣財物。榮威臣暢。臣暢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姦罪。以至考案。職慄心悼。自悔無所復及。自謂當卽時伏顯誅。魂魄去身。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不聽。有司橫貸赦臣。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念以負。

先帝而令陛下爲臣收汗天下減無氣以息筋骨不
相連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求身約妻子不歟
復出入失繩墨不敢復有所橫貴租入有餘乞裁食
睢陽殺訖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凶縣臣暢小妻
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自選擇謹劾奴婢二
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鼓吹答頭奴婢
兵弩廐馬皆上還本署臣暢以骨肉追親亂聖化汗
清流既得生活誠無心面目以凶惡復居大官食大
國張官屬藏什物願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
臣遷善之路令天下知臣蒙恩得去赦就生頗能自
悔臣以公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
臣小人貪見明時不能即時自引惟陛下哀臣令得
喘息漏刻若不聽許臣實無顏以久生下入黃泉無
以見先帝此誠臣至心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
許節量所留於臣暢饒足

使過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
津濟封穀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
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宣也孟明之
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

舉善也

晉師歸桓子請久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
濮之役晉師三日殺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
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因歇猶
闕况因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
毒也已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
天或者大覺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
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
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
明晉侯使復其位

分過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故子罕請俟
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譏曰澤門之誓實與我役邑
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耒以行築者而扶
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
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詎者乃止或問其故
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詎有祝禍之本也

靡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
至則已斬之矣郤子因曰胡不以殉其僕曰曩不將
救之乎郤子曰吾敢不分謗乎或曰郤子言不可不

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殉。勸之以殉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鄒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鄒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鄒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鄒子且後至也。夫鄒子曰以殉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殉之謗。是何言分謗也。昔者紂爲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與紂之謗。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將鄒子之得之也。今鄒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故曰鄒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鄒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爲非也。不道其所以爲非而勸之以殉。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鄒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奸邪

明皇晚年自恃承平以爲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疾能。排抑勝已。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

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見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四呈不之寐也。

安祿山與王鉞俱爲大夫。鉞權任亞於李林甫。祿山見林甫禮貌頗保。林甫陽以他事召王。大夫鉞至趨拜甚謹。祿山不覺自失。容貌益恭。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祿山與公卿皆慢侮之。獨憚林甫。每見雖盛冬。常汗沾衣。林甫乃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振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爲十郎。既歸范陽。劉駱谷每日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檢校。輒反手據牀曰。噫。嘻。我威矣。

李林甫乘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明皇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明皇悅之時。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清諸子莫得爲比。太子浸疎。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德之。陰爲內助。由是擢黃門侍郎。

裴遵慶既罷去。政事元載權益盛。以貨結內侍董秀。使主書。卓英情潛與往來。代宗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操微言。無不合。

李懷光性粗疎。自山東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

白志貞之姦佞且日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爲也吾見上當誅誅之既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德宗必接以殊禮或說王珣超贊曰懷光緣道憤歎以爲宰相謀議乖方度支賦歛煩重京尹犒賜刻薄致衆輿播還者三臣之罪也今懷光新立大功上必披襟布誠詢訪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珣贊以告盧杞杞懼從容言於德宗曰懷光勲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留連累日使賊入京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德宗以爲然詔懷光直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十三

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馬使楊惠光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破朱泚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爲義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魯店留二日乃行盧杞秉政知德宗必更立相恐其分已權乘間薦吏部侍郎閻撫儒厚可以鎮風俗以播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政事皆決於杞播但欲枉無所可否德宗嘗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意有所不可起立欲言杞目之而止還至中書杞謂播曰以足下端慙少言故相引至此曩者奈何發口欲言邪播自是不復敢言

宋徽宗時蔡攸有寵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攸齎着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多還市井淫媒謔浪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嘗言於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因令花園皆做江浙爲白屋不施五采多爲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以爲不祥之兆

朱熹曰紹興初賢才並用紀綱復張諸將屢以提告

恢復之勢蓋十八九虜人於是始露和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獨以長樂梓官籍口撓却衆謀榮感主聽使和議翕然以定而不可破士大夫狃于積衰之俗見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仇怨辱爲事理之當然嗚呼始則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偷不明人心不正而未流之弊遺君後觀無所不至此檜之罪所以

上通于天萬歲不足贖也

韓侂胄謀預政數詣都堂留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閑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趙汝愚議檜

官不合，侂冑因問之于光宗，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正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與周必大俱以相案稱。

陳自強嘗為韓侂冑童子師，及侂冑當國，自強入都待銓，欲見之，無以自通，僦居主人出入，侂冑家為入言之，一日侂冑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冑設褥于堂，延自強升坐，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蹶蹐莫敢居上者，侂冑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交章薦其才，即除太學錄，未踰歲，三遷為秘書郎，既入館，即改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御史中

丞旬日遂棄政。

宋史卷一百八十八

五

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處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韓侂冑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史彌遠入對，請誅侂冑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侂冑，使皇子榮王職其事，言侂冑再啓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命其兄楊次山擇群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允可，次山遂語彌遠，彌遠得密旨，以錢象祖嘗諫用兵，忤侂冑，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象祖以告牟壁，彌遠自懷中出御筆批云：「韓侂冑久任國柄，輕啓

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強阿附尤位，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仍命王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象祖，欲奏審壁謂事留恐泄，乃已，翌日侂冑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從者皆散，震以兵擁侂冑至玉津園側，殲之，彌進象祖以誅侂冑聞，帝不信，越三日，猶以為未死，後審其果然，遂下詔，暴侂冑罪惡于中外，蓋其謀始于彌遠，而成于皇后及楊次山，帝初無意也，論功進彌遠為禮部尚書，加震福州觀察使，從侂冑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藩閹，皆其門廬之人，嘗鑒山為沼，下職太

宋史卷一百八十八

五

廟出入官闕，無度，孝宗嘗思政之所儼然居之，老官人見之，往往垂涕，顏敏草制以為得聖之清，易拔擢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獻者，謂伊霍旦奭，不足以擬其勲，余嘉請加九錫，趙師魯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冑皆當之不辭，其嬖妾皆封郡國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時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及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竊極矣，彌遠為相凡二十六年，用事專且久，初欲反韓侂冑所為，故收召賢才老成，布於朝廷，及濟王不得其成，論者紛起，遂專任熈王以居，熈王一時君子，貶斥殆

盡理宗德其立已唯言是從故愚寵終其身

賈似道疏乞歸養度宗命大臣侍從傳旨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夜即交卧第外以守之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于館客廖夢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問爲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兵喪於外匿不以聞太府寺主簿陳蒙嘗入對極言似道爲相國政闕失後爲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汙安置于建昌軍籍錄其家雖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涕泣留之不從詔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開堂延羽流塑已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媚尼有美色者爲妾日肆淫樂與故舊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有妾兒來立府門若將入狀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群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戲

之曰此軍國重事邪語實玩進多寶閣一日一登玩間余玠有玉帶求之已殉葬矣發其塚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從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遠有女嬃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歎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除奸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于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之聞人矣夫于始爲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偽而辯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辯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偽則其智足以移世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于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鳩沐太公誅蒲胄管仲誅史丹里子產誅鄆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謂其盡則攻盜謀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禁

愚者之所惑也。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爲人臣者窺覷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爲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先傳趙王而餓主父爲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傳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故后妃失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成也君不戒則勢不重情非憎君

也利在君之成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已死者故日月暈圜於外其威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主不舉不參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外內之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參觀士無幸賞賞無踰行殺必當罪有罪不赦則姦邪無所容其私矣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籍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減權勢減則

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鬲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未明於此然守法之臣爲釜鬲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失其所以崇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爲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儆刑罰之所以誅嘗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韓非傳

靈帝乳母趙婕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與共交構譖事太后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陳蕃疾之志誅中官會寶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

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訴臣聞

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辭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器器道路誼諱言戾覽普節公乘斯王甫鄭璆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

臣疾之

唐高宗時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
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枉法黜之將納爲
妾事覺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御
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奸
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于親爲不孝奈
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
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曰義府擅殺六品寺丞就
云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
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
不退義方乃三叱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以
義方毀辱大臣貶之

驃騎大將軍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
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疾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
不以時奏至代宗宗狼狽出幸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
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發
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爲大戎犯關度隴不血刃
而入京師劫宮闈焚度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大
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
禍羣臣在廷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

陛下始出都百姓振然奔府庫相殺戮此三叛叛陛
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
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爲安邪
危邪若以爲危豈得高枕不爲天下討罪人乎必欲
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謀諸
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羈下詔引咎曰天下
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卽募士面赴朝廷若以朕惡未
校則帝王大詔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
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十斬以謝陛下代
宗以元振有保護功削其官爵放歸田里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皆
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
曰比日諸司奏事煩多所言多謬毀故委長官宰相
先定其可否刑部尚書顏真卿上疏以爲郎官御史
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
也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
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
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
不上達蒙蔽喑鳴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其
所從來者漸矣昔林甫雖擅權群臣又不諂宰相

奏事者則托以它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亦無及矣載聞而恨之奏真卿誹謗貶映州別駕新州司馬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德宗果用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杞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鑾輿播遷海內瘡痍奈何遽選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它舍人草制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百辟疾之若讐六軍思食其肉何可復用德宗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叙天地神祇所知華夏蠻夷同棄儻加巨姦之寵必失萬姓之心袁高復於正牙論奏德宗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爲刺史陳京等亦爭之不已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德宗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引却京顧曰趙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德宗謂宰相與杞小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遂以杞爲澧州別駕使謂袁高曰朕徐思卿言誠爲至當又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

之不逮也德宗悅杞竟卒於澧州陸贄以德宗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我上不自天子下不自所學它無所恤裴延齡日短贄於德宗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客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德宗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德宗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贄罷爲太子賓客德宗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裴延齡曰臣近見同州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八尺德宗曰聞元天寶間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延齡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囊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德宗不許亦不罪少華郡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元春司農卿李錡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由是有寵於穆宗每事咨訪焉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奸蠱之狀以爲逆豎搆亂震驚山東蠶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表三上穆宗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以弘簡爲弓箭庫使積爲工部侍郎

韋獻太后臨朝內侍任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請權寵過盛累選宣政使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儲嗣屬意于英宗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卽位又乘帝疾交構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國之大賊乞斬于都市呂誨亦上疏論之帝納其言翌日韓琦出空頭勅一道歐陽修已簽趙鼎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斬州安置取空頭勅填與之卽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吏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唐軻以父任得官嘗上書言秦二世制於趙高乃失之弱非失之彊神宗悅其言又言青苗法不行宜斬

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王安石尤喜之薦使對門進士出身爲崇文校書安石復令鄧綰舉爲御史遂除大中允將用爲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已立名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軻果怒安石易已凡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軻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帝令諭以他日軻伏地不起遂召升殿軻至御座前進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對陛下下一陳之乃擢爲展疏曰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庶聽劄子安石遲遲軻訶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竦然而進軻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抵言安石專作威福曾布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厮僕且讀且目珪珪慙懼俯首先降又言薛向陳瓘安石願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璪李定爲安石牙爪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逆意者雖賢爲不肖附已者雖不肖爲賢至詆安石爲李林甫盧杞希屢止之軻慷慨曰若畧不退懾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閣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潮州別駕臣聞去年十二月癸亥犯皇上相未幾陳執中家決殺婢使議者以爲天變應此臣切謂不然執中再入

爲相未及一年變祖宗大樂陳朝廷典故緣蔡事除
宰相除翰林學士除觀察使其餘借贊不可悉記陸
下罷內降五六年來政事清明近日稍復奉行至有
侍從臣僚之子亦求內降內臣無名赴奔改轉月須
數人又今天下民困敗爲兵多而益兵不已執中身
爲首相議當論執而因循苟簡曾不建言天變之發
實爲此事陛下釋此不問御史又專治其私捨大責
細臣恐雖退執中未當天變乞以臣章宣示御史然
後降付學士草詔使天下之人知陛下退大臣不以
其家事而以其職事後來執政不敢恤其家事而盡

心於陛下職事

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
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
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
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愜不求與物浮沉
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
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
人言語不足以欺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
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
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

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
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
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
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虛之衣食大流之食因
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
者鮮不爲大姦愚豎刀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
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
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
比也

哲宗時呂惠卿見正人彙進知不容于時懇求散地
右河諫蘇軾王觀歷數其姦請投畀四裔以禦魘魅
中丞劉摯復劾其五罪於是貶光祿卿分司南京再
貶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時惠卿章惇呂嘉問
鄧綰李定蒲宗孟范子淵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
已范純仁言于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
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強劾
惠卿黨稍安或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
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
難宜復自新豈宜使自棄邪
呂惠卿懷張湯之辯許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

行非度見利忘義賸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爲腹心安石山野之人彊很傲誕其於吏事真無所知惠卿指撻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稅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豁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持執政皆聞德音安石惶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爲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爲館殿攝行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僞辯以難琦說仍爲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又典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旣而惠卿自以賊罪破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爲患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擅領大衆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還延而歸糜費資糧棄捐戈甲以巨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畔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內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

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爲梗及其移領河東大羣人牛耕葭蘆吳堡兩寨生地托以重兵方敢布種後種而歸不敢復稅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托收刈所得率皆批裨雨中收獲即時腐爛惠卿張皇其數際轉運司交割妄言可罷饋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惠卿言安石相與爲謀發其私書其一日無使齊年如齊者馮京也京安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以其一日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肝肺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問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挾撻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故放麋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托國食子徇君也而推其忍則至於弑君樂布惟不廢彭城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惟不利李審之地故太宗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爲名臣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皆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

有夫曹桓古之姦雄駕御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惟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譬如燕猶雜處梟鷲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况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塞周輔朱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讎今惠卿身兼眾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姦邪至於鄧綽李定之徒微細必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情忍如蝮蝎萬一復用駑駘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

蔡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車蓋亭賦詩

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上之以爲皆涉議

王

聖

誡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以斥東朝語尤切害於是臺諫言確怨謫乞正其罪執政議實確于法范純仁王存獨以爲不可力爭之文彥博欲敗確囑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越六日再敗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仁又言于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微昧不明之過箴諫大臣今舉劾宜爲將來法此事甚

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遇不能無損焉不聽時中丞李常中書舍人彭汝礪侍御史盛陶皆諫不可罪確悉貶遠州確至新州李幾卒初確之具析未上也梁燾自路州召爲諫議大夫過河陽邢恕極論確有策立勳蓋至秦之太后論三省曰帝是先帝長子子繼父業其分當然確有何策立勳耶若使確他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爲朝廷害恐帝年少制御不得故今因其自欺如此行遣蓋爲社稷也

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常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

人

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常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

王

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擄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矣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無耻迨乃乞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扶爲博士覈定光謚爲文正近乃乞斷棺槨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章疏前後至

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哲宗慰勉而已至是復論章惇頡頏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復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于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爲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爲時相游說邪惇益怒至是御史董敦逸論安民黨于蘇軾兄弟會安民言事忤旨惇遂出安民監滁州酒稅安民救之不克

日食詔求直言鈞州推官崔鶴上書曰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爲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姦

姦此何理也小人譬之螳螂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

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被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効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暗默以爲得計哲宗寬而善之以爲相州教授蔡卞專托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事傷善類皆密疏建自然後諸哲宗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下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下或喋不啓齒一時論者以爲惇迹易明下心難見至是龔夬論惇下之惡大略以爲

昔日丁謂當國號爲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惇則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於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其朽骨銜冤于地下子孫禁錮于災荒忠臣義士憤悶而不敢言海內之人得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下事上不忠懷姦深阻凡惇所爲皆下發之爲力居多望宋之至公昭示譴黜未報而臺諫陳師錫陳次升陳瓘任伯雨張庭堅等極論下

罪浮于惇乞正典刑以謝天下乃出知江寧臺諫論

之不巳遂以祕書少監分司池州方軫上書言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爲自殊之計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京每有奏請盡作御筆行出語人曰此上意也明日不行又語人曰京實啓之也善則稱已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欲天下之怨而後已自元符末陛下嗣復忠義之士投匭者無日無之京分爲邪等黜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爲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爲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

治亂臣以爲京必反也請誅京詔宣示京京請下駭
獄竟流嶺南

王輔聞金兵至不俟命載其孥以東詔貶爲崇信軍
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吳敏李綱請誅輔事下開封尹
昌昌遣武士躡及於雍丘南版之民家取其首以
獻欽宗以初卽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爲盜所殺李彥
賜死竝籍其家朱勔放歸田里勔以花石取媚流毒
州郡者踰二十年積官至寧遠軍節度使居蘇州公
肆掠克其園地擬禁藥服飾器用上俗乘輿又託覲
冊募兵數千人權以自衛聲譟薰灼東南部刺史郡

守各出其門邪人穢夫候門奴事時謂東南小朝廷

上皇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大略如內
侍進見不避官嬪一門盡爲顯官騶僕亦至金紫天
下爲之扼腕至是凡由勔得官者皆罷

蔡京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童貫再貶昭化軍節度
副使至是復竄京于儋州其子瑛二十三人分竄遠
地遇赦不許量移竄貫于吉陽軍趙良嗣于郴州詔
下十日京死于潭州朝廷遣御史張徵誅貫轉運副
使李昇之誅良嗣于貶所函首赴闕梟于市京天資
鹵繭舞智御人在人士前顯狃何爲固位計帝亦知

其姦虐罷屢起且擇京不合者執政以扼之京每聞
將進免輒人見所哀蒲伏叩頭無復應恥見刊志義
至於兄弟父子自爲秦越莫卒卽家爲府營進之徒
集門輸貨僮隸皆得美官辜紀綱法度爲虛器根株
連結牢不可破卒致宗廟之禍雖以謫死天下猶以
不正典刑爲恨貫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
過于制勃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劾往蔡劬一動一息
貫悉領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事劬反得罪遂死
貫狀魁梧偉瞻視願下生鬚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
關人有度量能踈財後宮自妃嬪以下皆獻餉結納
左右婦寺舉言日聞

呂祖泰祖儉從弟也先是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
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
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祖
泰乃擊登聞鼓上書光宗論韓侂冑有無君之心請
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者也
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大勲勞者也立傳學之禁逐汝
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強
侂冑童推之師踴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
今安在邪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厮役人

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師旦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間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熟寃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籲亦以爲言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牧管祖泰

綱目卷一百一十五

宋理宗皇帝

主

自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既至府尹爲奸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爲章試言之吾且置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祖泰既得罪監察御史林采言偽習之成造端自周必大宜加黜削施康年亦言必大首倡僞徒私植黨與遂貶必大爲少保賈似道既免三學生及臺諫侍從皆上疏乞誅似道太皇太后不許及似道上表自劾且言爲夏貴孫虎

臣所誤乞保餘生有旨令李庭芝津遣歸越以終喪制似道留楊不還王燦復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幸乞下詔切責似道得詔乃還紹興府紹興守臣聞城不納王燦復言于太后曰本朝權臣於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縉紳茅草不知幾疏陛下皆抑而不行付人言于不恤何以謝天下太后乃降似道三官發州居在婺人聞似道至率衆爲露布逐之復詔徙于建寧府斬翁應龍籍其家廖壘中王庭除名流之楮南皆自殺於是御史孫嶠叟等又以似道罪重罰輕乞斬之以正法方回復上疏論似道僞詐貪淫褻驕

綱目卷一百一十五

宋理宗皇帝

主

各專忍謬十罪大皇太后猶不聽翁合上言似道以妬賢無比之林甫輒自託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其總權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迫於衆怒僅請建寧夫建寧言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亦知何方聞似道名咸欲嚙唾况見其面乎乞遠移荒昧以紓魑魅遂詔責授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籍其家遣使監押之既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記欲報之欣然請行似道時偶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撤簾蓋暴行秋日中令昇轎夫唱

杭州歌謠之。每名斥似道窘辱。傳至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園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至泉州洛陽橋遇葉李自漳州。數還見于客邸。李賦詞贈之。似道俯首謝焉。元世祖時。天下以桑哥駙考錢穀之故。中外騷動。廷臣莫敢言者。集賢直學士趙孟頫謂奉御徹里曰。桑哥罪惡甚矣。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公爲上所親信。捐一旦之命。爲萬姓除殘賊。仁者事也。時帝敗渚北。徹里乘間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辭愈力。曰。臣與桑哥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言。則姦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帝大悟。召不忽木問之。對曰。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朝政。有言者卽誣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爲陛下憂。時廷臣言者益衆。遂詔臺省相與辯駁之。桑哥辭屈。帝曰。桑哥爲惡。始終四年。臺臣豈不知之。知而不言。當得何罪。御史杜思敬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遂斥罷臺臣之。又任者免桑哥等官。命徹里率衛士三百人籍桑哥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阿魯渾薩里以連坐亦

卷一百三十五

卷一百三十五

卷一百三十五

籍其貲。帝問桑哥爲政如此。何故無一言對。曰。臣未嘗不言。顧言不用耳。葉李與桑哥同事。一無所匡正。亦坐免。久之。得以疾請南還。楊州學士李淦上言。葉李本一點徒方。受上簡知。卽以舉桑哥爲第一事。致以非罪誅貶大臣。遣使四出。鉤考錢穀。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水災洊至。入皆知桑哥用羣小之罪。而不知葉李舉桑哥之罪。宜斬李以謝天下。書聞。帝矍然曰。朕素以葉李剛介。寧有是邪。令召淦詣京師置對。淦至而李已卒。遂擢淦江陰路教授。以旌其直。王者因人心憤怒。阿合馬密鑄大銅錠。與妖人高和尚謀擊殺之時。皇太子從世祖如上都。而阿合馬留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姦。乃遣二西僧至中書。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省中疑之。時高鵬張九思皆宿衛宮中。詰之。倉皇失對。遂執之。訊問不伏。及午。著復矯太子令。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易不察。遽以兵往。鵬問果何爲。易附耳語曰。太子來誅左相也。既而省中遣使出迎。悉爲僞太子所殺。奪其馬入健德門。夜二鼓。至惠官前。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卽牽去。以所袖銅錠碎其腦。立斃。繼呼

此賊也。此衛士急捕之。留守博敦特挺擊立馬者。陸地衆奔潰多就擒。高和尚逃去。惟者挺身請囚。時帝在察罕腦兒聞之。卽遣和禮霍孫等歸討。爲亂者獲高和尚于高麗。可梁王著張易皆棄市。者臨刑大呼曰。王者天下除害。今歿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後以長易從者爲亂。將傳首四方。張九思曰。易應變不審。則有之。坐以與謀。則過矣。乞免傳首。從之。王憚曰。著激于義。捐一身爲天下除害。事既露。不去自縛。請司敗以至。臨命氣不少挫。而視死如歸。誠殺身成名死而不恤者也。律以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不以義與之可乎。

宋五十五人

聖

伯顏既誅唐世勢獨秉國鈞。遂專權自恣。變亂成憲。順帝患之。伯顏欲以所養弟之子脫脫宿衛。順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知樞密院汪家奴翰林學士承旨沙剌班同侍禁近。實場意脫脫故脫脫政。今日修衛士拱聽約束。伯顏自領諸衛精兵。以燕者不花爲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儀衛反落落如晨星。勢焰熏灼。天下之人知有伯顏而已。脫脫深憂之。私請於父馬扎兒台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苟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亦以爲然。脫脫復

質於師吳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爾餘復何顧焉。一日見帝。乘間曰。陳忘家。徇國之意。帝猶未之信。時帝前後左右皆伯顏之黨。獨世傑班阿魯爲帝腹心。乃遣二人與脫脫遊。日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論辨。益悉其心。靡他。遂聞于帝。帝始信之無疑。及伯顏擅貶宣議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脫脫亦泣下。歸復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大事。議論之際。左右爲誰。曰。阿魯及脫脫。木兒直方曰。子之伯父扶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脫脫乃延二人于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世傑班等謀欲候伯顏入朝。擒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蟻坳皆爲置兵。伯顏見之大驚。召脫脫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然遂疑脫脫。小增兵自衛。至是伯顏以所領兵衛請帝出田。脫脫勸帝稱疾不往。伯顏固請。乃命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脫脫遂與阿魯等合謀。悉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居玉德殿。召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五門聽命。夜二鼓遣怯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騎抵營中。取太子入城。又召楊瑄范匯入。草詔數伯顏罪狀。出爲河南行省左丞相。命

平章政事只兒瓦牙賚赴柳林絡明遊騎士至一
間放脫脫倭城上宣言有旨懸丞相一人諸從官皆
無罪可各還本衛伯顏奏乞陛辭不許道出真定父
老奉觴酒以進伯顏曰爾曹見子殺父事乎對曰不
曾見子殺父惟聞有臣弑君伯顏倪首有慚色既而
帝以伯顏罪重詞輕復降詔安置南恩州陽春縣行
次江西隆興驛病死

除奸不盡

漢皇子竊卽位何太后臨朝何進與太傅袁隗輔政
錄尚書事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碩圖已及
秉朝政陰規誅之袁紹亦素有謀因進親客張津勸
之曰黃門常侍連車日久又與長樂太后專通奸利
將軍宜更清選賢良整齊天下爲國家除害進然其
言又以袁氏累世寵貴海內所歸而紹素善袁士能
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賁中郎將術亦尚氣俠故並厚
待之因復博徵智謀之士龐紀何顗荀攸等與同腹
心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等書曰大將軍兄
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掃滅我
曹但以碩與禁兵故且流吟今宜共閉上閣急捕誅
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

力焉故勝親信何氏遂共起蹇等議不從碩計而以
其書示進進乃使黃門令紅櫻疎之因領其屯兵袁
紹復說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爲所害者以其
言語漏泄而五營百官服畏中人故也今將軍既有
元舅之重而兄弟竝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
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爲天
下除患各垂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
前殿將軍宜受詔領禁兵不宜輕出入宮省進甚然
之乃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遂與紹定善策而
以其計白太后太后不聽曰中官純領禁省自古及
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
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
者紹以爲中官親近至尊出入號令今不悉廢後必
爲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進
欲誅之數白太后爲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
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爲然中官在省閤者或數
十年封侯貴寵膠固內外進新當重任素敬憚之雖
外拔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爲畫策
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
后進然之主簿陳琳入諫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

曰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攘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達經合道天人所順而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強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爲亂階進不聽遂西召前將軍董卓屯關中上林苑又使府掾太山王匡東發其郡強弩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城阜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爲言太后猶不從前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

八編卷五
且與省內和也進意更狐疑紹懼進變計乃勸之曰父構已成形勢已露事留變生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手進于是以紹爲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爲河南尹紹使洛陽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惟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各就國袁紹勸進便于此決之至于再三進不許紹又爲書告州郡討進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

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于舞陽君入白太后乃召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以下選三置郎入守官廬諸宦官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欲入省此意何爲實氏事竟復起邪又張讓等使人潛聽且聞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許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閣讓等詰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爲誰于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進于嘉德殿前讓珪等爲詔以故太尉樊陵爲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爲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素所親幸在外聞進被害欲將兵入宮宮閣閉袁術與匡共所攻之中黃門持兵守

閤會日暮衛因燒南宮九龍門及東西宮欲以脇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閣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于閣道窻下仰數段珪段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父隗囂詔召樊陵許相斬之苗紹乃引兵屯朱雀閣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士吏能爲報讐者進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棄其屍于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賴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張讓段珪等因進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戟門奔小平津公卿並出樂觀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夜馳河上王允遣河南中部掾閔貢隨植後貢至手劒斬數人餘皆投河而死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還宮以貢爲郎中封都亭侯董卓遂廢帝又迫殺太后殺舞陽君何氏逃亡而廢室亦自此收亂

寶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臨朝

之威外迎群英乘風之勢卒而事敗蜀豎身死功頹爲世所悲豈智不足而權有餘乎傳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興之斯宋襄公所以敗于泓也何足言哉王允既誅董卓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王耳今若名爲惡逆而特數之逮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劒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群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爲將允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卜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竝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爲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

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爲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貴李傕等欲卽殺允懼一郡爲患乃先徵翼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于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忠貞堂

董卓況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傕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

唐張易之昌宗之誅也洛州長史薛稷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几上肉耳夫何能爲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武強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及中宗卽位上官婕妤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中宗遂與三思圖議

政事張柬之等數勸中宗誅諸武中宗不聽柬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三思與韋后日夜蓄難等云特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中宗信之三思等因爲中書畫策不若封甄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韋中宗以爲然以敬暉爲平陽王桓彥範爲扶陽王張柬之爲漢陽王袁恕已爲南陽王崔玄暉爲博陽王罷知政事後張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遂以柬之爲襄州刺史三思以敬暉桓彥範袁恕已尚在京師忌之俱出爲滑洛豫三州刺史陰令人疏皇后穢行勝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中宗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皆玄暉使人爲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乃以周利用奉使嶺外比至柬之玄暉已死遇彥範於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行驢酬而殺之恕已素服黃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培地瓜肝殆盡仍種殺之利用還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二十六

經濟編

人類道術

道德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諸生者皆生于德之所生而能人象德者獨玉也寫德體六理盡見于玉也各有狀是故以玉効德之六理澤者鑑也謂之道脈如竊膏之理謂之德湛而潤厚而膠謂之性康若樂流謂之神光輝謂之明舉乎堅哉謂之命此之謂六理鑑生空寂而通之以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二十六

人類道術

道德

道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六德者德之有六理離狀也性生氣而通之以曉神生變而通之以化明生識而通之以知命生形而通之以定德有六美何謂六美有德有道有仁有義有忠有密此六者德之美也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義者德之理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密者德之高也故物有清而澤澤者鑑也鑑以道之神據貫物形道達空寂奉一出入為先故謂之鑑鑑者所以能也見者目也道德施物精微而為目是故物之始形也分先而為目目成也形乃從是以人及有因之在氣莫

精于目目清而潤澤若濡無毫穢雜焉故能見也由
此觀之自足以明道德之潤澤矣故曰澤者鑑也生
空寂道之以道德者離無而之有故潤則倨然濁而
始形矣故六理發焉六理所以為變而生也所生有
理然則物得潤以生故謂潤德德者變及物理之所
出也未變者道之頌也道水凝而為德神載于德者
道之澤也道雖神必托于德而頌方有所因以發動
變化而為變變及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各有條理
以載其德德受道之化而發之各不同狀德潤故曰
如膏謂之德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性者道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二十六 人類道術 道德
德造物物有形而道德之神專而為一氣明其潤益
厚矣濁而膠相連在物之中為物莫生氣皆集焉故
謂之性性神氣之所會也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
通行于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澤厚而膠謂之
性性生氣通之以曉神者道德神氣發于性也康若
樂流不可物效也變化無所不為物理及諸變之起
皆神之所化也故曰康若樂流謂之神理生變通之
以化明者神氣在內則無光而為知明則有輝于外
矣外內道一則為得失事理是非皆職于知故曰光
輝謂之明明明生識通之以知命者物皆得道德之施

以生則澤潤性氣神明及形體之位分數度各有極量指奏矣此皆所受其道德非以嗜欲取捨然也其受此具也粲然有定矣不可得辭也故曰命令者不得母生生則有形形而道德性形神明命因載于物形故譽堅謂之命命生形通之以定物所道始謂之道所得以生謂之操德之有也以道爲本故曰道者德之本也德生物又養物則物安利矣安利物者行仁也仁行出于德故曰仁者德之出也德生理理立則有宜道之謂義義者理也故曰義者德之理也德生物又養長之而弗離也得以安利德之過物也忠

厚故曰忠者德之厚也德之忠厚也信固而不見此

德之常也故曰信者德之固也德生于道而有理守

理則合于道于道理密而弗離也故能物畜養養其

不仰恃德此德之高而弗失則有道矣得而守之則有德矣行而無失則行成矣賈誼道德說

神術者接物之隊凡權重者必謹于事令行者必謹于言則過敗鮮矣此術之接物之道者也其爲原無屈其應變無極故聖人尊之道德篇

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嗜而不厭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

也能此五者則過于神明通于神明者得其內者也
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中
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筋力強耳目聰明疏達而
不恃堅強而不鞫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遺處小而
過處大而不究其魂不躁其神不燒湫淥寂寞爲天
下臬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德反近謂
身也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物物無窮變無形像優游
委縱如響之與景登高臨下無失所乘履危行險無
忘玄仗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森與之轉化以
繫天下若背風而馳是謂至德至德則樂矣古之人

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末世有勢爲萬乘而日憂悲

者由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于得道樂亡乎富貴

而在于德和知大已而小天下則幾于道矣夫建鐘
鼓列管絃席旃茵傳旋衆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
齊靡曼之色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張弩弋高鳥走大
逐狡兔此其爲樂也炎炎赫赫休然若有所誘慕解
車休鳥罷酒微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
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
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管不得須臾平察其
所以不得其形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夫形者生

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蚊蟻貞蟲。蠕動蚊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倫矣。今人之所以眊然能視。聽。然能聽。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聽。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爲之充。而神爲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蹟。趨。踴。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耳目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故在于小則忘于大。在于中則忘于外。在于上則忘于下。在于左則忘于右。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是故貴虛者以毫末爲宅也。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終身運枯形于連。屨。列。埒。之門。而躑。躑。于汚。壑。奔。陷。之中。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爲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

也。故以神爲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爲制者。神從而害。貪饕多欲之人。漠賂于勢利。誇慕于名位。冀以遇人之智。植于高世。則精神日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逾垂夫精神氣志者。譬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先。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俛仰。恬然。則絀之迫。而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而百事之變。無不應。劉安源通

是故與至人居。使家忘貧。使王公簡其富貴。而樂卑賤。勇者衰其氣。貪者消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議。虛而往者實而歸。故不言而能飲人。以和。是故至道無爲。一龍一蛇。盈縮卷舒。與時變化。外從其風。內守其性。耳目不耀。思慮不營。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引循萬物。科美萌生。是故事其神者。神去之休其神者。神居之。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留。澁。濁之不過一撓。而不察。方員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况一世而撓滑之。易得須臾乎。平。康。典訓

養生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儉。儉之爲術也，生于道，理夫能儉也是從于道而服于理者也。衆人離于患，陷于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于道理，以靜養神，故曰夫謂儉是以蚤服。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于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後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韓非精神篇

始生之者，五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撓之，謂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爲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爲立之矣。譬之若修兵者，以備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則亦失所爲修之矣。萬人操弓，

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以便一，生生無不長。呂覽本生篇

不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是師者之愛于，也不免乎杖之以操是聲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使鳥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動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童子引其柁而牛恣所以之順也。世之人士，貴人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凡生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歷多陽，則疾，此陰陽不達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不爲高臺，味不衆珍，衣不燁熱，燁熱則理寒，寒則氣不達，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鞫，中大鞫而氣不達，以此長生可得乎？重己篇

聖人深慮天下莫貴于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于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于生者則弗爲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爲必有所制此貴生之術也。堯以天下讓于子州父父子州父父對曰以我爲天子猶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將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天下重物也而不

以害其生又况于他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託天下越人三世殺其若工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與王子搜援緩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于搜者可不謂以國傷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爲君也魯君問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之以幣先焉顏闔守閭屢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耶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

人編類纂

九

聽繆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求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非惡富貴也由重生惡之也世之士多以貴富驕得道之人其不相知豈不悲哉故曰道之真以持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宜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今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徇物彼且奚以此之也彼且奚以此爲也凡聖人之勅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有人于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輕也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

養生篇

聖人之所以異者得其情也由貴生動則得其情矣不由貴生動則失其情矣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古人得道者生以壽長聲色滋味能久樂之奚故論早定也論早定則知早耑知早耑則精不竭秋早耑則冬必煖矣春多雨則夏必旱矣天地不能兩而况于人類乎人之與天地也同萬物之形雖異其情一體也故古之治身與天下者必法天地也尊爵者衆則速盡萬物之酌大貴之生者衆矣故大貴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酌之也入損其身以資天下之人而終不自知功雖成乎外而生虧乎內

養生篇

卷之三

十

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踰焉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州國受殃夫天地之道至絃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重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于五藏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慾省矣胸腹充而嗜慾省則耳目清聰視達矣耳目清聰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于心而無乖則教志勝而行不僻矣教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

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爲無不成也。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于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修得生也。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爲盆盎也。與其未離于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沒溺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爲盆盎亦無以異矣。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閤。江水弗惜也。若洿之家決洿而注之。江汚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沒閤也。其在洿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

卷之五

上

四書

樂其業。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驟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貴而藏之。寶之至也。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于天。竭水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聽。龍猶壘壘。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

卷之五

卷之五

七

而逃禹之脫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告列子。列子行。位報壺子。壺子持以天壤名實不入機發于踵。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僕香膏高于頂。腸下迫。願兩脾在上。燭營指天。旬旬自闕。于井日俛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耶。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晏子與崔杼監臨死地而不易其義。猛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爲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爲義耳。而尚猶不拘于物。又况無爲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爲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爲尊。故讓位。子罕不以玉爲富。故不受寶。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于淵。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佗人。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矣。士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義。金膝豹韜。廢矣。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慙矣。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魏矣。務光不污于世。而貪利偷生者。閔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

有一溉之功者。雖中歸于熾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于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常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于情。憂喜不留于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腹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是猶栢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而爲受病之始也。害成于微。而救之于著。故有無功之理。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

論衡集卷之六 養生

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嵇康養生論

達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于機辟。死于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于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于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道。遂

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用苦哉。莊子逍遙遊

張評事至止辱所惠詩及書。把玩無厭。暫知有叙上言。離恨下。勸交情。篤以猛風乾。蘇之義。弘以驟雨濕。新之喻。雖聞義則死。遺存于起予。而擬人則夫事均乎。玩物借如誠說。蓋足下之不知言。倘或劇談。豈吾人之仰望矣。夫鯁之爲魚也。潛碧海。泳澹流。沉澁于潮解之中。掉尾乎風濤之下。而濠魚并鮒。自以爲可得而齊焉。鵬之爲鳥也。刷毛羽。恣飲啄。鼓翼于天地之間。宛頸乎江海之畔。而雙鳬。自以爲可得而藝焉。及其化羽垂天。掉風九萬。振翼橫海。擊水三千。寧假力于槍榆。在濠資汀。濤涓流之水。侯窟堞揚塵之風。哉。故張于房之達人也。擊水搏風之適焉。朱買臣之屈已也。戢翼沉鯁之致焉。足下雅得古人之致。不乏先賢之適。自守莊生無應。魏綢亦寧不知在藻槍榆之力。非擊水搏風之助哉。而詞旨動動深所未論。蓋言剛志。豈若是乎。夫夫人生百年。物理子變。名利寵辱之情。立矣。愛憎毀譽之迹。生焉。其道在則尊德成。而上幽貞爲虛白之室。靜默爲太玄之門。知軒冕是衿來之物。恬榮貴非作力所致。苟斯道不墜。亦何

患無成而圖僥倖于權重之交養聲利于衆多之口
斯所以楊朱徘徊于岐路阮籍怵惕于窮途嗟乎露
往霜來歲華不待山高河廣離意無時桂樹寒花公
子去而忘返松巖春草王孫遊以不歸去矣員生遠
離隔矣音塵不嗣情甚勞矣畏容藏谷靜深殊矣惠
而好我無密爾音

老莊

惠子爲惠王爲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
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
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
曰今夫舉太木者前呼邪許後以應之此舉重勸力
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
其官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
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寡
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
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爲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
以爲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
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勞
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
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

及林林不及雨雨不及陰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
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乙入曰不
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
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大府之
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
而輸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
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帶也何
以異于梟之愛其子也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
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襲子爲後董關
子曰無郵賤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爲人也能爲
社稷忍羞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挑襄子之首大夫
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羞豈
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子皆陽襄子疏陳
而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爲飲器大王亶父居邠
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
者地無以財物爲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
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爲皆勉處矣爲吾
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
拔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于岐山之下大王
亶父可爲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

以利害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爲之奈何詹子曰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于周徐馮曰事者屢變而動變生十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于知者知者裁之于王壽乃焚香而舞之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還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于利不迫人于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秦繆公請伯樂曰子之年長矣于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轡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僇繆公者九方堙此其于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

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于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壯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欺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子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爲楚令尹迎魏問屈宜若曰工不知起之不善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棄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于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棄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于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于秦而得志焉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感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吳起惕然曰

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群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群大臣。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宋景公之時，災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災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災惑天罰也。心宋分野禍，且當

君雖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可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爲不祥千章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爲君乎寧獨死耳千章曰可移于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假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千章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夕星必從三合君延平二十一歲公日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從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嚙伏于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

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于河上而航，在一汎使善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喻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大司馬捶鈎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鈎芒。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鈎，子物無視也，非鈎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子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况持無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于道者，同于道。」季子治豎父三年而巫馬期統承短褐，易容貌往覲化焉。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爲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

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間行若有嚴行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于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于此者刑于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精神通于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荆有飲非得寶劍于干陰還反度江至于中流陽侯之波兩蛟夾繞其船飲非謂樵船者日常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于是飲非瞑目然接臂拔劍曰武上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

對余 未重云

主

人盡活風波畢除荆爵爲執圭孔子問之曰夫善哉腐肉朽骨棄劍者飲非之謂乎魏文侯鵲諸大夫干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子寒重舉白而進之曰請浮君若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受觴而飲醢不獻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燕劉安通應訓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載其在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

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可開矣斯可謂之無心者也夫心無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宜物豈曾改對獨遷而遊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遺放放而不放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合哨而熙乎滄泊鼓腹而游乎混茫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于兼忘醴樂

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先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于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彼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躁進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况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錦還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郭象注

是以廣成子處崆峒之山以入無窮之門軒轅登崑

器之阜而遺玄珠之根此則潛身者易以爲活而離
本者難與永存也馮夷不遇海若則不以已爲小雲
將不失于其鴻濛則無以知其少出斯言之自是者
不章自建者不立守其有者有據持其無者無執月
弦則滿日朝則襲咸池不留陽谷之上而懸車之後
將人也故求得者喪爭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
受貧夫山靜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
君子之質也

阮籍語

八經類纂卷之一百二十七
經濟編

人類

。方術

景純爲志緯細洽聞隱記在異書而畢綜瞻往藩而咸釋情源秀逸思業高奇藝文雅於西朝振鋒於南夏爲中興才學之宗夫夫語怪徵神伎成則賤前修貽訓鄙乎茲道景純之探策定數考往知來適京督於前圖軼粹麗於遐篆而官微于世禮薄于時區區然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塊流

形玄天賦命吉凶修短定于自然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恃稟之有在必也無妄自可居常待終頽心委運何至銜刀被髮遲遲於幽嶽之間哉晚抗忠言無敵王敦之逆初懸智免竟斃山宗之謀仲尼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椎川東髮從師老而忘倦納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篇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璧而貴分陰游德樓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

晉書郭璞傳

梁昭明太子薨其母丁貴嬪遣人求墓地之吉者或賂宦者俞三副求賣地三副密啓上言太子所得地

不如今地於上爲吉武帝年老多忌卽命市之葬畢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若厭之或可申延乃爲蟻鵝及諸物埋於墓側長子位宮監鮑邈之親雅初皆有寵於太子邈之晚見疎於雅乃密啓上云雅爲太子厭穢武帝遣檢掘果得鵝物太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而止但誅道士由是大子終身慙憤不能自明司馬光曰昭明太子之仁孝武帝之慈愛一染嫌疑之迹身以憂歿罪及後昆求吉得凶不可滴滌是以誕之士奇邪之術君子遠之

唐太宗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僞尤多命太常博士呂

才典諸術士判定可行者凡四十七卷書成上之才皆爲之叙贊以經史其序宅經以爲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爲商武庚爲羽似取諧謔至於以柳爲宮以趙爲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復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叙祿命以爲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賈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按魯莊公法應貧賤又厄弱短陋惟得長壽秦始皇法無官爵祇得祿少奴婢爲人無始有終漢武帝後魏孝

文帝皆法無官爵宋武帝祿與命並當空亡唯宜長子雖有次子法當早夭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叙葬以爲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蓋以窆窆既終永安體魄而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遺年月或相墓田以爲一事失所禍及處生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按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而不克葬戊午日下景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空不毀則日中而空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葬書以爲子孫富貴貧賤天皆因卜葬所致夫子文爲令尹而三已柳下惠爲士師而三黜計其丘隴未嘗改移而野俗無識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露荼毒之秋選葬時而規財秋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荒爾而對乎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塋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爲甚術士皆惡而言而識者以爲確論

王玄策之破天竺也得方士那羅迦婆娑寐以歸自言有長生之術太宗頗信之深加禮敬合長生藥發使四方求奇藥異石又發使詣婆羅門諸國采藥其

言率皆迂誕無實苟欲以延歲月藥竟不就乃放還高宗卽位復詣長安又遣歸玄策時爲道王友奏言此婆羅門實能合長年藥自說必成今遣歸可惜失之玄策還高宗謂侍臣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漢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無所成果有不灰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對曰誠如聖言此婆羅門今茲再來容髮衰白已改於前何能生長陛下遣之內外皆喜安婆娑竟灰於長安

烏茶國婆羅門盧迦逸多自言能合不灰藥高宗將餌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修短有命非藥可延貞觀之末先帝服那羅迦婆娑寐藥竟無效大漸之際名醫不知所爲議者歸罪婆娑寐將加顯戮恐取笑戎狄而止前鑒不遠願陛下深察高宗乃止

憲宗與宰相語及神僊問果有之乎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方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罷舉家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鏐李道古保護

之憲宗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潯上言以爲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譽天下之福自黃帝作至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厲方士轉相汲引其教浸繁借令天下果有神僊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伺候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衒奇伎驚衆者皆不執狗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耶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五臟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自餌一年則真僞自可辨矣上怒貶潯爲江陵令

宋書卷八十八

五

秘宗餌金石之藥處士張臯上疏曰神處滯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甘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况無疾乎庶人尚爾况天子乎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上善其言而求之不已

高駢奸神僊有方士呂用之坐妖黨亡命歸駢駢厚待之補以軍職又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駢與鄒岐有隙用之謂駢曰宰相有遺劔客來刺公

者今夕至矣駢大懼問計安出用之曰張先生嘗學斯術可以禦之駢請於守一守一許諾乃使駢衣婦人之服潛於他室而守一代居駢寢榻中夜擲銅器於階令鏗然有聲又密以囊盛戕血灑於庭宇如格鬪之狀及旦笑謂駢曰髮落奴手駢泣謝曰先生於駢乃更生之恩也厚酬以金寶有蕭勝者賂用之求監城監駢有難色用之曰近得上僊書云有寶劔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僊左右之人欲使取劔耳駢乃許之勝至監數月前一銅匕首以獻用之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

宋書卷八十八

六

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常置坐隅用之又刻青石爲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真官計駕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等謫限亦滿必得陪帷節同歸上清耳是後駢於道院庭中刻木鶴時著羽服勝之日夕齋醮鍊金燒丹費以巨萬計用之又言神僊好樓居說駢作迴樓樓費十五萬緡又作延和閣高八丈用之每對駢呵叱風雨仰視空際云有神僊遊雲夾駢輒隨而拜之駢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決於用之退賢進不肖淫刑濫賞駢之

政事於是大壞矣。用之知上下怨憤，恐有竊發，請置巡察使，驛卽以用之。領之，募險猾者百餘人，縱橫間巷，間謂之察子。民間呵妻害子，靡不知之用之。欲奪人貲財，掠人婦女，輒誣以叛逆，榜掠取服，殺其人而取之。所破滅者數百家。道路以目。將吏士民雖家居，皆重足屏氣。用之又欲以兵威脅制諸將，請選募諸軍驍勇之士二萬人，號左右莫邪都驛，卽以張守一及用之爲左右莫邪軍使，每出入導從，近千人。用之侍妾百餘人，自奉奢靡，用度不足，輒留三司綱輪其家用之。猶慮人泄其奸謀，乃言於驛曰：「神僊不難致，但恨學道者不能絕俗累，故不肯降臨耳。」驛乃悉去姬妾，謝絕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見之者，皆先令沐浴齋戒，然後見拜起。纔畢，已復引出，由是用之專行威福，無所忌憚。境內不復知有驛矣。
人壽三
而唐主嘗夢吞靈丹，旦而方士史守冲獻丹方，以爲神。而餌之，浸成躁急。左右諫不聽，嘗以藥賜李達，勲曰：「臣餌之數日，已覺躁熱，況多餌乎？」唐主曰：「朕服之久矣，群臣奏事往往暴怒。」唐主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饑寒，嗔飽喜，何謂太平？」宋后自簾中稱歎，以爲

至言。凡唐主所賜予，猶霄皆不受，猶霞嘗爲人奏章，唐主欲爲之築壇，辭曰：「國用方之，何暇及此？」僕從章不化，乃當奏請耳。
宋徽宗時，濮人王老志初爲小吏，遇異人，受以丹，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爲人言休咎，多驗。太僕卿王亶以名聞，時布方嚮道術，乃召至京師，館於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啓視，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由是益信之，號爲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者，卒應者什八九。其門如市。京處太甚，頗以爲戒。老志亦謹畏，乃奏禁絕之。踰年，妖
人壽三
洪州人王仔，昔初隱于嵩山，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道人未來事。京薦之，帝召見，賜號冲隱處士。篆符有驗，進封通妙先生。由是道家之事日興，而仔昔恩寵震，加朝臣戚里，資緣關通中丞王安中上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士，當責所屬，任宜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還之禁，并言蔡京欺君，僧上蠹國，官民數事，帝欣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帝曰：「本欲卽行卿章，以近天寧節，侯過此當爲卿罷京。」京伺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帝爲遷安中翰林學士。

元順帝時西青僧教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操兄
法又進僧伽璘真善秘密法帝皆習之詔以西番僧
爲司徒伽璘真爲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
之謂之供養嘗謂帝曰陛下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
適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
禪定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
帝諸弟八郎者與哈麻妹婿充帝帖木兒及老的沙
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
裸處號所處至日世即兀該猶率言事事無碍也君
臣宜淫而群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穢外聞皇太
子既長深疾二僧等所爲欲去之未能也

。圖緯

元文宗時司徒香山言陶弘景胡笳曲有負景飛天
曆終是甲辰君之語暗合陛下生年紀號實受命之
符乞錄付史館頒示中外詔翰林集賢諸儒臣議咸
以謂唐開元間薛諫進武后鼎銘云上天降監方建
隆基爲玄宗受命之符姚崇表賀宋司馬光言其承
偶就之文以爲符端此小臣之諂而宰相實之是侮
其君也今弘景之曲雖於生年紀號若偶合者然陛下
下應天順人紹隆正統無符於旁引曲說以爲符命

從其所言恐啓讖緯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也事遂寢

。禍福

吳人入荆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欲
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荆未有禍公
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况大
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斲艾其民吳日弊兵暴骨如莽
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荆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
陳侯從之

唐王涯有再從弟沐家於家南老且貧聞涯爲相時
驢諸之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

人書集

卷五十八

十

之殊落莫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許以微官自
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命及涯家被收沐適在其第
與涯俱腰斬舒元與有族子宇謙愿而敏元與受之
從元與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遣責奴婢
輩亦薄之宇謙不自安求歸江南元與亦不置宇謙
悲歎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與收族宇謙獨免

咎徵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楨館於維汭劉子曰美哉
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并見端委以
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建績禹功而大庇民

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至而老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助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歸歸曰欽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泰若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墜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滅矣王民飢餓而憫日其與幾何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寡人間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歷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爲命也

郭廳公來朝子貢觀焉郭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戚亡焉夫禮成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迎還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養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土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伯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鴇謂食駃騠駃騠食豹豹食駃騠食虎夫駃之狀有似駃馬今者君之出必駃駃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爲駃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奈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伯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阿其爲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今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鳥爲狐裘

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奈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
說。異日置酒鹿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裘。黎于階上。
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在人。臣履
而上。人主堂者。手師曠解屐。刺足伏刺膝。仰天而嘆。
公引起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愛乎。對曰。憂夫肉自
生蟲。而還自失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與妖
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黎。黎人主堂廟。不當
生藁。黎平公曰。今爲之奈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
奈何。入來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將藁矣。至來月
八日。平公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爲期。寡人如何。師曠
不樂。歸歸歸未幾。而平公歿。乃知師曠神明矣。

鬼神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其所謂。敢
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有魄。氣魂魄會謂之生。
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生必有死。形魄
歸於地。謂之鬼。魂氣歸于天。謂之神。合鬼與神而享
之。教之至也。是故築爲宮室。設爲宗祧。春秋祭祀。以
別親疏。遠邇教民。反故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尊
其生。必致其敬。古聖之道。仁人之德教也。昔者文王
之祭也。事必如事生。思必如事死。而不欲生忌日。則必哀。

稱諱則如見親。祀之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
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敬而致之。又
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我之必樂已。至必哀。孝
子之情也。文王爲能得之矣。

周惠王時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有
之乎。對曰。有之國將興。其君齊明中正。精潔惠和。其
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
民神無怨。故明神降焉。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將
亡。其君貪冒淫僻。邪佚荒怠。蕪穢暴虐。其政服膺。馨
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弗武明神。不蠲而民有違意。
民神痛怨。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虐而降之
禍。是以或見神而與。亦有以亡。昔夏之興也。祝融降
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辛隧。商之興也。雉鳴于
岐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鸛鳴于岐山。其
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是皆明神之紀者也。王曰。今
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是有典德。儆
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是監燭周之子
孫而禍福之。夫一神不違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
耶。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王曰。然則何爲。對曰。臣
聞之道而得神。是謂豐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

少荒其亡也王曰吾其奈何對曰彼太宰以祝史率狸姓奉犧牲案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孰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令其胃見鬼神之見也不失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已父率傅氏及祝奉犧牲玉帛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號號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號必亡矣不禋于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于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禮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號公動厲百姓以盈其違離民怒神怨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也

齊景公

卷之八

七

齊景公敗於梧丘夜猶蚤公姑坐嘯而夢有五丈夫北向倅盧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幸而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敗五丈夫吾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丘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妻也曰君憫白骨而況于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智矣故曰人君之爲善易矣

楚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夫然民將能答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

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游於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昭之其聰能聽節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現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奏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譽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顯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廟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浸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

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王者也。其在周強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實上天祭。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發何比之有。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客問君疾。封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祭也。而無除。今麥黃。熊入于寢門。不知人殺于抑屬。鬼狴子產曰。以君之明。千爲大政。其何屬之有。僞聞之者。鯀違帝命。殛之於羽山。化爲黃熊。以入于羽。

人新數卷

卷之三

七

淵實爲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今尉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若未。來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爲尸。五日。公見于產。賜之。苦典。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士子余將殺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

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師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彼政有所反。之以取痛也。不猶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之問焉曰。伯有猶能爲思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食其魂魄。猶能爲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蠶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祚能爲鬼。不亦宜乎。

國志

卷之三

七

魏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在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今日使晉襲于爾。門公拜頓首。覺召使墨占之。墨曰。如君之言。則蓍收也。天之罰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麥舟之儔告其諸侯曰。魏不久矣。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嘉大國之襲於已也何瘳。吾聞之曰。大國無道。小國襲焉。日服小國。傲大國。襲焉。日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由于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宗國。既卑諸侯遠已。外內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將行以其族。

適景三年號乃亡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同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造典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獲與山石無極黃治變化堅永渾濁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奸人惑眾扶主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繁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襄弘欲以鬼神之術輔

人禍項集

卷五十八

一

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剄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其心于神僊之道遺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神米藥因迷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祀事鬼使物入海求神米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系震動海內元鴻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隸陽侯師

張宗之奸紛紛便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尋意散財厚爵祿疎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日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日不享論語說日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奸人有以窺朝者

漢書永平

王悅除郿令到官至釐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悅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過即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悅祝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悅便授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後下悉盜取財貨悅問亭長

人禍項集

卷五十八

于

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游徼者也悅曰汝何故數殺遇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冤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悲故殺之悅曰當為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日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巫祝

齊侯疥遂疇期而不夢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

言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孟誅於祝固史罵以舜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典狀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稻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罔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祖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

八 類 集

卷 五 十 八

主

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神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想謗譏不懼鬼神怒氏漏無使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教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罔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荏藿舟蛟守之數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閭暴征其私承嗣

大夫彊易其貽有常無變微欲無度宮室月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朝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耶攝以束始尤以直其爲人也多矣雖有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閹去禁薄斂已責

齊有彗星齊侯使禰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誦不貳其命若之何禰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禰焉君德之穢禰之何益齊大旱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

八 類 集

卷 五 十 八

主

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飲以祠靈山可乎群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天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鱉爲民天久不雨水泉時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子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愛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性有德也

吳伐陳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亦也。」再敗楚師，不如處。棄盟逃，警亦不如處。處一也。其處警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議，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干，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禘之。」八篇卷三 宋百三十八 重
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禁。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邾文公卜徙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待者曰：「命可長也。」君胡不爲？君曰：「命在牧民，歟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

於釋
韓褐子濟於河，潁人告曰：「夫人遇於此者，未有不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內之神，諸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廟祠也。未得事河伯也。」潁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潁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甚殆，治裝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爲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爲我將歿而改吾義。」言未已，丹洪然行。
晉元帝所幸鄭貴嬪有疾，以祈禱頗廢。萬機顛榮上牋云：「昔文王父子兄弟乃有三聖，可謂窮理者也。而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哉？誠以一日萬機，不可不理。一言蹉跌，患必及之故也。當今衰季之末，屬亂離之運，而天子流播豺狼塞路，公宜露營野次，星言夙駕，伏軾怒蛙，以募勇士，懸膽乎庭，以表辛苦。貴嬪未安，藥石實憑禱祀之事。誠復可脩，豈有便？塞泰佐白事，賄賓客問訊，今強賊臨境，流言滿闕，人心萬端，去就紛紜，願申虛納下廣延僑彥，思盡今日之要塞。鬼道淫祀，弘九合之數，雪天下之耻，則群生有賴，開泰有期矣。」
臣聞左道亂俗，妖言惑衆，在昔之法，皆殺無赦。蓋以

奸臣逆節狂賊亂規多假鬼神搖動耳目漢之張角
晉之孫恩偶失防閑遂至屯聚國家宜有嚴制以肅
多方切以當州東引七閩南控百粵編氓右尾舊俗
尙亞在漢梁已已嘗翦理爰從近歲傳習滋多假託
機祥愚弄黎庶勦絕性命規販貨財皆於所居聖畫
魅魍陳列幡幟鳴鑼鼓角謂之神壇塑嬰孺福祿已令
寄育字曰壇留壇保之類及其稍長則傳習妖法擊
爲童隸民之有病則門施符術禁絕往還斥遠至親
屏去便物家人營藥則曰神不許服病者欲飲則云
神未聽餐率令疫人必於饑渴洎至亡者服用又言

八編類集 卷百七十八

五

餘崇所憑入不敢留規以自分若幸而獲免家之所
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可其間有孤子單族育面勿妻
或絕戶以圖財或害夫而納婦浸淫既久習熟爲常
民被非辜了不爲怪奉之愈謹信之益深從其言甚
於典章畏其威重於官吏奇神異像圖繪歲增刑錄
妖符傳寫日夥不則雞豚致款以還家大則歌舞
聚人食其餘胙婚葬出處動必求師却盜關爭行須
作水蠶耗衣食眩惑里閭設欲扇搖不難連結在於
典憲具有章條其如法未勝奸藥弗瘳疾宜頒峻典
以革秋風當州師巫一千九百餘戶臣已勒令改業

歸農及攻習鍼灸之脈所有首綱祇妄神像符錄
衫神杖現巾魂幡鍾角刀笏沙羅等一萬一千餘事
已令焚毀及納官伏乞朝廷嚴賜條約所冀屏除巨
害保宥羣生杜漸防萌少裨萬一

妖性

鄭大水龍關于時門之外泊淵國人請爲榮焉子產
弗許曰我聞龍不我與也龍鬪我獨何謂焉獲之則
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
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

八編類集 卷百三十三

五

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
或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
曰人之所忌其氣讎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靈焉
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

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
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柳臣又聞之曰作事
不時怨謫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
民力彫盡怨謫竝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
晉侯方築廐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
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

然能言巧言如簧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趙簡子問子韜封秦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穀三日玄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鷺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實其大夫比黨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

八編卷之三

晉武帝時龍見武庫井中群臣將上賀孫楚上言聞

三

武庫井中有二龍群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爲得也夫龍或附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于井同於蛙蝦者豈獨荒庫之士或有隱伏廝役之賢沒于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惑悟願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于傳岩望想子渭濱脩學官起淹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轉風屬俗者又衆亮拔秀異之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者無繫世

族必先逸賤夫戰勝攻取之勢并兼混一之威五伯之事韓白之功耳至於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

夫中國聖人之常治也四民之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髡髮左衽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爲夷者半中國可惟也夫中國道德之所治也禮樂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也而汗漫不經之教行焉妖誕幻惑之說滿焉可惟也夫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祭于寢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廢而祭去事夷狄之鬼可怪也噫一日蝕一星縮則天爲之

八編卷之三

宋

晉武帝時

三

不明一山崩一川竭則地爲之不寧釋老之爲怪也不明一山崩一川竭則地爲之不寧釋老之爲怪也千有餘年矣中國蠹壞亦千有餘年矣不知更千餘年釋老之爲怪也如何中國之蠹壞也如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生乎或曰天下不謂之怪子謂之怪今有于不謂怪而天下謂之怪請爲子而言之可乎曰奚其爲怪也曰昔揚翰林欲以文章爲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已之道於是育天下人目擊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不見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軻揚

於文中于吏部之道。乃慈其育聞其艱使天下唯見已之道唯聞已之道莫知其他今天下有楊億之遺四十年矣。今楊億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剝鑿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盡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為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繇爻十翼而為楊億之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為惟大矣。是人欲去其惟而就於無惟。今天下反謂之惟而惟之呼。嗚呼。宋臣分。

醫

八編新纂

卷五十七 人類

先

晉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蘇視之。出曰疾不可為也。是謂遘男而近女。惑以生。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不生。天命不祐。若君不戒。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以佐君為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祐。對曰。自今之謂蘇。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枯木不生。危松栢不生。堦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覺而寵其政八年之謂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惡穀之飛實生之物。莫

伏於蠱。莫嘉於穀。穀與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惡。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是不昭穀明而血蠱也。大之蠱。血為蠱。吾是以云。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是歲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十年平公薨。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二衆而亡國矣。

八編新纂

卷五十七 人類

二

漢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于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輒應。時而幾。乃著鍼經。診脉法。傳于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王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隱測之術。和帝時。為太醫丞。多有効。應帝奇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脫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王曰。左陰右陽。脉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嘆息。稱善。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厭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

貴人羸服變處一鉞即差名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
為言意也膝理至微隨氣用巧鉞石之間毫芒即乖
神存于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
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
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
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鉞有分寸時有破
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損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
有於病哉此其所以為不愈也帝善其對

史稱華佗以特能厭事為曹公所怒荀文若請曰作
術實工人命徐焉宜讓能以宥曹公曰憂天下無此

人病類集 卷之八 主

鼠草耶述考竟佗至蒼骨病且必見醫不能生始有
悔之之歎嗟乎以操之明略見幾然猶輕殺材能如
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猶不能反
其志執柄者之患豈可畏諸亦可慎諸原夫史氏之
書于冊也是使後之人寬能者之刑納賢者之說而
懲暴者之輕殺故自特能至有悔恚書焉後之恚者
復用是為口實悲哉夫賢能不能無過苟冥于理矣
或必有寬之之請彼壬人皆曰憂天下無材耶曾不
知悔之且方痛材之不可無也或必有惜之之難彼
壬人皆曰譬彼成矣夫將若何曾不知悔之且方痛生

之不可再也可不謂大哀乎夫以佗之不宜殺昭昭
然不足言也獨病夫史書之義是將推而廣耳吾觀
自曹魏以來執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殺材能衆矣
又焉用書佗之事為嗚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勸且懲
也而暴者復藉口以快意孫權則曰曹孟德殺孔文
舉矣孤於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泰山殺孝廉自
譬仲謀近霸者文舉有高名然猶以可怒為故事別
他人哉附錄馬

周官載醫掌養萬民之疾病蓋凡受疾者舉可治也
唯久之不治遂幸以死未見其有始疾而不可治者

人病類集 卷之八 主

也巴楚之地俗信巫鬼實自古而然當五氣柄診或
致厲疫之苦率以謂天時祲是疾非醫藥所能攻故
請禱鬼神無少暇雞豚鴨羊之薦唯恐不豐迨其不
能則莫不自咎事鬼神之未至或幸而愈乃曰田祿
之勤也薦之數也不然烏能與天時抗乎又有治之
不登其疾氣之毒日相薰灼一家之人皆至乎病故
雖親友之厚百步之外不敢望其門廬以至得病之
家懼相遷染子畏其父婦避其夫若富財之人尚得
一巫覡守之其病隨者獨僵卧呻吟一室而已如是
則不特絕醫藥之饋其飲食之給蓋亦闕如是以致

者未嘗不十八九而民終不悟余嘗訪於人其患非
它繇視師之勝醫師耳

宋蘇轍
進賢論

城濮之戰晉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燔我迎歲
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愛與荆王
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如咎犯對曰
下戰龜燔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
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補則彼利以擊則我
利君愛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
伏其罪也且我以宋衛爲主齊秦輔我我台天道獨

人編類集

卷百三十八

三

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
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于卜者太卜
之起由漢興而有焉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于長安
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
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祝而嘏
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醫之中今
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知矣諛之卜數中
以觀米二人卽同與而之市游于卜肆中天真雨道
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大侍方辯天地之道

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
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卽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
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
紀差以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十言莫不順理
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
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于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
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
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
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
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

人編類集

卷百三十八

三

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
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謬嚴以得人情虛高
人祿命以詭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
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于己此吾之所耻故謂之卑
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
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
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
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
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
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

汗雖尊不下也得不爲吾云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礙也今公所謝賢者皆可爲羞矣卑然而前趨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齊正以求尊舉以受公奉事私利枉正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機求利逆暴譬無異于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副主上用居上爲右試官不諱賢陳功見偽增賞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虐公家此夫爲盜不操矛張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

人希集案 卷三十一 八

才乎盜賊餘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懾奸邪起不能懲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嚴毅不熟不能過才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才以不見鴟鴞之與鳳凰翔乎蘭芷薜荔于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天下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基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

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趙王句踐傲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謬誤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禦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千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于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千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于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機策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蔽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

人希集案 卷三十一 八

今天卜筮者之爲業也猶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存存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辨人乎處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處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管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其大於此矣然欲強國成功盡忠于上非

此不立今夫卜者舉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與驥不能與罷驥爲期而鳳凰不與燕雀爲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奉公之等鳴鳴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手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车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于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嘆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上而有不密不見奪精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懷王傳王墜馬疑誼不食尋恨而死此移華絕根者也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漢司馬遷曰者

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

抵掌顧屋而屈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允信識言士之赴趨時宜者皆馳騁空談爭談之也故王梁孫成名應園繇越登槐閣之任郭典賈逵以附同解顯桓譚尹敏以華作論敗自是言內學尙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是以邇儒碩生愈具奸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爲宜見藏擯于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爲此也

街傳論

相

天相之相在於清明將之相在於雄傑清明者珠玉是也爲天下所覓雄傑者虎兇是也爲百獸所伏然清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豐富雄者必當昌後不能得大柄兼而有之者在乎粹美而已余頃歲在淮海屬縣有盱眙而山多珉玉剖而爲器清明洞徹雖水精明水不如也而價不及于凡玉終不得爲圭璧以其不粹也清而粹者天也故高不可測清而微者水也故深亦可察此其大略也余嘗精而求之多士以才爲命婦人以色爲命天賦是美者必將有以貴之才高者雖立嘗眇小蔡澤折顏亦居萬人以上色美者雖鉤弋之拳于天之賤亦爲萬乘之偶然不如清而粹者必身名俱榮福祿終來張良是也擇士能用此

術可以拔十得九無所疑也李德裕相論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二十八

圖書編

人類

各畿省府縣古今人物總叙

人才固難而知人猶難自昔論之矣然亦論其在當時所值事勢與其建立何如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其以千百世之後求知於千百世之前而尚友之也不愈難哉雖然古人已往矣其心跡已不可掩矣公論久定彬彬然載諸經書史策猶可考而知也但合寰宇之郡邑地何廣也從開闢以迄今歷年何多也是編所錄意在兼收博採其心行非大有玷污滅絕倫理不特忠孝廉節以及隱逸一節之行在所必取雖醫卜詩文諸家苟挺然能自表見咸取而錄之至如儀秦申韓有關於世運之變者亦在其中而古今人物乃止此也才之難也信然哉

各省府古今人物

北直隸

順天府 召虎 周左伯桃 周節 辛角哀 周義 蔡澤 相
刺激 漢 徐樂 漢 韓嬰 漢 韓延壽 漢 周堪 漢

李冠 衛 趙 蓋 延 漢 功 王良 漢 盧植 漢 崔定 漢
張飛 蜀 祖 遜 晉 晉 鄧 遐 元 晉 水 盧 照 鄰
唐 文 劉 賁 唐 高 崇 文 唐 蔡 廷 玉 唐 賈 島 唐 劉
熙 唐 寶 禹 鈞 名 寶 儀 寶 儀 宋 趙 晉 然 呂 端
宋 呂 誨 宋 馬 全 義 宋 馬 知 節 宋 張 世 傑 宋
張 弘 綱 元 功 史 天 澤 元 何 失 元 鮮 于 樞 元 薛
貴 功 徽 正 國 朝 馬 永 朝 石 大 用 士
保定府 郭 隗 燕 田 光 燕 趙 廣 漢 漢 王 尊 漢 忠
祖 冲 之 宋 齊 濟 唐 郭 進 宋 張 榮 元 功 劉 因 節
士 王 恂 元 王 驥 國 朝 傅 珪 國 朝 李 友 直 國 朝
河 間 府 扁 鵲 醫 神 董 仲 舒 漢 傅 不 疑 漢 鮑 宣 直
臣 刁 協 晉 高 允 北 魏 信 都 芳 晉 高 穎 唐 劉 炫
隋 名 王 伽 隋 李 綱 唐 袁 恕 已 唐 高 適 唐 賈
黃 中 宋 張 知 白 宋 劉 曄 宋 劉 安 禮 宋 王 翔 國
名 程 信 國 朝 楊 善 名
真 定 府 卻 缺 晉 卻 毅 晉 廉 頗 趙 名 藺 相 如 趙
臣 趙 勝 印 平 趙 奢 趙 名 李 牧 趙 名 樂 毅 趙 名 荀 況 趙
李 左 車 漢 田 叔 漢 寶 嬰 名 馮 唐 漢 耿 純 漢 尹
形 漢 崔 駰 漢 趙 雲 名 劉 規 晉 甄 琛 北 魏 蘇
安 恒 唐 劉 綽 唐 倪 若 水 唐 杜 景 佺 名 魏 知 古

唐名	李吉甫	唐名	李德裕	唐名	曹	宋名	王德用	國朝	蕭杰	忠臣	黃楚	國朝	韓廣	宋名	曹鼎	國朝	石珪	名臣	黨杰	史魏徵	唐名	宋璟	唐名	范質	宋名	王禹偁	宋名	劉東	廣平府	周福	唐名	崔浩	北魏	李沆	宋名	李若水	忠臣	李椿	宋名	王磐	元名	竇默	元名	元明	大司徒	倉詡	字汝黯	成武	京房	漢名	李崇	北魏	張	公理	唐名	郭震	義陽	盧懷慎	唐名	南霽雲	唐名	潘美	宋名	將王質	清介	王素	宋名	劉安世	宋名	王巖叟	宋名	郭求	宋忠	李茂	子孝	宋納	國朝	蔣廷贊	同朝	永平府	伯夷	叔齊	遼西	田疇	漢	楊雍	卒	李光弼	唐	將田弘正	唐名	姚樞	元名	姚燧	元名	陳顥	元名	南直隸	應天府	紀瞻	晉名	葛洪	晉	蕭統	梁文	魏良臣	宋名	楊剛中	元善	孫安	國朝	杜環	卓	陳邁	閩縣	齊泰	國朝	謝義倪	徽	國朝	莊昶	理學	梁材	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llegible]

<p>和州 張籍 <small>唐詩人</small> 蔣子春 <small>宋節義</small> 李隆 <small>四朝名臣</small></p> <p>滁州 刑文律 <small>唐名臣</small> 唐五 樂部 <small>四朝名臣</small> 臥朝</p>	<p>蕪州府 范增 <small>楚謀士</small> 英布 <small>漢名將</small> 毛義 <small>漢名士</small> 周瑜 <small>吳名將</small></p> <p>何克 <small>晉名臣</small> 鍾離瑾 <small>宋名將</small> 姚欽 <small>宋名臣</small> 包拯 <small>宋名臣</small> 汪立信</p> <p>宋名臣 余闕 <small>義忠</small> 愈通海 <small>國朝功臣</small> 張德勝 廖若水 朱亮祖 桑世傑 吳復 <small>俱功臣</small> 姚善 陳植 孫鎮 <small>國朝名臣</small></p> <p>靜陳瑄 <small>國朝名臣</small> 鄭亨 <small>國朝名臣</small></p> <p>安慶府 文翁 <small>漢名臣</small> 召信臣 <small>漢名臣</small> 朱邑 <small>漢名臣</small> 何尚之</p> <p>晉名臣 張鎮周 <small>唐名臣</small> 井霏 <small>國朝名臣</small> 徐筋 <small>義士</small></p> <p>太平府 陶謙 <small>漢名臣</small> 陶安 <small>國朝名臣</small></p> <p>寧國府 許俞 <small>宋名臣</small> 梅聖俞 <small>宋名臣</small> 陳迪 <small>國朝名臣</small> 方剛 <small>國朝名臣</small></p> <p>進董傑 <small>國朝名臣</small> 王達 <small>國朝名臣</small> 董欽 <small>理學名臣</small></p> <p>池州府 宗彥 <small>之文初</small> 胡楚賓 <small>唐名臣</small> 費冠卿 <small>唐名臣</small> 華</p> <p>嶺南 方剛 <small>宋名臣</small> 黃觀 <small>國朝名臣</small> 李嘉祥 <small>國朝名臣</small> 柯暹 <small>國朝名臣</small> 宋</p> <p>邦輔 <small>國朝名臣</small></p> <p>徽州府 查選 <small>宋名臣</small> 祝確 <small>宋名臣</small> 朱松 <small>宋名臣</small> 朱熹 <small>宋名臣</small> 胡</p> <p>方平 <small>宋名臣</small> 胡一桂 <small>宋名臣</small> 程瑛 <small>宋名臣</small> 胡文炳 <small>元名臣</small> 江澤</p> <p>民 <small>宋名臣</small> 陳標 <small>宋名臣</small> 趙汝 <small>宋名臣</small> 席同 <small>國朝名臣</small> 朱升 <small>國朝名臣</small> 鄭</p> <p>居貞 <small>國朝名臣</small> 程通 <small>國朝名臣</small> 陳信 <small>國朝名臣</small> 程敏政 <small>國朝名臣</small> 胡富 <small>國朝名臣</small> 張</p> <p>芝名 <small>國朝名臣</small></p>
---	---

徐州	老彭 <small>商</small>	原憲 <small>門</small>	司馬耕 <small>門</small>	鄭國 <small>門</small>	蕭何 <small>漢</small>
曹參 <small>漢</small>	王陵 <small>漢</small>	樊噲 <small>漢</small>	周勃 <small>漢</small>	周昌 <small>漢</small>	蕭何 <small>漢</small>
周亞夫 <small>漢</small>	甲屠喜 <small>漢</small>	蓄孟 <small>漢</small>	丁寬 <small>漢</small>	施璧 <small>漢</small>	蕭何 <small>漢</small>
易高 <small>漢</small>	相 <small>漢</small>	劉尚 <small>漢</small>	浮 <small>漢</small>	龔勝 <small>漢</small>	龔舍 <small>漢</small>
姜肱 <small>漢</small>	劉瓛 <small>漢</small>	張昭 <small>吳</small>	劉伶 <small>晉</small>	劉牢之 <small>晉</small>	劉
知幾 <small>唐</small>	劉仁瞻 <small>唐</small>	陳無已 <small>宋</small>	劉弘敬 <small>元</small>	山雲	
名將權謹 <small>孝行</small>	王弼 <small>國朝</small>	循吏			
山西					
太原	孤突 <small>晉</small>	趙夙 <small>晉</small>	孤偃 <small>晉</small>	趙衰 <small>晉</small>	
公孫	杵臼 <small>程嬰</small>	吾丘壽王 <small>漢</small>	石奮 <small>漢</small>		
王霸 <small>漢</small>	周黨 <small>漢</small>	郭泰 <small>漢</small>	王允 <small>漢</small>	王沉 <small>晉</small>	
王渾 <small>晉</small>	王述 <small>晉</small>	溫嶠 <small>晉</small>	孫勝 <small>晉</small>	解叔謙 <small>晉</small>	
溫彥博 <small>唐</small>	唐儉 <small>唐</small>	狄仁傑 <small>唐</small>	王維 <small>唐</small>	武	
元衡 <small>唐</small>	白居易 <small>唐</small>	畢誠 <small>唐</small>	韓通 <small>宋</small>	李筠 <small>宋</small>	
重進 <small>宋</small>	楊業 <small>宋</small>	楊文廣 <small>宋</small>	畢士安 <small>宋</small>	趙鼎 <small>宋</small>	
周經 <small>喬年</small>	王瓊 <small>國朝</small>				
平陽府	稷 <small>唐</small>	樊奕 <small>唐</small>	董父 <small>漢</small>	巫咸 <small>夏</small>	巫賢 <small>夏</small>
關逢龍 <small>漢</small>	忠傳 <small>說</small>	尚賢 <small>前</small>	息 <small>晉</small>	里克 <small>晉</small>	趙夙
畢萬	趙武	士蔣	士會	士燮	先軫
居	卻苒	卻犖	韓威	韓起	魏絳
					欒枝

[illegible]

賈留元嘉張昇周朝原傑周朝楊繼宗國朝

山東

濟南府 公哲哀聖公牟高齊孝焦聖公伏勝漢

田何漢賈廣國朝公孫弘漢東方朔漢

終軍漢賈武漢管輅魏羊鑒晉孟簡唐

任敬唐呂願浩宋李邕唐張養浩元

兗州府 方叔周李文子大李康子孟孟獻子

孟莊子孟武伯莊文仲孟公綽十莊子

柳下惠和孔子聖孔鯉聖孔伋聖孔斌孔孔白

孔鯉孔安國漢孔褒孔孔偁孔孔穎達

孔鯉孔職孔道輔宋孔公鑄國朝顏無

繇門顏回聖顏子柳顏子駒顏子襄顏子叔

顏子聲顏叔子曾曾參聖閔損一冉耕

冉雍冉冉求冉冉孺冉宰予仲由冉冉

澹臺滅明南宮适商瞿有宓不齊公

西赤秦商夏晉奚容辰秦祖公孫句茲

縣成公西威施常泰非申根林放叔

邴伯皮漆雕陵漆雕徒商澤罕罕父黑

榮旂左人郢原亢叔仲會却巽公孫興

子襄曾元曾西穀梁赤左丘明

子襄曾元曾西穀梁赤左丘明

子襄曾元曾西穀梁赤左丘明

通孟軻聖樂正子聖公明儀魯泄柳魯叔孫

官江公俱漢傳書高堂生漢公明儀魯泄柳魯叔孫

宣龍龔楚史朱雲漢王肅漢趙苞漢馬隆晉徐

美之劉頑人張公義唐義崔郾唐王方章五

王彬晉秦李秉王憲劉源清唐馬仲唐

東昌府 孫贖齊李迪宋張詠宋孫興宋王道

青州府 鮑叔牙齊成公治長高柴石

處樊須步叔乘公孫丑高子田五門

孫武吳司馬穰宜魯仲連齊陳仲子齊野泉王

燭魯田單齊田文田橫子高齊能嬰敬漢王

鄉陽漢田單齊田文田橫子高齊能嬰敬漢王

尚胡母生漢陳固漢倪寬漢梁丘賀漢歐陽欽漢

堪師丹俱春秋郅原逢明漢周參漢禹貢周

漢善徐幹漢文管宰王祥晉王王彪之王袁季

子王儉晉王王戎晉王王琨晉王王彪之王袁季

沖王猛晉劉穆之宋王鎮惡宋顏延之宋

王儉晉王王戎晉王王琨晉王王彪之王袁季

王儉晉王王戎晉王王琨晉王王彪之王袁季

王儉晉王王戎晉王王琨晉王王彪之王袁季

王儉晉王王戎晉王王琨晉王王彪之王袁季

王儉晉王王戎晉王王琨晉王王彪之王袁季

王儉晉王王戎晉王王琨晉王王彪之王袁季

人房玄齡 <small>唐名</small>	顏師古 <small>唐名</small>	顏杲卿 <small>唐名</small>	顏真卿 <small>唐名</small>
王曾 <small>宋名</small>	李昉 <small>宋名</small>	傅敵 <small>唐名</small>	傅霖 <small>宋名</small>
王進 <small>宋名</small>	劉羽 <small>宋名</small>	李之才 <small>宋名</small>	陳
規 <small>宋名</small>	吳奎 <small>宋名</small>	王進 <small>宋名</small>	劉羽 <small>宋名</small>
登州府 <small>淳于亮</small>	淳于亮 <small>淳于越</small>	劉龍 <small>漢名</small>	李忠
漢功左史 <small>慈</small>	孫思敬 <small>宋名</small>	陳鼎 <small>國朝</small>	
業州府 <small>晏嬰</small>	齊威 <small>齊名</small>	蓋公 <small>漢名</small>	費直 <small>齊名</small>
吉 <small>漢名</small>	鄧玄 <small>漢名</small>	劉毅 <small>晉名</small>	蔡齊 <small>宋名</small>
黃福 <small>毛紀</small>	國朝 <small>魏純</small>	王連 <small>名</small>	徐承珪 <small>宋名</small>
遼東 <small>公孫度</small>	高謙 <small>之</small>	耶律楚材 <small>元名</small>	賀欽
河南	伊尹 <small>商名</small>	微子 <small>啓</small>	李耳 <small>漢名</small>
莊周 <small>名</small>	考叔 <small>名</small>	洩冶 <small>漢名</small>	燭之武 <small>鄭名</small>
子 <small>名</small>	皮 <small>名</small>	子大叔 <small>名</small>	原憲 <small>名</small>
元 <small>名</small>	至馬 <small>期</small>	韓 <small>名</small>	呂不韋 <small>秦名</small>
朱亥 <small>名</small>	尉繚 <small>名</small>	韓非 <small>名</small>	呂不韋 <small>秦名</small>
陳平 <small>名</small>	尉繚 <small>名</small>	韓非 <small>名</small>	呂不韋 <small>秦名</small>
龜錯 <small>名</small>	丁寬 <small>漢名</small>	黃霸 <small>漢名</small>	韓廷平 <small>漢名</small>
漢名 <small>鄭當</small>	時 <small>名</small>	祭遵 <small>漢名</small>	侯霸 <small>漢名</small>
龐參 <small>名</small>	董宣 <small>漢名</small>	鄭興 <small>漢名</small>	鄭衆 <small>漢名</small>
		鄭躬 <small>漢名</small>	虞詡 <small>漢名</small>

丁鴻 <small>漢名</small>	繆彤 <small>漢名</small>	李膺 <small>漢名</small>	杜密 <small>漢名</small>
寔 <small>漢名</small>	鍾皓 <small>漢名</small>	李曇 <small>漢名</small>	容 <small>漢名</small>
應奉 <small>漢名</small>	史弼 <small>漢名</small>	邊韶 <small>漢名</small>	邊鳳 <small>漢名</small>
融 <small>漢名</small>	范丹 <small>漢名</small>	劉翊 <small>漢名</small>	呂嘉 <small>漢名</small>
虞荀 <small>漢名</small>	或 <small>漢名</small>	荀攸 <small>漢名</small>	郭嘉 <small>漢名</small>
臣鍾繇 <small>漢名</small>	魏書 <small>漢名</small>	應瑒 <small>漢名</small>	阮禹 <small>漢名</small>
荀勗 <small>漢名</small>	樂善 <small>漢名</small>	潘獄 <small>漢名</small>	江統 <small>漢名</small>
殷浩 <small>晉名</small>	蔡謨 <small>晉名</small>	謝安 <small>晉名</small>	褚裒 <small>晉名</small>
謝鯤 <small>晉名</small>	謝朓 <small>晉名</small>	謝海 <small>晉名</small>	謝惠連 <small>晉名</small>
淮 <small>宋名</small>	江華 <small>宋名</small>	鄭謨 <small>宋名</small>	裴妻 <small>宋名</small>
劉仁軌 <small>唐名</small>	朱仁軌 <small>唐名</small>	吳兢 <small>唐名</small>	吳道玄 <small>唐名</small>
蔡 <small>唐名</small>	右守信 <small>宋名</small>	陳搏 <small>宋名</small>	王昭素 <small>宋名</small>
高環 <small>宋名</small>	張方年 <small>宋名</small>	曾宗道 <small>宋名</small>	向敏忠 <small>宋名</small>
僊 <small>宋名</small>	李幼幾 <small>宋名</small>	王德用 <small>宋名</small>	向敏忠 <small>宋名</small>
趙欒 <small>宋名</small>	張逸 <small>宋名</small>	田滋 <small>宋名</small>	張玉 <small>宋名</small>
輔臣 <small>王良</small>	顧佐 <small>宋名</small>	馬文升 <small>宋名</small>	黃紱 <small>宋名</small>
延相 <small>名</small>			劉忠 <small>宋名</small>
韓忠彥 <small>宋名</small>	岳飛 <small>宋名</small>	郭資 <small>宋名</small>	崔誼 <small>宋名</small>
韓忠彥 <small>宋名</small>	岳飛 <small>宋名</small>	郭資 <small>宋名</small>	崔誼 <small>宋名</small>
韓忠彥 <small>宋名</small>	岳飛 <small>宋名</small>	郭資 <small>宋名</small>	崔誼 <small>宋名</small>

衛輝府	呂尚周元	寧武子	衛北宮文子	公叔文
子	公子荆	史魚衛直	蘧伯玉	端木賜
卜商	句井疆	羔榮	廉紫	狄黑
吳起	杜詩	孫登	李彪	高若納
懷慶府	舟里先生	蔡義	張馬	司馬懿
臣山濤	晉名	向秀	司馬楚之	裴休
商隱	文司馬	貞唐	盧全	史抗
衡	何塘	國朝	陳芳	李
河南府	虞由	虞比干	周忠	仲山甫
蘇秦	張良	賈誼	賈損之	樂羊子
行	楊寶	成瑨	孟光	杜密
王濬	郭象	韓擒虎	賈若弼	長孫無忌
臣功	李君羨	張說	姚崇	賈至
臣	韋應物	元德秀	元結	元禎
臣	劉溫叟	錢若水	呂蒙正	張齊賢
臣	王曙	尹洙	范雍	王隋
臣	呂公著	魏野	郭延卿	尹洙
臣	神師道	郭雍	郭伯溫	程頤
臣	呂希哲	劉絢	朱公劍	尹焞
臣	孟厚	呂本中	郭雍	張孝基
臣	郭雍	張孝基	宋義	張

章	元名	開濟	許進	耿九疇	耿裕	劉健
臣	曹端	國朝	許詒名			
臣	南陽府	百里奚	秦聚	長沮	桀溺	丈人
臣	張釋之	漢名	直不疑	杜延年	李善	馬武
臣	鄧禹	東漢	李通	王常	賈復	馮異
臣	吳漢	朱祐	來欽	臧宮	姚期	杜茂
臣	馬成	陳俊	任光	鄧訓	卓茂	張堪
臣	郭伋	宋均	朱暉	任延	鄧隆	高鳳
臣	韓祐	任隗	張衡	左雄	樊英	朱穆
臣	趙嘉	宗資	舉野	何進	舉	諸葛
臣	亮	鄧艾	魯褒	劉驥	范曄	宗懿
臣	岑文本	岑參	張巡	馬燧	韓愈	李賢
臣	滕于京	字木	魯神	鐵鉉	李賢	
臣	王鴻儒					
臣	汝寧府	曹邨	泰冉	漆雕開	吳公	蔡順
臣	袁安	薛苞	陳蕃	范滂	許都	許靖
臣	費禕	應邵	周顒	干寶	謝良佐	朱
臣	勝非	馮理	許達			
臣	歸德府	戴聖	申屠蟠	江淹	朱被	則

王堯佐	宋名	張方年	宋名	龐籍	宋名	趙榮	宋名	滕
康	宋名	程可久	宋文	軒輗	附前			
陝西								
西安府	后斐	伯益	虞	驥駟赤	門	燕莖	聖	蕪欽
王翦	秦	翟公	魏尚	張安世	漢名	蘇武	漢節	朱
雲	漢	田千秋	朱博	徐福	王嘉	杜林	卓	
馬援	漢名	耿弇	漢功	寶融	侯	張純	漢名	景丹
恂	耿恭	耿秉	耿秉弘	第五倫	名	廉范	漢	賈逵
戴章	名	趙岐	簡	楊震	名	楊賜	名	仲長統
馬融	漢	劉寬	名	寶實	名	常著	漢	楊脩
孫康	學	楊摘	楊椿	楊津	向	常孝寬	西	魏蘇
綽	隋名	李大亮	唐功	劉文靖	唐功	杜如晦	唐功	李靖
姚思廉	名	于志寧	名	張仁愿	唐名	李通素	李	楊
韓休	名	郭子儀	將	賢	楊綰	相	崔祐甫	南名
李勉	名	韋丹	名	李泌	唐賢	裴延年	中	杜黃裳
嚴武	名	杜甫	唐詩	遜思邈	醫	裴袞	名	吳筠
杜善	名	柳宗元	唐大	韓偓	唐臣	劉翺	冠準	宋名
呂大防	宋名	侯無可	力	范育	李	大忠	呂	大臨
呂大鈞	蘇	李明	俱	蕭與士	韓擇	元處	呂震	國朝
韓永	國朝	張綏	師義	王真	臣	程濟	義	呂柟
								南大吉

<p>李抱玉 李抱珍<small>唐名臣</small></p>	<p>甘肅 金日磾<small>漢名臣</small> 張奐<small>漢名臣</small> 索靖<small>漢名</small> 烏重胤<small>唐名臣</small></p>	<p>延安府 劉光宋<small>將</small> 韓世忠<small>宋名將</small> 李顯忠<small>宋名將</small></p>	<p>慶陽府 岐伯<small>聖醫</small> 不宿 傅介子<small>漢將</small> 王庶<small>國朝名臣</small> 景清</p>	<p>張子益<small>宋名臣</small></p>	<p>王嘉<small>晉名臣</small> 李太白<small>唐詩人</small> 李彥先<small>宋名臣</small> 劉錡<small>宋名將</small> 張俊</p>	<p>鞏昌府 石作蜀<small>聖門</small> 李廣 趙圻<small>國朝名臣</small> 姜維<small>蜀名將</small></p>	<p>臨洮府 蒙恬<small>秦將</small> 辛慶忌<small>北魏名臣</small> 渾瑊<small>唐名臣</small> 王玄 彭澤</p>	<p>平涼府 梁竦<small>漢名臣</small> 王符<small>漢名臣</small> 皇甫規<small>漢名臣</small> 皇甫嵩</p>	<p>漢將 牛弘<small>隋名臣</small> 梁彥光<small>隋名臣</small> 牛僧孺<small>唐名臣</small> 吳玠<small>宋名臣</small></p>	<p>與唐名臣 楊洪 王信<small>國朝名臣</small> 李即 李固<small>漢名臣</small> 權德</p>	<p>漢中府 張審<small>漢使臣</small> 張猛 李即 李固<small>漢名臣</small> 權德</p>	<p>實唐名臣 李淳風<small>唐名臣</small> 張載<small>唐名臣</small> 張戢<small>宋名臣</small></p>	<p>漢將 蘇亮<small>天梁鴻</small> 法孝直<small>蜀名臣</small> 王珪<small>唐名臣</small> 段秀</p>	<p>畢公周賢 非子<small>秦名臣</small> 白起<small>秦名臣</small> 班彪<small>漢名臣</small> 班固<small>漢名臣</small> 班超</p>	<p>鳳翔府 秦伯<small>至仲雍</small> 周公旦<small>周聖王</small> 召公奭<small>周名臣</small></p>	<p>名韓邦奇<small>名臣</small> 楊爵<small>直魯名臣</small> 秦吏</p>
----------------------------------	--	--	---	------------------------------	---	---	--	--	---	---	---	---	--	--	---	---

澧州衛 李晨 李慈 戴休類 韓游環

浙江

杭州府 褚亮 褚遂良 許遠 錢鏐

錢惟演 林逋 李璣 張九成 楊載

王洪 鄒濟 于謙 周子良 倪嶽

嘉興府 嚴助 朱買臣 張武 丘爲

陸贄 趙孟堅 顧德王 鮑恂 貝璵

程本立 趙孟堅 顧德王 鮑恂 貝璵

世寧 御鏡 吳昂 趙孟堅 顧德王 鮑恂 貝璵

湖州府 沈約 陸龜蒙 錢起 孟郊

沈括 沈與求 葉夢得 趙孟頫 孟郊

嚴州府 方儲 夏孝先 周文育 劉晏

王甫 施肩吾 方逢辰 葉義問

姚夔 商輅 余諫 張志和 徐無黨

金華府 顏烏 駱賓王 張志和 徐無黨

文善 宋澤 梅詢 呂祖謙 呂祖泰 呂祖

徐 陳亮 王介 范浚 何基 王柏 金履

許謙 黃潛 朱震亨 鄭文嗣 朱濂 吳

沈國朝 胡瀚 蘇伯衡 王瑋 王紳 莫太 義章

處州府 范元之 趙忬 徐霖 樊坐 劉

基 章溢 胡深 葉琛 劉瑛

紹興府 嚴子陵 王允 趙鼎 鍾離意

康翻 張翰 賀循 王羲之 王獻之

蔡定 謝靈運 虞世南 羅响 杜衡

孫洵 陸佃 陳過庭 唐珣 許

魏驥 孫燧 王守仁 徐日仁 王冕

寧波府 文種 夏黃公 任奕 賀知章

無擇 董震 沈渙 舒璘 楊簡 鄭清之

史書 袁南 豐稔 陳垣 桂彥良

錢塘 金忠 徐安 戴德 陳敬宗 楊守

陳 夏時正 楊子器 肩僑 張邦奇 李堂

台州府 郭琰 杜曄 杜知仁 陳公輔

陶凱 方孝孺 黃叔英 徐屋 虞

盧原質 鄒公智 林嘉猷 葉仲惠 鄭恕 鄭

華 魯穆 林鶯 陳選 黃孔昭 謝鐸

<p>南康府 周續之 <small>晉司馬</small> 謝安 <small>宋文</small> 李成大</p>	<p>汪俊 <small>名鷹</small> 陳文蔚 <small>宋人</small> 謝昉 <small>得忠</small> 高明 <small>名國</small> 婁亮 <small>理學</small></p>	<p>廣信府 陳康伯 <small>宋名臣</small> 鄭稼 <small>宋忠</small> 張叔夜 <small>宋忠</small> 王應</p>	<p>余姓 <small>海</small> 許懷 <small>國倫</small> 胡閏 <small>節</small> 戴珊 <small>名</small> 胡居仁 <small>理學</small> 張吉 <small>理學</small></p>	<p>洪邁 <small>汪微</small> 程瑀 <small>宋名</small> 汪藻 <small>宋名</small> 黃鼎 <small>子</small> 馬端臨</p>	<p>中宋名 饒魯 <small>宋名</small> 張燾 <small>宋名</small> 石敬 <small>範</small> 洪道</p>	<p>本宋名 彭汝礪 <small>名</small> 陳端家 <small>宋名</small> 趙汝愚 <small>宋名</small> 王剛</p>	<p>饒州府 吳芮 <small>康功</small> 雷義 <small>康義</small> 范遠 <small>名</small> 雷煥 <small>名</small></p>	<p>直楊康 謝一變 <small>名</small> 葉劍 <small>名</small> 舒芬 <small>名</small> 熊決 <small>名</small></p>	<p>元 胡儼 況鍾 <small>名</small> 鍾伯 <small>名</small> 張元禎 <small>名</small> 楊瑄 <small>名</small> 楊源</p>	<p>大性 <small>宋名</small> 楊俊斯 <small>元名</small> 朱善 <small>名</small> 劉瑞 <small>名</small> 王高 <small>名</small> 衛</p>	<p>達 <small>名</small> 羅金生 雷次宗 <small>名</small> 洪朋 <small>宋名</small> 洪弼 <small>宋名</small> 李</p>	<p>南昌府 徐穉 <small>名</small> 何湯 <small>名</small> 程 <small>名</small> 唐 <small>名</small> 文能</p>	<p>門陳壇 <small>宋名</small> 王十朋 <small>宋名</small> 葉適 <small>宋名</small> 陳良輔 <small>宋名</small> 車敬</p>	<p>義黃淮 章綸 韓偉 張孚敬 <small>名</small></p>	<p>江西</p>	<p>溫州府 周恭叔 <small>名</small> 劉安節 <small>名</small> 張聞 <small>名</small> 華賀孫</p>
--	--	---	--	---	---	--	--	---	---	---	--	---	--	---------------------------------------	-----------	--

劉亨	彭與明	鄒瑾	解縉	楊士奇	胡廣
李時勉	相周忱	王直	劉球	鍾同	廖莊
宋	蕭時中	劉寶	張宗璉	劉定之	劉儼
錢習禮	名羅倫	張敬華	彭時	羅欽順	劉王
名王思	鄒守益	歐陽德	門人	羅洪先	學
劉魁	名	名	名	名	名
瑞州府	張文規	劉煥	劉恕	姚勉	劉應
龍州府	陳重	鄒谷	盧肇	宋齊丘	黃
子澄	龍鐸	名	名	名	名
賴州府	曾華	曾開	李潯	孫立節	方尹
天民	陳繼周	名	名	名	名
南安府	何大正	李誇	劉永	名	名
湖廣	黃香	黃璠	孟宗	孟嘉	孟嘉
武昌府	馮京	吳必大	魏觀	周縉	王玠
李承箕	名	名	名	名	名
漢陽府	張昌宗	名	名	名	名
襄陽府	尹吉甫	尹伯奇	下和	秦漢	龐公
司馬徽	龐統	楊顯	楊儀	向寵	馬良

習鑿齒	張柬之	皮日休	杜審言	孟
浩然	唐詩	范宗尹	孟共	廖升
德安府	季良	董永	鄭建中	朱庠
宋和	李庭芝	宋忠	名	名
黃州府	潘大臨	余玠	康茂才	王聰
劉天和	王燾	名	名	名
荊州府	關毅	孫叔敖	公孫龍	聖任
不齊	伍員	申包胥	能宜僚	屈原
忠宋玉	楚詞	老萊子	陸賈	黔婁
唐介	何忠	朱震	楊渾	伍
文定	名	名	名	名
承天府	陸羽	郝處俊	孫交	魯鐸
姚善	名	名	名	名
徽州府	白善	申鳴	車胤	鄧廷璜
劉大夏	黎淳	名	名	名
長沙府	古初	將琬	歐陽詢	歐陽玄
衡州府	谷永	張武	復元吉	李東陽
方	趙范	趙蔡	尹穀	李希
名	名	名	名	名

常德府	仇龍	善卷	張相	廖立	潘京
平令	諫	國朝	善	黃恭	周敦順
朱州府	子產	黃恭	周敦順	熊繡	
辰州府	周元拱	劉有年			
寶慶府	周崎	余彥			
沅陽州	陸羽	張微	歐陽諫		
靖州	楊通寶	宋以芳	歐陽諫		
郴州	孟瑄	鄺子補	何孟春		
福建					
福州府	歐陽業	陳烈	陳襄	鄭俠	
陳陽	劉燮	朱伯	林之奇	林擇之	
楊宏中	楊復	陳道祥	黃幹	林瀚	
善夫					
泉州府	歐陽陰	公亮	蘇頌	蔡清	
建寧府	顧野王	李虎	楊億	章得	
象	章望	余靖	吳育	游酢	劉鈞
劉領	劉子羽	劉拱	劉純	劉子羣	劉勉
之	胡安國	胡寅	胡宏	胡寧	胡憲

如圭	蔡神與	蔡元定	蔡淵	蔡沉
游九言	袁樞	劉瑜	劉栢	蔡致虎
諫	真德秀	熊禾	楊載	劉希泌
延平府	楊時	詹輔	廖德名	廖剛
從彥	李侗	陳璘	林積	
汀州府	鄧文寶	黃公度	鄭樵	林積
興化府	蔡襄	黃公度	鄭樵	林積
源	黃潛	黃章	陳茂烈	
御武府	李綱	何錡	李方子	丘元壽
漳州府	陳淳	陳貞		
福建				
成都府	長弘	司馬相如	嚴尊	楊雄
翟輔	姜詩	秦苴	袁天罡	李岐
梅攀	范鎮	范祖禹	陳祐	張浚
張栻	蘇雲卿	虞允文	張奇英	李性傳
臣	李道傳	何克	王平	楊直
克嗣	韓懋			
保寧府	洛下閭	嚴尊	譙玄	黃權

寧州府	紀信 <small>漢義</small> 周 <small>漢傳</small> 陳壽 <small>漢史</small> 安丙 <small>漢名</small>
叙州府	隗相 <small>漢孝</small> 司馬 <small>漢求</small> 周洪讓 <small>漢名</small>
重慶府	嚴顏 <small>蜀名</small> 趙卯發 <small>宋節</small> 胡子昭 <small>國朝</small> 胡子
義	蹇義 <small>名</small> 陳志 <small>特</small> 鄒智 <small>名</small>
夔州府	扶嘉 <small>漢占</small> 王文義 <small>宋孝</small> 姚邦基 <small>名</small>
潼川州	陳于昂 <small>唐詩</small> 蘇易簡 <small>名</small> 唐書 <small>國朝</small>
眉州	彭祖 <small>周</small> 張綱 <small>漢直</small> 楊洪 <small>蜀名</small> 李密 <small>漢</small> 蘇祐
田錫	蘇洵 <small>宋名</small> 蘇軾 <small>宋名</small> 蘇元老 <small>宋名</small> 李燾
伯雨	陳希亮 <small>唐重名</small> 劉汲 <small>宋名</small> 杜莘老 <small>宋名</small> 李燾
家鉉翁	余子俊 <small>國朝</small>
嘉定州	胡安 <small>漢經</small> 林閏 <small>漢文</small> 嚴遵 <small>上</small> 陳立 <small>漢</small> 費
高稼	費詩 <small>蜀名</small> 費孝先 <small>宋</small> 楊皇甫坦 <small>善魏了翁</small>
邛州	常安民 <small>宋直</small>
廣東	
廣州府	董正 <small>漢隱</small> 區冊 <small>學廣文</small> 劉穆之 <small>宋</small> 徐廣 <small>劉</small>
李徐逸	劉詹 <small>唐</small> 黃損 <small>五代</small> 何澤 <small>五代</small> 馬持國 <small>宋</small>
崔與之	羅威 <small>卓</small> 何真 <small>歸附</small> 周新 <small>直</small> 翟淦 <small>名</small> 張
貴介	陳獻章 <small>理</small> 梁儲 <small>名</small>

韶州府	張九齡 <small>唐名</small> 余靖 <small>宋名</small> 霍誥 <small>名</small>
南雄府	姜鐵 <small>扶</small> 丘必明 <small>宋</small> 陳德文 <small>名</small>
惠州府	軒轅 <small>集</small> 古成 <small>之</small> 張永卿 <small>宋</small>
高州府	馮益 <small>名</small>
潮州府	楊大寶 <small>宋名</small> 蘇福 <small>國朝</small> 薛侃 <small>國朝</small> 翁萬達
肇慶府	李英難 <small>宋</small> 李積中 <small>宋</small> 陳尚 <small>名</small>
雷州府	容悌原 <small>唐名</small>
雷州府	陳杞 <small>元</small> 吳宗直 <small>國朝</small>
瓊州府	王進慶 <small>宋</small> 丘瓊 <small>名</small>
桂林府	趙觀文 <small>唐直</small> 于向 <small>唐</small> 曹鄴 <small>唐工</small> 唐則 <small>學</small>
石安民	朱學 <small>黃驥</small> 名臣 <small>朱道成</small> 宋 <small>孝</small> 蔣允 <small>濟</small> 宋
陶崇	李珙 <small>宋</small> 蔣公順 <small>宋文</small> 王溥 <small>理學</small> 唐朝 <small>國</small>
胡嶠	蔣昇 <small>國朝</small> 蔣冕 <small>名</small>
柳州府	章厥 <small>唐</small> 單光佃 <small>宋名</small> 宋任亮 <small>宋</small> 計仲
平樂府	徐徵 <small>漢</small> 周渭 <small>宋</small> 林勳 <small>宋名</small> 袁傷 <small>元名</small>
梧州府	陳欽 <small>漢</small> 陳元 <small>宋</small> 徐喬 <small>名</small> 申朔 <small>漢</small>
郁盛	項奇 <small>漢</small> 丁密 <small>漢</small> 衡毅 <small>漢</small> 士燮 <small>漢</small>

陳坦然 <small>宋名臣</small> 李時亮 <small>宋名臣</small> 潘益 <small>宋名臣</small> 朱欽 <small>陶成朝</small>	鄒陶魯 <small>名臣</small> 黎暹 <small>名臣</small> 吳廷舉 <small>名臣</small> 吳廷弼 <small>名臣</small>	潯州府梁嵩 <small>五代文士</small> 梁詔 <small>李張榮國朝</small>	慶遠府馮商 <small>文士</small> 馮京 <small>宋名臣</small> 馮俊 <small>國朝</small>	南寧府陸嘉鯉 <small>國朝</small> 李壁 <small>學</small>	雲南許叔漢 <small>總</small> 張志誠 <small>唐善</small> 王求仁 <small>唐有</small> 楊一	清國尹葆國朝	大理府楊昇 <small>元能</small>	楚雄府楊惠 <small>元羊</small> 印嶽 <small>國朝</small>	潯江府李恢 <small>名士</small> 段文端 <small>元名</small>	永昌府呂凱 <small>忠節</small> 呂祥 <small>音守</small>	貴州	貴陽府尹珍 <small>漢經</small> 陳詭 <small>國朝</small> 胡璋 <small>國朝</small>	宣慰司火濟 <small>新漢</small> 雷翠 <small>國初</small> 宋欽 <small>歸附</small> 宋昂 <small>國朝</small>	楊貴國朝徐節 <small>名臣</small> 功茂 <small>國朝</small> 馬廷錫 <small>理學</small>	普定衛汪恕 <small>國朝</small>	清平衛王章 <small>國朝</small> 孫應齋 <small>國朝</small>	恩州府劉貴 <small>國朝</small>	八編類纂
---	--	---	--	--	---	--------	-------------------------	--	---	--	----	---	--	---	-------------------------	---	-------------------------	------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二十九

大學衍義補

君類

謹理欲之初分

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臣按誠意一章迨大學一書自修之首而慎獨一言又誠意一章用功之始章句謂謹之於此

以審其幾所謂此者指獨而言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蓋以學者用功於致知

之際則固已知其心之所發有善有惡矣亦固

已知其善之當為而惡之當去矣然其一念始

發於心須臾之所端緒之初有實焉有不實焉

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是則所謂

獨也是乃人心念慮初萌動之端善惡誠偽所

由分之始甚細微而幽隱也學者必審察於斯

以實為善而去惡譬如人之行路於其分岐之

處舉足不差自此而行必由乎正道否則差毫

釐而繆千里矣大學釋誠意指出慎獨一言示

萬世學者以誠意之方章句論慎獨指出幾之

一言示萬世學者以慎獨之要人能於此幾微

之初致審察之力體認的發端不差則大學直

一書所謂八條目者皆將為己有矣不然頭緒

茫茫竟無下手之處各隨所至而用功待其既

著而致力則亦泛而不切勞而少效矣謹補

八審幾微一節以為九重獻

祭事幾之萌初

周書祠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

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臣按天下之事莫不有其初家之立教在子生

之初國之端本在君立之初蓋事必有所從起

之處於所從起之處而豫為之區處則本原正

而支派順矣所從起之處即所謂初也有一事

即有一初是以召公告成王以宅新邑為服行

教化之初也雖然豈但宅邑一事哉召公偶因

所遭以告其君耳是故人君知事之皆有其初

也於其所服行之始而審其所發動之幾當

其端緒肇啓之時豫為終竟據守之地即其始

以占其終即其微而其著即其近以慮其究遠

即其易以圖其難兢兢焉惟德之是敬汲汲焉

惟日之不足是則所以自貽厥命者於德爲明
括於事爲吉祥在身有壽考之徵在國有過厯
之祚孰謂人君爲治不本於一初而之所以謹
於其初者又豈外於一敬哉

防姦萌之漸長

臣按先儒有言方嚴時力未能動然志誠在
于踴躍得則伸矣如唐武宗時李德裕爲相
君臣契合莫能間之近倖帖息畏伏誠若無能
爲者而不知其志在求退也其後繼嗣重事亦

定於其手而德裕遂矣幾微之間所當深察

呂祖曰諫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曰
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
舒王太子危矣

臣按李泌諫德宗曰勿露此意所謂此意之露
即是幾微初動之處也意在言前又不但若詩之
所謂無易由言而已也小人非惟聽吾言之所
發有所觀望而生諛譖亦且伺吾意之所向有
所予奪而竊權柄是以人君於凡施爲舉動如
命官討罪之類皆當謹之於幾微之先不可輕

露其意使小人得以窺測之苟或一露其幾則
將有貪天功以爲己私假上權以張己威樹功
於人收思於己者矣不獨李泌所謂建儲之一
事也

炳治亂之幾先

易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思之患而豫豫之防之

唐書玄宗天寶末安祿山反入關帝獨與貴妃姊
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侍官宮人出延秋門妃
至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至咸陽望賢宮日

向中帝猶未食民獻饌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
手掬食之須臾而盡有父老郭從謹進言曰在廷
之臣以言爲諱關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
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遠臣臣之心無路
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親陛下之面而訴之乎
帝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
詣村落求食夜將半迺至金城縣縣民皆走驛中
無燈火人相枕藉而寢貴賤無以復辨宋儒范祖
禹曰上下之等以勢相扶而已矣天子以一身而
寄天下之上合而從之則爲君離而去之則爲匹

夫明皇享國幾五十年一旦失國出奔不四十里而已無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恃乎

德宗建中四年淫原兵過京師作亂帝召禁兵禦賊無一人至者乃與太子諸王公主自苑北門出宦官左右從者僅百人後公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七八遂幸奉天賊登含元殿爭入府庫運金帛時朱泚開居賊迎入宮僭號稱大秦皇帝帝時在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常遣健步出城覘賊其入慙以苦寒乞一襦帝為求之不獲竟憫然而遣之時供御雖有糲米二斛每伺賊間夜施人於城外采蒿菁根而進之

宋史徽宗末年金人分道南侵將逼京師通傳位欽宗靖康元年金酋自真定趨汴屯于城下京師遂陷金人欲邀徽宗出郊欽宗遁代其往遂如青城金人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於是大括金銀金人逼欽宗易服既而又欲徽宗至青城面議且以內侍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盡取之徽宗即與其后同如青城郭王楷及諸妃公主附馬及六宮有位號者皆從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冠服禮器法物八寶九鼎等物及官吏

內人內侍技藝工匠倡優府庫蓄積為之一空

臣按後世人主若唐玄宗德宗宋之徽宗皆恃其富盛而不謹於幾微遂馴致於禍亂而不可支持之地謹則于篇以垂世戒若夫叔季之君未至於既濟之時而罹禍亂者則不載云此三君者皆有過人之才當既濟之時不能防微謹始思患而豫防之以馴致夫困苦流離之極有不忍言者吁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總論朝廷之政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四岳九官十二欽哉惟時亮

天功

臣按朝廷之上有百揆以統內之庶官有四岳以統外之州牧既分命之又總命之人必稱其官官必盡其職誠以帝世之用人也或君心之簡在或公庭之食舉或詢之大臣或得之推讓非若後世有由旁蹊與援阿私而倖進者也不問其人之能與否不論其職之稱與否是以用各違其才人不稱其官官既不稱則朝庭之政何由行舉政既不舉則天下之民何由得安此後世所以不古若也

咨四岳以求宅百揆也不曰熙舜之載而曰熙
 堯之載蓋以我今日所治之事非我之事堯之
 事也總咨二十二人以各敬其職也不曰堯舜
 之功而曰堯天之功蓋以我今日所治之功非
 我之功天之功也為人君者誠知人臣所熙之
 事皆祖宗之事所亮之功皆上天之功則決不
 肯徇私意以用人用罪人以廢事則朝廷之政
 得人修舉天下之民由是又安矣噫彼其以祖
 宗之官爵為己之私物以上天之事功行人之
 私意豈不有以負祖宗之付托上天建立之哉
 洪範箕子所陳曰三三此洪範九疇曰農用八政
 三八政一曰食食者養民之道二曰貨貨者通財之道三曰祀祀者報本
 其四曰司空司空者治民之官五曰司徒司徒者治民之官六曰司
 寇司寇者治民之官七曰賓賓者待賓之官八曰司馬司馬者治民之官
 按後世朝廷之所施行官閣之事則有之國
 都之事則有之官府之事則有之邊鄙之事則
 有之而顛顛及於農氏之事者蓋鮮矣聞雖有
 之而不知其本意之初於為農泛然而施之漫
 然而處之徃徃反因之以戕民生廢農業是皆
 昧於洪範農用八政之本旨也

周禮惟王建国周王建國辨別辨別正位正位正祖正祖社廟社廟
 國國體體如如經野經野如如設官設官如如分職分職
 治治事事教教以為民極以為民極
 周公所以為民立極者惟在王畿方位國野官職
 之中蓋王畿立而後根本定方位設而後等級明
 國野分而後疆理正官職舉而後綱目張民極之
 立孰有大於此者故周公不惟於天官言之而五
 官各引之以冠其篇首丁宜訓告若是諄諄則是
 三百六十餘官事物皆有其極何往而非斯民
 之標準歟蓋極之所在所以習民於尊卑等級之
 中而導民於禮樂教化之內銷其亡等冒上之念
 而欲其安分知足之心斯民入則會其有極出則
 歸其有極經制為手而不定風俗為手而不淳
 鄭玄曰六官司徒司馬司空皆云司以其各能一
 官不兼群職太宰不言司者以其總御衆官不主
 一官之事宗伯亦不言司者以其祭祀祀鬼神神
 非人所主故也
 臣按此即周官六卿所分之職也唐虞之世有
 九官至周始分職為六卿周公作周禮以此為
 太宰建邦之六典至成王訓迪百官又復申明

焉茲天下之事統於朝廷朝廷之政統於六典
所謂治所謂教與夫禮政刑土天下之事盡於
此矣

宋朱熹告其君曰四海之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
之休戚繫守令知州知縣之賢否然而監司者今之
按察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
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人君欲監司之
皆得其人事之利病所以爲民之休戚者皆得上聞
惟以正朝廷爲先務而正朝廷之具豈有大於用賢
才也然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者亦異願

陛下於其大者使之贊元經體以亮天工於其細者
使之居官任職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幹方
之責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之各舉所
知布之列位以天圖天下之事使疎而賢者雖遠不
遺親而否者雖通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
譏毋爲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
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
矣監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
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
舉其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

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
除

臣聞宋儒朱熹有言天子至尊無上其居
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賓
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
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
領於宗伯有師道之教訓有傳以傳其以
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詔其嫺
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凝後有丞左有輔
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

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
有不臧在與有放責之規規者責也
位守有官師之典門屏之倚幾有訓誥
之謀工師所誦之詞居起有贊御之規近
也臨事有贊史之通宴居有工師之誦史
爲書太史官贊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
士傳言庶人諸商旅于市也百工獻藝
以樂政樂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御聲幾聲之上下御聲幾聲之上下御聲幾聲之上下
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折廷爭以正救

之。蓋所以陳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已南面，中心無爲，以守至正。

。正綱紀之常

禮記曰：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

臣按：綱紀二字，並言始見於五子之歌。再見於詩，機械假樂之篇，大約以綱目爲喻。綱謂綱之大綱，紀謂綱中之絲縷，之目張其大者，是之謂綱。理其小者，是之謂紀。譬如朝廷之行，有舉其大者，則小者自隨。責乎能振肅之而已。不然，則有廢而不舉之處，一切頓墮，而不可爲矣。是則紀綱之喻也。然所謂綱紀者，蓋亦多端，而在人倫者，尤爲重焉。是故人君爲治，欲正天下之紀綱，先正一家之紀綱。

書五子之歌：太康遠遊，失其國。其弟五，其三日：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臣按：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理。大中至正之極，所傳之道既失，則凡其政令之所行，大之爲綱，小之爲紀者，咸紊亂矣。紀綱既亂，則上無道

撰下無法守，其民于滅亡也宜哉。

詩大雅板蕩之篇曰：苞匭戕王，綱紀四方。

臣按：此詩乃周人諷歌，文王能振作人才之意。

上文有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先儒謂綱紀卽作人之意也。商之末世，士氣卑弱，甚矣文王以壽考之年，鼓舞振動之於上，使之奮發踴躍之於下。於是四方之人，彬彬濟濟，咸在乎文王變化鼓舞之中。有如舉綱之綱，衆目自隨之而振動，是則所謂勉勉之不已。我王有以爲四方人才之綱紀也。是以卑弱之氣變而盛大，頹廢之勢起而植立。賢才於是乎奮庸政事，於是乎修舉。由是以觀，可見人君爲治之道，在立綱紀。立綱紀，在作人才。人才作於國中，則紀綱振於四方。此人君爲治所以貴乎勉勉不已也。

假樂之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有言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成王在上帝，四方之綱。紀綱四方，之綱。謂大之紀，謂小之紀。及朋友，明友者，即士也。百辟卿士，之綱。謂天子，皆謂之綱。解于位，不嚴厲，民之攸攸也。臣按：先儒謂君無其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

爲秦之時也。所以然者其道本諸身微諸庶民永終譽於天下而無厭無數所振循者率皆匹類之所同然是以德備諸己而福集厥躬擅準立於上法則示乎下而有以爲四方之綱而東西南北之人莫不於是總攝維之繫而皆歸附趨向之不容渙散矣。然從其大者又有以爲大事之綱而其小者亦有以爲小事之紀張之理之無或緩艱無或渙散皆足以垂憲而作則焉。綱紀既立然德澤禮節有以延及夫群匹夫庶類凡夫心志同而志與合者皆賴之以其安得矣。既賴之以得其安則所安者心乎而意契感恩而思報咸知所以媚愛於上上下下之情網繆如一有如易所謂上下交而志同者豈非天地交泰之卦乎。夫既泰以然又何優之有哉。憂乎怠荒而已。此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也。蓋不解于位則其綱常張而不犯非特百神卿士賴以爲安羣黎百姓亦得以休息而福之在君身者且將永永有無疆之休矣。由是觀之德之在身爲威儀發於外爲聲譽德乎。其立紀綱之根本而所謂不解者又其保紀綱之節

度乎。

唐韓愈曰善醫者不視人之瘡肥察其脈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死矣。通于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五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脈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恃也。紀綱而已矣。

宋儒朱熹告其子曰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守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關也。紀綱既正則天下之人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賞罰一一如於其身而

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顯赫不復出於朝廷而此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而已乃并與陛下所以立綱紀者而壞之焉

按自古儒臣論爲治之綱紀莫切於唐韓愈宋朱熹而熹之所以告其君者尤爲切至焉

左傳桓公十年號叔桓王謂其大夫詹父有辭王父於辭詹父有自直以王師伐號

呂祖謙曰屈天下之理以信天下之分非善持名分者也號叔桓王

爲之伐號而出號公數傳而至于襄王晉文公以元咺執衛侯而請殺之襄王曰君臣無微今元咺

雖直不可聽也襄王之意豈非矯桓王之失乎所謂君臣無微者固可以爲萬世訓至若元咺雖直

之一語猶未免世俗之見也苟如襄王之說是元咺之理未嘗不直所以不可聽者恐亂君臣之分

耳有所謂理又有所謂分是理與分判然二物也君子言分必及理言理必及分理與分得則俱得

失則俱失臣之訴君者先有所謂之曲不必問其

所訴之辭也當唐文宗未訴君之時其理固宜既啓訴君之口則已陷於滔天之惡矣君臣之際本非較曲直之地彼之爲治者非合分與理爲一亦安能洗犯上之習而還於古哉

莊公十八年魏公晉侯朝王公與晉王新即號王饗以禮命之宥以幣物皆賜王五段爲段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以禮假人也

按呂氏謂欲上全天子之尊必先下謹士庶人之分守其下所以衛其上也斯言也真誠謹

唐肅宗時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就察軍中所欽立者授以旌節李懷王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爲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爲節度副使

節度使由軍士立自此始

司馬光曰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宜正上下之

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

委一介之使徇行五之情無問賢惡惟其所欲積習爲常謂之姑息乃至備禪殺逐主帥亦不治罪

因而授之亂之生也將有極乎使士卒得以陵偏

禍。偏裨得以廢將帥。則將帥廢天子。自然之勢也。

公賞罰之施

宣帝厲精爲治。信賞必罰。見於詔命者。有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

臣按唐虞之世。舉十六相。去四凶。大功二十。爲天子是帝王之所以致雍熙泰和之治。亦不能外刑賞以爲治也。誠有如宣帝詔書之所云者矣。然是語也。乃爲膠東相王成。勞來不倦。流民自占八百餘口。賜之以關內侯爵。而下抑孰知其所賞者。乃僞增戶口者邪。不特此也。趙懿魏

楊之不得其成。弘恭石顯之委任非人。所謂厲

精爲治。信賞必罰。亦虛言爾。

唐太宗嘗謂房玄齡曰。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盡力以修職業。

臣按太宗此言。可謂得駁臣之道矣。觀其斥封德彝。以明天下之義。用魏徵。而忘平日之讒言。裴寂。貨賂公行。雖故舊亦行貶斥。蕭瑀。劾李靖之過。乃錄其功而賞之。刑賞如是。則臣下孰敢不竭心盡力以修職業哉。然以誡言而誅李君義。以諧言而殺劉洎。以外戚而封長孫無忌。以受

賂而賜長孫順德。則又不能盡出於公也。惜哉。謹。號。令。之。施。

書多方周公曰。王若曰。懃。告。爾。四。國。多。方。

臣按後世人臣代傳王言。蓋本諸此。國家不幸而有刑討征誅之事。在可否之間。涉形似之疑者。必須明白詳悉。頒布天下。使人心曉。然知吾意向之所在。因其情而定其罪。隨其罪而加以刑。蓋有不得已焉者。如此則辭疑釋而人心服。亂根永絕。而國是昭著矣。

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初如絲。

八篇類纂卷一百三十九

臣按王者之言。其中也惟細如絲而已。及其出也。乃如宛轉繩之大焉。其初出也。僅大如綸而已。及其出而遠益也。乃引棺之大索焉。如所以然者。良以人君居九重之上。爲萬方之主。一言一節。在人君雖若甚微者。及其施之於外。天下之人仰之如日星之明。畏之如雷霆之震。去之愈遠。而見之愈大焉。然則人君號令之頒。其可以不謹哉。

漢賈山言於文帝曰。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瘡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成。思見德化之成。

臣按司馬遷作史記於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而臣紀則不然蓋以見文帝之詔皆出於帝之實意也。上以實感故下以實應一見其詔書之下欣欣然相率以聽意必其真有此實惠然後爲此實言也。後世詔書之下率出於詞臣之觀草有司之議擬皆按故事而舉之未必皆出自上心也。是以有其言無其事有其事無其效許人以直言不加罪而罪之愈甚許民以久負不復徵而徵之如故是故上之言不信於民民之心不孚於上此德化之成所以有歎於文帝歟。

宋劉安世言于其君曰臣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爲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命令而已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知其世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意之既裁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竦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謹重之意也今朝延命令變易頻數遠不過一二歲近或期月而已甚者朝行而夕改亦有前詔方頒後令蠲除者吏不知所守民

不知所從求其樊原蓋由議議未詳思慮未審人自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率於好惡之私或將廢迎合之說是非無所辨取舍無所宗故一人言之而遽爲之紛更也。方平安無事之時輕慢多變之如此緩急有事之際何以取信於人。

廣陳言之路。

小雅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病可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臣按此詩先儒謂正大夫離名之後警御之臣若今之在君左右而不得盡言親見當時之爲公卿大夫者可以言而不肯言而爲之君者非徒不責其言有所言者反以之爲病言約也云口罪已加其身彼夫纖黠以保祿位者當言不能直言不當言者乃巧爲之辭說以取容洎處其身於安佚之地其自爲計則得矣如古君何此詩所以作也。人君居清閒之燕試因詩言以察時事反而求諸朝廷之間臣僚之內其意盡言爲國者誰歟詩所謂聽言則答謔言則退無乃今日臣僚中亦有類此者歟所謂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殆矣能言巧言如流

得躬處休在。吾今日亦有此等情態否歟。吾之臣子無乃亦有出言以爲病而受禍患者歟。其間亦或有不肯出言而自處其身於休遯之地者歟。凡其終日整肅於吾殿陛之前。得於聽聞者。安知其所以應對承順者。非詩人所謂巧言如流者歟。有一於此。則必反其所爲。使凡內而替御外而公卿與夫百官庶姓。皆得以盡言言者。有賞而得以處休。不言者有罪而維躬是瘁。母使一旦馴致夫衰亂之世。如成周之季。然則朝廷無壅蔽之患。而宗社免危亡之禍矣。

漢文帝二年詔曰。朕聞之天生爲民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迺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丐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按此後世人主因災異求言之始。自文帝因日食下此詔。後凡遇日食與大地震出朔水旱

疾疫之類。皆下詔求言。遂爲故事。此亦人君克謹天戒之一端。天下國家之事。每因災眚。皆詩人指言得失。則人君時時得以聞過失。天下國家其有不治也哉。

帝又嘗下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餘之。

按秦法有誹謗妖言之禁。至是文帝始除之。吁。文帝既除之矣。後世人臣上言。而乃猶坐以誹謗妖言之罪。何哉。是秦亡秦之迹也。

十五年詔曰。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關。悉陳其志。

按此後世人主發策策士求言之始。自文帝

下此詔後。後世臨軒策士。蓋本諸此。是亦人主求言之一端也。然惟應故事而已。求其真能明國家之大體通人事之始終。及能直言極諫者。蓋鮮矣。萬一有之。能聽納其言而見之於施行者。尤爲鮮焉。甚者反因其言之切直而黜退之。如唐文宗之於劉蕡者焉。惟宋仁宗時。考官以蘇轍對策切直。欲黜之。仁宗曰。朕以直言取人。而以直言棄之。人其謂我何。斯言也。可以爲後世人主策士求言之法。

宋太祖建隆二年。詔令每月內殿起居百官。以大轉入直學士對。大轉入直學士三

對。並指陳時政得失。事有急切。許非時入闕上章。不候次對。高宗詔自今後。行在百官日輪一員。面對朕。當虛寧以聽其言。

按唐人有轉對之制。宋太祖因之。許令百官以大轉對。遂爲一代之法。

八編類卷之一百三十

左編

君類

漢高祖

漢高祖劉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寬仁愛人意
緒如也常有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爲
泗上亭長廷中吏無所不仰好酒及色單父人呂
公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家焉沛中豪傑吏聞今有
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
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爲壽曰
人壽莫如我
賀錢萬貫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
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蕭何
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
坐無所誚呂公因目固留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
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
爲箕帚妾酒罷呂嫚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
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
此非兒女所知卒與高祖呂公女即呂后也生孝
惠帝魯元公主高祖嘗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
中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備之老父相后曰夫人

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
乃此男也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
初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驚高祖問
曰未進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嚮者夫人兒子皆以
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
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爲亭長乃以竹皮爲
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時時冠之及貴帝冠所謂劉氏
冠也高祖以亭長爲縣丞徒驪山徙多道亡自度比
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夜皆解縱所送徒曰
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餘人
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
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
斬蛇蛇分爲兩徑開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至蛇所
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
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者
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爲不誠欲苦之嫗因忽
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
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
東遊以厭當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
求常得之高祖惟問之呂后曰李所居上常有雲氣

故從往常得李高祖又喜沛子弟或聞之多欲
 者矣秦二世元年秋七月陳涉起斬至陳自立為楚
 王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地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
 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九月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
 吏蕭何曹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帥沛子弟恐不
 聽願君名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以劫眾眾不
 致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高祖之眾已數百人矣於
 是樊噲從高祖來沛令後侮恐共有變乃閉城守
 欲誅曹蕭蕭蕭恐喻城保高祖高祖乃書帛別城上
 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
 諸侯並起令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應諸
 侯即室家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使師子
 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欲以為沛令高祖曰天
 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吾非敢自
 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子兄弟此大事願更擇可者蕭
 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高
 祖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奇偉當貴且卜筮之
 莫如劉季最吉高祖數讓眾莫肯為高祖乃立為沛
 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櫟鼓旗幟皆赤由所殺
 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於是少年豪吏如蕭

曹樊噲等皆為枚沛子弟得三千人沛公攻豐不能
 取沛公還之沛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春正月張耳
 等立趙後趙歇為趙王東陽寧君秦嘉立景駒為楚
 王在留沛公往從之追得張良遂與俱見景駒請兵
 以攻豐時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將兵北定楚地屠
 相至碭東陽寧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
 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收碭兵得六千人與故
 今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還擊豐不下夏四月項
 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沛公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
 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
 奔魏五月項羽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六月沛公
 如薛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懷王乃以
 宋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初懷
 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強常
 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羽怨秦破項梁奮勢
 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皆曰項羽為人懷悍禍
 賊嘗攻襄城襄城無應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取
 進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告諭秦
 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使暴立
 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

還沛公西救陳王項梁散卒沛公從碭北攻昌邑遇彭越趙攻昌邑未下沛公西度過高陽酈食其爲里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解衣辭之延上坐食其飧沛公襲陳酈沛公以爲廣野君以其弟商爲將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從後擊酈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僂軋憚遲明關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儼曰疾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留守宛宛郡將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爲降必成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秋七月南陽守酈降封爲殷侯封陳恆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曉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爲疑兵使酈

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唱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急懈擊之沛公引兵繞曉關踰黃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元年冬十一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道旁諸將咸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十一月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僞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嘗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求耳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酒食獻軍士而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或說沛公曰秦軍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雍王王關中卽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內諸侯軍稍微關中

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是時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羽季父左尹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母待俱。次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不可不告。亡去不義。乃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與伯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無所敢取。籍吏民。封府庫。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日夜望將軍到。豈敢反邪。願伯明言。不敢背德。項伯許諾。即夜復去。戒沛公曰。旦日不可不早自來謝項伯。還其以沛公言告羽。因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誼能入乎。且人有大功。擊之不祥。不如因善遇之。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破秦。與將軍復相見。今者有小人言。令將軍與臣有隙。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君王為人不忍。汝入以舞劍。因擊沛公殺之不者。汝屬且為所虜。莊入為舞。舞畢。曰。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樊噲聞事急。直入。怒甚。羽壯之。賜以酒。會因譙讓羽。有頃。沛公起如廁。招樊噲出。

置車官屬。獨騎與魯新彊勝公紀成步從。間道走軍。使張良留謝羽。羽問沛公安在。曰。間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去。間至軍。故使臣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范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沛公歸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無不殘滅。秦民大失望。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羽然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本定天下。諸將與籍也。春正月。陽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二月。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軍。邯鄲為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章邯為翟王。都高奴。漢王怨羽之背約。欲攻之。丞相蕭何諫。乃止。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與諸侯之暴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因說漢王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亦示項羽。無東意。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詠思東歸。多道亡還者。韓信為治粟都尉。亦亡去。蕭何追還之。因薦於漢王。曰。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

事者於是王齊戒設壇塲拜信爲大將軍問以計策信對曰項羽背約而王君王於南鄭是遲也吏卒皆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向因陳羽可圖三秦易升之計漢王大說遂聽信策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初項梁立韓後公子成爲韓王張良爲韓司徒羽以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功故不遣就國與俱至彭城殺之及聞漢王并關中而奔梁拔之羽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距漢令蕭公角擊彭越越敗角兵時張良徇韓地遺羽書曰漢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復東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進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王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爲之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非而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中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兵皆編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

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夏四月田榮弟橫收得數萬人立榮子廣爲齊王羽雖聞漢東既擊齊欲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東伐楚到外黃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爲魏相國令定梁地漢王過入彭城收羽美人貨置酒高會羽聞之令其將擊齊而自以將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大戰彭城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聞漢王三匝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楚軍大亂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家亦已亡不相得漢王道逢孝惠魯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二子滕公下收載遂得脫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反遇楚軍羽常置軍中以爲質諸侯見漢敗皆亡去塞王敗翟王翳降楚殷王卬成呂后兄周呂侯將兵居下邑漢王往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西過梁地至虞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布果使畔楚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樹黨漢王刻印將遣食其立之以間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飯吐哺曰堅僞幾敗乃公事令趙錯印又問陳平乃從

其計與平黃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夏四月項羽圍漢榮陽漢王請和割榮陽以西者爲漢亞父勸項羽急攻榮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歿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日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爲獻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遇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攸公守榮陽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而周苛攸公相謂曰反國之王誰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

人新集

卷之三

一

出榮陽至成臯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榮陽數歲漢常困頓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榮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輒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榮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死葉間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月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使終公守成臯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臯六月羽已破走彭越聞漢復軍成臯乃引兵西拔榮陽生得周

苛羽謂苛爲軍將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曰若不超降漢今爲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烹周苛并殺攸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逃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王門北渡河宿小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臨河南鄉軍小修武欲復戰郢中鄭忠說漢王高壁深壁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糧是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復擊破楚軍燕郭西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九月羽謂梅春侯

人新集

卷之三

一

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卽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羽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使鄢食其說奔王田廣罷守兵與漢和四年冬十月韓信用酈通計襲破奔齊王烹酈平走高密項羽聞信破齊且欲擊楚使龍且救齊漢果數挑戰成臯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大司馬咎怒渡兵汜水上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羽下梁地十餘城間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梁

陽東聞羽至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與漢相持丁壯苦軍旅者弱龍轉餉數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為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為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祗益禍耳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懼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怒欲攻之張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春二月還張良操印立韓信為齊王秋七月立黥布為淮南王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壁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空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外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

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苦甚今天下事畢其敝天下殊死以下於是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生時秦為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以足而位號比擬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宜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秦威動海內又以辟陋之地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品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賴大王以幸天下漢王曰諸侯上幸以為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嬪曰昭靈

大人初率布爲項藉將數萬辱帝藉滅帝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乃銳鉗爲效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縣公曰李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非走胡南走越耳夫足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滕公言於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布母弟丁公亦爲羽將逐害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見哉丁公乃還至是來謁帝以荀軍中曰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效丁公也沛曰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母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爲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秦君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爲長沙王又曰故粵王亡諸世秦粵祀秦侵奪其地使其恥復不得血食諸侯伐秦亡諸身師閩中兵以佐滅秦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爲閩粵王王閩中地勿使失職帝乃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歸家詔曰諸侯子在閩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

吏以文法教訓辯告勿笞辱民以饑餓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爲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并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必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爲笑甚也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抗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史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會諸侯子陳楚王信迎謁因執之詔曰天下既安家傑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田許贊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二百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瑯琊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瀋水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懸關千里

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王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額陽。赦信封爲淮陰侯。甲申始割符。封功臣。曹參等爲通侯。詔曰。齊古之建國也。今爲郡縣。其復以爲諸侯將軍。劉賀數有大功。及擇寬惠修潔者。王齊荆地上。居南宮。從復道上。見諸將往往。搢謁以問。張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爲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受。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爲不足用。偏封而恐。以過失及謀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爲之奈何。良久曰。取上不快。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罷酒。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亡患矣。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却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於是上心善家令言。代相國陳豨。反上曰。豨嘗爲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故封豨爲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黃來國者皆舍之。上自東至邯鄲。上喜曰。豨不曲據邯鄲。而

阻漳水。吾知其亡能爲矣。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否。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昌白凡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應皆伏地上。各封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賈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及趙代地皆豨有。吾以材微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得邯鄲中兵耳。吾何受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有詔求樂毅。後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爲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爲代王者。燕王紹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恒賢智溫良。請立以爲代王。都晉陽。大赦天下。二月。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五月。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粵雜處。會天下誅秦。南

人尉它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亡枕
江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它爲南粵
王使陸賈即授璽綬它稽首稱臣詔曰吳古之建國
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今歲亡後朕欲復立吳王其
議可者長沙王臣等言沛侯源重厚請立爲吳王已
拜上詔謂源曰汝欲有反相因相其背曰漢後五十
年東南有亂豈汝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慎毋反源
頓首曰不敢

孝惠帝

文帝

九帝

漢帝

惠帝

惠帝

惠帝

惠帝

孝惠帝劉高帝子也母呂太后高帝爲漢王得定陶
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爲人仁弱高祖以爲
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
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
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爲趙王欲代太子
者數矣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母廢呂后最
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乃令承巷囚戚夫人而召趙
王使者三反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
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
之臣不敢遣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呂后大怒乃使人
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乃使人復召趙王來未到帝

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趙王
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問孝惠元年二月帝晨
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跪飲
之犁明帝還趙王已死於是乃徙淮陽王友爲趙王
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燬耳飲瘡藥使居廁中
命曰人彘居數日乃召帝觀人彘帝見問乃知爲戚
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
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帝以此日飲爲
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

文帝

文帝

文帝

文帝

文帝

文帝

文帝

文帝

文帝

文帝

文帝恒高祖中子也兄弟五人長惠帝次齊王肥孝
惠七年薨次帝次淮南王長次趙王如意爲呂后所
殺帝母薄姬少立爲大王都晉陽卽位十七年高后
八年七月高后崩諸呂祿產等欲爲亂以危劉氏大
臣共謀之因謀曰少帝及諸王皆非眞孝惠子也呂
后詐名他人子而立之以彊呂氏卽長用事吾屬無
類矣或言齊王高帝長孫可立大臣皆曰呂氏幾危
宗廟今齊王舅驃釣虎而冠卽立齊王復爲呂氏矣
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諸
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

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曉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大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入。」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主

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瑯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乃命宋昌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朱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曰：「願請間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晚上。天子驪符，代王謝曰：「王者不之。」遂馳入代邸。羣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

軍陳武、御史大夫張敖、宗正劉卬、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項王、后與瑯琊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立爲高帝嗣。』願大王卽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討立者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卽皇帝位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爲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還生前殿。於是夜下詔書，初呂太后、劉卬之瑯琊郡，以王諸劉遠屬營陵侯澤至，是徙澤爲燕王，而復以瑯琊郡與齊封趙幽王子，遂爲趙王。陳平謝病，願以右丞相讓勃。十一月，徙平爲左丞相，太尉勃爲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爲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誅諸呂功，右丞相勃以下益戶賜金各有差。絳侯朝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袁盎諫曰：「諸呂悖逆，大臣相與共誅之，是時丞相爲大尉，本兵柄，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王色，陛下謙讓臣主，夫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十二月，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

之及爲收帑朕甚不取其除收帑諸相生律令上每
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韓受其言言不可用置
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
峻阪中郎將袁盎騎車擊轡上曰將軍快邪盎曰
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賢王不乘危不微幸今陛
下騁六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
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
后同席坐及坐郎署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
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
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
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卽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
夫人適所以禍之也陛下獨不見人疑乎於是上乃
恍然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詔曰古之治
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
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
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秋
九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
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
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詔曰前遭
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朕率列侯

之國十一月免丞相勃遣就國以太尉灌爲丞相
罷太尉官屬丞相初大臣之誅諸呂也朱虛侯功尤
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
及帝立開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收細其功及王
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之與居自以失職奇功頗快
快聞帝幸太原以爲天子且自擊胡遂發兵反帝聞
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以棘蒲侯柴武爲大將軍
將四將軍十萬衆擊之神侯綰賀爲將軍軍樂陽上
自太原至長安詔齊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
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濟北王與居來者赦之濟北
王與居兵敗自殺帝弟淮南王長謀反事覺召至長
遷之蜀憤恚不食死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
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安等四人爲列侯買諫諫不
聽帝舅將軍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
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
自殺前十一年冬十一月上行幸代春正月自代還
夏六月梁懷王揖薨無子帝從買諫計徙淮陽王武
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後歲
餘買諫亦死成時年三十三矣徙城陽王喜爲淮南

王何奴冠狝道時何奴數為邊患太子家令頴川
錯上言兵事始募民徙塞下詔民入粟輸邊得拜爵
免罪是時上既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
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
行天下告計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
戶口寢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罪疑者予民是以刑
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

景帝啓文帝太子也

班固贊曰文帝寬厚長者以德化人無事則謙抑如
不能有事則英氣奮發景帝刻薄任數以計力御下

人編類集

卷百十

君卿

五

平居則誅賞肆行緩急則憐懷失措其大致懸絕如
此而又以無寵廢正后而夫婦之道薄以無罪廢太
子而父子之恩廢過梁王輕許傳位而兄弟之好
不終信說用蕭細申房嘉戮趙錯殺周亞夫而君臣
之義乖缺其視文帝益相遼矣獨節儉愛民一事克
遵前業耳夫豈可與成康同得美稱哉

武帝徵景帝第十子也母曰王美人帝以英雄甚壯
之年當盈成富強之世懷爵積功儲之念三者參會
一旦而發故仲舒彌勉之言申公力行之語汲黯多
德之戒不見納用於是始為微行與左右能騎射者

期諸殿門常入南山下射獵馳騫禾稼之地民為號
呼罵詈郭杜令欲執之示以乘輿物乃得免又嘗夜
至栢谷逆旅主人疑為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
睹上狀貌而異之止其翁不聽飲翁以酒醉而縛之
少年皆散走後乃私置更衣十二所內增七校外置
樓船起上林苑建栢梁臺作長安飛廉之館興造甲
巳之帳絡以隋珠和璧作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
役費並興而土木之工不息矣招東廐事兩越穿朝
鮮開滄海大將軍出定襄出雲中出高閭出上谷出
朔方五出而匈奴服驃騎將軍出隴西出代郡出鴈

入龍圖臺

卷百十

君卿

五

門三出而昆邪降曙犀布瑊瑁則建珠崖七郡感竊
簪竹杖則開牂牁越雋閩天馬蒲萄則通大宛安息
自時厥後資糧火毳馴禽封獸之賦駢積於內府夷
歌巴舞奇音異節之技列昌於外門藏山隱海之靈
物流沙棲陸之偉寶莫不呈表惟麗雖被宮壘焉當
是時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至十餘萬斤而漢土
馬物故者亦多兵甲轉漕之費稱是於是大司農
經費竭不足以奉戰士矣自是二三年間變異迭至
今年有星如日夜出二年明年有星孛于西北三年
又明年有星孛于東方其長竟天六年甚者大饑至

于人相吞噬聖帝於是時正安恐懼以答天戒而方
且信感奇悵矯誣上天祭竈郵事躬親爲之
祠五時元光二年戊申祠太一如東萊
泰山太初元年己未史不絕書又數遣燕齊迂惟之士求神
仙不灰之藥至以方士樂大爲五利將軍尚主馳神
物外玩意希夷其後府軍營竭杆軸空虛乃鑄白金
造皮幣幣錢有征舟車有算六畜有租罔之凶年盜
賊並起姦軌不勝於是作見於故縱之法遣繡衣直
指之使嚴切太過而仁恩罕有存者方帝初年血氣
方剛好大矜功紛然多欲一喜桑孔禍及黎甿二喜
衛霍及邊鄙一喜趙張禍及大臣一喜江充禍及
父子之際迨乎晚節血氣既衰翻然有悟乃知葉輪
臺之地下哀痛之詔封田千秋爲富民侯擢趙過爲
搜粟都尉力本務農以明休息雖云悔過而廢已墜
矣帝自建元以來丞相多不保人泄政之始首相賈
誼是明年許昌即代其位昌木四年復用田蚡昌之
妄庸去之可也蚡何人斯而可居此哉不四年而復
用醜小廉之薛澤未幾復以多詐之弘代之又未
四年而復用李蔡又三年而復用嚴青翟又三年而
復用趙周數子保祿亡足多者獨一石慶最竇久任

亦數被讒責繼此則太僕公孫賀也涿郡太守劉屈
輿也大鴻臚田千秋也多考者三四年少者一二年
遷數易有如傳舍五十四年之間而爲相者十有三
人一言蔽意即加超擢少有罪戾大者腰斬劉屈
者獄誅趙同公孫而被殺者凡五當時登相位者
至于涕泣不敢拜公孫賀視宰相爲何等官而若
是哉故班史贊武帝得人之盛自大將軍以下莫不
表著名氏獨丞相闕焉此意深矣
昭帝弗陵武帝少子母趙婕妤武帝末戾太子敗齊
王閔早卒燕王旦廣陵王胥行驕慢不可立弗陵年
七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前而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
穉母少猶豫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奉車都
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在大事乃使黃門君周公
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數日帝誡責鈞弋夫人夫
人跪稽顙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領帝
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成頃之帝閉居問左右曰外
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
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
王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汚亂自恣莫能禁也波
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年十四即位帝姊

長公主共養省中霍光秉政領尚書事昔周成以懿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年幼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宣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太子納史良娣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宣帝號曰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曾孫雖祿祿猶坐收繫郡邸獄而丙吉爲廷尉監治巫蠱於郡邸隣人籍籍然

八續類事

卷三

然亦喜游俠鬪雞走馬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請皇后徵昌邑王賀尋奏王淫亂廢之光奏議曰禮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武帝曾孫病已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操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昭帝後奉承祖宗子百姓奏可遷宗正德至曾孫尚冠里舍洗沐賜御府衣太僕以軫獵車奉迎曾孫就齊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羣臣奉上璽綬即位帝起自閭閻知民事之艱難素矣霍光卒後始親政事屬精爲治丙吉魏相同心輔政三三年間求直言省屯兵罷宮館貸貧民減天下鹽價嚴禁囚掠笞鞭外之禁遣使者巡行郡國戒勿煩擾五日一聽事上在閭閻知民有冤詔以廷史任輕祿薄置廷尉予祿六百石貞四人每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爲平矣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獎勵公卿闕則以次用之漢世良吏於斯爲盛而又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理法之士下至技巧工匠器械咸精其能自元成間鮮能及之權機周密

八續類事

卷三

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當是時法制過詳而道德不足。是以人清之姦計益甚。滋戶口者得以冒其實。滅羅價者得以逃其罪。獻陽雀者得以投其能。甚至上計簿者不過具文。而虜入代郡始料瑣邊吏者反蒙恩職之褒。其爲欺罔難出而不可禁矣。至用恭顯而啓元帝之信宦者。賁許史而啓成帝之任外戚。揚韓之戮赤族之誅。而啓哀帝之誅大臣。啓三大癩卒以亡漢。其弊皆原于初年擇術不精。而學申韓不任周政。而雜霸道者致之也。故前輩直謂西京之亡。自宣帝始。蓋以文景養民之意。至是盡消磨焉。豈不然哉。

八編綱目 卷五十二 郡縣

元帝宣帝長子也。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寸節度。窮極奇巧。少而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揚憚盜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爲罪。而諫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用德教。用周政乎。且儒生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疎太子。而愛淮陽王。曰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爲吾子。而王母張婕妤尤幸。欲用

淮陽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許氏。俱從微起。故終不肯焉。人之上拜韋玄成爲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兄。欲以感諭憲王。由是太子遂安。及卽位。徵用儒生。奏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率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哀焉。

成帝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爲太子。二日親書堂爲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帶玉虎。年三歲而宣帝崩。元帝卽位。帝爲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慎。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

八編綱目 卷五十二 郡縣

故以狀對。上大悅。乃著令。太子得絕馳道云。其後幸酒樂。燕樂上不以爲能。而定陶恭王有材藝。母傅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恩欲以恭王爲嗣。賴侍中史丹諫。太子家輔助有力。上亦以宣帝尤愛太子。故得無恨。卽位數爲微行。從期門郎。或私教。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市里。如野。遠至旁縣。聞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侍中張放也。寵幸無比。故假稱之。遺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長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十一

左編

君類

漢光武

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高祖九世孫也
宛人李守好星歷識記爲莽宗卿師嘗謂其子通曰
劉氏當興李氏爲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
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當復興南陽宗室獨
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
舍秀賣穀於宛通遣軼往迎秀與相見因具言議文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君類

事與相約結定謀議通欲以立秋材官都試騎士日
劫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丘賜因以驚令大衆使
軼與秀歸春陵舉兵以相應於是籍名諸豪傑計議
曰主莽舉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
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
是分遣親客於諸縣起兵籍自發春陵子弟諸家子
弟恐懼皆亡匿曰伯升殺我及兄秀絳衣大冠皆驚
曰誰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
部署賓客自稱在郡部秀時年二十八李通未登
事覺亡走及家屬坐死者六十四人續使族人嘉招

訖新市平林兵西擊湖陽軍中分財物不均衆志恨
欲反攻諸劉秀歛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衆乃悅進
拔棘陽李軼鄧晨皆將賓客來會劉縯欲進攻宛至
小長安聚與甄阜梁丘賜戰時大雪霧漢軍大敗秀
單馬走遇女弟伯姬與共騎而奔前行復見姊元趣
令上馬元以手揮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爲兩沒也會
追兵至元及三女皆歿縯弟仲及宗族成者數十人
續復收會兵衆遣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
引精兵十萬南渡沔陽臨泚水阻兩川間爲營絕後
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阜賜軍大至各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君類

欲解去縯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立秋縯即
與秀及李通俱造其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
衆推王常縯見常能以合從之利常大悟曰王莽殘
虐百姓思漢今劉氏復興即眞主也誠思出身爲用
輔成大功縯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
結而去常還具爲餘將成丹張印言之丹印負其衆
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爲主何故受人制乎常乃徐
曉說其將帥曰王莽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誹吟
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
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與大事必當下順民心

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疆恃勇獨情志欲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執尚至夷覆况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偏疆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即引兵與漢軍及諸市平林合先是赤眉賊眾雖數十萬人訖無文書號令旌旗部曲及漢兵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移書稱說舉聞之始覺春陵戴侯曾孫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諸將議以人多而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縯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從憚縯威烈貪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召縯示其議縯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赤眉起青徐眾數十萬隔南陽立宗室亦復復有所立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足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春陵去死三百里耳遽自尊立爲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非計之善者也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設壇塲於清水上沙中玄卽皇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汗流舉手不

能言於是大赦改元以未歸爲大司馬劉縯爲大司徒餘皆九卿將軍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劉秀等徇昆陽定陵鄧皆下之王莽聞嚴尤敗乃遣司空王邑驍傳與司徒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又以長人巨毋霸爲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走會者四十二萬人號百萬餘在道者旌旗輜重千里不絕尋邑南出潁川與嚴尤合諸將見尋邑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衆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執無俱全且死城不拔不能相救昆陽旣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非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素輕秀及迫急乃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爲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秀使將軍王常守昆陽夜與將軍奈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日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嚴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死堅進大兵彼必奔走死

敗昆陽自服邑曰吾習圖讐義生不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當先屠此城蹙血而進前歌後舞顧不快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道衝棚撞城稍驚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諸將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爲憂嚴尤曰兵法圍城爲之闕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棘陽守長岑彭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城中人相食乃舉城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縯曰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更始乃封彭爲歸德侯劉秀至鄧

入魏書

卷五十三

五

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合借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秀與諸營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惟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

鼓譟而出中外合勢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潁川盛盜虎豹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數萬王邑嚴尤輕騎乘成人渡水逃去王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洛陽關中聞之震恐於是海內豪傑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劉秀復徇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車鄉潁川郡掾馮異監五縣爲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願歸據五城以效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苦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虜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

入魏書

卷五十三

六

五縣以降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縯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秀謂縯曰事微不善縯笑曰常如是耳更始大會諸將取縯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徒建隨獻王莽更始不敢發縯舅樊宏謂縯曰建得無有范增之意乎縯不應李軾初與縯兄弟善後更誦事新貴秀戒縯曰此人不可復信縯不從縯部將劉稭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耶更始以稭爲抗威將軍稭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稭將誅之縯固爭李軾朱鮪固勸更始并執縯即日殺之以族兄光

祿勳賜爲大司徒秀聞之自又城馳詣宛謝司徒官
屬迎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是
陽之功又不敢爲絳服食飲言笑如平常更始以
是懸拜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更始遣王匡攻洛
陽申屠建李松攻武關京兆諸縣及城中共起兵殺
王莽王匡拔洛陽生縛莽太師王匡表章皆斬之更
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宮府秀
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
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忘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
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泣曰不圖
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更始北都洛陽分遣使者徇郡
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大
司徒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朱鮪等以爲不可
更始狐疑賜深勸之更始乃以劉秀行大司馬事持
節北渡河鎮慰州郡以大司徒賜爲丞相令先入關
修宗廟宮室大司馬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
黜陟能否平造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
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
於鄴禹說秀延攬英雄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
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秀自兄

漢之於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將焉
異獨扣頭寬譬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
始政亂百姓無所倚戴夫人久饑渴易爲充飽今公
專命方面空分遣官屬徇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
更始至長安乃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於
是三輔悉平時長安唯未央宮被焚其餘宮室供帳
倉庫官府皆案堵如故市里不改於舊更始居長樂
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怩悅首創席不
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
宮省久吏驚愕相視李松與棘陽趙萌說更始宜悉
王諸功臣朱鮪爭之以爲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
乃先封諸宗室六人爲王然後立王匡爲泚陽王朱
鮪爲膠東王王常爲鄧王申屠建爲平氏王張卬爲
淮陽王李通爲西平王李軾爲舞陰王唯朱鮪辭不
受乃以鮪爲左大司馬死王賜爲前大司馬使與李
軾等鎮撫關東又使李通鎮荊州王常行南陽太守
事以李松爲丞相趙萌爲右大司馬共秉內任更始
納趙萌女爲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酒後庭羣臣
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
語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左

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邪起抵破書案趙萌專權
生殺自恣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擊之自
是無敢復言以至羣小勝大皆濫授官爵長安爲之
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軍師將軍李淑上書諫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歌
況遣其子余奉奏詣長安會時年二十一行至未子
會王郎起余從吏孫倉衛包曰劉子與成帝正統拾
此不歸遠行安之余按劍曰子與樊賊卒爲降虜耳
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歸發矣騎以轉
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
入編類纂 卷五十五 王郎 九

久也倉包遂亡降王郎弁聞大司馬秀在虛奴乃馳
北上謁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副王郎移檄購秀十
萬戶秀令功曹王霸至市中募人擊王郎市人皆大
笑舉手邪掄之霸慙據而反秀將南歸耿弁曰今兵
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
太守即弁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郡不足慮也
秀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
秀指弁曰是我北道王人也會故廣陽王子接起兵
副中以應郎城內擾亂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十石以
下皆出迎於是秀趣駕而出至南城門門已閉攻之

得出遂晨夜南馳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傷至蕪蕪亭
時天寒烈馮異上豆粥至朝陽官屬皆乏食秀乃自
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餓爭奪之傳
吏疑其僞乃椎鼓數十通詔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
失色秀升車欲馳旣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
軍入久乃駕去晨夜兼行蒙犯霜雪而皆破裂至下
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噉沱河候吏還
曰河水流漸無缸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
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水堅可渡官屬皆喜秀笑
曰侯吏果妄語也遂前北至河河水亦合乃令王霸

獲度未畢數騎而水解至南宮遇大風雨秀引入道
傷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燔火秀對寵燎衣馮異復進
爰飯進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
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
即馳赴之是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
和戎太守鄧彤不肯從光自以孤城獨守恐不能全
聞秀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鄧彤亦自和戎來會議
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鄧彤曰吏民歌
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
除道以迎之今卜者王郎假名因執驛集烏合之衆

遂振蕪越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旣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損父母背成王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郡兵弱欲入城頭千路刁子都軍中任光以爲不可乃發飭縣得精兵四千人拜任光爲左大將軍信都都尉李忠爲右大將軍邳彤爲後大將軍和戎太守如故信都令萬修爲偏將軍皆封列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任光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三 君類

二

攻下曲陽降之衆稍合至數萬人復北擊中山耿純恐宗家懷異心乃使從弟前秀歸燒廬舍以絕其反顧之望秀進拔盧奴所過發犇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時真定王楊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秀遣劉植說楊楊乃降秀因留真定納楊舅郭氏爲夫人以結之進擊元氏防子首下之至鄆擊斬王郎將李輝至栢人復破郎將李育有還保城攻之不下南鄆人延岑起兵據漢中更始將擊降之有衆數十萬秀舍中兒犯法軍市令祭違格殺之秀怒命收遣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破衆軍整齊今違奉法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三 君類

十二

不遵是教令所行也乃賈之以爲刺客將軍謂諸將曰當遵祭遵吾令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或說大司馬秀以守栢人不如定鉅鹿秀乃引兵東北按廣阿關中之亂耿弇與劉秀相失北走昌平就其父況因說況擊邯鄲時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疑弇多欲從之上谷功曹寇恂門下掾周業說況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劉升伯母弟尊賢下士可以歸之況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可以詳擇去就恂命東約漁陽邯鄲不足圖也況然之遣恂東約彭寵

欲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詣大司馬秀安衆令吳漢亦勸龍從秀龍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龍不能奪漢出止外亭遇一偏生名而食之問以所聞生言大司馬劉公所過爲郡縣所稱郡縣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卽許爲秀書移檄漁陽使王賢以詣龍令具以所聞說之會寇恂至龍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將之南攻薊殺王郎大將趙闢寇恂還遂與上谷長史景丹及耿弇將兵俱南與漁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凡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前及廣阿開城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五

內之更始遣兵攻破信都秀使李忠還行太守事王郎遣將倪宏率數萬人救鉅鹿秀逆戰於南緄不利景丹等縱突騎擊之宏大敗秀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其戰樂可言邪耿純言於秀曰久守鉅鹿士衆疲弊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潰矣秀從之夏四月留兵守鉅鹿進軍邯鄲連戰破之郎乃使其諫大夫杜威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遣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况詐子與者乎威請求萬戶侯秀曰願得全身可乎威怒而去秀急攻之二十餘日郎少傅李立開門內漢兵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五

遂拔邯鄲郎夜亡走王霸追斬之秀收郎支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誹毀者數子章秀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日令反側子自安秀部分吏卒各領諸軍護軍未祐從容言於秀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秀曰名刺姦牧護軍祐乃不敢復言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悉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詣行在所遣蕭曾爲幽州牧韋順爲上谷太守蔡克爲漁陽太守並非之部蕭王用耿弇議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二於更始是時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脰大槍尤來上江清犢五校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

合數百萬人所任寇掠蕭王欲擊之乃拜吳漢耿弇俱爲大將軍持節北發幽州十郡突騎苗曾聞之陰勸諸郡不得應調吳漢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出迎於路漢即收曾殺之耿弇到上谷亦收韋順蔡克斬之北州震駭於是悉發其兵秋蕭王擊銅馬於鄆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士馬甚盛漢悉上兵薄於莫府請所付與不敢自私王益重之王以偏將軍沛國朱浮爲大將軍幽州牧使治薊城銅馬食盡夜遇蕭士追擊於館陶大破之安降未盡而尚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蕭王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人八編類纂卷一百一十五

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鮑永田邑在并州蕭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諸將守河內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薦寇恂乃拜恂河內太守蕭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渡而已拜馮異爲孟津將軍統魏郡河內兵於河上以拒洛陽光武建武元年春正月鄧禹至其關擊破河東郡尉進剛安邑夏四月蕭王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追至北平連破之又戰於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爲所敗王自投高岸遇突騎王勗下馬授王王僅而得免散兵歸保范陽八編類纂卷一百一十六

軍中不見王或云已歿諸將不知所爲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恐懼數日乃定賊雖戰勝而憚王威名夜遂引去大軍復追至安次連戰破之賊退入漁陽所遇虜掠強弩將軍陳俊言於王曰賊無輜重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王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堡壁堅完者勸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是時赤眉立劉盆子爲帝馮異遣李軾書勸令歸附蕭王軾知長安已危而以伯升之戚心不自安乃報書曰軾本與蕭王首謀造

漢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唯深遠肅王願進愚策以佑國安民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得其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臯已東十三縣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呼者異與戰於士鄉下大破斬勃軼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白王王報異曰季文多許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告守尉當警備循省省省王宣露軼書朱鮪聞之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卑離多有降者朱鮪聞王北征而河內孤乃遣其將蘇茂佼彊將兵三萬餘人渡臺河攻溫鮪自八編類纂卷之三將數十萬人攻平陰以綴異檄書至河內寇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恂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呼之馮異亦渡河擊朱鮪鮪走異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匝而歸自是洛陽震恐城門盡閉異恂移檄上狀諸將入賀因上尊號將軍南陽馬武先進曰大王筆執謙退余宗廟社稷何宜先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

誰賊而馳驚擊之乎王驚曰何將軍出此言可斬也乃引軍還鄴宿遣吳漢率耿弇景丹等十三將軍追尤來等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至浚縣而還賊散入遼西遼東爲烏桓貊人所鈔擊略盡都護將軍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復傷瘡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王於薊相見甚驩還至中山諸將復上尊號王又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請王不許諸將且出取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八編類纂懷從大王於矢石之間望攀附風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薊名馮異詣鄴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六月己未王卽皇帝位於鄴南改元大赦秋七月帝使吳漢率建義大將軍朱祐等十一軍攻朱鮪於洛陽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以廷尉岑彭常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爲陳成敗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

又諫更始無違蕭王北伐謀自知罪深不致許彭遂
吳言於帝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忿鮪今若降官爵
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
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
誠即許降朱鮪而縛與岑彭俱詣河陽帝解其縛召
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旦與蘇茂等悉其衆出
降拜鮪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九月赤眉兵入長安
廢更始爲淮陽王尋殺之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
幸南宮遂定都焉二年春正月悉封諸功臣爲列侯
梁侯鄧禹廣平侯吳漢皆食四縣博上丁恭議曰古

八編類纂

卷百五

若類

十九

者封諸侯不過百里疆隸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四
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
地多而滅亡者也起高廟于洛陽四時合祭高祖太
宗世宗建社稷于宗廟之右立郊兆于城南帝以關
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賜書責之禹猶執前意別
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將軍馮異與朱歆守栒邑
爭權相攻情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
人情所親愛爲誰對曰護兵黃防報曰縛情者必黃
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往降之防果執情歸罪焉
情之叛引兵西向天水隗囂擊破之於是禹永制遣

使持節命蓋爲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朝方事初
更始以鮑永爲尚書僕射將兵安集河東永以馮衍
爲將軍屯太原與上黨太守田邑磨甲養士以扞并
上至是帝遣劉延攻天井關田邑拒之不得進及更
始敗邑請降即拜上黨太守帝又遣儲大伯特節徵
鮑永永未知更始存亡收堅大伯遣使馳至長安謂
間處實永與馮衍審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儲大伯
等封上印綬悉罷兵幅巾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衆
安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黜以其
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耳意不悅旣而永

八編類纂

卷百五

若類

千

以立功見用行遂歷舉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
罪誅丁固之功今遵明主何憂哉衍曰天命難知人
道易守守道而已何患滅亡二月未弘爲大司空帝
之討王郎漁陽太守彭寵發突騎轉糧食前後不絕
及帝追劉焉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
能滿及吳漢王梁爲三公寵愈怏怏幽州牧朱浮年
少有俊才欲厲風迹復士心多所辟召發諸郡舍穀
原贖之寵以爲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
浮數譖寵上輒漏泄令寵聞以爲恐之至是徵寵寵
益自疑其妻固勸無受徵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監

之寵遂發兵反攻浮於蜀又赦遣使要誘耿况况斬其使立貴人郭氏爲皇后子彊爲皇太子帝遣鄧隆助朱浮討寵隆軍潯南浮軍雍奴遣使奏狀帝曰營相去百里其勢不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寵果遣輕兵擊隆軍大破之浮不能援鄧隆自馬惜叛後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歸附者日益附敵帝乃遣馮異代禹送至河南勸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託將軍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民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

人編卿纂

卷五十五

三

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固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史士念自修勅無爲郡縣所苦里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卒益多降十二月詔復宗室列侯爲莽所殺者三年春三輔大饑赤眉東出馮異與戰於虜底大破之赤眉餘衆東向安陽帝親勸六軍嚴陳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以不殊耳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上得傳國璽綬赤眉衆尚十餘萬人王莽未天下亂臨淮大尹侯霸獨能保全其郡帝徵霸會壽春拜尚書令時朝廷無故典與少舊臣

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隗囂遣馬援奉書入見公孫述遣兵屯陳倉隗囂遣兵助馮異擊破之述遣使招囂囂斬其使寵以子后蘭卿質漢歸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寵嘗在便室蒼頭子宿等三人因寵卧寐共縛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爲稱寵命收縛奴婢又以寵命呼其妻妾入驚曰奴反奴乃摔其頭擊其頰寵急呼曰趣爲諸將辦裝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使妻縫兩縑囊昏夜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開門書成

人編卿纂

卷五十五

三

斬寵及妻頭置囊中候曉記持出城詣關明旦關門不開官屬踰牆而入見寵風驚怖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爲王國師韓利斬首詣祭遵降夷其宗族帝封子衛爲不義侯先是董憲據蘭陵與劉永連兵帝遣將軍龐萌蓋延擊憲兩爲人遜順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使與延共擊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潛已自疑遂反襲延壁破之與憲逆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謂萌爲社稷臣將軍得無失其言乎帝幸鄴留吳

漢攻之車駕轉獨彭城下邳吳漢拔郿董憲旋萌走保胸劉紆不知所歸其軍士高扈斬之以降失漢進關胸寶融遣使奉書入見詔以融爲涼州牧耿弇拔祝阿濟南臨菑與張步戰大破之帝自魯至臨菑勞弇軍步斬蘇茂以降齊龜悉平初安定盧方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據郡自立爲上將軍西平王遣使與匈奴結和親單于乃使騎迎芳入匈奴立爲漢帝及五原人李興隨昱朔方人田鳳代郡人石鮪閭提各起兵自稱將軍匈奴遣使與興等和親欲令盧芳還漢地爲帝興等引兵至單于庭迎芳入塞都九原縣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郡縣

三

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鴈門五郡並置守令與胡通兵侵苦止邊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光不屈以良爲諫議大夫黨人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關國之道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良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柴陽疾篤不任進道過其友人友人拒一

卷五十五

青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後徵不應卒於家吳漢等杖胸斬董憲誅龐萌江淮山東悉平漢等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帝猶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五日休諸將於雒陽分軍士於河內收勝書隴蜀告示賜福述不答夏四月帝如長安謁閣陵遣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中郎將來徵奉璽書喻囂囂獨豫不失欽遂發憤責囂曰國家以君知藏否曉然與故以手書賜意足下推誠既遣伯春交質而反欲用依惑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郡縣

三

言爲族激之計耶因欲刺囂起入部勒兵將族欲欲徐杖節就車而去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史者并之於是并者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詔王莽時吏人沒入爲奴婢者免爲庶人復田租舊制二十稅一馮異擊盧芳匈奴兵破之北地上郡安定皆降鄭興上疏曰夫國無善政則誦見日月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今公卿大夫多舉潁陽太守郭舉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

功臣功臣則用人位。諫矣。願陛下屈已從衆以濟羣臣讓善之功。項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隱。當反漢降蜀。公孫述立誓爲寧朔王。帝將征焉。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草創未可遽征。乃當車拔佩刀斷車鞅。帝不從。西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遽入險阻。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願將師有土崩之勢。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行軍衆所從道徑。往來分析。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

入蜀類纂

卷五十三

車至高平第一。初。寶融據河西。遣使來上書陳逆順之意。至是。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與大軍會。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帝聞而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遂進軍數道。上隴。使蓋降將王遵以書招蓋將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於是蓋大將十三人屬。蓋十六衆十餘萬皆降。蓋將妻子奔西城。進幸上邽。詔告蓋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若遠欲爲黔布者。亦自任也。蓋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圍西城。耿弇圍上邽。以四縣封寶。

融爲安豐侯。弟友爲顯親侯。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遣西還所鎮。融以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潁川盜羣起。寇沒屬縣。河東守共亦叛京。師發。勅帝問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秋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帝謂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如聞東與南向。賊必惶怖歸。成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庚申。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民。受納餘降。東郡濟陰盜賊亦起。帝遣李通王常擊之。以耿純督爲東郡太守。威信著於衛地。遣使拜大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純爲東郡太守。戎寅車駕還自潁川。冬。公孫述遣兵救隗。

入蜀類纂

卷五十三

蓋吳漢引兵下隴。蓋窮困。初。帝勅吳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蜀。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

多岑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行巡將蜀兵五千餘卒至大呼曰百萬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陳元等失聞殊成戰遂得入城迎覽隱莫吳漢軍食盡乃燒輜重引兵下臨蓋延耿种亦相隨而退覽出兵尾擊諸營岑彭爲後拒諸將乃得全軍東歸唯祭遵屯泅不退吳漢等復屯長安岑彭還泅鄉於是安定止地天水隴西復反爲覽擊斬將立其子純公孫述兵陷夷陵據荊門吳漢等擊盧芳匈奴救之漢等不利帝使來歙悉監護諸將屯長安馬援爲之副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

入編類纂

卷四十五

三

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治其怨結歲時巡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諄通導勸節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備今安得如舊制以明威防從之以牛部爲護羌校尉帝如長安冬十月來歙等攻破落門隄純降王元奔蜀隴右悉平省定襄郡徙其民於西河十一年春三月先是帝遣岑彭攻田戎于夷陵拔之田戎奔蜀彭謀伐蜀以夷川穀少水險難漕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荊州要會諭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彭數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率討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荊門彭薨戰死數千艘吳漢以諸郡梓卒費糧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閏月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衆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有反把鉤奇船而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而田戎走保江州彭上劉隆爲南郡太守自率輔威將軍臧宮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

牛酒迎勞彭復謀不受百姓大喜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縣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即以太守禮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史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橈繼進公孫述遣王元拒河池六月來欽攻元大破之進兵下犍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殺欽詔以將軍馬成代帝自將伐蜀秋七月次長安公孫述使延岑王元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岑彭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被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威兵於沅水臧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爲所反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使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左步右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宕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

人編年表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成者萬餘人水爲之滿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軍至陽鄉王元舉衆降帝與公孫述書陳言禍福示以丹青之信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太常少光陳勲張隆皆勸述降述曰廢與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少隆皆以憂成帝還宮冬十月公孫述使刺客詐爲亡奴降彭夜刺殺彭馬成等破河池于武都遂與馬援擊破先零寇十二年春正月吳漢破公孫述將于魚涪津遂圍武陽述遣子掇史興救之漢連擊破之因入捷爲界諸縣皆城守詔漢直取廣都據其腹心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公孫述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又下詔諭述曰勿以來欽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完全述終無降意秋七月將軍馬援拔江州獲田戎吳漢進軍攻成都九月入其郛臧宮拔綿竹引兵與漢會冬十一月公孫述引兵出戰吳漢擊殺之延岑以成都降蜀地悉平初述徵廣漢李業爲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尹融劫之賜以毒酒業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爲此故也遂飲毒而死述恥有殺賢之名遣使弔祠贈賻百匹業子肇進辭不受又聘巴郡譙玄玄不

八編年表

卷一百一十六

三

諸亦遣使以毒藥劫之巴郡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
玄曰保志全高亦莫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
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歟太守爲請遂許
之遂又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擊其妻子使
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大馬猶識王况於人
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遂怒遂冰皓家屬王嘉
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隄爲費貽不
肯仕連漆身爲瘡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爲信皆託
青自以商徵命帝既平蜀詔贈帝少爲太常張蔭爲
光祿勳玄已卒嗣以中牛物所有還其家錢而表
入籍如舊

卷五十一

三十一

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定封郡焉爲高密侯食四
縣李通爲固始侯賈復爲膠東侯食六縣餘各有差
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鄧禹賈復知帝儼
武修文不欲功臣擁兵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思
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遂罷左右將軍官
耿弇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疏第加位特選奉
朝請賈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選私第閭門恭
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爲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
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爲高帝固始膠東三侯與公
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功臣而每能回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三十一

容有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偏賜諸侯而太官無
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時兵革既息天下省事
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有一焉十四年秋莎車
王賢鄯善王安皆遣使奉獻西域苦匈奴衆欲皆願
屬漢復置都護上以中國新定不許大司徒韓詵好
直言無隱帝每不能容詵於上前證歲將餓肉指天
誓詭言其剛切坐色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
責之詵及子嬰皆自殺詵素有重名故非其罪衆多
不厭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二月匈奴寇鈔日
盛州郡不能禁遣吳漢率馬成馬武等北擊匈奴徙

賜門代郡上谷吏民六萬餘口置居庸常山關以東以避胡寇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掣緣邊兵郡數千人夏四月追諡兄續爲齊武公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於是刺史太守多爲詐巧苟以度田爲名聚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民遁道啼呼或侵從豪右侵劫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奉事帝兄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詔吏由趣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將東海公陽年十一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勅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

人編纂集

卷之三

三

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賂制不可爲平帝令虎賁將詰問吏乃首服如東海公對上猶是益奇愛陽遣謁者考實二千石長吏阿往不平者遣馬成錯治障塞以張堪爲漁陽太守十六年河南諸郡太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成後上從容謂虎賁中郎將馬援曰吾甚恨前殺守相多也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摘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難追還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牧

守令長坐界內有賊盜而不收捕者又以畏煩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渠帥於他郡其曰受廩使安生業自是馬牛放牧不收邑不閉盧芳與調遣使請降帝立芳爲代王芳代相賜諸二千石四則使和集匈奴初匈奴聞漢購求芳食得財歸遣芳還既而芳以自歸爲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恥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芳入朝南及昌平有詔止令更朝明歲十七年冬十月郭后寵衰數懷恨慙上怒之廢后立貴人陰氏

人編纂集

卷之三

三

爲皇后太子璽以母故廢爲東海王立皇后陰氏子華爲太子大司徒戴涉等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爲元帝後遂追尊宣帝曰中宗祀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哀平帝於長安春陵節侯以下於章陵董宣爲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囚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侯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卽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垂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筆請自殺卽以頭擊

血流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宣不從強
侍頓之宜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
蘇亡匿成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城不能行一令乎
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國敕強項令出賜錢三十
萬宣悉以班諸吏莎車王賢驕橫欲兼并西域數攻
諸國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
子入侍願侍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
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帝不計大憂恐乃與敦煌太
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凡留都護守至燕
且息其兵太守以狀聞帝乃許之先是匈奴與鮮卑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三十一

烏桓連兵入寇已而匈奴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人
畜饑疫成耗大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
求和親帝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許之烏桓乘匈奴之
弱擊破之匈奴北徙數千里幕南地空詔罷諸邊郡
亭侯吏卒以幣帛招降烏桓西域諸國侍子久留敦
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善攻
殺龜茲王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
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符
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年
師復附匈奴二十四年春正月匈奴南邊八部立日

逐王北爲南單于款塞內附遣使詣關奉藩稱臣上
以問臧宮宮曰匈奴饑疫分爭臣願得五千騎以立
功名帝笑曰常勝之家難以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
五年遼東徵外貊人寇邊太守祭彤招降之南單于
遣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奧韃左賢
王生獲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餘里南單于復遣使
詣關貢獻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是歲烏桓大
人郝且等率衆內屬詔封烏桓渠帥爲侯王君長八
十一人使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
衣食遂爲漢俱侯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三十二

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必
復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吏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爲宜
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
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寧城關營府并領鮮卑
賞賜資子歲時互市焉二十六年詔增百官奉千石
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上大會
羣臣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
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傅太子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
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
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侍者以輔

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侯爲太子。
太傅以博士桓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
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
哉。非匈奴乞和親許之太尉趙充國喪事時。經王莽
之亂。舊典不存。呈太子與諸王。雜坐同席。藩國官屬
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意正色。持劍。殿階下諸王
以明尊卑。奏遣謁者將。護官屬。分止化縣諸王。並令
就邸。唯朝謁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山。陽。王
荆哭臨不哀。而作飛書。令。蒼。頭。詐。稱。大。鴻。臚。郭。况。書。
與東海王彊言其無罪。被廢。及郭后黜辱。勸令東歸。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舉兵以取天下。且曰。高祖起亭長。陛下興白水。何況
於王。陛下太子故副主哉。當爲秋霜。無爲檻羊。人主
崩亡。閭閻之伍。尚爲盜賊。欲有所望。何況王邪。彊得
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太子以荆母弟祕其事。
遂刑。出止河南宮。太子莊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明帝
京師 和帝 安帝 順帝 中宗
明帝莊光武第四子也。母陰后。明帝兄三人。長東海
王彊。初立爲太子。後因母廢。不自安。微陳懇誠。願守
藩國。光武從之。次楚王英。母無寵。故國最貧小。次濟
南王康。帝十歲。能通春秋。始封東海王。復立爲太子。

帝從尚儒學。自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
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子立學南
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授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
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然
帝性褻狎。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譴毀。
近臣尚書以下至兒提。曳帝以事怒。郎藥松以仗撞
之。松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松乃曰。天子穆
穆。諸侯王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
廷莫不悚懷。爭爲嚴切。以過詠責。雖離意。猶敢諫。
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典上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疏。願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帝雖不能用。然知其
至誠。終受厚之賞。詔禁章奏。浮詞曰。先帝詔書。禁人
上事。言聖而問者。章奏頗多。浮詞曰。自今若有過。解虛
舉。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詔子。也。自作壽陵
制。我令流水而已。無得起墳。萬年之後。掃地而祭。扞
水。廊。牆。而已。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
灑掃。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封諸子爲
王。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馬后曰。諸子食數
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
二千萬足矣。帝天資聰察。自爲東海王時。知吏牘書。

誅鑿田之弊其明智已足以切事情及其卽位遜奉
建武制度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歸國公主爲其
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
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
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惟曰民瘼艱桑遠來詣闕
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謂其制尚書
開章二妹爲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重職帝
爲後宮親屬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衆其業遠近
畏服戶口滋殖焉然而苻朱浮殺虞延杖葉崧提携
近臣斥辱公卿而君臣之禮闕廣陵王荆楚王英皆
以謀逆相繼誅滅而兄弟之恩乖楚獄追逮成徙千
載而刑獄濫信耿秉巧詆發兵數出無獲空返而兵
燬關傷於禰祭以耳目隱發爲明而君人之度未弘
漢大竺二求浮圖書而關德萬世釋氏之禍凡數端
史者每爲深惜焉

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
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帝雖厭苛切而過於寬故外
戚浸橫實后以無子之故譖陷朱貴人勅擢東宮太子
廢長立幼以成其私帝且一切從順東漢之衰自
此始矣范曄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
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盡心孝道平徭簡賦
而明順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謂之長者
不亦宜乎

和帝諱肇肅宗第四子也母梁貴人爲實皇后所譖
憂卒實后養爲己子永元元年詠實憲以它者鄭眾
爲大長秋衆與誅憲功帝策勲班實衆每辭多受少
帝由是賢之帝與之議論外戚宦臣迭爲消長始此
安帝祐章帝孫卽位太后臨朝封鄧騭及弟悝弘開
皆爲列侯騭辭不受自和帝之喪鄧騭兄弟常居禁
中騭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太后許之至是辭讓不
獲逃避使者上疏自陳至於五六乃許之以冠服雨
水策卮太尉徐防司空尹勤三公以災異策免自此
始宦官鄭眾蔡倫等皆秉勢豫政司空周章數進直
言太后不能用初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癩疾而貪穢
帝孩抱養爲己子故立焉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

猶意成歸之太后恐終終怨乃迎帝立之帝乳母王聖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閹江京侯伺左右共毀短太后帝母忿懼及太后崩宮人有誣告太后兄弟淫弘闇謀立平原王帝怒令有司奏淫等太逆無道遂廢其子西平侯廣宗等爲庶人陽以不與謀從封羅侯遣就國宗族免官歸故郡沒入貲產廣宗等皆自殺臨不食而歎平原王翼爲都鄉侯遣歸河間冀謝絕賓客閉門自守由是得免以收貴人尤實監羽林車騎封宦者江京李閹皆爲列侯閹后兄弟顯景耀典禁兵延光三年廢太子保爲濟陰王舉用賢士天下相望風采然宦官弄權外戚用事賢人君子不能救漢祚之衰劉顯忌宦官樊豐及外戚耿寶豐有司奏貶寶爲亭侯遣就國寶自殺豐下獄从王聖母子徙屬門而以弟景等爲卿校並處權要威福自出北鄉侯薨顯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中黃門孫程等迎濟陰王保入卽位誅閹顯等遷太后於離宮封程等十九人爲列侯

順帝名保安帝長子帝朝太后於東宮初議郎陳禪以爲閹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從別館絕朝見周舉

謂司徒李郃曰督喪嘗欲殺舜舜事之逾謹鄭莊公泰始皇怨母隔絕後戚頑考叔牙焦之言復修子道書傳美之今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宜密表請率君臣朝覲郃卽上疏帝從之太后意乃安

冲帝炳順帝子建康元年立爲太子居永光宮帝使侍御史种高監其家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橋等疑不欲從而未決焉乃手劒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命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高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久之

質帝續冲帝庶長子千乘王伉之曾孫勃海王鴻之長子伉子龍改國名樂安父子罷於京師安帝崩鴻始就國冲帝不豫梁冀徵帝到洛陽都亭及冲帝崩與太后定策立之時年八歲帝聰慧嘗問梁冀曰賊虜將軍冀惡之遂錫帝而迎立志

桓帝名志章帝第六子河間王開之孫蠡吾侯翼之長子也本初元年梁太后徵至京將妻以女弟會質帝崩遂與兄冀定策立之帝卽位梁冀以外戚專擅

上與宦官單超等謀誅之。自是宦官益橫。雖以黃瓊

陳蕃一時名賢在位。而黨錮之禍起矣。

靈帝名宏。河間王開之曾孫。解渚亭侯。長之長子也。時年十三。實后與父竇武定策迎立之。即位。好文學。實后臨朝。竇武陳蕃爲政。天下名賢徵列于朝。中外想望太平。時宦官專權。武等謀誅之事泄。反爲宦官所殺。黃巾盜起。命皇甫嵩曹操等討之。在位二十二年。壽三十四歲。改元建寧。熹平。光和。中平。子辯立。年十四歲。何太后臨朝。袁紹勒兵。誅宦官三千餘人。董卓脅太后廢辯爲弘農王。立陳留王協。

獻帝協。靈帝次子。年九歲。即位。時袁術起兵討董卓。卓既誅曹操爲相。孫堅劉備等起兵互相吞並。已而操進爵爲魏王。末年操子丕迫帝禪位。以帝爲山陽公。劉備即帝位于蜀。丕封孫權爲吳王。天下遂三分爲魏蜀吳。

朱子爲蜀魏兵賊有尾七

八編類纂

日世民復說淵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數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以晉陽宮人侍淵至是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耳衆情已協公意何如淵曰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大理司直夏侯端謂淵曰今帝座不安參攬得歲必有真人起于其分非公而誰乎司馬許世緒司鑄武士襲前勳衛唐憲弟儉皆勸淵起兵時建武元吉尚在河東故淵遲延未發劉文靜謂裴寂曰先發制人且公爲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公庶可爾何談唐公也寂懼甚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文靜許爲牧書發太原內河鴈門馬邑氏年二十爲兵東寧高麗由是人情惻惻思亂者衆馬邑太守王仁恭多受貨賂不能厭施郡人劉武周驍勇喜任俠爲校尉仁恭以其土豪甚親厚之令帥親兵屯閣下武周與仁恭侍兄私通恐事泄謀作亂先宣言曰今百姓饑饉餓殍滿道王府君閉舍不賑恤豈爲民父

母之意乎衆皆憤怒武周稱歎尉家豪傑來候問武周推牛糲酒因大言曰壯士豈能坐待溝壑今舍廟廟積誰能與我共取之豪傑皆許謀仁恭坐聽事武周上謂其黨隨入升階斬仁恭持其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於是發倉以賑饑民馳檄境內屬城皆下之劉文靜勸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自爲手啓卑辭厚禮遣始畢云欲舉義兵迎主人復與突厥和親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實貨亦惟可汗所擇始畢得啓謂其大臣曰隋主爲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荷唐公自爲天子我當以兵馬助之卽命以此意爲復書使者七日而反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曰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請尊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鈴然遠干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時軍士新集咸未閱習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遇敵以身先之至西河城下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鶩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正爲謀依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執毫無犯各慰撫

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連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李淵自稱大將軍，開府置官屬。李密復取回洛倉突厥，遣使送馬千匹詣淵，爲五市，許發兵送淵入關。淵拜受，書擇其馬之善者止市，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所使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爲急故耳。」當爲汝貨之，不足爲汝費也。淵命劉文靜使突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爲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欲藉之以爲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時李密書來，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于咸陽，屠商辛于牧野，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足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爲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侯關中平定，據險乘風，會觀蚌鷸之勢，以牧漁人之功，未爲晚也。」乃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望早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尼察，復封于唐，願榮足矣。」密得書甚喜，以示

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軍中糧乏，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欲北還，裴叔等亦以爲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世民曰：「今乘禾穀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願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與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耳。何以自全？建成亦以爲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淵已瘞，不得入，號哭在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于前，敵乘于後，成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有爾曹爾所爲。」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旣而太原運糧亦至，八月雨霖，淵趣霍邑，恐老生不出，建成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不出。」淵然之，乃與數百騎先至霍邑城東，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明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誦之。老生怒，引兵三萬分道而出，淵使

殷開山題名後軍後軍至潁乃與建成陳于城東世民陳于城南週建威戰小却世民與軍頭段志玄引兵馳下衝老生陳出其背老生兵敗墮壘劉弘基就斬之僮尸數里曰已暮淵即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至龍門劉文靜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來會淵喜其緩謂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河東縣戶曹任環說淵曰關中皆企踵以待義兵環久在馮翊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後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鄆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至分陰以書招之華來見淵淵慰獎之以任環為招慰大使環說韓城下之裴寂曰屈突通擁大眾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攻長安不克退為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迫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世民曰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知不及謀勇不及勦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繫于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懷也屈突通自守虜

耳不足為慮淵兩從之留諸將為河東自引軍而西京兆諸縣多遣使請降是時隋將王世充與李密相拒於洛陽李淵濟河遣建成守漳關世民徇渭北京兆內史衛文昇年老聞淵軍至憂懼成疾獨將軍陰世師郡丞骨儀奉代王侑乘城拒守淵遣屯為瑁世民所至吏民及羣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家復以備僚屬營于涇陽勝兵九萬黑城尉房玄齡謂世民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為謀主淵命劉弘基殷開山分兵西略扶風有衆六萬世民軍令嚴整秋毫不犯遣使白淵請期赴長安淵命建成選倉主辨兵趣長安宮世民帥新附諸軍屯屯長安故城延安上郡雕陰皆請降淵引軍西行所遇離官園苑皆罷之出宮女還其親屬十一月克長安代王左右奔散唯姚思廉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河之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母得無禮衆皆愕然布立庭下淵迎王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廳思廉扶王至閣下泣拜而去初淵起兵留守官發其墳墓殿其五廟至是衛文昇已卒執陰世師骨儀等十餘人斬之餘無所問遣屈突通至河東城下招堯君素君素曰公為國大臣奈何負國要為人作說客邪迪慙而退

唐王淵遠使徇巴蜀下之武德元年三月宇文文化及
殺隋主於江都隋越王侗釋帝于洛陽隋以唐王爲
相國唐王卽皇帝位改元武德時突厥強盛東自契
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餘萬
唐初起兵資其兵馬前後餉道不可勝紀突厥恃功
驕倨每遣使長安多暴橫唐主優容之薛仁果之爲
太子也與諸將多有隙及卽位衆心銜懼都瑗哭舉
而灰由是浸弱世民至高墪仁果使宗羅睺將兵拒
之世民堅壁不出諸將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
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空閉壁以待之彼驕我
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
十餘日仁果糧盡所部多降世民乃遣兵營于淺水
原以誘之羅睺大喜盡銳攻之數日世民度其疲謂
諸將曰可以戰矣使羅玉陳于原南羅睺并兵擊之
玉幾不能支世民乃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自帥
驍騎數十陷陳羅睺軍潰世民帥騎二千追之齊軌
叩馬苦諫世民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圍之仁
果將士多叛計窮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諸將皆賀
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旣舍步兵又無攻具直追城
下衆皆以爲不克而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所將皆

隗外驍將得卒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
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則散歸
隴外折墜虛弱仁果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也
衆皆悅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果兄弟及羅睺等
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問賊畏威服恩皆願效死師
還長安斬仁果于市唐以世民爲陝東大行臺蒲州
及河北兵馬並受節度堯君素守河東唐遣獨孤懷
恩攻之不下招之不從遣其妻王城下謂之曰隋至
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
射之應弦而倒君素志在守城謂將士曰吾太義不
得不死必若隋祚永終天命有屬自當斷頭以付諸
君持取富貴今城固糧足大事未可知不可橫生心
也久之食盡又聞江都傾覆左右殺君素以降別將
王行本謀作亂者復乘城拒守懷恩引兵圍之初宇
文化及遣使招降幽州將羅藝藝曰我隋臣也斬其
使爲湯帝發喪臨三日實建德高開道各遣使追之
藝曰二十首劇賊耳唐公乃吾主也遂與漁陽上谷
諸郡皆奉表降唐唐以爲幽州總管其將薛萬徹萬
鈞亦皆授以官爵時王行本據蒲坂橋未下亦與武
周相應關中震駭唐主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集

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民請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假臣精兵三萬，必平殄武周，克復汾晉。唐主于是發關中兵以益世民，使擊武周。是時賁建德克唐黎陽，遂定衛滑充等州。王世充徇地至滑臺，唐汴亳州降之。世民引兵自龍門，乘冰度河，屯柏壁，與金剛相持。時河東州縣俘掠之餘，未有舍廩，人情恒擾。聚入城堡，穀獻無所得，軍中乏食。世民發教諭民，民聞世民來莫不歸附。至者日多，然後漸收其糧，軍食以充。乃休兵秣馬，令偏裨乘間抄掠，大軍堅壁不戰。由是賊勢日衰。世民嘗自帥輕騎視敵，騎皆四散。世民獨與一甲士登丘而寢，俄而賊兵四合，初不之覺。有蛇逐鼠觸甲士之面，甲士驚，竊遽曰：世民俱上馬，馳百餘步，爲賊所及。世民以大羽箭射殪其驍將，賊騎乃退。唐將李孝基等攻賊黨呂崇茂于夏縣，崇茂求救于金剛。金剛遣其將尉遲敬德尋相將兵奄至虜，孝基等敬德等將還。世民遣陰問山等邀之于良夷州，大破之。頃之，敬德相潛引精騎援王行本於蒲坂。世民自將步騎三千從間道趣安邑邀擊，又大破之。敬德僅以身免，悉俘其衆，復歸柏壁，諸將咸請與

金剛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兵精將猛，武周據太原，倚金剛爲扞蔽。金剛軍無積蓄，以虜掠爲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復糧盡計窮，自當遁。當待此機，未宜速戰。孝基謀逆，歸劉武周，殺之。唐將攻王行本于蒲坂，行本軍敗出降。斬之。是歲，并楚夏，定楊梁師都，梁統鄭梁法興矣。凡九國定，楊梁法興亡。劉武周取唐長子壺關，朱金剛戰屢敗，食盡北走。世民追及秦州，於呂州大破之。乘勢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總管劉弘基諫曰：大王深入不愛身，士卒饑疲，候兵糧畢集，進未晚也。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阻，必乘此勢攻敗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僅成不可復攻矣。吾驍忠獨，固豈愛身乎？遂策馬而進，追及金剛于鼠雀谷。一日入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世民不介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有一羊與軍士分食之。引兵趣介休，金剛以衆二萬出西門，背城而陳。南北七里，李世勣與戰，小却。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陳後，金剛大敗，斬首三千級。金剛輕騎走，世民追之數十里，至張難堡，浩州行軍總管樊伯通據堡自守。世民免胄示之堡中，喜，謀且泣。左右告以王二日不食，鹹濁酒，脫

粟尉遲敬德收餘衆守介休世民遣任城王道宗往諭之敬德尋相舉介休降世民得敬德喜甚以爲統軍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屬突通處其爲變告世民不聽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亦走突厥世民入并州武周所得州縣皆入于唐唐以唐儉爲并州道安撫大使李仲文爲總管未幾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獲斬之武周之南寇也其黨死君瑋諫曰唐主舉一州之衆直取長安所向無敵此乃天授非人力也晉陽以南道險隘縣軍深入無繼于後若進戰不利何以自還不如北連突厥南結唐朝南面稱孤則爲長策武周不聽留君瑋守朔州及敗泣謂君瑋曰不用君言至此久之謀亡歸焉邑事泄突厥殺之而使君瑋統其餘衆後君瑋降唐世民圍洛陽宮城城中守禦益嚴大礮飛石重五十斤擲二百步八石弩箭如車輪輻輳如巨斧射五百步世民四面攻之晝夜不息旬餘不克城中欲餓城凡十三輩皆不果發而歿旬餘不能克將士疲弊思歸劉弘基請毋師世民曰東方已服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乃令軍中曰敢言班師者斬衆不敢復言唐王亦密敕世民使還世民遣使

奏曰世充智盡力窮克在朝夕唐主從之世民又遣王君廓夜襲虎牢拔之王世充使說突厥願利曰昔洛氏奔隋賴文帝之力有此宇今唐天子非文帝子孫空伐之以報文帝之德願利然之唐主以中國未寧待突厥甚厚而願利求請無厭言辭驕慢至是寇汾陰唐兵久圍洛陽城中乏食民食草木泥餅成者相荷於道賓建德悉發孟海公徐圓朗之衆西救洛陽兵十餘萬軍于成皋之東原遣使與世充相聞先是建德遣世民書請退軍潼關退鄭使地後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自縛建德遠來助乏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宏據武牢之險以拒何圖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故爲我持建德遠來兵亦精銳若縱之至北兩寇合從轉河北之衆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混一無期今宜分兵守洛陽堅壁勿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皋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世民曰世充兵糧盡上下離心不煩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將驕卒惰吾據武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城

破兵強氣勢自倍一舉兩克在此行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強何弊之承吾計決矣通等又請解圍振險以觀其變世民不許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武牢時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而去王世充登城望見莫之測也竟不敢出癸未世民入武牢甲申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視建德之營緣道分留從騎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將之依於道備糧餘四騎與之倍進世民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公執輿相隨雖百萬衆者我何又曰賊見我而還上策也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爲斥候也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軍中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從者咸失色世民曰汝第前行吾自與敬德爲殿於是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輒斃一人追者懼而止止而復來如是再三每來必有斃者世民前後射殺數人敬德殺十許人追者不敢復逼世民遂巡稍却以誘之入于伏內世勣等奮擊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獲其驍將殷秋石瓚以歸秦王世民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抄其糧運又破之諫者告曰

建德何唐軍獨盡牧馬於河北將襲武牢五月秦王世民北濟河南臨廣武舉敵形勢固留馬千餘匹牧于河渚以誘之夕還武牢已未建德果悉衆而至自板渚出牛口置陳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屬鵠山亘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將數騎升高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爲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辛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者與公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矣建德意輕唐軍遣三百騎涉汜水距唐營一里所止遣使與世民相聞曰請還統士數百與之劇世民遣王君廓將長輿二百以應之相與交戰乍進乍退兩無勝負各引還王琬乘隙傷帝驄馬鎗仗甚鮮迺出陳前以誘衆世民曰彼所乘良馬也射退敬德諸徒取之世民止之曰豈可以一馬喪猛士敬德不從與高士建方三騎直入其陳擒琬引其馬而歸衆無敢當者世民使白河北馬待其至乃出戰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饑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遂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宏引歸動則引兵東出土及至陳前陳果動世民曰可

擊矣。時河清馬亦至，乃命出戰。世民帥輕騎先達大軍，繼之東涉汜水，直薄其陳。建德率臣方朝謁唐，騎猝來，朝臣趨就建德，建德名騎兵使拒唐兵，騎兵阻朝臣不得過。建德揮朝臣令却，建德之間唐兵已至。建德窘迫，退依東陂，實抗引兵擊之，騎小不利。世民帥騎赴之，所向皆靡。淮陽王道玄挺身陷陳，直出其後，復突陳而歸，再入，再出，飛矢集其身，如蝟毛。勇氣不衰，射人皆應弦而仆。世民給以副馬，使從已。于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世民帥史太宗程知節秦叔寶宇文歆等捲旆而入，出其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人驚，棄營。卷五十五 唐紀

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級。建德中禦竄，匿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揚武威逐之，建德墜馬，讓拔槊欲刺之。建德曰：「勿殺我，我夏王也，能富貴汝。」武威下擒之，載以從馬，來見世民。世民讓之曰：「我討世充，何預汝事？」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將士皆潰去，俘獲五萬人。世民即日散道，使歸鄉里。遂囚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乃素服，帥太子羣臣三千餘人詣軍門降。于是部分諸軍先入洛陽，禁止侵掠。世民乃入宮城，命房玄齡收隋圖籍，蕭瑀封府庫，收金帛，頒賜將士，收反達單雄信朱粲等。

十餘人朝之。蘇威請見，稱老病不能拜。世民遣人數之曰：「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弑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頭。今既老病，何勞相見？」世民觀隋宮殿，歎曰：「逞侈心，窮人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門、闕、庭、諸道場。建德餘衆與裴矩奉建德妻曹氏及傳國入聖，請降于唐。世充弟世辯亦以徐宋等三十八州請降。淮安王神通又徇下山東三十餘州。世充建德之地悉平。秦王世民至長安，獻俘太廟，赦王世充、新寶建德，是年杜伏威執李子通送長安。冬十月，特置天策上將，以授秦王世民。世民開

錦，延文學之士李孝恭、李靖伐梁。梁主統降，以歸殺之。實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漳南、滏州、盡有建德故道。徐圓朗舉兵于兗州，應劉黑闥。幽州僕李藝告羅于高開道，討之。藝發三千人，車數百乘，驛馬千匹，往受粟。開道悉留之，告絕于藝。復稱燕王，北連突厥，南與劉黑闥相結，恒定幽易，咸被其惠。五年，世民軍至獲嘉，黑闥棄相州。世民取之，進軍肥鄉，列營洺水上，以逼之。李藝以兵數萬來會，黑闥自將拒之。遣兵擊藝于鼓城，大敗。洺水人擁城來降。世民遣王君廓守之，黑闥引兵還，攻甚急。世民三引兵救之，不得進。

恐君廊不能守羅士信請代君廊守之世民登城西南高冢以旗招君廊君廊笑而出士信乘之入城黑闥晝夜擊攻會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八日城陷黑闥素聞其勇欲生之士信辭色不屈乃殺之世民復拔洛水與義營於洛水之南黑闥數挑戰世民不應李世勣逼其營黑闥運糧水陸俱進程名振邀之沉其舟焚其車相持六十餘日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假洛水上流黑闥果帥兵萬人渡洛水壓唐營而陳世民自將精騎擊破之黑闥陣衆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勢不能支遂先遁餘衆猶

和夷集

卷一百一十一

唐

格戰守吏決堤水大至衆遂潰黑闥等奔突厥山東悉平已而黑闥復引突厥入寇爲其下所執以降斬之馮盎以所部嶺南八州來降秦王世民討徐圓朗圓朗走死其地皆平幽州總管李藝來朝突厥數爲邊患六年并州長史實靜表請于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朝議不合靜切論不已徵靜入朝與裴寂等議于唐主前寂等不能屈乃從靜議歲收數千斛秦王復請增置屯田於并州從之七年漁陽高開道見天下皆定欲降自以破反覆不取其將卒咸有離心開道選勇敢數百人謂之假子常直閣下使其將張金

樹領之金樹連人人與假子遊戲因潛斷其弓弦竊其刀槩以出乃帥其黨攻開道假子將禦之弓弦皆絕刀槩皆失爭出降開道知不免乃自殺金樹悉收假子斬之遣使來降詔以其地爲端州世民卽位放宮女三千餘人突厥入寇至便橋上親禦之突厥請盟而退上日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顯德殿諭之曰朕不使汝曹穿池鑿苑專習弓矢閑居則爲汝帥禦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爲政之體乎其後或請追秦府舊兵入宿衛者上曰朕以天下爲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不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天下也

唐太宗

中宗

玄宗

文宗

昭宗

太宗貞觀元年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無忌與上爲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上委以腹心欲相者數矣皇后固請曰妾備在椒房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爲切骨之戒上不

聽卒用之上以瀘州刺史盧祖尚廉平公直欲遣鎮撫交趾祖尚既謝而復悔之以疾辭上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上大怒曰使人不行何以爲政命斬于朝堂尋悔之以王珪爲侍中故事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上謂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今已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議已短遂成怨隙或避寇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爲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煬帝

一著

本下三

三

之世是也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雖階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玄齡等皆頓首謝上曰爲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于屏風生即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乃命五品以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上遣使至涼州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誨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游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上悅手詔褒美賜以

荀悅漢紀濮州刺史龐參書坐贓免上以其秦府舊人復其官魏徵曰秦府左右甚多若八人皆恃恩私則爲善者懼矣上悅謂相壽曰我昔爲一府主今爲天下主不得獨私故人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修洛陽宮張玄素諫曰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也且陛下初平洛陽凡隋宮室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陛下役瘠疲民甚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煬帝矣上謂玄素曰然則何如榮紂封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上默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顧謂房玄齡曰玄素所言有理可卽罷之後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乃賜玄素綵二百匹除轡背刑上讀明堂針灸書云人五臟之系咸附于背故有定命以全帛賜突厥腹男女八萬口遣使詣高麗葬隋戰士河內人李好德有心疾爲妖言大理丞張蘊古案之奏好德實被疾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緝古相州人而好德兄厚德爲其刺史故蘊古何意縱之上怒斬之既而悔之因詔自今有犯罪雖令卽決仍三覆奏乃行刑萬紀與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計有寵大臣數被譴怒魏徵諫曰此等小人不能大

體以許爲直。以譏爲忠。挾恩依勢。逞其奸謀。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奈何。屢茲以自損乎。上默然。既而萬紀等皆得罪。魏徵欲上幅武修文母侍妾見七德舞輒俯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縱橫囚三百九十人。還家。後朱歸獄。詔赦之。治書侍御史崔萬紀上言。宣統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責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木實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昔堯舜抵璧于山。投珠于谷。漢桓靈乃聚錢爲私。魏卿欲以桓靈待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上獵洛陽。苑有羣豕。突出前。及馬銜唐儉。投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射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陛下以神武定四海。竟復送雄心于一獸。上悅。爲之罷獵。初。顏利可汗之弟結社率入朝。爲中郎將。久不進秩。陰結部落四十餘人。作亂。夜襲御營。折衝將軍武間等帥衆奮擊。久之乃退。馳入御廄。查馬北走。追獲軼之。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突厥吸留河南。不便主。乃賜懷化郡王阿史那思摩姓李氏。立以爲可汗。賜之鼓。盡使帥其種落。還舊部。突厥咸憚薛延陀。不肯出塞。上賜薛延陀書言。臣聞破突厥止。

爲顏利一人。爲百姓害。實不食其土地。今使還其故國。爾薛延陀受冊在前。突厥受冊在後。當以先後爲大小。各守土疆。毋或踰分。其有故相抄掠。我則發兵往問。其罪薛延陀奉詔。于是遣思摩帥所部還牙干河。北遣趙郡王孝恭。齎冊書。築壇于河上而立之。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水安得滋榮。先是。詩以公王嫁薛延陀。延陀可汗夷男使其姪納幣獻羊馬。契苾何力上言。薛延陀不可與昏。上曰。吾許之矣。可食言乎。何力曰。願赦夷男使親迎。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矣。上從之。乃詔幸靈州。召夷男。珠可汗會禮。具珠欲行。其臣曰。不可。往必不返。真珠曰。天子聖明。遠方朝服。今親幸靈州。以愛王妻。我我得見天子。成不恨矣。又多以羊馬爲聘。輕涉磧。能成過半。乃責以聘禮。不備。絕之。諸隨良上疏。薛延陀先無府庫。至是厚欲。諸部以充。聘財諸部怨。叛薛延陀。由是遂衰。高麗泉蓋蘇文弑其王。建武上曰。蓋蘇文弑其君而專國政。誠不可忍。以今日兵力取之不難。但不欲勞百姓。吾欲且使突丹棘。鞬之。何如。長孫無忌曰。蓋蘇文自知罪大。畏討必嚴。設守備。陛下姑爲之隱忍。彼得自安。安必更驕。情計之未。

晚也。上曰善。于是遣使持節冊命高慈爲遼東郡王。上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紀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耶？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矣。上又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朕之心異于前世帝王，所以欲觀國史，蓋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耳。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或有飾非護短，史官不免刑誅，則莫不順旨，全身干載，何所信乎？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爲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上見，昔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鵠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即命直書其事。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朝貢之路，乞兵救援。上遣使齎璽書諭之，蓋蘇文不奉詔，使還。士欲自討之，羣臣諫皆不聽。十八年，帝如洛陽，命房玄齡留守。以張亮李世勣爲行軍大總管，下詔諭天下，親征高麗，突利可汗有衆十萬，數被薛延陀攻伐，不能御其衆，悉南渡河，請處于勝夏之間。上許之，羣

臣皆曰：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于河南，距京師不遠，豈得不爲後慮？願留鎮洛陽，遣諸將東征。上曰：夷狄亦人耳，情與中夏不殊，以德治之則可使如一。家且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突利既失衆，輕騎入朝，上以爲武衛將軍。十九年春正月，帝發洛陽，李世勣等拔營半等城，以所充高麗城置遼州，嚴州攻安市，城不下，留班師還，渡遼，暴風雪，士卒沾濕多疾者，凡征高麗，拔十城，徙遼，蓋嚴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二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初，上東行，謂劉洎曰：我今遠行，爾輔太子安危，所寄深。識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愛大臣，有罪者臣謹即行誅。上以其妄，怪之。及上還不豫，洎色悲懼，謂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或謂於上曰：洎言國家不足憂，但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足史。上以爲然，詔賜白氈二十，遣大理卿孫伏伽等以六條巡察四方。高麗王藏及莫離支蓋金遣使謝罪，并獻二美女，金卽蘇文也。上以師還之後，金益驕恣。

表辭譔誕待唐使者倨慢屢遣詔攻新羅詔勿受其
朝貢後議討之時李世勣擊降薛延陀回紇諸部皆
來朝請更詔以爲六府七州各以其酋長爲都督刺
史各賜金繡遣之諸酋長奏請以回紇以南突厥以
北開一道謂之衆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上許之始
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上將復伐高麗朝
議以爲高麗依山爲城攻之不可卒拔前大駕親征
國人不得耕種大半乏食今若遣偏師更迭擾其疆
場使彼疲于奔命釋米入堡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
人心自離鴨綠以北可不戰而取矣上從之遣牛進
達李世勣水陸並進以討之李素玄爲瀚海都護統
瀚海等五府卑蘭等七州初羣臣集上文章上曰朕
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爲不朽若其無益
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章何
救于亡大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爲遂不許太白書見
史占云女十月八日又傳說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
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以武衛將軍李君美小名五
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出爲華州刺史御史復奏
君美謀不軌上遂誅之上嘗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
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

已存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
盡其兆既成矣中宗始卽位之初遇龍后父因大臣
切諫有不法語爲母所廢流離艱苦困心衡慮歷十
五年及其正位昏愚之態又甚於前縱嬖妻之嬖黨
信妖女之梳櫛姦惡日滋淫穢章聞尊龍三思而武
氏再得志矣貶損諸王而愛子亦不保矣竄殺五王
而功臣俱罹禍矣用斜封墨敕而賄賂旁午殺宰月
將斤宋璟尹思貞而忠言寢戢甚者御史大夫
池幸玄武門觀宮女拔河自道臣入閣守殿觀燈於
市里迹中宗之一身始爲母所廢終爲妻所殺而四
子皆不得其成嗣亦不傳意大極其德而絕之耶韋
后既醜中宗立溫王重茂韋后攝政相王于隆基舉
兵誅后廢重茂奉父相王立之
玄宗隆基睿宗第三子封臨淄王玄宗母昭成實后
兄二人長宋王憲次瑒初睿宗將立太子以憲最長
而平王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憲辭曰國家安則先嫡
長危則先有功苟違其空四海失望臣敢不敢居平
主之上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上從之凡鎮兵
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
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

二十萬匹糧口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如困苦矣昔也圖無逸今也圖山水昔也焚錦繡今也供織錦昔也天樞石臺之室殿今也金仙玉真之役與嬖妃于而飲鴆以爲甘寵胡雛而養虎以爲玩三子無罪一日殺之太子瑛瑒而父子之恩華十年子婦一朝奪之妃已西爲貴妃而大婦之倫亂罷張九齡相李林甫殺周子諒而君臣之義缺此三者人道之大綱也三綱絕矣其能有天下乎至于久任邊將而貽唐世藩鎮之禍用高力士而貽唐世宦官之禍兩鉅轡送以亡唐益可歎矣

文宗昂穆宗第二子封江王初劉弘逸薛平殺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瑒既罷士良屢譖弘逸等勸上除之於是賜二人死仍遣中使就誅嗣復及瑒杜棕奔馬見宰臣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卽位茲事不空手滑德裕乃與崔珙陳夷行三上奏曰德宗疑劉晏動搆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爲冤兩河不臣者得以爲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未申賜交通藩邸竄至外既而追悔爲之出涕嗣復等若有罪當先行訊鞠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遽遣使誅之人情震駭願開延英

賜對遂入泣第稱言上命之坐者三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成而衆以爲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爲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等比數李瑒李德裕志在陳王嗣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獨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遂遣還二使更貶嗣復等

昭宗傑懿宗第七子僖宗之弟也帝有英氣銳然有恢復先烈之志然當其時姦臣擅政藩鎮跋扈天下之衆鴟張蟠結而不可解一時大臣竭忠拚難僅有杜讓能一人而臣者楊復恭之徒方且恃功驕恣自號爲定策國老斥帝爲門生疾成膏肓不可救藥終則兵交關庭矢及御衣漂泊沙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遣使告難四方不聞一人惻然赴難者事勢至此瓦斛土崩不復有唐之天下矣

宋太祖 仁宗

宋太祖趙匡胤涿州人後唐明宗天成元年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本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以爲生民主明年丁亥帝應期生於洛陽東馬營

唐王長臣亂威名用問于世宗遣使遺巨虜書饋白金三千兩巨虜悉輸之內府問乃不行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王也皆下馬曰願受命巨虜曰太后主上我北百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貴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贈周韓通為中書令欲加王彥昇桓殺之罪羣臣以建國之始乞貴之太祖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舊制宰相上殿命坐而議夫政其進擬差除但入熱狀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猶存形跡且憚上英厲乃請用劄子而取旨退奉疏共事同例書字以誌帝從之坐論之禮遂廢帝遣使加昭義節度使李筠中書令使者至洺州筠欲拒之質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於壁涕泣不已質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為訝筠長于守節泣陳筠不聽帝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為皇城使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及守節至汴筠遂起兵令幕府為檄數朱王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于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據其城北漢主自帥兵赴筠筠迎謁

千太平驛言受周太祖恩不敢受成北漢主與周世襲不悅其語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之許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而身引眾南向北漢主問贊與筠異後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之帝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之仍敕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守信等敗筠兵于長平通周六廟于洛陽仍命郭玘以時享祀帝自帥大衆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帝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為大迫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眾于澤州南殺盧贊筠走保澤州宋列柵圍之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成獲衛融融請成帝怒以鐵槌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成所矣帝曰忠臣也釋之以為太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帝進攻潞州守節以城降帝釋其罪以為單州團練使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周太祖之甥也與帝同事周室分掌兵柄帝心憚帝及帝即位加重進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愈不自安陰懷異志及李筠舉兵重進遣親吏翟守珣往潞陰結筠守珣素識帝乃潛詣京師求見帝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

終無歸順之志帝厚賜守珣今說重進緩其謀無令
二兄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重進
信之既而帝還六宅使陳思誨賜之鐵券重進欲治
裝隨思誨朝汴左右沮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懿
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于唐唐
主以聞于帝帝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渥等分
道討之趙普勸帝自行十月發汴十一月至廣陵即
日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將舉族赴
火先殺此何益即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車駕入城
戮同謀者數百人初太祖加郭崇彥中書令崇在周
時爲成德軍節度使追感周室恩時復泣下監軍陳
思誨密奏其狀因言常山近邊崇有異心左謹備之
太祖曰我素知崇篤于恩義益有所激發耳遣人胡
之還言崇方對賓屬坐池潭小亭飲博城中晏然太
祖笑曰果如朕言未幾來朝時命李重進爲平虜軍
節度重進務收命崇爲節制帝今諸軍習戰艦于迎
鑾鎮唐主大恐遣使聘師且使其子從鎰朝于楊州
唐臣杜著薛良以罪奔宋獻平南策帝怒其不忠斬
著于蜀市配良廬州牙校遂還汴唐清源節度使留
從効入貢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帝謂宰相曰

深殿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花質等對曰實儀清介重
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帝曰非斯人不可卿當諭
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復入翰林帝嘗召儀草制至
死門儀見帝岸幘跣足而坐因却立不肯進帝遽索
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
恐豪傑聞而解體也帝欲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
不冠帶嘗彈雀於後苑或稱急事請見上亟見之其
所奏乃常事爾上怒詰之對曰臣以爲尚急於彈雀
上愈怒舉斧柄撞其口墮兩齒其人徐俯拾齒置懷
中上罵曰汝懷齒欲訟我乎對曰臣不能訟陛下自
當有史官書之也上悅賜金帛慰勞之初頗好獵一
日逐兔馬蹶墮地因引佩刀刺馬殺之旣而悔曰吾
爲天下主輕事田獵又何罪馬哉自是不復獵建隆
二年初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田而使者
多不稱至是帝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勤恤下民而敵
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察官詣諸州尋諸州
縣課民種植每縣定民爲五等第一種雜本百每等
減二十爲差桑麥半之男女十歲以上種韭一畦開
十步長十步長吏以春秋巡視著爲法令州縣又置
義倉官所收二稅每一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歉

制宦官給事掖庭。母過五十人。詔設通判于諸州。以分節度使之權。又以常參官知縣事。用趙官之言也。初置諸路轉運使。節度防禦團練觀察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敕之籍。於是財利盡歸于上。命諸州選號勇補禁旅。遣禁旅分戍邊城。以革藩鎮專兵之弊。既平荆湖。西蜀收其金帛。荆爲內庫。儲之。號封籍庫。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爲軍旅餼饟之備。帝嘗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路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憐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萬。遣使謀於彼。僞肯以地歸于我。則以此餉之。不然。朕當散庫財募勇士以圖攻取也。又嘗欲以百練易一胡人首。尋又鑿大池于京城南。號講武池。選精卒得戰池。中帝嘗臨觀之。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貽書宋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全興以聞。宋主命答書許之。契丹乃遣使詣宋。求遣使報之。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尋遣莫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遼史。見契丹故俗而後。推求宋人之微意焉。宋自太祖幽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後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被飛鳥。或鷹鵂自投地。皆稱爲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固知契丹

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唐幾足以潛消其覲覲之志。歎然不思。修本以制敵。又教尤焉。計亦未矣。仁宗以天書列葬山陵。嗚呼賢哉。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蠶。情而任事。殘刻之人。刑法似微。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

八經類纂卷之一百三十三
經濟編

君類

君道

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
撓之謂之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
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代之威士多官而反
以多生剔剔失所以爲立之本矣草鬱剔爲腐樹鬱
剔爲蠹人鬱剔爲病國鬱剔自慝並起危亂不禁所
謂國鬱者主惠不下宜人微不上達也是故聖王貴
忠臣正士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勉已復禮賢良
月至君耕后歷卷蒼生自化由是言之剔賢良正可
待不可求得非賢也蒼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
理也堯舜有爲人主之勤無爲人主之欲故天下各
得濟其欲有爲人主之位無爲人主之心故天下各
得肆其心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
之而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者剔天下安用主
獨愛者剔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愛憎哉由是
重天下者當制其情所謂天下者謂其有奪萬物也
所謂有邦國者謂其有人衆也夫國以人爲本人安

剔國安故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術玉之所以難特
者謂其有怪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鉛石也
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鸚鵡視不明者正以爲隼則者視
之乃鸚鵡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奇技道說
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班義而班之正爲君子明
者班而班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
以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
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
姓暢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剔天下之人運
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功剔天下之人恢形與
藝而爭進矣貴可道之功剔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
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則政敗矣
人主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
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矣
于庫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職太平立致矣而
代主盛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地不明不
斷剔天地之宜四海之內動植等類咸失其道矣以
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
清是知循理之代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危之

代務取可聞可見之材于庫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
人人皆數寇標以賢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
德吏靜正以勤德則不言而自化吏數寇以賢譽
刑之而不察長代主豈不知哉局元倉受
今人主有大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
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
近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故人主有私人
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日本不利
于所私也知隆滛義之爲尊君也知好士之爲美名
也知愛民之爲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爲一俗也知尙
賢使能之爲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爲多材也知無
與下爭之爲便于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爲不
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三材
者是人主之道也荀况君
昔者舜問于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放無
告不廢窮民若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
心已舜曰美則美也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
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
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下天之令也我人之令
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

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莊明天
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臣人也者無愛如其力
言下力而上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之相
畫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
奚籍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偽之術也論材量
能謀德而舉之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下
之事也爲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爲人
臣者上共專于上則人主夫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
德以蒞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
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上之人明其道下之
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爲一體是故知
善人君也身善人役也君身善則不公矣人君不公
常惠于賞而不忍于刑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則民
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
上合竭情以納其忠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乎治周意
解大臣之任也不言于聰明而善人舉姦偽誅禮
者衆也是以爲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
者也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
福不可勝收也官不勝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
救也而國未嘗乏于勝任之士上之明適不足以知

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材
遂百姓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
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矣故曰官治治
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于民是以上及下
之事謂之矯下及上之事謂之勝爲上而矯下也爲
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忤之行有土主民者夫
其紀也將與之惠厚不能供將殺之嚴威不能振嚴
威不能振惠厚不能供聲實有間也有善者不留其
實故民不私其利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
威罰之制無踰于民則人歸親于上矣如天雨然澤
下凡生上只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
者人生之位也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
先王善牧之于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
之則聖雖有湯武之德復合于市人之言是以明君
順人心安情性而發于衆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
稽刑設而不用先王善與民爲一體與民爲一體則
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然則民不便爲非矣雖有
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聞之堵塙窺而不見也而
名爲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臣善納其忠也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心處其

遂九竅循理嗜欲充溢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故曰上
離其道下失其事母代馬走使盡其力母代鳥飛使
弊其羽翼母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
道不遠而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
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心術
以家爲鄉鄉不可爲也以鄉爲國國不可爲也以國
爲天下天下不可爲也以家爲家以鄉爲鄉以國爲
國以天下爲天下母曰不同生遠者不聽母曰不同
鄉遠者不行母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
何親如日如月唯君之節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道
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
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
君惡之則臣匿之母蔽放惡母異放度賢者將不放
助言室滿室言室滿室是謂賢王天下不患無臣
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故知
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審于時察于
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也牧民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莖也美惡賢不肖愚俊
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過流者也故曰
水具材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濟而好灑

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于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氣也而水以爲都居卑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之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于天地而藏于萬物產于金石集于諸生故曰水神集于草木根得其度華得其數實得其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太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反其常者水之內度適也

黃帝曰帝無常處也有處者乃無處也以言不行塞國道也人之駁九一有所居則八虛八處甚久則身斃故今者人主之所以爲命也賢不自安之危之所定也人之有形體四枝其能使之也爲其感而必知也感而不知則形體四枝不使矣人臣亦然號令不感則不得而使矣有之而不使不若無有主也者使非有者也舜禹湯武皆然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方則分定分定則下不相隱

以種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主無所避其累矣凡爲善難任善易矣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于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車無去車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詬諛諛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堅窮廉直忠勃之士畢競勸聘奮矣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恃特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若此則百官悵擾少長相越萬邪竝起權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王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今有人于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司也萬物群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悅譽以高賢而克以卑下賁以潔白而隨以汙德任以公法而處以貪枉用以勇敢而理以罷怯此五者皆以牛爲馬以馬爲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

洪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驗之也故曰
出乎戶而知天下不窺于牖而知天道其出獨遠者
其知彌少故傳聞之人強識之士陶矣事曰深恩
慮之務敗矣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不出者所以
出之也不爲者所以爲之也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
召陰東海之極水至而反夏熱之下化而爲寒故曰
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大聖無
事而千官盡能今之爲車者數官然後成夫國豈特
爲車哉衆智衆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車
也夫一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唯有道者能之魯

人解難

卷五十三

七

鄒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于國有巧者皆來解閉
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
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
問之魯鄒人鄒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爲之而知其
不可解也今不爲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于我故如
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鄒大師文終日鼓瑟
而興再拜其瑟前曰我效于子效于不窮也故若大
師又者以其獸者先之所以中之也故思慮自心傷
也智差自亡也奮能自歿具有處自在也故至神道
邈條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而莫知其所從

離世別群而無不同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此則六
邪之情得而險險謾諛諛巧佞之人無由入凡姦
邪險險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爲人主好以
已爲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爲矣阿主之爲有過
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是宜動者
靜宜靜者動也尊之爲卑卑之爲尊從此生矣此國
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車蒼頡作
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
者所作當矣然而非主道者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
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強此之謂全人

解難

卷五十三

十

凡官者以治爲任以亂爲罪今亂而無責則亂愈長
矣人主以好暴示能以好倡自奮人臣以不爭持位
以聽從取容是君代有司爲有司也是臣得後隨以
進其業君臣不定耳雖聞不可以聽耳雖見不可以
視心雖知不可以舉勢使之也凡耳之聞也藉于靜
目之見也藉于昭悉之知也藉于理君臣易操則上
之三官者廢矣十里之間而耳不能聞帷牆之外而
目不能見三畝之官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梧南
撫多類西服壽靡北懷條耳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

可不察此言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匪無二也故
行乘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私靜以待時時
至而應心服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
此治紀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爲少其
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
矣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
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攪其甑中
而食之選間食熟謂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
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
可糴者煤室入甑中粟食不祥回懼而飯之孔子數
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
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難也孔子
之所以知人難也任說
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
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請者愈多且無不
請也主雖巧智亦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
其道固窮爲人主而數窮于其下將何以若人乎窮
而不知其窮其忠義將反以自多是之謂重塞之主
無存國矣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
與不知者議之也絕江者託于船致遠者託于驥霸

王者託于賢伊尹呂尚管仲吾下里寒此霸王者之
船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鈞者與仇
人僕廣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
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豈功丈而
知人數矣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管
夷吾百里奚聽而天下知齊秦之霸也豈特驥遠哉
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桀用羊辛紂用
惡來宋用馱唐齊用蘇秦而天下亡非其人而欲
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
欲發之當也舜禹猶若困而況俗主乎如度
人編類集
先王用非其有如已有之通子君道者也夫君也者
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
衆能也能執無爲故能使衆爲也無智無能無爲此
君之所執也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強智以
其能強能以其爲強爲此虛人臣之職也虛人臣之
職而欲無塞雖舜不能爲武王之佐五人武王之
于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
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
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辯者諱矣
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一日千里

銜指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今召客者酒酣平
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已者而拜主人使人使之
也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
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
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無費乎鄒與
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通乎用非其有白公勝
得荆國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不亡曰患至矣不
能分人則焚之母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葉
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攻
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
至貪矣不能爲人又不能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
之害若梟之愛其子也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
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
熊席飯饌有寗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
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
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
而令罷之禍將歸于春也而怨將歸于君公曰不然
夫春也魯國之匠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令
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于寡人有也春之善
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

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之事哉
若是則愛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
此治之至也分疏
紂聖天子之後也有天下而宜然苟背道棄義釋微
懷而行驕肆則天下之人其離之若崩其背之也不
約而若期夫爲人主者誠奈何而不慎哉紂將與武
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
鄉紂也紂走還于寢廟之上身闕而死左右弗肯助
也紂之官衛與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
進蹠之蹈其腹踐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
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擗帷而入提擲之者猶未肯
止可悲也夫執爲民主直與民爲讐歟念若此夫民
尙踐盤其軀而況有其民政教乎蓋其臣竊聞之曰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大牛之
爲胎也細告鼯鼠紂損天下自象若始故小惡大惡
一類也過敗雖小皆紂之罪也周諺曰前車覆而後
車戒今前車已覆矣而後車不知戒不可不察也梁
嘗有疑獄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雖梁王亦疑
梁王曰陶之朱吏以布衣而富伴國是必有奇智乃
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

不當罪雖寡人亦疑爲吾央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微然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動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動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說以臣誼竊觀之，增薄則亟，壞綳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滴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爲厚之而可耳。故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而不肖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可勝憂矣。故其可憂者，唯中主爾。又似綳，綳染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黑，無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者耳。詩曰：芄芄棫樸，薪之樵之。濟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故臣竊以爲綳左右急也。賈誼曰：疾呼不趨，聞百步志之所在，踰于千里。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後至精之象，弗召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窮窈冥，莫不知爲之者，誰而功自欣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

其辭軼軼，鉅鐵鎧眼目，扼擊其于以御兵刃，懸於梁契，車帛刑罰，斧鉞其于以解難，薄矣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于爲治，難矣。遂伯玉爲相，子貢往觀之，口何以治國？曰：以弗治之。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觀，焉還報曰：遂伯玉爲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故阜陶瘠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師曠瞽而爲太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君人者，其猶射者乎？于此毫末，于彼尋丈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微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微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勸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爲之哀樂，懸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齊威尚歌車下，桓公喟然而睹，夫至精入人深矣。故口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孔子學鼓琴于師襄，而論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方，施及于歲，而文不滅，況于並世化民乎？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于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泰，千里之雨至，抱質効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爲哉？夫舟浮于水，車轉于陸，此勢之自然也。水擊折轆，水戾破舟，不怨水而罪巧拙者，知故

不載焉是故道有智則感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此
由此觀之則人知之與物也淡矣而欲以徧照海內
存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已之能則其害不淺矣故
智不足以治天下也策之力制脩伸鉤索誠欵金推
移大轍水殺龜鼉陸捕熊羆然湯車三百乘困之
鳴條擒之焦門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夫
責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任輕者易權上操約省之
分下効易爲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相厭清淨無
爲則天與之時廉儉守節則地生之財處愚稱德則
聖人爲之謀是故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之夫
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闇虛心而弱志是故羣臣
輻奏竝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于是乃始陳
其禮建以爲基是乘衆勢以爲車御衆智以爲馬雖
幽野險塗則無由惑矣孽者可令噬筮而不可使有
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
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
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爲之
者不難也母小大脩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
相遇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堯莊王傷文無畏
之死于宋也奮袂而起衣冠相連于邊遂成軍宋城

之下權柄重也楚文王好服解冠楚國效之趙武靈
王日帶鵠鵠而朝趙國化之使在匹夫布衣雖冠解
冠帶日帶鵠鵠而朝則不免爲人笑也夫尺之好善
樂正不待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必行之
今從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披繩
矣故握劍鋒以離非宮子司馬廟賁不使應敵操其
軀招其未則庸人能以制勝今使鳥獲藉番從後牽
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
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者順也夫七尺之撓而制船
之左右者以水爲資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衆爲勢
也夫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城夾塘
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肯風而馳易以遠桓公立政夫
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置之網三舉而百姓說射殺
王子比子而骨肉怨斷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再
舉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徧利天下之民也利一
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內之衆也害一人而
天下離叛夫聖人之子善也無小而舉其子過也
無微而不改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
當此之時鼙鼓而食秦雍而徹已飯而祭竈行不
用巫祝鬼神弗敢崇山川弗敢禱可謂至貴矣然而

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事懷多福其斯之謂歟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囚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惟賢是親用非其有深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紂所以亡者皆著于明堂于是略智博問以應知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圓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由行不苟爲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于其弘勇服于孟賁足躡郊苑力招城關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貳君三十六采善組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囿于臣顏色不變絃歌不輟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懾分亦明矣然爲魯司寇聽獄必爲斷作爲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已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不若

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于天下捨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者必以害恩威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昔平公問于師曠曰人君之道何如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繫于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履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劉安王新訓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廷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聰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未俗嗟嘆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幸而篤誠忠厚之教尙鬱也杜預注絲毫之僞一萌之心如人有病危見于脉如人飲酒先具于色聲色動于幾微之間而猜阻行于千里之外強者爲敵弱者爲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于臣下也欲威福不移于臣下則莫若捨已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爲

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于是違衆而用己已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于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爲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賣之于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楊氏論通鑑疏

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十四

經濟編

君類

君德

後唐主昇性節儉常躡蒲履監額用鐵蓋暑則寢於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醜宮人服飾粗略死國事者雖士卒皆給祿三年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租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歛皆以稅錢爲率至今用之唐主動于聽政以夜繼晝還自江都不復安樂頗傷暵急內侍王紹顏上書以爲今春以來羣臣獲罪者衆內外疑懼唐主手詔釋其所以然令紹顏告于中外黃巢以來天下血戰數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唐主即位江淮豐稔兵食有餘羣臣爭言此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唐主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爲民害深矣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周世宗與將相食於萬歲殿因言兩日大寒朕於宮中食珍膳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既不能躬耕而食惟當親冒矢石爲民除害差可自安耳周世宗在藩多務艱難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始服

其英武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左右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料又勤於爲治百司簿籍過目無所忘察奸擿伏聰察如神閒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確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朕必不因喜貴人因怒刑人又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羣臣有過則面質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聞者亦悔之末年寢寃登遐之日遽遇哀慕焉

仁宗恭儉仁恕敬天重民有司嘗請以玉清舊址爲苑帝曰吾奉先帝施園猶以爲廣何以是爲燕私常服浣濯帷帶余稠多用綳繩宵中夜飢思燒羊戒勿宜索曰恐勝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大辟疑者皆令上獄歲活千餘人每論輔臣曰朕未嘗置人以死况致濫用刑乎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婦情而任事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夾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

厚之政所以培植國其者厚矣呂中曰國家之有天下強不如泰富不如喻形勢不如漢土地不如唐所恃者人心而已太祖廢之太宗真宗培之至仁宗四十二年深仁厚澤刑以不殺爲威財以不畜爲富兵以不用爲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爲賢以克厚待民以恩禮待士夫而以至誠待夷狄蘇軾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誠確論也

金主雍在金諸帝中最爲賢主以夫人烏林答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雅素儉素命宮中之飾勿得用黃金嘗謂近臣曰朕於官室惟恐過度其或興修即

入廟對奏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三

三

三

三

三

損宮人歲費以充之至於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爲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又曰亡遼日屠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每當食時嘗思貧民飢餒猶在已也彼身爲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嘗謂宰相曰卿等在省奉贊薦士止限資格安能得人又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舉惟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用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爲德然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致綱紀大壞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即是寬政又曰朕觀唐史見太

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詞朕嘗思始終如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又曰朕自即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言盡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即位五載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庫有餘刑部斷死罪歲或十七人

唐太宗時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爲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誦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耻之御策雖善朕不取也唐遣鍾謨入貢于周世宗曰江南亦治兵修守衛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世宗曰不然曷時則爲警敵今日則爲一家言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謨歸以告唐王乃城金陵凡城不完者聿之戍兵少者益之

聖學

和帝即位當於春秋侍中寶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惟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晉成王幼小越在襁褓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處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夙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魯五更桓榮親為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為詩經先帝所愛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

宋太宗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祕閣分二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祕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至每與李昉王化基魏書閣下帝必遣

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王曾以仁宗初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講論語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正輒即拱立不講帝為悚然改聽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言帝王治經與臣庶異不獨玩空文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以為先王遺藉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為之世臣愚以為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於是復命曾公亮等講讀經史嘗謂公亮等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

英宗重陽節當罷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以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後盛暑盛寒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

夫惟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臣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讀習之暇游息之間時於

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臣以爲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左右扶持祇應宮人內臣並還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凡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麗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蒞祠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訓護聖躬莫過於此臣切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爲侍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乃與義理爲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

恆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嘗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民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比以爲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人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備勸講知書內侍可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臣供職已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旁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爲主上方切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初也如思未有所至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昭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固有之難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或又以爲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皋陶未常志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遊

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屑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爲慮豈不深遠也哉况冲切之君開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未間以盛暑罷講比至中秋恭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肖使經時累月不覩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道官都不爲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爲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當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僚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辯色則入昏而罷歸當令

二人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如嚴譴年幾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劾必書施於視政時則可經筵講肄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恭體舒乃能悅澤今則前對大臣動輒有失旁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遊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政子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殿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況主上氣體孱弱豈得爲便盛夏之際人氣蒸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爲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極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稱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親講官進說不惟資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道之閒事

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覲感動於上心若使管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亦不淺乎上太皇太后哲宗以范祖禹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祖禹初從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王安石尤愛重之祖禹終不往謁帝即位擢右正言以婦翁呂公著當國引嫌辭職再改著作郎兼侍講會夏暑權罷講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邪語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爲陛下惜也公著蒙始除右諫議大夫尋加禮部侍郎即閣禁中覓乳媪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媪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

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凡事言于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幸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孝宗宴講臣于秘書省以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侍讀蕭燧等御筵及金器鞍馬帝召宰執賜酒從容語曰自古人主謂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甚者但作歌詩如隋陳之君竟以何補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面相詰難猶恐未盡傳旨安能盡邪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惟其若此誤事多矣故朕每事以德宗爲戒元學士承旨龔夬知經筵日勸帝就學帝欲龍以師禮固辭不可帝嘗欲觀畫龔夬取比于圖以進一日帝覽宋徽宗畫稱善龔夬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一事謂何對曰獨不能爲君爾身居國破皆由不能爲君所致凡爲人主貴能爲君他非所尚也其隨事規諫皆類此嘗謂人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致言則經筵言之倘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於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

唐德宗時得者上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以應時數
率臣請更加尊號一二字上以問陸贄贄上奏以爲
不可其略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奉之日已
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羸秦德衰兼皇與
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
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損之有議光稽古之善
崇之獲矜能納諫之議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
黜舊號以祗天戒德宗納其言但改年號而已
文宗詔以水旱降繫四羣臣上尊號曰大和文武至
德皇帝右補闕韋溫上疏以爲今水旱爲災恐非崇
飾徽稱之時帝善之辭不受

南唐羣臣江王知誼等累表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
廟唐主許之羣臣又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
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踵其法不受尊號又不以
外戚輔政官者不得預事皆它國所不及

德運

康子曰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
相變者皆主何事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
次焉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殷人用水德王色尚
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尚赤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

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
尚青

秦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
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
衣服旌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

王命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口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
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
年之間號令三殫自生民以來未有受命若斯之亟
也晉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
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迺由契后稷修仁
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
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錄獻孝之後稍以蠶
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
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
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
銷鉏豪華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
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
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
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豈非大聖孰能當此

受命而帝者乎漢司馬遷

于莽初敗光武即位而隗囂據隴擁衆欲有分割土

字之意班彪時在蜀處以器所舉必見禍亂作王命

論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

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

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

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聞於天道哉又不觀之

於人事矣命論王

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謂漢

終存晉豈實理乎且魏之凡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

寧可以同此言哉答曰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絕節赴

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異雖奇莫察請爲子言焉晉

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間四時數世干戈日尋

流血百載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宜皇帝勢逼當

年力制魏氏虜屈從時遂羈戎役晦明掩耀龍潛下

位僂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客之難躬蹈履霜之

險可謂危矣魏武既亡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

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摧吳人入侵之鋒掃曹爽

見忌之黨植靈根以跨中嶽樹羣才以翼子弟命世

之志既恢非常之業亦固景文繼之靈武冠世旭代

武遂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極至于武皇遂并

強吳混一宇宙靜漢末之交爭皆司馬氏也而推魏

繼漢以晉承魏比義唐虞自誅純臣豈不惜哉今若

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

曹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于魏則魏

未曾爲天下之主王道不足于曹則曹未始爲一日

之王矣晉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

專總六合猶不見序于帝王淪沒于戰國何况暫制

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爲一代者乎當陽

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鄢郢

以尊有德閭閻舉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

主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宅彼必自係于周室

不推吳楚以爲代明矣况積勳累功靜亂寧衆數之

所錄衆之所與不資于燕噲之投不賴于因藉之力

長轡廟堂吳蜀兩豎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自漢末

鼎沸五六十年吳魏犯順而羈蜀人仗正而弱三家

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爲天

下之所推孰如見推子閭人受尊于微弱晉書

魏取於漢晉得於魏史策既載彰明可知惠帝無道

羣胡亂華晉之南遷實曰元帝與太祖乙之圯耿盤

庚之徙亳，厲王之居彘，平王之避戎，其事同其義一矣。而拓跋氏種實匈奴，來自幽代，襲有先王之桑梓，自爲中國之位號，謂之滅邪，實未改謂之禪邪，已無所傳而往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爲錄者，皆閭晉可謂失之遠矣。或曰：元之所據中國也，對曰：所以爲中國者，以禮義也。所謂夷狄者，無禮義也。豈繫於地哉？杞用夷禮，杞即夷矣。千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紂之化，商士爲頑人矣。因戎之遷，伊川爲陸渾矣。非繫於地也。晉之南渡，人物攸歸，禮樂成在，風流善政，史實存焉。魏氏恣其暴強，虐此中夏，斯伐之地，雖大無餘。朱實甫
驅士女爲肉，籬指衣冠爲狗，種落繁熾，歷年滋多。
此而帝之則天下之士有蹈海而死，天下之人有登山而餓，忍食其采而立於朝哉？至於孝文始用夏變夷，而易姓更法，將無及矣。且授受無所謂之何哉？趙東百元
魏正始論
頌德

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奸邪不容，皆齊貞良，細六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立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典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未收，盡如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流沙，南盡牂牁，東有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於琅邪，列侯武城侯，侯武城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呂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繆，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

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爲表經聖製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珍恭逆文復無罪

肅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

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用防夷去險阻

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

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

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刻碑石

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茂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

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齊俗黔者齊莊羣臣誦

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泰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

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機

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險通間

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

殃義威誅之珍惡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發六合之

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歲遠近聖清運理羣

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

情飭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

沃男女潔誠夫爲奇服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

嫁子不得母成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

經皆遵軌度平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條潔人樂同

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

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聖製

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

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稽曷昔非唯雨之又潤

澤之非唯濡之汜布濩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

巖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默樂我

君固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收收穆穆君子之德蓋聞

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爾於并虞氏

以興濯濯之麟遊彼靈囿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

君與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

而升采色炫燿煥炳燿燿正陽顯見覺衆黎衆於傳

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詳詳依類託寓喻

以封爵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

王之德競競翼翼故曰與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

武至尊嚴不失庸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造此之謂也

獨泰嶠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義文宣靈之偕跡

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從擅得并吞六國

之用兵刻滅古文。剖語燒書。弛膽崩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難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獺而不臻。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大弗經。實巨狄鬼。信之妖。發神歌。靈釋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大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惑。上覽古在昔。有燕應而尚缺焉。壞微而能全故者。若古者稽光舜。威侮者。陷桀紂。况盡汎埽。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已之私。而能享祚者。故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自武關與項。戮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施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獨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秦除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怨。怨則覺德不愷。是以發秘府。覽書林。遙集平文雅之圃。翱翔乎禮樂之場。揚雄制秦美新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傳毅杜矩。展卻都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宜持奏。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耶。臣對此贊買諂過。

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小。僅得中佐。秦之社稷奉宜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闕此論。非耶。將見問意。閑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者。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徵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誇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至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旨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劾。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諍。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與陛下螭螭泗水。龍躍下亭。慶雲徘徊。紫塵熠燿。皇成肇於斷蛇。神武基於豐沛。掩四綏以蓋天。廓玄謨以闢宇。華官山藏。玉堂海綯。雲蓋景陰。金門林蔚。拔足崇長。揖之賓吐。食納獻規之客。玄猷上通。德輝下濟。仰喻雲禽。俯躍魚魴。是以四海之內。莫不企景。款以接羣。望廣川而鱗集。乘山涉水。視險若夷。奔波闕廷。思効死節。乃鳴鸞在衡。奔驥服輅。良平鳳栖。信布虎據。豪雄凌暴於外。奇諛彌闕乎內。威謀兼陳。智勇畢効。乃凌河海。河海無梁。乃仆高山。嶽華不重。三秦席卷。項藉灰分。迴虜霧散。遺寇雲微。泛時雨以清天。灑

狂塵以肅地伏見史臣班固撰錄聖功竊承陛下扶
桑始照天暉未融之日嘗臨御此川於是即命舟人
彌楫水沚瞻仰山川舊物不替永惟聖輝同識所遇
遠眺適念感物興哀終懷靡及俯心遐慕臣命達于
載之運身生四百之外恨不得役力聖明之鑒寓目
風塵之會揮戈前隊待罪下軍掉鋒咸陽之關提鉞
項籍之領痛心自悼不知所裁

盛德堂

八編類集

八編類集

國史

書

卷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十五

經濟編

君類

大計

漢王設壇場具禮拜韓信大將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故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剗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

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鄲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

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穎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爲信然劉備在荆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

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屬國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止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嚴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親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

梁武帝時。爾朱榮兵勢強盛。魏朝憚之高。歡亡歸爾朱榮。劉貴先薦薦歡於榮。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歡從榮之馬廐。廐有悍馬。榮命歡騎之。歡不加羈絆而剪之。竟不蹄鬬。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其言。坐歡於林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

各色。別爲羣。畜此意。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天子闇弱。太后淫亂。貴戚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舉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霸業可舉。輒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

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

暗臣奸。兵驕民困。奸黨內熾。武夫外橫。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禮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斂。以阜其民。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爲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爲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吳接壤。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

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既得江北。即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下。後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彊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爲邊患。宜且以爲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効力。期年之後。可以出

師宜自夏秋畜積實邇矣世宗欣然納之

北魏比部郎中上林獻策

起兵

隋李淵娶於神武肅公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太子千牛備身臨汾柴紹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娶長孫晟女晟族弟右勳衛順德與右勳衛劉弘基皆避遼東之役亡命晉陽與世民善左親衛竇琮亦亡命太原素與世民有隙世民加意待之琮意乃安晉陽官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寂嘆曰貧賤如此又逢亂離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人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繁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偃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

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吾意乃陰署竇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從久不敢言淵與裴寂有舊每相與宴語或連日夜文靜欲圖寂關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出私錢數百萬與寂傳檄以約之寂大喜由是款狎世民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將兵與王仁恭拒之不利恐并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國事日非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與義兵轉禍爲福

小編類纂 卷五十五

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世民徐曰世民觀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國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數日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至是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

并誅耳衆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帝以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寇遣使者往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曰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強官監蓄積巨萬代王幼冲關中豪傑並起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奈何受單使之囚生取夷滅乎淵然之密部勣將發會帝遣使馳驛赦淵及仁恭淵謀亦緩大理司直夏竦端謂淵曰今帝主不安東據得歲必有真人起於其分非公而誰乎司馬許世結世鑑武士驍前勳衛唐憲憲弟儉皆勸淵舉兵時建咸元吉皆

八編卷之三

卷之三

二

在河東故淵遲延未發劉文靜謂裴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且公爲官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甚懼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文靜詐爲勅書發太原西河雁門馬邑民年二十已上爲兵擊高麗由是人情惶恐思亂者衆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于淵曰大人爲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武周據汾陽宮吾輩罪當族滅若之何王威等皆懼請計淵曰朝廷用兵皆粟節度今賊在數百里內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險要復有他賊據之以嬰城膠柱之兵

金使

當巨猾豕突之勢必不全矣進退維谷何爲而可威等皆曰公地兼親賢同國休戚要在平賊專之可也淵陽若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則先當集兵乃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仍密遣使召建咸元吉于河東紫紹于長安王威高君雅兄軍大集疑淵有異志謂武士驍曰順德弘基皆背征三侍安得將兵欲收按之士驍曰二人皆唐公客若爾必大致紛紜威等乃止欲因晉祠祈雨討淵五月淵使世民伏兵于晉陽宮之城外且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靜與晉陽府司

八編卷之三

卷之三

八

馬劉正會入告威君雅潛引突厥人寇君雅懷袂大話世民已布兵塞路文靜因與弘基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會突厥數萬衆寇晉陽淵命裴寂等勅兵爲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敵進衆以爲威君雅實召之於是斬威君雅以徇突厥大掠而去

興復

唐武后疾甚張易之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已謀誅之東之謂羽林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東之曰今大帝之子爲

二豎所危將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
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遂與定謀初東之與荆府長
史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
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東之爲相引元琰爲右羽林
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東之
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爲羽林將軍委以
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參之易之等
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東之彥範相謂曰事
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
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于北門起居彥範暉謁

人竊聽焉

宋書卷五十五

九

見竊陳國策太子許之東之玄暉彥範乃與左威衛
將軍薛思行等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進多
前湛及內直郎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斬
易之昌宗于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太后驚起
問曰亂者誰邪多祚等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
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官禁非當
萬死太后見太子曰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
晉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在東宮天意
人心久思李氏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太
后謂崔玄暉曰御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

以報陛下之大德于是收張昌期皆斬之與易之昌
宗梟首天津南收其黨韋承慶房融崔神慶紫微以
太后制命太子監國以袁恕已爲鳳閣侍郎同平章
事遣使宣諭諸州明日太后傳位太子中宗復位
宋高宗時宗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
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
臣朝進一言以告和募人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
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
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
揮云不得騰檣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視天

公權書

宋書卷五十五

一

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驽怯當躬冒矢石
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
開封尹關李綱言殺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爲東京
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
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既至首捕
誅合賊者數人下今日爲盜者賊無輕重悉從軍法
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備治樓櫓屢出師以挫
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徇幸澤
又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工商旅
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

心其倡爲異議者不遇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
爾旣而金人遣使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拘其人
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奉曰金人假使僞楚來覲
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優加
禮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澤竟縱
遣之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澤以爲憂
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
各置堡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
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鑿穴爲連珠砦連結
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

八指類集

卷之三

五

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
守禦之具既備累未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
意幸東南不報秉義即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
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汴水以五百騎援飛使立功贖
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爲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
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援飛陣
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通用之妙存乎一心澤
是其言

張浚至興元上疏言漢中實形勝之地前控六路之
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

今中原必基于此宜謹積粟理財以待巡幸於是辟
劉子羽參議軍事承制以趙開爲隨軍轉運使專總
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
權貨尚存靡餘而貪滑認爲已有其相隱匿惟不恤
怨望斷而敢行浚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
不疑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
且以其與敵屢負欲仗其威聲承制築壘拜端武威
大將軍宣撫司都統制軍士權聲如雷子羽又薦涇
原都監吳玠及弟玠之才勇浚以玠統制玠率帳前
親兵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三

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走溫州繼追及於道遣人
召陳宜中於清溪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於定海世
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
座衆相率哭座下奉益王爲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
除吏以秀王與擇爲福建審訪使先入閩中撫吏民
諭同姓檄召諸路忠義同獎王至會太皇太后遣二
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沈其兵江中
遂入閩時黃萬石降元以密爲福建潛使欲取全閩
爲已功汀建諸州方謀從萬石送款聞二王至復閉
門以拒萬石南建守臣林起鰲遣軍逐之萬石敗走

其將士多來歸。兵勢稍振。宜中等遂傳檄。諭海言夏。貴已復。潯江州郡元諸戍將。以江路既絕。不可北歸。皆欲託計。事還靜江。獨廣西宣慰使史格曰。君等勿爲虛聲所懼。待貴諭。嶺審不可北歸。取途雲南。未爲不可。豈敢輒弃戍哉。元行省又欲弃廣之肇慶府。慶封州。併兵戍梧州。亦爲格所拒。格史澤之子也。

親征

後周世宗開。止漢主人寇。欲自將兵禦之。羣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逃走以來。勢處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

人編頭集

宋世宗

世宗曰。崇幸我大喪。軫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

宋真宗時。契丹陷德清軍。逼冀州。遂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軍不發。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涇州。帝在道。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鑒。與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虜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準出過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效死。準復入。

要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蓋試問瓊。瓊即奏曰。寇準言是。

高宗時。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俊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侵凌。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効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孟庾爲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俊爲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玠爲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詣軍。建康後宮自溫州泛海如泉州。尤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爲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則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發臨安。劉錫楊存中以禁兵扈從。韓世忠捷奏至。帝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速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邪。帝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

廢立

齊師意茲來奔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干曰嘗獻焉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闕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肯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典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衛姬殺王中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瀆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城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手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聞其小可也使毛還孺子於駟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父冢淳

漢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元帝所不用霍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爲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慙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適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雖席按劍口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內沸社稷傾且漢之傳祿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今宗廟血食也如今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劓斬之光謝曰九卿貴光是也天下何何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

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曰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母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適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今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諸左右我

人編有本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弃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遭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級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

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驕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戲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未黃金千斤賜君卿收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擊鍾磬召內奉壹宗廟樂人輩道年首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府三太牢具祠閣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唱駕法駕駕皮軒轅旗驅馳北官桂宮弄弄闕虎召皇太

人編有本

卷一百一十五

八

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衆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侍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十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變易節上黃旆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汚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後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爲常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

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聖以
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發。凡千一
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芳
數進諫以過失。使人薄責。勝縛繫繫獄。荒淫迷惑。失
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
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傳
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爲
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
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
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
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
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常廢
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
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
詔曰。可。光今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
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廼即
持其手解脫其縛。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
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
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
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等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

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
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
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
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
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光坐庭中。會丞相以
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利王反。誅其子
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
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
故尊祖尊親。故敬宗。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
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
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
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
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
御衣太僕以軫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
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
高廟。是爲孝宣皇帝。
梁冀忌質帝聰慧。恐爲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苦煩
甚。使促召李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
曰。食煮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
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奉侍賢冀

慮其事世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
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
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殷忠孝發存社稷而頻年之
間國祚三絕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
軍勞應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
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
訪公卿廣求羣議今上應天心下合衆望且永初以
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
日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
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
最尊親宜立爲嗣先是蠡吾侯志當娶冀妹時在京
師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
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
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繼積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
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
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詞
激烈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懼憚之皆曰惟大將軍
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意既
不從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愈激怒乃說太后
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爲桓帝

宋寧宗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
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遊久
故使布腹心今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答丞相貴
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
與歎其不凡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爲皇子
改賜名昀授武奉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丁酉帝
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皇后后不可曰
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
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
禍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
在彌遠即於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宜是沂
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皆處斬皇
子竑時聞帝崩跣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乃屬月墻
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
天墀不知爲誰甚惑之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
今爲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樞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
聞命即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
竑至樞前舉哀畢引出惟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
立班聽遺制則引竑至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
豈當仍在此班震給之曰未宣制前當在此宣制後

乃即位。竑以爲然。已而遽見殿上燭影中。有人在側。座則昀已即位矣。宣制畢。閣門宣贊呼百官拜賀。竑不肯拜。震梓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爲開府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軍國府。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喪。尋進封竑爲齊王。出居湖州。

勸進

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晉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國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睦。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晉閔帝爲劉曜所殺。琅玕在并州。臣昀在冀州。上表勸進。

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爲疑。增玉璫而太公不以爲讓。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累繭收。宋重脰存。楚以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駭。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能逢之。愍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

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祗。整圖效社。山戎孤竹。束馬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靖亂。匪叨天功。實勤濡足。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生鎮雅俗。不習孫吳。邁茲神武。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龜玉不毀。誰之功歟。獨爲君子。將使伊周何地。在百祥勸進今上覽

臣聞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者。必應天順時。義全而后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漢。澤被六州。功濟蒼生。欲推崇尊號。臣謂今梓宮未反。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大耻。盡忠言嘉謀之助。以時濟弘仁之功。崇謙讓之美。推後已之誠。然後揖讓以謝天下。誰敢不應。誰敢不從。由是忤旨。晉王昇奉勸。請周尚上表。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十六

經濟編

君類

亡國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特交接者可亡也羣臣爲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內困者可亡也好官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不以聚言參驗用一人爲門戶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

亡國類

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懷心而無成素茹而寡斷奸惡無諫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餮而無舉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善淫刑而不周於法奸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狠剛而不和懷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自信者可亡也特交接而簡近隣恃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僉士重帑在外上聞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察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

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生卽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隣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隣貪復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要於強敵以爲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羣臣易慮者可亡也怯懦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國更置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携國携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恥而事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內悲悅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疲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私雜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無地固城郭惡無蓄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王數卽世嬰兒爲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爲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強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亡也孽福而心忌輕疾而易動發心愾念而不警前後者可亡也主多怨

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貴人相妬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讐而人主弗諒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仇官吏弱而人民傑如此則國蹙國蹙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懸罪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者可亡也出軍命討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爲而無所請者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機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明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譖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絀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以也公家虛而大臣賈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爭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辭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重

服侵等宮室供養大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壻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隣者可以亡也亡徵者非日必亡也言其可亡也夫兩充不能相王兩禁不能相亡云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踣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蠹之壞也必適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蠹雖壞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爲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世非亡
亡國之主一貫天時雖異其事雖殊所以亡同者樂不適也樂不適則不可以存糟丘酒池肉圃爲格雖柱而格諸侯不適也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瓊殺涉者脛而視其髓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文王貌受以告諸侯作爲璇室築爲頃宮剖孕婦而觀其花殺比干而視其心不適也孔子聞之曰其寢通則比干不死矣夏商之所以亡也晉靈公無道從上殫人而觀其避丸也使宰人膳熊蹯不熟殺之今婦人截而過朝以示威不適也趙盾驟諫而不聽公惡之乃使沮廩沮廩見之不忠賊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崇君之命不信一於此不若死乃觸廷觀而死齊湣王公居衛謂公王丹曰我何如主也王

丹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而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辨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滿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益三副矣宋王築爲藥帝鳴夷血高懸之射者甲冑從下血墜流地左右皆賀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以加矣宋王大悅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不適也

理篇

齊閔王亡居衛晝日步走謂公王丹曰我已亡矣而

人稱類纂

卷五十六

五

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何哉公王丹對曰臣以王爲已知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以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固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遂以自賢驕盈不止亡走衛衛君避宮舍之稱臣而供具閔王不遜衛人侵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不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閔王淖齒權閔王之筋而懸之廟梁宿昔而殺之與燕共分齊地悲夫閔公臨大齊之國地方數千里然而兵敗於諸侯地奪于燕昭宗廟喪亡社稷不祀宮室空虛

論者也悲夫

論者也悲夫

卷五十六

五

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柔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柔則不能實賢不忍則不能罰姦賢者不實有罪不能罰不亡何待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魯哀侯曰臣始爲太子之時人多諫臣臣受而不_用也人多愛臣臣愛而不近也是則內無聞而外無輔也是猶秋蓬惡于根本而美于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

史臣曰初幹闥不之止還也以粘沒喝在太原其勢

未合恐勤王之師有以乘之既退之後爲未計者宜爲遠謀而乃忽李綱种師道之言上下相慶以爲無虞曾不數月而致金師太原真定咽喉以塞而猶議三鎮棄守之利害故金人嘗語宋使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蓋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鎮之將皆出於童蔡王梁之門無可以禦天下之望唯以割地請和爲言未聞有能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然及圍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勝吁可怪哉

蒙古兵以正旦會飲歌吹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饑窘嘆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壘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輟戰賊皆糜爛且聽以老弱五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攔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攻之金自被圍以來戰沒將帥甚衆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掾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蒙古兵鑿西城爲五門整軍以入督軍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承麟者世祖幼里鉢之後白撒之弟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

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笑卿平日趨捷有將略萬一得免胖胤不絕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璽明日承麟即位將孟珙之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軍間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進大戰城上烏古論鑄及其將帥二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牌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南面守門者棄門走門四開孟珙招江海塔察兒之師以入忽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真于幽蘭軒環之以革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忽斜虎聞之謂將

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爲吾不能死于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邪於是泰政李木魯小婁室兀林答胡士總帥元志元帥玉山兒訖石烈柏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承麟退保子城聞守緒死帥羣臣入哭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險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謚曰哀襄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參政張天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

察見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是日承麟亦爲亂兵所殺金亡金自宣宗之世爲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讓低言緩語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輒以聖主心困或候再議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侍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周亂不聞以底于亡史臣曰金之初興天下莫疆焉太祖太宗嚴制中國大禁欲効遼初故事立楚立齊委而去之宋人不戒遂失故物熙宗海陵濟以虐政中原觖望金事幾去世宗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故金祚百有餘年由大定之政有以固結人心備章宗志存潤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九

色誅求無藝至於循紀綱大壞宣宗南渡棄厥本根連兵宋夏內致困憊哀宗之世無足爲者區區生聚圖存於區力盡乃斃可哀也矣雖然國君死社稷哀宗無愧焉

帝顯時陳宜中當國遭時多難不能措一策惟事蒙蔽將士離心郡邑降破方且理會利舉明堂等事及士大夫陳乞差遣士人覬覦恩例至是遣柳岳恭甫如元軍前獨廉尚書之死乃盜殺之非朝廷意乞班師修好岳見伯顏于無錫泣請曰嗣君幼冲在衰絰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

失信誤國爾伯顏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典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因得天下於小見亦失於小見其道如此尚何多言遂令蒙加反借岳還而別遣人奏上都

禪代

順帝進齊公蕭道成爵爲王增封十郡下詔禪位於齊順帝當臨軒不肯出逃于佛蓋之下王敬則勒兵殿庭以板與人迎順帝順帝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順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帝王家官中皆哭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六

十

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朓在直當解重綬陽爲不知引枕臥乃以王儉爲侍中解重綬禮畢順帝乘黃輪車出就東邸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右光祿大夫王琨至是攀車徬尾慟哭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領見此事嗚咽不自勝褚淵等未至輒綬帥百官詣齊官勸進王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奉順帝爲汝陰王優崇之禮皆倣宋初徐官丹陽置兵守衛之以褚淵爲司徒賈客賈者滿座褚炤歎曰彥回少立各行何意披猖至此

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彦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明順之妻洵同辭不拜奉朝請

朱全忠急於傳禪密使蔣玄暉等謀之玄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乃先除全忠諸道元帥以示有漸仍以刑部尚書裴迪爲送官告使全忠大怒宣徽副使王殷趙殷衡疾玄暉權寵欲得其處因譖之於全忠曰玄暉璨等欲延唐祚故逗遛其事以須變玄暉聞之懼自至壽春具言其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閑事以

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邪玄暉曰唐祚已盡天命歸王愚智皆知之玄暉與柳璨等非敢有背德但以今茲晉燕岐蜀皆吾勍敵王遠受禪彼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然後取之欲爲王創萬代之業耳全忠叱曰奴果反矣玄暉惶遽解歸與璨議行九錫時天子將郊祀百官既習儀裴迪自大梁還言全忠怒曰柳璨蔣玄暉等欲延唐祚乃郊天也璨等懼敕改用來年正月上辛

復國

晉侯有疾曹伯之暨侯儒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

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雠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卑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卽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敵邑敢私布之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

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既殺奚齊卓子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盡入乎吾請爲子鉢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搖落夫喪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始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遷也聞之喪亂有小小大大喪大亂之劑也不可犯

也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酒掃之臣死。又不敢蒞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固戾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曰。呂及卻稱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夷吾告冀。冀曰。呂甥欲納我冀。所曰子勉之。圖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方亂。以擾執通禁。我大夫無常。苟衆所置。就能勿從。于盡盡國以賂外。

人編異本

卷之三

三

內無愛虐。以求入。既入而後圖聚。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久。則恐諸侯之謀。往召君於外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盡請君于秦。于秦穆公許諾。反使者召招大夫。子明及公孫枝曰。夫吾國之亂。吾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以爲朝夕之急。大夫子明曰。君使禁也。禁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竄謀。知微可使微不隊。命微知可不君其使之。乃使公子繫弔公子重耳于翟。公子繫退弔公子夷吾于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冀曰。秦人勸我矣。冀曰。公子勉之。亡人無

子

猶潔猶潔不行。重賂配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微幸。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繫。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嬖大夫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蔭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蔑天命矣。吾必遂矣。亡入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爲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亡人之所懷。挾嬰環以望君之塵垢者。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繫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

人編異本

卷之三

四

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爲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公子繫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臣聞之。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是爲惠公。

秦穆公問冀

冀曰公子誰侍於晉

對曰臣聞之亡人

無黨有黨必有讐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戲。不過所復。怒不及色。及其長也。弗改是故出亡。無惡於國。而衆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誰能恃乎。君子曰。善以微勸。

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頤、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廆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蓐，請待子處。」狄二十五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遺之醒以戈。遂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將，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僂負羈之妻曰：「吾觀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實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鄆，鄆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

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始將啟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僚，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泥天之所啟乎及公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死，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逆天必有大咎，乃遂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匏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

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無卜焉。」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道遠難通，望大難走，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若以偃之慮，其翟平夫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遠不通，可以窺惡多怨，可以共愛。今若休愛於翟，以視晉，固且以監諸侯之爲，其無不戒，乃遂之翟處。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曰：「盍從吾兄，冀於翟乎？」冀芮曰：「不可，後出同走，不免於罪，且夫偕出，偕入，難聚，居異情，惡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子往，驪姬懼必援於

泰以吾存也且必告悔是五也也夷吾乃遂之梁居
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四年復爲君

子于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于其濟乎對曰難宣
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奸誰與
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一人也有一人而無主二
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
五也子于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逆者可謂
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黨而動可謂無謀爲羈
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微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
君子于涉五難以執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

人新刻本

卷三

宣

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
逞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芋姓有亂必季實
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三也令德三也寵貴四
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于之官
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
其貴下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
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
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臨朋以爲輔佐有管衛
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
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

存亡固

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欽好學而不
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
心有魏犢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
欒卻狐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
民從而與之欽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
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于其有寵子于國有與主無施
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存亡固

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闕與頤考
叔爭車頤考叔挾輶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達
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子
許頤考叔取鄭伯之旗登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
顛瑕叔盈又以蜚狐登周處而呼曰君登矣鄆師畢
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
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服其罪矣雖君有命寡
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秦許叔
以於許東偏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
賄無實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
而既平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
而既服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

是平有禮

楚莊王伐鄭克之鄭伯肉袒左執旄旌右執鸞刀以迎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之禍是以使君王昧焉辱到弊邑君如憐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命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麾軍還合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歿者數人斯役死者數百人今尅而不有無乃失民力乎莊王曰吾聞之古者孟不穿皮不蠹不出四方以是見君子重禮而賤利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從而不敢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舊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既而晉人之救鄭者至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力新楚師疲勞君請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枹而鼓之晉師大敗晉人來渡河而南及敗奔走欲度而北卒爭舟而以舟擊引舟中之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罪乃退師以軼晉寇

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勳將討於少西

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繼絕世二則

居鄭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讎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執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讎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

梅福以成帝久無繼嗣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

殷後復上書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聖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有五帝之後封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以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禪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奉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上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五

三

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欲匹大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八編類纂

八經類纂卷之一百三十七

經義編

君類

與士論

夫舜宗堯而置瞽瞍此天下之大義也至禹不獨廢堯而且忘舜雖得罪于父故得祭于郊從舜之義則禹為忘其君從禹之義則舜為忘其親二者皆聖人之所不為也予問之禮之所行義之所許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舜禹之有天下則先王之所未有也故堯舜非父而其德載于後世不可以

八經類纂

卷一百三十七

一

不宗舜雖其親而無功于人不可以私享二者皆義也至夏后氏郊鯀而宗禹此禹之子孫之禮也就謂禹之不宗舜哉柳下惠稱有虞氏郊堯而宗舜先儒以為此虞氏子孫之禮也以虞推禹則禹其有不宗舜乎雖然夏之子孫所以不宗舜者以其鯀也鯀雖得罪于舜而從事于水者九年非瞽瞍之比也故卒為夏郊而三代祀之三代猶以其功祀之而其子孫顧可以他人廢之乎故夫虞夏之祀皆義士之所予

思

夏論

人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于周周之賢君不如

卷一百三十七

商之多而其久于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穆剛強之民故其道本于尊尊而親親貴者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採天下之人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于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彊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繁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于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

八經類纂

卷一百三十七

二

故凡世之所為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于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雖處至于臺榭纖悉蓋以為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于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凌弱眾暴寡而後世乃以為用文之弊大自唐虞以至于商漸而入于文至周而文極于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

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于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不足此其勢然也

周敬王十年劉文王與其弘欲城成周爲之告晉穆獻子爲政說其弘而與之將合諸侯衛彪侯適周聞之見單穆公曰其劉其不沒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

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侯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承監焉

夫禮之立成者爲飲福明大節而已少曲與焉是以爲之日惕其欲教民戒也然則夫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爲也不然不足以遺後之人今其劉欲支

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卽情滿以忘其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水火之所犯猶不可救而况天乎諺曰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昔孔甲亂夏四世而殞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后稷勤周十

有五世而興幽王亂之十有四世守府之謂多胡可與也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之良材而幽王

將以爲魁陵冀土溝瀆其有饒乎單子曰其咎孰多曰其叔必速及夫將以道輔者

不其叔反是以誑劉子必有三遠天一也反道二

也離人三也周若無咎其叔必爲戮雖辛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

天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微用巧變以崇天災動百姓以爲己名其殃大矣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

夫乎翟泉遂田于大陸焚而死及范中行之難長弘與之晉人以爲計二十八年殺其弘及定王劉氏亡

鄭桓公爲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子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以逃死史伯對曰王

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鄆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翟鮮虞路泉徐蒲西

有虞豈首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毋弟甥舅也則皆蠻荆戎翟之人也非

親親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號俾爲大號叔恃勢鄭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

之心而加之以貪冒若若以周難之故寄擊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若若以成

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鄆敝補丹依聚歷莘君之土也若前燕後河右洛左濟主朱驪而

食漆消修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荆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中雪叔熊季

也離人三也周若無咎其叔必爲戮雖辛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

天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微用巧變以崇天災動百姓以爲己名其殃大矣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

夫乎翟泉遂田于大陸焚而死及范中行之難長弘與之晉人以爲計二十八年殺其弘及定王劉氏亡

鄭桓公爲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子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以逃死史伯對曰王

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鄆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翟鮮虞路泉徐蒲西

有虞豈首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毋弟甥舅也則皆蠻荆戎翟之人也非

親親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號俾爲大號叔恃勢鄭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

之心而加之以貪冒若若以周難之故寄擊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若若以成

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鄆敝補丹依聚歷莘君之土也若前燕後河右洛左濟主朱驪而

綱叔逃難于濮而蠻季綱是立遺氏將起之禍又不
克是天啟之心也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臣聞之
天之所啟于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啟主不可偏也
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爲高辛氏次正以淳耀惇大天
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
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舜
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
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
契能播殖百穀疏以衣食民人之者也其後皆爲王
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大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
也其後八姓于周未有侯伯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
爲夏伯矣大彭豷豷爲商伯矣當周未有已姓昆吾
蘇顧溫董董姓饒夷黎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豷
章諸耆則商滅之矣豷姓舟人則周滅之矣姁姓鄒
鄒路偏陽曹姓鄒呂皆爲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翟
莫之效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與矣斟姓無後祝之興
者在羊姓乎羊姓羹越不足命也蠻羊蠻矣唯刑
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肅荆羊實與諸姬代
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贏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于
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誦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

不失祀而未有與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之九
州何如對曰其民胥食而忍不可因也惟謝鄭之間
其冢君侈驕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若更君而
周訓之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公曰周其弊乎對曰
殆于必弊者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專高
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
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屯平屯謂之
和故而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
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
百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聽耳正七體以役心平
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
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姦極故王者
居九畝之用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飭樂
如一夫如是餘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腹後以異姓求
財于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
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而
與剋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號石父讒諂巧從
之人也而立以爲鄉士與剋同也柔聘后而立內姜
好窮固也保傭成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
而婦言是行用讒逆也不建立卿上而妖試幸措行

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璧
珪箕服實亡周國子是先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
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
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爲入天之命此
久矣其又可爲乎訓誥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
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
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祭而藏之吉乃
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祭在積而藏之傳郊之及
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祭流于庭不
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謀之化爲玄黿以入于王

八篇集

卷之三

七

府府之童妾未既訖而遭之既并而孕當宣王而生
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爲孤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
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逃逃于褒褒人褒姒有獄而以
爲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于爲后而生
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
之焉毒之會腊者其戮也滋遠申繒西戎方強王室
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
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
伐周周不守矣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強其隄
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

心怒矣號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
難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公曰若周衰諸
姬其孰與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文之詐盡武
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距險而鄰于
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啟公曰姜嬴其孰與對曰夫
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止大其
將與乎公說乃東寄桴與賄號鄧受之十邑皆有寄
地幽王八年而桓公爲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一
年而號及平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秦京襄子是乎
取周土晉文侯于是乎定天子齊莊僖于是乎小伯

楚勢冒于是乎始破機

漢明帝十七年詔問班固太史遷贊語中寧有非耶

八

固對賈誼言子嬰得中佐秦未絕也此言非是秦之
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且之材無所復陳其巧
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

太史公讀秦記至夫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
始封爲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
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太川今秦雜戎翟之俗
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躋于郊祀君子懼焉及
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

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咸重于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于戰功矣三國爭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強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義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

人編纂集

卷五十七

九

成孰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故禹興于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燹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議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燕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于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于是

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

親焉六國年表序

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還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畏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于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速却之洎牧以譏誅耶鄴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

人編纂集

卷五十七

十

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于秦而收韓商鞅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見矣秦之用兵于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

都燕趙拒之于前而韓魏乘之于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韓魏折而入于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于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籍之以蔽其西故其如厚韓魏魏以損秦秦人不致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于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

八編策

二

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于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知不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蘇轍六

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爲巧于取齊而拙于取楚其不敗于楚者幸也嗚呼秦之巧亦劍智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劍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幣工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衡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

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于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于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于取齊者所以大慰齊人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豈足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

八編策

六

上

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聞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其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于取楚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齊也必以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爲是解齒也可拔遂挾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亡者幸也非數也吳爲三軍逃出而肆楚三

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以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爲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况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而堅不幸耳

蘇軾秦

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爲聲色畋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積之效非缺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于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缺實使之至于桑弘羊斗筭之才穿窬之志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三

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湧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于加賦也

其二

方天下交臂相與而事秦之強也秦人出甲以攻諸侯蓋將取之也圖攻以取人之國者所謂兼敵之師也及天下攘袂相率而叛秦之亂也秦人合卒以拒諸侯蓋將却之也圖拒以却人之兵者所爲救敗之師也兼敵之師利于轉戰救敗之師利于固守兵之常勢也秦人據崤函之阻以障山東自穆公以來常

八編類集

卷之三

四

雄諸侯卒至于并天下而王之豈其君世賢耶亦以得乎形便之居故也二世之亂天下相與起而亡秦不三歲而爲墟以二世之不道傾秦亦何足以亡然而使其知指背叛之山東嚴兵拒關爲自救之計雖以無道行之而山西于里之區猶可歲月保也不知慮此乃空國之師以屬章邯李由之徒越關千里以搏寇而爲鄉日堂堂兼敵之師亦已停矣方陳勝之首事而天下豪傑爭西嚮而謀秦也蓋振臂一呼而帶甲者百萬舉麾一號而下城者數十又類皆山林崛起之匹夫其存亡勝負之機取決于一戰其鋒至銳也而章邯之徒不知固守其所以老其師乃提孤軍棄天險渡洛左馳右騖以嬰四合之鋒卒至于敗而沛公之衆楊袖而入空關雖二世之亂足以覆宗天下之勢足以夷秦而其亡遂至于如此之亟者用兵之罪也夫秦役其民以從事于天下之日久矣而其民被二世之毒未深其勇于公關樂于衛上之風聲氣俗猶在也而章邯之爲兵也以攻則不足以守則有餘周文常率百萬之師傳于戲下矣章邯三擊而三走之卒殺周文使其不遂縱以搏敵而坐關固守爲救敗之師關東之土雖已分裂而全秦未

漢也或曰七國之反漢也議者歸罪于吳楚以爲不知杜成臯之口而漢將一日過成臯者數十輩遂至于敗亡今豪傑之叛秦而罪二世之越關押戰何也嗟夫務論兵者不論其逆順之情與夫利害之勢則爲兵亦疎矣夫秦有可亡之形而天下之衆亦銳于亡秦是以豪傑之起者因民志也關東非爲秦役矣漢無可叛之舉而天下之民無至于召漢則七國之起非民志矣天下皆爲漢役者也以不爲秦役之關東則二世安得卽其地而疾戰其民以方爲漢役之天下則漢安得不趨其所而疾誅其君此戰守之所

以異術也何去非

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微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辭氣所發損益繫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其爲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禹以經術爲帝師身備漢相特見尊信當主臣之重極儒者之貴永始元延之間天地之青屨見言事者皆譏切王氏專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次駕至禹第譬左右以問之須其一言以爲律度爲禹計者亦宜陳大易堅冰之誡誦小雅十月之刺乘其獨納痛言得失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爲辭致成帝不

疑之心授王氏寢盛之勢上下恬然騰忽亡國僮帝慮不至是猶當開陳切劘面朋廷辨翊當就第宴開之際虛懷訪決之時方且視小男子床下官子塔于近郡欵然用家人匹夫爲心以身圖安不恤國患致使群盜弄權迭執魁柄禍衽毒流至于新都不可遏也斯可憤也逮至東都順桓之間國統三絕胡廣以巨儒柄用位極上台初梁冀席外戚之重貪疾當國既鴆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屬最尊親可以靖人亦既定策冀乃憚其明哲且不利長君私于蠶吾獨異群議爲廣計者亦當中

人編異集

立如石介然不回半趙誠之徒同李杜所守然後三車百工正辭于朝雖冀之暴恣豈能一旦盡誅漢廷群公耶反徇一息之安首鼠畏懦竟使清河徒廢蠶吾爲梗邦家陵表漢道日蹙結黨錮之獄成閹寺之禍禍亂循環以至董卓赫赫漢室化爲當塗煮陳曉鼎折之所由來久矣彼梅福以孤遠上疏張綱以早秋埋輪獨何人哉而不是思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陽之數非人謀能亢則但取靜觀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之被以章組列于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容或吁殷周之或夢或卜憂勤日昃之若是然後

爲理耶惟陸與兩

漢自順桓之間國統屢絕奸回竊位閭閻滿朝士之陷忠義履冰霜者居踞列則陷犯忤之謀伏閭巷則嬰黨錮之戮當是時也天下之君子掃地將盡雖九伊周十稷契不能振已絕之綱舉士崩之勢明矣嘉平中大黃星見楚宋之分遼東殷旭曰其有真人起于滎沛之間以知曹孟德不爲人下事之明驗也先時秦帝東遊亦云金陵當有王者興董扶求出又曰益州有天子氣從茲而言則長江劍閣作吳蜀之限天道人謀有三分之兆其來尚矣然廢興有際崇替

八編類纂

卷百三

二

述來每提其書曷能不臨卷而永懷撫事而伊鬱也嘗試論之曰向使何進納公業之言而不追董卓灌汜棄文和之策而不報王允則東京焚如之禍關有亂麻之屍何由而興哉至使乘輿蒙塵于河上天子露宿于曹陽百官餓死于牆壁六官流離于道路蓋由何公之不明賈翊之言過也于是劉岱喬瑁張超孔伸之徒舉義兵而天下響應英雄者騁其驍悍運其謀能海內驚然于茲大亂矣袁本初據四州之地南面爭衡劉景升擁十萬之師坐觀成敗區區公路欲居列郡之尊瑣瑣伯珪謂保易京之業噤既窘蹙

漢書

八編類纂

卷百三

二

術亦憂終譚尙離心琮琦失守其故何哉有大賢而不能用視長策而不能施便謂力濟九區智周萬物天下可指麾而定宇宙可大呼而致也嗚呼悲夫余觀三國之君咸能推誠樂士忍垢藏疾從善如不及聞諫如轉規其朝裂山河鼎足而王宜哉孫仲謀承父兄之傳事委喻肅之良嗣法周泰之戒情呂蒙之命借休穆之才不加其罪賢子布之諫而違其門用能南開交趾驅王嶺之卒東界海隅兼百越之衆地方五千里帶甲數十萬若令登不早卒休以末年神器不移于暴酷則彭蠡衡陽未可圖也以先主之寬仁得衆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諸葛孔明管樂之儔左提右挈以取天下庶幾有濟矣然而喪師失律敗不旋踵奔波謙瓚之間羈旅哀曹之手豈拙于用武將遇非常敵手初備之南也樊鄧之士其從如雲比到當陽衆十萬餘操以五千之卒及長坂縱兵大擊廓然霧散脫身奔走方欲遠竄用魯肅之謀然後投身夏口時諸葛適在軍中向令帷幄有謀軍容宿練包左車之計運田單之奇操懸軍數于夜行三百躡重不相繼聲援不相聞可不一戰而擒也坐以十萬之衆而無一矢之備何異驅大羊之群餌豺虎之口固

知應變將略非武侯所長斯言近矣周瑜方嚴兵敗
蜀會物故于巴丘若其人尚存恐王壘銅梁非劉氏
有也然備數困敗而意不折終能大啓西土者其惟
雅度最優乎武侯既歿劉禪舉而棄之觀譙周之懦
詞甘忿憤而忘日聞姜維之立事又慷慨而言甚惜
其功垂成而智不濟豈伊時喪抑亦人亡乃知德之
不修棧道靈關不足恃也魏武用兵旁無孫吳臨敵
制奇鮮有喪敗故能東擒狡布北走強袁破黃巾于
書張斬駐固于射犬援戈北指昭顯縣顧擁旆南臨
劉琮束手振威烈而清中夏扶天子以令諸侯信超
人編類卷之三
然之雄傑矣而弊于褊刻失于猜詐孔融荀彧終惟
其變孝先李珪卒不能免愚知操之不懷柔巴蜀祇
定東南必然之理也文帝富于春秋光膺禪讓臨朝
恭儉博覽文籍文質彬彬庶幾君子者矣不能恢崇
萬代之業刊建七百之基骨肉齊于匹夫衡樞委乎
他姓遠求珠翠廢禮誦聞之中近抱辛毗取笑婦人
之口明帝嗣位繼以奢淫征夫困于兵革人力殫于
臺榭高貴鄉公明矣有餘而深沉不足其雄才大略
經緯遠圖求之數君竝無取焉山陽公之墳土未乾
陳留王之賓館已啟天之報施何其速哉
王勃三
國論

魏吳蜀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仁
義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
在于黃皓皓諫人也內不能修武侯之舊典外不能
制姜維之驕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也魏
自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以降惟守空官亡之淹
速繫于昭昭之志將移神器之手須服天下之心未
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
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殺生之柄不牽帷牆之志連
盡天亡而後夷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
也如神龍之脫深泉震雷之無烟氣威靈既露人得
八編類卷之三
制之將濟觀魏文帝與夏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爲亡
國之言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于臣下哉後代
觀三國之事可不戒懼焉
李德裕
雖復名微衆寡地小力窮官渡受圍濮陽戰屈然天
下精明之士拓落之材超若百川之宗巨海遊塵之
集高裁故有荀彧郭嘉那顯程昱賈詡朱雲等或歛
風長威或一見孟懷然后寬英雄之心勢能羅之勇
挾天子以崇大順扶幼主以顯至公旌貴忠良芟夷
叛逆若乃獲魏仲而宥之降張繡而不怨感戴霸之
言以成其氣重關羽之義抑而不迫故陰謀未洩天

下已知毒志潛行忠良前懼何變所以帶藥揚彪用
是不出雲長愛恩而不謝立德失著而思奔席上無
懷疑之人關外少自信之士良可取也固知曹公不
能用天下之材成天下之務也

武帝論

魏武長于料事而不長于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
其功有所輕爲而至于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
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
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于不敢加兵者
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
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于舟楫之間一日一夜

八編漢書

卷之三

三

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于
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
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
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荆
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
于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于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
夫魏武重發于劉備而喪其功輕爲于孫權而至于
敗此不亦長于料事而不長于料人之過歟

武帝論

恭極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騰起之師跨邑率囑
之群風驅龍羆之衆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
皆苞藏瀾心阻兵佑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
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
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逆業神兵東驅奮
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諜叛柔服而江
外底定飭法修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爲
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
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
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壯伐諸華誅鋌于紀旋皇輿于
夷庚反帝座于紫閣扶天子以今諸侯清天步而歸
舊物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
于逸軌睿心因于令圖時各俊茂好謀喜斷故豪彥
尋聲而響孫志士希光而景驚異人輒凌猛士如林
于是張昭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爲腹
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
其成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
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
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
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

八編漢書

卷之三

三

範趙達以機祥協德重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強諫以補過謀無遺諸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常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偪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漢臣屈室武將連衡嚙然有吞江濟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輜僅而獲免收跡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紀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達龍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七

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歸財賈而吳亮然坐承其敝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太皇既幼主蒞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寒謨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群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變

陸凱傳

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感德之容親仁翟丹府之愛拔呂蒙于戎行識潘濬于夷虜執鞭勒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致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路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悅儼歸魯子之功創投惡言信子瑜之節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七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十八

經義編

君類

興亡

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遂服輿軫驅馳三世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芟曹爽外襲王陵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邇鄰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業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十八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熙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世祖遂享皇極獨納羊祜之策以善從爲衆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伏王杜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湖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武皇旣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幾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誣民不見德惟亂是聞朝爲伊周夕爲桀跖善惡陷於成敗

毀譽存於勢利於是輕薄千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廢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組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揚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王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未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援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俱亡連頭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覺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援朝莽純德之士鄉之不二之老風俗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

公以蕭杭之稱標上議以虛談少名劉頌屢言治道
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仗虛曠依倚無心
者皆名重海內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秉
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稅
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
相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議賢之
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訓九班而不得用長
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茹綢織紵皆取成於婢
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
婦任情而動故皆不耻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
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
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
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考
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
之有彘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傳咸之
奏錢神之論而觀寵賂之彰故賈后肆虐於六官韓
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禁一婦人之
惡乎懷帝承亂之後得位羈於疆臣愍帝奔播之後
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
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望氣者又云豫

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慈懷之正淮
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
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識云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
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朋按愍帝蓋秦王
之子也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也關西以南陽王
爲右丞相東以瑯邪王爲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鄆爲
臨漳漳水名也由北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
辱及身千寶言
劉毅裴楷以質直而見容稽紹許奇雖仇讐而不棄
馬隆西伐王濟南征師不延時權虜削跡賈充克堅
懷奸志以弄權楊駿豺狼包禍心以專輔及乎官車
晚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以成疎棟梁迴忠而起僞
世祖惑荀勗之奸謀迷王渾之僞象元海當除而不
除卒令擾亂於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於
洪基晉武帝
宣皇以天挺之姿膺期佐命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
而能容朕驕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
於將危之命殄公孫于百日滅孟達于盈旬自以兵
勳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雍泉西舉與諸葛相持抑
其甲兵本無關志遂以巾幗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

圖頌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反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實而未前以疑虛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傳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生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

晉書

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吹而雪霜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姦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

蘇轍晉論

後世之君幸其衰敝而悅其向服也因內徙而親之其事肇於漢之孝宣漸於世祖而盛於魏武或空其國而罷徵塞之警或藉其兵而為寇敵之扞夫既去其侮而又役其力可謂世主之大欲國家之盛福矣不知積之既久而夫禍之所伏一旦洶然而發若決

坊水莫之能遏晉為不幸而適當之以其平居常日不觀其昭然之形故也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遂建南廷以安納之稍內居之西河美稷而其諸部因遂屯守北地朔方五原代郡雲中定襄鴈門之七郡而河西之地鞠為虜區加徙叛羌錯置三輔魏武復大徙武都之氏以實關畿用禦蜀寇而匈奴五郡皆居汾晉而近在肘腋矣於晉之與大率中原半為夷居元海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人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氏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族日蕃其居處飲食皆趨華矣而其桀暴貪悍樂亂喜亂之志態則亦無時而變也是以元海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為戰國者幾二百年所謂發於遲而為毒深也雖然彼之內徙而聽役也亦迫於制服之威而其情未嘗不懷土而思返固甚怨夫中國羈拘而賤侮之也是以劉猛發憤而反於晉事雖不濟而劉氏諸部未嘗一日而忘之也自魏而上非無明智之主足以察究微漸為子孫萬世之慮然皆安其內附或樂用其力唯恐不能鳩令而牧役之雖有夫為禍之形皆不為之深思遠慮就其所伏而消厭之由晉而下自武

帝之乎。一吳會偏撫天下。固無藉乎夷狄之助矣。苟於此時有能探其所伏之禍而逆制焉。因其懷返之情。加之恩意。以導其行。爲之假建名號。而靡資之。使各以擅族而還之舊土。彼樂引輕去。而惟恐其後也。然後嚴斥障塞。使有華夷內外之辨。後雖有警。則無至發於肘腋之間。而被不可勝言之禍矣。何士非西晉論符洪擅蠻。陳之桀黠。乘獨虜之危亡。乃附款江東。而志圖關右。禍生叢毒。未逞狼心。徒既承家克隆。凶緒卒思歸之衆。投山西之隙。據億丈之岩。險總三秦之果。銳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狡數奸雄。有可言矣。長生慘虐。親辰象之灾。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命。疑猛虎之朝。僥承固雅。量壞案。變夷從夏。王猛以宏材緯軍國。符融以懿威贊經綸。權薛以諒直進規諫。鄧張以忠勇懷威暑。倚賢效足。杞梓呈六。文武兼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因止馬而獻歌。託栖驚以成頌。旣而復諫違謀。輕敵怒鄰。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便欲鳴驚禹穴。駐驂疑山。疏爵以侯楚村。築館以須歸命。雖矜涿野之疆。終致昆陽之敗。遂使凶渠候隙。寇伺間步。挫啓其禍。先燒富乘其亂。極宗社遷于他族。身首盤于賊。

臣符丕承亂僭竊。專及傾欺。斯可謂天之所廢。人不能支。符登集離散之兵。厲疾休之志。雖衆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符堅傳石勒出自羗渠。見奇醜類。聞韞上黨。李于鑒其非凡。倚囑洛城。夷甫識其爲亂。及惠王失統。寓內崩離。遂乃招聚。羣徒。乘間煽禍。朝市淪胥。若沉航于鯨浪。王公顛仆。譬游魂于龍漠。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者。歟。觀其對敵臨危。運籌買勇。奇謀間發。猛氣橫飛。逞強輕武。則風情慷慨。近答劉琨。則音辭倜儻。焚元超于苦縣。陳其亂政之罪。戮彭祖于襄國。數以無君之罪。於是踴躍燕趙。并吞韓魏。杖奇材而竊徽號。擁舊都而抗王室。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託授非所。貽厥無謀。身隕嗣滅。業歸攜養。李龍心昧德義。切而輕險。假豹安于羊質。騁臬心于狼性。旣而父子猜嫌。兄弟讐隙。自相屠戮。取笑天下。石勒傳淮南者。三代揚州之分也。當春秋時。吳楚陳蔡之與地戰。國之未楚。全有之。而考烈王都焉。秦并天下。建立郡縣。是爲九江。劉項之際。號曰東楚。爰自戰國。至于晉之中興。六百有餘年。保淮南者。九姓稱兵者。十人皆亡。不旋踵禍。溢于世。而終莫戒焉。昔妖星出。

于東南而弱楚以亡。飛李橫于天漢而劉安誅絕。近則火星晨見而王凌首謀。長彗宵映而毋丘襲亂。斯則喪乎天時也。彼壽陽者。南引荆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日。西援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內保淮肥之固。龍泉之陂。良疇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蠻越。金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此則係乎地利者也。其俗尚氣力而多勇悍。其人習戰爭而貴詐僞。昔考烈以衰病之楚。屢遷其都。外迫疆秦之威。內遭陽申之禍。逃死劫殺。二世而滅。黥布以三雄之選。功成垓下。淮陰既囚。梁越受戮。嬌結震主之威。慮生同體之禍。遂謀圖全之計。庶幾復亡之福。衆潰于一戰。身脂于漢斧。劉長支庶。奄王大國。承喪亂之餘。御新化之俗。無德而寵。欲極禍發。王安內懷先父之憾。外眩奸臣之說。招引賓客。沉溺數術。藉二世之資。恃戈甲之盛。屈疆江淮之上。西向而圖。宗國言未絕口。身嗣俱滅。李憲因亡新之餘。袁術當衰漢之末。負力幸亂。遂生僭逆之計。建號九江。稱制下邑。狼狽奔亡。傾城受戮。及至彥雲。忤恭公休之徒。或憑宿名。或恃前功。握兵淮楚。力制東夏。屬當多難之世。仍值廢興之會。謀非所議。相係禍

敗。祖約助遂身亡。家族彼十亂者。成乎人事者也。然則侯弱晉迷。以至絕城亡楚。當之恃疆畏逼。遂謀叛亂。黥布有焉。二王違逆。寵之之過也。公路僭偽。乘衆之盜也。二將以圖功。首難士卒以驕矜。樂禍本其所因。考其成跡。皆寵盛禍淫。禍過安生。而制之不漸。積之有由也。伏滔從桓溫伐袁真至壽陽。以淮市屢敗。著正淮論。昔高祖之誅黥布也。撮三策之要。馳救過之書。衆人主之威。以除逆節之虞。然猶決策陳都。暴尸橫野。僅乃冠之害。亦深矣。長安之謀。雖兵未交于山東。禍未徧于天下。而馳說之士。與闔境之人。幽囚誅放者。亦已衆矣。光武遣兵于肥。舒魏祖馳馬于斷。苦而廐九之間。流溺兵火者十而七八焉。夫王陵面縛。得之于矜石。仲恭接刃。成之于後覺也。而高祖以之。宵征世宗。以之。發疾誠不勤哉。文皇挾萬衆之威。杖伊周之權。內舉京畿之衆。外徵四海之銳。雲合雨集。推鋒以臨淮浦。而誕欽晏然。方嬰城自固。憑軾以觀王師。於是築長圍。起焚櫓。高壁連塹。負戈擊柝。以守之。自夏及春。而後始知亡焉。然則屠城之禍。其可極言乎。甚宋齊以降。繼體承祧者。君德寢微。王道寢替。績緒之初。如革大運。除舊解網。以悅衆心。仁義之風。薄骨肉

之情歷前史論之詳矣然未得中政之可也如弔之
高下者抑琴瑟之不調者更張此亦天之道也豈
獨人事哉唯用其罪人不可甚矣天下之惡一也古
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豈有不
忠于前朝而能忠于後王者哉毀泉臺春秋之所譏
先儒之所惡宋齊之君有一于此必爲美政泉臺見
妖尚不可毀况無妖者乎燕人之思召伯其棠勿剪
楚人之懷叔子望碑墮淚彼人臣也而見思若此雖
時移政改莫匪舊臣昔伯益贊禹稱大舜之德曹叅
專惠帝守蕭何之法魏文帝初受漢禪羣臣皆贊魏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十一

德唯衛孫獨稱漢美文帝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
之爲人臣者罔念于此可謂有百心矣李德裕
梁高祖聰明文思寬厚通博永元之初群賢受命竭
懷而雄圖英算孤識獨見審長河之將決知崑山之
必焚馳兩函以取荊州連五都以震郡邑長流遠邁
獨決方寸霜風飛掃雲雨霑沐白旄一麾頑童投首
乃吊冤寬而謝牛酒昭僮僮而載善人師不疲勞人
無怨謫晉帝今日之事本所甘心義士猶或非之通
人尚爲薄德况梁取天下又甚乎斯南康王盟實稱
齊帝奉之以成大順承之以勳義兵國步既寧家怨

又璽君稱主祭臣復何猜借人之名而不復命者也
尋其錫文考其謙讓事同對面理非飾詞寧知悠悠
江山相去千里矯情僞迹頓至于斯示人此心豈躬
行事欲令節義行于比屋其可得乎若言位是神物
何須下殿走乎若言負重願休何勞受贖歸乎若言
息人是務何須納叛臣乎若言吞代有時何須中許
和乎利器不藏奸夫得志然則庾景之兵我也仗
我器也驅我人揭我器而取晉者豈異衛哉由上之
失教也君父幽辱宗廟傾危帝子王孫跨州連郡未
有晉鄭齊心卒虛合葬五侯九伯裂海分山未聞申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十一

包齊之頓哭未庭茅茨鴻之幣謁吳國戶口徒衆不
視成敗之人寵遇雖多寧有報恩之士江淮無波瀾
之阻城關絕藩籬之固長洲杜若一旦彫零稽山竹
箭忽然摧折可不慎歟宋敬則
在魏正光北魏司旦爾朱榮乘蒙內典滔天泯夏餘
燼跋扈挺禍王城齊高祖神武皇帝投袂而起四明
昆弟大會韓陵類魚尤風雨之兵若新都犀象之陳
彼曲我直天實贊之日未移晷大殲醜族然後拔立
宗彼入纂皇統群后成務天下晏如但苦剽成穴震
逼爲梗流彘去而不入遽鼎舊郭國命維新朝章國

意燥然畢舉渭南失律似烏林之表師洛北先鳴同
官渡之凱入雖天命有歸而盡于北面方之魏武具
體而欲文襄嗣業始驗弱冠環條之氣足稱負荷賓
禮時秀驅駕群雄內外肅清朝無批政侯景肯恩棄
義狼顧汝穎蕭衍失信幸安驍聚彭汴于是謀臣運
策猛士推鋒渦陽之役兇渠疋馬南逝塞山之戰具
卒雙輪不反王思政入據長安淹歷歲時神旗驚臨
如風掃籌三秦勅敵開關自守五湖之長革音請命
魏孝靜以天歷有在鼎祚將遺大禮備物率由舊典
允恭克讓推而弗居禍生非慮匕首猶發爾其夾凶

剪恭剛斷英峙天崩地拆堂構闕如嗣子幼冲未堪
多難文宣雖云外弟少乏令名人望所歸便見推奉
于時政有裴倫朝多俊又爪牙皆韓白之伍心腹盡
良平之儔外靜方隅內康庶績主之不才四海弗之
覺也爰及中年誕縱昏德以萬乘之貴爲長夜之飲
散髮視朝肉袒聽政手行剗剔躬選子姪寵狎佞諂
親愛凡鄙出入市廛遊走衢路太保高隆之佐命元
功廟廊上宰僕射高德政龍潛賓友帷幄重臣衛尉
卿杜弼碩學偉才拔萃出類光祿大夫元景風流儒
雅師範縉紳或赤族見誅或丹頸爲戮賴有尚書令

弘農楊遵彥魏太傅渾之子也有齊建國便預經綸
軍國政事一人而已詰旦坐朝諮訪填塞千端萬緒
令議如流剖斷部領選舉人物滿室盈庭永無凝滯
虛襟泛愛禮賢好士是以主昏于上國治于下朝野
貴賤至于今稱之俄而文宣不豫弊于遼孽儲君繼
體幾歷數旬近習預構小人並進楊公慮有危機引
身移疾乾明之始難起戚藩憂成倏忽殞于殿省君
子是以知齊祚之不昌也孝昭地乃審親位居元輔
有殫公之威無狼子之心亦由主弱時艱慮深家風
當陽正位事出權宜時甲卒強盛財力殷阜乃聽西

人壽錄 卷一百一十

十四

顧恒有吞噬之心兼以天保之後懲其淫縱不遵聲
色不事晏遊孝于太后篤于昆季慎惜名器愛養黎
元後庭嬪嬙皆是藩邸之舊數不盈十竟無私寵特
解吏事尤好禮容但政苛碎暗于聽受除年不永耆
歲而崩大漸維幾黜其元子武成母弟之親入主宗
祊而少稟凶德不孝不仁龍攢在殯淚不承臉太后
之喪亦不哀英魏及公除便衣縫衣縱修荒淫不知
紀極其酒嗜宵夜以繼晝有和士開者素有和氏之
庭璧其面目亦似胡人輕薄凡狠爲衣冠所棄武成
在田之日引爲奈將開好彈琵琶亦解歌舞一曲

之後便大相愛悅恒在臥內同食共寢天保之世宣知其如此頗鞭二百徒配長城後遇赦得還武成爲右丞相久別得還恩賄愈厚朝士無賴者亦競相謁嬖或送婢妾或進子女筐篚苞苴烟聚波屬士開憂母傾朝追送諂諛尤甚者至悲不自勝士無貴賤風節頓盡趙彥深阿諛順旨俯首懷祿元文遙舉能先見不敢措言此外群官靡衣媼食齊室大壞其源始于此釀河清之末長萑爲灾太史奏言須有模救武成便自稱太上傳位後主胡長榮以符舅之親馮子琮以姨夫之戚俱受寄託並當樞要及天統末年

人前類案

武成卽世和士開一相處內自擬伊周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肅明德茂親聽奏俊悟肅王之內時望隆重以士開凶醜宜加屏黜入踐青蒲諫言規諫而少主聽察不類成昭母后才明異子馮敬士開禮于疎行長榮爲其謀主逕使密戚賢王絞結以錢雖遐邇胥怨愚習同憤而依托城社末如之何數載之間肆其橫行與馮子宗夫婦鬻獄賣官三家府藏賄貨山積凶惡子弟並處高資更相貨易擇而後授司後那瑒王儼年甫十四兼領憲司憤其所爲切齒忿咤執送南臺異其身首子琮以搢扇兩端一時依法二凶

俱勦朝野晏清京師市里舞蹈成群瑒那心實去惡跡乃陵上高阿那以牧園之勤重其倭嬖韓長鸞以構繼之能悅其趣走又有女叔陸氏出自掖庭以保母之恩特見等寵六官謂之世師人主以爲內相慶賞咸刑出干婢口頑驕弟姪布于列位帝戚皇支不能及也陸子駱提婆者出于卑隸本是韓工與韓高之徒共持國柄宣淫肆暴甚于和氏朝廷混然無復廉恥解律明月屬錢之錫寬動天地崔李舒龍逢之戮痛切幽明陳後主自生宮闈長于尼媼不接端士不見正人魚爛土崩以俟勦寇周武大捷平陽乘虛

人前類案

卷二十八

三

除入舉晉陽如拾芥攻鄴宮猶振稿盧思道此齊興亡論昔張讓段珪濁亂天下漢召董卓將顯其誅竟有小平之奔曹氏因之乃創霸業鄭儼徐紀點辱皇猷魏收爾朱榮欲洗濯宮掖遂至河陰之禍齊人籍此用承明世故曰亂者理之源機者命之兆不可失也神武崖岸高踈器宇深沉望之儼然風塵自遠聽之厲雷霆或聞魏德已衰群胡得志孝莊殞于虜手節閔潔于兇徒推誠與人懷舊不捨擇子如之益有尉景之族喻高昂于肝膽委矣景于牛體此明達也李馬麥田不飲杜酒此嚴斷也放李穆之歸使之富貴

成虎兇之對以勸事君此宏量也故能廢立雖多不失臣節兵鋒屢折人望攸存

朱敬則北齊高祖論

委任紹宗外平侯景借假貞節內察權豪沙汰衆流釐正群務紀綱具舉朝野肅然况乃嘉思政之忠遂接其手寤陸生之直更賞其能此亦可稱也若乃命天子爲癡人比尊名于狗脚恨崔陵之語不念元勳念孫騰之議寧思任命此不惜名器也加以任情委思率意以之紅綺如花妖顏若玉决池而弄淫女下獄而罪貞姬叛高慎于洛陽幾傾其父蒸鄭妃于內寢乃繫乎親詩曰人而無儀胡不遺歟此之謂也嗟乎楚莊絕纓不顯婦人之節鄭人獻捷尚禮南冠之賢所以盡俘囚之材得醉者之力今者陷孝寢之罪賞王僕之心拒蘭欽之慈仗專諸之劍非不幸也

北齊書

文宣承父兄之資據已成之業出奇不測內剛外柔屬變起不圖禍機竊發臨事而懼警而後行故使逆黨無遺兇徒必盡自得政二世樹恩百僚司馬公之養汝只在今日陳恒干之奸施惟取一時由是腹心不散勲貴自隨大會晉陽共敘哀酷神影英颺風調

清開北齊文

孔子曰夏遂不亡商德不作商道不亡周德不作梁自侯景入寇蕭管外奔西鄭貴言南風不競篡殺三帝覆沒兩都謂亡矣但人痛既深天道亦悔是以大命集于有陳也武帝身長七尺垂手過膝蓋姚襄劉備之儔也惟寬以容物明以知人曠蕩不羈雄勇蓋世聲振嶺表功濟日南屬王室不綱大難未已江湖群盜日尋戈戍是以投袂而呼夕不待旦以梁大寶三年二月會王僧辨于白茅灣齊小白之令諸侯以謀王室戒子源之要天地惟討賊臣

陳武論

人參集

卷百六

大

章鼎一見以委誠趙公聞名而進女始以后父之尊遂受托孤之寄騎虎不下騎角是因不利孺子非唯管叔之言杜稷輸人寧止休公之對所以尉遲舉魏從亂如雲王謙據蜀其徒若市俄屬陳朝喪德江海揚波自絕于天結怨于下乃以開皇八年十月承少昊之秋氣動文昌之將星下蜀漢之舟翻龍躍塞幽并之駟蕭蕭馬鳴一羣而可以橫大江三令而可以陵湯火蔣山苦戰于文之鬼見飛揚建業大崩叔寶之金湯不守既遺岸上之虎非復水中之龍斬伯疑以謝陳人體陸機而謝吳士春波暫訖汗俗咸無

秋露一零弊化斯改此乃憂勤之心見于動靜故使六合之中如觀曉日八紘之內若遇新晴朱載堉所屬青宮失愛于掖流恩遙映前星乃昇明兩衣冠雖偉入朝少四皓之賓公宴雖多言談止七子之客穆天子之白雲更遠瑤池之外泰始皇之觀日方踐石渠之前或以衢路受刑或以薤味被戮或不可無罪而免賞不可有功而要相傾軋然莫知攸止十室之內思亂者五六焉於是斜斯外奔玄感內逆兵陷遼水糧斷河黎月暈七重如髦頭之犯畢日光四散覽兆庶之分崩周章至于殿下猶自未知關樂入于廡

帝諭

帝諭

七

隋文帝之有天下于時亦可謂之治平而寡事矣然纔三世二十九年而亡其故何也吏治與王道之效不同也故三代用王道而長漢唐雜之以吏治而不及於三代隋文專以吏治而不及於漢唐是非王道與吏治薄厚之效邪隋文之九年滅陳而天下始一奢廟於為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之論事宿衛之人傳餐而食至于兵革不用天下無游食之人戶口歲增過於兩漢其富庶而康樂如此常人謂之太平而識者皆知其不能久也何者無禮義以

維持其政無忠信以團結其臣教化不足以導其民紀綱不足以防其後一切以辨數勤察為能處三王之位而卑卑為任智數嚴文法此特吏才之尤者耳非王者為也故王隆謂其終以不學為累而房喬於清平之時而獨知其將亡李鼎臣

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而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垂苻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并吞滅耶畧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為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為一後亦見天下

秦皇漢武

七

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如備防不安之心以為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為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畧盡而獨灰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蘇轍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疆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茲

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

八
卷五十八

三

夷狄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順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枝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共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患。益侵削諸

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大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牙爪。翦其

八
卷五十八

三

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公遣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萬。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伺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

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饒真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敗爲亂末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跡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疆兵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得任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幸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愛憎自歛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

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唐論

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爲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爲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者田悅叛于前武俊順于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韜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秉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論三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豎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爲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稱乘果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燕趙疆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况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伯于一方耳安能疆疆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疆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十九

左編

后類

東漢馬后

東漢明德馬后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初援征五溪蠻卒於師梁松竇固等因譖之由是家益失勢又數爲權貴所侵侮后從兄嚴不勝憂憤自太夫人絕賈氏婚求進女掖庭由是選后入太子宮時年十三常居後堂顯宗卽位以后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已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命令養之謂曰人未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九

后類

一

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于所生肅宗亦孝性惇焉恩以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嘗以皇嗣未育每懷憂嘆薦達左右若恐不及能誦易好讀春秋共讀无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襦不加緣朝夕諸姬主朝請坐見后袍衣流粗灰以爲綯穀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嘆息帝嘗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邪露露爲戒辭意款備多見采擇帝幸濯龍中並召諸才人下邳王以下皆在側請呼皇后命笑曰是家不好樂雖來無歡是以游娛之事希嘗從

焉十五年帝拔地圖將封皇子悉乎諸國后見而言

曰諸子食數縣于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

帝子等乎歲給二十萬足矣時楚獄連年不決因相

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威

悟之夜起獨徬徨爲思聽納卒多有所降宥將諸奏

事及公卿奏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

各得其情毋以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見補而

未嘗以家私干故寵敬日隆始終無衰及帝崩肅宗

卽位尊后曰皇太后諸貴人當從居南宮太后威析

別之懷各賜王赤綬加安車駟馬白鵲三千瑞雜帛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九

后類

二

三千匹黃金十斤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凡防參醫藥事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旣無衰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田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實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今有司柰何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

練食不求甘左右但着布帛無香薰之飾者敬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軌。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綵。精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如譴怒。但紀歲月而已。莫以黜罷其心。而猶憮息無憂。國忘家之意。如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設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嘆。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有謙虛。奈何。令臣等不加恩三男乎。且衛尉年尊。而枝尉有大病。如今不諱。使臣八病類集。卷五十二。太后報曰。吾友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友覆念之恩。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諫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于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于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覺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飲食。則家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主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殺。價欽信。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

慈母之奉養乎。吾素剛急。有胃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遠境清淨。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舍鉛弄孫。不復關政矣。時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延及北閣。後殿太后以爲已過。起居不歡。時當湯原陵。自引守備。不愜。寢見陵園。遂不行。初。太夫人薨。起塔。徵高太后以爲言。兄廖等。卽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市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皆素無金銀之飾。帝以白太后。太后卽賜錢各五百萬。于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八病類集。卷五十二。太后報曰。吾友諸家惶恐。倍于永平時。乃置絨室簀于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語經書。

一 鄧后

和嘉郡后。太傅禹之孫也。父訓護。羌校尉舅。陰氏光烈皇后從弟女也。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七年。與諸家子俱選入宮。八年冬。八掖庭爲貴人。時年十六。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視醫藥。不限以日數。后言于帝曰。官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日。

議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誦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
曰人皆以數人爲榮貴人反以爲憂深自抑損誠難
及也每有謫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而後獨着素裝
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卽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
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
不敢先陰后言十四年夏陰后以巫蠱事廢后請赦
不能得帝便屬意焉會有司奏建長秋宮至冬立爲
皇后帝每欲官爵鄧氏輒哀請謙讓故兄臨終帝世
不過虎賁中郎元興元年帝崩長子平原王有疾而
諸王子天歿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秘養于人閭殤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九

三

帝生始百日后乃迎立之尊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
常以鬼神難徵注祀無福乃詔有司罷諸祠官不合
典禮者又詔赦除建武以來諸犯妖惡及馬竇家屬
所被禁錮者皆復之爲平人減大官導官尚方內者
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自非供陵廟稻粱未不得
導澤朝夕一肉飯而已舊大官湯官經用歲且二萬
萬太后勅止殺百珍費自是裁數千萬及郡國所貢
皆減其過半詔司隸校尉河南尹河南太守曰每
覽前代外戚賓客假借威權輕薄詔訓至有濁亂奉
公爲人患苦答在執法懈怠不軌行其罰故也今車

騎將軍陽等雖褒敬之志而門宇廣大相戚不少
賓客奸猾多干禁憲其明加檢勅勿相容護自是親
屬犯罪無所貸太后慈陰氏之廢赦其徙者歸郡勅
還資財五百萬永安二年京師早親幸洛陽寺錄寬
獄舊事歲終當饗遣衛士大饗逐疫太后以陰陽不
和軍旅數興詔饗會勿設戲作樂豐年復故太后自
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算數書省王政夜
則誦讀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
餘人詣東觀觀校傳記事畢未御賜食有差又詔
中官近臣于東觀受經書以教宮人詔徵和帝弟濟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九

六

北河間王子男女五歲以上四十餘人鄧氏親近子
孫三十人並爲開邸第敎學經書詔從兄河南尹豹
越騎校衛康等曰臣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官者實
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僞滋生五經衰缺
不有化導將遂隳廢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今世
貴戚食祿之家渴衣飽飯而面牆學術不識藏否斯
故福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人學所以
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王旣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
文德敎化子孫故能束修不墮羅綱誠令兒曹上述
祖考下念詔書足矣其勉之哉

唐長孫后

唐太宗文德長孫后河南洛陽人父晟階爲左驍衛將軍后喜圖傳矜尚禮法及歸太宗時隱太子襲圖已構后內盡孝事高祖謹承諸妃消釋嫌猜及帝授甲官中后親尉勉士皆感奮尋爲皇太子妃俄爲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蓋觀書雖容飾不少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帝固要之說不對後庭有被罪者必叩帝怒請繩治侯意解徐爲開治母兄安業無行父喪述后無忌還外家后貴未嘗以爲言擢衛將軍後與李孝常等謀反人編類集卷三十三后傳

曹后

仁宗曹后真定人樞密使武惠王彬之孫也明道二年郭后廢詔聘入宮景德元年九月册爲皇后性慈儉重稼穡常於禁苑種穀親蠶善養用舊慶曆八年閏正月帝將以翌夕再張燈后諫止後三日衛卒數人作亂夜越屋叩寢殿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

后閉闕擁持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媼駭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遇殺人敢妄言耶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運其後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諭之曰明日行實用是爲驗故爭盡滅力賊即擒滅闕內妾與卒亂當誅祈哀幸難離言之帝貸其死后具衣冠見請論如法曰不如是無以肅清禁掖帝命生后不可立請移數刻卒誅之英宗方四歲育禁中后拊鞠周盡迨入爲嗣子贊策居多初王安石當國變亂舊章后乘間語神宗謂祖宗法度不宜輕改熙寧郊祀前數日帝至后所后曰吾昔聞民間疾苦必以告仁宗因赦行之今亦當爾帝曰今無他事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帝欲愛惜保全之不若暫出于外帝悚聽垂欲止復爲安石所持遂不果蘇軾以詩得罪下御史獄人以爲必死后逮豫中聞之謂帝曰聖德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讐人中傷之乎招至于詩其過微矣吾疾勢已篤不可以免溫致傷中和宜懇察之帝涕泣軾由此得免

高后

英宗高后亳州蒙城人曾祖瓊祖繼勳皆有勳王室至節度使母曹氏慈聖光獻后姊也故后少鞠官中時英宗亦在帝所與后年同仁宗謂慈聖異日必以爲配既長遂成昏濮邸生神宗皇帝岐王顯嘉王顥壽康公主治平二年冊爲皇后后弟殿內崇班士林供奉久帝欲遷其官后謝曰士林獲升朝籍分量已過豈宜援先后家比辭之神宗立尊爲皇太后后居寶慈宮帝累欲爲高氏營大第后不許久之但斥望春門外隙地以賜凡管轄百役費悉出寶慈不調大農

人壽錄

卷之三

高后

一錢元豐八年帝不豫浚劇宰執王珪等八問疾乞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太后權同聽政帝領之珪等見太后簾下泣撫王曰兒孝順自官家服藥未嘗去左右書佛經以祈福宮學書已誦論語七卷絕不好弄乃令王出簾外見珪等珪等再拜謝且賀是日降制立爲皇太子初咸嘉二王日問起居至是令母輒入又陰勸中人梁惟簡使其妻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來蓋嘗爲踐昨倉卒備也哲宗嗣位尊爲太皇太后驛召司馬光呂公著未至迎問今日設施所宜先未及條上已散遣修京城役夫減皇城觀卒止禁庭

工技廢導洛司出近侍尤亡業者中外杜苛獄民間保戶馬事由中旨王珪等勿預知又起文彥博於既考遣使勞諸途諭以復祖宗法度爲先務且令亟疏可用者從父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確欲獻諛以固位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坐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能寐聖情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尚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確悚慄而止光公著至重命爲相使同心輔政一時知名士彙進于廷凡熙寧以來政事弗便者次第罷之於是以前平舊式

人壽錄

卷之三

高后

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參募役除市易之法遣蔡確之禁蔡確坐車蓋亭詩謫嶺表后謂大臣曰元豐之末吾以今皇帝所書佛經出示人是時惟王珪曾奉賀遂定儲極且以子繼父有何間言而確自謂有定策大功妄扇事端規爲異時眩惑地吾不忍明言姑託汕上爲名逐之耳此宗社大計姦邪怨譎所不暇恤也廷試舉人有耳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后止之姪公繪公紀當轉觀察使力邀之帝請至再僅還一秩終后之世不敢收又以官冗當汰詔損外氏恩四之一以爲宮掖先臨以九年朝廷清明華髮綏定

宋用臣等既被斥所神宗乳婦入言之冀得復用后見其來曰汝來何爲得非爲用臣等游說乎且汝尚欲如曩日求內降旨執國政耶若復爾吾即斬汝婦大懼不敢出一言自是內降遂絕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無問巨細終身不再取其

一
漢呂后 恭觀

惠帝立呂后爲皇太后迺令永巷囚戚夫人號絳衣今春戚夫人春且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春薄暮常與成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文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乃召趙王誅之使者三反趙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趙相相欲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掖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鵝飲之延帝還趙王戚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使居鞠獄中名曰人彘居數月乃召惠帝視人彘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留侯子張哭不悲君知其解未陳

平曰何解辟疆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白呂產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疆計請之太后悅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乃立孝惠後宮子爲帝太后臨朝稱制以左丞相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官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乃追尊酈侯曰父爲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爲漸復殺高祖子趙王友及燕王建四月太后風大臣請王諸呂遂立周呂侯子台爲呂王台弟產爲梁王建成侯釋之于獄爲趙王台子通爲燕王又封諸呂凡六人皆爲列侯追尊父呂公爲呂宣王兄周呂侯爲悼武王初宣平侯張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卽位呂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爲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乃使陽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爲帝四年乃自知非皇后所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卽爲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作亂乃幽之永巷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下詔廢之立恒山王弘爲皇帝秋七月辛巳太后崩

唐武后

高宗則天皇后武氏并州文水人父士彥爲太宗將文德皇后崩久之太宗聞士彥女美召爲才人方十四時楊慟泣與訣后獨自如日見天子庸知非福何兒女悲乎毋避其意止泣既兄帝賜號武媚及帝崩與媚御皆爲比丘尼高宗爲太子時入侍悅之王皇后久無子蕭淑妃方幸后陰不悅它日帝過佛廬才人見且泣帝感動后康知狀引內後宮以撓妃寵才人有權數詭變不窮始下辭降體事后后喜數譽于帝故進爲昭儀一旦願幸在蕭右愛與后不協后性

八精製茶

宋重二九

凡期

簡更不由事上下而母柳見內人尚宮無浮禮故昭儀伺后所薄必效結之得賜予盡以分遺由是后及妃所爲必得得輒以聞然未有以中也昭儀生女后就願弄去昭儀潛焚兄舍下伺帝至陽爲歡言發舍視兒歎矣又驚問左右皆曰后適來昭儀即悲涕帝不能容怒曰后殺吾女往與妃讒媚今又爾耶由是昭儀得入其警后無以自解而帝愈信愛始有廢后意久之欲進號宸妃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言妃嬪有數今立別號不可昭儀乃誣后與毋賦勝蠶卜帝挾前憾定其言將遂廢之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及

八精製茶

宋重二九

凡期

濟頗久因事帝猶豫而中書舍人李義府衛尉卿許敬宗素險賊狙勢陰佐昭儀以偏言怒帝即表請昭儀爲后帝意決下詔廢后囚宮中家屬盡流嶺南詔李勣于志寧奉璽綬進昭儀爲皇后命羣臣及四夷酋長朝后肅儀門內外命婦入詔朝皇后自此始后見宗廟再贈士彥至司徒齊周國公謚忠孝配食高祖廟毋揚再封代國夫人家食魏千戶許敬宗又奏王后父仁祖無七功以官掖故超列三事今處人謀亂宗社罪宜夷宗仁祖應斷棺陛下不窮其誅家止流寬仁祐不宜引庇廕有逆子孫有詔盡奪仁祐官爵而后及良娣俄爲武后所殺改后姓爲蟒良娣爲泉初帝念后間行至因所見門禁銅殿進飲食資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無恙乎今安在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爲婢安得享稱耶流淚咽咽又曰陛下幸念矜日使妾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爲同心院帝曰朕卿有處置武后知之促詔杖二人百罰其手足反接投醢甕中曰今二姬骨碎數日灰殊其尸初詔旨到后再拜曰陛下萬年昭儀承恩灰吾分也至良娣罵曰武氏狐媚翻覆至此我後爲猶使武氏爲鼠吾當扼其喉以報武后聞之詔六官毋畜猫武后

頻見二人被髮漚血爲厲惡之，以巫祝解謝，卽徙蓬萊宮，厲復見，故多駐東都，是時后家貴寵甚，后乃製外戚試獻諸朝，解聲譏議，遂無忌，遂良踵夙徒所，麟德初，后召方士郭行真入禁中，爲蠱祝，官人王伏勝發之，帝怒，因是召西臺侍郎上官儀，儀指言后專恣，失海內望，不可承宗廟，與帝意合，乃趣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后遽從帝自訴，詔草猶在帝所，帝羞縮待之如初，猶意其志，且曰：「是皆上官儀教我，后諷許敬宗構儀殺之。」儀見詔，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羣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帝與后偶坐，帝晚益病，風不支，天下事一付后，后乃更爲太平文治事大集，諸儒內禁殿謀定，列女傳，臣軌百寮新誠樂書等，大抵千餘篇，因今學士密裁可奏議，分宰相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嘗密稱太子不堪承繼，英王貌類太宗，又言相王相最貴，天后嘗命北門學士撰少陽正範及孝子傳，以賜太子，又數作書誚讓之，太子愈不自安，及崇儼，賊不得，天后疑太子所爲，太子頗好聲色，與戶奴趙道生等狎昵，多賜之金帛，司議郎韋承慶上書諫，不聽，天后使人告其事，詔薛元超裴炎與御史大夫高智周等雜鞠之於東宮。

馬坊搜得皂印數百領，以爲反具，道生又執稱太子使道生殺崇儼，上數愛太子，遲回欲宥之，天后曰：「爲人子懷逆謀，天地所不容，大義滅親，何可赦也？」甲子廢太子，賢爲庶人，遣右監門中郎將令狐智通等送賢詣京師，幽於別所，黨與皆伏誅，乃其甲於天津橋南，以示民，立子哲爲太子，光宅元年，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及授乳媼子五品官，炎固執不從，帝怒曰：「我意謀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懼，因與武后謀廢帝，后命炎洎劉祿之、辛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勒兵入宮，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何罪？」后曰：「以天下與玄貞，安得無罪？」乃廢帝爲廬陵王，更立豫王爲皇帝，炎以定策功封永清縣男，后坐武成殿，帝率羣臣上疏冊越三日，太后臨軒命禮部尚書攝太尉武承嗣、太常卿攝司空王德貞冊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修紫帳，太后命左金吾將軍丘神勣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戚，其實風使殺之，神勣至巴州，幽賢於別室，逼令自殺，太后乃歸罪于神勣，貶墨州刺史，尋復入爲左金吾將軍，遷廬陵王于房州，武后旣廢中宗，又立睿宗，寔亦囚之，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憤之，李勣孫敬業

爲眉州刺史坐贓貶郴州司馬時客揚州失職快怏遂乘人怨謀起兵先諭其黨監察御史薛重求使江都及至令雍人韋超告州長史陳敬之反韋乃收繫之敬業卽矯制殺敬之自稱州司馬且言奉密詔募兵討高州叛酋卽開封庫令參軍李宗臣釋繫囚驅工匠數百人授甲斬錄事參軍孫處行以徇前監屋尉魏思溫爲軍師旬日兵十餘萬以匡復廬陵王爲詞傳檄州縣略曰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寔寒微昔克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變踐元后于疊翟陷

吾君子聚應殺姊屠兄弑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于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

徵問曰誰所爲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有如北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敬業有素狀類太子

賢者奉之說衆曰賢實不夷楚州司馬李崇福率所部三縣應之武后遣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往擊之使黑齒常之將江南兵爲孝逸援擊敗敬業于江都斬之黨與皆夷其家先是后已得政稍自肆后桂

武承嗣請立七廟追王其先炎諫曰太后天下母以盛德臨朝宜存至公不容追王祖考示自私且獨不見呂氏事乎炎謀乘太后出游龍門以兵執之還政天子會久雨太后不出而止徐敬業兵興后議討之炎曰天子年長矣不豫政故豎子有辭今若復子明辟賊不討而解御史崔登曰炎受顧託身總大權聞亂不討乃請太后歸政此必有異圖后乃捕炎送詔獄遣御史大夫齊道御史魚承勣參鞠之鳳閣侍郎胡元範曰炎社稷臣有功于國悉心事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納言劉齊賢繼辯之后曰炎反有端顧卿未知耳元範齊賢曰若炎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知炎反卿輩不反遂斬于都亭驛韋方質同平章事初炎下獄單于道安撫大使程務挺密表申理由是忤旨務挺素與李敬業黨與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譖之曰務挺與裴炎徐敬業通謀遣將軍裴紹業即軍中斬之籍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所在宴飲相慶又爲務挺立祠每出師必禱之太后召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又自以久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有告密者供馬給食使詣行在所農夫樵人皆得召見

或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益起有
魚保家者請鑄銅爲匱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
隔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
匱告保家嘗爲徐敬業作兵器遂伏誅有胡人索元
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兄擢爲游擊將軍令索制獄
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
賜以機其權于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新豐有山
因震突出太后以爲美祥赦其縣更名慶山荆人俞
文俊上言人不和疵資生地不和堆阜出今陛下以
女王處陽位山變爲災非慶也太后怒投領外後爲
六道使所殺是年狄仁傑爲冬官侍郎鳳閣侍郎劉
祿之竊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太后既廢昏立明安
用臨朝稱制不如送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太
后不悅謂左右曰祿之我所引乃復叛我誣祿之受
歸誠州都督孫萬榮金又與許敬宗妾有私命肅州
刺史王本立推之本立宣勅示祿之曰不經鳳閣鸞
臺何名爲勅太后大怒以爲拒捍制使賜歿于家祿
之初下獄睿宗爲之申理親及皆賀之祿之曰此乃
所以速吾死也臨刑神色自若初范陽王諤遣使語
越王貞及琅邪王冲曰若四方諸王一時並起事無不

濟諸王往來相約結未定而冲先發惟貞狼狽應之
諸王皆不敢發故貞之將起兵也遣使告肅州刺
史趙瓌瓌妻常樂公主謂使者曰爲我語越王昔隋
楊氏將塞周室尉遲迥周之甥也猶能舉兵匡救社
稷功雖不成威振海內足爲忠烈况汝諸王先帝之
子焉得不以社稷爲心今李氏危若朝露汝諸王不
舍生殉義尚猶豫不發欲何須邪禍且至矣大丈夫
當爲忠義見無爲徒歟也及貞敗太后欲悉誅韓
魯等諸王命御史蘇珣訊問皆無明驗或告珣與韓魯
通謀太后召珣詰之珣抗論不服太后曰卿大雅之
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乃命珣於河西監
軍更使周興等按之于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
公孫常樂公主于東都迫脅皆曰殺其姓曰屈親
黨皆誅王牽連滅殆盡子孫雖聖祿亦投嶺南
殺辰州別駕汝南王燁連州別駕鄱陽公誣等宗室
十二人徙其家于嶺州殺大官侍郎劉玄挺玄挺女
爲譚妻又與燁苦譚誅即中宗于唐高祖玄挺
又嘗謂玄挺曰欲爲急計何如玄挺皆不應侯坐知
反不告同謀諸王之起兵也貝州刺史紀王慎獨不
與亦坐繫獄檻車徙巴州更姓虺行及蒲州而卒八

男東平王續等相繼被誅家徙嶺南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真流繡州逃歸將奔突厥過洛陽洛陽令張嗣明資遣之至定州爲吏所獲嗣明敬真多引海內知識云有異圖冀以免死于是朝野之士爲所連引生歎者甚衆嗣明誣內史張光輔云征豫州日私論圖讖天文陰懷兩端光輔與敬真嗣明等同誅籍沒其家秋官尚書張楚金陝州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郎元萬頃洛陽令魏元忠並免死流嶺南楚金等皆爲敬真所引云與敬業通謀臨刑太后馳騎赦之是日陰雲四塞既釋楚金等天氣時霽魏玄同素與裴炎善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泰誣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爲耐久太后怒賜死于家監刑御史房濟謂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可以自直玄同歎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豈能作告客人邪乃就死又殺夏官侍郎崔登于隱處自餘內外大臣坐死及流貶甚衆彭州長史劉易從亦爲徐敬真所引就州誅之易從爲人仁孝忠謹將刑於市吏民憐其無辜遂近奔赴兢解衣投地曰爲長史求寧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周興等誣右武衛大將軍黑齒常之謀反徵下獄常之縱死又殺宗室鄂州刺史鄭

王敬等六人時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韋方質有疾承嗣三思往問之方質據床不爲禮或諫之方質曰疾生有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乎尋爲周興等所構流儋州籍沒其家後被殺于流所時置制獄于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酷吏王弘義戲呼爲例竟門朝士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遣掩捕毋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法官競爲深帶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武承嗣使周興羅告隋州刺史澤王上金舒州刺史許王素節謀反徵詣行在素節發舒州聞遣喪天者數日病歿何可得乃更哭邪至龍門縱殺之上金自殺悉誅其諸子及支黨殺太子少保納言裴房道尚書左丞張行廉又殺南安王瓌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于是殆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嶺南又誅其親黨數百家太后知威柄在已因大赦天下改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旗幟尚赤以皇帝日爲皇嗣改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罷唐廟爲享德廟四時祠高祖以下三室餘廢不享至日祀上帝萬衆神宮

以始祖及考妣配以百神從祀。盡王諸武。詔并州文水縣爲武興。比漢豐沛。百姓世給復。給事中鳳閣侍郎宗秦客。檢校內史秦客。勸太后革命。故首爲內史。遊藝期年之中。歷永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天授二年。流臨吏周興於嶺南。爲仇家所殺。酷吏來俊臣殺將軍張虔勗。狄仁傑同平章事。監察御史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處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爲之不振。右輔關朱敬則。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異議。今既革命。衆心已定。宜省刑。尚寬。乃上疏。太后

人勸與

卷一百一十五

三

見唐來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爲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柬之。崔玄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已。謀誅二張。柬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爲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遂與定謀。初。柬之與刺府長史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爲相。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爲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爲右羽林大將軍。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于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奏陳其策。太子許之。癸卯。柬之於殿。彥範與左威衛將軍

薛恩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
祥湛及駙馬都尉王同皎請東宮迎太子。太子疑不
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入神同憤。
二十三年矣。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今
日誅凶豎，復李氏社稷，願殿下變至玄武門，以副東
望。」太子曰：「凶豎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惶，諸公
更爲後圖。」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徇社稷，殿下
奈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同
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
仙宮，東之等斬易之昌宗于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
生殿，環繞侍衛。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
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
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
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
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意入心，久
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
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望。」李湛義府之干也。太
后見之，謂曰：「汝亦爲誅易之將軍邪？」我于汝父子不
薄，乃有今日。湛慙不能對。又謂崔玄暉曰：「他人皆因
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

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同休昌儀等皆斬之。與易之昌
宗梟首天津南土。庶歡躍。衛取之及靈，是日未起，已
從相王統南牙兵以備非常。收宰相韋承慶房融及
司禮卿崔神慶繫獄。皆易之之黨也。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十

左編

后類

宋李后 弟 弟

光宗李后安陽人慶陽節度使道之女也道帥河北聞皇甫坦善相人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因言于高宗聘為恭王妃乾道元年生嘉王七年恭王立為太子后性協悍嘗訴太子左右於高宗二官高宗不憚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為皇甫坦所誤孝宗亦屢訓后宜以皇太后為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及太子即位冊為皇后光宗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三官會帝得心疾孝宗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于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伺官車過即投藥萬一有不虞其奈宗社何后視藥疑有心術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為太子孝宗不許后曰妾六體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為不可孝宗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王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太上帝嘗官中浣手睹宮人手白悅之他日遣人送食合於帝殿之則宮人兩手也又黃貴妃有寵因帝親御宿齊宮

后殺之以暴卒聞是夕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帝疾由是益增劇不視朝政事多于后矣后蓋驕奢封三代為王家廟逾制衛兵多于太廟后歸諸家廟推恩親屬二十六人使臣一百七十二人下至李氏門客亦奏補官中與以未有也是時帝久不朝太上中外疑駭紹興四年九月重明節宰執侍從臺諫連章請帝過宮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威懼趣命駕朝重華宮是日百官班列伺帝出至御屏后挽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中書舍人陳傅良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爾秀才欲斫頭耶傅良下殿慟哭后復使人問曰此何禮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官後孝宗崩帝不能親執喪宰相趙汝愚謀內禪立寧宗尊后曰太上皇太后尊號曰壽仁慶元六年崩年五十四諡慈懿

陳張貴妃 亡 附

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兵家女父兄以織席為業後主為太子選入官時張貴嬪為良娣貴妃年十歲為

之給使後主見而悅之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後
主即位拜爲貴妃時後主怠於政事日司啓奏竝因
宦者蔡臨見李善度進請後主倚隱裴置張貴妃于
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竝爲疏條無所
遺脫因參訪外事人聞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自
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而後宮之家不遵法度
有經于理者但求恩于貴妃貴妃則令李蔡先啟其
事而後從容爲言之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隋軍
尉室城貴妃與後主得入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
了青溪中

楊貴妃

唐玄宗楊貴妃蒲州人與五王共誅諸武玄琰之女
選爲壽王妃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庭無當帝
意者或言妃資質天挺宜兄掖庭遂召內禁中異之
卽爲自出妃意者巧藉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聘帝
昭訓女而太真得幸善歌舞遂脫音律且智算警穎
迎意輒悟帝大悅遂尊爲貴妃宮中號娘子儀體與皇
后等每命婦入班玉與公主等皆讓不敢就位臺省
州縣奉請託奔走期會過詔敕四方獻餉結納門若
市他日妃以譴還歸弟比中及帝尚不御食皆怒左

右高力士欲驂帝意乃白以殿中供帳司農酒餼百
餘車送妃所帝卽以御膳分賜力士知帝旨是夕請
召妃還妃見帝伏地謝帝釋然天寶九載妃復得譴
還外第國忠謀於結溫溫因見帝曰婦人過忤當死
然何惜官中一席廣爲鐵鎖地更使外辱乎帝感動
輒食詔中人張韜光賜之妃因韜光謝帝曰妾有罪
當萬誅然膚髮外皆上所賜今且赦無以報引刀斷
綵髮奏之曰以此留訣帝見駭悅遂召入禮遇如初
因又幸秦國及國忠兼賜兩家鉅萬國忠既還領劍
南每十月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爲隊隊
一色俄五家隊合燭若萬花川谷成錦繡國忠導以
劍南旗節遺錮墮扇瑟瑟璣非狼藉于道香聞數十
里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
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令各不若且極樂爾十載正
月聖夜妃家與廣寧公主僅騎爭閨門鞭挺謹兢王
儻馬僅得去至見帝泣乃詔殺楊氏奴臣尉馬都尉
程昌衡官國忠之輔政其子拙尚萬春公主昭尚延
和郡主弟鑑尚承榮郡主又詔爲玄琰立家廟帝自
書其碑銘秦國早歿故驍號與國忠貴最久而張國
素與國忠亂頗爲人知不耻也每入謁竝驅道中從

監侍婢百餘騎，炬密如晝，觀粧盈里，不施帷帳。時人謂爲難抵。諸王于孫凡婚聘，必先因韓，發以請，輒許。遂至數百千金，以謝初安祿山。有邊功帝寵之，詔與諸姨約爲兄弟，而祿山母事妃來朝，必宴餞結歡。祿山反，以誅國忠爲名，且指言妃及諸姨罪，帝欲以皇太子繼軍，因禪位。諸楊大懼，哭于廷，國忠入，白妃犯倫，堽請以帝意沮乃止。

後唐劉后

後唐莊宗劉后，魏州成安人也。莊宗正室曰衛國夫人韓氏，其次燕國夫人伊氏，其次后也。僧遊五臺山，遺中使供頓所至，領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過鎮州，王鏐不爲之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五百，當遺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鱉也。」會明年滹沱大水，壞鎮州，闔城人皆以爲神。莊宗及后幸諸子，諸妃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也是時太后及皇后交通藩鎮，太后稱詔，令皇后稱敕，命兩宮使者，苟午于道，許州節度使溫韜俊佛因請以私第爲佛寺，爲后薦福。莊宗數幸郭崇韜，元行欽等私第，常與后俱。其後幸張全義第，酒酣，命后拜全義爲養父，全義日遣姬妾出入宮中，問

遺不絕。莊宗有愛姬，甚有色而生子，后心患之。莊宗宴居宮中，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婦，其復娶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不得已，許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肩輿已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客星犯天庫，有星流于天棓，占星者言：「御前當有急兵，宜散積聚以禳之。」宰相請出庫物以給軍，莊宗許之。后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因武功，益亦有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論于延英，后于屏間耳屬之，因取粧奩及皇幼子，滿喜至帝前，曰：「諸侯所貢，始賜已盡，官中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命親王繼及郭崇韜伐蜀，克之后，以左右讒言封殺殺崇韜及趙在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勃以資軍，軍中負而譴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爲？」莊宗東幸汴州，從駕兵二萬五千，及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所失大半。至壘子谷，道路狹隘，莊宗是從官執兵仗者，皆以好言勞之，曰：「迺報魏王平蜀，得蜀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莊宗泣下，因顧內庫使張容歌索袍帶以賜之。容歌對曰：「盡矣。」軍士叱容歌曰：「致吾君至此，皆由爾輩。」因

掘刀逐之左右救之而免。帝曰：皇后惜物，不以給軍，而歸罪于我，事若不測，吾身萬段矣。乃投水而死。郭從謙反，莊宗中流矢傷其隊，絳霄殿廊下渴，欲得飲，后令宦者進醢醢，不自省視。莊宗崩后與李從渥等焚嘉慶殿，擁百騎出師子門，后于馬上以囊盛金器寶，欲往太原，造寺爲尼，在道因與從渥姦，及至太原，乃削髮爲尼。明宗入立，遣人賜后歿。

趙倡后

唐立

趙倡后者，邯鄲之倡也。既嫁而愛，悼襄王聞其美而取之。李牧諫曰：「不可，女之不正，兩家所以覆而不安也。」此女亂一宗，大王不畏乎？王曰：「亂與不亂，在家人爲政，遂娶之。」初，悼襄王后生子嘉，爲太子。倡后既入，爲姬生子遷，倡后既嬖幸于王，陰譖后及太子于王，使人誘太子而陷之於罪。王遂廢嘉而立遷，然后而立倡姬爲后，及悼襄王薨，遷立，是爲幽閔王。倡后淫佚，不正，通于春平君，受秦賂而使王謀其良將李牧。其後秦兵徑入，莫能拒，遷遂見虜于秦，趙亡。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及殺李牧，乃殺倡后而滅其家。共立嘉子代，六年秦將虜代，王嘉趙遂滅而郡。

漢王后

漢景王后，武帝母也。父仲槐里人也。母藏兒，故燕王藏荼孫也。男方在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時薄皇后無子，後數歲景帝立，齊栗姬男爲太子，而王夫人男爲膠東王。長公主嫫有女，欲與太子爲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王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譖栗姬短，景帝常屬諸姬子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曰：「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又與嬖者所夢日符，計之有所定。王夫人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宜號爲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耶？」遂棄，誅大行而廢太子爲臨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見，以憂成卒。立王夫人爲后，男爲太子，封后兄信爲蓋侯，初后始入太子家，後女弟兒姁亦復入，生四男兒。姁早卒，四子皆爲王后立九年。景帝崩，武帝即位，爲皇太后，尊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封田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王氏田氏侯者凡三人。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于文辭，蚡至丞相，連

尊王仲爲共侯，初太后徵所爲金王孫，生女俗在民間，蓋諱之也。武帝始立嬖人韓嫣白之，帝曰：「何爲不早言？」乃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市，直至其門，使左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車立曰：「大妙何藏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垂泣，女亦悲泣。帝奉酒前爲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爲帝費，因賜湯沐邑，號修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諸侯男，號修成子仲，以太后故橫於京師。」

漢傳后

漢孝元傳昭儀哀帝祖母也。父河內溫人，昭儀少爲上官太后才人，自元帝爲太子得進，幸元帝卽位，立爲婕妤，其有寵，爲人有才，畧各事天下至宮人左右飲酒，酣地皆祝延之。產一男一女，女爲平都公主，男爲定陶恭王。恭王有才藝，尤愛于上。元帝旣重，傳婕妤及馮婕妤亦幸生中山，王上欲殊之，于後宮以二人皆有子爲王，上尚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賜以印綬，在婕妤上，昭其儀尊之也。至成哀時，趙昭儀董昭儀皆無子，猶解焉。元帝崩，傳昭儀隨王歸國，稱定陶太后。後十年恭王薨，子代爲王，王母曰丁

姬。傳太后躬自養視，旣壯大，成帝無繼嗣，時中山孝王在元延四年，孝王及定陶王皆入朝，傳太后多以珍寶賂趙昭儀，及帝舅驃騎將軍王根陰爲王求漢嗣，皆見上無子，欲謀自結爲長久計，更稱畧定陶王，上亦自器之。明年遂徵定陶立爲太子，月餘，天子立楚季王孫景爲定陶王，秦恭王後，詔傳太后與太子毋丁姬，自居定陶國，下有司議，皇太子得與傳太后丁姬相見，不有司奏議不得相見，頃之成帝母王太后欲令傳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成帝曰：「太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傳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于是令傳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小養太子獨不得至太后詔令傳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成帝崩哀帝卽位，高昌侯董弘希指上書言宜以丁姬爲帝太后，師丹劾奏弘懷邪誤朝，不道。上初卽位，謙讓從，師丹言止，後乃白令王太后下詔尊定陶恭王爲恭皇帝，帝因是日春秋母以子貴，尊傳太后爲恭王太后，丁姬爲恭皇后。太后旣尊，後尤驕，與成帝母語至謂之姬，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陷以呪咀，罪令自殺。中山王箕子幼

有舊病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歲而解上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由素有狂易病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咒咀上及傳太后初傳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爲使行當從幸虎圈熊逸出攀攬傳使行等皆驚走馮使行直前常罷而立上問之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嗟嘆倍敬重焉傳使行慙由是有隙常追怨之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驗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治之立受傳太后指治馮太后女弟弟婦或者數十人誣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

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後還謂左右曰乃中語前世事更何用却之欲陷我故也乃歛藥自殺弟宜鄉侯參召詣廷尉亦自殺馮氏歿者十七人衆莫不憐司隸孫寶奏請覆治傳太后大怒上乃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左遷燉煌魚澤障侯大司馬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爲言太后出寶復官張由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元壽元年合璧渭陵稱孝元傅皇后云養奏其王母及丁姬皆名梓宮珠王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衣葬丁姬憐妾之次可奏公卿任位皆阿奉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王四

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獨平共王母丁姬故冢周棘其處以爲世戒云

隋獨孤后附陳夫人

隋文獻獨孤后洛陽人周大司馬衛公信之女也信見楊堅有奇表故以后妻焉堅受禪立爲皇后突厥嘗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值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自后市之后曰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寮聞而畢賀苟泰司曰周禮百官之妻命于正后憲章在昔請依古制后曰以婦人與政或從此漸不可開其源也不許后每與諸

公主曰周家公主類無婦德夫體于舅姑難薄入骨肉此不順事爾等當誅之性尤妬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先在宮中帝於仁壽宮見而悅之因得幸后伺帝聽政陰殺之上大怒單騎從苑中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三十餘里高頻楊素等追及叩馬諫帝太息曰吾貴爲天子不得自由高頻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帝意少解駐馬良久夜方還宮后候于閣內及帝至流涕拜謝頗素等和解之上置酒極歡后自此意頗折初后以高頻是父之家客甚見親禮至是聞頻謂已爲一婦人因以衛恨又

以類夫人歿其妾生男益不善之漸加譴毀帝唯后言是用后見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又勸帝斥之時太子多內寵妃元氏暴虐后意太子愛妾雲氏害之由是調帝黜高顯竟廢太子立晉王廣皆后之謀也

晉賈后 淫殺

晉惠賈后諱南風平陽人也父允初武帝欲爲太子娶衛瓘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勗荀勗並稱克女之賢乃定婚恭始八年再拜太子妃妬忌多權諂太子畏而惑之嬖御罕有進幸者妃性酷害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墮刃墜地帝聞之大怒已修金墉城將廢之克率趙粲從容言曰賈妃年少妬是婦人之情耳長自當差願陛下察之其後楊珉亦爲之言曰陛下忘賈公問耶荀勗深救之故得不廢惠帝卽位立爲皇后后暴戾日甚侍中賈模后之族兄右衛郭彰后之從舅並以才學居位與趙王璋東安公宗正卿繇分掌朝政繇宣帝懿孫后母廣城君養孫賈謐干預國事權倖人主繇密欲廢后賈氏憚之及太宰汝南王亮衛璠等表請徙帶方

奪璋中候后知璋怨之乃使帝作密詔令璋誅璠亮以報宿憾模知后凶暴恐禍及已乃與裴頠王衍謀廢之衍悔而謀寢后遂荒淫放恣與太醫令程璜等亂彰內外初后詐有身內棄物爲產具遂取妹夫韓壽干慰祖奏之託諒闇所生故勿顯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逞聖魯園鸞岷峨前至三月滅汝家后母廣城君亮后無子甚敬重愍懷每勸厲后使加慈愛賈謐恃貴驕縱不能推崇太子廣城君恒切責之及廣城君病篤占術謂不宜封廣城乃改封宜城后出侍疾十餘日太子常往宜城第將醫出入恂恂盡禮宜城臨終執后手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及午必亂汝事我歿後勿復聽入深德吾言午后来也后不能遵之遂專制天下威服內外更與粲午專爲姦謀誣害太子衆惡彰著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璠趙王等皆臨機專斷宦人董猛參預其事太子廢黜趙王倫孫秀等因衆想謀欲廢后后數遣官婢徵服千人間視聽其謀頗泄后甚懼遂害太子以絕衆望趙王倫乃率兵入宮使翊軍校尉齊王冏入殿廢后后與冏母有隙故倫使之后驚曰卿何爲來冏曰有詔收

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謂也、后至上閣、遙呼帝曰、陛下有妻、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又問周曰、起事者誰、周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至宮西、見謚尸、再舉聲而哭、遽止、偷矯詔遣尚書劉弘等持節齎金屑酒賜后、后在位十一年、趙粲買牛韓壽董猛等皆伏誅、

後魏胡后

後魏胡后臨涇人、初宣武時、高后性妬忌、宮人希得進御、后欲殺胡貴嬪、中給事譙郡劉騰以告中庶子侯剛、剛以告于忠、忠問計于崔光、光使置貴嬪于別所、嚴加守衛、由是貴嬪深德四人、久之、以高太后爲尼、徙居金墉城、瑤光佛寺、非大節慶不得入宮、尋胡貴嬪爲太后居、崇訓宮、時天文有變、胡太后欲以高后當禍、是夜暴崩、天下寃之、魏王太后後數幸宗戚、勲貴之家、侍中崔光表諫曰、禮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爲誰、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歸寧沒則使卿寧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爲宰相、后猶御武帳、以接群臣、示男女之別也、今帝族方衍、勲貴增遷、祈請遂多、將成廢式、願陛下簡恩游幸、則率土屬賴倉生仰

悅矣、十七年、宦者劉騰手不解書、而多奸謀、善揣人意、太后以其保護之功、累遷至侍中、遂干預政事、納路爲人求官、無不效者、魏侍中清河王懌美風儀、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文學、禮敬士人、時望甚重、領軍又在門下、兼總禁兵、侍寵驕恣、志欲無極、懌每裁之以法、又由是怨之、衛將軍劉騰權傾內外、吏部希騰意、奏用騰弟爲郡人、容垂趙懌抑而不奏、騰亦怨之、龍驤府長史宋維懌薦爲通直郎、浮薄無行、又許維以富貴、便告司染都尉韓文殊、文子謀作亂、立懌、懌坐禁止索驗、無反狀、得懌維當反、坐又言於太后曰、今誅維後有真反者、人莫敢告、乃黜維爲昌平郡守、又恐懌終爲已害、乃與劉騰密謀、使主食中黃門胡定、自列云、懌貨定使毒魏主、若已得爲帝、許定以富貴、帝時年十一、信之、太后在嘉福殿、又奉帝御顯陽殿、騰開承恩門、太后不得出、懌入、遇又於含章殿、後又厲聲不聽、懌入、懌曰、汝欲反邪、又曰、文不反、正欲縛反者耳、命宗士及直齋執懌、承袂將入、含章東省、使人防守之、騰稱詔集公卿議、論懌大逆、衆咸畏、又無敢異者、唯僕射游肇抗言、以爲不可、終不下署、又騰持公卿議入奏、俄而得可、

夜中殺憚于是許爲太后詔自稱有疾選政于帝幽太后于北宮宜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籥帝亦不得省見裁雖俸食而已太后復臨朝攝政下詔追削劉騰官爵除又名爲民清河國郡中令韓子熙上書爲清河王憚訟冤乞誅元义等曰昔趙高柄秦令關東弔沸今元义專魏使四方雲擾開逆之端起於宋維成禍之末良由劉騰宜梟首濇官斬骸沉族以明其罪太后令發劉騰之墓露骸其骨簞沒家貲盡殺其妻予以子熙爲中書舍人义之解領軍也

後漢梁后專制

漢順烈梁后大將軍商之女恭懷皇后弟之孫也少善女工九歲能誦論語治韓詩大義畧舉嘗以烈女畫置於左右以自監戒父商深異之與始選入掖庭時年十三相工毛通見之驚再拜賀曰比所謂日角懷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遂以爲貴人常將被引御從容辭于帝曰夫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蓋斯則百福所由興也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識賈魚之次序使小妾得免罪誦之累由是帝加敬焉陽嘉元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以乘氏侯商先帝外

戚春秋之義娶先大國梁小貴人宜配天祚正位坤極帝從之立貴人爲后后既少聰慧深覽前世得失雖以德進不敢有驕專心每日月見聽輒降服求愆帝崩后無子美人虞氏子炳立是爲中帝尊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中帝尋崩復立質帝衛秉朝政時揚徐劇賊寇擾州郡西羌鮮卑及日內蠻夷攻城暴掠賦歛煩數官民困極太后夙夜勤勞推心仗賢委任太尉李固等拔用忠良務崇節儉其貪叨罪惡多見誅廢分兵討伐群寇消夷故海內肅然宗廟以寧而見大將軍冀錫殺質帝專權暴濫忌害忠良數以邪詭譏誤太后遂立桓帝而誅李固太后多封所寵以仁宗李底妃所生后子之同朝聽政後諡章獻妃薨治喪于外丞相呂夷簡奏應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官人丞相公云云何欺夷簡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預太后恣日相公欲離間我母子耶夷簡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太后悟遽曰官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簡乃請治喪用品禮殯洪福院夷簡又請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殯用水銀寔棺異時勿謂夷簡未嘗追及

榮勳懷如其言，後章獻太后崩，燕王爲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歿以非命，仁宗號慟，顛毀不視朝。」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專宸妃爲皇太后，益莊懿，幸洪福寺祭告，易祥宮親哭視之。妃王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以水銀養之，故不壞。仁宗歎曰：「人言其可信哉！」遇劉氏加厚，陪葬永定陵，廟曰恭慈，又卽景靈宮建神御殿，曰廣孝，慶曆中改諡章懿。

漢許后

漢孝宣許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少時爲昌邑王郎，從武帝上甘泉，誤取他郎鞍，以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以有詔募下，垂室復爲宦者丞。上官桀謀反，時廣漢部索其殿中，處有索長數尺，可以縛人者數千枚，滿一篋，緘封廣漢，索不得，他吏往得之。廣漢生論爲鬼薪，輸掖廷，後爲暴室畜夫。時宣帝養于掖廷，號王曾，孫與廣漢同寺居，時掖廷令張賀奉衛太子家吏，及太子敗，賀坐下刑，以舊恩養，視皇曾孫甚厚。及曾孫壯，賀欲以女孫妻之，是時昭帝祐冠長八尺二寸，賀弟安世爲右將軍，與霍將軍同心輔政，聞賀稱譽王曾孫，欲妻以女，安世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于。」

女事于是賀止。時許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當爲內者，令歐侯氏子婦，薛當入歐侯氏子家，其母將行，十相當大黃，毋獨喜，賀聞許當大有女，乃置酒請之，酒酣爲言，曾孫體近下人，乃闕內侯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姬聞之，怒廣漢重令爲介，遂與曾孫一歲，生元帝。數月，曾孫立爲帝，平君爲婕妤，是時霍將軍有少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欲更立皇后，皆心儀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使侍爲皇后。既立，霍光以後父原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爲昌成君。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少女，道無從，明年許皇后當嫉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貴，爲掖廷戶衛，謂衍可過辭霍夫人，行爲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辟左右，字謂衍少夫，幸報我以事，我亦欲報少夫，可乎？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衍曰：「何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歲，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成君即得爲皇后矣。如家力事成，當貴與少夫共之。衍曰：「樂雜治當先當安可？」顯曰：「在少夫爲之耳。」遣專令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

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
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
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憑嗣衍出過
見顯相勞問亦不敢重謝衍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
藥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勿不遺顯恐事急即以狀具
語光曰曰既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驚愕默然不
應其後奏上署衍勿論許后立三年而崩諡恭哀

賈后廢系芳立爲后及屢廢懷帝即位尊后爲惠帝

皇后居弘訓宮洛陽敗沒於劉曜贈僧位以爲皇后

問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基

之聖王彼亡國之賄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

此之貴爲帝王而妻子辱於凡庶之手遣妾爾時寔

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男子

皆然自奉中樞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愛寵

唐郭后

唐宗郭后汾陽王子儀之孫父暖尚昇平公主實生
后帝崩中人有爲后謀稱制者后怒曰吾效武氏邪
今太子雖幼尚可選重德爲輔吾何與外事哉敬宗
立號太皇太后寶曆倉卒后召江王嗣帝位是爲文

宗文帝性謹孝事后有禮凡差果鮮珍及四方奇奉
必先獻宗廟三宮而後御之武宗喜畋游角武扑擇
五方小兒得出入禁中他日問后起居從容請曰如
何可爲盛天子后曰諫臣意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
有不可以詢宰相母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良爲腹
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還索諫章聞之往往道游獵
事自是畋幸稀小兒武斗等不復極賜矣宣宗立於
后諸子也而母鄭故侍兒有寵怨帝奉養禮稍薄后
鬱鬱不聊與一二侍人登勤政樓將自隕左右共持
之帝聞不喜是夕后暴崩有司上尊諡葬景陵外園
太常官王暉請后合葬景陵以主附憲宗室帝不悅
令宰相白敏中議之敏中曰后乃憲宗東宮元妃事順
帝爲婦歷五朝母天下不容有議論敏中亦怒周墀
又責詔敏中曰曉媚曰暉信孤直敏中曰容令懿
宗咸通中暉還爲禮官申抗前論乃詔後主附於廟
按唐自肅宗張后之後未嘗有正位長秋者史所載
皇后皆追贈其太后則皆所生子爲帝而奉上尊號
者也憲宗以郭汾陽孫女爲妃既爲令族又有淑德
可以正位矣乃以其宗強恐既立之後後宮不得進
遂終身爲妃自後人主皆不立后然文宗崩既有太

子仇士良等廢之而立武宗武宗崩既有皇子諸官官廢之而立宣宗宣宗崩遣命立愛王王宗實等廢之而立懿宗雖當時中人事權今古所無然亦因椒房虛位宮闈無主所謂皇子者皆無寵無威之人政上宮竊留之際宰輔既隔在外庭中人遂得以肆行無忌顯違詔旨私立所厚而吳由禁止也

宋孟后

哲宗昭慈聖獻孟皇后洛州人眉州防禦使馬軍都虞候贈太尉元之孫女也初哲宗既長宜仁高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后年十六入宮宣仁及欽聖向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元祐七年諭宰執孟氏子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畧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冊后六禮以進至是命尚書左僕射呂大防攝太尉克奉迎使同知樞密院韓忠彥攝司徒副之尚書左丞蘇頌攝太尉克發策使尚書樞密院事王巖叟攝司徒副之尚書右丞蘇軾攝太尉克告期使皇叔祖同知太宗正事宗景攝宗正卿副之皇伯祖判太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攝太尉克納成使翰林學士范百祿攝宗正卿副之吏部尚書王存攝太尉克納吉使樞戶部尚書劉

奉世攝宗正卿副之翰林學士梁燾攝太尉克納承問名使御史中丞鄭雍攝宗正卿副之帝親御文德殿冊為皇后宣仁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進后父開門祇候在為榮餞使崇州刺史卅王氏華原郡君久之劉婕妤有寵紹聖三年后朝景靈宮記事就坐諸嬪御立侍劉獨背立簾下后閣中陳迎兒呵之不顧閣中皆忿冬至日會朝欽聖太后於隆祐官后御坐朱髹金飾宮中之制惟后得之婕妤在他生有溫色從者為易坐製與后等眾弗能平因傳唱日皇太后出后起立劉亦起尋各復其所或已撤婕妤好坐遂仆于地懟不復朝泣訴于帝帝內侍郝隨謂婕妤好日毋以此戚戚願為大家早生于此坐正當為婕妤好有也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掌已后危疾以故出入禁掖公主藥弗効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后驚曰姊寧知官中禁嚴與外間異邪令左右藏之侯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即燕符于帝前官禁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與供奉官王監為姪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管當御藥院蘇珪即皇城司勸之捕逮宦者官妾幾三十人掠掠備至肢體毀折

至有斷舌者，欲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荆隨等以言脇之，敦逸畏禍及已，乃以奉牘上，詔廢后出居瑤華宮，號華陽教主，王清妙靜仙師法名冲真，初章惇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宣仁，惇又陰附劉賢妃，欲請建爲后，遂與郝隨構成是獄，天下冤之，敦逸奏言中官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爲之陰翳，是天不欲廢后也，人爲之流涕，是人亦不欲廢后也，且言嘗覆錄獄事，恐得罪天下，後世帝曰：敦逸不可更在言路，增布曰：陛下本以皇城獄出

人謝與妻

朱言四十一

於近習推治，故命敦逸錄問，今乃貶錄問官，何以取信中外？乃止帝，久亦悔之，曰：章惇悞我元符，未欲聖太后將復后位，適有布衣上書，以后爲言者，即命以官，於是詔后還內，號元祐皇后，時劉瑋元符皇后故也，崇寧初，郝隨諷蔡京再廢后，昌州判官馮游上書言后不得復，臺臣錢適、石豫、左膚等連章論，韓忠彥等信一布衣狂言，復已廢之后，以掠虛美，空斷以太義蔡京與執政許將溫、蓋、趙挺之、張商英皆主其說，宗從之，詔依紹聖詔旨，復居瑤華宮，加賜布微元，通知和妙靜仙師靖康初，瑤華宮火，徙居延寧宮，又

火，出居相國寺前之私第，金人圍汴，欽宗與近臣議再復后，尊爲元祐太后，詔未下，而京城陷，時六官有位號者，皆北遷，后以廢獨存，張邦昌僭位，尊后爲未太后，迎居延福宮，受百官朝，胡舜陟、馬伸又言政事當取后旨，邦昌乃復上尊號，元祐皇后迎入禁中，垂簾聽政，后聞康王在濟，遣尚書左右丞馮澥、李回及兄子忠厚持書奉迎，命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將所部扈衛，又命御營前軍統制張俊、迓于道，尋降手書，播告天下，王至南京，后遣宗室士儂及內侍邵成章奉圭寶乘輿服御迎，王即皇帝位，改元，后以是日撤簾

人謝與妻

朱言四十一

三

尊后爲元祐太后，尚書省言元字犯后祖名，請易以所居宮名，遂稱隆祐太后，上將幸揚州，命仲荀衛太后，先行駐揚州，州治會張浚請先定六官所居地，遂詔忠厚奉太后幸杭州，以苗傅爲扈從，統制驗年苗傅與劉正彥作亂，請太后聽政，又請立皇太子，后諭之曰：自蔡京王黼更祖宗法，重貴起邊事，致國家禍亂，今皇帝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皆已逐矣，傅等言必立皇太子，太后曰：今強敵在外，我以婦人抱三歲小兒聽政，將何以令天下？傅等泣請，太后力拒之，帝聞事急，詔禪位元子，太后垂簾聽政，朱勝

非請令臣僚得獨對論機事，仍日引傳黨一人上殿，以釋其疑。太后從之，每見傳等，曲加慰撫，傳等皆喜。韓世忠妻梁氏在傳軍中，勝非以計脫之。太后召見勉令世忠速來，以清嚴陞梁氏，馳入世忠軍。諭太后意，世忠等遂引兵至逆黨懼，宋勝非等誘以復辟，命王世脩具狀進呈。太后喜曰：「吾責塞矣！」再出手札，起帝還宮，即欲徹簾，帝令勝非請太后一出御殿，乃命撤簾。是日上皇太后尊號。太后聞張浚忠義欲一見之，帝為召浚至禁中，承議郎馮檣嘗胎書苗傳勸復辟，上未之知。太后曰：「貴事檣得遷秩，帝幸建寧，命會。」

八朝集

卷四

后

手

書樞密院事鄭穀衛太后繼發比至帝幸羣臣迎于郊會防秋，迫命劉寧止制置江浙衛太后往洪州，百司非預軍事者悉從，仍命滕康劉鈺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凡四方奏獻吏部差注舉辟功賞之類皆隸焉。復命四箱都指揮使楊惟忠將兵萬人衛從帝，慮敵人來侵，密諭康珪緩急取太后旨，便宜以行。過落星寺，舟覆，官人溺死者十數，惟太后舟無虞。既至洪州，議者言金人自斬黃渡江，陸行二百餘里，即到洪州，帝憂之，命劉光世屯江州，光世不為備。金人遂自太治縣徑趣洪州，康班奉太后行次吉州，金人追。

急太后乘舟夜行，質明至太和縣，舟人景信反，楊惟忠兵潰，失官人一百六十。康珪俱遣兵衛，不滿百，遂往虔州。太后及潘妃以農夫肩輿而行，帝慮太后徑入閩廣，遣使歷詢后所在，又知在虔州，遂命中書舍人李正民來朝謁。時虔州府庫皆空，衛軍所給惟得少錢，市買不善，與百姓交關，縱火肆掠，土豪陳新率衆圍城。康珪惟忠弗能禁，惟忠步將胡友自外引兵破新于城上，新乃去。帝聞罷康珪命盧益李回代之。論輔臣曰：「朕初不識太后，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已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亟奉迎，以懼朕朝夕。」

八朝集

卷四

后

三

慕念之意，遂遣御營司都統辛企宗帶御器械潘永思迎歸太后。至越，帝新迎于行宮門外，遍問所過守臣治狀，入官禁中，嘗微苦風眩，有官入自言善符咒，疾良已。太后驚曰：「吾豈欲復聞此語邪？」立命出之。太后生辰置酒官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姦臣肆為誣誣，雖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于。」也。帝聞之，悚然後過更修神宗實錄，始得其一二。而奸臣情狀益著，帝事太后極孝，雖帷帳皆親視，得時果必先獻太后，然後敢嘗，宣敘郎范彞與忠。

厚有憾。誣與太后密養飲宗子。帝曰。朕于太后如母
子。安得有此。卽治其罪。紹興五年。春。患風疾。帝旦暮
不離左右衣。弗解帶者連夕。



八經類纂卷之一百四十一

左編

后類

太后

宋杜太后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爲皇太后宋主拜於殿上羣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取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宋主再拜曰謹受教

真宗崩王曾奉遺詔入殿廬示丁謂等曰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耶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內押班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謂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書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于是允恭恃勢專恣而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曾正色立朝時倚爲重

劉太后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官掖間未嘗妄改作內

外賜予有節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銅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清使劉縱還京西言在庾有出膳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議王曾張知白呂夷簡啓宗道手此四人者豈固獻美餘進哉晚年稍進外家而任宦者羅崇勲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勲由此勢傾中外至是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遂以后服飲謚曰莊獻明肅舊制后皆二謚稱制加四謚自此始太后

遺詔尊太妃爲皇太后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閣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毋追班而入白執政問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僞今宜趣撥朝政豈可使女后相踵稱制乎殿中侍御史龐籍請下閣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乃止尊太妃爲皇太后而前去同議軍國事之語帝始親政罷創脩寺觀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淹而戰內位羅崇勲等中外大悅劉太后愛帝如已出帝亦盡孝故始終無毫髮間隙及帝親庶務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仲淹言于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

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

仁宗得暴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太后乃御內東門外殿垂簾宰臣自奏事太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已意檢提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官省肅然

神宗事曹太后極誠孝后亦慈愛天至故事外家男子毋得入謁帝以后春秋高數請召弟伯入見久之乃許及見少頃后謂伯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趣遣出焉

哲宗時高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后曰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爲至公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日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尋筋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計政舉邊若之地以賜西夏於是宇內復安遂王戒其臣下令勿生事於疆場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又請受冊寶于文德殿太

后曰母后當優非國家美事况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

初司程陞信等董建寺之役驅迫民夫數千冒險入山谷伐木運石成者萬餘人河東廉訪使王忱乘太后幸五臺因言建寺本以福民今福未及而害已甚恐非朝廷意也太后聞之爲減其役仍賜恤疾者之家太后弘吉刺氏有賢德事昭膚順聖皇后執婦道甚謹及尊爲太后置徽政院長其財賦院官有受獻浙西田七百頃者籍于位下后曰我寡居婦人衣食自餘况江南率土皆國家所有焉敢私之卽命盡易院官之受獻者后之弟欲因后求官后拒之曰勿以累我也

后妃

周襄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昔棼棼之國也由大任杞綰由大奴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驪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姑鄧由叔姪邠由弟姬息由陳媯鄧由楚曼羅由

李姬處由荆媽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不忍小忿而棄卿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高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爲對乎乃以其屬歿之

漢武帝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

小補類纂

卷十四

五

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爲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憫焉圖畫其形于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謂曰妾久癯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嬪見帝上曰夫人第一兄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

鄉獻歎而不復言於是止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爲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戀戀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長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閱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厚禮葬焉其後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爲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爲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帳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嫋嫋其來遲今樂府諸有家絃歌之士又自爲作賦以傷悼夫人其後李延年第季坐姦亂奪官廣利降匈奴家族盛矣

小補類纂

卷十四

五

成帝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卽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杜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禮當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姊妹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微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

則人君有壽考之福。

成帝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布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婕妤居增成舍再就館有男數月失之成帝遊于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善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使行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自鴻嘉後上稍隆于內寵婕妤進侍者李平至得幸立爲婕妤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乃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隆起禮制寢盛于前班婕妤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視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生廢考問班婕妤使妤對曰妾聞外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怨如其無知惠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憐憫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使妤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

成帝采劉向谷永之言報許后曰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

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并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爲衆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爲呂霍之屬見以今探之豈有此等之效與諸侯拘迫漢制收相執持之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襄誠秉忠唯義是從又恐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若乃徒步豪傑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殊俗慕義入州懷後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況其無乎末于夷狄無有求于臣下無有微後宮也當何以塞之日者建始元年正月

向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于尚書麟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于春當廢今正于皇極之月與廢氣于後宮親后妾無能懷任保全者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于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車顯前尤者在內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涿殺人民後則說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夫河者水陰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浚漂陵邑朔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應也通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

易曰鳥焚其巢族人先咲後驚眊喪牛于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鄙百姓百姓呼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談咲其後必眊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曰太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于岱宗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掣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樞屋災及宗廟足爲寒心四月己亥日饑東井轉旋且索與旣無異已猶戊也亥復水也明陰盛咎在丙于戊巳虧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于東井變怪聚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

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寢斐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書云高宗彤日粵有雉維祖已日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日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卽飭椒房及掖庭耳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吏拘于法亦安足過益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于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其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遵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

者何司放焉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爲長府陽子騫日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益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職大命以傾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喻乎皇后其刻心秉德母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減省群華諫約爲右其孝東宮母闕朝望推誠永完妾何不臧養名顯行以息衆譴垂則列妾使有法焉皇后深惟母忽

成帝欲立趙婕行爲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爲列

侯劉輔上書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平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汚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或唯陛下深察臣豎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閹議郎陳禪以爲閹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從別宮絕朝見周舉謂李郃日今謂閹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辰主上將何以令于天下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屬羣臣朝覲如舊卻卽上疏陳之明年正月帝乃朝于東宮太后由此以安

曹劉內王位以色登甄衛之家榮非德舉淫荒挺性
茂西郊之禮容婉孌令辭作南國之奇態諒謁由斯
外入穠德於是內宜椒掖播晨北之風蘭殿絕河雎
之譽永言彤史大練之範迴徽緬視青蒲晚珥之獻
簪矣晉承其末宜皇創基粉后一善勸侔于十亂洎
乎太祖始親選良家既而帝掩統廟躬行請託后擇
長白實彰姤是之情實納短青竟踐獲亡之轍晉后此傳

獨孤皇后家世資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文帝每臨
朝后輒與文帝方輦而進至閣乃止使宦官伺文帝

入勅冀集

卷四十一

后傳

一

政有所失隨則匡諫候文帝退朝同反燕寢有司奏
稱周禮百官之妻命于王后請依古制后曰婦人預
政或從此為漸不可開其源也大都督崔長仁后之
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文帝以后故欲免其罪后曰
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族后性儉約文帝常
合止利藥須胡粉一兩宮內不用求之竟不得又欲
賜柱國劉嵩妻織成衣領宮內亦無之然文帝慈周
氏之失不以權任假借外戚后兄弟不過將軍刺史
陳長城公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
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廳牆壁帶縣楣欄檻皆以流

檀為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
帳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
雜植奇花異卉長城公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
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復道交相往來又以宮
人有文學者為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為宰輔不親政
務日與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瑋等文士十餘
人侍長城公遊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之狎客長
城公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
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
而歌之分部送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君

臣辭歌自夕達旦文武解體以至覆滅

卷四十一

后傳

一

唐長孫皇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太宗從容商
略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官壺之中刑無枉濫訓
諸子常以謙儉為先太子乳母遂安夫人嘗白后以
東宮器用少請奏益之后不許曰為太子患以德不
立名不揚何患無器用邪太宗得疾累年不愈后侍
奉晝夜不輟則常繫毒藥於衣帶曰若有不諱義不
獨生后素有氣疾前年從太宗幸九成宮柴紹等中
夕告發太宗懷甲出閣問狀后扶疾以從左右止之
后曰上既震驚吾何心自安由是疾遂甚太子言于

后曰醫藥備盡而疾不廖諸奏赦罪人及度人入道
廣獲冥福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若爲善有禍
則吾不爲惡如其不然要求何益赦者國之大事不
可致下道釋異端之教盡罔病民皆上素所不爲奈
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爲所不爲乎必行汝言吾不如
速死太子不敢奏及疾篤與太宗訣時房玄齡以譴
歸第后言于太宗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願宿衛無
大故願勿棄之妾之本宗固緣葭莩以致祿位欲使
其子孫保全慎勿處之權要妾生益益於人不可以
疾告人但因山爲墳器用瓦本而已仍願陛下親君
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譏惡省作役止進收羨雖没于
九泉誠無所恨又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三
十卷又嘗著論駁漢明德馬后以不能抑退外親使
當朝貴盛徒戒其車如流水馬如龍是開其禍致之
源而防其水流也及崩官司弁女則奏之太宗覽之
悲慟以示羣臣曰皇后此言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
知天命而爲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
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房玄齡使復其位
高宗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
內殿劾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高宗謂無忌曰

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爲后何如遂良
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爲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
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
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今不敢曲從陛下上
進先帝之命高宗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
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
經事先帝衆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
謂陛下爲如何至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
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
田里高宗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
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
志寧不敢言韓瑗上疏諫曰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
之故嫛母輔佐黃帝姐已傾覆殷王詩云赫赫宗周
褒姒滅之每覽前古常與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
作而不濟後嗣何觀臣恐海內失望棘刺生于闕庭
宗廟不血食期有日矣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
濟乾坤必擇禮敬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
祖之意是故周文造冊以迎太姬而與蘭離之化百
姓蒙祚孝成繼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絕社稷傾淪
有周之隆既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斯惟陛下詳察高

宗不納。它日李勣入見高宗問之曰朕欲立武昭

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既領命太臣事當且

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高宗意遂決

下詔稱王皇后蕭淑妃謀行鴆毒廢爲庶人又下詔

曰武氏門著勳庸地華纓轂往以才行選入後庭特

荷先慈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可立爲皇后命司空

李勣蕭瑄綬冊皇后武氏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因

於別院

中宗在房陵與韋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中

宗每聞勅使至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

寧失一死何遽如是中宗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後

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爲皇后遂于預

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

明皇寵楊貴妃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

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珍玩民間

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

生荔支歲命嶺南馳驛致之比至長安色味不變至

是妃以妬悍不遜明皇怒命送歸第是日明皇不憚

高力士欲害明皇意請悉載院中儲侍送貴妃明皇

自分御膳以賜之及夜迎貴妃歸院自是恩遇愈隆

後官莫得進矣

劉知遠還至晉陽獻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諱

日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

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

中所有以勞軍雖後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

大悅

宋劉皇后父通爲虎捷都指揮使從征太原道平后

在襁褓而孤鞠于外氏善播藝蜀人饗美者以銀

爲業獲之至京師年十五入襄邸帝卽位自美人進

位德妃專寵後官郭后崩帝欲立之翰林學士李迺

人編類集

言妃起於寒微不可以母天下帝不從欲得楊億章

制使丁謂喻旨億難之謂曰勉爲此不憂不富貴億

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焉后既立以

無宗族更以美爲兄改其姓爲劉聞李迺之諫大恨

之后性警敏脫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及退朝

閣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官闕事有問輒援

引故實以封帝深重之由是漸于外政

仁宗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郭后忿失一日

尚氏于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

之誤批帝頰帝大怒內侍聞文應因與帝謀廢后

勅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之故夷簡有憾于后遂主廢黜之議夷簡先救有司明得受臺諫章奉乃詔稱皇后願入道封淨妃玉京冲妙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于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孫祖德宋庠劉渙御史蔣堂郭勣楊偕馬絳民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為通道輔叩銀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論以皇后當廢林道輔等至中書語夷簡曰大臣之于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大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以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不能答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遂出道輔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罰金仍詔臺諫自今母相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

皇后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仁祖既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至立后則不選于妃嬪必選于貴族而立慈聖沈獻所以遠嫌也所以為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以罪廢孟氏與廢郭氏實無以異

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雜治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公固有仁祖故事存焉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不立妃嬪以遠嫌亦有仁祖故事存焉况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擬賢妃以為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歎以廢后為國家不幸又見宗景有立妾之請陛下怒其輕亂名分而重賜譴責于是天下始釋然不疑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之所以期陛下者皆莫之信矣

立后

祖宗之時猶有公卿大夫之女在宮掖者其始入宮皆須年十二三以下醫工診視防禁甚嚴近歲以來頗廢舊制內中下陳之人統置私身等級寢多無復限極監勤牙人使之顧買前後相繼無時暫絕致有軍營井市下俚婦人雜處其間不可辨識此等置之宮掖豈得為便凡初入宮皆須幼年未適人者若求乳母亦須選擇良家性行和謹者方得入宮

後宮

後自景祐已未三殿宮闈兩犯宸扈蓋所起幽微不勝恩遇身貴則性悍福極則患生昨見上元嘉節內庭出遊美人才人多不隨從飛蓋蔽景流車激霆各

崇華衛分道爭行，衆目共觀，與后爲寵，臣乞今後
品嬪御等，常隨皇后出入，不得各排儀衛，輒自矜越。
仍乞選擇端嚴近上夫人一兩員，立爲宮師，以佐內
則，竊以宮政之設，內職是先，尚書侍御司記典言一
百二十人，則爲大備，故先朝之數，侍史不過五百人，
侍給止千五十貫，皆有紀律，不甚奢，盈今間十倍增，
人已踰三二千十倍，添侍或至二十萬，私身養女數
復過之，百司供億，按簿可知，臣乞取索宮中諸院官
人及私身養女都大數目呈取進止。若非遊幸之所，
宜令檢勘，合用人量留外，並放歸本家，任從其便，而
請祭之數，見在者宜節減其半。

治本

元皇后弘吉剌氏性明敏，四怯薛奏割京城外近地
牧馬，帝許之，后將諫，陽責劉秉忠曰：汝何不諫？若初
定都時，以地牧馬，則可，今軍民分業已定，奪之，何乎？
事遂止。宋亡，幼主入朝，后不樂，帝曰：江南平自此不
用兵，甲人皆喜之，爾何獨不樂？后曰：自古無千歲之
國，母使吾母子及見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置殿
庭，召后視之，后一視而反，帝問后何欲？后曰：宋人貯
蓄以移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于我，我又何忍取之？
邪？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風土，后屢奏乞令回江南。

帝不允，后退亦厚待之。

八編類集卷之二十四十二

左編

儲類

東漢劉彊

劉彊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爲后彊爲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廢彊常憾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彊藩國光武不忍違同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爲東海王二十八年薨國帝以彊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諸郡合二十九縣賜虎賁施頭官殿設鍾虡之懸擬于乘輿彊臨之國數上書讓

還東海又因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嘆之以彊章宜示公卿

唐李憲

李憲睿宗子睿宗將建東宮以憲嫡長又嘗爲太子而平王隆基有大功故久不定憲歸曰儲副天下公縣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內失望臣以死請因涕泣固讓

時有鶴鴒千數集麟德殿庭樹翔樹浹日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作頌以爲天子友悌之祥帝喜亦爲作頌憲尤謹畏未嘗干政而與人交帝益信重後申

王等相繼薨唯憲在帝親待愈益厚薨年六十三以憲實相天下有高世之行非大號不稱乃追諡憲皇帝

元甘麻剌

甘麻剌世祖嫡子裕宗之長子也至元中奉旨鎮北邊嘗出征駐金山會大雪擁火坐帳內歎甚顧左右曰今日風雪如是吾與卿處猶有寒色彼從士亦人耳腰弓矢荷刃周廬之外其苦可知遂命褰人大爲內殿親嘗而徧賜之撫循部曲之暇則命也滅堅以國語講通鑑二十六年世祖以其居邊日久特命獵

于柳林之地率衆至朔州北還觀世祖于上京明年冬封梁王授以金印出鎮雲南二十九年改封晉王移鎮北邊統領大祖四大幹耳朵及軍馬達達國土更鑄晉王金印授之中書省臣言于世祖曰諸王皆置備今晉王守太祖肇基之地視諸王宜有加請置內史世祖從之置內史府又明年世祖崩晉王聞計奔走上都諸王大臣咸在晉王曰昔皇祖命我鎮撫北方以衛社稷久歷邊事願服朕職母弟鐵木耳仁孝宜嗣大統于是成宗卽帝位而晉王復歸藩邸

宋劉劭

宋劉劭文帝長子也帝即位生劭時上猶在諒闇故秘之元嘉三年閏正月方云劭生自是代以來未有人君即位後皇后生太子唯廢帝乙既踐祚正妃生紂至是又有劭焉

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十七年拜劭京陵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竟陵王誕貴陽侯義融並從二十七年上將北伐劭與蕭思話固諫不從魏太武至瓜步京邑震駭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善于撫御上登石頭城有憂色劭曰不斬江湛徐湛之無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不關二人也上時務在

本業使宮內皆盡女巫嚴道育本吳興人夫爲劫生深入奚宮劭姊東陽公主應閭婢王鸚鵡白公主云道育通靈有異術主乃白上託云善釐求召入主及劭聖信惑之劭弟如輿王濬素使事劭與劭並多過失慮上知使道育所請欲令過不上聞道育輒云自上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號曰天師後遂爲巫蠱以王人爲形像埋于含章殿前初東陽公主有奴陳天興鸚鵡養以爲子而與之淫通鸚鵡天興及寧州所獻黃門慶園並預巫蠱事劭以典補隊主東陽主鸚鵡鸚鵡應劭慮言語難察與濬謀之時吳興沈

懷建爲濟府佐見待異常乃嫁鸚鵡與懷建爲妾不以敢上慮後事泄因臨賀公主微言之上後知天興領隊遣閹人詣讓劭曰臨賀公主言南第先有一下人欲嫁又聞此下人養他人奴爲兒而所用爲隊主抽拔何乃速汝聞用主副並是奴邪欲汝置何處時鸚鵡已嫁懷建矣劭懼馳書告濬并使報臨賀主上若問嫁處當言未有定所

鸚鵡既適懷建慮與天興私通事泄請劭殺之劭密使人告天興慶國謂宣傳往來唯有二人天興既死應將兄及乃具以其事向上上驚惋即遣人收鸚鵡封瘞其家得劭濬書數百紙皆呪咀巫蠱之言得所埋上形像于宮內道育叛亡討捕不得上大怒窮治其事分遣中使人東諸郡搜討遂不獲上雖怒甚猶未忍罪也道育疑服爲尼逃匿東宮濬往京口又載以白隨或出止張野家江夏王義恭自盱眙還朝上以巫蠱告之

二年春自京口入朝當鎮江陵復載道育還東宮欲將西上有告上云京口民張財家有一尼服食出入征北內似是嚴道育上初不信試使掩錄得其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上謂劭濬已當斥遣道育而劭

與往來惆悵慨嘆乃使以船送道育二婢須至檢覈
初帝頗以後事爲念以侍中王僧綽年少方欲大相
付託朝政小大皆與參焉會二凶坐獄事泄上獨召
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上又令撰
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撰畢送與江湛徐湛之湛之
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鐸帝欲立建平王宏
詭久不決誕妃卽湛之女鐸妃卽湛妹帝謂僧綽曰
諸人各爲身計便無與國家同憂者僧綽曰建立之
事仰由聖懷臣謂惟宜速斷不可稽緩不爾便應坦
懷如初無煩疑論

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兄
上默然江湛同侍生出閣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
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若不直錄自壽賜入朝旣至
失旨帝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議久不決每夜輒與
之屏人語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東燭繞壁檢行慮
有竊聽者帝以其言告潘母潘淑妃淑妃具以告潘
潘馳報劭劭因是與謀益急每夜輒穿牆上或窺自
行酒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詹叔兒齋帥張超之任
建之謀之王僧綽密以啟聞
劭以朱服加戎服上乘轡輪車與蕭斌同載行從如

常入朝之儀呼表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奉化門
催之相續淑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劭命
左右殺之守門開從蕭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
城劭與門衛云受勅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
等數十人馳入雲龍東中華門及蕭閤拔刃徑上合
殿上其後與尚書僕射徐湛之屏人語燭猶未滅直
衛兵尚寢帝見起之入舉几捍之五指落遂殺之湛
之驚起趨北戶未及閉兵入殺之劭進至合殿中關
帝已崩出生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振
振震懼不敢出旣至問曰欲見廢何不早啟未及答
卽于前斬之遣人于崇禮閣殺吏部尚書江湛曰不
用僧綽言以至於此帝左細銳拔主下天典攻劭于
東堂見殺又使人從東門入殺潘淑妃又殺帝親信
左右數十人急召始興王濬率衆屯中堂又召太尉
江夏王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劭卽僞位爲書曰徐湛
之江湛執逆無狀吾勅兵入殿已無所及
時江夏王義恭謀據石頭會劭已令潘及蕭斌備守
劭並焚京師軍籍置立郡縣悉屬司隸爲民以二十
五日義恭率馬南奔自東掖門出于冶渚過淮劭遣
騎追討騎至冶渚義恭始得渡淮義恭佐史義故二

千餘人隨從南奔多爲追兵所殺遺潘殺義恭諸子以鑿迎將侯神像于宮內藉額乞恩拜爲大司馬封銓山郡王食邑萬戶加節鉞蘇侯爲驃騎將軍使南平王鑠爲祝文罪狀世祖二十七日臨軒拜子偉之爲太子百官皆戎服劭獨衰衣下書大赦天下唯世祖劉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餘黨一無所問先遣殷中將軍燕欽東拒譴五月世祖所遣參軍顧彬之及誕前軍並至曲阿劭于是緣淮樹柵以自守又決破陌岡方山埭以絕東軍

劭使詹叔兒燒輦及衣冕服蕭城聞大叛不守停書不知所爲宣令所統皆使解甲自石頭遣子約請開請罪尋載白幡來降即于軍門伏誅四日太尉江夏王義恭登朱雀門總羣帥直趨宣陽門劭腹心白直諸同逆先屯閭闔門外並走還入殿世祖軍因而乘之即得俱入賊質大軍從廣莫門入同會太極殿前建平東海等七王並號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庫牛中陳副高僧執之潘率左右數十人與南平王鑠于西門門出俱共南奔于越城遇江夏王義恭勅與俱歸于追斬首

劭入井高禽于井中牽出之劭問禽曰天子何在禽

曰至尊近在新亭將劭至殿前賊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爲見哭質因辨其逆狀答曰先朝當見枉寢不能作獄中囚問計於蕭城城見勸如此又語質曰可得爲赦乞速從否質答曰主上近在南航自當有處分縛劭于馬上防送軍門既至牙下據鞍顧望太尉江夏王義恭與諸王皆共臨視之義恭質劭曰我昔逆歸顧有何大罪慎殺我家十二兒劭答曰殺諸弟此事預阿父江夏妻庾氏乘車罵之麗秀之亦加請讓劭厲聲曰汝輩復何煩爾先殺其四子謂南平王鑠曰此何有哉乃斬劭于牙下臨刑歎曰不關宗室一至于此劭潘及劭四子儻之喪之彬之其一未有名潘三千長文長仁長道並梟首大航暴尸於市劭妻殷氏賜死于廷尉臨死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害何以枉殺天下無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爲后也潘妻褚氏冊賜尹湛之女湛之南奔之始即見離絕故免于誅其餘子女妾媵悉于獄中死投劭潘尸首于江其餘同逆及王羅漢等皆伏誅張超之聞兵入逆走至合殿故基止于御牀之所爲亂兵所殺剝腸剝心贊剖其肉諸將生噉之焚其頭骨當時

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
雜議視至者垂莫敢發言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
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詔尹傳不疑後到也從吏
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千
衛太子昔禍發連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
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
詔獄上與大將軍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
術明于大誼者縣是不疑名重朝廷在位者皆自以
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
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
方遂利其言冀以得富貴坐詔闕不道要斬

吳孫和

孫和權子也初太子登卒和立爲太子弟霸爲魯王
霸和母弟也寵愛衆特與和無殊尚書僕射是儀領
曾王傳上疏諫曰二宮宜有降殺以正上下之序明
教化之本吳主不聽太子和與魯王同官禮秩如一
羣臣多以爲言吳主乃命分官別除二子由是有隙
衛將軍全琮遣其子寄事魯王以書告丞相陸遜特
遜鎮荊州報曰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
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

此此古人之厚忌也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遂書
與琮曰卿不師日禪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
禍矣琮既不納遜言更以致隙魯王曲意交名士偏
將軍朱綽以膽力稱王自至其廨就之生欲與結好
于是自侍御賓客造爲二端吳主聞之假以精學禁
斷賓客往來督軍使者羊道疏曰聞明詔省奪二
官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遠近悚然
大小失望或謂二宮不遵典式就如所嫌猶加補察
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
宣流而西北二闕去國不遠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
不審陛下何以解之吳主長女魯班適左護全琮少
女小虎適票騎朱據全公主與太子母王夫人有隙
吳主欲立王夫人爲后公主阻之恐太子生怨已心
不自安數譖毀太子吳主寢疾遣太子禱于長沙桓
王廟太子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遜太子過所居全公
主使人阻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
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吳主由是發怒夫人以
憂死太子寵益衰魯王之黨楊竺全寄等共譖毀太
子吳主惑焉陸遜上疏諫曰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
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天

欲詣都口陳嫡庶之義吳主不悅太子太傅吾粲請使魯王出鎮夏口出楊竺等不得令在京師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魯王與楊竺共譖之吳主怒收繫下獄誅數遣中使責問陸遜遜憤恚而卒初魯王夫人有寵于吳主生少子亮吳主愛之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亮美以其夫之兄子尚女妻之吳主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

五年冬十月孫峻殺諸葛恪齊王奮聞恪誅下任蘇湖欲至建業觀變傳相謝慈等諫齊殺之坐廢爲庶人徙章安南陽王和妃張氏諸葛恪之甥也先是恪有從都之意使治武昌官民間或言恪欲迎和立之及恪被誅丞相峻因此奪和璽綬徙新都又遣使者

賜死初和妾何氏生子皓諸姬子德謙俊和將死與張妃別妃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亦自殺何妃曰若皆從死誰當字孤遂撫育皓及其三弟皆賴以獲全

晉司馬遷

司馬遷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常與諸王共戲殿上惠帝來朝執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兒也惠帝乃止宮中嘗夜

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衣入閣帝問其故太子曰幕夜倉卒非常不宜照見人君也由是奇之嘗對羣臣稱太子似宣帝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爲廣陵王惠帝卽位立爲太子元康元年出就東宮又詔曰適齒幼蒙令出東宮惟當賴師傅羣賢之訓其游處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長益者子是使太保衛璠子庭太子少師秉楷子憲太子少傅張華子偉尚書令華與子恒與太子游處以相輔導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不能尊嚴保傅賈后素忌太子有令與因此密敕黃門閹

宦嬖諛子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爲恒自拘束

九年六月賈后將廢太子詭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陳舞賜以酒棗逼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書之令小婢承福以綈筆及書草使太子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官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并與謝妃共要期期而兩發勿疑猶豫致後患如毛飲血于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忠臣立道文爲王蔣氏爲內主顯成當三

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道文太子之子彬是也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后就而補成之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通書如此今賜死偏示諸王公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頠證明太子頗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出太子故事十餘紙衆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老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事宜速決而群臣各有不同若有不從詔宜以軍法從事議至日而不決后恐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詔許之

楊勇

文帝集羣官于廣陽門外宣詔以廢勇乃移勇于內史省給五品料食立晉王廣爲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于東宮賜楊素物三千段元胄楊約並于段楊難敵五百段皆勸勇之功賞也時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言皇太子爲小人所誤不宜廢黜帝怒撻其胸尋而貝州長史裴肅表稱廢人罪黜已久當克已自新請封一小國帝知勇黜不允天下情乃徵肅入朝具陳廢立意時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面申冤屈太子過不得聞勇爲升樹叫闕于帝冀得引見楊素

因奏言勇情志昏亂又癡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爲然卒不得見帝遇疾于仁壽宮太子入侍姦亂事聞于帝帝抵牀曰枉廢我兒遣追勇未及發使而前秘不發後遽收柳述元徽繫大理獄傷勑賜渡人死追封房陵王不爲立嗣子儼封長寧郡王勇敗亦坐廢上表求宿衛辭情哀切帝覽之惻然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于整手不宜留意煬帝踐祚儼常從行遇煬帝諸弟分從外皆殺之

李承乾

太子承乾被廢泰月廩過太子褚遂良諫聖人尊嫡謂儲君故庶子不得爲比所以塞嫌萌杜禍源先王法制本諸人情知有國家者必有嫡庶庶子雖愛不得過嫡子如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私恩害公惑志亂國今魏王廢料過東宮議者以爲非是昔漢竇太后愛梁王封四十餘城王築苑三百里治宮庭爲複道費財鉅萬出警入蹕一不得意遂發病死宣帝亦驕淮陽王幾至于敗輔以退讓之臣乃克免今魏王新出閣且當示以節儉自可在後月加歲增又宜擇師傅教以謙儉勉以文學就成德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也帝又勅泰入居武德殿侍中魏徵亦

言工烈陛下愛子欲安全之則不當使居嫌疑之地今武德殿在東宮之西昔海陵居之也論者爲不可雖時與事異人之多言尚或可畏又王之心亦弗違舍願罷之成王以寵爲懼之美帝悟乃止

南齊諸牒

荀伯玉廣陵人也蕭道成鎮淮陰伯玉爲道成冠軍刑獄參軍道成爲宋明帝所疑被徵爲黃門郎深懷憂懼伯玉勸道成遣數十騎入魏界安置標榜魏果遣游騎數百履行界上道成以聞復本任由是見親待後隨道成還都使主家事道成于願罷廣興還立

八編漢書

卷三十三

二

別宅遣人于大宅掘樹數林伯玉不與馳以聞道成善之道成爲南充州伯玉從轉鎮軍中兵參軍帶廣陵令道成既薨伯玉忠勤盡心常衛左右加前將軍大兄委信齊建元元年封南豐縣子爲豫章王司空諡議太守如故時願在東宮自以年長與高帝同創大業朝事大小悉皆專斷多違制度左右張景貞偏見任遇又多僭侈願拜陵還景貞白服乘畫舫舡生胡牀號者咸疑是太子內外祗畏莫敢有言者驍騎將軍陳胤叔先已陳景真及太子前後得失伯玉因太子拜陵之後密啟之上大怒豫章王巖素有寵

以願長嫡又南郡王兄弟並列故願爲太子至是有改易之意願東還令宣敕詰責并示以景貞罪狀使以太子令收景貞殺之胤叔因曰太子嘗言伯玉以聞願憂懼稱疾月餘日上怒不解晝臥太后厭王敬則直入叩頭啟請往東宮以慰太子高帝無言敬則因大聲宣敕往東宮命榮東又敕太官設饌密遣人報太子令奉迎因呼左右索輿高帝了無動意敬則索衣以衣高帝仍索上輿遂幸東宮召諸王飲宴因游玄圃長沙王見捉華蓋臨川王映被雉尾扇問高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子夏行酒太子與豫章王巖及敬則自奉肴饌高帝大飲賜太子以下酒並大醉盡歡日暮乃去是日微敬則則東宮殆廢高帝重伯玉盡心愈見信使掌軍國密事權動朝右每暫休外軒蓋填門司徒褚彥回衛軍王儉曹云臣等所見二宮門及齋閣方荀伯玉宅政可設雀羅續復言外論云千載萬令不如荀公一命太子深怨伯玉高帝臨前指伯玉以屬太子太子卽位伯玉憂懼上問之以具與垣崇祖善崇祖田業在江西慮相扇爲亂加意撫之伯玉乃安永明元年與崇祖並見誅伏誅而胤叔爲太子左率呂文顯歎曰伯玉能謀太祖而不能

自諱豈非天哉

諫易太子

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于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上見丹涕泣言又切至意大威動太子由是遂爲弱○史丹

請冊立太子

如陛下素有所屬已得其人則望宣示中書樞密院使奉而行之中外之意若謂賢愚難審選擇當難則臣曾乞于內中建議學取宗室中幼而謹厚勤于爲學者置于內學陛下每于膳廚之暇或休假之日親幸學舍觀其道業進退應對長短不年歲間陛下必盡知其能否然後聖慮取其可屬者權而命之則無不當矣李韓

論建儲

竊見孔穎達趙弘智等非惟宿德鴻儒亦兼達政要望令數得侍講問釋物理覽古論今增輝睿德至如騎射畋遊酣歌妓寵苟悅耳目終穢心神漸染既久

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卽亂恐陛下敗德之源在于此矣承乾覽書愈怒謂玄素曰庶子患風狂耶十四年知玄素在東宮頗有進諫擢授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時承乾嘗于宮中擊鼓聲聞于外玄素叩閭請見極言切諫乃出宮內鼓對玄素毀之遣戶奴伺玄素早朝陰以馬撾擊之殆至于死是時承乾好營造亭觀窮者極侈費用日廣玄素上書諫韓琦

諫節愍太子書

經侯帶玉具劍環佩以過魏太子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劍佩去杜門不出

前世東宮門閤往來皆有簿籍殿下時有所須唯門司宣令姦僞乘之因緣增損近呂昇之乃代署宣敕賴殿下糾發其姦以後聖令及覆事並請內印畫署真免許謀

今司經無學士供奉無侍讀宜視膳時奏請其人押奏講勸蘇班

乞委伴讀官提舉皇太子左右之人

陛下度今日人心已搖可與之以共患難而堅守則

守而弗去可也。度不能守則胡不假皇太子以位。號
彼爲陛下保守宗社。敗將士心。以死捍賊臣。竊觀皇
太子仁孝夙成。恭儉好學。四海屬心。如臣之計天下
可保在此一舉。

人初開表
卷一百一十五

終

齊業未逾年而死故春秋義之

楚莊王使士登傳太子蒍辭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大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得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變夷戎翟其不賢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傳之問于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聲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峻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憚焉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令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情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

齊肅以釋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且夫諡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監臨之勸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與乎夫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不則故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免走千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免走使萬人援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捷亂猶兔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爲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知宣子將以瑤爲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狠對曰宵之狠在面瑤之狠在心心狠故國面狠不害瑤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髮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如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及知氏之亡唯輔果在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羣臣皆

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悅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曰爲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爲子起歟無如罪何請爲子諷楚恭王之爲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請省之

晉獻公太子之至靈臺蛇繞左輪御曰太子下拜吾

聞國君之子蛇繞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不行返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爲人子者盡和順君不行私欲恭嚴承命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聞得國而拜其聲非君欲也廢子道不孝逆君欲不忠而使我行之殆然吾國之危明也拔劍將死御止之曰夫禍祥妖祥天之道也恭嚴承命人之行也拜祥戒孽禮也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孝也今太子見福不拜失禮殺身恨君失孝從僻心棄正行非臣之所聞也太子曰不然我得國君之孽也拜君之孽不可謂禮見禍祥節志

君之安國之賊也懷賊心以事君不可謂孝欲爲意以御天下懷賊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使我行之是欲國之危明也遂伏劍而死君子曰晉太子徒御使之拜蛇祥猶惡之至于自殺者爲見疑于欲國也已之不欲國以安君亦以明矣爲一愚御過言之故至于身死廢子道絕祭祀不可謂孝可謂遠嫌一節之士也

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繫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泉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具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黜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強載輜車卧而讓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曰強于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來問爲

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道而
公自行耳于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潮
上留候病自還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
劉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今太子爲軍
監關中兵上曰子房解病還臥而傳太子是時叔孫
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傳事

高帝勅太子 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讀諸書無
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
昔所行多不是

又云堯舜不以天下與子而與他人此非爲不惜天

八編

卷一百三十三

七

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馬尚惜况天下邪吾以
爾是元子早有立意羣臣咸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
致而爲汝來爲可任大事也今定汝爲嗣

賈誼胎教雜事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

后有身之七月而就養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
持斗而御戶右太卜持著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
職御千門內此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
師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
不敢煎調而曰不敢以侍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師
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

然後爲王太子懸弧之禮義卜王太子名上母取于
天下毋取於地中毋取于名山通谷毋悖于鄉俗是
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此所以養息之道也正之
禮者王太子無羞臣領臣之子也故謂領臣之子也
身朝王者妻朝后之子是謂臣之子也此正禮胎教
也周后妃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
詭獨處而不侶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
者養之孝者穰之四賢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爲
師周公爲傅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于泰
山而禪子累父朝諸侯一天下由此觀之立左右不
可不練也

八編

卷一百三十三

八

立後義 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升自阼
階上西鄉于妃妃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而
上堂當兩階之間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三帝親
禮稱辭命世子曰授太祖太宗與社稷于子者三其
命妃曰不敢者再子三命曰謹受命拜而退太史以
告太祖太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太史出以告太
宰太宰以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已下至
于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者以此防民百姓猶有
爭爲君者

傳職篇 天子不論於先聖王之德不知軍國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開于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業之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姻于親戚不惠于庶民無禮于大臣不中于刑獄無經于百官不哀于喪不敬于祭不誠于戎事不信于諸侯不誠于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賜予侈于左右近臣愛于疎遠卑賤不能慙忿室欲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誨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將學趨讓進退節度不以禮升降揖讓無容視瞻俯仰周旋無節妄矜嚙數顧趨行不德色不比順隱琴瑟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辟廢其學左右之習說其師答遠方諸侯遇貴人不知文雅之辭答左右近臣不知已諱之過個聞小諱之不愾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維絲從美不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唯讓不以節小行小禮小義小道凡此其屬少傅之

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樂而湛夜漏屏人而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強饑而淋暑而喝寒而寒寢而莫宿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尚自爲開戶自取玩好自執酒血而顧還面而御器之不舉不毀喪傷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于威儀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燕樂雅頌頌樂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不知日月之不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青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

保傅篇 殷爲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三世而亡人世非甚相遠也何殷周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時教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于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燕居者也故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于

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羽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也猶生長于齊之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于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賢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子太傅太傳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于下矣學成治就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允于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有徹膳之宰天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而宰收其膳宰之義不得收膳即死于是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誓史誦詩工編箴諫大夫進諫士傳民語習與

習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哉中道若性殷周之所以以長有道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逮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食以體微以樂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爲非也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克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常立子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十二

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聞而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于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記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
壺關三老教太子書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遂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遇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

今皇太子爲漢嫡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
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間闖之隸臣耳陛下
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歷皇太子造飾奸詐羣
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
上見退則困于亂臣獨免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
起而殺充恐懼連述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
以爲無邪心

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
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

明帝下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

人編類纂卷之三

七

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
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拔立而董宏等稱引亡
秦惑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龍藩委使比長
信敘昭穆于前殿並四位子東宮借差無度人神非
祔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傳焚如之禍自是
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議
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爲戒後嗣萬
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爲佞
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爲皇稱
妣爲后則朕朕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

廟著于令典

顯宗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樞桓榮弟子豫章
何湯爲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
本師爲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
甚善之拜爲議郎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每朝會輒
令榮于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歐
陽博士闕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
同門生郎中彭闕楊州從事臯弘帝因拜榮爲博士
引闕弘爲議郎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于前榮
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
以詞長勝入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
擊磬盡日乃罷後榮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
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以
是愈見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宮積五年榮見門下生
九江胡憲侍講乃聽得出旦一人而已榮嘗寢病太
子朝夕遣中傳問病賜以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
不說無愛家室也後病愈復入侍講二十八年大會
百官詔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
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護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
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

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子太傅而以榮爲少傅賜以緇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睿之資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祿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太子報書曰莊以重家學通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

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于此況以不才敢承

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

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今蒙下列不敢有辭

願君慎疾加食重愛玉體

班彪論東宮師保書 漢興太宗使畫錯尊太子以法術賈誼教梁王以詩書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莫不崇簡其人成就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修習禮樂而傳相未值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爲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

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歲周衛交載五日一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九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嫌黷庸其敬也

順帝立太子炳擢侍御史种嵩監太子于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爲嵩乃手劒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關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嵩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

晉愍懷太子之廢也閹豎與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冤曰伏見故文及榻下前太子通手疏以爲驚愕日占以來臣子侍逆未有如此之甚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適生于聖父而至此者由于長養深宮沉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羣吏率取膏粱擊鐘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綽周文石奮薛廣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按古典太子居以十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大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

學皆家族力能得者率非翼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亮直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爲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好馬縱酒高會嬉游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公族遲陵以此嘆息今適可以爲戒恐其被斥棄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太子無狀稱兵距命而壺關三老上書有田千秋之言猶日子弄父兵罪應笞耳漢武感悟之策思子之臺今通無狀言語忤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于戾太子尚可禁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以爲之師光祿大夫劉寔寒苦自立終始不戕年同呂望

薄廣客

經籍不廢以爲之保尚書僕射裴頠明允恭肅體道居正以爲之友置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事涉履艱難事君事親各行素聞者使與共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廣客

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爲殷明月又魏文帝懼于見廢夙夜自祇竟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廢爲平原侯爲置家臣庶子統統慎罰

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何國隙係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爲大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

北魏顯祖聽齊風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每引朝士及沙門共談玄理雅薄富貴常有遺世之心以叔父京兆王子推沈雅仁厚素有時譽欲禪以帝位會公卿大議皆莫敢先言任城王雲子推之弟也對曰父子相傳其來久矣陛下必欲委棄塵務則皇太子宜承正統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陛下若更授旁支恐非先聖之意欲姦亂之心斯乃禍福之原不可不慎也源賀曰陛下今欲禪位皇叔臣恐素亂昭穆後世必有逆祀之譏顯祖深思任城之言東陽公不等曰皇太子雖聖德早彰然實冲幼陛下富于春

入爲朝士

冬書聖訓

秋始覽萬機奈何欲隆獨善不以天下爲心其若宗廟何其若億兆何尚書陸被曰陛下若捨皇太子更議諸王臣請劍頸嚴廷不敢奉詔以問宦者趙黑黑曰臣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他

北魏主祖太子少傅崔光將軍子忠詹事王顯中庶子代人侯剛迎太子詣于東宮至顯陽殿王顯欲須明行即位禮崔光曰天位不可輕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官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官令也于是光攝太尉奉冊進璽綬太子跪受服袞冕之服御太極殿即皇帝位光等典夜直羣官立廷中北

高祖首稱萬歲廣平王懷扶疾入臨徑至大極西廡哀慟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衆皆愕然相視無敢對者崔光操衣振杖引漢光武崩趙喜扶諸王下殿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懷聲淚俱止日侍中以古義裁我我敢不服遂還仍頻進左右致謝

北齊太子殷自幼溫裕開朗禮士好學閑覽時政甚有美名顯祖常嫌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顯祖登金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大怒親以馬鞭撞之太子由是氣悸

人事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語吃精神昏後顯祖因酣宴屢云太子性懦社稷事重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之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若其實也當失行之此言非所以爲戲恐徒使國家不安愔以收言白顯祖顯祖乃止

太宗定太子見三師倅迎于殿門外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于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其與書前後稱名惶恐

上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飲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

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舟猶水也若猶舟也見其息于水下則曰木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

上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雉奴懦弱不能守社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爲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已之甥耶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年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上乃止謂恪曰父子雖至親及其有罪則法不可私漢立昭帝燕王不

服霍光折簡誅之此不可以不戒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若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佐巧之奸乘機而動矣今魏王新出閭宜示以禮上從之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曰此殿海陵昔嘗居之陛下愛魏王嘗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驕奢不可處之嫌疑之地上遽遣泰歸第

黃門侍郎劉洎上言以太子宜勤學問親師友今入侍宮閣動踰旬朔師保以下接對甚希伏願少抑下流之愛弘遠大之規則海內幸甚太宗乃命洎與岑文本宿達良馬周更日詣東宮與太子游處談論無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主太子仁恕實守文

之德趣尚雖異各當其分此乃皇天所以祚大庾而
福蒼生者也

太宗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
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太宗曰此言
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
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羣臣忠惠無踰魏徵
我遣傳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以魏徵爲太子太師徵
疾小愈詣朝堂表辭太宗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
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廢太子賴呂誦然後安我
今賴公卽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徵乃受詔

高宗御翔鸞閣觀大酺分音樂爲東西朋使雍王賢

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爲樂都處俊諫曰二王
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衆議衆相親如一今分二
朋遞相誇競俳優小人言辭無度恐其交爭勝和議
銷失禮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高宗默然曰卿逮
識非衆人所及也遂止之

武后時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入上表請
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岑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
此議奏請切責上書者告示令散太后又問格櫛元
勳元罔請不可由是大忤諸武意皆坐誅王慶之見

太后太后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對曰神不欲非類
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爲嗣乎太后諭
遣之慶之屢求見太后頗怒之命李德昭引出光政
門外以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
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德昭因言於
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
當傳之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姪爲嗣乎自古未
有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

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爲控鶴監供奉頊從容說二
人曰公兄弟貴寵如此非以德業取之也天下側目
人藩集

切齒多矣不有大功于天下將何以自全竊爲公憂
之二人懼涕泣問計頊曰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復
思廬陵王主上春秋高大業須有所付武氏諸王非
所屬意公何不從容勸主上立廬陵王以繫蒼生之
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爲然
承問屢爲太后言之太后知謀出于頊乃召問之頊
復爲太后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

明皇之爲臨苗王也趙麗妃皇甫德儀劉才人皆有
寵麗妃生太子瑛德儀生鄂王瑤才人生光王瑤及
卽位幸武惠妃麗妃等愛皆弛惠妃生壽王瑁麗冠

諸子太子與瑾瑤會于內第各以母失職有怨望詔
惠妃泣訴于明皇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亦
指斥至尊明皇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九齡曰三
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
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
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
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
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
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
奉詔明皇不悅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

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明皇猶豫未決惠

妃密使宦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與公爲之

策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明皇明皇爲之

動色故訖罷相太子得無勦

建寧王使美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屢逢寇盜
日遶號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軍中皆屬目上欲
以爲元帥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
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泰伯乎上曰廣平家嗣也
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
難衆心所屬在于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

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豈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
也乃以廣平王傲爲元帥諸將皆屬侯間之謝泌曰
此固侯之心也

部國大長公主適駙馬都尉蕭升主女爲太子妃或
告主淫亂且爲厭禱德宗大怒幽主于禁中切責太
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婚德宗召李泌告之
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何至于此陛下
惟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
乎德宗勃然怒曰卿何得問人父子誰謂卿舒王爲
姪者對曰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共故

人蕭貞業

朱子見之

子

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今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
猶疑之何有于姪舒王雖幸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
望其幸矣自占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
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德宗曰建寧叔實寬肅
宗性急譖之者深耳泌曰先帝自建寧之死常懷危
懼臣亦爲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播之端德宗曰
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
不亡對曰昔承乾屢嘗監國託附者衆東宮甲士甚
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
與朝廷數十人拘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議之

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
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既知肅宗急以建寧
爲寬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戒覆車之失若果有其迹
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
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于開元之時武
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此乃百代所當
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于蓬萊池觀
其容表非有盡目射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于柔仁
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常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
嘗接外入預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
雖有手書如晉愍懷喪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
以妻母有罪爲累乎幸賴陛下詔臣臣敢以家族保
太子必不知謀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
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
思之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
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問一日上開延
英閣獨召泌流涕關于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
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
及朕家事皆當謀于卿矣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
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

穆宗與宦者擊毬于禁中有宦者墜馬穆宗驚因得
風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得聞穆宗起居事及人
凡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十二日見
羣臣于紫宸殿御大繩牀悉去左右衛官獨宦者十
餘人侍側人情稍安李逢吉進言景王已長請立爲
太子裴度請速下詔開天下望穆宗無言既而兩省
官亦繼有請立太子者案已詔立景王湛
太子承之母王德妃無寵爲楊賢妃所譖而死太子
頗好游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毀之文宗開延英召
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疏太子過惡議廢之日上
爲嘆多 臣臣性言太子年少容有改過國本至重
豈可輕動御史中丞狄兼謩論之尤切給事中韋溫
自陛下惟二子不教陷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翰
林學士六人神策六軍軍使十六人復上表論之文
宗意稍解是夕太子始得歸少陽院
正月朔諸王親戚入賀太子獨以疾不能來上涕泣
悲歎由是 次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
否帝崩倉猝召翰林郎中衛次公等草遺詔宦官或
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
居冢嗣中外屬心與不得已猶應立鳳陵王不然必

大恥網等從而和之議始定太子知人心憂疲力疾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粗安明日即位

順帝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羣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者中外危懼思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舊人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成順宗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太子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庸惡之綱不復請書悉爲立嫡以長字呈順宗順宗頷之立淳爲太子更名純

純

唐元稹論教本書 洎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爲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卽位之後雖宴游飲食之間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以還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官寮選亦甚重焉所以位高恨不得爲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疎賤之至母后臨朝翦弄王族

當中脊二聖勞勤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既不得在調發保安之職終不能措扶衛之一詞而今匠朝安金釧割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以來茲弊尤甚

甚乎資保傳之官非疾廢賸賸不任事者爲之卽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于友誼贊議之徒疎冗散廢之甚者捐紳恥之夫以匹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輔之豈天下之元子而可以疾廢賸賸不知書者爲之師疎冗散廢不適用者爲之友乎此何及上古之甚也近制官寮之外往往以沈滯僻老之儒充直講侍讀之選而又疎棄斥遠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傳成道德而保養其躬哉

李德裕天姓論 余開成中作鎮淮服闋東官爲人

所構天子赫然大怒召宰相及公卿大僚議于內殿

贊膳諫者食曰太子幼年思慮未至亦曰太子之年

足以改過往復移時大略不出于此夫明主可以理

奪其要在于聞所未聞昔千秋上書言子弄父兵罪

當笞耳武帝一言而寤蓋以簡而當理魏太祖謂諸

子曰吾必不用左右之言以理汝曹何者使左右君

子也必不可離大父子之間使左右小人也小人之言

過得于何人言之者與太子恩愛厚薄何如哉如文

宗聰明睿智聞之必悟既悟之後太子必安以余揣

念不三數月則父子如初矣蓋以父子之愛發于天性言之必當易箝死又一子乎是以漢高祖觀四皓上壽悲歌鴻鵠宣帝以玄成退讓令傅淮陽元帝聞史稱器人于絲竹鼓鼙之間默然而笑皆屈已捨愛可不謂之天性哉惜乎文宗竟不得一聞是言豈太子之命也歟

牛希濟本論

歷觀前代明王賢后未嘗不與名臣

賢士厚饗宴之禮接見之儀俾其忠信相親亡于畏憚通于商較以正先王之得失以窮聖人之能事故兩漢金馬石渠文章之選以備顧問爲侍從之臣至

有大臣武帳之前亦奏謁或排闥于危疑之際以問

安否以圖後事太宗文皇帝貞觀之初北門之選舉

十六族也皆建功定策有布衣之交非天下文行之

士不預焉既久與游處非唯知民間之疾苦時之否

臧從而更之以熙帝載至于臣下之情性好惡無不

悉焉他日之任用莫不適其材矣近世朝廷豈無忠

信譽謬之士徒欲致身之危放時之弊指陳千百于

上前敷揚其達乎諫章其賢乎若復稍挂聖慮左右

心天顏得之矣又有以惑之矣其朝退也黃門伎女

聲樂駢羅俳優之人調笑相雜擁衛以至于內殿又

日幸于兩軍游于其所其從樂子斷可知矣故自乾符之亂至于今日莫可救止蓋少主奸臣之所爲也

後唐北都留守從容年少驕狠不親政務唐主遣左

右往諷導之其入謂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

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策勵勿令聲問出河

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楊思權曰我其廢乎思權因

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爲自固之備其人懼以

告馮贇贇奏之唐主召思權詰問亦弗之罪及贇

入爲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

輔之史館修撰張昭遠亦言竊見先朝皇帝皇子皆

喜俳優入則飾姬妾出則誇僕馬習尚如此何道能

賢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師事之

徐知誥令尚書郎陳覺輔於選謂曰吾少時與宋子

嵩論議好相詰難子嵩攜衣笥望秦淮門欲去者數

矣吾常戒門者止之吾今老矣猶未偏達時事況景

遷年少當國故屈吾子以誨之矣

宋太宗在位久儲貳未立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

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冠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

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鼎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

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

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既以爲可，願即決定。」遂以元侃爲開封尹，進封壽王。元侃，帝第三子也。呂中曰：「東漢李唐所以有女主官，官外戚之禍者，以立天子之權盡出其手，雖李固、杜喬、朱度、鄭覃之徒，不能正之準之一言，真萬世法也。」

立元侃爲皇太子，更名恒，大赦。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悅。太子既立，廟見，還官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憚，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官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李至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沆，不敢當上表辭謝，帝不許。

太子固讓，不允。遂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爲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官不能立中官，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之，納焉。

仁宗時羣臣皆以建儲爲言，帝依違不決。韓琦既相，

乘間達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以爲宗廟社稷？」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如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

仁宗暴疾，文彥博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即上疏曰：「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板近屬賢者，優其禮秩，而試以政事。」侯

本聖嗣復，遣還邸，章累上不報。執政論之曰：「奈何效希名干違之人，鎮胎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兄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違之嫌哉？」因復上疏言之，愈切。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論之。曰：「今聞言已入爲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于前日，安知異日不難于今日乎？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更當俟。』二三年鎮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

朝廷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改糾察在京刑獄時并州通判司馬光亦言建儲事且勸鑠以死爭之翰林學士歐陽修殿中侍御史包拯呂景初趙抃知制誥吳奎劉敞等皆上疏力請于是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見聽

包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三

三

羣臣皆以儲位未建爲憂言者雖切而帝未之允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未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遠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果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官

中官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爲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漢王養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養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益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帝曰然

英宗久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領之琦請帝親筆指揮帝乃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三

三

書曰立大大王爲皇太子琦曰必賴王也願聖躬更親書之帝又批于後曰賴王瑱琦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寧殿草制帝悉凡言言不可辨方平復進筆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

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後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遺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神宗爲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于是詔知南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上虞縣令婁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堯章聖取宗室育之官中

此仁宗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
子支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歸如帶今有天下者
獨陛下一人而已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
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家家無
聞僅同民庶茲祖在上莫敢願欲望陛下下千伯字行
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禪牧九州以待
皇嗣之生退處藩服書奏帝讀之大感歎至是選泰
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千偁之子伯琮入宮命
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其後吳才人亦請于帝乃復
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命才人鞠之皆太祖後也

八編卷三 宋王忠文公集

尋以伯琮爲和州防禦使賜名琰

孝宗始以白布巾袍視事于延和殿朔望詣德壽宮
則衰絰而杖如初因詔太子參決庶務于議事堂左
諭德尤表言于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
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
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儲副之位止于侍膳問安
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
動有觸礙乞俟稍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令德
壽王願光宗稱疾不出繫適宜于留正曰帝疾而不
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

一五

謗釋矣正從之率率執人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
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甚
好明日宰執司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
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大
懼因劄伴仆于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且云願陛下
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初正始議
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
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卽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
后卽神位嘉王卽調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
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逃去

八編卷三 宋王忠文公集

全真道三 漢書

三六

齊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于地趙汝愚憂
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屬工部尚書趙彥逾結
殿帥郭果而與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誼謀可
以白內禪意于太皇太后后者乃遣知開門事韓侂胄
侂胄琦五世孫太后女弟之子也侂胄因所善內侍
張宗尹以奉太后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遂迎將
退內侍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
入見太后而汝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
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
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耳

夕亦去矣。言與汝俱下。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下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爲可憐，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去將如天下所願，聖人三思。」太后問：「佞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候。」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佞胄，且云：「來平太后于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俾肖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騭，余端禮、座命殿帥郭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關，禮使傅昌朝、密鑾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人臨時，將禪祭，汝愚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翼日甲子，羣臣入王亦入。

汝愚率百官詣梓宮前

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

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

係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閒之旨

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

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

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

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撫可

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太

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副

君處分然恐兩心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張

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

舜卿提舉本官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而諭之太

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問曰恐負不

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

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家扶皇子入素

帳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請凡

筵殿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皇子衰服出就

重華殿東廡素帳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

禪祭禮尋詔即以寢殿爲泰安宮以奉二皇民心悅

釋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人新到錄

卷一百一十三

三

理宗家教甚嚴太子幾初鳴問安再鳴曰官三鳴往

會議所參次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脯復至榻前

起居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爲之

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率爲常

例

奪嫡

晉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

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

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天下事上少

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

也若曾從之而諸侯傲之王命將有所墜若不從而諫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諫亦失不諫亦失天子其國之王卒立之曾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季公諸侯從是而不睦晉驪姬生奚齊其嬖生卓子公將黜大子申生而立奚齊里克不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君立臣從何貳之有不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也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義以生利利以豐民若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大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三大夫乃別恭于武公公稱疾不與使奚齊泄事猛足乃言于大子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子盍圖乎大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爲敬敬順所安爲孝棄命不敬作今不孝又何圖焉且夫問父之愛而嘉其沒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忠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棄安而圖逮于孝矣吾其止也

公之優曰施通于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對曰魯處之使知其極夫人知

有極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驪姬曰吾欲爲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于申生其爲人也小心特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情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辱之近行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固柔常矣今子內固而外寵且善不莫不信若外單善而內辱之無不遷矣且吾聞之甚精必愚精爲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子是故施讒于申生

驪姬賂二五使言于公曰夫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翟之廣莫于晉爲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公說乃城曲沃大子處焉又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驪姬既逮大子乃生之言大子由是得舉

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以伐霍師未出士爲言于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貳也恭以侯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于獻公曰夫大子君之貳也而師下軍無乃

不可乎獻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爲對曰下不可以貳上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上下左右以相心自用而不他身之利也上貳代舉下貳代侵周旋變動以役心目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周旋不變以違心目其反爲物用也何事能治故古之爲軍也軍有左右開從補之成而不知是以寡敗若以下貳上開而不變敗弗能補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章過數則有變有變則敵入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大君其圖之公

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夫大子國之棟樑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士爲出語人曰大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以害之若其不克其因以臯之雖克與不無所避臯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退之君得其欲大子遠死且有令名爲吳大伯不亦可乎大子聞之曰子與之爲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爲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爲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大伯乎大子遂行克霍而反讒

言彌與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其好仁而彌甚寬惠而慈于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于我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強于君君未終命而不沒君其君之何益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太子惠其民而不惠于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爲仁與爲國不同爲仁者愛親之謂仁爲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衆以爲親苟衆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以衆故不敢愛親衆汎厚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益者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衆衆孰沮之殺親無忌于人人孰去之苟

八編頭集

卷一百一十五

聖

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爲紂君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賂釣之死也無必假手于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于今吾豈知紂之善不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益老而授之政彼待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相叔以來孰能愛親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于我必能害我夫政

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臯落
翟之朝夕，苛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廩固
不實，又恐削封疆，君蓋使之伐翟，以觀其果千衆也。
與衆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翟，雖濟其旱可也。若勝翟，
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國也。且夫勝翟諸侯，
驚懼，吾邊鄙不敵，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
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
東山。衣之偏袷之衣，佩之金玦，僕人贊聞之曰：夫子
殆哉！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不立，使之出
征，先以觀之，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則

公羊傳卷之四

卷之四

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害，其身必
外危之危。自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詛之衣也，其
言曰：盡敵而反，雖盡敵其若內讒，何申生勝翟而反
讒言作于中？君子曰：知微。

獻公使太子伐東山，里克諫曰：臣聞臯落氏將戰，君
其釋申生也。公曰：行也。對曰：非故也。君行，太子居以
監國。君行，太子從以撫軍也。今君居太子行，未有此
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太子之道三身。
鈞以年年同以愛，愛疑決之以卜。筮子無諫，吾父子
之間，吾以此觀之。公不說，里克退見太子。太子曰：君

賜我偏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孺子懼乎？衣躬之偏而
握金玦，今不倫矣。孺子何懼？夫爲人子者，懼不孝不
懼，不得且吾聞之，敬賢於請，孺子勉之乎？君子曰：垂
處父子之間矣。太子遂行，狐突、聃、戎先友爲右，衣偏
衣而佩金玦出而告先友曰：君與我此何也？先友曰：
中分而金玦之權在此行也。孺子勉之。狐突歎曰：以
危衣純而玦之以金，孰者果甚矣？胡可恃也？雖勉之，
敵其可盡乎？先友曰：衣躬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
勉之而已矣。偏躬無應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
焉？至于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狄突諫曰：不可矣。

公羊傳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若惠於
父而遠於死，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況其
危身於翟，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
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又有
耳言焉。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諸在中矣。君故生心，蛇
蝎諱焉。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寡滋厚我，戰雖
死，猶有今名焉。稷戰敗，翟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
突，杜聞不出。君子曰：善深謀。

申生反自稷桑，處五年，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
愈深，日吾固告君曰：得衆衆弗利焉，能勝翟，今於翟

之善其志益廣狹突不順故不出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熒又失言於衆矣雖欲有還衆將責焉言不可食衆不可弭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爲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於死已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死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

人與衆

卷之三

星

其子爲君可不謂死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群莫不殮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且而里克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丕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攜之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聞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彼有成矣難以得聞里克曰仕言不

可及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子將何如丕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若君爲我心制不在我里克曰殺君以爲廉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抑撓志以從君爲廢人以自利也方以求成人吾不能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見齊姜必速祠而歸福申生許諾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公曰驪姬受福乃冀鵠于酒置董于肉公至召申生獻公祭之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大肉犬豕飲小臣酒亦跪公命殺杜原款申生奔新城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圍告于申生曰款

人與衆

卷之三

星

也不才寡知不敏不能教導以至于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小心猶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故陷於大難乃遽于謹然款也不敢愛戚唯與謔人均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信不反讒讒行身必可也猶有令名焉死不遷情強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忌君敬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是惡君也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吾誰鄉而入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皇

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若
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知逃，然而惡君，不仁
有罪不赦，無勇去而厚惡，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
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曰：「有父，恐之，況國人
乎？恐父而求好人，就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就利，
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經于
新城之廟，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
聽伯氏以至於死。」申生不敢受其死，雖然，吾君老矣，
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
申生受賜以至於死，雖死何悔？是以謀爲共君，驪姬
人編類纂
既殺太子申生，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
之事，公令奄楚刺重耳，重耳逃于翟，令賈華刺夷吾，
夷吾逃于梁，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焉，始爲今國，無
公族焉。」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十四

左編

宗類

漢劉章

劉章高帝子齊悼惠王肥之千哀王襄之弟也孝惠六年襄嗣立明年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元年以其兄子酈侯呂台爲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爲呂王奉邑明年章入宿衛于漢高后封爲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爲東牟侯皆宿衛長安高后七年割齊琅邪郡封管陵侯劉濞爲琅邪王是歲趙王友薨死于邯鄲趙王既薨高后召呂氏入朝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常入將軍高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唱耕田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意章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請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自是后諸呂憚章

經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強其四年高后而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呂王產爲相同十號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爲亂章以呂祿女妻之乃使人陰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而朱虛侯從中與大臣爲內應以誅諸呂因立每王爲齊王聞此共與其舅驃鈞即中令祝午中尉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兵入衛王宮魏勃給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國王同善勃請爲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勃既將以兵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遂自殺呂產等遣大將軍郝陰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棠陽乃謀曰諸呂舉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棠陽使人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屯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謀之章首先斬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王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母家驃鈞惡戾虎而冠者也防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高帝子子今見在爲最長于是大

臣乃謀迎代王，而遣章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和欲立齊王，故黜其功。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與居。章與居意自以失職奪功，歲餘章盡而匈奴大入邊，漢多發兵，丞相灌嬰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與居以爲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國除。

漢劉德

劉德，景帝子，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河間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言必爲好寫與之，則其益加金帛賜以相之。縣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有先難後書多奉以奉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奏書周官尚書禮樂記孟子老子之篇，皆經傳記上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人藝文八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于儒者，山東諸儒名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到，帝官及詔策所問二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竟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

雖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行今奏證法，曰聰明睿智曰默念證曰教王。

漢劉向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掌郎氏冠，以行修飭擢爲諫大夫。是時宣帝信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才，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爲文辭，以王褒張子僂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與神仙人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花秘書，書言神隱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曰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更吏，更吏鑄僞黃金，鑄出後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止亦守其村，得踰冬減死論會刑，殺梁春秋徵更生受教梁諸論五經于石渠後拜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少傅，周堪爲諸吏光祿大夫，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于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

書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
未白而語泄遂為許史及恭顯所譖望之下獄
及望之皆免官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寢甚
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
外家日甚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未屬累世榮
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
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向遂上封事
極諫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
矣吾將思之以向為中壘校尉向為人簡易無威儀
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傾思于經術書誦書傳夜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三

王

觀星常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勃東井蜀郡岷山崩
權江向惡此異語在五行政依不能已復上奏向自
見得信于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
其言多痛切發于至誠上雖欲用向為九卿祿為王
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
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二歲而王氏代
漢

晉司馬承

司馬承字敬才宣帝弟魏中郎進之孫也元帝為晉
王承制更封為譙王太興初加輔國將軍領左軍將

軍承居官儉約家無別室尋加散騎常侍帝夜召承
以王敦表示之曰敦頃年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
至于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雖將作矣帝
欲樹藩屏會敦表以宣城內史沈充為湘州帝謂承
日湘州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會是用武
之國也今以叔父屈之承行達武昌釋戎備見王敦
敦與之宴欲觀其意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
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不能一割乎承以
敦欲測其情故發此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如懼而
學壯語此之不武何能為聽承之領時湘土荒殘公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王

六

私困敵承躬自儉約棄輦交車而傾心撫綏敦恐其
為已患詐稱北伐悉召承境船乘承知其姦計分半
與之敦尋搆難遣參軍桓熙說承以劉隗專寵令便
討擊請承以為軍司以軍期上道承歎曰吾其死矣
地荒人鮮勢孤拔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惟忠
與義夫復何求便欲唱義而眾疑惑承曰吾受國恩
義無有二府長史虞悺慷慨有志節謂承曰王敦居
分陝之任而一旦作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痛疾大
王宗室藩屏寧可從其偽邪便宜電奮存亡以之千
是與悺及弟前丞相掾望建昌太守王循衡陽太守

劉翼等共盟誓因桓熙馳檄湘州指期至巴陵零陵太守尹奉首同義謀出軍榮陽干是一州之內皆同義舉乃使虞望討諸不服斬湘東太守鄭誼諒牧姊夫也敦遣南蠻校尉魏又等甲卒二萬以攻承承且嚴且守待救于尹奉虞望而城池不同人情震恐或勸承南投陶侃又云可退居零桂承曰吾舉義衆志在死節寧偷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其令百姓知我心耳初安南將軍甘卓與承書簡使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答書曰足下若能捲甲電赴猶或有濟若其狐疑求我枯魚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二

肆矣兵聞拙速未觀巧還足下鮑之軍軍次渚口聞王師敗績停師不進又等攻戰日迫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又射以示承城內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悅劉翼戰死相持百餘日城遂沒又檻送承荊州刺史王廣承敦首于道中害之時年五十九敦平詔肅車騎將軍

唐李石

李石字中玉高祖弟襄邑王神符五世孫元和中擢進士第辟李聽幕府從歷四鎮有村畧爲吏精明聽每征伐必留石主後務入遷給事中累進戶部侍郎

判皮支文宗惡李宗閔等以黨相排背公害政凡舊臣皆疑不用取後出孤立者欲懲刈之故李訓等至宰相訓誅死乃擢石以本官同平章事仍領度支方是時宦寺往往斥訓以折大臣石徐謂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退爲之先士良等應縮不得對猶紳類以爲彊是時宰相史辛因內變多死詔江西湖南索募直助召士力石建言宰相左右天子教化若狗正忌私宗廟神靈尤當祐之雖有盜無害也有如扶姦自欺植權黨害正直雖加之防鬼得以誅無所事于召請直以金吾爲衛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李石

八

道路妄言兵且至京師謹走塵起百官或輟而騎空省吏稍稍遁去鄭軍將出石曰事不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賊不可忽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里閭群無賴望南關陰持兵伺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衆立望仙門內使趨闕門君賞不從日入乃止當是時非石鎮靜君賞有謀幾亂

漢劉武

劉武以孝文二年立爲代王孝文用賈誼策從武王梁景帝初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

言曰千秋萬歲後傳于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
內喜太后亦然其言三年吳楚齊趙七國反先擊梁
棘壁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敖等
爲將軍以距楚吳楚以梁爲限不復過而西與太尉
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畧與漢中分
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
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
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于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
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
于平臺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從于乘萬騎出稱
八都尉八都尉從于天子招致四方豪傑自山東游士莫
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
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
弩弓數千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珠玉寶器多下
京師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迎梁王于闕下
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
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謂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
門與漢宦官比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
栗王爲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于帝太后議格
孝王不敢復言太后以嗣事私世莫知迨辭歸國

其年上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通與
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
餘人賊未得也于是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
冠蓋相望于道覆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
官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安國皆泣
諫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是怨望于梁王
王恐使鄒陽入長安見后兄王信說曰長君兄弟得
幸于上後官莫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袁
盎事即窮竟羊王即誅太后無所發怒切齒側目平
貴臣竊爲足下危之長君曰爲之奈何陽曰長君誠
能爲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于太后太
后厚德君入于骨髓而長君之弟幸于兩宮金城之
固也長君曰諾乘間入言之帝怒稍解時太后以梁
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惡之會田叔等治梁事未
還至霸昌乃取火悉燒梁之獄詞空手來見帝曰梁
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叔曰上毋
以梁事爲問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平伏誅是漢法
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豈在陛
下也上大然之使白太后曰梁王不知也廷爲之者
獨在幸臣羊勝之屬爲之耳謹已伏誅死梁王無恙

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于長公主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事騎盡屈外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于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後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疎王不與同車輦矣後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比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留長安待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死實太后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

八編黃集

卷一百四十四

三

七

帝哀思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爲帝一餐孝王未死時財以鉅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魏曹植

曹植操子以太和間封陳思王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察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後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初文帝時諸侯王

皆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各有老兵百餘人以爲守衛隔絕千里之外不聽朝聘爲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雖有疾之號而爵千匹夫皆思爲布衣而不能得法既峻切諸侯王過惡日聞獨北海王衮謹懷好學未嘗有失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王舉措有過當奏有義亦宜以聞遂其表稱陳表聞之大驚懼貢謂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其如是是非所以爲益也孫盛曰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穆之風

八編黃集

卷一百四十四

三

昔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倖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隨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伐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既微六合未一而彫翦枝幹委權異俗勢同鹿兔危若巢幕不爾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六代興亡曹同論之計矣

魏曹幹

曹幹操子以太和六年收封趙王幹母有寵于操及不爲嗣幹母有力至臨終有遺詔是以明帝常加恩意青龍二年私通賓客爲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誡誨

之曰易稱開闢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惟塵之誡
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觀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初封
諸侯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焉授
之遺誡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
豈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
傷害之悔耳高祖踐祚祇慎萬機中著諸侯不朝之
令朕感詩人棠棣之作嘉來救之義亦緣詔文曰若
有詔得詣京都故命諸王以朝聘之禮而楚中山並
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咸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
官歐陽張更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令有司以曹纂王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七

喬等因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井其時告違宗防朕
惟王幼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禮延
平後嗣況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已
詔有司宥王之失叔父茲率先聖之典以繁乃先帝
之遺命朕兢兢兢兢恭厥位稱朕意焉

宋劉咸

劉咸文帝子也初封湘東王武帝崩廢帝于業即位
吏部尚書蔡興宗親奉璽綬帝無戚容興宗出告人
曰昔魯昭不哀叔孫知其不終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七

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營兒已三太三
祖廢帝初而稍暴及即位始猶難太后大臣裁法與
等太后深惡帝年漸長遂賜法與死尚書右僕射丹
陽尹顏師伯驕奢浮恣爲衣冠所惡以爲尚書左僕
射吏部尚書王景文爲右僕射分其權任師伯始惡
初武帝多猜忌武帝祖太宰義恭等皆相賀曰今日
始免儻死矣甫過山陵義恭以初元景顏師伯等聲
樂辭歌不捨晝夜帝內不能平既殺戴法興諸大臣
各不自安于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帝立義恭元景以
其謀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素不厚又師伯常專斷
朝事不與慶之參懷慶之恨之乃發其事帝自帥羽
林兵討義恭殺之并其四子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恬
然并其八子六弟及諸姪復顏師伯于道殺之并其
六子遣使誅湘州刺史江夏世子伯禽自是公卿以
下皆被捶曳如奴隸矣初帝在東宮武帝欲廢之而
立新安王子鸞侍中袁顗盛稱太子好學乃止既誅
群公欲引進顗任以朝政遷爲吏部尚書尚書左丞
徐爰時殷省舊人多見諫逐惟爰巧于將迎廢帝待
之益厚帝每出常與沈慶之及帝妹山陰公主同載
爰亦預焉帝誅何邁量慶之必當入諫先問青溪詣

橋以絕之。慶之聞果往不得進而還。帝乃使慶之從兄子直閣將軍依之。賜慶之藥。慶之不肯飲。依之以被擒殺之。時年八十。慶之子侍中文叔欲亡。恐如太宰義恭被支解。謂其弟中書郎文季曰。我能從。何能報。遂飲慶之之藥而死。文季揮刀馳馬而去。追者不敢逼。遂得免。帝許言慶之病。薨。贈侍中。太尉。諡曰忠武公。葬禮甚厚。帝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爲患。皆聚之建康。拘于殿內。歐捶陵曳。無復人理。湘東王或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文帝諸子也。皆肥壯。帝爲竹籠盛而稱之。以或尤肥。謂之豬王。謂休仁爲殺王。休祐

八紘判表

卷一百四十四

三

爲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惡之。帝錄以自隨。東海王禔。性凡劣。謂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尚少。故並得從容。嘗以木情盛飯。并雜食提之。掘地爲坑。實以泥水。裸或內坑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爲歡笑。前後欲殺三王。以十數。帝又以太祖世祖在。凡弟數皆第三。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亦第三。故惡之。因何過之。謀遣左右朱景雲送。勛賜子勛死。景雲至。溢口。停不進。子勛典籤謝道。遇聞之。馳以告長史鄧琬。泣涕訪計。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期當以死報効。切主昏暴。社稷危

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使持節文武王。遣京邑。陳群公卿士。廢昏立明耳。琬稱子勛。教令所部。戒嚴。子勛戎服出聽事。集僚佐論之。錄事參軍陶亮首請効死。前驅衆皆奉命。乃以亮爲諮議參軍。領中兵。總統軍事。遣將軍帥五百人。斷大官。禁絕商旅。及公私使命。遣使上諸郡民。丁收斂器械。旬日之內。得甲士五千八。出屯大雷。于兩野築壘。殺檄遠近。帝召諸妃主列于前。彊左右使辱之。南平王鐸妃江氏不從。帝怒。殺妃三千。鞭江氏一百。先是民間訛言。湘中出天子。帝將南巡荆湘二州。以厭之。明旦欲先誅湘東王或。然後發。初帝既殺諸公。恐群下謀已。以直閣將軍宗

八紘判表

卷一百四十四

一

越譚金童太一沈攸之等有勇力。引爲爪牙。賞賜美人金帛。充初其家。越等久在殿省。衆所畏服。皆爲帝盡力。帝恃之益無所憚。左右宿衛之上。皆有異志。而畏越等不敢發。時三王又幽不知所爲。湘東王或主衣阮佃夫內監王道隆。學官令臨淮李道兒及帝左右淳于文祖等陰謀弒帝。帝以立后故。假諸王恩。人或左右鐵箭生。亦在中。或密使候帝動止。先是帝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官人僕相逐。一人不從。命斬之。夜夢在竹林堂有女子罵曰。帝恃虐不道。明年不及熟

矣。帝于宮中求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矣。于是巫覡言竹林堂有鬼。是日曠時帝出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會稽公主並從。湘東王或獨在秘書省，不被召益憂懼。帝素惡主衣壽寂之見輒切齒。阮佃夫以其謀告寂之，及外監典事未切細鎧主姜產之，細鎧將王敬則、中書舍人戴明寶寂之等聞之，皆響應。豫約勒內外，使錢藍生密報休仁休祐，時帝欲南巡，腹心宗趙等並聽出外裝束。唯陳主樊僧整防華林園，柳光世與僧整鄉人，因密邀之，僧整即受命，凡同謀十餘人。阮佃夫慮力少不濟，更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其夕布悉屏侍衛與群巫及姦女數百人射鬼于竹林堂，事畢將奏，壽寂之前入，姜產之次之，浮于文祖等皆隨其後。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佑曰：事作矣，相隨科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姦女皆迸走，帝亦走。大呼寂之者三，寂之追而殺之。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皇太后令除往，王今已平定，賊省惶惑，未知所爲。休仁就秘書省見湘東王，即稱臣引升西堂，登御座召見諸大臣，于時事起倉卒，王失履跌至西堂，猶著烏帽，坐定，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

之，令備羽儀，雖未即位，凡事悉稱令書施行。宣太皇太后令，數廢帝罪惡，命湘東王基承皇極，及明宗趙等始入，湘東王撫接甚厚。廢帝母弟諱章王子尚，預侍有兄風，湘東王以太皇太后令賜子尚及會稽公主死。建安王休仁等始得出居外舍，廢帝猶橫尸太醫閣口，祭與宗謂右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侍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乃葬之。林陵縣南，初湘東王母沈婕妤蚤卒，路太后養之，王事太后甚謹。太后愛王亦篤，王既弒廢帝，欲慰太后心，下令以太后弟于休爲黃門侍郎，茂之爲中書侍郎，論功行賞。壽寂之等十四人皆封縣侯，縣于十二月庚申朔以東海王禕爲中書監，進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癸亥以建安王休仁爲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南徐州刺史，丙寅湘東王即位，大赦改元，其廢帝時昏制謬封一切刊削。宗趙譚金童太一等，雖爲上所撫接，內不自安，上亦不欲使居中，從容謂之曰：卿等遭罹暴朝，勤勞日久，應自得養之地，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趙等素已自疑，聞之皆相顧失色，因謀作亂，以告沈攸之，攸之以聞，上收趙等下獄死，攸之復

入直隸江州佐史得上所下令書營幕去遠鄧曉曰
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黃閣實爲公私大慶曉以子勛
次居第三又華陽起事同符世祖謂事必有成取令
書投地口殿下當開端門黃閣是吾徒事耳又結治
器甲徵兵四方豫州刺史袁顥至襄陽即許稱太后
令使其起兵建牙馳檄奉表勸子勛即大位春正月
宋中外戒嚴以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江州
刺史王玄謨副之以沈攸之爲尋陽太守將兵屯虎
檻鄧曉許稱受路太后璽書帥將佐上尊號于子勛
子勛即位改元義嘉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宋書

二

唯丹陽淮南數郡而東兵又已至永世時內外憂危
咸欲奔散兗州刺史庾孝祖帥兵還建康人情少安
乃假孝祖節督前鋒遣向亮檻分兵還山陽王休伯
討豫州巴陵王休若討會稽二月遣殿中御史吳喜
將精兵充義興劉延熙赴水歿即史王道隆收振臂
陵引據與王堂生顧琛皆棄郡奔會稽引兵向會
稽輔孔朗及楊送會稽太守尋陽王于房至建康收
松滋侯鄧琬鄧閏貪吝賣官鬻爵士民忿怒叱遣船
艫之帥常寶等萬人爲前鋒據姑塘冲之做了助
日舟楫已辦器械亦整便欲公流直取白下順建道

吳軍兼行相投子勛乃以口占受命于天
俱下亮不敢進屯兵鵲洲賊孝祖負其威勢
軍將臺軍有親屬在南者悉欲投亮由是人心離
沈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群帥吳喜若之孝祖
以鼓鑒自隨軍中相謂殺亮軍可謂已將矣兵賊交
鋒而自標若此若以十人射之矢不獲得手及文若
所孝祖果中流矢而死人情震駭並調伐之當代爲
都督時休仁遣江方興等赴精圻明日方興帥諸軍
進戰大破南軍長湖白二城詔以攸之督前鋒向亮
大懼召冲之還鵲尾留薛常寶守精圻將軍旅大起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六

宋書

三

國用不足募民上錢穀補官有差軍中食少建安王
休仁撫將士均其豐儉平茲同傷身然伯故上
萬之衆莫有離心鄧曉還制胡帥衆十餘萬屯鵲星
胡宿將勇健多權謀曉自稱功將士畏之可見中兵
泰軍蔡鄂子弟在裏阻胡每戰懸之城外那進或下
和吳喜乃帥所領五千人并運資實于十精圻舉
以軍食不決乃以子勛之命徵索歸于數以爲
督顯性強抗在軍中不戎服談議賦詩不撫
胡以南郡運木至就顯借米顯又不許由是人心
心與軍相拒于濃湖久之將軍張興世自來上

流兵強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敵之不足也。計其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相應，糧運無阻，此制勝之奇也。錢謙益江岸設伏，去大軍不遠，下流涸，伏船必迫岸，又有橫溝，可以遮斷千人，守險萬人，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于此，故欲之以爲然。乃運戰士七千輕騎二百艘之衆，世宗流而上而復下，如是累日，與世潛遣其將黃道傑帥七十舸徑趨錢謙立營寨，明日引兵掠之，明日將水步二十六軍水攻將士欲迎擊之，與世口賊李尚達氣盛而天驕，驟易盡盛易衰，不如待之，俄而胡未轉近，船入洞，伏與

八病頻發

宋言四四

三

世命任農夫等帥壯士擊之，衆軍繼進，胡敗走。八月，濃湖軍乏食，鄧曉大送資糧，畏世不敢進，胡欲復攻錢謙，既而曰：吾少習步戰，未聞水鬪，若步戰恒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中，此非萬全之計，吾不爲也。乃託疾不進，遣百舸攻與世，與世擊破走之，頓怒，胡不戰，謂曰：糧運艱塞，當如此，何胡乃遣兵步趣南陵，載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舸，豎橋爲城，規欲突過至貴口，不追與，世遣兵擊之，進逼胡營，胡不能制，遂遁去，顯亦竟走，休仁勒兵入其營，納降卒十萬，顯至鵲頭，爲人所殺。

鄧曉憂惶，無計于勛，將張悅、程疾呼曉計事，令左大伏甲帳後，以索酒爲約。曉至，悅問計，曉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今日寧可賣殿下以求活邪？」因呼酒伏發，斬曉。單舸齎首詣休仁，降蔡那之子道淵、蔡舉、陽作部，脫鎖入城，囚于勛，倭之諸軍至，斬之，傳首建康。時年十一，初宋王爲諸王寬和有令，舉獨爲世祖所親，即位之初，義嘉之黨多蒙寬宥，隨才引用，有如舊臣，及晚年更猜虐，好鬼神，多忌諱，左右忤意，往往剗斬，淮泗用兵，府藏空竭，百官絕祿，而奢費過度，每造器用，必爲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

八病頻發

宋言四四

三

上素無子，密取諸王姬有孕者，內宮中，生男則殺其母，使寵姬子之，至是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晉平王休祐剛狠，數忤旨，宋主積不能平，因其從出射，雉陰遣壽寂之等拉殺之，揚言落馬賜葬如禮，既又忌寂之勇健，亦使之建康民間，說言荆州當出天子，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貴相，宋主召爲南徐州刺史，休若憂懼，將佐亦謂遣朝必不免禍，泰軍王敬先曰：「荆州帶甲十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姦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熟與賜劍耶？」弟使臣妾泣而不，敢葬，平休若素謹畏，僞許之，敬先出使執之以白。

宋主而誅之。建安王休仁益不自安。宋王亦疾。驛臣
楊運長等慮宋主憂駕。休仁乘政發成之上疾。嘗暴
甚。內外莫不屬意于休仁。主書以下皆往東府訪休
仁。所親信。預自結納。其或在直不得出者。皆恐懼。上
聞愈惡之。于是召休仁入宿。尚書下省。即遣人齎藥
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邪。孝武以誅錐兄
弟子孫滅絕。今復爲爾宋。祚其得久乎。宋主慮有變
力疾乘輿出端門。休仁死。乃入下詔稱休仁謀反。恩
罪引決。降爲始安縣王。聽其子伯融襲封。宋主與休
仁素厚。雖殺之常痛念之。因流涕不自勝。休若至京

口。聞建安王死。益悲。宋主以休若和厚。能得物情。恐
其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欲徵入朝。
又恐猜駭。乃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南徐州刺
史。以休若爲江州刺史。手書慰勸。召若使赴。七月七
日宴。及至。賜死。復以休範刺江州。時宋主之弟俱盡。
惟休範以人材凡劣。不見忌。故得全。蒼梧王立。休範
舉兵。蕭道成擊斬之。

齊蕭鸞 附蕭王

明帝蕭鸞高帝兄子也。封西昌侯。爵林性辭慧。美容
止。善應對。哀樂過人世。祖由是愛之。而矯情飾詐。陰

懷忌鄙。與左右群小共衣食。旦臥起。始爲南郡王。齊
竟陵王子良在西州。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飾其用
度。王密就富人求錢。無敢不與。別作鎗鉤。夜聞西州
後閣與左右至。諸營署中淫宣。師史仁祖侍書。胡天
翼相謂曰。若言之二官。則其事未易。若于營署爲異
人所歐及犬物所傷。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
年各七十。餘生寧足吝邪。後日聞二人相繼自殺。二
官不知也。所愛左右皆逆加官爵。疏于黃紙。使囊盛
帶之。許南面之日。依此施行。侍太子疾。其居憂容
號發。見者嗚咽。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常令女至。楊

氏禱祝。求天位。及太子卒。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
信。既爲太孫。世祖有疾。又令楊氏禱祝。時何妃猶在
西州。世祖疾稍危。太孫與何妃書。紙中央作一大喜
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世祖疾。言發淚。下世
祖以爲必能負荷大業。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
猜意。五年外勿復委人。若有作無成。無所多恨。臨終
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遂歿。大欽始畢。悉呵世祖
諸使備奏衆樂。即位十餘日。即收王融下廷尉。使中
丞孔稚珪奏融險躁。輕狡。招納不逞。誹謗朝政。融求
援于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收。遂于獄賜死。昌

隆元年子良卒，爵林常處子良有異志，及卒甚悅。武元年，西昌侯鸞將謀廢立，呼鎮西將軍蕭衍與同謀。荆州刺史隨王子隆性溫和，有文才，爲徵之，恐其不從，衍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爪牙惟仗司馬垣歷生、武陵太守十白龍耳。二人惟利是從，若陷以顯職，無有不來。」隨王止須折簡耳。鸞從之，徵歷生爲太子左衛率，白龍爲游擊將軍。二人並至，鸞召子隆爲侍中、豫州刺史，崔慧景、高武舊將鸞疑之，以蕭衍爲寧朔將軍，戍壽陽，慧景懼，白服出迎，衍撫安之。帝所幸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朱隆之、直閣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自山陵之後，即與諸人微服遊走市里，奸于世宗。崇安陵隧中，柳塗賭跳，作諸部戲，極意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世祖取錢上庫五億萬，齊庫亦出三億萬，鸞、林即位，未葬歲，所用垂盡，入主衣庫，令何后及寵姬以諸寶器相投擊破之，用爲笑樂。丞于世祖幸姬霍氏，更其姓曰徐，政事大小皆決于西昌侯鸞。鸞數諍爭，帝多不從，心忌鸞欲除之，以尚書僕射都陽王綽爲世祖所厚，私謂綽曰：「公聞鸞子法身鸞子如何？」綽素和謹，對曰：「臣鸞子宗戚最長，且受箭先帝，臣等皆年少，朝

廷所賴，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爲慮。」帝還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旣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何后亦淫汰，私于帝左右楊珉，與同謀，處如仇。鸞又與帝相愛，親故帝恣之，迎后親戚入宮，以羅靈殿處之。西昌侯鸞遣蕭坦之入奏，諫珉何后流涕覆面曰：「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坦之附耳語帝曰：「外間並云楊珉與皇后有情，事彰遐邇，不可不誅。」彼初原之，已行刑矣。鸞又啟諫徐龍駒，帝亦不能違，而心忌鸞益甚。衛侯蕭諱東官直閣蕭坦之兄，帝狂縱，日甚，無復畏，恐禍及已，乃更回意附鸞，勸其廢立。隱爲鸞耳目，帝不知覺也。周奉叔常翼半刀二十口，自隨出入禁闥門衛，不敢訶，每語人曰：「周郎刀不識君，鸞忌之。」使蕭諱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爲外掾，以奉叔爲青州刺史。曹道剛爲中軍司馬，奉叔辭畢，將之鎮部，伍已出。鸞與蕭諱稱勅召奉叔于省中，歐殺之。鸞旣殺奉叔，并收珍之、龍駒等殺之，而尼嫗外入者，頗傳異語。中書令何胤，以后之從叔，爲帝所親，使直殿省，帝與胤謀誅鸞，令胤受事胤不敢當，依違諫說，帝意復止。乃謀出鸞于西州中，勅用事不復關，咨十鸞，是時蕭諱蕭坦之握兵權，左僕射王晏總尚書事。

詔召諸王與議約不許許王外甥人欲謀殺要口久累皆憚而從之驚以其謀告王晏安聞之擊應又告丹陽尹徐孝嗣孝嗣亦從之驛騎錄事南陽蔡豫請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托付之重恐不得同入此舉人矢稽公至今齒冷孝嗣心然之而不能從直問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謀未能發時始與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頴基皆內遷謀欲待二人至籍其勢力以舉事警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諸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

八清集

卷一百四十四

七

若不就事無所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正應作餘計耳諸惶從之壬辰驚使蕭諸先入言遇曹道剛及中書舍人朱隆之皆殺之直後徐僧亮盛怒大言于衆曰吾等荷恩今日正宜死報又殺之驚引兵自尚書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于上北入門三失履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皆隨其後帝在壽昌殿聞外有變備密爲手勅呼蕭諸又使開內殿諸房閣俄而蕭引兵入壽昌閣帝走趨徐姬房拔劍自刺不入以帛纏頸與即出廷德殿諸初入殿宿衛將士皆操弓橫欲拒戰諸謂之曰所取自

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素祿服于謀皆信之及見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言行至西弄殺之與尸出騎徐龍駒宅葬以王禮徐姬及諸嬖倖皆伏誅驚既殺帝欲作太后令徐孝嗣于袖中出而進之驚大悅笑已以太后令追廢帝爲辯林王又察何后爲王妃迎立新安王昭文即帝位時年十五歲以驚爲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大赦改元延興以始安王暹光爲南郡太守不之官通光驚之兄子也驚有異志通光贊成之凡大誅賞無不預謀戊申以中書郎蕭道欣爲兗州刺史通欣通光之弟也驚欲置親黨

八清集

卷一百四十四

天

故用之驚遂高武子孫子懋等數十人自爲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進爵爲宣城王驚雖謀大統多引朝廷名士與衆籌策待中謝朓心不願乃求出爲吳興太守至郡致酒餼射遣其弟吏部尚書瀟爲書曰可同力飲此勿豫人事海陵在位起居飲食諸宣城王而後行嘗思食蒸魚菜太官令答無公命竟不與辛亥驚以太后令即位降封帝爲海陵王尚書虞仲稱疾不陪位帝以惊舊人欲使參佐命使王晏以廢立事示惊惊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贊維新乎不敢聞命因慟哭朝

議欲殺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上詐稱海陵恭王有疾，數遣御史瞻視，因而限之。

鄱陽王蕭鏐，高帝第七子也。明帝鎮東府，咸惟稍異。鏐每往，明帝展履至車迎，鏐語及國家言，淚俱下。鏐以此推信之，而官臺內皆屬意于鏐，勸令人官發兵輔政。制局監謝朓說鏐及隨王于陰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官，出天子置朝堂，二王夾輔，號令榮等閉城門上伏，誰敢不同？宣城公政當拔井求活，豈有一步動哉？東城人政共縛送耳。子隆欲定計，鏐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難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武

八編類集

卷四十四

宗族

三

帝時，舊人詣鏐請開叩頭勸鏐立事，鏐命駕入復，還內與母陸太妃別，目暮不成行，典籤知謀告之。數日，明帝遣二千人圍鏐宅，害鏐、朓等，皆見殺。凡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答斫開排牆呼譟，而人家財見封籍焉。

杜陽王蕭鏐，高帝第八子也。爲中書令，時鄱陽王鏐好文，章鏐好名，理人稱爲鄱桂鏐。清肅有冷疾，常枕臥武帝臨視，賜牀帳衾褥，性理偏謬，遇其實與則詩酒連日，情有所廢，則兄弟不通。鄱陽王見害鏐，還開府儀同三司，不自安，至東府兄明帝及出處分存亡。

之計，謂侍讀山陰曰：吾前觀王見王流涕，嗚咽而鄱陽隨見即誅。今日見王王又流涕，而有愧色，其在吾邪？其夜三更中，兵至見害。

江夏王蕭鋒，高帝十一子也。十歲能屬文，武帝時，蕭邛族急，諸王不得讀異書，五經之外，唯得看孝子圖而已。鋒乃密遣人于市里街巷買圖籍，莽月之間，殆將備矣。好琴書，益亦天性。嘗見明帝言次及遙光，才力可委之意，鋒答曰：遙光之于殿下，猶殿下之于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明帝失色，鋒有武力，明帝殺諸王，鋒與書請責左右不爲通。明帝深憚之，不敢于第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勸，鋒以手擊却數人，皆應時倒地，遂逼害之。江數聞其叱流涕，口方蘭，當門不得不鋪其修柏之賦乎。

八編類集

卷四十四

宗族

三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十五
左編

宗類

漢劉褒

梁平王劉襄孝王孫共王子母曰陳太后其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曰任后任后甚有寵于襄初孝王有書尊直于金戒後世晉寶之母得以與人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母得以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任后絕欲得之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五

宗類

左編

陳太后事李太后多不順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指指太后啼呼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尹霸等姦亂王與任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疾薨又不符喪元朔中雖陽人狂及人辱其父而與雖陽太守客俱出同車狂反殺其轎車上亡去雖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急執及親戚及知閭陰事適上變告梁王與大母爭尊狀時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吏書聞天子下使檢問有之公卿治奏

以爲不孝請誅王及陳太后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無以輔王故陷不諒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太后湯沐成陽邑桑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伏誅梁餘尚有入城襄彘五傳至立嗣湯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盡出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毋得以金錢財物假賜人車下丞相御史請許奏可後數後歐陽即夜私出宮傳相連奏生削或千戶或五百戶如是者數焉荒王女弟園子爲立舅任寶妻寶兄子昭爲立后數逼寶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五

宗類

左編

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欲得之寶曰翁主始也法重立曰何能爲遂與園子姦積數歲未始中相禹奏立對牛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滯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居數歲元延中立復以公事怨相掾及雖陽丞使奴殺之殺奴以滅口凡殺三人傷五人手歐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謀殺死罪四有司請誅上不忍割立五縣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道足尉賞大鴻臚出符節即訊至殺書傳相中尉元始中立坐于平帝外家中山衛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廢之爲庶人

徒漢中立自殺

漢劉非

江都易王劉非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以軍功賜天子旌元光中匈奴大入漢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傑馳逐甚二十七年非子建嗣建爲太子時邯鄲人梁盼持女欲獻之易王建聞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盼宣言曰子適與其父爭妻建使人殺盼盼家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

八通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召易王所愛美人淳姬等凡十人與姦建女弟徵臣爲益侯子婦以易王喪未歸建復與姦建與母弟定國爲淮陽侯易王最小子也其母幸立之具知建事行錢使男子茶恬上書告建淫亂不當爲後事下廷尉廷尉治恬受人錢財爲上書論韋市而建罪不治後數使使至長安迎故臣魯恭王太后聞之遣徵臣書曰國中口語藉藉甚無復至江都復建使謁者吉請問其太后太后泣謂吉歸以吾言謂而王王前事漫漫今當自謹獨不聞燕齊事乎言吾爲而王泣也吉歸致太后語建大怒禁吉

斥之建遊章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蹈覆其船四人皆溺二人死後遊雷波天大風建使郎二人

乘小船入波中覆兩郎溺擊船乍見乍沉臨觀大笑令皆死官人姬八子有過者輒令羸立擊鼓或置樹上炙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鉗以鈐杵舂不中程輒掠或縱狼令齧殺之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令官人羸而四據與羝羊及狗交專爲淫虐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望漢廷使者即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建亦頗聞淮南衛

八通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四

山陰謀恐一日發爲所并遂作兵器號王后父胡應爲將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號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其置軍官品員及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遣人通越繇王閭底遺以錦帛奇珍繇王閭侯亦以建荃葛味璣犀甲翠羽蛟熊奇獸數通使往來約有急相助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連及建建使人多推金錢絕其獄建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戴天千旗出積數歲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器璽綬節反具有司請捕誅建

制曰與列侯吏二千石傳士議當以謀反誅有詔宗
正廷尉即問建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六年國除
地入于漢爲廣陵郡絕

漢劉越

劉越以孝景中二年封廣川王詔曰廣川惠王于朕
爲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以惠王孫去爲廣川王去
即繆王齊太子也有孝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爲后
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更愛之去與地餘戲
得哀中亦嘗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皆問昭平
不服以鐵鉞鉞之強服乃會諸姬去以劍自擊地餘

八痛須臾

卷一百一十五

上

令昭信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宜泄口復殺從
婢三人去立昭信爲后幸姬陶望卿爲修靡夫人主
繡帛崔修成爲明貞夫人主永巷昭信復請望卿去
曰若數惡望卿不能減我愛設聞其謫我幸之不後
昭信謂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褐傳粉其旁
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處有姦去曰吾伺之昭信即
誣言望卿屢指郎吏臥處具知其上名又言郎中令
錦被疑有姦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其身
更擊之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
死昭信出之椓棧其陰中割其鼻唇斷其舌與去共

八痛須臾

卷一百一十五

六

支解置大鑊中取槐灰毒藥并煮之召諸姬皆臨觀
連日夜靡盡復共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
欽昭信復諧之曰榮姬視瞻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
爲去刺方領繡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皆
問愛自誣與鑒姦去縛繫在燒刀灼潰兩目生創兩
股銷鉛灌其口中受死支解以棘埋之諸幸于去者
昭信輒諧殺之凡十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
昭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王諸姬淫亂難禁請
閉諸姬舍門無令出放使其大婢爲僕射主永巷盡
封閉諸舍上簷于后井大置酒召不得見獨昭信兄
子初爲乘華夫人得朝夕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奴侍
飲遊教初去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師數諫正去去益
大逐之內史請以爲掾師數令內史禁切王家去使
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數置酒令倡俳雜戲坐中
以爲樂相疆幼繫閉入殿門奏狀事下考案倡辭
本爲王教修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
去對皆淫亂自殺會赦不治望卿前烹煮即取他死
人與都死并付其母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
死昭信令奴殺之奴得辭服本始三年相內史奏狀
具言故前所犯天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是

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逮捕去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復請誅王制曰典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以爲去梓扈聽后昭信讒言燔燒烹煮生劊割人距師之謀殺其父子凡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大惡仍重當伏誅戮以示衆制曰朕不忍置王于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與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昭信棄市

漢劉旦

八
八
八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劉旦武帝子以元狩六年封燕王旦壯大就國爲人辯畧博學經書雜說好星歷數術倡優射獵之事招致游士及衛太子敗旦自以次第當立上書求其宿衛上怒下其使獄後坐藏匿亡命創良鄉安次文安三縣帝由是惡旦後遂立少子爲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爲孝昭帝賜諸侯王璽書且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以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廣意問帝崩所病立者誰子年幾歲廣意言符詔五作官官中謹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爲帝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

歸以報王王曰上棄群臣無語言恭主又不得見甚可恠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請立武帝廟郡國奏報聞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千萬益封萬三千戶旦曰我當爲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劉長齊孝王孫劉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子是爲旦命令群臣郡臣皆免冠謝郎中成軫謂旦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大王一起國中維女子皆奮臂從大王旦曰前高后時僞立子弘爲皇帝諸侯交手事之八年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不知

八
八
八

卷一百一十五

七

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反不得立上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即與劉澤謀爲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專行郡國以搃勦百姓澤謀歸發兵臨淄與燕王俱起旦遂招來郡國姦人賦歛銅鐵作甲兵數聞其車騎材官事建旌旗鼓車旄頭先歐郎中侍從者著貂羽黃金附蟬皆號侍中旦從相中尉以下勒車騎發民會圍大獵文安縣以講士馬須期日郎中韓義等數諫旦旦殺義等凡十五人會鮮侯劉成如澤等謀告之青州刺史雋不疑不疑收捕澤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

連引燕王有詔勿治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緡侯久之且錫鄂邑益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霍光爭權有隙皆知且怨光即私與交通且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賂遺益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皆與交通數記疏光過失與旦令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章旦聞之甚上疏臣且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有詐遂親信霍光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共謀殺光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爲王外連郡國豪傑以千數令群臣皆裝會蓋主舍

八

於言

六

人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璽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會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子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契鄭曹灌攜劍挫鋒從高皇帝懇舊除害鉏鉏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

疏疏其所親有悖逆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且得書以符璽屬醫工長謝相二十石奉事不謹死矣即以綬自殺后夫人隨且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爲庶人賜且諡曰刺王

漢劉胥

劉胥武帝子封廣陵王始昭帝時胥見上少年無子有覬欲心而楚地巫鬼胥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言吾必令胥爲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會昭帝崩胥曰女須

人

卷

十

良巫也殺牛塞禱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寢信女須等數賜予錢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女爲楚王延壽后弟婦數相餽遺通私書後延壽坐謀反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賜胥黃金前後五千斤它器物甚衆胥又聞漢立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乃止不嗣後胥子南利侯寶坐殺人奪爵遣歸廣陵與胥姬左修姦事發覺繫獄棄市相勝之奏奪王封陵草田以賦貧民奏可胥復使巫祝詛如前胥官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

鼠晝立舞庭中胥謂姬南等曰衆水魚鼠之性甚爲可惡也居數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案驗胥惶恐藥殺王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胥謝曰罪死有餘誠皆有之事久遠請歸思念具封胥既見使者適置酒顯陽殿召太子嗣及子女董崇胡生等夜飲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瑟歌舞左右悉更涕泣奏酒至鷄鳴時罷胥謂太子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瘞薄之無厚也即以綬自殺死及八子郭昭君等二人皆自殺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爲庶人賜諡曰厲王

漢劉宇

劉宇宣帝子甘露二年立爲東平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姦犯法上以至親貴弗罪傳相連坐父之事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東守杜陵園上于是遣大中大夫張子矯奉璽書勅諭之曰皇帝聞東平王益聞親親之恩莫重于孝尊尊之義莫大于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于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脩有闕本朝和流言紛紛請自內興朕甚惜焉爲王思之朕惟

上之春秋方剛忽于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故臨遣太中大夫子驥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惟執思之無違朕意又特以璽書賜王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永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王太后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于和睦惠咎之首莫大于內讎今東平王出繼祿之中而記于南面之位加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驚忽臣下不自它于太后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惟聖人乎傳曰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聞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昔周公成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于一人夫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恕以貴之後益不放王太后強餐止思念慎疾自愛宇慚恐因使者頓首謝死罪願灑心自改詔書又勅傳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于所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于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宇立二十年元帝崩宇謂中謁者信等曰漢

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以爲我知文法。建欲使我輔佐天子。又姬胸臆。故親幸後。疏數歎息。呼天。宇聞。斥胸臆爲家人。于埽除。未悉數。皆擊之。胸臆私疏。宇過失。數令家告之。宇覺。知絞殺胸臆。有司奏請逮捕。有詔。削樊亢父二縣。後三歲。天子詔有司曰。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于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後年。來朝上疏。東諸子及太史公。入篇真集。卷三。三。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惟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誦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院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空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處意。失小辯破義。小道不過致遠。恐泥。皆不足留意。諸益于經術者。不愛于王。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立。三十三年。薨于雲嗣。哀帝時。無復。

危山上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匏瓠山石轉立。雲及后謁。自至石所。祭治石象。瓠山立石。東倍草。并祠之。建平三年。息夫躬孫寵等。共因幸臣董賢告之。是時哀帝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獨驗治言。使巫傅恭。婢合權等祠祭。詛祝上爲雲求爲天下。雲又與知災異者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房陵雲自殺。謁棄市。

漢劉欽

劉欽宣帝子也。元康三年。封爲淮陽王。母張婕妤有寵于宣帝。霍皇后廢。後上欲立張婕妤爲后。久之。登又霍氏欲害皇太子。適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適立長陵王婕妤爲后。令母養太子。后無寵。希御見。唯張婕妤最幸。王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上數嗟嘆。憲王曰。真我子也。嘗有意欲立張婕妤與憲王。然思太子起于細微。上少依倚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太子。喪失母。故弗忍也。久之。上以故丞相韋賢子玄成。陽狂讓侯。兄經明行高。稱于朝廷。乃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以推讓之。臣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元帝即。

位乃遣憲王之國時張嬖奸已卒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兄弟三人歿于惟陽見親諒受王賜從王上書請從外家張氏于國博上書願留年墳墓獨不從王恨之後博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負責數百萬願王爲償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王云王遇大人益解博欲上書爲大人乞微骨去王遇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爲語盛稱譽王因言當朝廷無賢臣災變數見是爲寒心萬姓咸歸望于大王大王奈何怡然不求入朝見輔助主上乎使弟光數說王室聽博計令于京師說用事貴人爲王求朝王不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辭王復言願盡力與博共爲王求朝王即日至長安可因平陽侯光得王欲求朝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勸復遣王書曰博幸得肺腑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遊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生者善爲司馬兵法六將之才也博得謁見承問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今遣驪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焉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得此二人而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以此赴助漢急無財幣以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

斤勞博博不受復使人願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以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以未願願殺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試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以成大功也駟先生畜積道術書無不有願知大王所好諸得轍上王得書喜說報博書曰于高遇幸左頗喜恤發心惻隱顯至誠納以嘉謀語以至事雖亦不教敢不論意今遣有司爲于高償責二百萬是時博文齊京房以明易陰陽得幸于上赦召見言事自謂爲石顯五鹿充宗所排謀不得用致爲博道之博常歎詎耀淮陽王即具記房諸所說災異及召見密語持于淮陽王以爲信驗詐言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以金五百斤會房出爲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之房漏泄省中語博見弟誅誤諸侯王誹謗政治攸得不道皆下獄有司奏請逮捕飲上不忍致法遣諫大夫王駿賜欽聖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王舅張博數遣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調惑王所言猶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辜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爲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推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

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嚴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京房及傅兄弟三人皆棄市，妻子徙邊。至成帝即位，以淮陽屬為叔父，敬寵之，異於他國。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頗為顯等所侵，因為博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史復劾，欲討與博相遺私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事。在故前不悔過而稱引，自以為直失藩臣體，不敬上加恩，許王還徙者三十六年薨。

東漢劉荆

劉荆，光武子也。建武十五年封山陽王。十七年，進爵為廣陵王。荆性刻急，隱害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大行在前殿，荆哭不哀，而作飛書封以方底，令蒼頭詐稱東海王疆舅太鴻臚郭况書與疆曰：「君王無罪，猥被斥廢，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太后失職，別守北宮。及至年老，遠斥居邊海內深痛，觀者與酸。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陽吏以次捕斬賓客，至有一家二尸伏堂者，痛甚矣。今新帝人之所置，疆者為石，願君王為高祖陛下所志，無為扶蘇將閭叫呼天也。疆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顯宗以荆母弟，秘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時西羌反，荆不得志，冀天下囚光

驚動有變，私迎能為星者與謀議。帝聞之，乃徙封荆廣陵王。遣之國，其後荆復呼相王，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來相者。」諸吏告之，荆惶恐，自繫獄。帝復加恩，不考極其事。下詔不得臣屬吏人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荆猶不改，其後使巫祭祀祝詛，有司舉奏請誅之，荆自殺。

東漢劉英

劉英，光武子也。建武十七年封為楚王。詔告曰：「楚王，誦貴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深分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十三年，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為符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廢英徙丹陽溧縣。十四年夏四月，楚王英至丹陽，自殺。詔以諸侯禮葬。王淫封燕廣為折姦侯，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初，楚僑師節為其子實求

楚王英女條聞而止之曰建武中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于楚乎鮪不從及楚事覺條已卒上追念條謹恪故其諸子皆得不坐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吏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唯門下掾陸績主簿張鴻功曹吏駟勳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狀

漢劉渚

劉渚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爲代王匈奴攻代

八編類集

卷四十五

七

仲不能堅守棄國間行走雒陽自歸天子不忍致法廢爲合陽侯子渚封爲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謀之渚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荆王劉賈爲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士鎮之諸子少乃立渚於沛爲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渚相之曰若狀有反相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渚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附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爲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孝

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于是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愾復遣喪之長安葬由是怨望稱疾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甚及後使人爲秋請上復可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病及覓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于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謀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鑿故百姓得無賤卒踐更輒予平賈歲時存問茂才賞賜閭里亡郡

八編類集

卷四十五

七

國吏欲求捕亡人者公共禁不與如此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龜錯爲太子家令得幸太子軟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之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王日益橫及景帝即位錯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祖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凡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于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迺驕恣公即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北

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制東海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恐削地無已。因欲發其事。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好兵。于是遣使中大夫應高口訖。膠西王猶恐其不果。適身自爲使者。至膠西。面約之。膠西群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爲漢十二。爲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令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當用膠東濟南人獨類集。

卷之五

宗

三

皆許誅諸侯。既新削伐。震恐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皆至。則吳王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當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發兵。西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爲渠平。與當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陰使匈奴。與連兵。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王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關東。趙關東。趙亦發兵。從孝景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于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敝國雖狹。地方三

通鑑

千里。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萬。寡人雖不肯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趙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果入諸關。走長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于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恐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

人獨類集。

卷之五

三

氏。壯視所願也。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爲此。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封千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它賜封皆倍軍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煩。諸王明以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吳。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者。告

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過遺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遺曲周侯鄼寄擊趙將軍樂布擊齊大將軍實嬰也榮陽監齊趙兵初吳楚反書聞兵未發實嬰言故吳相袁盎召入兄上問以吳楚之計益對曰吳楚相遺書曰賊臣誣錯擅通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為西其誣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上從其議遂斬錯以盎為奉常奉宗廟使吳王吳王弟子德侯為宗正輔親戚使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拜受詔吳王聞盎來亦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留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亡走梁遂歸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梁陽至雒陽見刺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刺孟孟今無動吾據梁陽梁陽以東無足憂者至雒陽問故父絳侯客鄼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擊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饒道使吳梁相敵而糧食竭乃以全制

其極破吳必吳條侯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起吳饒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不許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故倉粟阻山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以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權鋒可耳安知大慮于是王不用桓將軍王弟將軍將其兵本漫進諸客皆得為將發前行間侯司馬獨周自不用乃上書說王曰將軍王一舉動必有以母王天下之周自前則後雖天下無下郡將聞吳楚皆城守王傳令召今入使從者以罪斬今遂召是等而王安其言臣吳王兵且至當下郡不過食鹽今是下家至之臣使者封侯王出乃相告下郡皆下周丘一夜召三萬人使人呼吳王遂將其兵共屠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其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彭越背楚二月吳王兵既破敗走于是天子制詔將軍

蓋聞爲善者天報以福爲非者天報以殃高皇帝親
垂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
憫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
廟爲漢蕃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吳王濞背德又
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稱疾不朝二十餘
年有司數請誅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
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卬光備川王
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
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民家
掘其丘隄甚爲虐暴而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幽
王
御物服甚痛之朕素服還正殿將征其勳士大夫擊
及虜者深入名斬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皆
殺無有所置敢識有詔及不如詔者皆殺無赦吳王
之凌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而前使王遂孝王
悉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南軍士皆遠走梁欽使使
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慰條侯于上上使人告
條侯救梁又守便宜不行使使問安國及楚死事相
弟孤獨爲將軍乃得領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
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堅壁不肯戰吳
振絕奔飢敝抵戰遂夜奔條侯營驚東南條侯使備

西北果從西北不得入吳大敗士卒多賊死反散于
是吳王乃與其戲下壯士千人夜亡去度淮入丹徒
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
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使人徵發吳
王盛其頭馳傳以聞吳王太子駒亡走閭越吳王之
軍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楚王
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
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從蹠席案
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選臣觀之以能可冀
願救上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
小
卒皆以壞不可用不聽漢將弓高侯顏當遣王書出
詔書爲王諒之曰王其自圖之正曰如卬等死有餘
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伏誅
鄼將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
不許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奔趙正月起三月皆
破滅

八
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十六

左編

宗類

漢劉長劉安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主張敖美人高
帝八年從東道趙趙王獄美人厲王母也嘗有身趙
王不敢內官爲祭外官舍之及貫高謀反事覺罪
趙治王逮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
告吏曰我得幸上有子吏以聞上方怒趙未及罪厲
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初不肯
自許陽侯不從爭厲王母已生厲王志即自後史奉
厲王母上上極令呂后母之而母其母其定其定厲
王母家縣也十一年淮南王安反上自將無灑布即
以故得王無患然常心然辟陽侯不有安及孝文初
辟陽侯以爲最親要職不事王寬事之三年入
朝上使從王入之館上上與常謂上大兄厲王有
功方自與上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與
上言之安從者則之馳請辟王下因面請辟母
不當坐趙胎事辟陽侯力能得之辟王不爭罪一也

趙王如意于毋無非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也
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也辟陽
爲天下誅戮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爲
親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臣皆憚
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
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之時帝舅
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謀數之曰竊聞
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以聖人之
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有不稱力資
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幸易
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
見求入河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爲名皇
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轅言漢
稱大王遂漢所置而稱自置相二千石皇帝微天下
正法而罰大王甚厚大王欲居國爲布衣守家真定
皇帝不許使大王母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
不怠及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適輕言恣行以
害身于天下甚非可也夫大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
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
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虜以爲子孫成萬世之業

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休惕修身正行奉犧牲豐潔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日夫貪諫閔士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謹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禍情妄行不辭此入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秦南面之位奮諸責之勇當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于大王之手明矣

八通議集

卷之六

六

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項王亡道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下古秦漢用之于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于大上不可得也亡之諸侯諸官事人及今置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主者坐今諸侯子爲史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衛王客出入殿門衛尉大行主請從蠻夷來歸盜及以亡名數目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恤以下爲之奈何夫陛下

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幸臣節侯法而諫爲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亡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卑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于上群臣皆得延壽于下上下得安海內常安願熟計而疾行之行之直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王得書不說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族誦侯崇武太子奇謀以驚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闕越何奴事覺治之適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敖與客馮敬

八通議集

卷之六

六

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雜奏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于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要等四十二人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土有司奏請處罰嚴道叩都遣其子母從居縣爲罪蓋家室皆曰三食給新菜鹽炊食器席蓐制曰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今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從居于是盡誅所與謀者適遣長載以輶車令縣次傳哀蓋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爲置嚴相傳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害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

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
乃公勇吾以駟不聞過故至此迺不食而死縣傳
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祭之以死間上悲哭謂袁
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淮南王不可奈
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爲之奈何曰獨斬丞相御史以
謝天下迺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
發封僇侍者皆棄市迺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
冢三十家孝文八年憐淮南王王有十四人年皆七
八歲迺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爲陽
用侯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
一斗粟尚可舂見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昔堯舜
放逐骨肉周公殺管叔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
豈以爲我貪淮南地邪迺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
追尊諡淮南王爲厲王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
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天迺徙淮南王喜復
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
侯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爲衡山王陽周侯賜爲廬
江王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
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爲將王迺屬
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由城侯

將兵救淮南王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
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
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自信迺勞告之
曰南方卑濕徙王王于濬北以褒之及楚遂賜諡爲
貞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徙爲衡山王王江
北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
欲以行陰德捐循百姓流名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
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
卷言神僊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
文以安屬爲諸父辦傳書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
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初安入朝獻所
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
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
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武
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
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
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賈賂其群臣賈客江淮
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歿威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淮
南王心恠之愈益治攻戰且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
王有女陵雲有口王愛陵多予金錢爲中詔長安約

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后荼愛幸生子遷爲太子取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爲太子妃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通與太子詐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終不近妃妃求去適上書謝歸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懷國懷奪民田宅妄至繁人太子學用劍聞郎中雷被巧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設中太子太子怒使悉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畏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元朔五年被逐亡之長安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計欲誅遣太子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會有詔即訊太子漢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是時上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顏色和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不登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闕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當棄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以制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通與太子謀如前計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寡人甚耻之爲反謀益甚

諸使者道長安來爲妄言言上無男即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以爲妄言非也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等部署兵所從入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不愛后太子皆不以爲子足數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時請侯皆得分子弟爲侯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爲太子而建父不得爲侯陰結交欲害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曰毒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刊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陰事書既聞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是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父陰求淮南事而構之於弘弘通疑淮南有叛逆計深探其微河南治建辭引太子及黨與初王數以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以吳楚七國爲效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王恐國陰事泄欲誅問被被爲言發兵權變於是王銳欲殺乃令宦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尉漢使節法冠

欲如伍被計使人爲得罪而西事大將軍永相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衛青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欲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爲失火官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求盜衣持羽檄從南方來呼言曰南越兵入欲因以發兵迫使人之唐江合黨爲求盜未決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爲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卽罷相計獨與木決太子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成以爲口絕乃謂王曰群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計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愈欲休即許太子太子自刑不殊伍被自請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捕太子于后園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及具以聞上上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衛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安自刑殺太后諸所與謀皆收

夷國除爲九江郡

晉八王 附石苞子崇

晉武帝泰始元年封祖叔父字爲安平王叔父亮爲扶風王仙爲東莞王彤爲梁王倫爲琅邪王弟攸爲齊王又封群從司徒望等十七人皆爲王帝懲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職任又詔諸王皆得自選國中長吏衛將軍齊王攸獨不敢皆令上請咸寧三年衛將軍楊琬等建議以爲古者封建諸侯所以藩衛王室今諸王公皆在京師非扞城之義又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帝乃詔諸王各以戶邑多少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六

七

爲三等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二軍三千人小國一軍一千一百人諸王爲都督者各使其國使相近扶風王亮爲汝南王都督豫州諸軍事琅邪王倫爲趙王督鄆城守事勃海王輔爲太原王監并州諸軍事以東莞王仙在徐州徙封琅邪王又徙太原王顯爲河間王其無官者皆遣就國諸王公總京師皆涕泣而去司馬亮懿第四子也武帝踐祚封汝南郡王持節都督關中時宗室殷盛無相統攝以亮爲宗師本官如故使訓道觀察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隨

事聞奏帝大漸詔留亮於以後事楊駿聞之從中書監華廙索詔視之還曰亮懼駿疑已辭疾不入於大司馬門外叙哀而已表求退養駿欲討亮亮知之問計于延尉何晏晏曰今朝廷皆歸心于公公何不討人而懼爲人所討或說亮率所領入廢亮亮不能引夜馳赴許昌故得免及駿誅詔曰以亮爲太宰錄尚書事給千兵百騎與太保衛瓘封掌朝政亮論賞誅楊駿之功過差欲以苟悅衆心由是失望楚王瑋有勲而好立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甚憾乃承買后京詔亮與驪有廢立之謀矯詔遣其長史公孫綽與積弩將軍李肇夜以兵圍之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距之亮不聽俄然楚兵登牆而呼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又如林猶可盡力距戰又弗聽遂爲肇所執

司馬瑋武帝第五子也初封始平王太康末徙封於楚出之國都督荊州諸軍事武帝崩入爲衛將軍領北軍中候楊駿之誅也瑋屯司馬門瑋少年果銳多立威刑朝廷忌之汝南王亮太保衛瓘以瑋性狠戾不可大任建議使與諸王之國瑋甚忿之長史公孫宏令人岷盛並薄于行爲瑋所恥瑋等惡其爲人慮

致禍亂將收盛盛知之遂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肇矯稱帝命攝亮權於買后而后不之察使惠帝爲詔曰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王宜宜詔令淮南袁沙成都三王屯官諸門廢二公夜使黃門齎以授瑋又矯詔使亮驪上太宰太保印綬侍中貂蟬之屬官屬皆罷遣之又矯詔赦亮驪官屬遂收亮驪殺之峻盛說瑋可因兵勢誅買復郭彰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帝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宮齎賜虞幡麾衆曰楚王矯詔衆皆釋杖而走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爲惟一奴年十四駕牛車將赴奏上東帝遣謁者詔瑋還營執之于虎賁署遂下詔討詔以瑋矯制害二公父子又欲誅滅朝臣謀圖不軌遂斬之時年二十一

司馬倫懿第九子也武帝崩封趙王元康初遷征西將軍鎮關中倫刑賞失中臣羣反叛徵還京師尋拜車騎將軍深交賈郭誦事申宮大爲賈后所親信求錄尚書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又求尚書令華頠復不肯恩據太子寮使倫領右將軍時左衛司馬督司馬維及常從督計起並賈給事東宮二人陽太子無罪與殿中中郎士倚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華頠不

可殺乃說倫與人孫秀許諾言于倫倫謂馬援告
通事今史張林等使爲內應事將起而秀知太
明若還東宮將與賢人圖政量已必不得志乃更說
倫今且殺其事買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爲太子
後倫亦足以立功倫從之秀巧微泄其謀使諛宦頗聞
之倫秀因勸諛等早害太子以絕眾望太子既遇害
倫秀之謀益甚而起雅懼後難欲悔其謀乃辭疾秀
復告右衛伏飛督閭和和從之期四月三日丙夜一
簪以故斧爲應至期乃矯詔勅三部司馬曰中官與
賈謐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廕中官汝等皆當從
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誅三族於是眾皆從之倫又矯
詔開門衣入陳兵道南遣胡軍校尉齊王冏將三部
司馬百人排闥而入華林令驛休爲內應迎帝幸東
堂遂廢賈后爲庶人幽之于建始殿收吳太妃趙榮
及韓壽妻賈午等付暴室考竟詔尚書以廢后事仍
收賈賈等召中書監侍中黃門侍郎入坐皆夜入
殿執張華裴頠等於殿前殺之尚書始疑詔有詐耶
問景露版奏諸手詔倫等以爲沮眾斬之以徇倫素
庸下無智策復受制于秀秀之威權振于朝廷天下
皆事秀而無求于倫秀起自琅邪外史累官于趙國

以誦婦自達既執機衡遂恣其姦謀多殺忠良以通
私欲司隸從事游頴與殷渾有隙渾誘頴以晉興陽
告頴有異志秀不詳察即收頴及襄陽中正李道按
之厚待晉興以爲已部曲督前衛尉石崇黃門郎潘
岳皆與秀有嫌並見誅淮南王九齊王冏以倫秀驕
傲內懷不平秀等亦深忌焉乃出同鎮諫允性沉毅
宿衛將士皆畏服之允知倫及秀有異志陰養死士
謀討之倫秀深懼之乃奪允護軍徒太尉外示優崇
實奪其兵權允稱疾不拜秀遣御史劉機逼允收其
官屬以下劾以拒詔大逆不敬允親詔乃秀手書也
天恩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免斬其令史二人厲色
謂左右曰起王欲破我家遂帥國軍及帳下七百人
直出大呼曰趙王及我將討之從我者左袒于是歸
之者甚衆秀等部分諸軍分布腹心使散騎常侍義
陽王威兼侍中出納詔命矯作禪讓之詔使使持節
尚書令潘查奉皇帝璽綬以禪位于倫倫偽讓不受
于是宗室諸王群公卿士咸假稱符瑞天文以勸進
倫乃許之其夜使張林等屯守諸門義陽王威及盼
休等逼脅天子重綬夜漏未盡內外百官以乘輿法
駕迎倫惠帝乘雲母車由薄數百人自華林西門出

居金墉城尚書和郁兼侍中散騎常侍僕邪士忠
書作郎陸機從到城下而反使張衡衛帝定計之也
倫從兵五千人入自端門登太極殿崔隨樂廣進軍
殺于倫乃僭即帝位張林等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
封其餘同謀者咸起階越次不可勝紀至于奴辛廝
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爲之諺曰貂
不足狗尾續時齊王問河間王顯成都王穎並擁護
兵各據一方秀知同等必有異因乃選親黨及倫故
吏爲三王參佐及孫秀與張林有隙雖外相推崇內
實忌之林爲衛將軍深怨不得開府消與孝戕且說

人編纂

卷之六

五

秀專權助速眾心而功臣皆小人携亂朝廷可一時
誅之恭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誅林倫從之於
是倫請宗室會於華林園召林秀及王璆入因收林
殺之誅三族及三王起兵誅倫殺至倫秀始大懼秀
及超特述走出右衛將軍趙泉斬秀等以狗彘前將
軍劉琨門令駱休司馬督王潛于殿中斬之三部
司馬以宣化關中斬孫嵩以狗時司馬襲在秀坐
輿使將士囚之于散騎省以大戟守省閤八生皆入
殿中東除樹下王與屯雲龍門使倫爲詔曰吾爲
孫秀等所誤以怒三王今以誅秀共迎太上復位吾

歸老于農畝傳詔以駟虞囑勅將士解兵文武官皆
奔走莫敢有居者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暮皆
還汝陽里第於是以甲士數千迎天子於金墉百姓
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御廣室送倫及參等付
金墉城初秀懼西軍至復召虔還是日宿九曲詔道
使者免虔官虔懼棄軍將數十人歸于汝陽里梁王
彤表倫父子凶逆宜伏誅百官會議于朝堂皆如彤
表還尚書袁敞特節賜倫死飲以金屑若酒倫慙以
巾覆面曰孫秀誤我於是收孝虔虔謂付廷尉獄考
竟餓臨死謂虔曰坐爾破家也凡與倫爲逆謀謀大

人編纂

卷之六

五

事者張修爲秀所殺許超士猗孫弼與秀爲王與所
誅張衡聞和孫髦高越自陽翟還伏龍戰敗還洛陽
皆斬于東市蔡瑁自陽翟降齊王問還洛自殺王與
功免誅後與東萊王桀謀殺問又伏法

兄兄弟少時爲王愷所疾愷召之宿因欲坑之景
季與琨等善聞當有變夜馳詣愷問二劉所在愷
卒不得隨崇徑進於後齋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年少
何以輕就人宿琨深德之及賈誼誅崇以黨與免官
時超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有妓曰綠
珠美而艶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

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蓮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出而又次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建亦潛知其計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尤齊王同以圖倫秀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晏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死綠珠泣曰當效死于官前因自投下樓下面此崇曰吾不遇流徒交廣耳及車載請東市崇乃嘆曰叔驪利吾家財收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五

三

者答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死者十五人

司馬問獻王攸之子也封齊王同主簿王豹致牋於同曰伏思元康已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者乃事執使然非皆爲不善也今公克平禍亂安國定家乃復乘輿車之執欲冀長存不亦難乎今河間樹根於閭右成都監恒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王各以少剛強盛之年並典戎馬處要害之地而明公以雜貴之身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據于羨勢冀此求安未見其福也因請

悉遣王侯之國依周召之法以成都王爲北州伯治郭同自爲南州伯治宛分河爲界各統王侯以夾輔天下同優令答之長沙王又見豹感問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蹄下打我舅乃奏豹護內閣外坐生猜嫌不忠不義鞭殺之豹將死曰孫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胡軍校尉李含奔於長安詐云審受詔使河間王顓誅同因導以利誘顯從之上表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同擁護兵以樹私黨權官要職莫非腹心雖加重責之誅恐不易服今轍勒精卒十萬與州佐並協忠義共會洛陽長沙王又同奮忠誠廢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五

本

同還第有不順命軍法從事成都王顯明德茂親功高勲重往歲去就允合衆望宜爲宰相代同阿衡之任是夕城內大戰飛矢雨集火光燭天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群臣救火死者相枕明日同敗又擒同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又叱左右促牽出同猶再顯遂斬於閭闔門外獨首六軍諸黨屬皆夷三族暴同尸於西明亭三日而莫敢收歛同故祿屬留閭等表乞

殯葬許之

司馬又武帝第六子也封長沙王楚王瑋之妹二公也又守東掖門會鸞虞麟出又投弓流涕曰楚王彼

前是以從之。安知其非璋。既誅。又以同母。貶爲常山
子之國。又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虛心下士。甚有名譽。
三王之舉義也。又率國兵應之。趙趙國。房丁令。扣牛。
又殺之。進軍爲成都。後繼至。洛。拜撫軍。夫將軍。項之。
還。帶將軍。開府。復本國。又見齊王。同漸。專權。嘗與。
成都王。類俱拜陵。因謂類曰。天下者。先帝之業也。王。
宜維之。時聞其言者。皆憚之。及河間王。顗將誅同。傳。
檄以又爲內主。同遣將襲又。又將左右百餘人。手斫。
車。陳露。馳赴宮。閉諸門。奉天子與同相攻。起火燒。
府。連戰三日。同敗斬之。并誅諸黨。與三千餘人。顯。
本以又弱。同竊真。又爲同所擒。然後以又爲辭。宣告。
四方。其討之。因廢帝立成都王。以爲宰相。專制天下。
既而。又殺同。其計不果。乃潛使侍中馮蓀。河南尹李。
等襲又。又並誅之。顗遂與類同伐京都。類遣同客。
又時長沙國左常侍王矩。侍直見客色動。遂殺之。
詔以又爲大都督。以距順連戰自入月至十月。朝議。
以又類兄弟。可以辭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說類。
令與又分陝而居。類不從。又前後破類軍。斬獲六七。
萬人。戰久糧乏。城中大饑。雖曰疲弊。將士同心。皆願。
效死。而又奉上之禮。未有虧失。張方以爲未可。尅。

還長安。而東海王越處事不濟。潛與殷中將收又。送。
金墉城。又表曰。陛下篤睦。委臣朝事。臣小心忠孝。神。
祇所鑒。諸王承謬。率衆見責。朝臣無正。各慮私困。收。
臣別省。送臣幽宮。臣不惜軀命。但念大晉衰微。支常。
欲盡陛下孤危。若臣死國寧。亦家之利。但恐快凶人。
之志。無益于陛下耳。殿中左右恨又功。率成而敗。謀。
劫出之。更以距類。越催難作。欲遂誅又。黃門郎潘滔。
勸越密告張方。方遣部將郅輔。勒兵三千。就金墉收。
又。至營。炙而殺之。又冤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不。
爲之垂涕。時年二十八。又將殯於城東。官屬莫敢往。
故掾劉佑獨送之。步持喪車。非號。絕哀感。路人張。
方以其義士。不之問也。
司馬懿武帝第十六子也。封成都王。太康末。拜中騎。
將軍。賈謐嘗與太子傅爭道。類在坐。厲聲呵謐。曰。皇。
太子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由此出類爲主。
比將平。類親赴王倫之墓也。及齊王同舉義。類發兵。
空同。主朝歌衆二十餘萬。至黃橋。爲倫將士所敗。
死者八千餘人。類欲退保朝歌。用盧志子彥策。人使。
趙駿。率衆八萬。與王彥俱進。倫復遣孫會劉琨等率。
三萬人與猗合兵。距驤等稍甲。擢日。鐵騎前驅。猗既。

戰勝有輕驕之心未及溫十餘里復大戰齊等奔潰
頡遂過河乘勝長驅左將軍王興發孫秀幽趙王倫
迎天子及正及頡入京都誅倫使趙驥石超等助齊
上聞攻張泓於陽翟泓等遂降同始中衆入洛自以
首建大謀遂擅威權頡營于太學及入朝天子親勞
頡頡拜謝曰此大司馬臣同之勲臣無預焉凡訖即
辭出不復還營便討太廟出自東陽城門還歸鄴遣
信與同別同大驚馳出送行至七里澗及之頡住車
別流涕不及時事惟以太妃疾苦形於顏色百姓
觀者莫不傾心至鄴頡拜受徽號讓珠禮九錫又表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三

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溫賊相持既久百姓創殘饑
餓陳候宣急振救乞差發鄴縣車一時運河北岸開
木十五萬斛以賑陽翟饑人及同敗頡懸執朝政事
無巨細皆就鄴諮之後張昌擾亂荆土頡拜表南征
所在響赴曳持切騎奮百度施廢甚於同時頡方
其從弟長沙王又在內遂與河間王顒表請太后
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等徵父便就弟乃與頡將
張方伐京師帝軍于苦山羊玄之憂恩而卒帝遂幸
洛氏遷宮頡遣將軍馬咸助陸機又奉帝與機戰于

河橋又司馬王琨使數千騎擊戰于馬以突厥
軍亂執而斬之機軍大敗赴七里淵死者如積水朝
宦人孟玖有寵於頡玖欲用其父爲郎卿令右司馬
陸雲固執不許曰此縣公府僚資豈有黃門笑居之
邪玖深怨之玖弟超爲小督未戰經兵大掠機錄其
主首超將鐵騎直入麾下李之頡謂機曰務奴能作
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相及戰超不受
機節度輕兵獨戰敗沒玖族機殺之謂於頡曰機有
肅心於長沙宰秀等素謂事玖相與證之頡大怒使
秀將兵收機機聞秀至釋戎服著白恰與秀相見爲

八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咸辭頡既而嘆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秀遂殺之
又收雲及拯下獄殺之夷三族于是進攻京城時常
山人王興合衆萬餘欲襲頡會父破執其黨與斬降
頡既入京師復旋鎮于鄴增封二千郡拜丞相河間
王顒表頡宜爲儲副遂廢太子軍立顒爲皇太子弟丞
相如故制度一依魏武故事乘輿服御皆遷于鄴表
罷宿衛兵屬相府更以王官宿衛衛後日甚委任孟
玖等大失衆望永興初左衛將軍陳眆及長沙故將
上官巳等車大駕討頡軍次安陽衆十餘萬頡欲走
其據步熊有道微曰勿動南軍必敗頡會其衆問計

東安王繇乃曰天子親征宜罷兵繇素出迎請罪司馬王混勸繇距戰繇從之乃遣齊武將軍石超率衆五萬次于潯陽二弟匡規自郿赴王師云郿中肯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起衆奄出王師敗績矢及乘輿背中箭組死于帝側左右皆奔散乃秦天子於秦中起送奉帝幸鄠繇改元建武宮東安王繇署置百官殺生自己立都於郿南平北將軍王凌寧北將軍東鎮公麴毅所置幽州刺史和演繇徵凌屯冀州不進與勝及烏丸羯朱等所敗騎至鄠繇遣幽州刺史王斌及石超等距凌爲羯朱等所敗鄠中大震

請續集

卷一百三十六

三

言安奔走士卒分散繇懼將帳下數十騎據太子與言監盧志單車而走五日至洛陽朱逆至朝狄不反而還河間王顥遣張方率甲卒二萬救繇至洛方乃執帝擁護及豫章王并盧志等歸于長安繇廢繇歸藩以豫章王爲皇太弟繇既廢河比思之鄠中故將公師潘浚桑等起兵以迎繇衆情翕然復有繇領帝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鎮鄠繇至洛而東海王越率衆迎大駕所在皆起繇以北方盛衆不可進自洛陽奔關中值大駕還洛繇自華陰起出關出新野帝詔鎮南將軍劉泓收捕繇頌於足

秦母妻卑車與二千渡河赴朝收合故將士數百人欲就公師潘頌丘太守馮嵩統頌及二子送鄠范陽王廆幽之而無他意屬寇暴虐越長史劉興見頌爲鄠都所服慮爲後患秘不發喪僞令入爲臺使稱詔夜賜頌及頌之敗也官屬並奔散惟盧志隨從不怠論者稱之其後浚桑害東鎮公騰稱爲繇報仇遂出頌范載之于軍中每事敬靈以行軍喪敗棄棺於故井中頇故臣牧之改葬于洛陽懷帝加以縣王禮司馬頇懿弟安平獻王孚孫太原王粲之子也初襲父爵咸亨二年就國三年改封河關少府清名輕財

人通集

卷一百三十六

三

愛士與諸王俱來朝武帝數頇可以爲諸國儀表元康初爲北中郎將監鄠城九年代梁王彤鎮關中石幽之制非親親不得都督關中顥於諸王爲殊特以賢舉及趙王倫篡位齊王冏謀討之前安西秦軍夏侯典自稱侍御史在始平合衆得數千人以應冏道信安顥顥遣河間國人張方討擒夷及其黨千數人於長安市腰斬之及冏撤至顥執冏使送之於倫倫徵兵於關顥遣方率關右健將赴之方至華陰顥關二王兵盛乃遣長史李含遣方軍廻以應二王義兵至潼關而倫秀已誅天子反正合方各率衆還及討

論功雖怒，願初不同，而終旋亦，長進位自中，太尉加三賜之禮，後舍爲羽軍校尉，與周參軍、皇甫商、司馬趙駿等有憾，遂奔顯，說稱交密，詔伐同，因說州官，顯納之，便發兵，遣使邀成郡王頡，以舍爲都督，中諸軍屯陰盤，前鋒次于新安，去洛百二十里，假長沙王又討問，及問敗，顯以舍爲河南尹，使潛刺害，又商知舍前矯妄，及與顯陰謀，具以告人，又乃誅舍，顯聞舍死，即起兵，以討商爲名，使張方爲都督，領精卒七萬，向洛方攻商，商拒戰而潰，方遂進攻西閤門，又率中軍左右衛擊之，方衆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方初於洛水八十里，營於洛水，於是築壘數重，外引應穀以足軍資，又復從天子出，攻方戰，輒不利，及又死，方還長安，詔以顯爲太宰，大都督，雍州牧，顯表廢太子單，立成，都王頡爲太弟，收年大赦，右衛將軍陳珍奉天子伐顯，顯又遣方率兵二萬救郡，天子已幸鄴，方屯兵洛陽，及王浚等伐顯，顯挾天子歸洛陽，方將兵入殿中，逼帝幸其壘，掠府庫，將焚宮廟，以絕衆心，盧志諫乃止，方又過天子幸長安，顯乃選置百官，改秦州，及定州，及東海王越起兵徐州，西迎大駕，關中大懼，方謂顯曰：方所領猶有十餘萬衆，奉迎大駕，還洛官，使成都王及

顯公自留鎮關中，方北討博陵，如此天下可小安，無復舉手者，顯慮事大難濟，不許，乃假劉喬節，進位鎮東大將軍，遣成郡王頡、總統樓表、王闡等諸軍，據河橋以拒越王浚，遣督護劉根、將三百騎至河上，聞出戰爲根所殺，顯頗軍張方故壘，范陽王越遣鮮卑騎與平昌博陵衆，襲河橋，樓表西走，騎至新安，道路死者不可勝數，初越以張方劫還車駕，天下怨憤，唱義與山東諸侯，剋期奉迎，先遣說顯，令遣帝還都，與顯分陝而居，顯欲從之，而方不同，及東軍大捷，成郡等敗，顯乃令方親信將郗輔、夜斬方送首以示東軍，季愛計，更遣刁默守潼關，乃各輔殺方，又斬輔，顯先遣將呂朗等據榮陽，范陽王越司馬劉琨以方首示囚，于是閉降時東軍，既盛破刁默，以入關，顯懼，又遣馬瞻郭偉於霸水禦之，瞻等戰敗，散走，顯乘車馬逃於太白山，東軍入長安，大駕旋以太弟太保梁王柳爲鎮西將軍，守關中，馬瞻等出詣柳，因共殺柳于城內，瞻等與始平太守梁遇合，從迎顯于南山，顯初不肯入府，長安令蘇衆勸顯表稱柳病卒，輒知軍事，弘農太守裴廣、秦國內史賈盒安定太守賈元等起義討顯，斬馬瞻等，東海王越遣督護慶晃率國兵伐顯

王鄭顗將軍秀距兄晃斬秀并其二子義軍據有關中顯保城而已永嘉初詔書以顗爲司隸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將軍梁臣于新安雍谷車上扼殺之并其三子。
司馬越懿弟高密王泰之次子也少有令名初以世子爲騎都尉與騎馬都尉楊逸及琅邪王佃子孫俱侍講東宮拜加侍中討楊駿有功加奉車都尉給溫信五千人別封東海王永康初遷司空領中書監成都王穎攻長沙王乂乂固守洛陽殿中諸將及三部司馬拔於戰宗裔與左衛將軍朱然夜收乂別省逼越爲主敬惠帝免乂守事定加守尚書令太安初帝北征鄴以越爲大都督六軍敗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越徑還東海成都王穎以越兄弟宗室之美下寬令招之越不應命帝西幸以越爲太傅與太宰顗夾輔朝政議不受東海中尉劉洽勸越發兵以備顗越以洽爲左司馬尚書曹襲爲軍司既起兵楙懼乃以州與越越以司空領徐州都督以楙領兖州刺史越三弟並據一方任征伐輒還刺史守相朝士多赴越而河間王顗挾天子發詔罷越等皆令就國越唱奉迎大駕還復舊郡率甲卒三萬西次蕭

將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命遣于祐距之越軍敗范陽王廙遣督護田徽以失騎八百迎越遇佑於譙宿泉潰越進屯陽武山東兵盛關中大懼顗斬送張方首求和尋變計距越越率諸侯及鮮卑許狀歷騎次宿歸等步騎迎惠帝及洛陽詔越以太傅錄尚書及懷帝即位委政于越吏部郎周穆清河王暉之舅越之姑子也與其妹夫諸葛玖其說曰主上之爲大弟張方意也清河王本太子爲群虎所廢先帝恭崩多疑東宮公孟思伊霍之舉以寧社稷平言未卒越曰此豈宜言邪遂叱左右斬之以玖穆世家罪止其身八編類集卷一百一十六
因此表除三族之法帝始親萬機留心庶事越不悅不出藩帝不許越遂出鎮許昌永嘉初自許昌率將荀晞討汲桑破之越還於許長史潘滔說之曰兖州天下樞要公宜自牧乃轉荀晞爲青州刺史由是與晞有隙尋詔越爲丞相領兖州牧督兖豫司冀幽并六州越辭丞相不受自許遷于鄆城越恐清河王暉終爲儲副矯詔收付金墉城尋害之王彌八許越遣左司馬王斌率甲士五千人入衛京都鄆城自壞越惡之移屯於陽召田甄等六車甄不受命越遣監軍劉望討甄初東嬴公騰之鎮鄆也攜并州將田甄甄

弗蘭祁濟李惲薄盛等部衆萬餘人至鄴遣殺冀州
號爲乞活及騰敗甄宇邀破汲卒於赤橋越以甄爲
汲郡蘭爲鉅鹿太守甄求冀郡越不許甄怒故召不
至望旣渡河甄退李惲薄盛斬田蘭率其衆降甄濟
葉軍奔上黨越自滎陽還洛陽以太學爲府疑朝臣
武已乃誣帝舅王延等爲亂遣將軍甲士三千人入
宮收延等付廷尉殺之越解兗州牧領司徒越旣與
荀彧構怨又以頃興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
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皆泣涕而去越自誅
王延等大失衆望而多有宿嫌散騎侍郎高翔有憂
入編類纂卷之四十六
國之言越誣以訕謫時政害之而不自安乃戎入兄
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兗豫以援京師越乃羽檄徵兵
四方皆不至而荀彧又表討越越自領豫州牧可懼
威權圖爲霸業公私蹙之所在寇亂州郡携貳上下
崩離禍結於深遂憂懼成疾永嘉五年薨于項初元
帝鎮建鄴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數幸其第以第三
子冲奉越後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十七

左編

宗類

宋劉義宣

記

劉義宣高祖子武帝孝建元年爲荊州刺史初江州刺史臧質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質潛有異圖以義宣庸闇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質於義宣爲內兄既至江陵即備名拜義宣義宣驚愕問故質曰事中之宜然特義宣已奉帝爲主故其計不行及至折亭又拜江夏王義恭曰天下也危禮異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七

一

常以劭既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由是驕恣事多專行義宣在荊州十年財富兵彊朝廷所下制度一不遵承質自建康之江州觴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布方自悅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政刑凌實一不咨稟擅用濫口鉤圻米臺符屢加檢詰漸致猜懼帝淫義宣諸女義宣由是恨怒質乃遣客信說義宣義宣腹心將佐參軍蔡超司馬竺超民等咸有富貴之望欲倚質成名以成其業共勸義宣從其計質友爲義宣子采之婦義宣謂質無復異同遂許之臧敎時爲黃門侍郎帝使敎主義宣所道經尋陽質更令敎說

誘義宣義宣意遂定豫州刺史魯爽有勇力義宣質素與之相結義宣密使人報爽及兗州刺史徐遺寶期以今秋同舉兵使者至壽陽爽方飲醉次義宣指

即日舉兵爽弟瑜在建康聞之逃歟爽使其眾戴黃綽繡造法服登壇自號建平元年遣寶亦勒兵向彭城二月義宣聞爽已反狼狽舉兵魯瑜弟弘爲質府佐帝敎質收瑜質即執臺使奉兵義宣與質皆上表言爲左右所說疾欲誅君側之意義宣遣爽號征北將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使征北府戶曹板義宣等文曰丞相劉全補天子名義宣專騎臧今補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七

二

丞相名質西平朱今補車騎名修之皆板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雖留竟陵不聽進質加魯弘輔國將軍下成大雷義宣遣諮議參軍劉謀之將萬人就弘召司州刺史魯秀欲使爲謀之後溫秀至江陵見義宣出指席曰吾兄誤我乃與衆人作賊今年敗矣義宣兼荆江兗豫四州之力威鎮遠近帝欲奉乘輿法服迎之竟陵王誕固執不可曰奈何持此座與人乃止以柳元景爲撫軍將軍以王玄謨爲豫州刺史命元景統玄謨等諸將以討義宣進據梁山洲于兩岸築壘月壘水陸待之義宣自稱都督中外諸軍

事命倖佐悉稱名以太子左衛率龐秀之爲徐州刺史義宣移檄州郡加進位號使同發兵荊州刺史朱修之僞許之而遣使陳誠於帝益州刺史劉杳之斬義宣使者遣兵萬人襲江陵戊申義宣帥衆十萬發江津舳艫數百里以子怡爲輔國將軍與左司馬竺超民留鎮江陵檄朱修之使發兵萬人繼進修之不從義宣知修之戒於已乃以魯秀爲雍州刺史州使將萬餘人擊之王玄謨聞秀不來喜曰賊貨易與耳荊州刺史坦護之妻徐道寶之姊也道寶遂護之同反護之不從徐兵擊之魯秀義宣至尋陽以質爲前鋒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二

三

而進夷亦引兵趣歷陽與質水陸俱下將軍沈靈賜將百舸破質前軍于南陵質至梁山列陣兩岸與官軍相拒上以將軍薛安都宗越等成歷陽與魯秀前鋒戰敗之夷不能進留軍大岷使魯瑜屯小岷上復遣將軍沈慶之濟江督諸將討夷夷食少引兵稍退自留斷後慶之遣安都帥輕騎追之及夷于小岷夷將戰飲酒過醉安都望見夷即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其首夷衆奔散瑜亦爲部下所殺遂進攻壽陽克之徐道寶奔來海東海人救之義宣至鵲頭慶之送夷首示之并與書曰僕荷任

方而暴生所統近聊帥輕師往往剪撲軍鋒纔及賊夷授首公情契異常或欲相見及其可識指送相呈真累世將家驍猛善戰號萬人敵義宣與質聞其死皆駭思柳元景軍于采石王玄謨以賊質衆盛遣使水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孰太傅義恭與義宣書曰往時仲堪假兵靈寶尋害其族孝伯推誠率之旋踵而敗賊質少無道行弟所具悉今藉西楚之強力圖濟其私因謀果遂恐非復池中物也義宣由此疑之義宣至蕪湖質進計曰今令萬人取南州則梁山路絕萬人截梁山則玄謨不必救動一宮中流鼓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三

四

直趣石頭此爲上策也義宣將從之劉謨之客言于義宣曰質求前驅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既克然後長驅此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質攻梁山西壘破之又遣數千人趨南浦欲自後掩玄謨游擊將軍垣護之引水軍與賊破之米脩之斷馬鞍山道據險自守魯秀攻之不克屢爲修之所敗乃還江陵修之引兵蹕之或勸修之急追修之曰魯秀驍將也默窮則搜不可追也王玄謨使垣護之告急于柳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東城萬人賊軍數倍弱弱不敵退還姑孰欲就節下協力當之更議進取元景不許曰賊

勢方盛不可先退。吾當捲甲赴之。護之曰。賊謂南州有三萬人而將軍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壘則虛實露矣。王豫州必不可來。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留龐弱自守。悉遣精兵助玄。談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以爲建康兵。悉至。衆心乃安。質請自攻東城。諮議參軍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克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乃遣劉謨之與質俱進。甲寅。義宣至梁山。頌兵兩岸。質與劉謨之進攻東城。玄誤督諸軍大戰。薛安都帥突騎先衝其陳之東南。附之。斬謀之首。宗越又陷其西北。質等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二

宋書

五

建

兵大敗。垣護之燒江中舟艦。煙焰覆水。延及西岸。營壘殆盡。諸軍乘勢攻之。義宣兵亦潰。義宣單舸遁走。閉戶而泣。荊州人隨者猶百餘。舸質欲見義宣計事。而義宣已去。質不知所爲。亦走。其衆皆降散。質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走。使嬖人何文敬領餘兵。若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給文敬曰。詔書唯捕元惡。餘無所問。不如逃之。文敬棄衆亡去。質先以妹夫羊冲爲武昌郡。質往救之。冲已爲郡。至朝庇之所。枝質無所歸。乃逃于南湖。報運實報之。退兵至以荷覆頭。自沉于水。出其鼻。軍主鄭車兒望見射之。中心。兵

乃亂至。腸胃紫。水草斬首送建康。子孫皆棄市。功臣柳元昇等封賞各有差。義宣走至江夏。聞巴陵有軍。回向江陵。衆散。且盡。與左右十許人徒走。脚痛不能前。僞民露車自載。緣道求食。至江陵郭外。遣人報。三超民。超民具羽儀兵衆迎之。時荊州帶甲尚萬餘人。嘗秀北走。義宣不能自立。欲隨秀去。乃携子伯及所愛妾五人。著男子服。相隨。城內擾亂。自外文橫。義宣懼。壁馬。遂步進。三超民送至城外。更以馬與之。歸而城閉。義宣求秀不得。左右盡棄之。夜復還。南郡空。解旦日起。民放送刺。嘉義宣止獄。尸生地歎曰。藏質老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二

宋書

五

建

奴誤我秀赴水死。就取其首。詔右僕射劉延孫使荊江二州。旌別枉直。就行誅賞。且分割二州之地。議更置新州。初。晉氏南遷。以揚州爲京畿。輟帛所資皆出焉。以荊江爲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上惡其疆大。故欲分之。癸未。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入郡置鄂州。治江夏。龍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太傅義恭議使鄂州治巴陵。尚書令何尚之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連接雍梁。實爲津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既有見城浦大容。舫於是爲便。上從之。

既而荆揚因此虛耗尚之請復合二州上不許上惡
宗室強盛不欲權在臣下太傅義恭知其故故請省
之上使王公八座與荊州刺史朱修之書令丞相義
宣自爲計書未達庾寅修之入江陵殺義宣并誅其
子十六人及同黨超民從事中郎蔡超等超民兄
弟應從許何尚之上言賊既遁走一大可擒若超民
反覆殊利即當取之非惟免怨亦可要名義之賞而
超民曾無此意觀過知仁且爲官保全城府謹守庫
藏端坐待縛今戮及兄弟則與其餘逆黨無異於事
爲重乃原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重福

子

重福

李重福中宗子高宗時王唐昌郡長安木乃進上進
神龍初韋庶人誅與張易之兄弟陷重福收懷州員
外刺史從合均二州不領事景龍三年中宗親郊赦
天下十惡者咸宥流人得還重福不得歸自陳蒼生
皆自顧而一子撰韋皇天平分固若此乎不報韋后
得政詔左屯衛大將軍趙思薛恩簡以兵護守睿
立徙集州韋后之臨朝也吏部侍郎鄭愔貶江州
司馬潛過均州與重福及洛陽人張靈均謀舉兵誅
韋氏未發而韋氏貶重福遷集州刺史未行靈均說

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長當爲天子相王雖有功不當
繼統東都士庶皆願王來王若潛入洛陽發左右屯
營兵襲殺留守據東都如從天而下也然後西取陝
州東取河南北天下指麾可定重福從之靈均乃密
與情結謀聚徒數十人時自往書少監左遷沅州
刺史遂留洛陽以疾重福爲重福草制立重福爲帝
尊上爲皇季叔以溫王爲皇太弟愔爲左丞相知內
外之事靈均爲左丞相天柱大將軍知武事重福與
靈均許乘驛詣東都愔先供張駙馬都尉張昇弟以
行重福洛陽縣官微聞其謀八月與寅佐吳弟按問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重福

重福奄至縣官馳出白留守群官皆逃隨洛州長史
崔日知獨帥眾討之留臺侍御史李邕遇重福于天
津橋從者已數百人馳至屯營告之曰譙王得罪先
帝今無故入都此必爲亂君等宜立立功取富貴又告
皇城使閉諸門重福先取左右屯營日中射之矢如
雨下乃還趨左掖門欲取留守兵見閉門大怒火未
及然左右營兵出逼之重福窘迫策馬出東逃匿山
谷明日留守大出兵搜捕重福赴清渠溺死日知以
功拜東都留守鄭愔貌醜多須既處梳髻若婦人服
匿市中擒獲被勒股慄不能對張靈均神氣自若顧

惜曰吾與此八舉事宜其敗也與惜皆斬于東都市
初惜附來俊臣得進後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
氏韋氏敢又附譙王重福竟坐族誅

唐李璘

李璘玄宗子少失母肅宗收養自抱眠之長聰敏好
學貌陋甚不能正視既封永王領荊州大都督安祿
山反帝至扶風詔璘即日赴鎮俄又領山南江西領
南黔中四道節度使以少府監竇昭爲副璘至江陵
募士得數萬補署郎官御史時江淮租賦鉅億萬璘
生宮中見富且強遂有闢江左意以薛鏐李臺卿等

八編類集

卷四

九

爲謀主肅宗聞之詔璘還覲上皇于蜀璘不從其子
襄成王傷剛鷲之謀亦樂亂勸璘取金陵卽引舟師
東下甲士五千趨廣陵以渾惟明李廣琛高仙奇爲
將然未敢顯言取江左也會吳郡採訪使李希言平
牒璘因發怒曰寡人上皇子皇帝弟地尊禮絕今
希言乃平牒抗威落筆署字何邪乃使惟明策希言
而令廣琛趨廣陵攻採訪使李成式璘至當塗希言
已也丹陽遣將拒戰不勝降於璘江淮震動明年肅
宗遣宦者啖廷瑤等與成式謀招諭之時河南招討
判官李銑在廣陵有兵千餘廷瑤邀銑屯楊子成式

又遣廣陵卒三千戍伊婁埭張旌幟大閱士璘與湯
登陴望之有懼色廣琛辦事不集謂諸將曰與公等
從王豈欲反邪上皇播遷道路不通而諸子無賢於
王者如總江進銳兵長驅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
使吾等名挂叛逆如後世何衆許諾遂割臂盟於是
惟明奔江寧廣琛以兵六千奔廣陵使騎追躡之
廣琛曰我德王故不忍決戰逃命歸國耳若逼我且
決死追者止乃免是夜銑陣江北夜然求韋人執二
炬以疑之隔江望者兼水中之影一皆爲二璘軍亦
舉火應之璘疑官軍悉潰攜兒女及麾下遁去遇明
覺其給復入城具舟楫使傷驅衆趨音陵諜者告曰
王走矣成式以兵進先鋒至新豐璘使湯僖奇逆擊
之銑合勢張左右翼射傷中肩軍遂敗僖奇與璘奔
鄱陽司馬閉城拒璘怒焚城門入之敗璘兵掠餘十
將南走嶺外江西採訪使皇甫旆兵追及之戰大虜
嶺璘矢被執旆殺之傷爲亂兵所害僖奇逃去

吳孫綝

備據

孫綝孫堅弟靜之曾孫也綝父諱爲安民常尉綝始
爲偏將軍遷大將軍假節封永寧侯負貴倨傲多行
無禮綝以玩亮始親政事多所難問甚懼還建業稱

疾不朝樂室于朱雀橋南使弟威遠將軍祿人蒼龍宿衛弟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閔分屯諸營欲以專朝自問亮內嫌琳先是五鳳初蜀使來聘將軍孫儀等欲因會殺孫儀等自殺死者數十人全琮妻公主魯班諸朱公主魯育與同謀殺之至是亮乃推魯育見殺本末責怒朱公主于虎林督朱熊熊弟外部督朱損不匡正孫峻乃殺熊及損琳入諫不從亮遂與全公主太常全尚將軍劉承議誅琳亮妃琳從弟女也以其謀告琳琳率衆夜襲全尚遣弟恩殺劉承干蒼龍門外遂圍宮琳遣中書郎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李崇亮亮璽綬以亮罪狀班告遠近尚書桓奏不肯署名琳怒殺之典軍施正勸琳徵立瑯琊王休琳從之琳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琳奉牛酒詣休休不受資請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將多勸吾自爲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官無異當復攻圍耳布以言聞休休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又復加恩符中與琳分省文書或有告琳懷怨侮上欲圖反者休執以付琳琳殺之由是愈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休許焉盡勅所督中管精兵萬餘人

皆令裝載所取武庫兵器咸令給與將軍觀趙說休曰琳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朔又告琳欲反有徵休審問張布布與丁奉謀於會殺琳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諺言盟會有變琳聞之不悅夜大風發木揚沙琳益恐戊辰臘會辦辦疾休墮起之使者十餘輩琳不得已將入衆止焉琳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琳求出休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琳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斬之以琳首令其衆曰諸與琳同謀皆赦放仗者五千人聞乘船欲北岸追殺之夷三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晉司馬道子

司馬道子簡文帝子出後琅邪孝王封琅邪王孝武帝不親萬機但與道子酣歌爲務姘姆尼僧尤爲親暱郡守長吏多道子所樹立旣爲揚州總錄勢傾天下中書令王國寶性卑佞特爲道子寵昵又崇信浮屠之學用度奢侈桓玄嘗候道子正遇其醉賓客滿坐道子張目謂人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于時朝政既紊左衛領將軍許榮上

疏諫中書即范甯亦深陳得失帝由是漸不平於道子然外每優崇之國寶卽甯之甥以諂事道子甯奏請黜之國寶懼使袁悅之因尼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帝因發怒斬悅之國寶懼復詣甯於帝帝流涕出甯爲諫章太守道子由是專恣嬖人趙牙出爲僞相如千秋本錢塘捕賊吏因賂詣進道子以牙爲魏郡太守千秋驃騎諸議參軍牙爲道子開東第鑿山穿池列樹竹木功用鉅萬道子既爲皇太妃所愛紀恃寵來酒時失禮敬帝不能平令聞人與上疏曰驃騎諸議參軍茹千秋協附宰相起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二

帝紀

三

微賤竊弄威權街賣天官其子壽齡爲樂安令贓私狼藉畏法奔逃竟無罪罰傲然還縣又尼婢屬類傾動亂時殺賤人餓流殣不絕由百姓單貧役調深刻又振武將軍庾恒鳴角京邑主簿戴良大苦諫被囚殆至亡命而恒以酒醉見怒良夫以執忠廢棄又權寵之臣各開小府張設吏佐疏奏帝益不平而逼於太妃無所廢黜乃出王恭爲兗州殷仲堪爲荊州王珣爲僕射王稚爲太子少傅以張王室而漸制道子也道子復委仕王緒山是明黨競扇中書郎徐邈以國之至親唯道子而已宜在敦睦從容言于帝曰昔

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宜深慎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初二十一年帝嗜酒流連內殿張貴人寵冠後宮時貴人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貴人偏飲宦者酒散遣之使婢以被蒙帝面截之重賂左右云因廢恭崩時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推問安帝初而不慧寒暑飢飽亦不能辨初王國寶黨附道子屢爲中丞稽察所糾國寶起齋作清暑殿武帝甚怒之國寶懼遂更求媚于帝而跡道子帝復寵昵之道子大怒嘗於內省而責國寶以錮繫之及帝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二

帝紀

三

明國寶復事道子與王緒共爲邪媚道子更惑之帝既冠道子稽首歸政王國寶始總國權王恭乃舉兵討之道子懼收國寶付廷尉其從弟琅邪內史緒悉斬之以謝于恭恭即罷兵道子乞解中外都督錄尚書以謝方岳詔不許道子世子元顯時年十六爲侍中心惡恭請道子討之乃拜元顯爲征虜將軍其先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于府王恭威震內外道子甚惡復引譙王尚之以爲腹心王恭知之復舉兵以討尚之爲名荊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史庾亮廬州刺史桓玄並應之元顯攘袂慷慨謂道子曰去年

不討王恭，致有今役。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日飲醇酒，而委事於元顯。元顯雖年少，而聰明多決，志氣果銳，以安危爲己任。尚之爲之羽翼，時相傳會者，皆謂元顯有明帝神武之風。於是，以爲征討都督假節統前將軍王恂、左將軍謝琰等伐恭。滅之既而，楊佺期、桓玄、殷仲堪等復至石頭。元顯於竹里馳還京師，遣丹陽尹王愷等發京邑士庶數萬人，據石頭以距之。道子將出，頻中堂忽有驚馬蹂藉，軍中因而擾亂，赴江而歿者甚衆。仲堪既知王恭敗死，復俱西走，與桓玄屯於潯陽。朝廷嚴兵拒內外，嚴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宋書

主

然詔元顯甲杖百人入殿，尋加散騎常侍中書令。會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風天子解道子揚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顯自以少年，頗居權重，慮有譏議，於是，以琅邪王領司徒。元顯自爲揚州刺史。既而，道子消釋方知去職，於是，大怒。廬江太守張法順以刀筆之才，爲元顯謀主。自桓謙以下，諸貴遊皆歛衽請交。元顯性苛刻，法順屢諫，不納。又發東土諸郡免奴爲客者，號曰樂屬，移至京師，以充兵役。既而，孫恩乘機作亂，加道子黃鉞。元顯爲中軍以討之。然道子更爲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

元顯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與奏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矣。元顯因諷禮官下議，稱已德隆望重，既錄百揆，內外群僚，皆應盡敬。于是，公卿皆拜。于時，軍旅存興，國用虛竭，自司徒以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飲不已，富過帝室。會孫恩至京口，元顯柵斷石頭，率兵距戰。頻不利。道子無他謀畧，惟日禱蔣侯廟，爲厭勝之術。既而，孫恩遷於北海。桓玄復據上流，致殘于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元顯竟而大惡。張法順謂之曰：桓玄承藉門資，素有豪氣，既并殷楊，罕有荆楚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宋書

主

然桓氏世在西藩，人或爲用，而弟下之所控引，止三吳孫恩爲亂，東土塗地，編戶飢饉，公私不贍。玄必乘此，縱其姦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爲之奈何？法順曰：玄始據荊州，人情未輯，方就綏撫，未逞他計，及其如此，發兵誅之，使劉牢之第前鋒而爲下，以大軍繼進，桓玄之首必懸於麾下矣。元顯以爲然，遣法順至京口，謀於牢之。而牢之有疑色。法順遂說元顯曰：觀牢之顏色，必貳於我。未若召而殺之，不爾收。入大事。元顯不從。道子伐桓玄，危以牢之爲前鋒。法順又言于元顯曰：自舉大事，未有威斷，奸謀兄弟，每爲上流耳目。

斬之以孤荆楚之望且事之濟不繫在前軍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不貳若不受命當逆爲其所元顯曰非牢之無以當桓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必動二三不可牢之素惡元顯恐桓玄既滅元顯益驕恣又恐已功名愈盛不爲元顯所容且自恃材武擁強兵欲假玄以除執政復伺玄之隙而自取之故不肯討玄元顯日夜醉酣以牢之爲首鋒牢之驟請門不得兄及帝出饒元顯遇之公座而已牢之軍深淵參軍劉裕請擊玄牢之不許玄使牢之族舅何穆說牢之曰自古戴震人無類義書四七主之威挾不賞之功而能自全者誰邪越之文種秦

之白起漢之韓信皆事明主爲之盡力功成之日猶不免誅夷况爲凶恩者之用乎君如今日戰勝則傾宗戰敗則覆族欲以此安歸乎不若翻然改圖則可以長保富貴矣古人射鉤斬祛猶不害爲輔佐况玄與君無宿昔之怨乎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愈恐牢之頗納穆言與玄交通中尉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劉裕極諫不聽其子敬宣諫曰今國家衰危天下之重在大大人與玄藉叔父之資據有全楚割晉因三分之二一朝縱之使陵朝廷玄威望既成恐難圖也

董卓之愛將在今日矣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耳但平玄之後今我奔驃騎何牢之遣敬宣詣玄請降玄欲誅牢之乃與敬宣宴飲陳名書盡共觀之以安悅其意敬宣不知覺玄佐史吳不相視而笑玄版敬宣爲諮議將軍于時揚土飢饉歲漕不繼玄斷江路商旅遂絕公私匱乏士卒唯給橡橡大將將發玄從兄驃騎長史石生馳使告玄玄進次尋陽傳檄京師罪狀元顯俄而玄至西陽帝戎服饒元顯于西池始登舟而玄至新亭元顯棄船走屯園子學堂明日列陣於宣陽門外元顯佐吏多散走或

人編類義

宋書四七

六

言玄已至大析劉牢之遂降於玄元顯迴入宣陽門牢之參軍張暢之率衆逐之衆潰元顯奔入相府唯張法順隨之問計于道子遠子對之泣玄遣太傅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於新亭縛於舫前而殺之元顯答曰爲王誕張法順所誤於是送付廷尉并其六子皆害之玄又奏道子辭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成都使御史竹林防衛竟承玄旨醢殺之

宋劉義康

劉義康高祖子永初元年立爲彭城王文帝元嘉五年爲荊州荊州揚州刺史王弘與義康二府並置佐

領兵其輔朝政既弘多疾且欲委選大權每事推讓
義康由是義康專總內外之務義康意猶快快欲得
楊州形於辭時以弘弟榮首居中爲上所親委愈不
悅弘以老病屢乞骸骨榮首自求異郡上皆不許義
康謂人曰王公父病不起神州詎宜臥治榮首勸弘
減府中文武之半以授義康上聽制三子入義康乃
悅十二年領軍將軍到港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港之
入也景仁實引之港既至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而
一日居前意甚憤憤又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爲間已
猜隙漸生知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時義康專秉朝
權港嘗爲義康上佐遂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
回上意頗黜景仁獨當時務帝加景仁中書令中護
軍卽家爲府港加太子詹事港愈憤怒使義康毀景
仁於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對所親數曰月之令入入
便座人乃稱疾解職表疏景仁帝不許使持家奏病
港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爲帝難知當有以
解之不能傷義康至親之愛帝微聞之遷港軍府於
西掖門外使近宮禁故港謀不行義康伶局及諸附
麗港者皆相約勒無敢歷殷氏之門惟後將軍司馬
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忌于朝廷

景仁臥家不朝謁帝常使炳之銜命往來然不疑也
桓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解自戰諸
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帝久疾不愈劉湛說義康
以爲富車一日要駕道濟不復可制命召義康
召於帝子道濟入朝廷至留之累月帝病漸瘳道濟
已下者未發會帝疾動義康召召道濟入道濟因
純之下召辨道濟符取金貨招誘劉湛因談疾現
庫賜心及付還計半士子黃州寺至至十一人疎
之道濟見及憤怒于光如起脫帽投地曰乃懷沒
里長眠魏人謂之喜曰道濟死矣子臺不足復得南
人猶其去
義王義宣爲江州刺史義康專總朝政上體疾積平
心勞輒發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食非口所親
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內外衆事皆專決施行性好史
職糾討文繁莫不精盡上由是多委以事凡所陳奏
入無不可士之幹練者多被意遇然素無學計不識
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已府府僚無施及計官
者乃斥爲臺官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私
置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四方獻饋皆以主品薦義
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敕掛款其形咏並劣義
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掛大供御者

三十領軍劉湛既與僕射殷景仁有隙，湛欲以義康之重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推崇之，而殷不能中。殷景仁嘗言於上曰：「相王體重，非社稷計宜少抑。」義康上喻然之，司徒左長史劉斌湛之宗也，大將軍從事中郎王亮及主簿劉敬文等，凡親委皆以傾。湛有寵於義康，是上多疾，嘗謂言事一日安為宜，立長君，上嘗疾為便。義康具頓首請義康還省，流涕以去。湛及景仁等曰：「天下艱難，是幼主所仰，義康居之，適不答而寵秀等輒說尚書奏請廢康，康未立，康帝憂事，義康不知也。」及上疾瘳，微聞之，而斌等密謀欲使大業終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有不與已同者，必多方搆陷之。又擇拾景仁短長，或虛造異同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矣。上以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收劉湛付廷尉，下詔暴其罪惡，就獄誅之，并誅其黨劉斌、劉敬文等八人。從尚書即何默子等五人於廣州，囚大赦，是日救義康入宿，留止中書省，其夕分收湛等。青州刺史杜驥勸兵殿內，以備非嘗道人宣言告義康以湛等罪狀，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義康為江州刺史，侍中大將軍如故，出鎮豫章。初，殷景仁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出去來，日以十數。

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景仁猶稱脚疾，以小牀與就坐，謀討處分一皆委之。初，檀道濟薦吳興沈慶之，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劉湛為領軍，尋謂慶之卿在省歲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頻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收湛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導而入，上曰：「卿何意，乃面義慶之曰：「夜半與陳主不啻緩服。」上遣慶之收劉斌殺之，曉騎將軍徐湛之，與義康尤親，厚上深銜之。義康敗，湛之被收罪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為長嫡，素為上所禮，至是入宮見上，號哭不復施臣妾之禮，上乃赦之。吏部尚書王球，履之叔父也，以簡淡有美名，為上所重，性進利，深結義康及湛，球屢被之，不從。誅湛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左右為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與汝云何，履師恩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上以球故，履得免死，廢于家。義康方用事，人爭求親暱，唯司徒主簿江湛早能自疎，求出為武陵內史，檀道濟嘗為其子求婚於湛，湛固辭，近濟因義康以請之，湛拒之愈堅，故不淖於二公之難。上聞而嘉之，義康停省十餘日，見上奉辭便下，湛上唯對之慟哭。

餘無所言上遣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選擇不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初吳興太守謝述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義康將南歎曰昔謝述唯勸吾退劉班唯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明矣上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以征虜司馬肅斌爲義康諮議參軍領豫章太守使兼驍將軍肅斌之將兵防守義康左右愛念者並聽隨從資奉優厚久之上就會稽公主宴京王起再拜叩頭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丁歲暮必不爲陛下所容今特請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患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七

三

若違令準便是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曰會稽姊飲燕憶弟所餘酒今封送故終主之身義康得無恙朕景仁既拜揚州縣丞遂爲上馬之朝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癸丑辛以光祿大夫王球爲僕射以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僕軍長史范曄主簿沈璞以沈璞之爲右衛將軍對掌禁旅又以庾炳之爲吏部郎俱參機密

漢昌邑王

建統

漢昌邑哀王髡武帝子嗣立即位二十七日行落亂大將軍光與群臣議曰孝昭皇后廢賀歸故國賜湯

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國除爲山陽郡初賀在國時數有怪嘗見白大高三尺無頭其頭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又人鳥集帝中王知惡之仰大面嘆曰不祥何鳥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夫國之存亡臣在臣言哉頃王內目探度大王禍皆三日誦人事決王迫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大王位爲諸侯王行計於戚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後又與王生席王問遂逐呼然蓋曰宮室不久祇留數至血者陰憂像也宜畏慎自省賀終不改即居無何徵既即位後王夢青蠅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七

二

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發視之青蠅矢也以問遂遂曰殿下之詩不云乎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則諫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爲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爲福乃放逐之臣當先逐矣賀不用其言卒至千廢

漢劉勝

劉勝景帝子封中山王武帝初即位大臣恐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怨是錯之幾皆以諸侯連城數十秦疆欲削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

何遜

先帝所以肅封連城大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吹毛求疵管服其臣使證其君多事以侵寬建元三年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樂故思者不可為樂太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徊不食莊門子一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旬間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臣身遠與寡身為之先累口鏤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粉簞逢羅消然出涕臣聞白日曠光幽隱皆照明月照夜露蟲宵見然雲

八編都纂

宋百四十一

卷一百四十一

三十五

恭列布衣冥晝昏塵埃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關不得聞謔言之徒森生道途路遠何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群臣非有茂羊之親鴻毛之重群臣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大宗室損卻骨肉外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于所以橫分也以吏所侵聞于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其後吏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別屬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

稍自分析弱小云勝為人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立四十三年薨諡曰靖

齊蕭光

蕭晃高帝第四子也時禁諸王畜仗在都下者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是愛武飾罷徐州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為禁司所覺投之江中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昶稽首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白象兄小字也上亦垂泣高帝大漸時戒武帝曰宋氏若骨肉不相圖他族豈得來其樊汝添戒之故武帝終無異意然晃亦不見親寵當時論者以武帝優於魏文減於漢明

八編都纂

宋百四十一

卷一百四十一

三十六

北齊三高

高澄欲弟三子也元象中封永安郡公家集有氣力善射騎為文襄所愛文宣末年多酒失浚謂親近曰二兄舊來不甚了了自登阼已後識解頗進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其以為憂欲乘驛至鄴而諫不知用吾吾人有知密以白帝又見鄒人

年未朝從幸東山帝裸程爲樂雜以婦女又作狐掉
尾戲沒道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悅沒又於屏處
召楊遵彥議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遵
彥懼以奏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惡遂罷遵還官沒
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令徵沒沒思禍謝疾不朝上
怒馳驛收沒老幼泣送者數千人既至盛以鐵籠與
上黨王渙俱實北城地牢下飲食澆穢共在一所明
年帝親將左右臨穴歌詠令沒等和之沒等惶怖且
悲不覺聲戰帝爲愴然因泣將赦之長廣王湛先與
沒不睦進曰猛獸不可出穴帝嘿然沒等聞之呼長
八編集

卷四

三

廣王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左右聞者莫不悲傷
沒與渙皆有雄畧爲諸王所傾服帝恐爲恐乃自刺
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龍亂刺翠每下沒輒以手
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龍燒殺之填以石
土後出穴皮髮皆盡屍色如炭後帝以其妃陸氏配
儀同劉郁捷舊帝蒼頭也以軍功見寵時令郁捷害
沒故以配焉後數日帝以陸氏先無寵于沒赦與離
絕

高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初即位在晉陽群臣請
建中宮及太子帝謙未許都下百寮又請乃稱太后

令立爲王太子帝臨崩遺詔傳位於武成并有手書
其末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百年
封樂陵王河清三年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津
赤星見帝以益水承星影而益之一夜盆自破欲以
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救百年書百年嘗作數
教字德胄封以奏帝遂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召自
知不免割帶決留與妃斛律氏見帝於玄都苑涼風
堂使百年書教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
擊之人令又曳百年達堂且走且打所過處血皆徧
地氣息將盡曰乞命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棄諸池
八編集

卷四

三

池水盡赤於後園親看埋之妃把瑛哀號不肯食月
餘亦死瑛猶在手拳不可開時年十四其父光自壁
之乃開陸令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
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嘗懷恐懼宜
早爲計帝未決以食器密迎祖班問之班稱周公殺
管叔季友醢慶父帝納其言啟太后曰明旦欲與仁
威出獵須早還是夜四更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
兄兄喚兒何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
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抱家頭耳
出至大明宮異血滿面立殺之時年十四太后臨哭

十餘年便擁入殿明年三月葬於都西昭陵曰是終哀帝以愍太后

唐十一李

李上金高宗子始王杞永徽三年遣領益州大都督鄧善二州刺史武后疾其母故有司誣奏謂封邑從置澧州父之后陽若可喜者表杞王上金鄧陽王素節聽朝集義陽宣城二公主各增秩由是上金爲沔州刺史素節岳州刺史然卒不朝高宗崩詔上金素節二公主赴哀文明元年從王澤豐王州刺史載初中武承嗣誣上金素節謀反召繫御史獄上金聞素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節已殺殺即推經七子並流死顯州神龍初還還官爵以其子義珣嗣王

李素節高宗子始王雍授雍州牧方驛州洋勉日鹽帝愛之轉岐州刺史更王郁母被殺死出素節爲中州刺史乾封初詔素節病無入朝而實不病乃著忠孝論自明舍曹參軍張柬之以聞帝欲省其誅武后滋不悅坐受膝降王鄱陽削戶十七徙置袁州禁錮終身儀鳳三年爲岳州刺史徙王許歷三州刺史與上金同追逮赴都道間遭喪哭者謂左右曰病此何可得而須哭哉至龍門驛被絛年四十三并以庶人

禮子英等九人並誅惟琳瓊球欽古尚幼長附當崩中宗復位追故封贈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陪葬乾陵詔璵嗣王

李係肅宗子封越王乾元二年九節度兵潰河北朝廷震駭乃以李光弼代郭子儀總兵關東而光弼請賢王爲帥於是詔係充天下兵馬元帥而光弼副知節度行營事係留京師史思明陷洛陽係請行不聽帝寢疾太子監國張后與中人李輔國有隙因召太子入謂曰輔國典禁軍用事又四方皆出其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璿天子制逼從聖皇天下側目今上在病留輔國常快快忌吾與汝又程元振陰結黃門閹不軌若釋不誅禍不移頃太子泣曰此二人者陛下勳舊而上體不豫重以此事得無震驚乎願出外徐計之后曰足難與其事者乃召係曰汝能行此乎係許諾即遣內謁者監段恒俊選材勇宦者二百人授甲長生殿以帝命召太子元振以告輔國乃杞與勅兵凌宵門迎太子以難告太子曰上疾亟吾可恩死不赴乎元振曰赴則及禍乃以兵護太子止飛龍殿勅兵夜入三殿收係及恒俊等百餘人繫之幽后別殿后及係皆爲輔國所害

李憺憲宗子封禮王憲宗薨太子吐突承璀欲復立儲副意屬憺帝自以穆宗爲太子帝崩之夕承璀死王被殺

李憺憲宗子封絳王敬宗崩蘇佐明等矯詔以王領軍國事王守澄等立文宗王見殺

李湊穆宗子始王漳與安王同封文宗即位疾王守澄頗狠引支黨撓國謀盡誅之密引宰相宋申錫使爲計守澄客鄭注同知之以告乃請先事殺申錫又以王賢有中外望因欲殊聯大臣族夷之乃令神策

虞候盧著上飛變且言宮史晏敏則朱訓與申錫

入編纂纂

卷一百一十七 先朝 三

脫史王師文圖不軌訓言言上多疾太子初召見於弟及必澤王立申錫陰以金幣進王而王亦以珍服

厚各卽捕訓等禁神策欲擄掠定其辭諫官辭伏閣極言出獄牒付外雜治注等懼事泄乃請下詔貶王帝水之悟因黜湊爲興縣公時太和五年也令中人持詔叩賜且慰曰國法當爾無他憂八年吐突承璀上

注後以罪誅帝哀湊被讒死不自明開成三年追贈懷懿太子

李洛穆宗子史亡其母始封安王初楊賢妃得寵于文帝晚稍多疾妃陰請以王爲嗣案爲自安地帝與

李相李瑤謀誣謂不可乃止及帝嘗先上見武帝欲重己功却撓澤嘗欲以爲太子帝殺之

李成美敬宗子封懷王初文宗以李成美人位

數建建其宮開成四年帝乃立其子爲太子與開本貝而帝崩懷王立武宗殺之於宮

李德裕憲宗子始王妻與敬王沂同封帝何謂郭十一

十六宅與王處大明宮內院以諫議大夫郭仲英

郭郎中李鄴爲守謂王言一語說守謂爲上授梓

王立爲憲宗乃罷昭宗乾寧三年結生爲守軍是時

謀王行瑜而李茂貞悉以兵入詔詔王分統

安聖奉宸保寧安化軍衛京師天子將府太原韓建

道迎之留次華州建畏王等有兵遣人上急變告諸

王欲殺建脅帝幸河中帝驚召建諭之解衣不肯入

救滋與諸王謁建自解建留軍中奏言中外異體臣

不可以私見又言晉八王擅權卒敗天下請歸十六

宅悉罷所領兵帝不許建以兵環行在請誅大將李

筠帝恩靳筠以謝建盡逐衛兵自是天子孤弱史初

帝使嗣廷王戒丕嗣丹王允往見李克用王遣建

惡之又嗣覃王嘗督軍伐茂貞于是劾奏比歲兵

近輔諸王階其禍使乘輿越在下藩不得安臣已請

解其兵今延單丹三王尚陰計以危國謂之帝王至邪是後三日與劉季述始謀以兵攻上宅諸王被髮棄坦走或升屋極望曰帝矣是乃將上并其屬至石壁各殺之以謀反人卜克之李裕稱帝于大順二年始上德宗于華州韓建已奪諸王兵不自安乃請王居于之王居者既又殺諸王謂之帝李述帝東內奉帝即位李述謀陷右軍或謂殺之帝曰太子冲福誠難立之月何罪謂之帝少陽院復為王李全忠自鳳翔還見王奉誠韓建李全忠之密語謂之帝惟能曰王既竊帝矣大義滅親宋可留公任宰相蓋蔽之謂之帝從容言如全忠意帝不許他日以語全忠全忠曰此國大事臣安敢語此此必殺賣臣乃免帝遷洛他日謂將玄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奈何欲殺之言已泣下自翹指流血玄暉即摘語全忠全忠患帝被弑玄暉罷酒邀諸王九曲池飲酣皆殺之投屍水中唐自中葉宗室子孫多在京師切者或不出閭雖以國王之實與匹夫不異故無赫赫過惡亦不能為王室軒輊運極不運與唐俱殫然則歷數短長自有底止彼漢七國晉八王不得其效愈速福云

八編彙纂

卷百四十五

五

梁蕭綜

異姓

蕭綜武帝第二子也封豫章郡王遷徐州刺史入為侍中領右將軍初綜母吳淑媛在齊東昏宮寵在潘余之亞及得幸于武帝七月而生綜官中多疑之武帝御諸子以禮朝見不甚數綜恒愁不見知分出潘淑媛恒隨之至鎮時年十五尚裸袒嬉戲於前晝夜無別妃袁氏尚書令昂之女也淑媛恒節其宿止遇袁妃尤不以道內外咸有機聲綜後在徐州政刑酷暴諸尚書僕射徐勉求出鎮襄陽勉未敢言因是怒勉餉以白團扇圖伐檀之詩言其剛也在西州於別室歲時設席祠齊氏七廟又累微行至山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問裕說以生者血灑死者骨漆為父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其骨灑血試之亦既有徵矣在西州生次男月餘日浴殺之既瘞夜遣人發取其骨又試之其酷忍如此綜至魏侍中丹陽王綜改名續字德文追服齊東昏斬袁魏太后及群臣並弑八月有司奏削爵土絕其屬籍攻子直姓悖氏未及旬日有詔復屬籍封直永新侯及蕭實黃據長安反綜復去洛陽欲奔之魏法渡河橋不得乘馬綜乘馬而行橋吏執之送洛陽

八編彙纂

卷百四十六

五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十八

經濟編

宗類

封建

晉惠公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傳之師服曰吾奔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宗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翼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覲覲今晉句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八

宗類

乙

宗類

秦丞相王綰等言諸侯初被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請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其苦戰聞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

漢孝惠既崩高后稱制侯王諸呂何不可哉當若早

署祿產之位空序親疎之節小其國以圖全薄其勢以遠害而陳平周勃亦分茅錫土將相之後皆同山河舅甥之國穆若唇齒預閉覬覦之心不踐嫌猜之隙克復明辟決自我躬高謝壽陵無負先帝安有齊兵之觀變代邸之危疑哉何便高祖呂后親既在之勢析當時之疑斷必然之策柱未萌之禍則惠文之間無呂之難哀平之末有晉鄭是依况復周陳諸家休戚連漢察獻思德詔誨未改雖天命典察孰能明之然人謀協密必無悔矣

李斯謀祖呂

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八

宗類

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惠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幽厲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與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足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其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餘人自雁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同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靚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蔽泗澤

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疆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疎諸侯或驕奢怵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干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八編諸侯集卷之八三
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陝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藩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大牙相臨乘其阨塞地利疆本輪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今後世得覽形勢離疆要之以仁義爲本司馬遷漢書卷之八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

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用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它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耶負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起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哀言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永央官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太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訓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製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六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安不義違職愚懂而不還事方今盛衰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閼臣旦臣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益聞周封八百姬姓金列或子男爵庸臣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同焉且天非爲君生民也朕之不惠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覆

望連城即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
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等昧死言臣
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
等謹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
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爲建國諸侯以相傳
萬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爲並建
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文
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
德施化陛下奉承大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
絕續蕭又終之後于鄒魯屬齊臣平津侯等啓六觀
入德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王
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惟私恩分子第
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卑
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于萬世臣請立臣閼臣
旦臣胥爲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
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恩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
白牡駢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
行嚮之朕其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
寅奏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
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
爲大國康叔之年切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

于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穆父之難伯
禽彰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
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及諸正昭至惠定海
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爲諸侯
王奉承天子爲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
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
惠外討彊暴極臨北海西徂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
師輿械之費不貲于民虛御府之藏以資元戎開禁
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爵不爵承施
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
興天應其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爲
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愁計之皆以爲尊卑失序
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閼臣旦臣胥爲諸侯王
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等前奏
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
大夫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閼等爲諸侯王陛下
謙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敢羣臣之議儒者稱其
術或諱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
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爲尊卑
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

法則弗改所以宣王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它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十八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刑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闕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爲齊王策曰於戲小子罔受

從微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立子胥爲廣陵王策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夏殷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視朕號乃惠乃順毋侮好侯毋適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竹福靡有后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上者四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後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於天下也是以形勢親而王守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者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詠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司馬遷叙王世家

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已耳高皇帝
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螾毛而起以爲不可故
蘇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
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
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
於漢其吏民緣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輿
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趙趙而歸
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
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劉淮陽北邊二三列城
與東鄰以益梁不可者可能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
新郢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
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打齊趙淮陽足
以禦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
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
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古
制天下順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
身止事高亂宿禍就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
弱子將使不宣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
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賈誼
封建子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
淮南王之悍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
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赦之不當今奉尊罪人
之子適足以負謫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
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
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劍手以衛仇人之
賀固爲俱廢而已淮南雖小點布嘗用之矣漢有特
幸耳夫懷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衆不便割割而爲
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
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專諸荊軻起于南柱之間所謂
人編纂
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美賦
車各千乘焉亦足以富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
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奔太都疑國太臣疑上亂之
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
陳蔡葉與不美或不免不足以威晉若克之以資財
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木而重末也臣聞尼人不掉
木大必折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然終爲楚國大
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美實
之以兵車充之以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

蔡雋與不美或奉公子弃疾內竹籜楚國去就王遂
成於乾溪下守亥之并爲計若此豈不痛也哉思夫
木細木大弛心必至時乎時乎可痛惜者此也天下
之執方病大變一姓之大幾如要一枯之大後如股
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惡病也平居不可屈信一
二片鱗身固亡矣也失今弗治必爲諸侯後雖有賴
焉弗能爲已上所以爲諸侯下患也病非徒地也又
苦故也王之子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
也也王之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
無分也以安天下疏者多事大權以備天子故曰非
八編類纂

卷四百八

上

大觀

徒病瘧也又苦蹇蹇也可痛哭者此病是也諸侯
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緇履蹕矣以皇帝在所宮法論
之郎中謁者受騰取告以官皇帝之法子之事諸侯
王或不廉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事
諸侯王乃事皇帝也惟是則諸侯之王乃將至尊也
然則天子之與諸侯臣之與下宜惛然齊等若是乎
天子之相號爲丞相黃金之印諸侯之相號爲丞相
黃金之印而尊無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列卿
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矣人上登
臣而尊今臣既同則法惡得不齊天子爵御號爲大

僕銀印秩二千石諸侯之卿號曰大僕銀印秩二千
石則御已齊矣卿既已齊則車飾其惡得不齊天子
親號曰太后諸侯親號曰太后天子親號曰王諸侯
親號曰王然則諸侯何指而天子何指焉既已同
則夫何以異天子宮門曰司馬對入者爲城旦諸侯
宮門曰司馬對入者爲城旦城旦門衛同入之
罪亦俱存也宮門衛同名其罪一也罪已鈞矣天
子之宮門今令乙是也諸侯之宮門今令乙儀之
言是也天子卑號曰王諸侯卑號曰王天子
車曰重車諸侯車曰重車乘輿等也衣被衣官貢衣

八編類纂

卷四百八

上

大觀

謂王者安居居臣者安在人之情不異而曰狀視同類
賈賤之別非人人天根著於形容也所持以別貴賤
明尊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亂且不息消受無
紀大理則同人事無別然則所謂臣王者非有相臨
之具尊卑之經也持面形而膚之耳近習乎貴卑貌
然後能識則疏遠無所放衆庶無以明則下惡能不
疑其上君臣同倫異等同服則上惡能不鄙下其下
愚錯爲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越可削數

上書說孝文帝文帝覽不恐罰以此與日谷橋及孝
景帝即位錯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
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燕王
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薄王吳五十
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郅誅
稱病不朝千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他至厚
室改過自新乃益賜益卽山錢錢發海水爲鹽誘天
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
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前漢書
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
其事還報景帝曰汝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
上毋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
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
豈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爲魯相諸先生梁孝
王傳論曰臣爲郎時聞之于宮殿中老郎吏好事之
者稱道之也竊以爲今梁孝王怨望欲爲不善者事
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爲太
子大臣不勝正言其不可狀何意治小私說意以受
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實嬰之正言也何以有
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

後傳王太后喜說實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
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其第擅亂高帝約乎于是景
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悅故成王與小弱弟立祠下
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
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
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手是乃封小弟以應縣
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
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宣出好
言于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
好言千秋萬歲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
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
皮薦辟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爲王置酒賜金錢財
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
見者燕見于禁門內飲于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
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王同輦出與同車示
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叛逆乃隨而愛之
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
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
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
諸侯王當爲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

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膏蓋聞梁王西入朝謁張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于太后前言語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為寄景帝臨幄舉身曰諾罷酒山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為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對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賢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必立適孫殷道太子必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成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為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叩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議出于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領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

將王使人
則袁盎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孝于嗜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于春秋氣力武勇幾師傳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元帝紀云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書之言春秋為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備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被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強強効力傳致難明之事倘以腐辭成舉斷獄亡益于治道礪宗室以內亂之惡被布宣揚于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嬈父同產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乃驗問惡言何故復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騷擾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察驗案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于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

德爲宗室刷汗亂之耻其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廢而不治成帝葬王立

陛下至孝承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禹先

帝兄弟特蒙寵寵聖情慈慈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

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

席不拜分其損膳賁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

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賜幣今康焉支廢

事食大國陛下即位調除前過還所削黜飭食它縣

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隆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

諸父兄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綏強弱枝者也

大龜書奉宋王昌人

陛下德業隆盛當爲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

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

官屬備具富早就蕃國爲子孫基世而室第相望父

榮京邑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竊

侈僭擬龍祿隆過今諸國之封並皆虧損風氣平調

道路失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調情不忍以義斷

恩發遣康焉各歸藩國令羨等速就便時以塞眾望

泰觀周之弊以爲小弱見奪于是廢五等之爵立郡

縣之官并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

功臣無立錫之主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

爲藩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營猶安

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捐弃棹楫觀者爲之寒

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

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

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人今陛下君有海內而

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

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

說而黜其義至于身歿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

於先夫之手託廢立之命于奸臣之口至命趙高之

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

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諛中商略謀趙高自

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論代

周之不競有由來矣國之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

王諸侯必應一割振於遠國先叛故疆晉收其諸國

之國暴楚頓其親聘之志豈劉項之能關關勝廣之

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節制無道有與共故

而後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廢侯王境土墮

盛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趙錯痛其亂足以諸侯

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孰足者？反疾土狹者，通運六臣，犯其弱網，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歸徒。西京病於東帝，是益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系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傾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騷然，復幾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戚，不忘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豐碑之遺，備養喪家之節，疾僅及數世，奸宄充斥，卒有強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雖與王室，放命者七臣，千位者二子，嗣王委其九門。

八編通纂

卷三十八

兵機

五

凶族據其天邑，鉅鑿震於闕宇，鋒鏑流乎鋒闕，然禍止幾旬，害不單及天下，安然以治待亂，是以厲宣典於共和，義惠振於首鄭，豈若二漢階闕，覽樓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愍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巨令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仇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羅

救劫殺之禍，民室未改而已。見六漢之滅矣。傳機五

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思，遲是故侵百姓以相已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資名者，官長所夙夜，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

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意在人者，或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

及縣大夫

傳機五

三

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宮體傷尊，下堂而迎，觀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感，卒不能定魯侯之嗣，凌夷迄于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九伯誅長弘者有之，天下乖盪，無君之心，予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橫制四海，運於

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
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
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擒捕而遷之
斬兵而夷之耳大逆不道彰奸則受封情勢作成大朝
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都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
之且漢知至許於田畝得疆南出焉唐開閭閻之明
審觀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
以職一方可有舉得以黜有能得以發朝拜而不
遷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注朝斥之矣假使漢室盡滅
已而虞王之繼令其亂人賊之而已孟舒魏冉之衛
身爲李
要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詔而導之拜
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約從之謀周於同
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
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
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監守宰其不可變也因矣善制
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建
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
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凌替不聞延祚
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武
君又以爲商周聖王也而不韋其制不當復議也

是大不然。夫商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
歸商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
焉，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
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大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
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
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
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
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
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
賢乎？下果不肖乎？則主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
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金祿臣
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乎其時，亦無以立天下封建
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于幾乎吾國曰非聖人
之意也勢也。柳宗元
封建論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十九

左編

公主類

宋荆國公主

宋荆國公主太宗女未嘗出房閤太宗嘗發寶藏令諸女擇取之欲以觀其志主獨無所取其宗卽位封萬壽長公主改隨國下嫁駙馬都尉李遵勗舊制選尚者降其父爲兄弟行特遵勗父繼昌亡志主因繼昌生日以舅禮謁之帝聞密以兼衣寶帶器幣助其爲壽遵勗賓客每一時賢士無燕集主必親視羹膳

嘗有盜入主第帝命有司訊捕王請出所逮繫人以私貨募告者果得真盜法當死復請贖之厚封越宿鄂黃四國明道元年進襲國行遣勗出守黃州繫得疾主欲馳視之左右曰須奏得報乃可行主不待報而往從者載五六人帝聞遽命內侍督諸將運兵以衛主車其後居夫喪家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中燕客燕禁中帝親爲簪花辭曰自誓不復爲此久矣嘗因浴自地傷右脇帝遣內侍責侍者主曰早衰力弱不能生赴赴左右之起由是得免主善筆札長史能爲歌詩尤善方工之事嘗賦詩以忠義

自守無待吾以速悔尤視他子與已出均及病目帝扶醫診視自后妃以下皆至第候問帝親視其目左右皆感泣帝亦悲慟齋白金三千兩請不受帝因謂從臣曰大主之疾儻可移於朕亦所不避也主雖喪明平居隱几冲淡自若

右編

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宮省連罪積日免死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于主討奸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着天下拭目今者外戚僭逆賓客放濫宜勅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

公主下嫁異國當用夷禮而反求以書恐非本意知有對人勸導其中齊國獻報大長公主太宗皇帝之子與宗皇帝之妹陛下之姑於天下可謂貴矣然諫穆公主仁孝謙恭有如寒族奉李氏宗親備言如所愛中其夫無婦忌之今今天下稱德者以嚴穆公主爲首嚴穆公主不知其身之貴哉誠以貴而不驕然後能保其福祿今主令名故也臣謂陛下教子以義宜以大宗皇帝爲法公主市人以禮宜以嚴穆公主爲法

光國公士

今嘉彥以不能下長公主而廢是婦得以勝夫矣婦

得以勝夫是子可以勝父臣可以勝君比聞朝廷無

故而除三閭練今又以私事而竄一擲射人皆以爲

政在房閭矣李希山曰舍無狀

廷陵顏季子會通前訂

光國公士

光國公士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五十

左編

臣類 和臣

漢蕭何問

蕭何沛人也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數以吏事
讓高祖高祖爲亭長常佐之高祖以吏縣咸陽吏皆
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常爲丞督
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
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
下配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

八編類纂

琴言至

卷一

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
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謂之得蕭何遂屠
燒咸陽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迺
曰蜀漢亦關中也故立沛公爲漢王而三分關中
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
嬰樊噲皆勸之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
死乎漢王曰何爲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
不死爲何夫能屈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衆之上者
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
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

何爲丞相何進韓信漢王以爲大將軍漢王令引兵
東定三秦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爲相國益封五
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部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
獨平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
城東瓜美故世爲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平謂何曰禍
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
而益封君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
大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
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
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

八編類纂

卷一

卷一

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口腹心
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望幸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
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貴食以自污
上心必安於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
道進行上書言相國疆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何
謝上笑曰今相國迺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
願令民得入田毋收聚爲餓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
賈人財物爲請吾從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主衛

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堅金爲請吾死以自媚于民故繫治之王衍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疑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孫熙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何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沒也上不擇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跳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爲人猶與秦人猶與秦民謫吾死不許我不過爲祭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

漢曹參

曹參沛人也秦時爲獄掾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過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

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奇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人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數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始參徵府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木訥于文辭謹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史言文刻深欲務姓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問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能開說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史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延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問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目覆蓋之府中無事參于室爲中大夫惠帝懼相乃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趙謂當曰女歸試私從容問乃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愛天下然無言吾告女也當既洗沐歸聞侍自從其所諫參怒而笞之二百曰趣入侍入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與富胡治乎乃者我使諫

君也。泰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泰曰：陛下觀泰執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泰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泰等牛驥，趨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泰爲相國三年薨，諡曰懿侯。

東漢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人。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玄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編類集一 卷五十五 臣等

玄素與荊州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寓南陽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與亮友善，謂爲信然。亮與庶及孟公威、石廣元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三人問其所至，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原饒士，丈夫遨遊，何必故鄉？耶先主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微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

明麗士元也。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微兄事之。亮每獨拜牀下，德公從子統少時，機鈍未有識者，惟德公與微重之。德公嘗謂亮爲臥龍，統爲鳳雛，微爲水鑑。故與先主語而稱之。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往駕顧之。于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人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

小補類集

卷五十五 臣等

又

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胃，信義著

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盡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時劉表爲荊州牧。備在荊州。衆力尚少。備性好結。時適有人以髦牛尾於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髦而已。邪。備乃投髦而言。人語其集。

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琦南歸。而公備曰。不及亮。又曰。弟軍日反。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行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想之。當卒之何亮曰。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昔發調。則民心不悅。可謂制州令。凡有遊戶。皆假曰。實因。以血衆。可也。但欲其計。故未衆。遂強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求受後妻之命。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曰。亮之能。亮拒之。未與亮謀。乃將亮。則後聞其。上高樓。候亮之問。令人去。曰。亮曰。今日上不至。

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平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先是曹操既破袁紹。自南擊先主。先主遣人於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荊州俊傑。歸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使拒操。將夏侯惇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僞遁。惇追之。爲伏兵所破。明年。操北征烏丸。先主說表棄許。表不能用。操南征。表會表卒。表病篤。託國於備。顧謂曰。我兒不才。而諸將並爭奪。我死之後。卿便據荊州。備

曰。諸子自賢。君其憂矣。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待我厚。今從其言。人必以我爲薄。所不忍也。未子立。遣使請降於操。先主之樊。不即行。卒至。至宛。乃問之。遂將其衆。去。過東陽。亮先主攻。則州有。先主曰。吾不忍也。乃馳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部曲。各歸先主。北到當陽。衆十餘萬。輜車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日行。保江陵。今操擁大衆。微甲者少。若如此。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者。不以人爲小。今人歸吾。吾何愁棄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

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問先主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數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亮及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衆輜重先主料趙雲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過表長子江夏太守琦哭薦餘人與俱到夏口時亮與徐庶並從馬操所追破獲糜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請操先主至於夏口亮口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

起兵據有江東，別豫州亦敢不渡海，其曹操輩中人

下今持受廣大聽罷已還宮這歌聲仲夏四月庚辰
 顯無所聞武毅孫州是年歲滿軍中而歸之者
 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相拒不如吳越之衆是才氣
 當何年卒去牙甲北而事之今知其外甘斯復之
 名而功則甚孤之計事起而不隨順至無日矣惟曰
 有知若言界海州何不聽事之言矣曰田橫子之祖
 田橫守義不降漢劉君州之君之曹夢曰豈田界
 乎乎君亦之也而君之也者之也其也曹夢能為
 之下乎都物然也二云龍藏全界之地千萬之家家

制於人言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
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
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
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
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
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
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
也今將軍誠能命益州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
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盛鼎
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

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收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先主自赤壁之戰孫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先主至吳見權綱繆恩紀備還謂左右曰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爲下吾不可以載見之乃晝夜兼行後先主與龐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爲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孔明爲君卿其無隱統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勝危無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耳

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類孤爲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險塗。非萬全之計也。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當鎮守成都。足兵足食。郭冲敘亮五事。其一。事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臣

上

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馬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屬廢。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願之以恩。恩極則慢。所以致散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其二。事曰。曹公造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議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

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如廁。備謂亮曰。何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牆而走。二十三年。先主屯陽平關。急書發益州兵。亮以問從事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未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卽真。頃之轉爲益州治中從事。初。犍爲太守李嚴。辟洪爲功曹。嚴未去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臣

上

郡而祗已爲廣漢太守。是以西上。咸服。祗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二十六年。亮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介。等初。溯世祖。卽帝位。世祖降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唯曹氏。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絕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卽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父勞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於是卽帝位。衆亮爲丞相。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危。

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
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
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
以死初漢嘉太守黃元爲亮所不善聞漢主疾病懼
有後患故舉郡反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元益無
忌憚益州治中從事楊洪破太子遣將軍陳羽討元
眾議以爲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以據南中洪曰
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勝此不過乘水東下冀
主上平安而縛歸死如其有異尋吳求活但姑留於
南安峽口遮遮卽便得矣元軍敗果順江東下習生
人編蜀集 卷下 臣謹
獲斬之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領南陽郡之又領
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成於亮亮曰吾非才也
庶事可替否其爲歡交亮深處其情同是年亮
忽有異計不知所如尚書郭芝言于亮曰今主幼
弱初即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吉思之文亮
未得其人其今日始得之芝曰爲誰亮曰即使君也
乃遣芝以中郎將修好於吳初益州郡有兩弟閭毅
太守閭子吳夷以聞爲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
兵士皆勇壯凱所拒守固不聽進使郡人孟獲誘
扇諸夷諸夷皆從之特鄉太守朱襲越嶲夷王高定

皆叛應關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問牂牁太守朱
將有異志收其主簿案問殺之衆怒攻殺房謀以謀
反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於越雋欲以安之衆猶不
悛改遂以郡叛應東關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
務農植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魏司徒華
歆尚書令陳羣等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
國稱藩亮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
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鑑
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二三千各以著艾之
齒承僞指而進書有若崇棟稱奉之功亦將偏於元
八續漢書 卷下 臣謹
禍苟免者邪前世祖創迹甚難卒數千措奉強旅
四十萬餘于昆陽之郊夫據道討討者不在衆寡及至
孟德以其詭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
勢窮自悔僅能自脫屨其鋒銳之衆遂喪成中之地
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于相澤矣
繼之以纂縱使二三千多逞蘇張說服之說今進驩
進酒天之醉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
烈煩勞翰墨者矣此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軍誠曰
萬人一心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
海內而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而

干擬哉是年親主至以舟師擊吳臨江而還南方諸郡不賓亮將自征之長史王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疲瘠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進亮應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輒至故停留久之會連卒二年春亮率衆討雍闓等參軍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遠險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疆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

八刻集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秋七月亮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嶲入斬雍闓高定使來陽督令恢由益州入門下督馬忠由牂牁入擊破諸縣復與亮合兵獲收闓餘衆拒亮亮聞獲爲夷漢並所服莫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叛傷破父兄死喪留外

八刻集

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亮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犂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亮上表曰永康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偏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至此以凱爲雲南太守王伉爲永昌太守皆封亭侯是年魏文帝殂明帝立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八刻集

卷一百一十五

六

郭冲三事曰亮軍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二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侯白懿懿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懿垂至已與相備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逆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勅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審慢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懿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趨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裨子大入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侯還還曰如亮所言懿後知深以爲恨六年亮將攻

魏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曰：「開夏候，懋少主之。姑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緣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林間延奄至，必棄城逃走。長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郾關與散民之數，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西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遣曹真都督關右諸軍，軍郿。亮身率大軍攻祁山。

鋒而以譏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設違亮節度，舉備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堅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護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爲之涕泣，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先帝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乃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遇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漢主以亮爲將軍，行丞相事，是時趙雲、鄧芝之兵亦敗於箕谷，集衆固守，故不大傷。雲亦坐敗，亮謂鄧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器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庫。」須臾，爲冬賜亮大喜之。郭冲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至二郡，應助降，關大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畧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

亮顏色慨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全，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稱賀，能不爲愧。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冀谷者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踴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烈士，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忘其

八補列英

父重三巨

元

敗矣。十一月，亮聞孫權破曹休，親其東下，關中虛弱。上言曹真攻安定等三郡皆平，真以諸葛亮懲丁，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冬，亮果出散關，圍陳倉，使郝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造說，昭昭於樓上應之曰：「親家利涉，卿所練也，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無爲空自破。」亮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簡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水能便到，乃進兵攻。

船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備逆射其梯，梯燃，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上九壇，斬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爲地穴，欲踊出。千城裏，昭又于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曹真遣將軍費耀等救之。魏主召張郃于方城，使擊亮。魏主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郃曰：「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深入，無殺屈指，計曰：「此臣到，亮已走矣。」卻晨夜進，道未至，亮穆盡引去。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雙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還陳式攻武

八新列英

卷三十一

元

郡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亮，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是歲，孫權稱帝，亮具奏，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咸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有借遜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雲情者，求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譬我必深，便當移兵東伐，與之角力，須并其上，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朝廷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策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爲。介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併力，且志望

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大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兒戲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畧民，應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追衛尉陳震，廢權正號，十二月亮徙府督于南山下原土，築新城于沔陽，築樂城于成固。八年七月，魏大司馬曹真請由斜谷伐漢，諸將數道並進，可以大克。魏士從之，命大將軍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城入，與真會。漢中諸將或山子午谷，或由武成入，亮聞魏兵至，次於成固赤坂以待之。命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魏詔曹真等班師，亮使魏延西入羌中，大破魏將郭淮于陽谿。九年，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亮率諸軍圍祁山，以木牛運，遣人招鮮卑，柯比能等至北地。石地以應亮，先是魏馬門太守牽招以蜀諸葛亮數出而北，能控弦十餘萬騎，役猶相交，通表爲防備，議者以爲懸遠，未之信也。會亮時在祁山，果遣使連結，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使從便宜討之，時比能已還漢南，魏主命司馬懿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主

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以禦之。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雍，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軍所以爲縣布會也。」遂進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邽。郭淮等邀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于上邽之東。懿欲軍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軍于南城，張郃曰：「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數請戰，因曰：「畏蜀兵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諸將咸請戰，懿乃使張郃攻無當監河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郭冲五事曰：「時蜀兵更下者十二，魏軍始陳，衝兵適交，僭佐俱言賊衆盛，宜權停衆更半，張助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醵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遣令行，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任者憤踊，思致死命。亮使魏延邀戰，魏兵大敗。亮以糧盡，退軍，張郃追之，郃與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面，卒，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治斜谷邸閣，惠民休事三年而後用之。十一月，亮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主

馬懿對于渭南克口交戰懿戎服蒞事使人視亮
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懿歎曰諸葛
君可謂名士矣魏將郭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
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踰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
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
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屯西行
諸將皆謂欲攻西固淮獨以爲北見形於西欲使官
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
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
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
入編類集 卷百十 三

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一
四初漢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亮素器之每隨亮出
輒欲爲先萬人與亮共迎會於渭濱信故事亮
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陽儀
爲人斬儀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司各典稽覈不惰
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恆將高當騎
皆過下之唯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亮
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廢此曹魏使吳吳主問
亮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雖常有鳴吠之益若一朝
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慎之不知防慮於此宜

所謂貽厥孫謀乎禕對曰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
而無彰彰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強賊混一五夏功
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患猶備有
屋波而逆廢丹楨非長計也亮病困與儀等作退軍
節度今延辭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
亮卒儀必不發喪今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
吾身是在而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
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
爲揚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自與禕共行留部分延
遣人覘儀等欲諸營相次引軍還大怒率所領徑先
入編類集 卷百十 四

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未叛逆一日之中羽
檄交至漢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
保儀而疑延儀等令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絕延後
延先至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將軍王平於前禦延
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眾
知曲在延莫爲用命皆散延獨與其子逃奔漢中儀
遣將追斬之始延欲殺儀等冀時諷以已代諸葛輔
政故不北降魏而南還擊儀實無反意初平爲馬謖
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逆規諫謖不能用
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恃魏

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備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遣逆率將士而還。丞相亮既誅譏，率將軍黃權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封亭侯。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司馬懿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初，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馬，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乃退，不敢備。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懿之退也，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懿。懿曰：「吾能料生，不料死也。」諸軍還成都。諡亮曰「忠武侯」。亮遺

八編類纂

卷五

命蔣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歛以時服，不須器物。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不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陳壽言：「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荆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

備失勢，眾寡無立錫之地。亮時年一十七，乃建立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親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及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

八編類纂

卷五

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戰，屢耀其武。然亮才短，治戎爲長，奇謀爲知，理民之幹，優于將畧，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勦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信得王于城父，皆付已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凌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争也。青龍二年春，亮率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

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遠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惟亮文彩不黠而過于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語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謫謫周公與羣下失誓故也亮所與言盡眾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遠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遵蹈古型焉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釋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

人龜集

主

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書又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于邦域之內咸畏而受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長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客非其所長歟漢晉春秋曰樊建爲給事中督武帝制誥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

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托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馬唐之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治艾焉蜀記曰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諸官屬士大夫議論諸葛亮於時譚者多議亮託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冲以爲亮權智英畧有踰管晏功業未濟論者咸焉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實等亦不能復獲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袁宏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

與劉備俱起瓜牙腹心之臣而武夫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爲佐相而羣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卽以爲君臣自矜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錫義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敬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以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

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饑三郡復失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國中強弱是以疑而宵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圖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微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圖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撲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不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圖也曰亮帥數萬之家其所興造片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甃周潤藩籬障幘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如始至勞費而徒爲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大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粟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譁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

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

諸葛附傳

張溫

法正

李進

劉璋

廖立

劉巴

張裔

法正

李進

劉璋

廖立

吳張溫使蜀溫至蜀請闕拜罪稱美蜀政蜀甚貴其才還頃之權既陰街溫又嫌其聲名太盛遂坐事還本郡初餘姚虞俊歎曰張溫才多智少幸而不留恐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亮矣亮聞之意未之信

人新其

卷五

李進

法正

李進

劉璋

廖立

及溫族亮方知其故恩之教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明亮此言可見其於清濁之間必不存已甚之弊故賢愚皆樂於爲用云唐太宗政要載孔明語云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法正字孝直先主用其策取蜀以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冷之德罪職之德無不報復擅殺殺傷已者數人或謂亮曰法正於蜀郡大縱橫將軍宜敬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偏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兩敵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顧法孝直爲

之輔翼令翻然鉅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像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引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先主每入求心常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至臣多諫一不從大軍敗績還往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便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先主與曹操爭勢有正乃往當先主前先主云孝直先主云孝直三正曰明公親當矢石況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

先主據漢中皆將軍黃權本謀先主欲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督江北軍及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降于魏有司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文帝詔令發喪權答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或未實請須後問後果如所言

姚仙為廣漢太守亮屯何傷群仙為掾仙並薦文武

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令姚掾並存剛柔以成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滿其望

廖立為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鎮荆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亮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先主為漢中王徵立為侍中後主襲位後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二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快快後丞相掾李郃蔣琬至立謂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諱其事昔先主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

人蜀有參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于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子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眾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剛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為聖人今作長史素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為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掾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郃琰具白其言於諸葛亮亮表立曰長水丈尉廖立坐自貴大藏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

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就毀眾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爲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議其僞邪？於是廢立爲民，徙汝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植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衽矣。後監軍姜維率編軍經汝山往，請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于徙所。

李嚴爲別璋護軍，拒先主於綿竹。嚴率衆降先主，先主拜嚴裨將軍，成都既定，爲犍爲太守。章武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爲中都護，領兵。

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徙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趣捨罔滯，正方性也。嚴手其見貴重如此。八年，曹真欲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亮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亮以明年當出軍，命嚴爲中都護署府事，改名爲平，諸葛亮集有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達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威，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然已。吾本東方法下士，誤用

於先帝，位極入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已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嚴魏斬嚴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九年春，亮軍祁山，平權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遣參軍狐忠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已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亮傷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書，疏本末，平逆錯章灼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爲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

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土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間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偏臣取利也。是以表平于豐督主江州，際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惟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頗倒，乃爾若是。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亮乃廢平爲民徙梓潼郡。亮又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共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

漢中委君於東閣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華平昔楚卿屢紉，亦乃克復思道，則禍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問，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爲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瑛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盛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數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孝起尚書陳震字

人編類集

卷之三

三

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

來敏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爲太千家令後主卽位，爲中郎將丞相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亮集有教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人邪？諸人共惜我，何故如是？敏年老任性，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爲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舍容，無所禮用。復劉子初遂以爲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後主卽位，吾聞於人，遂復擢爲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

昔先帝所疎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

李邕劉璋時爲牛鞞長，先主領牧爲從事，正旦令行酒，得進見，讓先主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邕以將軍之取郫州甚爲不宜也。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邕曰：匪不助也，力不足耳。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爲請得免。久之，爲丞相參軍，亮西征馬謖，在前敗績，亮將殺謖，邕諫以泰敕孟明用伯西戎，楚誅于玉，二世不就，失亮意，還蜀及亮卒，後主素服發哀三日，邕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爲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偏，主畏其威，故姦萌生，亮身杖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沒，益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爲慶，後主怒下獄，誅之。

人編類集

卷之三

三

蔣琬零陵人，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沉醉，先主大怒，將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遂不加罪，但免官而已。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爲東曹掾，遷爲參軍，乃

亮往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後代裔爲長史諸葛亮數外出琬長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瑛託志忠雅當與吾共扶王室後亮密表後主曰臣若不辛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爲尚書令遷大將軍錄尚書事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拔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初楊儀爲先主尚書琬始爲尚書郎已而俱爲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後隨亮出屯谷口亮卒于敵場儀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爲功勲至大宜當代亮秉政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猜狹意入焉集一 卷二 五十五

在蔣琬遂爲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升爲中車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儀自惟年官先琬不能喻之於是然憤形於聲色歎咤之音發於五內時人畏其言而不節莫敢從也費禪往慰省之儀對禪恨言前後云又語禪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今人追悔不可復及禪密表其言廢儀爲民徙漢嘉郡儀至視所復上書謝諒辭旨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其妻子還蜀延熙元年詔琬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京熟東西勢角以乘其隙

費禪江夏人遊學入蜀先主定蜀遂留益土先主立太子禪與董允俱爲舍人後主踐位爲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僚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禪右而亮特命禪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亮北住漢中請禪爲參軍後爲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泣涕橫集禪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禪匡救之力也亮卒禪爲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爲尚書令于時國方多事公務煩猥禪識悟過人每有讀書記事目暫視已究其意旨終亦不忘常以朝聘聽事入攝無案集一 卷五十五

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禪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禪至許別求共圍碁于時羽檄交馳入馬擐甲屢駕已訖禪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久必能辦賊禪至敵遂退禪當國功名略與琬比十一年出住漢中自琬至禪雖身在外殷實威刑皆還先諮斷乃行其推任如此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禪歡飲沉醉爲循所害謚敬侯漢嘗大赦大司農孟光於衆中責禪曰大赦者偏枯之物非明

世所宜有也。衆敵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裨但顧備取賄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赦告，爲治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威嚴赦宥，何益於治？由是蜀人稱亮之賢，知禕不及焉。禕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兄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

人編類集 卷之三 主上立太子以還爲舍人後

主上梁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慮後主富于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有所廣益。允守遷侍郎，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獻納之任，允皆專之。處事爲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帝欲采擇以見後宮，允以爲天子後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婦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將寵領益州，上疏讓費禕，及允後主漸長大，愛宮中黃皓，皓便佞，後主欲自容入，允常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略位不過黃門丞，允常與尚書令費禕

中典軍胡濟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董氏請允，祇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遂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綽，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

張裔成都人，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儔也。亮以爲參軍，裔稱亮曰：公賞不遺近，罰不阿遠，爵不可以無功，刑不可賣勢，免此賢愚，所以貪忘其身也。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栢

下營，壤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逆南海，相爲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譬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耶？論者由是明洪無私，元儉運卒也。

許靖字文休，少知名，避難交州，轉入蜀，爲劉璋蜀郡太守。先主進圍成都，靖將踰城降，事覺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誅。靖雖稱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法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

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爲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於是乃厚待靖。以靖爲左將軍。長史先主爲漢中王。靖爲太傅。及卽尊號。策靖爲司徒。靖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訪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章武二年卒。

劉巴字子初。零陵人。少知名。曹操征荊州。先主奔江南。別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曹操。操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略有二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邛。巴與亮書曰。乘人編類集

卷五十五 臣卿

四

危歷險。到值忠義之民。自與之衆。成大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荊州矣。亮道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上。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足下何言邪。先主深以爲恨。巴復從交趾至蜀。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而諸葛孔明數稱焉。之先主辟爲左將軍。西曹掾。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安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

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備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抱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葛就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後代法正爲尚書令。自以歸附非素。懼在猜嫌。恭嘿守靜。退無私交。是時中夏人情未一。間備在蜀。四方延頸而備。銳意欲卽真。巴以爲如此。示天下不廣。且欲緩之。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由是遠人不復至矣。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詔策命。皆巴所作也。章武二年卒。卒後。魏尚書侯射。陳羣與丞相諸葛亮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其敬重焉。輔吳將軍張昭嘗對孫權論巴。曰。巴不當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浮沉客位。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爲高士乎。

姜維字伯約。天水人。維爲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

修布衣之業州辟爲從事諸葛亮出軍祁山維平曰亮亮見大從與俱還辟維爲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觀見主上亮卒推還成都爲大將軍連年用兵攻魏蜀亡降於鍾會被殺

諸葛亮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年十七尚人編類集

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爲翰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強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建創百姓皆相傳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舉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還住綿竹艾遺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于寶

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華陽國志曰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乃馳赴魏軍而死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内移河東宋諸葛氏譜云京字行宗晉泰始起居注載詔曰諸葛亮在蜀中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天下之善一也其孫京隨才署吏後爲郡令尚書僕射山濤啟事曰郡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關父子在蜀雖不知天命要爲盡心所冀京治郡自復有循臣以爲宜以補東官舍人以明遺善之理副梁益之論京位至廣州刺史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五十一

左編

臣類 相臣

唐劉文靜 開封

劉文靜世居京兆武功。儻有大器略大業末爲晉陽令與晉陽宮監裴寂善寂夜見暹羅傳烽歎曰天下方亂吾將安舍文靜笑曰如君言豪傑所資也吾二人者可終羈縻乎高祖爲唐公鎮太原文靜察有大志深自結納既又見秦王謂寂曰唐公子非常人也語達神武漢高祖親太祖之徒歟殆天授之也寂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一 臣類

未謂然文靜俄坐李密姻屬繫獄秦王誦他無可與計者私入視之文靜喜挑言曰喪亂方劇非涉武高先不能定王曰安知無其人哉今過此非兒女子姁相憂者世遇將輩直欲共大計試爲我言之文靜曰上南幸李密倡亂兵填河洛賊盜蜂起大連州縣小阻山澤以萬數須真主取而用之誠能投天會機奮旗大呼則四海不足定也余涉晉避盜者皆在此城文靜素知其豪傑一朝號召十萬衆可得也加公府兵數萬一下令誰不願從鼓而入關以換天下王業成矣王笑曰君言正與我意合乃陰部署賓客將

王

發恐唐公不從文靜謀因裴寂開說於是介寂以友王遂得進議及突厥敗高祖雅兵唐公被劾王遣文靜寂共說曰公據嫌疑之地勢不固今全部將敗方以罪見收事急矣尚不爲計乎晉陽士馬精強官庫饒豐大事可舉也今關中空虛代王弱豪傑並與木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一 臣類

有道歸願公引兵西誅暴除亂乃受單使因平唐公私可之會得釋而止王敎文靜爲爲詔發西河太原馬邑馬邑男子年二十至五十悉爲兵期歲盡集逐郡以伐遼由是人心悉擾蓋思亂文靜謂寂曰公聞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乎唐公名載圖識聞天下尚

公從之遣文靜使始畢可汗始畢曰唐公兵何事而
起文靜曰先帝廢冢嗣以授後主故大亂唐公國重
威懼毀王室不忍坐觀成敗故起兵興不當立者願
與突厥共定京師土地入唐公金帛子女盡以歸可
汗始畢大喜即遣二千騎隨文靜至又獻馬千疋公
喜曰非君善計何以致之尋拒屈突達於潼關與其
將桑顯和苦戰死者數千文靜度顯和軍怠以奇兵
從後掩之顯和敗績遁兵尚數萬欲引兵而東之文
靜命將追之徇新安以西皆下轉大丞相府司馬進
光祿大夫魯國公唐公踐天子位擢納言時多引貴
八職類纂

卷五十二 臣貢

臣其甥文靜諫曰今率土莫不臣海延見陛下言尚
稱名帝坐尊嚴屈與臣子均席此王導所謂大臨俯
同萬物者也帝曰我雖應天受命宿昔之好何可忘
公其無嫌薛舉寇益州命秦王討之以文靜為元帥
府長史遇秦王不豫委于文靜及司馬殷開山賊之
口眾糧少兵眾懸軍深入意在決戰不利持久即欲
挑戰其無與決待吾差當為君取之文靜用開山
計出軍爭利王師敗績文靜奔還京師生除名依父
從父示討舉平之以功復其爵邑授民部尚書陝東
道行臺左僕射從秦王鎮長春宮文靜自以才能過

裴寂遠甚又屢有軍功而寂獨叨故舊恩居其上意
不平每論政多戾駁遂有隙嘗與第散騎常侍文也
飲酣有怨言拔劍擊柱曰當斬寂會家數有故文起
憂召巫夜被髮斷刀為禳厭文靜妄失受告其兄上
變逐下吏帝遣裴寂蕭瑀訊狀對曰昔在大將軍府
亦為司馬與長史略等今寂已僕射居甲第能食不
賁臣官賞等眾人家無贏馱不能無少望帝曰文靜
此言反明甚李綱蕭瑀明其不反秦王亦以文靜首
決非常計成事乃告寂今任遇弗等故怨望非敢反
宜賜金帛帝素疎忌之寂又言文靜多權詭而性猜

八職類纂

卷五十二

臣貢

險忿不顧難醜言惟節已暴驗今天下未靖恐為後
憂高祖竟聽其言遂殺文靜文起仍籍沒其家文靜
臨刑無磨歎曰高為盡見弓藏故不忠也時年五十
二貞觀三年追復官爵以子樹義襲封魯國公許尚
公主後與其兄樹藝怨其父被戮又謀反伏誅文靜
初為納言時有詔以太原元謀立功尚書令秦王世
民尚書左僕射裴寂及文靜特恕二死

唐房玄齡

房玄齡字喬齊州臨淄人幼警敏貫綜墳籍善屬文
書兼草隸開元中天下混一皆謂隋所方永玄齡密

白父彥謙曰：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誅戮，損神。有之不爲子孫立長久計，清置嫡庶，競後爵相，傾閭終當內相誅夷，祝今雖平其亡步項也。彥謙驚曰：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補臨城尉。漢王諒反，坐累徙上郡。顧中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志，會父族絀，十旬不解衣及喪，勺飲不入口五日。太宗以熒煌公，徇渭北，技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公爲秦王，卽授府記室，封醴泉侯。征伐未嘗不從，衆爭取悅。珍玄齡，羽收人物，致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人人傾盡死力。王嘗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今我有玄齡，衛禹也。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或駐馬，卽辭文約理盡，初不著豪高辭。曰：若人，祇識凡宜委任，每爲吾兒陳事。千里外猶謂面語。隱太子與王有隙，王召玄齡與計，對曰：國難世有，惟聖人克之。大王功蓋天下，非特人謀，神且相之，乃引相如將，協刑大事。計果逆，文學館學士故太子忌二人者，皆潛於帝，皆斥逐還第。太子將有變，玄齡謂長孫無忌曰：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國家。無忌乃入白王，王召玄齡及如晦，以方士服，入夜計事。事平，王爲太子，擢右庶子。太子卽位，爲中書令，第功班賞，與如晦長孫

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功第一，封爵韓國公。食邑千三百戶，餘皆次序封拜。帝顧羣臣曰：朕論公等功定封邑，恐不能盡，無有諱，各爲朕言之。淮安王神通曰：義師起，臣兵最先至。今玄齡等以刀筆吏居第一，臣所未喻。帝曰：叔父兵誠先至，然本嘗躬行陣勞，故建德之南軍敗，不振計。黑闥反，動望風輒奔。今玄齡等有決勝帷幄，定社稷功，此蕭何所以先諸將也。叔父以親宜無愛者，顧不可緣私與功臣競先後爾。初將軍士師利，各皆怙敵懷快，或拍畫自陳說，見神通愧屈，乃口陛下主不私其親，吾屬可妄訴邪。進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更封魏帝曰：公爲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賢不比問閹諛，訟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較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終以度支繫天下利害，嘗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晉王爲皇太子，改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會伐遼，留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憂矣。凡糧械飛輪，軍伍行，皆悉裁總之。玄齡數上書勸帝，願無輕敵。外事外夷，臆節多病。時帝幸玉華宮，詔玄齡居守，聽臥治事。稍棘召許肩與入殿，帝視流涕。玄齡亦感咽，不自勝。命尚醫臨候，尚食供膳，日奏起居狀。少損，卽喜見於色。玄齡願請

子曰今天下事無不得惟討高麗未止上意決羣臣莫敢諫吾而不言抱愧沒地矣遂上疏曰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臣之所不制者陛下皆制之矣爲中國患無如突厥而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弛辮操刀分典禁衛延陀鐵勒拔置州縣高昌吐渾偏師掃除惟高麗歷代遁命莫克窮討陛下責其弑逆身自將大軍征荒裔不旬日拔遼東虜獲數十萬殘衆孽君縮氣不敢息可謂功倍前世矣易曰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進有退之義存亡之機得有喪之理爲陛下惜者此也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臣類

七

陛下威名功烈既云足矣拓地亦可止矣邊夷醜種不足待以仁義貴以常禮古者以禽魚畜之必絕其類恐獸窮則搏苟救其死且陛下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進蔬食停音樂以人命之重爲感動也今士無一罪驅之行陣之間委之鋒鏑之下使肝腦塗地老父孤子寡妻慈母望柁車抱枯骨摧心掩泣其所以變動陰陽傷害和氣實天下之痛也使高麗遼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能爲後世慮夷之可也今無是三者而坐敵中國爲蒼生雪恥新羅仇非所存小所損大乎臣願下沛然之詔許高麗自

新焚汝陵之船龍應募之衆卽臣死骨不朽帝得疏謂高陽公主曰是已危極尚能愛吾國事乎疾甚帝命鑿苑垣以便候問親握手與決詔太子就省權子遺愛右衛中郎將遣則朝散大夫令及見之薨年七十一謚曰文昭陪葬昭陵高宗詔祀太宗廟廷玄齡當國夙夜勤瘁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媚忌聞人善若已有之明達吏治而緣飾以文推讓法處令務爲寬平不以已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所能或以事成議必稱傾請罪畏陽視若無所容貞觀末年以送還第黃門侍郎蕭瑄長言於帝曰玄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臣類

八

齡事君自無所飾不可以一肯便示斥外非天子任大臣意帝悟遣召于家後遜位不出久之會帝幸芙蓉園觀風俗敕子弟汎掃庭堂曰乘輿且臨幸有頃帝果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以司農卿李韓爲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韓爲尚書謂何曰惟稱韓好類無他語帝遽改太子詹事蕭瑄言於上曰房玄齡與中書門下衆臣相黨不忠枕藉膠固陛下不詳知但未及反耳上曰卿言得無太甚人君選賢才以爲股肱心膂當推誠任之不可以求備必捨其所短取其所長雖不能聰明何至頓迷臧否如

是初帝討遼玄齡守京師上命便宜從事不復奏諸
有男子之急變玄齡詰狀曰我乃告公玄齡驛送行
在帝聞留守送告寄人怒使人持長刀於前而後見
之問告者爲誰曰房玄齡上曰果然斥令腰斬下詔
責曰公何不自信更有如是者可專決之其委任類
如此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
今家誡書爲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如此足以保
躬矣漢袁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向爾宜師之玄齡等
先受詔定律令時有司以律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爲
輕詔公座議咸言漢魏晉謀反夷三族請改從死置

人編類纂

九

仁師曰父子天屬累其心此而不恤何愛兄弟玄齡
曰舊制兄弟異居陰不相及而謀反連坐皆死祖孫
有陰而止應配流據法論情深爲未愜今定律祖孫
兄弟從坐者俱配役從之自是比古死刑除其大半
天下稱賴焉玄齡等作五百餘條立刑名二十比隋
律減大辟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凡削煩
去重變重爲輕者不可勝紀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
餘條又刪武德以來敕格定留十百條至是頒行之
又定枷紐鉗鎖杖笞皆有長短廣狹之制

唐杜如麻

杜如麻字克明京兆杜陵人也少英爽喜書以風流
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隋大業中以常調預選吏
部侍郎高孝基深所器重顧謂之曰公有應變之才
當爲棟梁之用願保崇令德今欲備就卑職爲須少
祿俸耳遂補滏陽尉尋棄官而歸後如晦既得志以
孝基有邦人之望爲樹神道碑以紀其德高祖平京
師秦王引爲府兵曹秦軍徙陝州總管府長史時府
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如晦
王佐才也大王若終守藩無所事必欲經營四方捨
如晦無共功者王驚曰非公言我幾失之因表留僚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二

府從征伐常參帷帳機密方多事我處無留僚屬共
才之莫見所涯進文學館學士王爲皇太子授左庶
子遷尚書左僕射領選與玄齡共覈朝政引士賢者
下不肯成得職當時浩然歸重監察御史陳師合上
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數職陰刺譏如晦等帝曰玄
齡如晦不以勲舊進特其才可與治天下者師合欲
以此離間吾君臣邪斥領表久之以疾辭職詔給常
奉就第醫候之使道相屬會病力詔皇子統問帝親
至其家撫之梗塞及未亂握其子左千牛權兼尚書
奉御薨年四十六帝哭爲慟謚曰成手詔虞世南勸

文子碑，使言君臣痛悼意，他日食瓜每掇其半，與焉。皆賜玄齡黃銀帶，曰：如卿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泣。然流淚，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遣玄齡親送於靈所。後忽夢如卿若平生，明日爲玄齡言之，勅所御，撰往祭。明年之祚，遣尚書勞問妻子，國府官佐亦不之罷，恩禮無少衰。方爲相時，天下親定，臺閣制度，憲物容典，率二人計裁。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卿莫能之。及如卿至，卒用玄齡策也。蓋如卿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世語良相，必曰杜房云構，位慈州刺史。次子荷性。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二

二

暴說不循法，尚城陽公主官至尚乘奉御，封襄陽郡公。承乾謀反，荷曰：琅邪，顏利仁善星數，言天有變，宜建大事。陛下當爲太上王，請稱疾，上必臨問，可以得志。及敗，坐誅。臨刑，意氣軒昂，播以累貶死。嶺。

唐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字輔機，洛陽人。太宗長孫皇后兄也。性通悟，博涉書史。始高祖兵渡河，進謁長春宮，授渭北道行軍典籤。從秦王征討有功，累擢北都郎中、上黨縣公。皇太子建成爲毒王，王病，舉府危駭。房玄齡謂無忌以禍隙已芽，敗不旋踵矣。夫就大計者，道細行周公。

所以細管蔡也。遂俱入白王，請先事誅之。王未許。無忌曰：大王以舜何如人？王曰：濟哲文明，爲子孝，爲君仁。又何議哉？對曰：向使濟井弗出，得爲孝乎？塗廩弗下，得爲仁乎？大杖避，小杖受，良有以也。王未決，事益急。乃遣無忌陰召房玄齡，杜如晦定計。無忌與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等共討難平之。王爲太子授左庶子，卽位遷吏部尚書，以功第一進封齊國公。帝以無忌皇后兄，又少習友，眷倚日厚。常出入臥內，進尚書右僕射，突厥頡利可汗已盟而政亂，諸將請遂討之。帝顧歎血，不取爲失機，取之失信。計猶豫以問大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三

三

臣蕭瑀曰：兼弱攻昧，討之便。無忌曰：今我務戢兵，待夷狄至，乃可擊，使遂弱，且不能來。我又何求？臣謂按甲存信，使帝曰：善。然卒取突厥，或有言無忌權太盛者。帝持表示無忌曰：我與公君臣間無少疑，使各懷所聞，不言斯則蔽矣。因並示羣臣曰：朕子幼，無忌與我有大功，視之獨子也。晚間親新，聞舊之謂不順朕，無取焉。無忌亦自懼貴，且充后又數言之，遂解僕射。授開府儀同三司，與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皆以元勳封一子。郡公進冊司，空知門下尚書省事。無忌辭，又因高士廉口陳以外戚位三公嫌議者，謂天子

以私后家帝曰朕任官必以才否若雖親若妻邑王
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棄也夫緣后兄愛
昵厚以于女玉帛豈不得以其兼文武兩器朕故相
之公等執不曰然無忌固讓詔答曰貴帝得力牧爲
五帝先夏禹得咎繇爲三王祖齊桓得管仲爲五伯
長朕得公定天下公其無讓帝又思所與共艱難賴
無忌以免作威鳳賦以賜且况其功帝欲功臣並世
張刺史貞觀十一年乃以無忌爲趙州刺史以趙爲
公國凡十有四人無忌等辭曰羣臣披荆棘事陛下
今四海混一誠不願遠遯左右而使世牧外州與遷
徙等乃與房玄齡上表曰臣等聞賢文述變皇王之
迹有殊今古相沿致理之方乃革猶惟三代習俗靡
常爰制五等隨時作教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
樂節文多非已出逮于兩漢用婚前遠置守頒條錫
除襲弊爲無益之文單及四方建不易之理有逾千
載今曲爲臣等復此奄荒欲其侵降錫之第社施于
子孫永貽長世斯乃大鈞播物毫髮並施其生小人
踰分後世必嬰其禍孩童嗣職義乖師儉之方任以
寡惟寧無傷錫之弊一挂刑網自取誅夷陛下深仁
務延其世勅令勳絕誠有可哀帝欲立晉王未決坐

委

兩儀聚羣臣已罷獨留無忌玄齡李勣言東宮事因
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吾心亡聊即牧牀取佩刀
自向無忌等驚平抱持奪刀授晉王而請帝所欲立
帝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異議者斬帝顧王
曰舅許汝矣宜卽謝王乃拜帝復曰公等與我意合
天下其謂何各曰王以仁孝聞天下久矣固無異辭
有如此不同臣負陛下百死於是遂定以無忌爲太子
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帝又欲立吳
王恪無忌密爭之乃止二十三年帝疾甚召入臥內
帝引手捫無忌哭帝戚戚不得有所言翌日與遂良
入編類集 卷五十一 四
入受詔顧遂良曰我有天下無忌力也爾輔政勿令
讒毀者害之有頃崩方在離宮皇太子悲慟無忌曰
大行以宗廟社稷屬殿下宜速卽位因秘不發喪請
還宮太子卽位是爲高宗進無忌太尉檢校中書令
知門下尚書二省因辭尚書省許之帝欲立武昭儀
爲后無忌固言不可帝密以寶器錦帛十餘車賜之
又幸其第擢三子皆朝散大夫昭儀母復詣其家申
請許敬宗數勸之無忌厲色折拒帝後召無忌遂良
志寧言后無子昭儀有子必欲立之者無忌已
數諫卽曰先帝付託遂良願陛下訪之遂良極道不

可。帝不聽。后既立。以無忌受賜而不助已。衡之。敬宗
揣后指。陰使洛陽人李奉節上無忌變事。與侍中辛
茂將臨。按傳致反狀。遂下詔削官爵。封戶以揚州都
督。一品俸。置于黔州。所在發兵護送。流其子秘書監
冲等於嶺外。後數月。又詔司空勣。中書令敬宗。覆按
反獄。敬宗令大理正袁公瑜。御史宋之顙等。即黔州
暴訊。無忌投縊。卒冲免死。殺族子祥流弟思于檀口。
大抵暮親皆謫。徒初無忌與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
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真觀風。帝亦賓禮老臣。拱
已。以聽綱紀。設張此兩人維持之也。既二后廢。立計
入編類集

卷五十五

三

不合姦臣陰圖帝暗於聽受。卒以層覆自足。政歸武
氏。幾至亡國。上元中。追復官爵。以孫元莫襲封。初無
忌自作墓昭陵。管中至是許還葬。文宗間。成三年。詔
曰。每覽國史。至太尉無忌事。未嘗不廢卷而歎。其以
裔孫鈞爲侍氏。今

宋趙普

趙普字則平。幽州蓟人。徙河南洛陽。普沉厚寡言。太
祖領同州節度。辟爲推官。移鎮宋州。表爲學書。記太
祖北征。至陳橋。被酒臥帳中。衆軍推戴普與太宗入
告太祖。欠伸徐起。而衆軍擐甲露刃。誼擁麾下。及即

位。以佐命功。授左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車駕征
李筠。命普與呂餘慶留京師。普頗屈從。太祖笑曰。若
勝。普介乎。從平上黨。遷樞密副使。賜第一驛。并樞密
使。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同日罷。以普爲門下侍郎。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中書無宰相。普以爲言。
上曰。卿但進勅。朕爲卿署之。可乎。普曰。此有司職。爾
非帝王事也。令翰林學士請求。故實。實徵曰。今皇弟
尹開封同平章事。即宰相任也。令署以賜普。既拜相。
上視如左右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是日普兼監修
國史。命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以副之。不宣制。班

人編類集

卷五十五

六

在宰相後。不知印。不預奏事。不押班。但奉行制書而已。
已先。是宰相兼敕。皆用內制。普相止用敕。非舊典也。
太祖數徵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
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扣門聲。普亟出。帝步
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
設重褥。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
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下則
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閥。則彈丸黑子之
地。將安逃乎。帝笑曰。吾意正此。特試卿爾。五年。春。加
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俄丁內艱。詔起復。視事。遂勒

帝遣使分詣諸道徵丁壯籍名送京師以備守衛諸州置通判使主錢穀由是兵甲精銳府庫充實太祖征太原已落河諸州饋集上黨城中車宋塞路上聞之將以稽留罪轉運使普曰六師方至而轉運使以獲罪聞敵必謂儲峙不克有以窺我矣非威遠之道也俾能治劇者往蒞其州足矣即命王祐知潞州及至饋餉無乏路亦無壅召還開寶六年帝幸其第時錢王俶遣使致書於普及海物十甄置於廡下會車駕至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即命啟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

八編通纂

卷五十三

上

七

既而怒解止用闖人之罪黜焉為商州司戶叅軍刺史頗實禮之及奚嶢知州希宰相意至則倍受庭參德驥不能堪出怨言嶢聞之怒有言德驥嘗為文訕朝廷嶢因召德驥與語潛遣吏給德驥家人取得之即械繫德驥具事以聞上貸其罪削籍從靈武德驥子有郅意趙普實擠排之日夜求所以報普者上始有疑普意矣普為政頗專廷臣多忌之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嘗遣觀吏請市屋材聯巨筏至京師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鬻都下權三司使趙玘廉得之以聞太祖大怒便令追班將下逐普類

八編通纂

卷五十三

六

節數年，鬱鬱不得志，會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請恣將有陰謀，竊發，帝召問，普言：「願備樞軸，以察奸變。」退，又上書自陳，預聞太祖昭憲皇太后顧托之事，辭甚切至。太宗感悟，召見慰諭，俄拜司徒兼侍中，以子承煦爲六宅使，普再入相，未始爲子弟求官，上特命之。普嘗戒其子弟曰：「吾本書生，偶逢昌運，受寵踰分，固當以身許國，爾等宜各勉勵，勿重吾過。」故自有塞升宰輔，出入三十餘年，未始爲其親屬求恩澤者。先是，普上言：「臣竊見工部侍郎張齊賢數年前，特受聖知，昇於密地，公私譏者盡爲當才，不期歲月未多，出爲

卷之三

4.

外任向來微有傳聞或云秦對過當凡言大事須有
 毋尤其如義士忠臣不顧身之利害奸邪正直久遠
 方知齊賢素蘊機謀兼全德義從泉差遣未盡張龍
 處淹經國之才堪赴濟時之用如當重委必立殊殊
 遂以齊賢爲刑部侍郎樞密副使先是秦王延美與
 在宰相上至是以普勳普再登元輔表乞居其下從
 之及治廢事數多退南遷皆普之力也八年出爲武
 庫軍節度帝作詩以餞之普奉而泣曰陛下勅臣離
 宮割石與臣折骨同憂泉下帝爲之動容翌日開宰
 相曰普有功國家數言與游今齒髮衰矣不容煩以

極務擇善處之因請什以專意言說誤說正誤亦
爲之隱淚宋琪對曰昨日嘗至中書執劄時嘗說習
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蒼庶希來世得及人馬與
昨聞昔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之外可謂兩全遠
熙三年初太祖一日以幽薊地圖示普問所以取之
之策普曰謂必出曹翰幸曰然又曰翰可取否普曰
論可取孰可守帝曰以鑒守之普曰翰足能可代帝
不語久之曰卿所謂遠慮矣帝自此絕口不言伐燕
至是河東既失大軍出奔幽薊久未班師普于歲暮
曰臣聞王者危事難保其必勝兵貴內蓄深戒于不

卷五

牛

虞所繫甚大不可不思上古聖人心無固必事不凝滯理貴變通前者有兵久生變之言深爲可慮羣或更圖稽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時涉秋序邊庭早涼弓勁馬肥戎軍久困切慮此際或誤指蹤伏望速誦班師無容玩敵臣復有全策願達聖聰望陛下精調御膳保養聖躬射擊疲羸轉之富庶將見邊烽不警外戶不扃率土歸仁殊方異類相率嚮化契丹獨將焉往陛下計不出此乃信邪誦之徒謂契丹主少事多可以用武以中陛下之意陛下樂福求功以爲萬全臣竊以爲不可伏願陛下審其虛實究其妄謬正

奸臣謀國之罪能將士伐燕之師非特多難與王抑亦從謀則聖也古之人尚聞尸諫老臣永死豈敢面諛爲安身之計而不言哉帝賜手詔曰服昨者與師還將止令曹彬米信等頓於雄霸聚糧坐甲以張軍聲俟一兩月間山後平安濟美田重進等會兵以進直抵幽州然後控扼陰固恢復舊疆此朕之志也奈何將師等不遵成算各驛所見領十萬甲士出塞遠颺遂取其郡縣更還師以援師重往復勞弊爲遼人所襲此責在主將也泥朕腫百王之末粗致永平蓋念彼民陷于邊患將救焚而拯溺匪贊武以佳兵卿人謂其集

卷三十一

三

此一堅子何足惜哉上不得已命賜死於商州李繼遷之授邊普建議以趙保忠復領夏故地固令關之保忠反與繼遷同謀爲邊患時論歸咎於普頗爲同列所規不得專決舊制宰相以未時歸猶是歲大熱特許普夏中至午時歸私第明年免朝詔止日出中書視事有大政則召對冬被疾請告車駕屢幸其第省之賜子加等普遂稱疾篤三上表求致仕上勉從之以普爲西京留守河南尹淳化三年普性深沉有岸谷雖多忌刻而能以天下事爲己任宋初在相位者多齷齪循默普剛毅果斷未有其比普奏薦其人爲某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復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衣贖擲地普顏色不變晚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嘗還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太祖怒曰朕固不爲還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醇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其起普亦隨之太祖人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竟得命允一日太宴南驟至上不悅而良久不止上怒形于辭色左右皆震恐普因奏言外間百姓政望雨時雨難得百姓各歡

人謂其集

卷三十一

三

喜令樂官就雨中奏板上大悅終宴普臨機制變能
回上意類此太宗入彌德超之謠疑曹彬不軌屬普
再相爲彬辨雪保誣事狀明白太宗嘆曰朕聽斷不
明幾誤國事卽日竄逐德超遇彬如舊祖吉守郡爲
奸利事覺下獄索劾奏書未具郊禮將近太宗嫉其
貪墨遣中使諭旨執政曰郊赦可特勿貸祖吉普奏
曰改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郊肆類對越天地
告于神明奈何以吉而廢陛下赦令哉太宗善其言
乃止初昭憲太后遣命太祖傳位于帝欲帝傳之廷
美以及德昭命普卽榻前誓書署其尾曰臣普記藏

人編集

卷一百一十五

之金匱故帝卽位之初命廷美以開封而德昭德恭
等皆攝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沒廷美
始不自安他日帝以傳國意訪之普普對曰太祖已
誤陛下豈容斯誤廷美遂得罪是時盧多遜爲平車
事遷博涉經文聰明強力文辭敏給好任數有謀畧
發多奇中太祖好讀書每取書以館多遜豫戒更令
白已知所取書必通夕閱覽及太祖問書中事多遜
應答無滯同列皆服焉太祖時多遜知制誥庾趙普
不協及在翰林每召對多攻普之短未幾普出鎮河
陽太宗踐祚普入爲少保奉朝請數年普子承宗娶

燕國長公主女承宗遠知澤州受詔歸闕成婚禮未
踰月多遜白遣歸任普由是憤怒初普出鎮河陽上
言自恕云外人謂臣輕議皇弟聞封尹皇弟忠孝全
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
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太祖手封其書藏于宮中至
是普復密奏臣聞國舊臣爲權倖所沮因言昭憲顧
命及先朝白誓之事上于宮中訪得普前所上表因
感悟卽留承宗京師未幾復用普爲相多遜益不自
安普屢諷多遜令引退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
康得多遜交通奉王事帝大怒責授兵部尚書越二

人編集

卷一百一十五

論

日下御史獄命翰林承旨李昉等親治之多遜具伏
累遣中書守堂官趙白以機事密告廷美且云廟官
車宴駕盡力事大王廷美亦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
云承旨言正會我意因遣之弓篋多遜受之獄上詔
文武集議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廷美多遜詛咒願望
大逆不道宜正刑章詔削奪多遜官爵流崖州并徙
其家屬林親于遠裔趙白樊德明王繼勳趙懷祿聞
懷忠等悉斬于都門外廷美勒歸私第復其子爲皇
姪女落皇女公主之號廷美累遣懷祿私召同母弟
玠器庫副使趙廷俊與詔懷忠皆爲廷美使詣淮海

王錢微求犀玉帶金酒器懷忠受微私遺白金百兩金器絹扇等延美又嘗遣懷忠貢銀器錦綵羊酒諸其妻父潘璘營宴軍校至是皆代罪五月趙普又以延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延美不悔過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封廷美爲涪陵縣公房州安置以閻彥進知房州袁廓通判州事以同察之許大恐符言泄乃坐符他事貶寧國司馬雍熙元年又美房州發祥成疾卒年三十八追封清王諡曰悼以其子德恭德隆爲刺史延美之得罪趙普實爲之也初建隆二年太祖既得天下詠李筠李重進召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千姓兵革不息者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爲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如何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唐季以來戰國不絕國家不安者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酣上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無有窮已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

未嘗敢安枕而臥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皆惶恐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不可得也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指示可生之塗上曰人生知白駒過隙所爲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貪乏耳故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若臣之間爾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撫賜賚之甚厚與結婚姻更置易制若使主親軍惟守信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其後又置轉運使使主諸道錢糧牧還天下精兵以備宿衛先是潘嶺率遣親吏視民租入聚量增益公取餘羨符彥卿在天雄軍取民尤悉帝聞之遣使諸州監輸民租民始不困後彥卿入朝太祖欲使彥卿典兵普屢諫以爲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上不聽官已出者復懷之請入見上曰卿苦疑彥卿何也

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能負朕耶普曰陛下何以能負
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乾德三年秋河決澠州命穀
前都指揮使韓重贊督丁壯塞之後有請其私取親
兵爲心腹者太祖怒欲誅之趙普諫曰親兵陛下必
不自將須擇入付之若重贊以讒誅卽人人懼罪誰
復爲陛下將親兵者太祖納其言重贊得不誅後聞
普嘗救已卽詣普謝拒不見已而出重贊爲彰德節
度使詔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
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一員又令節鎮所領支
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
入編頭集

卷五十二

志

樓始輕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
特選常奉官強幹者往蒞之自是遂著爲今乾德三
年初置諸路轉運使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
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送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
代藩鎮益強率領部曲上場務厚飲以入已而輸貢
有數帝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
帛悉送汴都無得專留每藩鎮帥缺卽令文臣權知
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
團練觀察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于是財
利盡歸于上矣詔設前待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

驍勇者升爲上軍而令諸州長吏選所部內兵凡其
材用伎藝有過人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
壯卒定爲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卽送
闕下由是鎮悍之士皆隸禁籍厚其糧賜居常射自
禁閱訓練皆以一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
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
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
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驕惰皆普
之謀也開寶二年鳳翔節度使王彥超及諸藩鎮入
朝帝晏之于后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
八紘集

卷五十二

志

舊久臨制鎮王事軼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
諭意卽前奏曰臣本無勲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
骸骨歸丘園臣之願也節度使武行德白重贊等各
陳攻戰問閥及履歷艱苦帝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
日皆罷鎮奉朝請開寶五年以辛仲甫爲西川兵馬
都監帝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仲甫對帝遂
用之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今用儒臣
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
二也太宗初卽位以高保寅知懷州懷州故隸河陽
時趙普爲節度使保寅素與普有隙于跪乞罷節鎮

支郡之制。乃詔懷州直隸京長吏得自奏事。於是魏
州刺史詠保平軍節度使杜審進闕失事。詔右拾遺
李瀚往察。瀚因言節鎮領支郡多俾親吏掌其關市。
頗不便於商賈。滯天下之貨。望不令有所統攝。以分
方面之權。尊獎王室。亦疆幹弱枝之術也。始唐及五
代節鎮皆有支郡。太祖平湖南。始令潭朗等州直屬
京。長吏得自奏事。其後大縣屯兵亦有直屬京者。與
元之三泉是也。上納瀚言。天下節鎮無復領支郡者。
太平興國八年春正月。酒坊使彌德超因乘間以

八續類集

卷三十三

忠義

急受聞於上。云樞密使曹彬得士衆心。又巧誣以他
事。上頗疑之。彬罷爲天平節度使兼侍中。初彌德超
誣曹彬事。成期得樞密使及爲副使。大失望。一日詣
樞密副使王顯等曰。汝輩當斷頭我度上無他事。爲
汝輩所取。感顯等告其事。上怒德超除名。并親屬流
戍州。德超始知開封府李符參知政事宋琪之薦
符事上。及得貶。德超屢稱其冤。會德超敗。上惡其朋
黨。令使符嶺表。盧多遜之流崖州也。符白趙普朱崖
雖遠在海中。而水上頗善。春州稍近。至者必死。不若
令多遜處之。普不言。至是即以符知春州。歲餘卒。上
惜彬無他待之愈厚。臨朝累日。不憚從容謂趙普曰。

朕以聽斷不明。幾貽大事。夙夜循省。內愧于心。普對
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察曹彬無罪而昭雪
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至立斷。此所以
彰陛下聖明也。雖堯舜何以過此。上由是釋然。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

八續類集

卷三十三

忠義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五十二

左編

臣類

宋趙普

四封

藝祖事周世宗功業初未大顯會世宗親征淮南駐驛正陽距青陽劉仁贍未下而藝祖分兵滁州距壽州四程皆大山至清流關而上關去州三十里則平川而西澗又在滁城之西也是時江南李璟據一方國力全盛開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壽州命大將軍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以周軍數千與暉遇于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全師入憩滁州城下會朔日再出太祖兵聚關下且虞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微服往訪之學究者固知爲趙點檢也迎見加禮太祖再三叩之學究曰皇甫暉威名冠東北太尉以其與已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然彼之兵勢與已如何曰非其比也學究曰然兩軍之勝負如何曰彼方勝我敗畏其出兵所以問計于君也學究曰然且使彼來日整軍再來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噬類矣太祖曰當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二

一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二

二

復奈何學究曰我有奇計帝聞敗爲勝轉禍爲福者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輕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肯也可以直抵城下方阻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旣敗之後無敢蹠其後者故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破勝而驕解甲休衆必不爲備可以得志所謂兵貴神速出其不意若彼來日整軍而出不可爲矣太祖大喜且命學究以指其路學究亦不辭而遣人前導卽下令諸師夜出小路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驛果不爲備奪門以入旣人暉始聞之率親兵援甲與太祖巷戰三縱而三擒之旣主帥被擒矣或謂周師大兵且至城中大亂日相蹂踐死亡不計數遂下滁州卽國史所載太祖曰餘人非我敵卽斬皇甫暉頭者此時也滁州旣破中斷壽州爲二救兵不至壽州爲孤軍周人得以擒仁贍自滁州始也擒暉送世宗正陽御寨世宗大喜見暉於黃中金劍被體自撫脫之暉仰而言我自貝州卒伍起兵佐李嗣源遂成唐莊宗之禍後率衆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南北二朝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日見擒于趙某者乃天贊趙某豈臣所能及因盛稱太祖之神武遂不肯治劍不食而死至

今滁人一日五時鳴鐘以資薦禪云蓋淮南無山惟
滁州邊淮有高山大川江淮相近處爲淮南屏蔽去
金陵才一水隔耳既失滁州不惟中斷壽州失援而
淮南盡爲平地自是遂盡得淮南無復陳蔡世宗乘
滁州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璣割地稱臣者由太祖
先擒皇甫驎首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此皇甫驎所
以稱太祖爲神武者驎亦非常人知其天授非人力
也其後真宗時所以建原廟於滁而殿曰端金者大
祖歷試於周功業自此而成王業自此而始故號端
金蓋我宋之鎬沛也其趙學究即韓王普也實與太
祖定交於滁州引爲上介歸德軍節度使官以至太
祖受天命爲宗臣比跡于蕭曹者自滁州始也

元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父履以學
行事金世宗特見親任終尚書右丞楚材生三歲而
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羣書旁通天文地理律
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下筆爲文若宿構者金制
宰相子例試補省掾楚材欲試進士科章宗詔如舊
制問以疑獄數事時同試者十七人楚材所對獨優
遂辟爲掾後仕爲開州同知貞祐二年宣宗遷汴完

顏復興行中書事留守燕辟爲左右司員外郎元太
祖定燕聞其名召見之楚材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帝
偉之口遂金世襲朕爲汝雪之對曰臣父祖嘗委質
事之既爲之臣敢讐君耶帝重其言處之左右遂呼
楚材曰吾國撒合里而不名吾國撒合里蓋國語長
解人也已卯六月帝西討回回國僞旗之日雨雪三
尺帝疑之楚材曰玄冥之氣見于盛夏克敵之徵也
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曰回回國主當死於野後皆
驗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見知於帝因每自矜曰國
家方用武耶律諸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常須用弓匠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二

四

爲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帝問之對曰臣
親用西域解人泰五月望夜月當蝕楚材曰否乎不
蝕明年十月楚材言月當蝕西域人口不蝕王則果
蝕八分壬午八月長星見西方楚材曰女直將易主
矣明年金宣宗果死帝每征討必命楚材卜帝亦白
灼羊胛以相符應指楚材謂太宗曰此人人賜我家
爾後軍國庶政當委悉之甲申帝至東印度驛儀門
闕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
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其名
角端能言四方諍諍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

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師丙戌冬從下靈武諸將爭取子女金帛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藥阿旃而上卒病疾得大黃輒愈帝自經營而上未暇定制則鄧長史彙殺任情至擊人妻女取貨賄乘上而燕前留後長官石抹咸得卜允貪暴殺入盈車楚材聞之泣下即入奏請諭禁州郡非奉聖書不得擅徵發因當大辟者必待報達者罪正於是貪暴之風稍戢燕多勸賊本夕輒曳牛車詣官家取其財物不與則殺之時肅宗以皇子三國事關遣中使詣楚材往窮治之楚材詢察

八編類集

宋夏三

五

得其姓名皆留後親屬及勢家子盡捕下獄其家賂中使將緩之楚材示以禍福中使懼從其言獄具數十六人于市燕民始安已丑秋太宗將即位宗親咸會議猶未決時睿宗爲太宗親弟故楚材言於睿宗曰此宗社大計宜早定睿宗曰事猶未集別擇日可乎楚材曰過是無吉日矣遂定策立儀制乃告親王察合台曰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則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帳下旣退王撫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國朝尊屬有拜禮自此始時朝集後期應死者衆楚材奏曰陛下新即位宜有

之太宗從之中原甫定民多誤觸禁網而國法無赦今楚材議請肆宥衆以云迂楚材獨從容爲帝言詔自庚寅三月朔日前事勿治且條便宜一十八事頒天下其畧言郡宜置長史牧民設萬戶總軍使勢均力敵以遏驕橫中原之地財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縣非奉土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貿易借貸官物者罪之蒙古回鶻河西諸人種地不納稅者死監主自盜官物者死應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報然後行刑貢獻禮物爲官非輕深宜禁斷帝悉從之唯貢獻一事不允曰彼自願饋獻者宜聽之楚材曰獻者之端必

八編類集

宋夏三

五

由於此帝曰凡卿所奏無不從者卿不能從朕一事耶太祖之世歲有事西域未暇經理中原官吏多聚飲自取費至鉅萬而官無儲待近臣別迭等言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爲牧地楚材曰陛下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鹽酒鐵冶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足以供給何謂無補哉帝曰卿試爲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祿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等皆寬厚長者極天下之選參佐皆用省部舊人辛卯秋帝至雲中十路咸進應籍及金帛

陳于廷中帝笑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
用充足南國之臣復有如卿者乎對曰在彼者皆賢
於臣臣不才故留燕爲陛下用帝嘉其謙賜之酒卽
日拜中書令事無鉅細皆先白之楚材奏凡州郡宜
令長吏專理民事萬戶總軍政凡所掌課稅催責不
得侵之又舉鎮海結合同與之同事權貴不能干咸
得卜以舊怨无疾之諧於宗王曰耶律中書令率用
親舊必有二心宜秦殺之宗王遣使以聞帝察其誣
責使者罷遣之屬有訟咸得卜不法者帝命楚材鞠
之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將有事南方他日治

八編類纂

宋高宗

臣

七

未晚也帝私謂侍臣曰楚材不較私讐真寬厚長者
汝曹當効之中貴可思不花秦抹金銀役夫及種田
西域與裁葡萄戶帝令於西京宣德徙萬餘戶充之
楚材曰先帝遺詔山後民質朴無異國人緩急可用
不宜輕動今將征河南請無殺民以給此役帝可其
奏壬辰春帝南征將涉河詔避難之民來降者免死
或曰此輩急則降緩則走徒以資敵不可宥楚材請
製旗數百以給降民使歸田里全活甚衆蓋制尼攻
城邑敵以矢石相加者卽爲拒命既克必屠之汴梁
將下大將速不台遣使來言金人抗拒持衆師多死

傷城下之日宜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
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
未決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盡殺
之將無所獲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
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楚材又請遣人入城求
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楷秦葉封衍聖公付以林
廟地命收太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
等使直釋九經進講東宮又率大臣子孫執經解義
俾知聖人之道置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由
是文治興焉時河南初破俘獲甚衆軍還逃者十七

八編類纂

宋高宗

臣

八

入有古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滅其家鄉社亦連坐由
是逃者莫敢舍多殍死道路楚材從容進曰河南既
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復何之奈何因一彈囚連死數
十百人乎帝悟帝除其禁金之亡也唯太華二十餘
州久未下楚材奏曰往年吾民逃罪或幸于此故以
死拒戰若許以不殺將不攻自下矣詔下諸城皆降
甲午議籍中原民大臣忽都虎等議以下爲戶楚材
曰不可丁逃則賦無所出當以戶定之爭之再三卒
以戶定時將相大臣有所驅獲往往寄留諸郡楚材
因括戶口並令爲民匿占者死乙未朝議將四征不

廷若遣回人征江南漢人征西域深得制御之術
楚材曰不可中原西域相去遙遠未至敵境人馬疲
乏兼水土異宜疾疫將生宜各從其便從之丙申春
諸王大集帝親執觴賜楚材曰朕之所以推誠任卿
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所以得安枕
者卿之力也西域諸國及宋高麗使者來朝語多不
實帝指楚材示之曰汝國有如此人乎皆謝曰無有
殆神人也帝曰汝等唯此言不妄朕亦度必無此人
有于元者奏行交鈔楚材曰金章宗時初行交鈔與
錢通行有司以出鈔爲利收鈔爲譴謂之老鈔至以
萬貫唯易一餅民力困竭國用匱乏當爲監戒今印
造交鈔宜不遺萬幾從之秋七月忽都虎以民籍至
帝議裂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
隙不如多以金帛與之帝曰已許奈何楚材曰若朝
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帝然
其計遂定天下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給國用五
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資地稅中田每
畝二升又半上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每畝五升商
稅三十分而一鹽價銀一兩四十斤既定帝賦朝議
以爲太輕楚材曰作法於京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

進者則今已重矣時工匠制造應需官物十私八九
楚材謂皆考覈之以爲定制時侍臣脫歡奏簡天下
室女詔下楚材尼之不行帝怒楚材進曰向擇美女
二十有八人足備使令今復選拔臣恐擾民欲覆秦
耳帝良久曰可罷之又欲收民牧馬楚材曰田蚕之
地非馬所產今若行之後必爲人害又從之丁酉楚
材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
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帝曰果爾可官其人
楚材曰請校試之乃命宣德州宣課使劉中隨郡考
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
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百三十人免爲奴
者四之一先是州郡長吏多借賈人銀以償官息累
數倍曰羊羔兒利至奴其妻子猶不足償楚材奏令
本利相伴而止永爲定制民間所負者官爲代償之
至一衡量給符印立鈔法定均輸布進傳明驛券度
政畧備民稍蘇息焉有二道士爭長立立黨與其一
誣其仇之黨二人爲逃軍結中貴及通事楊惟忠執
而虐殺之楚材按收惟忠中貴復訴楚材違制帝怒
繫楚材既而自悔命釋之楚材不肯解縛進曰臣備
位公輔國政所屬陛下初今繫臣以有罪也當明示

百官罪在不赦。今釋臣是無罪也。豈宜輕易反覆如戲小兒。國有大事。何以行焉。衆皆失色。帝曰。朕雖爲帝。寧無過舉。卽乃溫言以慰之。楚材因陳時務十策。曰。信賞罰。正名分。給俸祿。官功臣。考殿最。以科差。選工匠。務農桑。定土貢。制漕運。皆切於時務。悉施行之。太原路轉運使呂振副使劉子振以賄抵罪。帝責楚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爲好人。何故乃有此輩。對曰。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義。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有國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得釋一夫之失。使禹世常行之道。獨見廢於我朝乎。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五

十一

一百一十萬兩。諱史安天合者。諸事鎮海首引與鄧剌合。變撲買稅課。又增至二百二十萬兩。楚材極力辯諫。至聲色俱厲。言與涕俱。帝曰。爾欲搏鬪耶。又曰。爾欲爲百姓哭耶。姑今試行之。楚材力不能止。乃歎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楚材嘗與諸王宴醉臥車中。帝臨平野見之。直幸其營。登車手掖之。楚材熱睡未醒。方怒其擾。已忽開目視。始知帝至。驚起謝帝曰。有酒獨醉。不與朕同樂耶。笑而去。楚材不及冠帶。馳詣行宮。帝爲置酒極歡而罷。楚材當國日久。得祿分其親族。未嘗私以官。行省劉敏從容言之。楚材曰。睦親之義。但當資以全帛。若使從政而違法。吾不能徇私恩也。歲辛丑二月。帝疾篤。醫言脉已絕。皇后不知所爲。召楚材問之。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因繫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焚香退舍。請赦天下。四徒后卽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因入奏請肆赦。帝已不能言。首肯之。是夜醫者候脉復生。適宣讀赦書。時也。翌日而瘳。冬十一月。帝將出獵。楚材以太乙數推之。亟言其不可。左右皆曰。不騎射無以爲樂。獵五日。帝崩于行在所。皇后乃馬真氏。稱制崇信姦回。庶政多未與都刺令。鑒以貨得政。柄庭。

八編類纂

卷百五十五

十二

中悉異附之楚材面折廷爭言人所難言人皆危之
癸卯五月癸亥犯房楚材奏曰當有驚擾然詭無事
居無何朝廷用兵事起倉卒后遂令授甲選腹心至
欲西遷以避之楚材進曰朝廷天下根本根本一搖
天下將亂臣觀天道必無患矣後數日乃定后以御
寶空紙付與都刺合蠻使自書與行之楚材曰天下
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素之臣不敢奉
詔事遂止又有旨凡與都刺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爲
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今史
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十三

截手乎后不悅楚材辨論不已因大聲曰老臣事大
祖太宗三十餘年無負於國者皇后亦豈能無罪殺
臣也后雖憾之亦以先朝舊勲深敬憐焉甲辰五月
薨于位年五十五皇后哀悼贈其厚復有請楚材
者言其在相位日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
麻里扎覆視之唯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
數千卷至順元年贈經國議制寅亮佐運功臣太師
上柱國追封廣寧王諡文正

廉希憲

廉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世祖爲皇弟希憲年

十九得入侍見其容止議論恩寵殊絕希憲篤好經
史手不釋卷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
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爲對世祖嘉之目曰
廉孟子由是知名成甲寅世祖以京兆分地命希憲
爲宣撫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布左右民難
危戎尤號難治希憲謀求民病抑強扶弱暇日從名
儒若許衡姚樞章諒訪治道首請用衡提舉京兆學
校教育人材爲根本計國制爲士者無隸奴籍京兆
多豪強廢令不行希憲至悉令著籍爲儒初世祖受
命憲宗經理河南關右居數歲聽者謂王府人多專
擅不法至是命阿藍答兒劉太平檢覆所部川禧吏
分領其事大開告許希憲曰宣撫司事由已出有罪
固當獨任僚屬何預事竟卒無獲罪者已未憲宗駐
蹕合州世祖渡江取鄂州命希憲入籍府庫希憲引
儒生百餘拜伏軍門因言今王師渡江凡軍中俘獲
士人宜官購還以廣異恩世祖嘉納之還者五百
餘人憲宗崩計聞希憲啟曰殿下太祖的孫先皇母
弟前征雲南剋期撫定及今南伐率先渡江天道可
知且殿下收召豪傑悉從人望子惠黎庶率土歸心
今先皇亦棄萬國神器無主願速還京正大號以安

人編類集

卷五十五

十四

天下世祖然之命希憲先行審察事變對曰劉太平
霍魯海行省將軍在關右渾都海守將六盤征南
諸軍散處秦蜀太平要結諸將其性險詐素畏殿下
英武而附阿里不哥倚關中形勝設有異圖斷不
可制宜遣趙良弼往覘人情事宜從之阿里不哥備
亂北邊遣統忽思發兵河朔大肆凶暴更定名士李
榮嘗奉莊勝聖太后命侍阿里不哥講讀統忽思怒
繁不附已極之希憲訪察外似言於世祖而釋之世
祖命希憲賜膳於宗王塔察兒希憲即以此意白王
宜自建勳戴之謂王然之許以身任其事歸啟其言
八指類纂 卷五十三 五
世祖曰若此重事卿何不懼之甚耶庚申至開平宗
室諸王勸進謙讓未允希憲復以天時人事進言且
曰阿里不哥於殿下爲母弟居守朔方專制有年或
覲望神器事不可測宜早定大計世祖然之明日即
位建元中統希憲上言高麗王子僕久留京師今聞
其父死宜立爲王遣還國以恩結之又言鄂兵未還
宜遣使與宋議如勸諸軍北歸帝皆從之阿里不哥
聞世祖已立命阿藍荅發兵漠北諸部分遣腹心易
置將仿散士卒資金帛又命太平魯海拘收關中錢
穀不許稱帝於和林趙良弼還自關右奏劉太平霍

魯海反狀皆如希憲言初分漢地爲十道乃併京兆
四川爲一道以希憲爲宣撫使太平霍魯海聞希憲
將至乘驛急入京兆密謀爲變夜三日希憲至宣布
詔旨遣使安諭六盤未幾斷事官闕出遣使來告
渾都海反應阿里不哥殺所遣使者遣人諭其黨密
里於成都乞台於青居使各以兵來援又多與蒙古
軍奧魯官等金帛盡起新軍且約大平霍魯海同日
俱發希憲得報召僚屬謂曰上新即位責任吾等正
爲今日不早爲之計殆將無及遣萬戶劉黑馬掩捕
太平霍魯海及其黨獲之盡得其奸謀悉置於獄復
八指類纂 卷五十三 五
遣劉黑馬諜密里總師汪惟正誅乞台具以驛聞時
關中無兵備命汪惟良將泰寧諸軍進六盤惟良以
未得上旨爲辭希憲即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
皆身承密旨君但承吾事制符已飛奏矣又付銀一
萬五千兩以充功賞出庫幣製軍衣惟良感激遂行
又發蜀卒更戌及在家餘丁推節制諸軍家古官八
春將之謂之曰君所將之衆未經訓練六盤兵精勿
與爭鋒但張聲勢使不得東則大事濟矣會有詔赦
至希憲命絞太平等於獄尸於道衢方出迎詔人心
遂安乃遣使遣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惟良爲

帥等罪帝深善之曰經所謂行權此其是也別賜金虎符使節制諸軍且詔曰朕委卿以方面之權事當從宜毋拘常制坐失事機西川將紐鄰與魯官將舉兵應潭都海八春獲之繫其黨五十餘人于乾州獄送二人至京兆請并殺之二人自分必死希憲謂脩佐曰潭都海不能乘輅東來保無他慮今衆志未一猶懷反側彼軍見其將枝執囚或別生心爲害不細今因其懼死並加寬釋使之感恩効力就發此軍餘丁得計八春上策也初八春既執諸枝事軍旋懼駭亂四出莫可禁遏及知諸枝獲全紐鄰與魯官得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七

七

大喜過望切論其屬山兵效力人人感悅八春亦釋然開悟果得精騎數千將與俱西詔以希憲爲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潭都海聞京兆有備遂西渡河趨甘州阿藍答兒復自和林提兵與之合分結隴蜀諸將又使紐鄰兄宿敦爲書招紐鄰於是成都帥百家奴與元忙古台青居汪惟正欽察俱遣使言人心危殆事不可測希憲遣使深諭戒之兩川諸將素仰希憲威名按堵從命潭都海阿藍答兒合軍而來諸將失利河右大震西土親王執畢帖木兒輜重皆空就食秦雍朝議欲弃兩川退守興元希憲力言不可乃

止會親王合丹及汪惟良八春等合兵復戰既陣大風吹沙良臣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濟其右而出八春直搗其前合丹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戰於西涼大敗之俘斬器蓋得二坂首以送衆之京兆市事聞帝大嘉之曰希憲真男子也進拜平章政事賜空一區時希憲年三十矣已而世祖自征阿里不哥不哥敗走自歸於上都世祖誅其黨而釋之希憲奏四川降民皆散處山谷宜申勸軍吏禁止俘掠違者千戶以下與犯人同罪又禁諸人無腹易生口由是四川遂安歸降者益衆又罷解鹽戶所摘軍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太

及京兆諸處無籍戶之戍靈用屯田者以寬民力欽察獲宋臣張炳震王政二人俱以母老願賜於放希憲皆遣之還因爲書與宋四川制置余玠諭以天道人事玠得書愧感自守不敢復輕動玠曰帥府言鎮戎州有謀爲叛者連引四百餘人希憲詳推之惟誅首惡五人宋將劉整以瀘州降盡繫前歸宋者數百人待報希憲奏釋之且致書宰臣待整以恩當得其死力整復首建取襄陽之策果立勲効宋將家屬之在北者希憲歲給其糧仕於宋者子弟得越界省其親人皆感之李璫反山東事連王文統平章趙璧素

忌希憲勳名因言文統緣張易希憲薦引遂至大用且關中形勝之地希憲得民心有商挺趙良弼爲之輔此事宜關聖慮帝曰希憲自幼事朕朕知其心挺良弼皆正士何慮焉蜀人費正寅以私怨譖希憲因李璣叛亦修城治兵畜異志帝因惑之命中書右丞南合代希憲行省視視所告事半無實狀詔希憲還京師陛見言曰關陝叛亂川蜀未寧事急星火臣隨宜行事不謀佐二如實所言罪止在臣臣請逮繫有司帝撫御床曰當時之言天知之朕加之卿果何罪慰諭良久進中書平章政事一日夜半召希憲入禁人編纂集

元元年丁母憂率親族行古喪禮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慟則嘔血不能起寢臥草上處於憂傍宰執以愛制未定欲極力起之相與語聞號痛聲竟不忍言未幾有詔奪情起復希憲雖不敢違旨然出則素服從事入必緩經及喪父亦如之奸臣阿合馬領左右部專總財賦會其黨相攻擊帝命中書權置眾畏其權莫敢問希憲窮治其事以狀聞杖阿合馬罷所領歸有司帝諭希憲曰史廢法而貪民失業而進工不給用財不廉費先朝患此久矣自卿等爲相朕無此憂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等未能以卑陶覆焚之道人編纂集

員政府。陛下之疑信若此。何敢自保。天津旣罷。亦罷罷臣。帝良久曰。卿且退。朕思之。明日帝召希憲。諭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事遂解。又有訟四川帥欽察者。帝勅中書急遣使誅之。明日希憲覆奏。帝怒曰。尚爾遲回耶。對曰。欽察大帥。以一小人言被誅。民心必駭。收繫至此。與訟者廷對。然後明其罪於天下。爲宜詔遣能者按問。其後事竟無實。欽察得免。希憲每奏議帝前。論事激切。無少回惜。帝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爲天子臣。乃爾木強耶。希憲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也。方士請煉大丹。勅中書給所需。希憲具以秦漢故事奏。且曰。堯舜得壽。不因大丹也。帝曰。然。遂却之。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五年始建御史臺。繼設各道提刑按察司。時阿合馬專總財利。乃曰。庶務實成。諸路錢穀付之轉運。今繩治之。如此事何由辦。希憲曰。立臺古制也。內則彈劾奸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於此。若去之。使上下專恣。貪暴事。豈可集耶。阿合馬不能對。七年詔釋京師繫囚。西域人匿贊馬。

丁用事。先朝資累鉅萬。爲愆家所告。繫大都獄。旣釋之矣。時希憲在告。實不預其事。是秋車駕還。自上都愆家訴於帝。希憲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莫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苟免耶。希憲入見。以詔書爲言。帝曰。詔釋囚耳。豈有詔釋匪贊馬丁耶。對曰。不釋匪贊馬丁。臣等亦未聞有此詔。帝怒曰。汝等號稱讀書。臨事乃爾宜得何罪。對曰。臣等忝爲宰相。有罪當罷。退。帝曰。但從汝言。卽與左丞相耶律鐸同罷。一日帝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爲。侍臣以讀書對。帝曰。讀書固朕所樂。然讀之而不能。用多讀何爲。意責其罷政而不復求進也。阿合馬因譏之曰。希憲日與妻子宴樂。爾帝變色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希憲嘗有疾。帝遣醫三人診視。醫言須用沙糖作飲。時最艱得。家人求于外。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帝聞而遣賜之。嗣國王頭韋哥行省鎮遼陽。有言其擾民不便者。十一事詔起。希憲爲北京行省平章政事。將行。肩輿入辭。賜坐。帝曰。昔在先朝。卿深識事機。每以常道啟朕。及鄂漢班師。甚善。今以大事付卿。賜田及馬。希憲以才不能勝負大任。何敢辭疾。然敢辭新賜。復有詔。令希憲

承制授三品以下官希憲目暑疾驅以進至鎮阿里
海牙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人駭即日禁制奪
通商販興利除害兵民按堵首錄宋故宣撫制置二
司幕僚能任事者以備采訪仍擇二十餘人隨才授
職左右難之希憲曰今皆國家臣子也何用致疑時
宋故官禮部大府必廣致珍玩希憲拒之且語之曰
汝等身仍故官或不次遷擢當念聖恩盡力報效今
所領者若皆已物我取之爲非義一或係官事同盜
竊若欲於民不爲無罪宜戒慎之皆感激謝去令凡
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千人論爲軍人所虜病而
棄之者計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立莫券質賣
妻子者重其罪仍沒入其直先將江陵城外蓄水打
禦希憲命決之得良田數萬畝以爲貧民之業發沙
市倉粟之不入官籍者二十萬斛以賑公安之饑大
綱既舉乃曰教不可緩也遂大興學選教官置經籍
且日親詣講舍以厲諸生西南溪洞及思播田楊二
氏重慶制置趙定應俱越境請降事聞帝曰先朝非
用兵不可得地今希憲能令數千百里外越境納土
其治化可見也聞吏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上之樞
密臣發之帝前其中有曰歸附之初人不聊生皇帝

遣康相出鎮荆南豈惟人漸德化昆虫草木咸被澤
矣帝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爾也希憲疾久不愈十
四年春近臣董文忠言江陵濕熱如希憲病何卽召
希憲還江陵民號泣遮道留之不得相與畫像建祠
希憲還囊橐蕭然琴書自隨而已帝知其貧特賜白
金五千兩鈔萬貫五月至上都太常卿田忠良來問
疾希憲謂曰上都聖上龍飛之地天下視爲根本近
聞能岡遺火延燒民居此常事耳慎勿令妄談地理
者惑動上意未幾果有數童以徙置都邑事奏樞密
副使張易中書左丞張文謙與之廷辨力言不可帝
不悅明日召忠良質其事忠良以希憲語對帝曰希
憲病甚猶慮及此耶其議遂止詔徵揚州名醫王仲
明視希憲疾既至希憲服其藥能杖而起帝喜謂希
憲曰卿得良醫疾向愈矣對曰醫特貴家以療臣疾
苟能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情良醫何益蓋以醫
諷諫也會議立門下省帝曰侍中非希憲不可遣中
使諭旨曰鞍馬之任不以勞卿坐而論道卿至省中
事有必須執奏肩輿以入可也希憲附奏曰臣疾何
足卽論忠效力生平所願皇太子亦遣人輪旨曰上
命卿領門下省無憚勞小吾爲卿除之竟爲阿合馬

所沮初希憲秉政日中書右丞劉整以初附爲都元帥騎從其都諸門求見希憲之弟希貢爲通報希憲方讀書畧不答希貢出整復免入言之因令徹去坐椅自據中坐令整入整展屏起側立不予之一言整求退謂曰此是我私宅汝欲有所言明日當詣政事堂及出愧赧無人色頃之宋士之在蜀旅者寒餓狼狽衣襤褸袖詩求見希憲諸兄弟皆耶榆之希貢復爲入言急令鋪設坐椅且戒內人備酒饌出至大門外肅入對坐出酒饌饒禮甚恭且錄其居止諸儒但言困苦乞歸明日希憲遂言于世祖皆遂其請是

八續類集

卷三

三

夜諸兄弟問曰今日劉元帥者主上之所倚任反非進之江南窮秀才却禮遇如此其至我等不能無疑希憲曰我是國家大臣言動嚙笑繫天下重輕整雖貴實國叛臣也故折辱之令其知君臣義重若寒士數十皆誦法孔子者也宋朝不坐燕不與何故而拘執於此況今國家起朔漠斯文不絕如綫我更不尊禮則儒術且將掃地矣十六年春賜鈔萬貫詔復入中書希憲稱疾薦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希憲曰君天下在用用人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則大奸專政羣小阿附

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爲屏除不然日就沉痾不可藥矣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無預於已謂早獲稷契伊傳周召爲不可及是自弃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諸狄梁公傳子梁公有大節爲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懷之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有大星隕于正寢之旁流光照地久之方滅是夕希憲卒年五十大德八年贈忠清粹

忠功五

司追封魏國公諡文正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

三六

九集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五十三

左編

臣類 恒臣

漢周勃 中典

周勃沛人其先卷人也徙沛勃以織薄曲爲生常以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強高祖之爲沛公初起勃以中治從勃既定燕而歸高帝已崩矣以列僕事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爲太尉十年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爲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爲相國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于是陰謀以爲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三 臣類

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呂太后以計許名他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官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用強呂氏令已滅諸呂少帝卽長用事吾屬無煩矣不如祝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帝年侯典居朱虛侯章弟也曰誅諸呂臣無功請得除官乃與太僕汝陰滕公入宮滕公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應左右執戟皆什兵龍有數人不肯去官者令張釋諭告亦去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持我安之乎滕公曰就令少帝乃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報曰宮謹除皇帝入未

央官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不得入太尉往喻乃引兵去皇帝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誅濟川淮陽常山王及少帝子邸文帝卽位以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邑萬戶居十餘月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賊之則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陳丞相平卒上復用勃爲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相朕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敢引爲證初勃之益封蓋以子薄昭及緊急薄昭爲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胃絮提文帝曰絳侯絳皇帝重將兵于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勃獄辭乃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後就國孝文十一年薨謚曰武侯子勝

之嗣尚公主不相中坐殺人國除絕一年弟亞夫復爲侯亞夫死國絕一歲更封勃他子堅爲平曲侯續絳侯後傳子建德爲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後有罪國除至平帝元始二年繼世復封玄孫之子恭爲絳侯千戶

漢霍光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于夫得幸于武帝立爲皇后去病以皇后姊

子貴幸既壯大乃自知父爲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爲

三

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太守郊迎負弩夫先驅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趣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過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乃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人侍左右出入禁閤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

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諗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臥內床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一決于光光是後元年

八

金日磾

四

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過謀爲逆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爲柅侯上官桀爲安陽侯光爲博陸侯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詔曰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執殺忽光爲人沉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晳疏眉目美須髯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視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常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

望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拔劍曰臣頭可得望
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
不多光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爲桀子安
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
宮爲使什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票騎將軍封桑樂
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
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家欲
爲外人求封幸依國安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先不
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
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
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爲將軍
有椒房中官之重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
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
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
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
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
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蹇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
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乃爲典屬國而大將軍長
史歆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冀府校尉光專權
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奸臣變候

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
大臣共執通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
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
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
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
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
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
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
桀等懼自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謀光
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
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乃謀令長公主置酒
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發覺
光盡誅桀安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
內昭帝旣冠遂委任光詔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
服燕蓋之亂桑弘羊子遷亡通父故吏侯史吳後遷
捕得伏法會赦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
雜治皆以爲吳非匪反者乃匿爲隨者即以赦令除
吳罪後待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
諫爭與反者身無異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不與庶
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

反者，仁丞相千秋女壻也。千秋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爲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於是引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遂下平任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杜延年奏記光曰：「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恐於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爲好言，千下蓋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以爲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弃也。問者民頗言獄深吏爲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謹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光以平仁弄法，卒下之獄。仁自殺，平要斬而不以爲丞相，終與相竟。延年持論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大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令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爲九江太守。卽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濩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

哀王子也。既至，卽位，行淫亂。光憂憊，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

八
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誼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今宗廟血食也。如今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能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劓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曉曰：「有皇太后詔，毋內。」

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率有物故自我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器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黃泰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于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軫獵車迎曾孫就齊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爲

孝宣皇帝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二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諒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策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贈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爲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爲冠陽侯爲既嗣爲博陸侯大夫夫人顯收光時所自造堂制而後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臺南出承恩盛節祠室輦閣通屬承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廣治第室作乘輿轡加畫綉網馮黃金塗韋絮駕輪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宴居與子都亂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乎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臺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親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太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一聞女能後自赦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瞞大夫門御史爲叩

頭謝乃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爲皇后。顯愛小三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爲后。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顯恐事敗。卽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乃徙光女婿度遼將軍袁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爲光祿勳。次塔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爲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塔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爲蜀郡太守。羣孫塔中郎將王漢爲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塔長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更以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爲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爲光祿勳。及光仲女塔趙平爲散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官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爲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侯問禹曰。我何

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宜見禹恨望深。乃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塔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史樂成小房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于方等。視丞相亡如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爲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竇人子。遠客饑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讐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封事多言我家者。常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爲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點。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塔多不謹。又聞民間謠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卽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

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爲天官語，平曰：「英祿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見李竟所善張敖，見雲家卒卒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私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敖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又有殺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卽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

卷之三

三

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解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爲讓，山禹等甚恐。山曰：「丞相擅滅宗廟，羔竟龍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爲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爲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秘書，顯爲上書戲城西第，入馬子匹以贖山罪。書報聞，會事發，覺雲山明世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獨霍后廢處昭

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乃下詔曰：「乃者東織室令史張敖使魏郡豪李竟報寇陽侯雲謀爲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寇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婿謀爲大逆，欲誅誤百姓，賴宗廟神靈先發得咸侯其辜，朕甚悼之。諸侯霍氏所誅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閹卒不得遂其謀。告

卷之三

霍氏

四

惲有攻封章爲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天道也。在人之左，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卽愛厚，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上乃賜福帛十四，後以爲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騶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騶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

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
驂乘至成帝時焉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
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爲博陸侯千戶初諫大
夫杜延年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後師族之後數爲大將
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
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詭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光
以朝無舊臣光祿勳張安世自先帝時爲尚書令志
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
光又以杜延年有忠節權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
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寬吏民士書言便宜有異輒
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可官試者至爲縣令或丞相御
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常與兩府及廷尉
分章

晉王導

王導字茂弘瑯琊臨沂人覽之孫也導少有風鑒識
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
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參東海王越軍事
時元帝爲瑯琊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
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
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固會帝出鎮下邳請導

導

爲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爲及徙鎮建康受人
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
之曰瑯琊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
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
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
竊覩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于道左導因進
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已傾心
以招俊乂况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于得
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
子旣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
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
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
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帝
從之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以前潁川太
守刁協爲軍諮祭酒前廣陵相卞壺爲從事中郎江
寧令諸葛恢歷陽參軍陳國陳頴爲行奉軍前太傅
掾庾亮爲西曹掾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爲政務
在清靜每勸帝克己屬節巨主寧邦于是尤見委杖
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帝嘗從容謂導曰卿
吾之蕭何也對曰昔秦爲無道百姓厭亂巨猾陵暴

人懷漢德，革命反正，易以爲功。自魏以來，迄于太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遲，不遵法度。郡公卿士皆廢于安息，遂使奸人乘釁以厲至道。然否終斯泰，天道之常。大王方立命世之勲，一匡九合，管仲樂毅于是乎在。豈區區國臣所可擬議？願弘深神慮，廣擇良能，顧崇賀循，紀瞻周玘，皆南土之秀，願盡優禮。天下安矣。帝納焉。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晉魏武帝，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關内侯，司馬以此格萬物，得不局踈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爲恥之。大官混雜，朝望頹毀，導忝荷重任，不能崇峻山海，而開導亂源，繁竊名位，取素葵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尋始。庶令雅俗區別，羣望無惑。帝從之。拜振威將軍。晉國旣建，以導爲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顒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顒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顒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慨然變色。

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血收淚而謝之？』帝卽晉王位，導尋拜揚州刺史。陳頴遣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光顯，言輕者後敘，道相波瀾，乃至陵遲。如有壯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振卓，茂于家縣，顯朱邑于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及帝登尊號，百官陪立，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以刁協爲尚書令，協性剛悍，與物多忤，與侍中劉隗俱爲帝所寵任，欲矯時弊。每坐上抑下，排沮豪強，故爲王氏所疾。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協又使酒侵毀公卿見者側目。帝之始鎮江東也，王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導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恃功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腹心，稍抑損王氏權導亦漸見疎。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勲，宜加委任。帝出愉爲長史，導能任真，推

分濟如也而教益懷不平其參軍沈充錢鳳皆巧詭
 因役知致有異志陰為畫策執寵信之教上疏為導
 訟屈辭詔慈望帝以教故并疎忌導御史中丞周嵩
 上疏以為導素竭忠誠輔成大業不宜聽孤臣之言
 惑疑似之說放逐舊德以依伍賢虧既往之恩招將
 來之患帝頗感悟導由是得全會太山太守徐寵反
 帝訪可以鎮撫河南者導舉太子左衛率羊監既而
 監敗抵罪導上疏乞自貶黜詔不許尋代賀循領太
 子太傅時中興草創未置史官導始啟立于是典籍
 頗具時考懷太子為胡所害始末諱有司奉天子三

八續頭集

卷五十五

朝舉哀羣臣一哭而已導以為太子副二宸極普天
 有情宜同三朝之哀從之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
 誅王氏論者為之危心導率羣從昆弟于姪二十餘
 人每且詣臺待罪僕射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
 以百口累卿諶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
 至帝納其言頗喜飲酒至醉而出導又呼之顗不與
 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全印如斗大繫肘後
 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導不知恨之帝以導
 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還臣賊子
 何代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跪而執之曰茂弘

方託百里之命于卿是何言邪乃詔曰導以大業誠
 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及敦得志導守尚書令
 敦據石頭參軍曰猗詭敦曰驃騎將軍戴淵僕射周
 顗皆有高名足以惑眾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
 敦然之以問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
 導不荅又曰正應令僕邪又不荅敦曰若不爾止當
 誅耳又不荅敦遂遣部將收殺之導後料檢中書校
 事乃見顗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
 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初西都覆沒海內思主羣
 臣及四方並勸進于帝時王氏強盛有導天下之心

子

敦憚帝賢明欲更謀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
 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能
 奪初帝愛瑯琊王昶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
 立于以長且紹又賢不宜改輩帝猶疑之導日夕陳
 諫故太子卒定及明帝即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
 還司徒一依陳羣輔魏故事王敦又舉兵內向將敦
 始震疾導便率子弟發哀眾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及
 帝代敦假導節都督諸軍領揚州刺史敦平進位太
 保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為成
 帝及石勒侵阜陵詔加導大司馬假黃鉞出討之軍

次江寧帝親餞于郊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咸和二年
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下詔徵之導曰峻
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亮曰今縱不奉命爲禍猶
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于漢也乃徵峻爲
大司農峻遂舉兵反三年正月蘇峻濟自橫江二月
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裒曰至尊當御正殿
君可啟令速出裒即入上閣躬自抱帝登大極前啟
導及光祿大夫陸晞荀崧尚書張閭共登御牀擁衛
峻稱詔大赦以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已之右峻
自爲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峻逼遷帝于石頭導固爭
人稱頑暴

宋書卷三

三

王

不從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初蘇峻遣尚書張閭權
督東軍司徒導密令以太后詔諭三吳吏士使起義
兵救天子會稽內史王舒以庾冰爲奮武將軍使將
東兵一萬西渡浙江于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
蔡謨等皆舉兵應之司徒使毛寶攻祖約約敗蘇峻
腹心路永匡術賈寧恐事不濟勸峻盡誅司徒導等
諸大臣更樹腹心峻雅敬導不許永等更二于峻導
使參軍袁統潛誘永使歸順導携二子與永皆奔白
石八月侃兵斬峻峻衆立峻弟逸爲主四年諸軍掌
斬蘇逸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

似不如是導有慚色路永匡術賈寧皆峻黨先歸朝
廷導欲賞之嶠曰永等首爲亂隋晚雖改悟未足贖
罪得全首領爲幸多矣乃止侃之計峻也獨湘州刺
史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侃奏請檻車收付廷
尉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乃以敦爲廣州刺史四
年五月以導爲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六月以導爲
丞相罷司徒官以并丞相府導性寬厚委任諸將趙
胤賈寧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庾亮與太尉郗鑒牋
曰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
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章句顧問未嘗遇君子秦
人編頑暴

宋書卷三

臣

王

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況欲愚其主哉人主
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脩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
多養無賴之士公與下官並荷付托之重大奸不掃
何以見先帝于地下乎欲共起兵廢導鑒不聽及賊
平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
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
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
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施則無往不
可若不積其廩則樂土爲虛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
隙一旦示弱窺于蠻越求之望實殊非良計令特宜

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崎等謀並不行導善于因
事雖無目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惟
有練數千端簡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
賢俱制練布單衣于是士人余然脫服之練遂歸貴
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爲時所慕如此溫瞻卒
導欲以平南軍司劉胤爲江州刺史陶侃都鑒皆以
胤非方伯才導不投或謂導于悅曰今大難紀綱頌
弛自江陵至建康三千餘里流民萬計布在江州江
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汰侈之性臥而對之
不有外憂必有內患矣悅曰此溫平南之意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重

平南胤矜豪自甚專務商販積財百萬縱酒酣樂不
恤政事會有詔徵後將軍郗鑒爲右將軍鑒樂爲違
將不願宿衛以情懇于胤胤曰此非小人之所及也
然將赴召求資于胤胤不與然由是怨胤胤有司奏
今朝廷空竭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胤商販權
路以私廢公請免胤官書下胤不即歸罪方自中理
有謂郭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忌執候一人
欲先除之默帥其徒襲胤傳首京師劉胤首至建康
導以郭默驍勇難制果胤首於大航以默爲江州刺
史陶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許也卽將兵討之上表

官狀且與導書曰然殺方州卽用爲方州害宰相
爲宰相乎導乃收胤首各佩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如
有船輜成資故包含容忍以候足下豈非遵養時晦
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兵至默將
縛默以降侃斬之六年冬恭詔歸葬于導曰無下拜
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幼冲見導每拜又嘗與導書手
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聞于是以爲定制
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爲之興焉時大旱導上疏遜位
詔累逼之然後視事導簡素寡慾食無備敬末不重
帛帝知之給布萬匹以供私費導有廢病不堪朝會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重

帝幸其府縱酒作樂後令輿車入朝其見敬如此石
季龍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是歲妻曹氏卒贈金
章紫綬初曹氏性妒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
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
以所執盛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
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悅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
物准有短轅轎車長柄座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
琴賢共游洛中何曾聞有蔡元兒也于時庾亮以重
重地逼出鎮于外南蠻校尉陶稱間說亮嘗舉兵內
向或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

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卽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
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成公帝之元舅宜華
事之于是譏問遂息時亮雖居外鎮而執輔弼之權
既據上流擁彊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平常遇西
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自漢魏以來羣
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塋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
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
也咸和五年薨時年六十四帝舉哀于朝堂三日遣
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贈秘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
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九游輜輶車黃屋左纛前後
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爲比

八品賈

伏讀三臣傳

三王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五十四

左編

臣類相

晉鄭鑒中典

鄭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畝畝吟咏不倦以儒雅著名不應州命趙王倫辟為掾知倫有不臣之志稱疾去職及倫篡其黨皆至大官而鑒閉門自守不染逆節及京師不守寇難鋒起鑒遂陷于陳午賊中予以鑒有名于世將逼為主鑒逃而獲免午等潰散鑒得歸鄉里于時所在後荒州中八編類纂

趙王倫有感其恩義者賴相與資贍鑒復分所得以郵寄族及鄉曲孤老賴而全濟者甚多咸謂曰今天下播越中原無伯當歸依仁德可以後亡遂共推鑒為上舉手徐家俱避難于魯之嶧山元帝初鎮江左承制假鑒兖州刺史鎮鄒山時荷藩用李述劉琨明兄子演並為兖州各屯一郡以力相傾關州編戶及知所適又徐能石勒左右交侵日尋干戈外無救授百姓餓餓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終無叛者三年間眾王數萬帝就加都督兖州諸軍事永昌初徵拜尚書時明帝初即位王敦專制內外危逼謀伐鑒為

外援由是拜安西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假節鎮

合肥敦忌之表為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敦相見

敦謂曰舉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遠名檢考之以

實豈勝滿武秋秋外名重于時天下言風者謂秋為名也鑒曰擬人必于其倫彥輔道讀平淡

體識沖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慰懷太子

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主何可同日而言

敦曰慰懷廢徒之際交有危懷之急人何能以死守

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丈夫既潔身北面

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視顏天壤邪苟道數終極

八編類纂

固當存亡以之耳敦素懷無君之心聞鑒言大怒之

遂不復相見拘留不遣敦之黨與譟毀日至鑒舉止

自若初無懼心敦謂錢鳳曰鄒道微儒雅之士名位

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臺鑒遂與帝謀滅敦既而錢

鳳攻逼京師議者以王含錢鳳眾力百倍苑城小而

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距戰鑒曰羣逆縱逆

其勢不可當可以算風雅以力競凡合等號令不一

抄盜相尋百姓懲往年之暴皆人自為生乘逆順之

勢何往不克且賊無經畧遠圖惟恃承突一戰曠日

持久必欲義士之心今謀猷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

雖寇決勝負于一朝定成敗于呼吸雖有申胥之徒
義石投袂何補于既往哉帝從鑒以尚書令領諸也
營及鳳等平溫嶠上議請宥教佐吏鑒以爲先王崇
君臣之教故責伏死之節昏亡之主故開待放之門
王教佐吏雖多逼迫然君迷亂之朝無出開之操準
之前訓宜加義費又秦錢鳳每年八十宜蒙全宥乃
從之封高平侯帝以其有器望萬機動靜輒問之乃
詔鑒特草上表疏以從簡易王導議欲貽周札官鑒
以爲不令導不從鑒于是駁之曰教之逆謀履霜日
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教前者之舉義同桓文

本朝順事

三

則先帝可爲幽厲邪朝臣雖無以難而不能從俄而
遷都督徐亮等三州軍事假節鎮廣陵尋而帝崩鑒
與王導十盡溫嶠廣亮等並受遺詔輔少主咸和初
領徐州刺史及祖約蘇峻反鑒聞難便欲率所領東
赴詔以北寇不許于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
京師尋而王師敗績矩遂退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
口詔進鑒爲司空鑒去賊密通城孤糧絕人情業業
莫有同志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
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四逆干國之
紀陵汨五常侮弄神器遂制脅幽生拔本塞源殘害

忠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所依歸是以率土怨
酷兆庶泣血成踊奉辭罰罪以除元惡昔戎欲洪周
齊桓糾盟董卓陵漢羣后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也
今主上憂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國凡我同
盟既盟之後戮力一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義無
偷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鑒登壇慷慨三軍爭爲用
命乃遣將軍夏侯長等開行謂平南將軍溫嶠曰今
賊謀欲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
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靜鎮京口清壁以待賊
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既斷糧道自絕不過百
人編纂

卷五十四

四

日必自潰矣嶠深以爲然及陶侃爲盟主進鑒都督
揚州八郡軍事時撫軍將軍王舒輔軍將軍虞潭皆
受鑒節度率衆渡江與侃會于茄子浦鑒築白石壘
而據之會舒潭戰不利鑒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
大業曲阿慶亭三壘以拒賊而賊將張健來攻大業
城中乏水郭默窘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色參軍曹
納以爲大業京口之扞一旦不守賊方軌而前勸鑒
退還廣陵以俟復舉鑒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家先
帝厚恩荷託付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陳
寇在郊衆心危迫若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

率先義衆鎮一三軍視將斬之、父而乃釋、會峻死、大業圍解、及薛逸等走吳興、鑒遣參軍李閔追斬之、降男女萬餘口、拜司空、時賊師劉徽聚衆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鑒遂城京口、加都督、揚州、晉陵、吳郡諸軍事、率衆討平之、進位太尉、後以疾疾上疏遜位、曰、臣疾彌留、遂至沉篤、自付氣力差、理難冀有生存、死自然之分、但忝位過其才、曾無以報、上慚先帝下愧日月、伏枕哀歎、抱恨黃泉、臣今虛乏、救命朝夕、輒以府事付長史劉遐、乞骸骨歸丘園、惟陛下崇山海之量、弘濟大猷、任賢使能、事從簡易、值康哉之歌、復興于

則臣雖死猶生之日耳、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逐徙、或是新附、百姓懷上、皆有歸本之心、臣宜國恩、示以好惡、處與山宅、漸得少安、聞臣疾、驚衆情駭、動若雷北、渡必啟寇心、太常臣譔平簡真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爲都督、徐州刺史、臣亡兄子晉陵內史、遷謙愛養士甚爲流亡所宗、又是臣門戶子弟、堪任充州刺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足以敢希祁奚之舉、疏奏以蔡謨爲監軍、司鑒尋薨、時年七十一、謚曰文成、初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候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飭之時、兄子遷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

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有鑒于是獨往、食說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遂位至護軍、翼爲剡縣令、鑒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苦心矣、三年、

晉謝安

謝安字安石、河南人也、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千修曰、何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亶亶爲來、還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吏部尚書范汪舉安爲吏部郎、安以書拒絕之、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嘗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滄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爲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卽迴、衆咸服其雅量、安雖放情丘壑、然每遊賞必以妓女從、旣累辟不就、簡文帝時、爲相、曰、安石旣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萬爲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

之右。自幼有公輔之望。處家常以儀範訓子弟。安妻
丹陽尹劉俊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
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爲黜察。安
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
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就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
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
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既到。溫甚
喜。言平生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
此客不。溫後請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
取憤溫見留之口。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溫當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北征會萬病卒。安投牋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
倚勢舉去後。爲人所思。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
護軍中書侍郎。郗超初爲桓溫參軍。每與溫密謀。朝
中皆畏事之。安嘗與左衛將軍王坦之共請超。曰。肝
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爲性命忍須臾邪。簡
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且望簡文臨終。禪
位於已。不爾。便爲周公居攝。及帝崩。遺詔止依諸葛
武侯。王丞相故事。溫不副所望。故甚憤怨。與弟冲書
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
日憤憤少懷。溫乃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

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于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于
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
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
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
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郗超臥帳中。聽其言論。
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坦之與安
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溫嘗以安所作簡文帝
謚議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時孝武帝富于
春秋。政不自已。溫威振內外。人情噂噉。互生同異。安
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斬穰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八

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
錫命遂發。尋爲尚書僕射。領吏部。如後將軍及中書
令。王坦之出爲徐州刺史。詔安總中書事。時王彪之
爲尚書令。安以天子幼冲。欲請崇德太后臨朝。彪之
曰。上年垂及冠婚。反令從嫂臨朝。豈所以光揚聖德
乎。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已得專決。遂不
從其言。彪之與其掌朝政。安每歎曰。朝廷大事。衆所
不能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安義存輔導。雖會稽
王導子。亦賴弼諧之益。強敵寇境。邊書積至。梁益不
守。樊鄆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德政旣行。文

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或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遇之，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謂言致患邪？」是時官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為諫，安不從。竟獨決之，官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體辰極，而役無勞怨。桓沖以謝安素有重望，欲以揚州讓之，自求外出。桓氏族黨皆以為非計，莫不扼腕苦諫，郡超亦深止之。沖皆不聽，詔沖都督徐豫兗青揚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鎮京口，以安領揚州刺史，並加侍中。九月，帝講孝經，始覽典籍，延儒士，謝安薦東莞徐遵稱中書舍人，每被顧問，多所匡益。帝或宴集酣樂之後，好為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辭率爾，所言被雜，遵應時收歛，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時議以此多遵，尋詔安以甲仗百人入殿。太元元年，時帝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錄尚書事。十時懸象失度，元早彌年，安奏典減絲絕，求晉初佐命功臣後封之。三年，以安都督揚豫等州軍事，以桓沖都督江荆等州軍事，謝玄監江北軍事，桓沖

以秦人懼盛，欲移阻江南，秦自江陵徙鎮上明，使劉波守江陵，楊亮守江夏。初中書郎郡超自以其父情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優游散地，常憤邑形于詞色。由是與謝氏有隙。時朝廷方以秦寇為憂，詔求文武良將，可鎮禦北方者。安以兄子玄應詔為憂，詔求文武安之明，乃能違眾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眾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展問，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時符堅驕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克捷。八年，堅率眾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荅曰：「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棊，賭別墅，安基常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聖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桓沖深以根本為憂，遣精騎三千入振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缺，宜留以防西藩。」沖歎曰：「安石有廟堂之量，不聞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眾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社矣。」玄等既戰，堅有驛書，安方與客

闕基看書既竟便攝放床上了無喜色基如故客問之徐芬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通戶限心喜甚不覺展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進拜太保八月安泰請乘符氏傾敗開拓中原以徐充二州刺史湖玄爲前鋒都督豫州刺史桓石虔等伐秦玄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遷棄城走玄進據彭城九月謝玄使彭城內史劉牢之攻秦兖州刺史張崇崇棄鄆城奔蘇牢之據鄆城河南城堡皆來歸附太保安自求北征加安都督揚江等十五州諸軍事加黃鉞是時桓冲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慚恨成疾

八編類纂

卷八

而卒荆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勳老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勲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丐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荊州改桓伊爲中流石虔爲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林喪之慘不廢絳竹王坦之屢書苦諫曰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安不能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又于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屬

意常疑劉牢之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奸諂頗有相扇拂安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帝出祖于西池獻觴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榮欲須經畧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瑛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雍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聞

人編類纂

卷八

當與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慨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者至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詔遣侍中尚書喻旨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嘗謬而忽一誤衆亦惟異之尋薨時年六十六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百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爲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非能

及或手掩鼻以數之及至新城築堞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召伯堞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爲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出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唐朱敬則

朱敬則亳州永城人以孝義世被旌顯一門六闢相望敬則志尚振博好學重節義然諸善與人交振其急難不計報于人與左史江融左僕射魏元忠善咸

人編類集

卷三十四

三

亨中高宗聞其名召見異之爲中書李敬元所毀故授洹水尉久之除右補闕初武后稱制天下頗流言遂開告密羅織之路與大獄誅將相大臣至是已革命流言益寧敬則諫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商申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亟戰疾耕既廢而蓄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苛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天下已平故可易之以寬簡潤之以淳和秦乃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事漢祖當榮陽成阜間獲餽窮智勇困

未嘗敢開一覽效一奇惟進豪猾貪暴之人及區宇適定乃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高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治之手帝默然於是賈著新說適定禮儀此知變之善也向若高帝斥二子置詩書重攻戰尊首級則復道爭功拔劔擊柱豈漏不保何十二帝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聖人之遠虛禮者先王之陳迹祠祀畢勿拘淳精流糟粕棄仁義尚爾況其輕乎國家自文明以來天紀草昧內則流言外則搆難故不設鉤距無以順人不切刑罰無以息暴於是置神器開告端故能不出房

人編類集

卷三十四

四

閣而天下晏然易主矣臣聞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無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饑不鼎食卽向時秘策今之芻狗也願鑒秦漢之失考時事之宜鑿遠慮遠趨糟粕下寬大之令流曠蕩之策去萋斐之角牙頓姦險之芒刃塞羅織之妄源掃朋黨之頭迹愼然使天下更始豈不樂哉后善其言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侍中韋安石嘗閱其史索嘆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輔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時賦歛繁重民多蕩析后數召入禁中訪失得進同

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構魏元忠張說欲誅之無敢言者敬則獨奏曰元忠說秉心忠一而所坐無名殺之失天下望乃得不死以老疾還政事俄改咸均祭酒冬官侍郎易之等集名儒撰三教珠英又繪武三思李嶠蘇味道李迥秀王紹宗等十八人像以爲圖欲引敬則固辭不與世濫其爲人出爲鄧州刺史遂致仕侍御史冉祖雍誣奏與王同皎善貶治州刺史既明其非罪改廬州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曹步從以歸卒年七十五敬則與三從兄弟居四十年貴產無異及執政每以用人爲先細務不省人編頭集

參軍書

也敬表蜜飯以裴懷古有文武才用爲桂州都督懷服其威惠相率降薦魏知古爲鳳閣舍人張思敬爲右史皆稱職初二張程寵盛敬則密謂敬暉曰公若假太子令舉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騎力耳暉卒用其策始崔定仲長統王朗曹闡論封建指秦爲失敬則以爲秦漢世禮義陵遲不可復用周制封諸侯著論明之儒者以爲知言唐宗嗣位嘗曰神龍以來忠於本朝者李多祚王同皎韋月將燕欽融並褒復定尚有遺者邪劉幽求曰朱敬則忠正義立天下所推往爲宗楚客冉祖雍等所誣謫守刺史長安中嘗

臣曰相王必受命當悉心事之及韋氏子紀臣遂見危赴難雖天誘其衷亦敬則啟之於是追贈秘書監謚曰元

李昭德

李昭德長安人擢明經累官夏官侍郎如意元年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武后營神都詔昭德規創文昌臺及定鼎上東諸門標置華壯洛有二橋司農卿韋機徙其一直長夏門民利之其一橋廢省巨萬計然洛水歲淙積之緒者告勞昭德始積石爲脚銳其前厥殺暴淙水不能怒自是無患俄檢校內史薛懷義討突厥以昭德爲行軍長史不見虜還武承嗣仕文昌左相昭德諱曰承嗣已王不宜典機衡以譏衆庶且父子猶相篡奪況姑姪乎后粲然曰我未之思也乃罷承嗣爲太子少保洛陽人王慶之率險佞數百人請以承嗣爲皇太子后不許固請后遣昭德詰其故昭德笞殺慶之餘黨散走因奏曰自古有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乎以說親言之天皇陛下下也皇嗣陛下子也當俾之子孫爲萬世計陛下承天皇顧託而有天下又立承嗣臣見天皇不來食矣后乃止承嗣恨語短之后曰吾任昭德而獲安枕是代我勞非而

所知也。有人獲洛水白石而赤文者獻闕下曰：此石赤心故以獻昭德。昭德曰：洛水餘石豈盡欲反邪？時來俊臣侯思止舞文法數誅陷大臣人皆懷懼。昭德每寒其誅罔不道狀卒榜殺思止其黨稍摧沮。然昭德頗怙權爲衆指曰：魯王府功曹參軍丘悅上疏果教鄧汪又著石論數千言述其專恣。鳳閣舍人達弘敏以聞后由是惡之。謂宰相姚崇曰：誠如所言。昭德固負國矣。乃貶欽州南賓尉。俄召授監察御史萬歲通天二年來俊臣與昭德素不協誣以謀逆旣而俊臣亦下獄同日誅時甚雨衆庶莫不哀昭德而快俊臣。謂曰：今日天時可謂一悲一喜矣。神龍二年贈左御史大夫建中三年加贈司空。

婁師德

婁師德鄭州原武人第進士上元初爲監察御史會吐蕃盜邊劉審禮戰沒師德奉使收敗亡於泚河因使吐蕃其首領論贊婆等自赤嶺牒牛酒迎勞師德喻國威信開陳利害虜爲畏悅後募勇士討吐蕃乃自奮戴紅抹額米應詔高宗假朝散大夫使從軍有功遷河源軍司馬并知營田事與虜戰白水湖八遇八克天授初爲豐州都督張皮筏率士屯田積穀數

百萬兵以餽給無轉饘和糴之費武后降書勞之長壽元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嘗謂師德師在邊必待營田公不可以効勞憚也乃復以爲河蘭鄯廓州檢校營田大使入遷御史大夫知政事誣聖中與王孝傑拒吐蕃於泚河州戰素羅汗山敗績貶原州司馬萬歲通天二年入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後與武懿宗狄仁傑分道撫定河北進納言龍右諸軍大使復領營田聖曆三年突厥入寇詔檢校并州長史天平軍大總管九月卒于并州年七十贈幽州都督諡曰貞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稱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所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已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總邊要爲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樸忠心無適莫方酷吏殘賢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相亞世之言長者稱婁郝

狄仁傑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爲兒時門下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荅曰黃參

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爲吏誣訴黜陟使。聞立本名。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令其下瞻。候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嘗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遺親萬里憂乎。詣長史簡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媿矣。相待如初。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稍遷大理寺丞。歲中斷囚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誤坐斧昭陵栢。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爲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罪。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栢。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爲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數日授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雖乏賢。如本立者不少。陛下惜有罪。虧成法。奈何。臣願先斥爲羣臣戒。本立抵罪。繇是朝廷肅然。使岐

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盜黨窮訊。而餘曹紛紛不能制。仁傑曰。是其計窮。且爲患。乃明開首原格。出繫者。稟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帝歎其達。雅宜遷度支郎中。帝幸汾陽宮。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妬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自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曰。真丈夫哉。出爲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懽心。郡人勒碑以頌。人拜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吳楚俗多淫祠。仁傑一禁止。凡毀千七百屋。止留夏禹吳泰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轉文昌右丞。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誤至此。有詔悉謫邊戍。四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四相與哭。碑下因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爲立碑。初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特功多暴索。仁傑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橫。使無辜之人咸陸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且王師之至。民歸順。以謫計自縊而下

四面成蹊奈何縱邀賞之人殺降以爲功。寬稱敬天如得上方斬馬劍加君頸雖死不恨。光輔遺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時太學生謁急后亦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以假人。至簿書期會宜責有司尚書省決事。左右丞不句杖。左右丞相不判徒。況天子乎。學徒取告丞簿職耳。若爲報可則胥子數千。凡義詔邪爲定今示之而已。后納其

少壯氣

卷一百一十五

三

言會爲來俊臣所構捕送制獄于時訊反者一問卽承聽滅死俊臣引仁傑置對答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固實俊臣乃挺擊其屬王德壽以情謂曰我意求求遷公爲我引揚執柔爲黨公且免死仁傑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爲此乎卽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守者寢弛卽再筆書帛置楮衣中好謂吏曰方者請付家撤絮仁傑子光遠得書上雙后遣使索視俊臣命仁傑袍帶見使者私令德壽作謝死表附使以聞后乃召見仁傑謂曰承反何耶對曰不承反死咎掠矣示其表曰無之后知代署因免死武承

嗣屢請許之后曰命已行不可返時同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御史霍獻可以首叩殿階苦爭必欲殺仁傑等乃貶仁傑彭澤令邑人爲置生祠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振動擢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萬一虜來吾自辦之何預若輩悉縱就田虜亦引去民愛仰之復爲立祠俄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召拜鸞臺侍郎復同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仁傑諫曰天生四矣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東

人看東本

卷一百一十六

三

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天所以限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暨三代不能至若國家旣已兼之詩人矜薄伐於太原化行於江漢前代之遺裔而我之域中過夏商遠矣今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礪礪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不務固本安人此秦皇漢武之所行也傳曰典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伏見國家師旅歲出調度之費鉅以宴廣右戍四鎮左屯安東杆軸空匱轉輸不絕後行既久怨曠日多止不是恤則政不行時

不行則害氣作，害氣作則蟲蛇生，水旱起矣。方今關東莽穢，蜀漢流亡，江淮而南，賦歛不息，人不復本，則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非淺。所以然者，皆貪功方外，耗竭中國，皆漢元帝納賈捐之之謀，而罷珠崖、宣帝用親和之策，而棄車師。貞觀中，克平九姓，冊拜李思摩爲可汗，使統都鄙夷狄，叛則伐，降則撫，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今阿史那斛瑟羅皆陰山貴種，代附沙漠，若委之四鎮，以統諸蕃，建焉可汗，是禦寇則國家有鑑絕之美，無轉輸之苦，損四鎮肥中國，罷安東，實遼西省軍費于遠方，并甲兵于要塞，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豐矣。且王者外寧，容有內危，陛下姑赦邊兵，謀守備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在以上，禦寇則我得具，便堅壁清野，寇無所得，自然深人有蝕墮之慮，淺入無虜獲之益，不數年，二虜不討而服矣。又高麗、安東復高姓爲君，長省江南轉饒，以息民，不見納張易之，當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命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何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役之不決，口糧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

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歲，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微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千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爲後，且姑姪與子，孰親？陛下立廬陵王，明年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相妨。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王事。仁傑敷奏，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吉頊、李昭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同。唯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爲言，后漸忭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尋拜納言，兼右肅政御史大夫，突厥入，趙定殺掠，甚衆，詔仁傑爲河北道行軍元帥，假以便宜，突厥盡殺所得男女萬計，由五回道去。仁傑追不能逮，更拜河北安撫大使，縣民多有從於賊賊已去，懼誅，逃匿。仁傑上疏曰：「議者以爲虜人寇始，明人之逆順，或迫脅或願從，或受僞官，或爲招慰，誠以山東之人，重氣一往死，不爲悔，比緣軍興，

謂發煩重傷破家產。剔屋賣田人不爲售。又官吏侵
濠州縣科役。督趣鞭笞。情危事迫。不循禮義。投跡犬
羊。以圖賒死。此君子所愧。而小人之常。民猶水也。壅
則爲淵。疏則爲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昔董卓之亂
神。暴播越。卓已誅。禽部曲無赦。故事窮變生。流毒京
室。此由恩不溥洽。失在機先。今負罪之伍。潛竄山澤。
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群盜。緣茲聚結。故臣以爲
邊鄙警不足憂。中土不寧可爲慮也。夫持大國者。
不可以小治。事廣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所務。弗檢常
法。願曲赦河北。一不問罪。詔可。還除內史。后幸三陽
宮。王公皆從。獨賜仁傑第一區。眷禮卓異。是時李楷
固。駱務整。討契丹。克之。獻俘舍帳殿。后大悅。二人右
本契丹李盡忠部將。盡忠入寇。指固等數挫王師。後
兵敗來降。有司請論如法。仁傑稱其驍勇可任。若貸
死。必感恩納節。可以責功。至是凱旋。后舉酒屬仁傑。
賞其知人。授楷固左玉鈐衛將軍。燕國公。賜姓武務。
整右武威衛將軍。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賣數百萬官
不能足。更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仁傑諫曰。工不
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終由地出。不損百姓。且將
何求。今邊陲未寧。宜寬征錢之徭。省不急之務。詔令

視作。以濟窮人。既失農時。是爲棄本。且無官助理。不
得成。既賣官財。又竭入力。一方有難。何以救之。后由
是罷役。聖曆三年卒。年七十一。贈文昌右相。謚曰文
惠。仁傑所屬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皆爲
中興名臣。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狄
仁傑奏事。命與昌宗雙陸。則天曰。賭何物。仁傑曰。以
臣紫袍爲對。賭昌宗翠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
仁傑曰。臣袍乃大臣朝見之衣。翠裘乃嬖臣寵遇之
服。對臣之袍。臣猶快快。昌宗神沮氣索。累局連北。仁
傑對御。僞表謝恩而出。及光範門。遂付家奴承之。經
馬而去。

唐張柬之

張柬之字孟將。襄陽人。中進士第。始調清源丞。永昌
元年。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柬之爲第一授鳳閣舍
人。時突厥獻囋有女。請和親。武后欲令武延秀娶之。
柬之奏古無天子娶夷女。以配中國王者。忤旨。出
爲合蜀二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
到屯輒死。柬之論其弊。曰。臣按姚州古哀牢國。城土
荒外。山岨水深。漢世未與中國通。唐蒙開夜郎滇。乍
而哀牢不附。東漢光武未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

賦其鹽布璫屬以利中土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奇珍之貢不闕劉備據蜀甲兵不充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產入以益軍使張伯岐遠取勁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亮南征後國以富饒此前世置郡以其利之也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文戰之用不實於戎行實貨之資不給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陛下惜之昔漢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入愁苦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爲他人益護其貪珍奇之利而爲蠻夷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滅之蜀國備費調日虛使陛下赤子身膏草野骸骨不歸老母切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朝廷無絲髮利而百姓蒙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諸葛亮破南中卽用渠帥率統之不置漢官不留戍兵言置官留軍有三不易置官必夷漢雜居猜嫌將起留兵轉糧爲患滋重後忽反叛勞費必甚故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謂亮之策誠盡羈縻蠻夷之要今姚州官屬既無固邊厭寇之心又無亮且縱且擒之技惟詭謀狡莫恣情割剝肩動首渠造成朋黨折支謂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爲恥提挈子弟增引凶惡聚會蒲

博一擲累萬凡違逆亡命在彼州者戶藏二千專事剽奪且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王太子仁泰置其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死於羣蠻詔遣郎將趙武貴討擊兵無噍類又以將軍李義德繼往而郎將劉會基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亮有三不易其言卒驗垂拱中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費乾嗣復請置州言謀稅自支不旁取於蜀及置州後李稷爲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更鎮瀘南七鎮戍以蜀兵婦始擾矣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間皆巨猾游客國家設官所以正俗防姦而無恥之吏敗謬至此今加官未止恐驚擾之禍且滋宜罷姚州隸舊府歲時朝覲同藩國廢瀘南諸鎮而設關瀘北非命使不許交通增舊屯兵擇清良吏以統之臣愚以爲便疏奏不納俄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輩輒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卽召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入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爲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後姚學爲靈武

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爲相者，崇曰：張固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玉用之，卽日召見拜同平章。事進，風閣侍郎誅二張也，其之首發其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封漢陽郡公，不半歲，以漢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唐之阨矢權，顧還襄州養疾，乃授襄州刺史。中宗爲賦詩祖道，又詔羣臣餞，定鼎門外，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必深文致法，無所貸，時議以爲不能易。楚之別性焉，會漢水漲，舊城郭東之因壘爲隄，以遏湍怒，閭境賴之。又懇辭土爵，不許，俄及貶，又流澧州。憂憤卒，年八十二。景雲初，贈中書令，諡文貞，授子一官，與之剛直不傳會，然遂於學，論文書數十篇。

唐房琯

中興

琯雅自負，以天下爲己任，然用兵本非所長。其佐李母劉秩等皆儒生，未嘗更軍旅。琯每叱曰：彼曳落河，雖多，能當我劉秩乎？按史之評琯當矣。然進明之議，謂帝太子也，而置之朔方河北，河東空虛之地，則未然也。朔方河北，天下勁兵處，厥後收復兩京，卒賴朔方士馬力。琯之謀，其可謂不忠哉！進明小人，奪顏真卿軍權，坐視張巡急，不肯救，其言何足深信！唐末司空圖謂琯建議，請以諸王爲都統，節度安祿山聞之大

驚，語雖不見於史，國言必有稽探，蓋當艱危之時，以宗藩近屬分布外鎮，使股肱王室，統繫人心，自是長策。肅宗果復大業，我朝靖康亦以親王爲大元帥，類以中興此蓋琯謀之驗，未可以迂濶目之也。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五十五

左編

臣類 臣臣

唐李泌

中興

李泌字長源，魏人。柱國，第六世孫。徙居京兆七歲，知爲文。玄宗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微者，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因問童子。立有類若者，俶倏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遂巡曰：願聞其畧。說因

曰：方者棋局，圓者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必因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束帛，敕其家曰：善視養之。張九齡尤所獎愛，常引至卧內。九齡與嚴挺之薦誠善，挺之惡誠，倭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勸，然蕭欽美可專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卒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適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及長情，涉經史，精究易象，善屬文。以王佐自預，常遊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久徵。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門議。帝憶其

早慧，召講老子，有頃得符詔翰林，仍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常賦詩議，請楊國忠、安祿山等國忠疾之，詔斥置斬春，乃潛逃名山，以習隱自適。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嵩嶺間，冒難奔赴行在。至彭原，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因辭願以客從人議國事。出陪輿策，至於四方文狀，將相遷除皆與泌參議。權驗宰相，衆指曰：着黃者聖人着白者山人。帝問：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卿事上皇中爲朕師友，今下判廣平行軍，朕父子資卿道義云。帝從容問賊期，對曰：賊掠金帛于女，悉送范陽，有苟得心，詎能定中國邪？華人爲之用者，獨周舉、高尚等數人，餘皆脇制，喻合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繫其四，特也。隨祿山者，獨河東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鞏，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散。我常以逆待勞，未避其鋒，去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

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爲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此河南諸將手帝然之。會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長安，曰：「今戰必勝，攻必取，何假千里先事范陽乎？」泌曰：「必得兩京，則賊再強，我再困。且我所恃者，積西突騎，西北諸戎耳。若先取京師，期必在春間，東早熟，馬且病，士皆思歸，不可以戰。賊得休士養徒，必復來南，此危道也。」帝不聽。二京平，帝奉迎上皇，自請歸東宮，以遂子道。泌曰：「上皇不來矣。」人臣尚七十而傳，況欲勞上皇以天下事乎？帝曰：「奈何？」泌乃爲羣臣通奏，具言天子恩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上皇得初奏，答曰：「當與我劔南一道自奉，不復東矣。」帝甚憂，及再奏至，喜曰：「吾方得爲天子父，遂下詔戒行中書令崔圓、宦官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二品祿，賜隱士服，爲治室廬，必嘗取松樛枝以隱，背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効之，泌嘗語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祿，位第宅皆非所欲，收復京師後，得枕天子膝睡，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肅宗夜坐地爐，燒二梨，以賜泌。穎王恃寵固求，上不許，曰：「汝飽令肉，先生絕粒，何爭耶？」時諸王請聯句，穎王曰：「先

生年幾許，顏色似重兒。」信王曰：「夜枕九仙骨，朝披一品衣。」王曰：「不食千鍾粟，惟食兩顆梨。」上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爲。」代宗立，召至含達，茶殿書閣，初泌無妻，不食肉。帝乃賜光福里第，強詔食肉，爲要期，方故留後李肇甥，昏日，敕北軍俱帳元載惡，不附已，因江西觀察使魏少游請條佐，載稱泌才，以試秘書少監，兄判官載誅帝召還，復爲常安所忌，出爲楚州刺史，辭不行。帝亦留之。會澧州闕守，袁盛言南方凋瘵，請緩必治之，乃授澧州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皆有風績，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時李懷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群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失，由是不赦始末亂，帝約吐蕃赴援，路以安西北庭，既而渾瑊與賊戰，咸陽泚大敗，吐蕃以師追北，不甚力，因大掠武功而歸，京師平，來請如約，帝業許欲遂與之，泌曰：「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皆悍兵處，以分吐蕃勢，使不得併兵東侵，今與其地，則關中危矣。」且吐蕃向持兩端，不戰又掠我武功，乃賊也，奈何與之遂止。貞元元年，拜陝虢觀察使，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餽饋，以勞進

檢校禮部尚書，泌奏號州盧氏山野近出瑟瑟，請允獻禁人開採，詔曰：瑟瑟之寶，中土所無，今產於近甸，實爲靈貺。朕不飾器玩，不尚珍奇，常思返朴之風，用明恭儉之節。其出瑟瑟之處，任百姓求採，不宜禁止。淮南兵防秋屯鄆州，已而四千人亡歸，或曰吳少誠密招之，既入境，泌邀險悉擊殺之。三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封鄆縣侯。初，張延賞滅天下吏員，人情怵怨，至流離疾道路者，泌請復之。帝未從，因問令戶口減乎？時裁何曰：三之二。帝曰：人既凋耗，員何可復？泌曰：不然。戶口雖耗，而事多承平十倍，陛下欲省州縣則可，而吏員不可減。今州或參軍，署參縣佐史，判案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帝曰：若何爲？冗員對曰：州參軍無職事及裁試，額外官者是也。兼試自至德以來有之，比正員三之一，可悉罷。帝乃許復吏員，而罷冗官。泌又條奏中朝官常侍賓客十員，其六員可罷，左右贊善三十員，其二十員可罷，如舊制。諸王未出閣，官屬皆不除，而所收料奉乃多於減員矣。帝悅。是時州刺史月俸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寡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

求爲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爲郡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泌以爲外大重，內大輕，乃請隨官開劇，普增其俸，時以爲宜，而實參多沮亂其事，不能悉如所請。泌又自罷拾遺補闕，帝雖不從，然因是不除諫官，唯用韓皋歸登，泌因收其公廨錢，今二人寓食中書舍人署。故時戲曰：韓諫議雖分左右，歸拾遺莫辦存亡。如是者凡三年，始以韋綬梁肅爲左右補闕，既復置人心欣然。初，興元後，國用大虛，封物皆三損二，舊制堂封歲三千六百緡，後纔千二百，至是帝使還舊封，於是李晟馬綏軍城各食實封。悉議送泌，泌不納。時方鎮私獻於帝，歲凡五十萬緡，其後稍損至三十萬。帝以用度乏問泌，泌請天下供錢歲百萬給宮中，勸不受私獻。凡詔旨須索，即代兩稅則方鎮可以行法，天下紓矣。俄加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國後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帝以前世上已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與上已同時，欲以三月名節自我爲古，若何而可？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爲中和節，賜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民間以青囊晨百穀瓜果種相問遺，號爲獻

生子里間釀宜春酒以祭句芒神祈豐年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帝悅乃著令與上已九日爲三令節中外皆賜緡錢燕會四年八月鉅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皆燕國公張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傅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爲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譴議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爲人所譏切

肅宗子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畧從上自馬嵬北行兵衆寡弱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

（自前月事）

一

衛上上或過時未食倓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之上欲以倓爲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太上皇即其事也上乃以廣平王倓爲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倓聞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泌又言於上曰諸將畏懼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爲害

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言於上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撤其珠玉付庫吏以俟庸賤功者賞之良娣自關中言曰靡里之舊何至如是上曰先生爲社稷計也遽命撤之建寧王倓泣於廡下聲聞于上上驚召問之對曰臣此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良娣由是惡泌及倓

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殺諸將克長安蔡其

八攝攝攝

卷五十五

八

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讐歿者彼枯骨何知徒示吾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讐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當是時朕不保朝夕朕之全恃天幸耳林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歿耳奈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所以言者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南方地惡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必以爲用韋妃之故內慙不釋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其親言未畢上流涕被面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天使先生言之也

遂抱必類泣不已

他日上又謂泌曰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以慰上皇心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群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已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上從之時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寧王倓謂泌曰先生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為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為言泌曰此非人子所宜言願王姑置之勿以為先倓不從至德二載上從容謂李泌曰廣平為元帥踰年今欲命建寧專征又

泌曰

九

恐勢分立廣平為太子何如對曰臣固嘗言之矣或事交切須即區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有隙耳臣請以語廣平廣平亦未必敢當泌出以告廣平王倓曰此先生深知其心欲曲成其美也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宮臣之幸也上賞慰之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相聞書紀給事太子宮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於上曰

大略

倓恨不得為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從衣於是廣平王倓及李泌皆內懼倓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倓曰竊為先生憂之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平京師則告還山庶免於此倓曰先生去則倓益危矣泌曰王乃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委曲順之亦何能為

德宗貞元中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有隙上入駱谷值霖雨道途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叔明之子昇等六人恐有奸人危乘輿相與齎臂為盟更轡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皆以為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張延賞知昇私出入部國大長公主第密以白上上謂李泌曰部國已老昇年少何為如是殆必有故卿宜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官者誰為陛下言之上曰卿勿問第為朕察之泌曰必延賞也上曰何以知之泌具為上言二人之隙且曰昇承恩顧典禁兵延賞無以中傷而部國乃太子蕭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必固請除昇他官勿令宿衛以遠嫌以昇為詹事部國蕭宗之女也適駙馬都尉蕭升女為太子妃公主不謹詹事李昇出入主第或告主淫亂且厭禱上大怒幽主於禁中

切責太子太子請與蕭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上怒曰卿何得問人父子誰語卿舒王為姪者對曰陛下自言之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賜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這朕意何不愛家族耶對曰臣為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為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仕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臣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臣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以姪為嗣臣未得歆其祀也因鳴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臣始謂陛下聖德當使海外蠻夷皆戴之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乎臣今盡言不敢避忌諱自古父子相疑本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上曰建寧叔實寬肅宗性急諸之者深耳泌曰臣昔者以建寧之故辭官歸隱今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親茲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意不敢言建寧之冤及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

帝自建寧之故常懷危懼臣亦為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構之端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臣方欲言之昔承乾屢嘗監國託附者衆東宮甲士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鞠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既知肅宗作急以建寧為冤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戒轆車之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見陛下釋然知太子之無他也若果有其述當召大臣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知義理者二三人與臣鞠其左右必有實狀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時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謬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常居少陽苑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惡懷襄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有罪為累乎幸願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

知謀歸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扣頭泣曰知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殺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

高麗表

卷之三

七

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闕下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也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臣前日驚悸亡寃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于孫傳卿代代富貴以報德何爲出此言乎詔李昇等及公主五子皆流嶺南及遠州

代宗時元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與其黨攻之不巳會江西觀察使魏少游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

容卿朕今匿卿於少游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爲江西判官且屬少游善待之元載誅上召泌入見語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除此賊賴太子發其陰謀不然幾不見卿對曰臣昔日嘗言之陛下知羣臣有不善則去之含容太過故至於此上曰事亦應十全不可輕發

唐宗室李勉爲汴宋滑濮河陽等道都統討李希烈希烈攻勉勉嬰城守累月援莫至哀兵萬人潰圍出東保睢陽累表乞自貶詔罷勉都統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如故勉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

高麗表

卷之三

七

守大梁不應爲相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所長及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至睢陽悉舉其衆以殺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其位

肅宗至鳳翔郭子儀自洛京引兵趨河東分兵取馮翊遂平河東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西師慈息既定李泌請遣安西西域之衆如前策並塞東北自媽檀南取范陽上曰

今大衆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以此衆直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強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止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諸胡之兵性耐寒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熱官軍必困於思鄉不可留也賊休兵秣馬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塞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快矣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王

德宗興元元年初肅宗在靈武上爲奉節王學文於李泌代宗之世泌居蓬萊書院上爲太子亦與之遊及上在興元泌爲杭州刺史上急詔徵之以爲左散騎常侍日直西省以對朝野皆屬目附之時李懷光叛上問泌河中密邇京城朔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小俊等皆萬人敵朕晝夕憂之奈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敵者料將不料兵今懷光將也小俊之徒乃兵耳不足爲意懷光既解奉天之圍稅未此垂亡之虜不能取乃與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爲功今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東身

歸罪乃虐殺使臣鼠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但恐不日爲懷下所梟使諸將無以藉手也

唐陸贄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鄆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鑑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奇之請爲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爲毋夫人一日贄費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帝乃東官已聞其名矣召爲翰林學士會馬燧討賊河壯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贄言勞於服遠莫若修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今幽燕恒憂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王

之勢緩而禍輒汝洛榮汴之勢急而禍重田悅復敗之餘無復遠畧王武俊有勇無謀未消多疑少決互相制劫急則合力退則背憎不能有越軼之患此謂緩也希烈果於奔噬恐於傷殘据蔡許富全之地而益以郿襄虜獲之實東寇則饒道阻北寇則都邑震此謂急也代期郿靈自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今之選師舉而安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屯戍失於太繁也李勉文吏也而當汴宋必爭之地哥舒曜之衆烏合也扞襄城方銳之賊本非素習首鼠莫前則守禦失於不足也今若還李九河陽以援東都

李懷光解襄城之圍，專以太原澤潞兵抗山東，則果
宋安帝不納，後涇師急變，費言告勅，從待奉天機務
填總遠，近調登奏，請報下書，詔曰：數百費，初若不經
思，成皆周盡事情，旁吏承寫不給，他學士筆閣不得
下而費沛然有餘，蕭復嘗言於上曰：宦官自艱難以
來，多爲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
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
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鬻亂朝政，今日陛下誠能變更
虐志，臣敢不竭力，僕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
與盧杞同奏事，杞願上言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

八編類纂

七

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命復克山南、東西荆湖，
淮南、江西、雋岳、浙江、東西福建、嶺南等道，宜慰安撫，
使實疎之也。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復上謂
陸贄曰：朕思還幸以來，江淮從遠方或停聞過，實欲
遣重臣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會謂宜然。今乃反覆
如是，朕爲之悵恨，累日意復悔行使之論，素邪卿知
蕭復如何人？其不欲意趣安在？贄上奏以爲復痛自
修勵，慕爲清貞，用雖不同，行則可保，至於輕詐如此，
復必不爲，借使復欲逗留，從一安肯附會？今所言矛
盾，願陛下明加辯詰，若蕭復有所請求，則從一何容

爲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
而不辯明？乃且爲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究，
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究，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辯，
是使情偽相糅，忠邪靡分，茲實若上御下之要樞，惟
陛下留意上，亦竟不復辯也。

時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殺張鑑，得位雖數貢奉，議者
頗言其挾兩端有所狙伺，然帝亦不能容其使至，皆
不得召，欲以渾瑊代之。贄諫曰：楚琳之罪舊矣，今議
者乃始紛紜，不亦晚哉？且勤王之師在畿內者，急亟
宣告，景刻不可差，商嶺既回遠，而駱谷又爲賊所扼，

通王命者，唯褒斜關，若復阻，則諸鎮之向背者，我勝
則來，賊勝遂往，此焉幾會，不容差跌，使楚琳逞憾，敢
爲猖狂，南塞要衝，東與賊合，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
矣，豈不病哉？今顧望兩端，是乃天誘其衷，通歸塗濟
大業也。帝釋然盡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初，上使諭
吐蕃遣兵同收京城，吐蕃聽命五月，渾瑊奏吐蕃尚
結贊屢遣人約，刻日共取長安，既而不至，聞其衆今
春大疫，近已引兵去。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
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問陸贄。贄以爲吐蕃貪
狡，有害無益，得其引去，實可欣賀，乃上奏其畧曰：吐

若遷延觀望，翻覆多端，深入郊畿，陰受賊使，致令群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驛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久，則悉遁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為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賊最諸帥才力得伸，但願陛下慎於撫接，勤於砥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大羊

八

卷之三

七

之群，以失將士之情也。上復使謂贊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然賊最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宜審細條疏以聞，贊以為秦梁十里，兵勢無常，遂為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且夫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湏，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充綏之志，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設使其中有或有肆情于命者，陛下能如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

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詔從命者又未常合宜，徒費空言，抵勞眷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且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六月，上問陸贄：今望鳳翔有迎駕諸軍，形勢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以為：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經後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權，宜臣竊未論其理，不如俟真忱京邑，徵授一官，彼喜於思有將奔走，不暇安敢輒有旅拒復勞誅鉏哉。是時李晟已復長安，車駕將發，漢中帝欲以內外從官皆號定難元從，功臣贊曰：官官其岑，恪居奔走勞則有之，何功之云難，則嘗之何定之云？今與奮命者齒，恐沮戰士之心，結勳臣之憤。帝乃止。京師已平，帝欲召渾瑊訪奔亡內人，給裝使赴行在，贊諫不可，且內人當離潰之後，或為將士所私，昔人掩絕纓，飲盜馬者，豈忘其愛邪？知為君之體然也。天下固多美人，何必獨此帝不復下詔，猶遣使諭瑊，資遣初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下不逮，贊遠甚，徒以單言暫謀，偶有合由下位建台宰而贊孤立一意為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為中書舍人，毋章猶在，京遣中人迎還京師，械

以喪解官客東都諸方賄遺一不賒惟韋奉以布衣
交先以聞故所致報稱詔受之又詔中人護父柩至
自吳會葬洛陽服除以權知兵部侍郎復召爲學士
入謝伏地雙泣帝爲興改容慰撫眷遇彌渥天下屬
以爲相而竇參素不平忌之贊亦數言參罪失員元
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乃以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帝始任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忌
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後愆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
庶官反覆參詰乃得下及贊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
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
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贊奏言所
謂臺省長官僚射尚書丞郎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
下擇輔相多出其中行實不能頓殊也今乃謂不能
進一二屬吏豈後位宰相則可擇天下君子夫求才
者貴廣考課者貴精往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
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豈不易哉然而課責嚴進退
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陛下當整
獨任難于公舉有登廷之路無練覈之方武后以易
得人陛下以精失士今擇宰相以重於庶品選長官
以愈於下流及宰相獻言長吏薦士則有納橫議廢

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帝雖
嘉之然卒停薦士詔舊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
下兵興率三年一調吏員稽壅則案牘荒滯偽冒衆
貞吏緣以爲姦廢置無綱至十年不被調者缺員或
累歲不補贊乃請以內外員三分之每歲計闕集人
檢校吏姦天下便之當是時賈耽盧邁趙憬同輔政
凡有司關白三人者更相顧不肯判贊又請如故事
旬一人秉筆所咨輒判又以西北邊戍調河南江淮
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
敵乃上陳繁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析而三
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一則
第以本道衣粟責關內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傳軍
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
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
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蒔頃
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發
之煩又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爲戰處則家自爲耕
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論哉然後建文武大臣一人
爲隴右元帥自涇隴鳳翔薄長武城盡山南西道凡
節度府之兵皆屬焉又詔一人爲朔方元帥由鄆坊

邠寧捷靈夏凡節度府之兵屬焉又詔一人爲河東
 元帥舉河東極振武節度府之兵屬焉各以臨邊要
 州爲治所所部州若府選揀良吏爲刺史外奉軍典
 內謀農桑慎守中國所長謹行當今所易帝愛重其
 言不從也初賈參惡左司郎中李異出爲常州刺史
 及參貶郴州異爲湖廣觀察使汴州節度使劉士寧
 遣參絹五十匹異奏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
 以爲參罪不至死上乃止旣而復遣中使謂贄曰參
 交結中外其意難測社稷事重卿速進文書處分贄
 上言參朝廷大臣諫之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歿罪不
 明白至使衆議爲之情邑叛臣得以爲辭參貪縱之
 罪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不推鞠遽
 加重辟駭動不細賈參於臣素分陛下所知豈欲營
 救其人蓋惜典刑有濫三月更貶參驪州司馬男女
 皆配流上又命理其親黨賈奏罪有首從法有重輕
 參既蒙宥親黨亦應未減况參得罪之初私黨並已
 連坐人心久定請不問從之上又檢籍其家貲贄曰
 在法反逆者盡沒其財贓汚者止徵所犯皆須結正
 施刑然後收籍今罪法未詳陛下已存惠貸若簿錄
 其家恐以財傷義時宦官左右恨參尤深誘毀不已

參未至驪州竟賜死於路賈申杖殺貲財奴婢悉使
 送京師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五十六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李綱中興

李綱字伯紀無錫人也登進士第積官至監察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郎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上疏曰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爲憂朝廷惡其言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七年冬金人敗盟分兵兩道入寇其一以王子幹離不爲帥寇燕山郭藥師敗燕山諸郡皆陷遂犯北其一一以國相粘罕爲帥寇河東李師本叛忻代失守遂圍太原邊報猝至朝廷震懼不復議守矣惟日謀避狄之計然其爭尚秘外廷未聞也至十二月中旬聞賊馬逼近始遣李鄴借給事中奉使講和降詔罪已召天下勤王之師且命太子爲開封府牧宰執日聚都堂茫然無策盡遣家屬散之四方易置東南守臣具舟楫運資貨爲東下計於是避狄之謀外廷始聞綱時爲太常少卿素與給事中吳敏厚善夜過其家謂敏曰事急矣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東宮恭儉之德聞於天下以守宗社是也而建以爲牧非也巨盜猖獗如此宗

社不守中原且無人種自非傳以位號使招徠天下豪傑與之共守何以克濟公官以獻納論思爲職曷不非時請對爲上極言之使言不合意不過一死有輕於鴻毛者此其時也敏曰監國可乎綱曰不可庸肅宗靈武之事當時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慈倘感公言一有能行此金人且將悔過退師宗社底寧豈徒都城之人獲安天下之人皆將受賜非發勇猛廣大慈悲之心忘身殉國者孰能任此敏翌日求對具道所以且曰陛下果能用臣言則宗社靈長聖壽無疆上曰何以言之敏曰神霄萬壽宮所謂長生大帝君者陛下也必有青華帝君以助之其兆已見於此上感悟歎息二十三日上御玉華閣召宰執吳敏等對至日晡時內禪之議已決擢吳敏爲門下侍郎草傳位詔召百官班垂拱殿下宣示詔旨是夕命太子入居禁中覆以御袍太子俯伏感涕力辭因得疾夜半少蘇又固辭不從乃即大位御垂拱殿見宰執百官時日有五色暈挾珥赤黃色有重日相摩蕩久之乃隱尋遣君皇帝曰道君太上皇帝道君皇后曰道君太上皇后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道君太上皇后

呂柳景園以李邦彥爲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皆
奉道君皇帝旨也大赦天下上以東宮傳位之意致
四方疑士論非之語遣節度使梁方平將騎七千守
濟州步軍都指揮使何灌將兵二萬扼河津據報虜
騎漸逼故也二十八日有旨召對延和殿上迎謂曰
卿頃論水章疏朕在東宮見之至今猶能前億嘗爲
賦詩有秋來一鳳向南飛之句綱敘謝訖因奏曰陛
下養德東宮十有餘年恭儉日聞海內屬望道君皇
帝觀天意隨人心爲宗社計傳位陛下受禪之際察
然明白下視有唐爲不足道也願致天下之養極所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三

以崇奉者以昭聖孝今金寇先聲雖若可畏然聞有
內禪之事勢必消縮請和厚有所邀求於朝廷臣竊
料之大槩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得歸朝人二也欲
增歲幣三也欲求嫡師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欲
得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義不足惜欲
得歸朝人當盡以與之以示大信不足惜欲增歲幣
當吉以舊約以燕山雲中歸中國故歲幣增兩倍今
既皆約自取之則歲幣當減國家敦示和好不校貨
財姑如元數可也嫡師之物當量力以與之至於疆
土則祖宗之傳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上

皆蒞納翌日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正月三日以吳
敏爲行營副使以綱爲參謀官因練軍馬於殿前司
又以蔡攸爲恭謝行宮使宇文粹中副之以治道君
皇帝東幸之具蓋幹離不之兵距河濟州不守梁方
平戰餉燒橋而還何灌軍馬望風潰散賊遂渡河是
日聞報故也夜漏二鼓道君出通津門東下道君皇
后及皇子帝姬等相續以行侍從百官往往潛退四
日綱侍對於延和殿下聞宰執奏事議欲奉鑾輿出
狩獲鄧綬竊思以爲不可適遇知東上關門事未孝
莊於殿延問語之曰有急切事欲與宰執廷辯公能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四

奏取旨乎孝莊曰宰執未退而從官求對前此無例
綱曰此何時而用例邪孝莊許諾即具奏得旨引對
綱拜訖升殿立於執政之末因答奏曰聞諸道路宰
執發奉陛下出狩以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
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默
然大宰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綱曰天下城池豈
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
將何之若能激勵將士慰安民心與之固守豈有不
可守之理語未既有內侍領京城使陳良弼自內殿
出奏曰京城樓櫓剝落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園

一帶壕河淺狹，決難保守。願陛下詳議之。上顧綱曰：卿可同蔡懋良前往觀朕於此。俟卿綱既被旨同懋良前往新城東壁，遍觀城壕，回奏延和殿，車駕猶未與也。綱曰：城堅且高，樓櫓誠未備，然不必樓櫓亦可守。壕河惟樊家岡一帶，以禁地不許開墾，誠為淺狹，然以精兵強弩占據，亦可無虞。上顧宰執皆默然。綱進曰：今日之計，莫若整飭軍馬，揚聲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曰：誰可將者？綱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籍以位

八編綱目

卷一百一十五

五

號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怒甚，厲聲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綱曰：陛下不以臣為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敵戰。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鎮服士卒。上顧宰執曰：執政有何關？趙野對曰：尚書右丞關時宇文粹中隨道君東幸，故也。上曰：李綱除右丞而賜袍帶并笏，綱致謝。宰執猶以去計勸。上有旨命綱留守。以李稅副之。綱為上力陳，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社朝廷碎於賊手，累年然後僅能復之。范祖禹謂其失在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即大位，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必不能久留。捨此而

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留守何補於事？願陛下審思之。上意頗回，而內侍王孝壻從旁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上色變降御榻。泣曰：卿等毋留朕，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綱泣拜俯伏上前，以死邀之。會燕趙二王至，亦以固守為然。上意稍定，即取紙御書可回二字用寶，俾中使追還中宮國公。因顧綱曰：卿留朕治兵禦寇，專以委卿。綱再拜受命。與李梈同出治事。是夕宿于尚書省，而宰執宿于內東門司。中宮國公之行已遠，是夕未還。中夜上遣中使令宰執供軍令狀

八編綱目

卷一百一十五

六

詰旦決行。五日，綱自尚書省趨朝，道路復傳有南狩之事。太廟神主已出寓太常寺矣。至祥曦殿，則禁衛皆已擐甲，乘輿服御皆已陳列。六宮襁褓皆將升車矣。綱因嘗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扈從以巡幸乎？禁衛皆呼曰：願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將安之？綱因拉殿帥王從從等入見曰：六軍之情已變，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有一中道散歸，陛下執與為衛？且虜騎已逼，彼知乘輿之去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始命輟行。綱謂宰執曰：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因出祥曦殿，傳旨宣示。

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復入勸上御樓以見將士復降步聲旁問將士綱與吳敏撰數十語叙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勵之意俾開門官宜讀每讀一句將士聲諾須臾六軍皆感泣流涕於是固守之議始決是日以綱為親征行營使馬軍太尉曹瑄副之白府中罷相以李邦彥為太宰張邦昌為少宰吳敏知樞密院事趙野為門下侍郎王孝迪為中書侍郎蔡懋為左丞耿南仲同知樞密院事孝迪邦彥之姻家故薦之南仲出城已累日上遣使追還之以東宮官故有命親征行營使置司於大晟府碎秘謀八編類集卷五十八

兵卒不足用即告上乞禁衛班直善射者千人以從上遣御藥盧端同行傳旨如所乞自禁中至新城酸東門幾二十里行來道委巷中惟恐賊之已登城也抵門賊方渡濠以雲梯攻城綱命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綱時生酸東門下有自門上擲人頭下者至六七不已詢之云斬獲賊細俘驗認即皆漢人首級也蓋擾攘中兵卒妄行殺戮捕獲數人即斬以徇因使號令如獲姦細捕人親執出頭驗實推賞輒殺者斬自是乃止綱與官屬數人登舟督戰近者以手砲欄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強弩射之又遠者以牀子弩砲及之而金賊有乘機渡濠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甚衆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獲酋首十數級皆耳有金環是日賊攻陳橋封丘衛州等門而酸東門尤急虜箭集于城下如蝟毛士卒傷中者皆厚賞之上遣中使勞問降御筆褒諭給內庫酒銀碗絲絹等以頒將士人皆歡呼自耶至未申間殺賊數千人賊知守城有備乃退師因遣使使人李新請和抵城下已昏黑矣堅欲入城綱傳令敢輒開門者斬竟候明乃入實初十日也上御崇政殿引使入對出幹離不書進

不能
不

呈道所以舉師犯中國之意。聞上內禪願復講和乞遣大臣赴軍前議。上顧宰執未有對者。綱因請行。上不許。曰：卿方治兵，不可命李稅奉使。宰執退。綱問所以不遣之旨。上曰：卿性剛，不可以往。綱退。曰：今虜氣方銳，吾六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則中國之勢遂安。不然禍患不已。宗社安危，在此一舉。臣懼李稅系懦，恐誤國事也。因爲上反覆具道，不可割地及過許金幣，以爲金狄食漿。又有燕人狡獪爲之謀，必且過有邀求。如朝廷措置合宜，彼當戢歛而退。如朝廷凌懼，一切與之，彼益肆覲覲，計先定。然八綱猶未。宋三六 綱九

悉許之。綱引前議力爭，金帛常量與之。太原河間中山國家屏蔽，號爲三鎮，其實十餘郡。地瘠產險，咀皆在焉。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翼，願倍三祖陵寢所在。子孫奈何與人？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爲今日計，莫若擇使與之往返，熟議道所以可不可者。金幣之數，令有司會計。所有陸續具報，留數日大兵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雖所得不滿意，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以重兵衛出之。後且不致輕中國，其和可久也。宰執皆不以爲然。上爲群議所惑，無一人助綱言者。綱因再拜求去，上慰諭復前進。曰：金人所須，宰執欲一切許之，不過欲脫一時之禍，不知他日付之何人，能爲陛下下此願更審處。後悔恐無所及。因出至城北壁，復回而誓書已行矣。所求悉皆與之高宗。方在康邸，偁同少宰張邦昌爲質於金人軍中，已無可奈何。則爲之留三鎮，詔書戒中書史以輒發者斬。庶幾俟四方勤王之師集，以爲後圖。而宰執哀聚金銀，自乘輿服御，宗廟供具六宮官府器皿皆竭取之。復率之於臣庶之家。金僅及三十萬兩，銀僅及八百萬兩。翌日對於福宰殿，於是孝趙建議欲盡括在京官吏軍民，以牧養猶設大金軍兵。

所遺多揭長勝於通衢立限俾悉輸之官限滿不輸者斬之許奴婢親屬及諸色人告以其半賞之限既滿得金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而民間藏蓄爲之一空綱因對于福寧殿奏上曰民力已竭復許告許恐生內變外有大敵而民心內變不可不慮上曰卿可往收勝毋得告許綱因巡城過勝所令傳聖旨收勝歸行營司移牒孝迪照會人情乃安自十五日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日數萬人乃於四壁置統制官招集之給劄糧授器甲踏塞地團隊伍皆行營司主之至十七八間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土

金人於鄭州南門外乘勢擊之於是金人始懼遊騎不敢旁出京城以南民始獲莫居矣二十日靜難軍節度使孫師道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綱奏上曰勤王之師集者漸衆兵家忌分節度歸一乃克有濟願令師道平仲等聽臣節制上降御筆曰師道老而知兵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曹瑁可也蓋上意欲以師道爲親征行營副使而宰執間有密建自以爲不可者上入其言於是別置宣撫司以師道爲簽書樞密院事充河北河東京畿宣撫司以平仲爲宣撫司都統制應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師並隸宣撫

司又撥前後軍之在城外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者衛左右中軍而已上屢申勅兩司不得侵紊節制既分不相統一宣撫使所欲行者託以機密往往不復關報行營司自金人議和誓書既行之後朝廷日運金銀幣帛之屬輸其軍中名果珍膳御醢之餉上又出御府珠玉玩好香帶鞍勒以遺之綱每爭以謂此不足以爲德適所以降戎心金人益肆須索至末妓樂珍禽馴象之類靡不從之及勤王之師既集西兵將帥日至上意方壯又聞金人擄掠城北而城外后妃王子帝姬墳墓殯殮發掘殆盡始赫然有用兵之意綱贊上曰易於謙之上六稱利用行師征邑國師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土

之上六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於金人屬已講好其謙極矣而金人貪婪無厭克恃愈甚其勢非用師不可然功成之後願陛下以用小人爲戒而已使金人有所懲創不敢有窺中國之心當數十年無夷狄之禍不然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憂未艾也二十七日綱奏上曰金人之兵其貴數不過六萬人又大半皆異契丹渤海雜種其精兵不過三萬人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

數倍之矣。彼以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於陷阱中，當以計取之。莫若扼河津，絕糧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諸邑，俟彼遊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賊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窮糧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帥微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以爲然，期即分遣兵以二月六日舉事。恭維古仲師中之兵亦將至，故也。約已定，而姚平仲者，古之孱立，職功上以其驍勇，屢召對內殿，賜予甚厚，許以成功，富有節鉞茅土之賞。平仲先期於二月一日夜，親率步騎萬人以劫金人之寨。

欲生擒幹離不者，取康王以歸，離師道符，中勿知也。綱時以病給假，臥行營司夜半上遣中使降親筆曰：平仲已舉事，決成大功，卿可將行營司兵出封丘門爲之應援。綱具劄子辭以疾，且非素約，兵不預備。斯須之間，中使三至責以軍令，不得已力疾會左右中軍將士，詰旦出封丘門，勒兵於班荆館，天驕監分命諸將解薄范，瓊王師古等圍虜，出沒鏖戰於幕天城，斬獲甚衆。虜復犯中軍，親率將士以神臂弓射卻之，是夜宿於城外，而平仲者前一夕劫寨爲虜所覺，殺傷相當，所折者不過千餘人，既不得所欲，恐

以違節制爲師道所誅，即遁去，而半執臺諫，聞謂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爲金人所賊，無復存者，上震恐有詔不得進兵，而幹離不遣使來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宋人論以用兵特將帥所爲，不出上意，請再和。宰相李邦彥於上前語使入口，用兵乃大臣李綱與姚平仲結搆，僉議欲縛綱以與之，而使入反以爲不可，遂罷綱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以蔡懋代之。因廢行營使司，止以守禦使總兵事，而拜師道亦罷，宜撫使綱是時得止兵詔知事，且幾即振旅以入城，諸崇政殿求對，既至殿門，閤罷命乃不果退處。

浴室院待罪時，初三日也。蔡懋會計行營司所失纔百餘人，而西兵及勤王之師折傷千餘人，外餘並如故，乃知朝廷前所聞之非是。夕上降親筆慰勞，賜查白金緡錢五百貫兩，且令吳敏宣諭將復用之意。綱感泣謝恩，方欲丐歸田廬，而有初五日士民伏闕之事。初太學生陳東與書生千餘人，是日詣闕上書，明綱及師道之無罪，不當罷軍民聞之不期而集者數十萬人，填塞馳道，街巷呼聲震地，排登聞鼓於東華門，擊破之上，遣吳敏耿南仲慰諭諸生，俾之退，及爲軍民所擁不得行，必欲見綱及師道乃去，不得報則

殺傷內侍二十餘人又詭言率執李并彥蔡懋王孝趙野等欲嚴擊之皆散走藏匿於是上遣中使召綱及師道入對綱聞命固辭不敢行而使使者終繹而至綱師道乃不得已上馬出浴室院由東門街抵馳道起東華門宣召中使朱拱之復為衆所殺蔡懋其母音之緩也入見上於福寧殿閣子中綱泣拜請於上亦泣有旨復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綱固辭上不允俾出東華門至右掖門一帶安撫軍民綱桌上旨宣諭乃稍散去再對於福寧殿上命綱復節制勤王之師先放遣民兵蓋不復有用兵意也先

是所留三鎮詔書綱既罷乃遣宇文虛中齎詣金人軍中復差秦檜為割地使是夕宿於咸豐門以金人進兵門外治攻具故也先是蔡懋號令將士金人近城不得輒施放有引砲及發牀子弩者皆杖之將士憤怒綱既登城令施放自便能中賊者厚賞夜發露壺砲以擊賊軍皆驚呼翌日薄城射却之乃退有告梁方平欲為賊內應者綱召至帳中執之以付御史臺推治凡內侍之守城者皆罷京師浮浪不逞之徒乘軍民殺傷內侍擾攘中劫勒內侍十餘家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甲弓劔付官司納自以為功凡于餘

人綱命悉集守禦使司以次納說推其倡首將賞之各自言其姓名凡二十餘人審問得實悉皆斬之明日并斬殺傷部隊將者亦二十餘人初賊馬既抵城下綱晝夜巡視有盜納襖一領者有彈取婦人綱一匹者有妄以平民為姦細而所傷者即斬以徇金人請以趙王代康王為質上以趙王叔父不可遣乃遣肅王及駙馬都尉曹成以行康王得歸康王素有膽勇膂力善射居金人軍中幾月姚平仲劫寨之夕怪然無有驚怖及歸國人皆喜爭出觀之金人自平仲劫寨及封丘門接戰之後頗有懼意既得三鎮之詔

及肅王為質即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上賜宴於軍中初十日遂退師十二日賜赦天下十三日宰執對延和殿綱奏上曰澶淵之役雖與遼盟約而退猶遣重兵護送之金人退師今三日矣初謂其以船載渡河探聞乃繫橋濟師一日而畢查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之宰執皆以為太早綱固請之上可其請是日分遣將士以兵十餘萬數道並進便利可擊即擊之十四日以吳玠為少宰綱知樞密院事徐處仁中書侍郎耿南仲左丞李稅石丞初李邦彥蔡懋王孝迪趙野既為國人所斥逐皆藏匿不敢復出上章乞

罷至是俱罷十七日澤州奏金粘罕兵次高平縣初粘罕既破忻代觀察使折可求以麟府兵承宣使劉光世以鄭延兵援河東皆爲所敗遂圍太原攻之月餘不能下而平陽府義軍叛義軍者童貫張孝純所招雲中人也及金人入寇孝純以義軍五萬人守石嶺關既叛以從金人矣至是諸郡往往殺戮或逐出之而平陽府者破城叛去攻昭威勝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陷盛德府遂次高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河而南宰執各綱盡遣城下兵以追粘罕不之師綱曰粘罕不之師既退自當遣大兵護送初不虞粘罕之

八編類

卷五十六

十七

來也粘罕之師雖來聞既和亦當自退必無復渡河之理又太行懸車之險已遣統制官郝懷將兵二萬屯河陽控扼險道決無他慮而宰執中有密啓上者於是御前以金字牌悉追還諸將之兵諸將之兵速及粘罕不之師於邢趙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聞大兵且至其測多寡懼甚其行甚速而諸將得追詔卽還綱聞之上前力爭得旨復遣而諸將之還已五程矣雖復再進猶與金人相及於滹沱河然將士知朝廷之議論二三悉解體於是金人復旁出抄掠及深祁恩冀間其去殊緩而粘罕之兵聞已和果退如網

言乃命种師道爲河北河東宣撫使駐滑州而以姚古爲制置使總兵以援太原以种師中爲制置副使總兵以援中山河間諸郡時朝廷會議以三鎮爲果不可割有如兵民爲國家堅守不下卽遣使再議以租稅歸之有旨宇文虛中罷簽書樞密院事知青州李悅罷右丞與宮觀以翰林學士何棟爲右丞御史中丞許翰爲同知樞密院事中書侍郎徐處仁供職詔道君皇帝迎鑒以門下侍郎趙野爲奉迎使初道君正月初三日夜出通津門乘舟以行獨蔡攸及內侍數人扈從以舟行爲緩則乘肩輿又以爲緩則於

八編類

卷五十六

六

岸側得搬運磚瓦船乘載饑甚於舟人處得炊餅一枚分食之是夜行數百里抵南都始館于州宅得衣被之屬市駿驟乘之至符離始登官舟及泗上少憩宇文虛中童貫高俅之徒始至童貫以勝捷兵三千扈從河如維揚高俅以禁衛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既抵維揚父老邀車駕不可渡江而道君決意南幸遂如鎮江道君皇后居維揚皇子帝姬皆流寓沿路州縣聞賊退多先歸者初恭謝行宮所以都城圍閉止絕東南遞角又止東南勤王之師又令綱運於所在卸納泗州官吏以聞而太學生陳東上書乞誅

六賊謂蔡京蔡攸童貫朱勛高俅盧宗原於是議遣
羣山爲發運使密圖之山請詔書及開封府使臣數
十人以行綱因奏曰此數人者罪惡固不可恕然羣
山之行恐朝廷不當如此措置魯肅宗欲發李林甫
墓李泌諫謂其如明皇何肅宗抱泌頸泣曰思不及
此使山之所圖果成驚動道君此憂在陛下使所圖
不成爲數人所覺萬一挾道君於東南求劍南一遁
陛下何以處之上感悟曰奈何綱對曰不若罷山之
行顯謫童貫等乞道君皇帝去此數人早回鑾輿可
不勞而事定上以爲然山乃不果行而童貫等相繼

八編頁集

卷之三

七

皆去道君還次南都徘徊不進欲詣亳州上清宮燒
香及取便道如西都上以爲憂又每有書至必及朝
廷政事又批道君皇后當居禁中出入正門於是
喧傳有肅廉之事又批吳敏李綱令一人來綱奏
上曰所以欲臣及吳敏來無他欲知朝廷事耳吳敏
不可去陛下左右臣願前去奉迎如蒙道君賜對臣
且條陳白圍城以來事宜以釋兩宮之疑決無他慮
綱力請乃聽上令綱齋御前書達道君且賜行宮官
屬茶藥銀合有差十八日次陳留縣口遇道君皇后
船綱具楊子拜謁道左道君皇后纖舟令內侍傳教

旨勞問復傳教旨允綱遂登舟入幄中於簾前拜訖
具道皇上聖孝思慕道君皇后親加獎諭綱再拜謝
訖道君皇后曰朝廷欲令於何處居止綱對曰朝廷
見以顯景園爲寧德宮奉道君皇后蓋遵景道君皇
帝十二月二十三日聖旨指撫道君皇后曰已得旨
令居禁中綱對曰以皇帝聖孝殿下聖慈母子之情
豈復有間但舊之三從之義道君皇帝居龍德宮而
殿下居禁中於典禮有所未安朝廷討論但欲合於
典禮以慰天下之望兩宮安則天下安矣綱拜辭登
岸因呼內侍楊修李保等三人坐幄次與再道前語

八編頁集

卷之三

七

三人皆巨儒以綱言爲然因入白之復傳教旨曰相
公所論甚有理但既居寧德宮後欲一到禁中神御
前燒香可乎綱對曰道君皇后既居寧德宮皇帝自
當時請省間萬一欲暫到禁中豈有不可之理因遣
使賜香茶酒食等錢五百貫給散隨行使臣從入綱
以前語具劄子奏知而道君皇后入國門日羣山請
以禁衛護宣德門道路喧然識者笑之二十日抵南
都二十一日引對道君御幄中綱具道上聖孝思慕欲
以天下養之意道君泣數行下曰皇帝仁孝天下所
知且獎諭曰都城守禦天下再安相公之力爲多綱

再拜謝訖因出劄子二紙進呈其一乞道君早回鑾輿不須詣耄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其一自敘素蒙道君教育擢用於國家艱危之中得效犬馬之力欲乞身歸田廬之意道君慰勞再四因曰相公頃爲史官緣何事去綱對曰臣昨任左史得侍清光者幾一年以狂妄論列都城水災伏蒙聖恩寬斧鉞之誅迄今感戴道君曰當時宰執中有不喜公者綱愧謝因奏曰臣昨論水災實偶有所見自古雖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其城郭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正爲今日兵革攻圍之兆因詢虜騎攻圍都城守禦次第綱具以實

長江六尺

至

對復曰賊既退師方渡河時何不邀擊綱曰朝廷以肅邸在金人軍中故不許道君曰爲宗社計豈可復論此綱於是竊歎道君天度之不可及也語既浹洽道君因宜諭行宮止遁角等三事只緣都城已受圍恐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綱對曰方艱危時兩宮隔絕彼此不相知雖朝廷應副行宮事亦不容無不至者在聖度照之而已道君因詢問朝廷何故追贈司馬光綱對曰方金寇在外人情恐懼不安司馬光實得都人之心故追贈之欲慰都人心又問曰何故拆夾城公知所以置夾城之意否綱對以不知道君

曰內禪之意久已定但人不知偶緣金人犯關事成於倉卒間爾本欲內禪後於夾城中往還抱子弄孫不欲令皇帝頻出人主頻出則不威此本意也綱對曰臣久在外方實不知此意如朝廷近日拆去夾城之意則臣知之夾城中通宮苑皆游獵之地自艮嶽九曲池至龍德宮後正與金水門相接金人下寨在金水門外平時夾城中有清衛兵卒巡防灑掃自金寇犯關盡應募守城夾城中無一卒守宿故拆去使與宮禁相絕備不虞也如此之類凡詢十數事皆逐一解釋因從容復奏曰皇帝仁孝小心惟恐一有不

長江六尺

至

當道君意者每得御批詰問輒憂懼不進膳臣竊譬之人家尊長出而以家事付之子弟偶遇強盜劫掠須當隨宜措置及尊長將歸子弟不得不恐然爲尊長者正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慰勞之不當問其細故道君感悟曰公言極是朕只緣性快問後即便無事因內出玉帶金魚袋古象簡賜綱曰行宮人得公來皆喜以此慰其意便可佩服綱固辭不允因服之以謝而追二十二日扈從道君詣鴻慶宮燒香初綱至拱州見奉迎道君禁衛軍軍儀物等留不進因以便宜作奉聖旨令趨南報至是道君幄香禁衛軍

儀物等適至南都士女民庶來道瞻觀道君又出幽書省劄子云朝廷有指揮行宮內侍十人皆與在外宮觀不得入京城此輩皆是日在左右梳頭繫累不可缺之人綱奏曰如聖意欲留容臣攜此劄子歸奏知皇帝取旨道君曰甚好數內兩人係童貫觀戚不須留餘人如馮彥等只乞留龍德宮祇應得青來早辭說先還闕二十三日道君宣諭曰本欲往亳州太清宮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懇請之勤已更指揮更不戒行公先歸達此意慰安皇帝因袖中出書付綱仍宣諭曰公輔助皇帝捍賊守宗社

八編卷八

綱目卷八

三

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史垂名萬世綱感泣再拜受命二十五日還抵闕下對於垂拱殿進呈道君御書以所賜玉帶牙釵銀絹等物進納有旨不允二十七日宰執奏事咸和殿進呈單駕出郊詣資福殿奉迎道君儀注耿南仲建議欲盡屏道君左右內侍出櫛行宮門取留者斬先遣人搜索然後車駕進見綱以謂不若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過爲之防恐却有不可防者耿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所言不足深採上笑之南仲怒甚既退南仲忽起奏曰臣適遇左

司諫陳公輔於對班中公輔乃二月五日爲李綱結構士民伏闕者豈可處諫職乞送御史臺根治上及宰相皆愕然綱奏曰臣適與耿南仲辯論于延和殿實爲國家非有私意而南仲銜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素所鑒察臣不敢復有所辯但臣以菲材冒處樞輔仰荷特達之知未能有所補報區區素志欲俟賊騎出疆道君鑒興還闕然後求歸田廬臣之願也今南仲之言如此臣豈敢留願以公輔事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上笑曰伏闕士庶以億萬計如何結構南仲猶論不已綱再辭上而出居啓聖院竟

八編卷八

綱目卷八

三

不復歸府入劄子求去章凡十餘上皆批荅封還不允道君以四月三日入國門綱以守禦使職事迎拜於新東門內道君於輦上顧揖翌日扈從朝於龍德宮訖復上章懇請求罷知樞密院事上降手詔數百言不允復命徐處仁吳敏諭吉父召至內殿面加慰諭且曰賊馬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今據欲捨朕何之前事不足介懷宜爲朕少留辭意懇惻綱不得已再拜受命就職他日奏曰金人退師交割三鎮三鎮官吏軍民不肯陷沒夷狄其勢必爲朝廷堅守天時浸熱而虜有輜重之累必不能久留當即出疆臣

恐秋高馬肥，虜必至，以貴前約及今宜飭武備，修邊防，勿恃其不來，當恃吾有以待之。於是爲上條具，所以備邊禦敵者，凡八事。其一謂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監之，銷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施於承平，邊備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爲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相爲唇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則帝都有藩籬之固矣。其二謂自熙豐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五十餘萬，河東保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閱習。又經燕山雲中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爲盜賊，今所存者猶及其半，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人置器甲，官爲收掌，用印給之，蠲免租稅以賞其直，武藝精者次第遷補，或命之官，以激勵之。彼既自保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遁，又平時無養兵之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其三謂自祖宗以來，養馬於監牧，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年監

罷殆盡，而更爲給地牧馬，民間雜養以充數，官庾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有善者。又騷之燕山，悉爲敵人所得。今諸軍缺馬者大半，宜復祖宗監牧之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則不旬月間，數萬之馬可具也。其四謂河北塘泺東拒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爲固險之地。而此年以來，淤泥乾涸，不復開濬，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洩去，積水隄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地形低下，處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即開乾坎，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其五謂河北河東州縣城池類多隳圯，堙塞宜徧行修治，而近京四輔郡畿邑皆當築城，創置樓櫓之屬，使官吏兵民有所恃而安焉。一有賊騎深入，擄掠無所得，可以坐困。其六謂河北河東州縣經賊馬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賦，以賑卹之。往年方臘擾浙東，猶免三年，今三鎮之民爲朝廷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心者。其七謂河北河東諸州，最以儲時糧，買糧草爲急務，宜復祖宗加糧糧草鈔法，一切以見經走商賈而實塞下，使公邊諸郡積蓄豐衍，則虜不可動矣。其八謂陝西解鹽無煮海之勞，而給邊費，凡民食其利不貲，因行東南鹽法

而解鹽地分益狹西邊益貧願復祖宗舊制以慰關
陝兵民之心上俾宰執同議而其間所論異同雖達
橫海軍一道以安撫使總之而藩鎮之議寢雖委提
舉官遵舊制敏聞上戶保甲三分之一而遣使盡行
團結訓練置器甲之議不行雖委沿邊增修塘溝城
池而輔郡畿邑已降指揮旋即罷止雖委諸路和視
監牧而不復括馬雖放河北河東租稅而止及一年
雖行加撙燔草錢而貼以四方香藥雖復解鹽而地
分不如舊制綱力爭之不能得大抵自賊馬既退道
君還宮之後朝廷恬然遂以爲無事方建議立東宮
開講筵斥王安石置春秋博士而臺諫所論不過指
摘京輔之當行遣殆無虛日防邊禦寇之策反置而
不問綱竊私憂之惟兵事樞密院可以專行乃與許
翰條具調發防秋之兵大槩有五一曰係將兵二曰
不係將兵三曰土兵四曰民兵五曰保甲係將兵除
已起發外見在者十將將以三千人爲率不過三萬
人民兵弓箭社刀弩手之類是也不過一萬人保甲
除河北河東外起於陝西不過三萬人并見在河北
河東兵通爲二十萬以控制要害之地將上得旨頒
行然後關三省其間猶有以不須如此者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五十七

左編

臣類相臣

宋李綱中興

綱乞降旨，在官許監察御史以上，在外監司郡守帥臣各薦材武智略大小使臣，樞密院籍記姓名，量材錄用。上從之。又建議以謂在京馬步軍十餘萬，練子三衛，近年不復教閱，士卒驕惰，緩急用之，旋差將佐統領兵將，不相識難，以責成功。乞自樞密院選差大小使臣，分四壁教閱，因勒成步伍，以備緩急。上初可之。已而殿師王宗澤等以為侵紊，非祖宗制，詔罷之。

綱類集 卷一百五十七

綱然後稿歎知事之難成也。少宰吳敏建議欲置詳議司，檢詳祖宗法制及近年弊政當改革者，次第施行，詔以徐處仁吳敏及綱為提舉官，命既行，為南仲沮止。敏乞去不果。綱奏上曰：陛下即大位於國家艱難之時，宜一新政事，以慰天下之望，而朝廷玩愒，日復一日，未聞有所變革。近欲置司討論，尋復罷之。今邊事方棘，調度不給，前日辭祿冒濫，耗盡邦財者，宜稍裁抑以足國用。此政事所宜先者。上以為然，委綱條具以聞。綱奏上三十餘事，謂如節度使至遙郡刺

史祖宗本以待勲臣，故俸給特厚。當時員數絕，今皆以戚里恩澤得之，除邊功外，宜悉換授環衛官，以抑其濫。又三省堂吏，祖宗時轉官止於正郎，崇觀間始許轉至中奉大夫。今宜復祖宗之制，餘皆類此。上深然之。降付三省，已而揭榜通衢，曰：知樞密院事李綱陳請裁減下項，又賜東華門曰：守禦使司給諸軍鈔甲錢多寡不均，御前特再行等第支給，而守禦使司初未嘗給鈔甲錢也。乃執政間有密白，以綱得都城軍民之心，欲以此離間之。會守禦使司補進武副尉二人具狀奏知，上批出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

綱類集 卷一百五十七

大臣專權，浸不可長之語。綱惶懼於上前，辯明曰：始親征行營及守禦使司得旨一切以便，宜行給空頭文武官告勅帖等三千餘道，自置司以來用過三十一道而已。此二人者乃齋御前蠟書至太原，當時約以得回報即與補授，故今以空名帖補訖奏聞。乃違上旨，非專權也。且敘孤危之蹤，為人所中傷者，非一願罷職任乞骸骨歸田里。上溫顏慰諭，以謂偶批及此，非有他意。綱退待罪，乞去。章十餘上，上悉批答不允。遣使押入綱，不得請，即徑出通津門，欲東下。上遣中使宣押，挽舟入城，給糧於道，既歸府，復鎖府門。綱

翌日見上曰人主之用人疑則當勿任任則當勿疑而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陛下惑於人言於臣不能無疑又不令臣得去不知此何也上安慰久之綱自此多在告日欲去而未能會种師中沒於軍前种師道以病告歸執政有密建議以綱為宣撫使代師道者初幹離不之師還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以城固守不肯下肅王張邦昌及劉地使等躬至城下說諭即以矢石及之乃退沿邊諸郡亦然而种師中進兵逼之金人出境兩鎮無虞粘罕之師至太原城下太原亦堅壁固守粘罕屯兵圍之悉破諸縣為鏖城法以困太原鏖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壘環繞分人防守使內外不相通而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累出兵互有勝負然不能解太原之圍於是詔种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諸縣不設備又輜重犒賞之物悉留真定金人乘間衝突諸軍以神臂弓射卻之欲賞射者而隨行銀砲祇數十枚庫吏告不足而罷於是士皆憤散師中為流矢所中死之餘將士退保平定軍而師道駐滑州復以老病丐罷上次意用綱宣撫兩路督將士解圍一日召對康恩殿諭進行綱再拜力陳上不

八編類集

卷五十七

三

許即命尚書省出勅令面受綱奏曰籍使臣不量人為陛下行亦須擇日受勅今拜大將如呼小兒可乎上乃許別擇日受勅綱退即移疾在告乞致仕不允許翰謂綱言公知上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為邊事乃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堅臥不起護者益得以行其說且上怒將有杜郵之賜奈何綱感其言起受命上錄裴度傳以賜綱入劄子具道吳元濟以區區瑣蔡之地抗唐室與金人強弱固不相侔而臣才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以度泥臣實謂非倫且言諸葛亮出師表謂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

八編類集

卷五十七

四

一

軍容不整皆叛去。今臣出師。安知無窺覷者。所繫國體。非細故也。事迫矣。請括都城馬。給價償之。可得數千匹。上令條具。以聞。既而勝止之。綱歎息而已。以二萬人分爲五軍。時捷勝兵叛於河。止遣左軍往招撫之。又遣右軍屬劉韜。時劉韜除宜撫副使。乃唐恪所薦。綱初不知。又以解潛爲制置副使。代姚古。以折彥質爲河東勾當公事。與潛治兵於隆德府。宜撫司兵凡萬二千八。綱請銀絹錢於朝廷。各百萬。纔得二十萬。期以六月二十二日啓行。而底事皆未辦集。乞量展行期。上批曰。遷延不行。豈非拒命。綱惶懼。入劄子。

綱劄子

五

曰。陛下前以臣爲專權。今以臣爲拒命。方遣大帥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爲之。無乃不可乎。願併罷樞筦之任。擇信臣委之。得乞骸骨。因以告勅。繳納上封還。遣使召數回。綱入見。上其道中傷。祇以伏闕事。今奉命出使。無緣復望清光。上驚曰。卿只爲朕巡邊。便可還闕。綱奏曰。臣之行。無有復還之理。管范仲淹自參知政事。出安撫西邊。過鄆州。見呂夷簡。語暫出之意。夷簡曰。參政豈可復還。其後果然。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臣既行之後。無沮難。無謗說。無錢糧不足之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有朝廷執議。

不堅。臣自度不能有所爲。卽須告陛下。求代罷去。陛下亦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頗感動。乃以二十五日戒行。前期錫燕於紫宸殿。又賜御筵於瓊林苑。綱犒軍訖。號令將士。斬裨將焦安節。以徇初安節。隸姚古帳下。在威勝軍。虛傳賊馬。且至安節。故扇衆情。勸姚古退師。至隆德。又勸遁去。於是兩郡之人皆驚散。而初無賊馬。至是從姚古還闕。綱召斬之。翌日進師。以七月初抵河陽。入劄子。以畿邑汜水關。西都河陽。皆形勝之地。城堡頽圯。當亟修治。今雖晚。然併力爲之。尚可及也。又因望拜諸陵。具奏。初綱啓辭日。

綱啓

六

爲上道唐恪聶山之爲人。陛下信任之篤。且謀國。故於此申言之。上批答有銘記于懷之語。留河陽十餘日。訓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自出師後。禁士卒不得擾民。有起奪婦人釵子者。立斬。以徇。拾遺棄物。決香點配。逃亡捕獲者。皆斬。嘗以爲步不勝騎。騎不勝車。金人以鐵騎奔衝。非車不能制之。有張行中者。獻戰車制度。兩竿雙輪。前施皮離槍刃。運轉輕捷。每車用甲士二十五人。執弓弩鎗牌之屬。以輔翼之。結陣以行。鐵騎遇之皆退。過造千餘兩。日肄習之。俟防秋之兵集。以謀大舉。而朝廷降旨。凡詔書所起。

之兵悉從滅之。綱上疏力爭。其大略曰。臣昨待罪。樞府。知中國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陣。故令金人得以窺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甸。來無藩籬之固。去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使之割三鎮。質親王。劫取金帛。以億萬計。普書之言。所不恣聞。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賊馬出沒並邊。諸郡寨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勞危甚。邠近縣鎮皆爲賊兵之所占據。秋高馬肥。虜騎憑陵。決須深入。以貢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倘非起天下之

人編頁集

卷一百五十五

一

兵聚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禦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輒不自揆。爲陛下措置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而欲分布南北。沿邊雄霸等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五帥府。腹裏十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分。朔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捍金人。夏人連兵入寇。不知此十數萬人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既罷喇丁。又罷弓弩手。又罷土兵。又

罷四川福建廣南東路將兵。又罷荆湖南北路係將不係將兵。而京西州郡。又皆特免起發。是前日詔書所團結之兵。罷去大半。不知金入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吾。而朝廷何特不留意於此也。臣竊思之。有五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一也。錢糧犒賞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金人牽制。未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開報三省。何不卽止。今以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始復約回。是復蹈

人編頁集

卷一百五十五

八

今春勅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若以謂錢糧犒賞多。則今春無兵。悍寇致土地寶貨。人民皆爲所取。今惜小費而不爲之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於前日也。况元降指揮防秋人之兵。各令資糧以行。則錢糧犒賞之乏。自非所患。若以河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強敵。臨境非和。非戰。朝夕恐懼。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神二帥以

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切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至林牙高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之不來當恃我之有備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爲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聞已至襄唐間臣已昨奉聖旨令疾速發赴宣撫司外所有餘路乞依元降詔書起發未報聞再具奏曰請爲陛下更論不可失信之義夫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竟不報上日以御批批解太原之圖於是宣撫副使劉韜制置副使解潛察訪使張顯勾當公事折彥質都統制王淵折可求等會議於隆德府期以七月二十七日諸路進兵平定軍遼州兩路劉韜王淵主之威勝軍路解潛折彥質主之汾州路張顯折可求主之而宣撫副使制置副使察訪使勾當公事皆承受御前處分事得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雖有節制之名特文具兩綱奏以節制不專恐誤國事至期出師解潛與賊相遇於南北關轉戰四日殺傷相當金人增兵潛軍力不能勝而潰平定汾遼之師皆潰止其後張顯又

達節制用統制官張思正復文水縣已而復爲賊所奪綱極爲上論節制不專之弊又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會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即薦爲宣撫判官方欲會令親率師以討賊而朝廷之議變矣初賊騎既出境即遣王雲曹瑒使金人軍中議以三鎮民兵不肯割願以租稅代割地之約至是遣回有許意其實以款我師非誠言也朝廷信之欺南仲唐恪尤主其議乃詔宣撫司不得輕易進兵而議和之使紛然於道路矣既而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事而進用聶山陳遼庭李四等吳敏復以內禪事言者謂承蔡攸密旨及初除門下侍郎亦蔡攸矯制爲之責授散官安置涪州綱竊歎曰事無可爲者矣因入表劾奏狀乞罷初唐恪謀出綱於外則處仁敏翰可以計去之數人者去則綱亦不能留也至是皆如其策章數上稍降詔批答不允綱具奏不能決誤國於是上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巡邊交割宣撫司職事召綱赴闕且俾沿河巡視防守之具綱連上章乞罷知樞密院事守本官致仕行至封丘縣得尚書省劄子有旨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時九月初也綱具奏辭免

且上疏言所以力乞罷者非愛身性敵之故時事有不可爲者難以虛受其責始宜撫司得兵若干并防秋兵若干今也駐某處皆不曾用始朝廷應副銀絹錢若干又御前降到若干除支官兵食錢并犒賞外今皆稽留懷州及在京降賜庫具有籍可考按也臣既罷去恐不知者謂臣喪師費財惟陛下遣使覈實雖臣自以不才乞罷願益擇將帥撫馭士卒與之捍敵金人殺擒謀處不淺和議未可專恃一失士卒心無與禦侮則天下之勢去矣既而果有言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者又指言于罪於是落職宮觀責授保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土

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又以綱上疏辯論謂退有後言以惑衆聽再謫寧江二年春行次長沙復舊官領開封府事時金寇再犯闕都城圍閉道路阻絕久之聞命卽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王室以四月初啓行自巴陵乘舟泛江五月初次繁昌得元帥府檄方審都城破二聖播遷號慟幾絕次太平州得高宗登寶位赦書改元建炎是時金陵爲叛卒周德等所據四帥臣宇文粹中殺官吏居民焚舟船雖受發運判官方孟卿招安而環甲乘城殺戮恣橫如故綱遣使臣齎文檄諭之令聽衆節制勤王乃肯釋甲然猶

桀傲不以時登舟擅驅不當行士卒欲乘間遁去次金陵因輿轉運判官權安撫使李彌遜謀盡誅其首惡四十六人而以其徒千餘人令提舉常平官王枋稅之以行因奉表詣行在賀登極且辭領開封府事之命上書論時事并具奏金陵東南形勝之地新僱兵欠宜早擇帥以撫鎮之次質應聞已降麻告廷除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次泗上以汴流淺涸捨舟陸行是時四方勤王之師皆已放散因留湖南金陵兵卒於泗奏取指揮獨取數百人防護以往次敷熟御史中丞顏岐遣人投文字封以御史臺印開視之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土

乃論綱不當爲相章疏其大意謂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難以爲三公眞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綱爲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到罷之以爲中太一宮使兼講筵官置之閑地前後凡五章皆不降出故岐封以示綱欲綱之留外而不進也乃知命相蓋出於淵衷獨斷益感懼或勸綱不若遂留綱曰國家艱危至此極矣豈臣子事形迹避嫌疑自愛惜之時哉上知遇如此得一望清光敷陳腹心退就田里或且不朽如其言何足惜會復遣使趨召遂行有旨賜御筵於金果園命中書侍郎黃潛善押宴尚書右丞

呂好問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同與卽具奏辭免次金果園學士董耘來見傳上旨嘗遣從事劉默齋御書由湖北往迂卿書中有學窮天人忠貫金石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懸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之語感激涕遂如行在遇三執政南都門外告已具辭免御筵乃歸館所時以城北鈴轄司爲府第少頃上遣使趣見進對於內殿見上敘致不覺涕泗之橫流上亦感動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而朝廷不悟一切隨其計中既登城矣猶假和議已定之說以欺四方勤王之師凡都城子女玉帛乘輿服御歷代所傳寶器下至百工技藝無不畢取然後劫遷二聖東宮后妃嬪御親王宗室凡係於屬籍者悉驅以行遭姦臣傳命廢滅趙氏而立張邦昌僞號大楚在京侍從百官北面屈膝奉賊稱臣莫有死節者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賴天佑我宋大命未改故使陛下總兵於外爲天下臣民之所推戴綿隆緒繼絕統此非人力乃天授也興衰撥亂持危扶顛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以撫萬邦以還二聖皆責在陛下與宰相宜得有大造人之材智者相與圖治以成中興而考爰之際首及微臣自視缺然力

小任重伏望追寢成命改授其大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略甚久在靖康時宜力爲多特爲同列所不容故使卿以非罪去國而國家有禍敗如此朕嘗欲言於淵聖欲使夷狄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今朕眇然以一身託於士民之上賴卿左右扶持以濟艱難此志已定卿其勿辭綱頤首泣謝且道董耘所傳聖語荷知如此雖廉捐不足以報德然臣未到行在數十里間御史中丞顏岐封示論臣章詠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臣愚蠢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固宜爲其所惡然岐之論臣謂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則不可臣愚不知金人與趙氏爲仇敵其所喜者爲趙氏邪其所惡者爲趙氏邪且爲趙氏之臣而金人喜之此必有以得其心者而反用以爲相則自古賣國以與人者皆爲忠臣矣上笑曰岐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之所喜者岐無辭而退此不足卹綱奏曰陛下天縱睿聖固不難察此然臣材力綿薄實不足以勝任因出劄子再拜力辭上慰諭久之遣御藥部成章宜押赴都堂治事又命執政聚於都堂卽歸且已暮矣時六月朔日也翌日綱面奏曰方靖康之初淵聖皇

帝慨然有圖治之意而金人遇師之後漸謂無事不能分別邪正進君子退小人且和且戰初無定議至其晚節專用姦佞而黜忠良虜騎再來遂有宗社不守之變如臣者徒以愚直好論事爲衆人不容於朝使總兵於外而又不使之得節制諸將自度不足以任責乞身以退而又百端譏議竄逐遠方必欲殺之而後已賴淵聖察臣孤忠特保全之卒復召用然已無及矣不謂今日遭遇陛下龍飛初無左右先容之助付以宰柄更望聖慈留神於君子小人之間使臣得以盡志罪處圖報涓埃雖死無憾每劄請訖又數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五

陳其所以然上皆令留榻上俟詳觀有當施行者降出翌日降出議國是巡幸赦令戰守五劄餘皆留中次日與執政同奏事于內殿進呈議國是劄子上曰今日之策正當如此可付中書省遵守次進呈巡幸劄子有旨令促留守司修治京城祗備車駕還闕款謁宗廟詔永興軍襄陽府江寧府增葺城池量修宮宇官府以備巡幸次進呈議赦令劄子會謂藝祖登進曾赦惡逆今已行難追有旨選人惟有職者循資謫降罪廢官令刑部具元犯申朝廷等第敘復次進呈議戰議守劄子有旨令討論修舉軍政措置控禦

條件以聞奏事訖執政退綱奏上曰臣十事以清天聽已蒙施行五事如議本政久任修德三事無可施行自應留中所議張邦昌僭逆及受僞命二事皆今日刑政之大者乞早降處分上曰執政中有與卿議論不同者更俟款曲商量綱奏曰邦昌僭逆之罪顯然明白無可疑者天下皆謂邦昌處虜中歲餘厚結虜酋得其驕心故破都城遷二聖東宮盡取親王宗室以行邦昌蓋與其謀此固不可知然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幾十年淵聖卽位首擢爲相奉使虜中方國家禍難之時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所以

八編類集

卷之三

六

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邦昌方自以爲得計僣然當之正位號處官禁者月有餘日虜騎既退四方勤王之師集邦昌擅降僞詔以止之又遣郎官分使大臣統兵義輔趙野翁彥國等皆資空名告身數百道以行迨彥國等因其使而勤王之師日進邦昌知天下之不與也不得已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備論而以春秋之法斷之若都城之人則謂因邦昌立而得生且免再取料金銀而德之若元帥府則謂邦昌不待征討遣使奉迎而恕之

若天下則謂邦昌建號易姓其奉迎特出於不得已而憤嫉之都城德之元帥府恕之者私也天下憤嫉之者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賊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其罪為何如昔劉盆子以宗室當漢室中衰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祇待以不死今邦昌以臣易君其罪大於盆子不得已以身自歸朝臣既不正其罪而又尊崇之以爲三公真王參與國政此何理也議者又謂邦昌能全都城之人與宗廟宮室不爲無功而陛下登極緣邦昌之奉迎無邦昌則陛下何以自明臣皆以爲不然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譬之巨室之家偶遭寇盜主人之戚屬悉爲驅虜而其僕欲奄家室奴婢而有之幸主人者有子自外歸迫於衆議不得已而歸所有乃欲遂以爲功其可乎陛下之立乃天下臣民之所推戴邦昌何力之有臣於劄子中論之詳矣方國家艱危陛下欲建中興之業當先正朝廷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勵天下士大夫之節執政中有異論不同者乞降旨宜召臣得與之廷辯如臣理屈豈敢復言上許之乃令小黃門宣

令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上語之故而潛善主之甚力既屈服然猶持在遠不若在近之說綱曰邦昌當正典刑何遠近之有借使在近當幽繫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潛善不能對上顧呂好問曰卿在城中知其詳謂當如何好問對曰邦昌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既已自歸惟陛下裁處又引德宗幸奉天不挾朱泚行後以爲悔以附會潛善不若在近之說綱曰呂好問之言首鼠兩端且援朱泚以爲例非是方德宗之待奉又朱泚蓋未反也姜公輔以其德涇軍心悉資以爲變請挾以行德宗不聽而其後果然然今邦昌已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正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勿以爲相無不可者上頗感動而汪伯彥亦曰李綱氣直臣等不及上曰卿欲如何處置綱曰邦昌之罪理當誅夷陛下以其常自歸貸其死而遠竄之受僞命者等第謫降可也上曰俟降出卿劄子來日將上取旨是夕劄子果降出翌日同執政進呈潛善猶左右之乃以散官安置潭州次進呈議僞命劄子上曰國家顛覆士大夫不聞死節往往因以爲利如王及之坐蕃衍宅門詬嘗諸

八編類纂

宋三百一十五

六

王余大均誘取官嬪以爲妾卿知之否綱奏曰自崇觀以來朝廷不復敦尚名節故士大夫鮮廉寡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視兩宮播遷如路人然罕有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崔安國死節顯著餘未有聞願詔京叢諸路詢訪優加贈卹如及之余大均朝廷凡付御史臺推鞠必得其實臣聞方金人欲廢趙氏立張邦昌令吳玠開莫倚傳道意直往逐數四京師人謂之捷疾見王時雍徐秉哲奉金人旨追捕宗室戚里令居民結保不得容隱以衣袂聯屬以往若因繫照其後迫道君東宮后妃親王出郊

八編類集

卷三十五

元

皆臣子之所不忍言又受僞命皆爲執政此四人者當爲罪首上以詢呂好問而好問以爲有之得旨皆散官廣南遠惡州軍安置餘以次謫降內王及之全天均胡思陳冲等以賊濫繫御史臺候結案日取旨李若水贈官外崔安國贈廷康殿學士有死節者令諸路詢訪以聞又進呈顏岐待罪章疏執政贊上欲令依舊供職有旨令除待制與宮觀執政退上曰卿昨日內殿爭張邦昌事內侍並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綱拜謝曰自非陛下英睿天縱豈能決斷如此天下不勝幸甚臣雖愚陋敢不竭勉自力以圖報稱

因爲上言今日國勢比之創業尤難正猶大廈之傾持顛扶危須一一修葺而材料鮮少此所以爲尤難也令艱難之際四方休戚利害日欲上聞而士民之願效其智慮尤多陛下卽大位已踰月而檢校院猶未置恐非所以通下情而急先務者上曰屢語執政猶未措置卿可便與施行綱退因批旨置登聞鼓院於左掖門之外差官吏權攝又請置看詳官兩員於侍從職事官中選應士民上封事陳獻利害候降出並付看詳官簽擬可施行者將上取旨又於省門置司以受詞訟公衆六月六日同執政對于內殿綱奏

八編類集

卷三十五

子

上曰以今日國勢而視靖康間其不逮遠矣然而有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而羣臣輯睦於下然今日之事須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所謂規模者外禦彊寇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收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議興舉而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規模之大略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莫先於料理河北河東兩路夫河北河東者國家之屏蔽也料理稍全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令棄置兩路

不復料理而欲自安於東南，譬猶外有寇盜，不爲之藩籬，而欲安於堂奧，其可得乎？今河北河東雖爲金人蹂踐，河東所失者，惟代太原澤潞汾晉其餘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濟州而已。皆靖康之末，失之真定，以新易李，遂爲帥懷以折彥質，遁去衛以朝廷遣使交割，游以無城郭之故，其餘中山河間慶源保塞雄霸深祁恩冀那洛磁相信安廣信二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在州郡者，依城郭無城郭者，依大河西山，結山寨以爲固，皆推豪傑以爲頭領，多者數萬，少者亦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七

三

不下萬人。如此知名字者，已十數處。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有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爲金人所迫，盡力困坐受其斃，強壯而狡獪者從賊，其次者爲盜，老弱稚孺渡河而朝廷何以待之？且金人善固兵於敵，兩路軍民雖懷忠義之心，使救援之兵久而不至，危急無告，必且憤怨朝廷，使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彼復何待？借兵於他國，設驅之以援中原而將之以酋首，中國之兵亦將望風奔潰。木易，禦也。臣愚以謂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置司，擇有材略者爲之，使宣諭陛下德意，所以不

忍棄兩河於夷狄者，稍置經營，結連其豪傑而用之，救援危急，收復州縣，朝廷應副錢糧，告勦有功者，卽命以官，其能保全一州收復一郡，隨其高下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非特絕其從賊之心，又可資其力以禦敵。朝廷久遠無北顧之憂，此最今日之先務也。上曰：誰可任此者？綱奏曰：陛下僉採州臣策，臣當詢訪其人，續具開奏。既退，詢於士大夫間，多謂張所可以招撫河北，傅亮可以經制河東。張所者，山東人以進士擢第，有材氣謀略，當靖康間，爲監察御史，朝廷以金人再犯關，欲割棄河北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七

三

既遣使矣，虜騎薄城，京師圍閉，所在閉城中，獨上言乞以蠟書募河北兵，淵聖許之，蠟書至，河北士民皆喜，曰：朝廷欲棄我於夷狄，猶有一張察院欲救我而用之乎？應募者凡十七萬人。故所之聲滿河北，部勒既定，會都城破，謀勿果用。上卽位於南都，所首至行在，兄上論列，且條其應募首領姓名，人數合措置事件，以聞。朝廷欲以爲郎官，奉使河北，以董其事，會所以察官上章論黃潛善及兄潛厚姦，那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上留之，乃諭所募引團練副使江州安置，是時綱尚未至行在也。故察謂招撫河北非所

不可然網以所嘗論潛善之故頗難之事既迫他無可使者不得已一日過潛善閣子中相與款語曰吾輩蒙上委任以艱難之秋實負天下之重責而四方士大夫號召未有來者前日議置河北招撫司搜訪殊無人可以承當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妄有言得罪如所之罪孰不以爲宜第今日事迫矣一失機會悔不可追不得已勢須收試用之如用以爲臺諫處要地則不可使之借官爲招撫目死立功以贖過乃無嫌第未却於公意何如倘能先國家後私怨爲古人之所難不亦美乎潛善欣然許諾乃薦之於上且

人編類集

卷五十七

臣等

三

至京師上封事請以親王爲元帥治兵於河朔淵聖不喜令押出門其冬復有薦者再召之亮至而都城已破幸陝右京西勤王兵三萬人首至城下屢立功統御將佐士卒如古人斬斬整一無敢犯令者上卽位亮請行在召封除通直郎直秘閣亮之爲人氣勁直議論不能屈執政不喜之除知滑州滑州經殘破無城壁亮上疏曰陛下復歸東都則臣能守滑陛下未歸則臣亦不能守也執政摘其語爲悖慢不遜降通判河陽府亮憤懣而去綱至行在亮已行使人召之乃來與語連日知其智略氣節真可爲大將者欲試之乃薦於上以爲河東經制副使而以觀察使王瓌爲使瓌亦陝西人累立戰功僉謂在武臣中可用者上宜諭亮前疏中

人編類集

卷五十七

臣等

三

廣上意而奏曰人臣論事

言不激切不足以感動人主激切則近誚訕故昔之聽言者必察其所以如果出於誚訕何所逃罪至於有所激而云則必怒之以來惡言如周昌之對高祖劉毅之答武帝皆人所難堪而二主恕之以其有所激故也亮之言但欲激陛下歸京師耳非有他故願聖度含容之且人材難得而將帥之材爲尤難如亮者今未見其比異口必能爲朝廷立大功氣勁言直

乃關陝氣俗之常不足深責上乃許其所請並召對
賜環袍帶賜亮五品服與兵萬人告勅銀絹與川綑
之在陝西者詔京西陝漕臣應副糧草餘如張所已
得旨而遣之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五十八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李綱 守成

初綱既建議料理河北河東適後宮降誕皇子綱奏上曰皇子降誕當肆赦陛下登寶位赦已曠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夫兩路爲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雖不用在道路半年援甲荷戈冒犯霜雪病疾死亡者不可勝數恩卹不及後日復有急難何以使人上嘉納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一

故皇子赦於二者尤詳又請降詔褒慰兩路守臣將佐軍民守臣各轉兩官進職又詔自今有能收復兩路已陷州郡及救解危急保全一方功效顯著者並除本處節度觀察團練防禦使依方鎮法又詔兩路軍民自今不得撰造事端以疑慮擅殺官吏又命使臣齎夏竦徧賜兩河守臣將佐又命權貨務印造見錢鈔遣使齎送兩路州郡又命降見錢鈔三百萬貫付河北東路陝西路漕司廣緡應副兩路又命起京東路夏稅絹於大名府椿管川綱河東衣絹於永興軍椿管以待兩路支俵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輒書

日至間有破賊捷報虜人圍守諸郡者往往抽退而出寨應招撫經制司募又擇武臣置沿河巡警使自河陽抵濱滄凡六處各有地分以爲斥堠而潘善建議令馬忠將所部兵會雄州弓箭手李成所募兵凡五萬人擣虜入界虜必釋諸郡之圍以自救綱曰今日士怯兵弱而馬忠屢敗虜莫若使之與張所協力先復潘衛懷三州乘勢鼓行而北則諸郡之圍必解而真定可復是時金人留兵三州祇數千人餘皆驍吾民剝剪用之張所遣間與之結連多願爲內應者以官軍民兵相表裏而圖之功可指日成故綱之策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一

出此而潘善堅執其議上可不欲力乃以忠爲河北經制使而以張換副之換陝西人其材遠勝於忠既使副忠又令與張所相應援換亦以綱之策爲然進呈諫官鄧肅論僞命臣僚劄子多已行遣而肅曾在圍城中知之尤詳有未及者數人令留守詢訪姓名以聞其言頗及呂好問好問申公夷簡曾孫以元祐黨籍久困州縣靖康初綱薦於淵聖爲諫官後侍從邦昌僭逆以爲執政而好問嘗以蠟書至元帥府故上卽位首擢爲右丞肅論之頗恕而侍御史王寶亦上疏極言好問在圍城中方淵聖拘於南宮

宜以蠲書至元帥府，進師而反，難進，爲懷貳而挑奸，無大臣節，況嘗汚僞命，不可以立新朝，奸問惡，未去甚力，乃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又進呈肅論，取南仲父子章疏，上曰：「南仲誤淵聖罪，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劒擊之，夫復何道？」乃以散官安置嶺南，而其子延禧落龍圖閣學士，令隨侍，又論折彥質爲宣撫副使，而逃亡入川峽，錢蓋爲陝西制置使，而逃至湖北，許高許亢防河而逃，至江南，倘不懲戒，則後孰肯以公任責者？有旨彥質散官安置，高亢編管嶺南，蓋落職降官分司，會南康軍奏高亢寓其境，欲謀變守，倅以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三

便宜誅之而待罪，衆謂擅殺爲非，是綱曰：淵聖奏高亢守河，付以兵將甚衆，賊將至而先走，以銀騎五百，自橫昌挈家趨江南，沿路劫掠，甚于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軍壘守倅敢誅之，必健吏也，使後日受命捍賊者，知退走而郡縣之吏有敢誅之者，其亦少知戒乎？是當賞，上亦以綱言爲然，乃命各傳一官，是時開封府與留守缺，官綱薦宗澤于上，以爲留守，非澤不可，澤，潯東人，自爲小官，卓犖有氣節，靖康間，知磁州，上以康邸持節使虜中，時金人再犯河北，澤力挽留，以爲不可行，其後有元帥之命，遂即大位，澤之

功多，同列忌之，諧不得留府中，既除知襄陽府，綱到行在，澤適至，與語哀哀可聽，發於忠義，至慷慨流涕，故綱力薦之，曰：「京師根本之地，新經擾攘，人心未安，使澤當職，必有可觀。」上許之，乃除知開封府兼留守，澤至京師，軍民畏愛，修治城池樓櫓，不勞而辦，屢出師以挫賊鋒，知北京徐處仁死，綱薦杜克代之，而以劉錫代充守滄州，又頻易置諸路帥臣監司及京東西守臣，然常患帥材之難得也，是時除侍從卿監郎官館職以補班列之闕，及召赴行在者多未至，而行在官出自闕城中者，多求東南差遣，以自便，上命綱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四

草詔以戒諭之，其後許翰至，綱薦之，於上，謂翰外柔內剛，學行純美，謀議明決，宜在左右，參與大政，上亦喜其論事，乃以爲尚書右丞，一日同執政奏事內殿，綱進呈三劄子，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綱奏上曰：「方艱難盛時，內外禁旅合九十五萬人，至崇觀間，而關領不補者幾半，西討夏人，南平力寇，北事幽燕，所折閱者又三之一，至靖康間，金賊再犯，開潰散逃亡，不知幾何，方建炎初，天下勤王之師集於都城，側三十餘萬人，其間多係召募民兵，僅擇正兵之可用者，留十餘萬分屯要害，州郡運糧

給之以爲後圖亦足以壯聲勢備緩急朝廷乃一切放散而京東河北之兵在元帥府者又皆援例以歸遂使行在禁旅單弱雖旋寬募其勢不多今已散之兵既不可復追而東南之人其性雖剽不可使之遽戰耐勞苦習戰陣惟西北之人可使爲今日計其若取財于東南募兵于西北方河北之人爲金人騷擾之時而關陝京東西流爲盜賊強壯不能還業者甚衆乘此遣使四路優給以招募之新其軍號勒以部伍得十數萬人付之將帥以時教閱訓練於要害州郡別置營房屯戍使之更番入衛行在大金人專以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臣等

鐵騎取勝而中國馬政不修騎兵鮮少蓋祖宗朝養馬于監牧故軍旅之用足至崇觀間監牧廢而爲給地既無孳生馬亦銷耗其後燕山陷沒馬之入于夷狄者不可勝數金人初犯關河北京畿之馬爲之一空其後破都城首下令括馬而京師之馬入于賊者萬有餘匹今陝西京東西諸路尚有私馬宜降指揮立格尺以華價買之民間養馬必皆上戶及僧道命官之家中下戶自無馬可養取之既不屬民而旬月間馬遂可集又不可橫賦暴斂科取於民如免夫錢惟上二等物力有餘之家可以勸誘使斥其贏餘以

佐國用而以官告度牒之類償之然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全籍州縣官吏體朝廷德意而奉行之令諸路監司保明拔察以聞上皆以爲然命以劄子付中書省條具取旨乃與黃潛善商議於陝西河北募兵各三萬人於京東西募兵各二萬人召募白身於諸色廂軍中揀選招收潰散兵卒改刺創置軍號號勝壯健忠勇義武龍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靜邊凡十軍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錢蓋爲陝西經制司使初蓋在靖康間嘗建議議河外遼鄆之地歲費不貲爲中國患不若求青唐之後而立之使撫有其舊部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臣等

以爲滿臣朝廷省費而新邊弓箭手皆可徙置河內以備使今有益麻兜征者故王之子素爲國人信服僅封立之必得其力至是用其策故遣蓋爲使齎告賜益麻兜征措置遼部事而因奏之以募兵又議買馬分爲三等格尺價值除命官將校見養馬不許括買外餘並籍記赴官揀選及格尺中披帶者即時給還價值每及百匹差官一員管押赴行在憑寄奏冒有馬不籍及無馬而抑勒令置買者並科違制之罪奏逐路提刑司總之綱謂唐之方鎮當時實賴其力以定患難第措置失宜而其後行姑息之政威柄浸

我乃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草去其弊。削弱州郡之權。一切委以文吏。非沿邊諸路。雖藩府亦屯兵不多。無敢越法行事。以處太平無事之時。可也。一旦夷狄長驅盜賊。起州郡莫有能抗之者。今莫若稍倣方鎮之制。得人任之。假以權勢。減上供錢穀。使之養兵而訓練之。夫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次有觀察團練防禦。今既以爲階官。不可復改。宜于沿河沿海沿江諸路。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使帶總管鈐轄都監以寓方鎮之法。許便宜行事。辟置寮屬將佐以治兵。不數年間。必有可觀。昔馬燧之鎮太原也。承鮑防之後。兵力衰單。燧募所役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居一年。開廣場。集兵三萬。威震北方。李抱真之鎮澤潞也。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旅刷剝。乃籍戶三丁。擇一。獨其征租。給弓矢。令開刀。得比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成。成卒二萬。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此方鎮之效也。要在得人。以任之。寬其衝動。以責成功。而誅賞廢置之柄。悉在朝廷。使無不運掉之患。至於軍政古者自五兩卒旅積。而至于二千五百人爲師。又積而至于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其將帥正長皆素具

國朝之制。惟以五十人爲一隊。五百人爲一指。揮而有故出師。始命將佐。取具臨時兵。將初不相識。今宜法古五人爲伍。中擇一人爲伍長。五伍爲甲。別選一人爲甲正。四甲爲隊。有隊將正副二人。五隊爲部。有部將正副二人。五部爲軍。有正副統制管節制。統制官有都統節制。都統有大帥。皆平時選定。閑居則閱習。有敢則出戰。非特兵將有以相識。而恩威足以相服。驅之行陣。益多益治。自崇觀以來。有功者賞。驗明敢明者罰。不及用命死敵者。以收身不對爲名。而無貽卹遇敵奔潰者。以轉山迷道爲辭。而反招收宜。置賞功司。凡士卒有功者。即時推賞。後有不實。坐所保將帥。而將之收卹。卒之逃潰者。必誅。臨陣死敵者。寬主將之罰。使必以賞告。而優贈恤之。庶幾士氣猶可作也。且祖宗嚴革軍逃亡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犯階級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離部伍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失主將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乃命京東東西路京西南北路河北東路承興軍路淮西江南兩浙東西路荆湖南北諸路。皆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爲安撫使。帶馬步軍都總管。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皆以武臣爲之副。許以便宜。

行軍馬事，辟置僚屬，依帥臣法，屯兵聚糧，皆有等差。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爲帥，副鈐轄都監各以兵從。正官願行者，聽轉運使一員隨一員留本路，而提刑彈壓本路盜賊，遇有盜賊，則量敵多寡，出兵會合以相應。援本路帥臣當職官措置兵馬，先就緒者，當優議施賞之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追而逃亡，死傷皆可周知。三省樞密院同置賞功司，籍以受功狀。三日不檢舉施行者，必罰受賂乞取者行軍法，許人告，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爲盜賊者誅其家屬。凡軍政申明約束及更改法制者數十條，皆勅榜通衢，後世徒見房琯以車戰敗，遂不復用，殊不知制禦突騎，非車不可，但當以革冒之，以備火攻。故古人兵車謂之革車者，所以防火也。臣在靖康間，駐軍河陽，制車簡易輕捷，數人可推，運行進退，旋轉曲折，皆如人意，每車用卒二十五人，行則爲行陣，止則爲營壘，平原可

以馳逐，險阻可以控扼，士卒有所依，而鐵騎不得以奔衝，其制甚精。凡造數百兩，散閱月餘，士卒皆習熟，會臣罷不果用。今宜頒其制於京東西，俱製造而教閱之，因繪圖進呈，有旨令御營司製造，閱習諸將皆以爲可用，乃頒降兩路，委提刑司總領之。嘉佑中，范仲淹請於河陽上流置戰艦水軍，習水戰，以備契丹深入。當時不從其議。至于靖康間，金人渡河，如入無大之境，蓋無水軍戰艦，以擊其渡西控扼之也。嘗曹操盛兵以臨江表，周瑜以舟師破之，赤壁而操修身不敢窺吳，有旨如所請，招置水軍，以操船渡波爲號。又命御營司幹辦公事楊觀復齋空名告身往江浙募人造船，餘路委提刑司措置總領，又奏上，旣於河北陝西京東西四路募兵，而軍器納御旗幟之類，經靖康之變，類多散失，內庫甲冑甚多，特大乞降指揮條具缺數，下諸路製造，於行在置司，取內庫甲改爲大小三等之制，及圖書式樣製造旗幟之屬，上皆可之。又詢訪陝西山東及諸路武臣材略可用者百餘人，乞召審察，以備將佐偏裨之用。有旨皆召赴行在，上乃命綱撰擬詔文進呈頒降，又具劄子，以謂艱難之際，賦人陝而周度廣，內自朝廷外至州縣監

司宜省冗員以節浮費上命中書條具乃詔省臺寺監官以繁簡相兼復開封府舊制減學官員額罷提舉常平司併歸提刑司罷兩浙福建市舶司併歸轉運司復募職曹官舊制非萬戶縣不置丞罷吏員三分之一又請以三省堂吏依祖宗法轉官不得過朝請大夫初陳乞出官止爲通判應前宰執子弟以恩數帶貼職及侍郎以上並罷宰執及見任官親待闕未有差遣京朝官以上俸錢並減三分之一有旨從之是時四方潰兵爲盜如祝靖薛廣克忠聞瑾王在之徒皆招安赴行在凡十餘人綱謂今日盜賊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光武用銅馬綠林下江之屬以定天下曹操亦用黃巾以破袁紹顧所以駕馭之者如何耳上命御營司差官每招安到一頭項卽先號令有元係良民願歸業及有營房兵卒願歸營者給券及公據還之遣去大半又擇其羸弱不勝兵者放散獨留強壯願充行陣立功者以新法團結每一羣差大小使臣克部隊將及擇有才力者爲統制官以統之而其頭領皆命以官於他統制下充准備將領及差遣之類於是無叛去者獨淮南劇賊杜用山東李昱丁順楊進皆擁衆數萬不可招而拱州之繁驛單

州之魚臺皆有潰兵數千人綱奏上曰方今朝廷外有大敵而盜賊乘間竊發擾吾郡縣其勢不先靖內寇則無以禦外侮宜分遣兵將討殄數處則餘者自服上乃命御營都統制王淵宰師討杜用都巡檢劉光世討拱州叛兵統制官喬仲福討李昱韓世忠討魚臺賊不旬月間皆斬杜用李昱獲甲馬寶貨不貲餘悉平殄丁順楊進乃就招撫司招安過河惟李孝忠者破襄陽擾京西湖非綱建議遣范瑒討之范瑒者在建康間爲統制官將兵河東頗宣力其後歸京師遣步軍指揮使京城破淵聖幸虜營留不遣有閤門宜營舍人吳革者私結禁衛欲劫虜營迎淵聖歸謀洩爲瑒所殺上卽位瑒不自安朝廷以其握兵爲降詔言節義所以責士大夫至于武臣卒伍當潤略之以責後效瑒尚反側至是綱奏遣之討賊使離都城瑒以朝廷委用之心乃安卒殺孝忠招安其餘以起行在一日與執政奏事便殿上出絹背心一宣諭曰道君自燕山密遣使臣賁來領中有親書八字曰便可卽真來救父母綱與執政皆泣涕奏曰此乃陛下受命于道君者宜藏之宗廟以示後世道君遠幸沙漠所望於陛下者如此臣敢不盡驚鈍措置邊事

以副陛下聖孝思慕之意。執政退。綱論及靖康間事。上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有至終夜不寢。而卒有播遷之禍。何也。綱奏曰。淵聖在東宮十餘年。令德聞於天下。及卽大位。憂勤恭儉。雖古之賢主。無以遠過。適當國步艱難之時。勤儉有餘。而英明不足。不能分別忠邪。群言紛至。爲小人所惑。故卒誤大事。人主之職。但能知人而任之。近君子而遠小人。雖不親細務。大功可成。不然。雖銜石程書。銜上傳餐。亦無益也。上以爲然。綱因論靖康之初。金人犯關。中國所以應之者。得策凡二。道君內禪一也。淵聖固守二也。使其後更得一策。中國可以無事。而和與戰兩者皆失之。遂至大故。而夷狄之患。至今爲梗。方金人初犯關。提兵不過六萬人。旣薄城下。累日攻擊。知都城堅而士卒奮勵。不可攻。則遣使厚有所邀求。而請和。臣獻策淵聖。以謂金人之所邀求者。有可許者。有不可許者。宜遣使者。往來款曲。與之商議。俟吾勤王之師旣集。然後與之約。其可與者許之。其不可與者堅執而勿許。則約易成。而和可久。當時不以爲然。一切許之。其後果不能如約。遂再入寇。此失其所以和也。勤王之師。集於都城四面者。三十餘萬。臣獻策淵聖。以謂兵

家忌分。宜使節制歸一。用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重兵與之相臨。而分兵收復畿邑。使無所得據。俟其困而擊之。一舉可破。當時不以爲然。置宣撫司。盡以勤王之兵屬之。故姚平仲得先期舉事。而朝廷懲劫寨小過。不復議兵。賊退又不肯邀擊。遂使金人有輕中國之心。而中國之勢日弱。此失其所以戰也。今日機會尤不可失。願陛下以靖康爲鑑。審處而決斷。以應之。庶幾可以成功。上曰。靖康之初。能守。而金人再來。遂不能守。何也。綱奏曰。金人初入寇。未知中國虛實。亦無必犯京關之意。特中國失備。無兵以禦之。故使得渡河。以至城下。而粘罕之兵亦失期不至。及其再來。兩路並進。遂有吞噬中原之心。此其不同者一也。靖康之初。賊至城下。不數日間。勤王之師已集。及其再來。賊已圍城。始以蠟書募天下兵。遂不及事。此其不同者二也。靖康初。賊寨於西北隅。而行營司出兵屯於城外要害之地。四方音問絡繹不絕。勤王之兵旣集。賊遂歛兵不敢復出。其後再來。朝廷自決水以渰浸京城西北。瀾漫數十里。而東南不屯一兵。使賊反得以據之。故城中音問不傳于外。而外兵亦不得以進。此其不同者三也。淵聖卽位之初。將士奮勵。用

命其後賞罰失當人心稍解體此其不同者四也金人圍城之初城中措處有敘號令嚴肅聞其後賊至造橋渡壕恬不加卹以十數人登城將士遂潰此其不同者五也臣在樞密院時措置起天下防秋之兵降詔書已累月及臣宣撫河北卽詔減罷大半蓋朝廷專恃和議以謂金人必不再來一切不爲之備故靖康之末不能守者勢不同而禍生於所忽也綱因奏上曰靖康間雖號爲通言路然臺諫官如李光燾公輔余應議論懷峭皆遠貶其實塞之也乃納劄子勸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

守司鞠治承華夫人李氏公事初張邦昌退歸府第出禁中李氏送之有語指斥乘輿上聞之命留守司同御藥院下內東門推治李氏款服且言邦昌居福寧殿李氏嘗以養女陳氏侍邦昌寢其後邦昌之婦入禁中乃留其親隨人而易以陳氏歸府第上震怒謂邦昌敢居宮禁寢殿姦私官人可見其情狀綱奏曰邦昌既敢僭竊位號此乃細故耳然上竟以此深罪邦昌有旨李氏決脊降配軍營務下民爲妻又宜論王時雍逼迫道君出郊之狀綱奏曰人臣不能仗節死義而不顧君父一至於此雖犬豕有所不若

夫

外人心未安。夫中原者。天下形勝根本也。一去中原。則人心搖。而形勢傾矣。臣嘗建巡幸之策。以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今縱未能行上策。猶當適襄鄧。示不去中原。以係天下之心。選任將帥。屯列軍馬。控扼要害。以折虜人之謀。使令冬無虞。車駕還關。天下之勢遂定。而近日外議皆謂陛下。幸東南。果如所言。天下之勢遂傾。難復振矣。上曰。但欲迎奉元祐太后。及津遣六官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等獨留中原。訓練將士。益兵聚馬。底都城可守。而金賊可殲矣。綱再拜贊上曰。陛下英斷如此。雖漢之高祖。光武。唐之

八續類纂

卷一百五十八

十一

太宗。不是過也。上乃命綱擬撰詔文。頒降榜之。兩京讀者皆感泣。後半月。上忽降手詔。欲巡幸東南。以避狄令三省樞密院條具。綱留之。因具劄子。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漢光武。唐肅宗是也。起於東南。則不足以復中原。而有西北。晉元帝是也。蓋天下之精兵健馬。皆出於西北。而中興之主。撥亂定功。以兵馬爲先。一失西北。則二者無自得之。形格勢禁。非特失地利而已。今惟南陽光武之所以興。西通關中。可召將士。南通荆湖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糧餉。北距三都。可遣救援。覽讀

駐蹕。自冬徂春。兩河措畫就緒。卽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上乃取運巡幸東南手詔。翌日再具劄子。援楚漢榮陽成皋間。曹操袁紹官渡事。論天下形勢甚詳。又與執政議於上前。綱曰。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但一去中原。勢難復還。失中原安。則東南安。失中原。則東南豈能必其無事。一失機會。形勢削弱。陛下既以降詔。獨留中原。奈何詔墨未乾。失大信于天下。上乃許幸南陽。以觀文殿學士范致虛知鄧州。奏以修治城池。繕葺官室。官府朝廷降鹽鈔錢帛。奏轉運使儲峙糧草。命運發司撥江湖綱運。由襄江通

八續類纂

卷一百五十八

十二

漕。命四川變轉輕貨。陸路自陝西。水路自歸峽。以入南陽。以發運使李祐爲隨行轉運使。將啓行。而潁善伯彥陰以巡幸東南之計動上意。其議頗傳於外。自是雖未嘗有改議巡幸之命。而上每批出改易。已行指揮。如批買馬。祇令每州買馬百匹。綱奏曰。元降買馬指揮。不立額數。祇令有馬及格尺者。依等第給價。買之。今若每州限以百匹。卽無馬去處。必須科配。却反成擾擾。及又批出募兵。改刺新軍。有官軍政綱奏曰。元降募兵指揮。許改刺者。祇謂潰散兵卒。無營房可歸者。卽非以見在營房兵卒。許之改刺。因以中書

元降旨進呈上意乃悟又批出翁彥國吳昉騷擾東南並落職與官觀令學士院降詔慰撫初綱每因奏事從容論治體及有所規諫雖苦言逆耳上皆嘉納至是奏陳當世急務擬進指揮多不降出綱固知諧想之言其入已深綱奏靖康間淵聖聽用唐恪而恪奸邪舞弊以御其君能得淵聖之心移易是非變亂白黑卒譖罷徐處仁吳玠而奪之相其後遂致禍敗方陛下勵精圖治枕戈嘗膽振起中興之功誠不願蹈覆車之轍也八月五日遷綱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而除潛善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既命兩相則潛

綱奏

元

善頤沮張所而罷傅亮綱以去就爭之遂定進退初張所既受招撫使之命建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卽渡河移司恩冀以所募兵內結陷虜兵民復懷衛澤三州解邢洛磁相中山之圍以圖收復真定既有期矣所尚留京師招集將佐措置錢糧而河北轉運使權北京留守張益謙奏招撫司豎擾不當置司北京且言所欲起北兵屯戍兵給用器甲爲非是緣置招撫司河北盜賊白晝殺人若不罷之專以其事委帥臣蓋潛善伯彥相與謀使益謙爲此奏以沮張所而惑上意也綱奏上曰張所畫一乞置司北京候

措置就緒日渡河今所尚留京師以招集將佐故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騷擾而言不當置司至于守兵器甲不可輟那當令招撫司具合用數申陳自朝廷給降可也朝廷以金人攻圍河北民無所歸聚爲賊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以解河北之急豈緣置司乃有盜賊今京東京西盜賊聚攻掠州縣豈亦招撫司所致耶方時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略益謙小臣乃敢非理公然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不懲之無以戒矣議而沮姦臣上乃令降旨招撫司依舊一置司北京就緒日疾速渡河不得抽摘守兵具合用

綱奏

辛

器甲申朝廷應副如招撫到河北兵民嚴行鈐束無令作過張益謙令分析以聞尚書省既割下矣樞密院復以益謙申狀將取上旨凡千餘言痛詆招撫司令河北行下州縣出榜後數日乃關過尚書省綱始見之乃以樞密院畫旨并尚書省元降指揮同將上進呈與伯彥爭於上前綱奏曰張益謙所奏皆細故情涉觀望尚書省已得旨行下而樞密院又別取旨痛訴皆之此何理也是不過沮抑張所耳朝廷以兵力不足而河北之事急故委張所以招撫因兵民盜賊之力以捍強敵而復故地今措置甫就終行且成

攻而沮抑之如此州縣將士知朝廷議論不同安肯協力并事功於垂成良可惜也伯彥無以對第云初不知尚書省已降指揮上乃令樞密院改正作依前降指揮施行初王璘傅亮既受命爲經制副使卽具畫一申朝廷以謂河東州縣多爲金人所陷沒至與陝西接連如河中解州亦爲所據與陝西相對以河爲界今經制司所得兵纔及萬人皆烏合之衆其間多招安盜賊又潰散之兵未經訓練拊循難以取勝乞於陝府置司訓練指置召募陝西正兵弓箭手之在民間不出者及將家子弟不旬月間可得二萬人

陝西正兵及弓箭手皆精兵以並其總兵常調不明皆藏於民間不出每應募者皆其家人也故漢亮欲厚資給以募之與正兵相爲表裏其勝可必且一皆一可以當百也

面結連河東山寨豪傑慶州縣可復卽復之可以渡河卽乘機進討以收復河陽河中解州沿河一帶據險要地兵衝漸議深入以復澤潞太原願當方面之寄有旨從之樞密院之在陝西者使召募西兵又命陝西京西轉運司悉力應副璘亮行纔十餘日樞密院復取旨令留守宗澤節制卽日過河亮申朝廷以與前議及元降指揮不同今欲卽令進河無不可者

河後 金人界分本司措置全未就緒卽過河後

何地可爲家計何處可以得糧烏合之衆使復爲金人之所潰散何自可以得兵亮等不足惜第恐有誤國事綱將上進呈奏曰河東今日之勢不同河北河非所失不過數郡其餘皆爲朝廷守王師渡河猶有駐泊得糧之處河東州縣大半陷沒沿河一帶自解州河中至河陽懷衛皆爲金人所據今經制軍旅未集遽違前議陝之渡河遂爲孤軍倘爲金人所覆不知朝廷何所更得將佐士卒當此一道而經略之古之將帥不從中御願且如前議盡將帥之智慮而責成俟其淹曠時月而無功則朝廷自有法以待之何

八編類集 後重六

必敵之若是之遠而潛善伯彥皆謂不使之亟渡河且失機會如亮等但欲逗留耳綱曰兵事不可遲度目下亦未見有機會可乘但當委任將帥使擇利而動耳今不卹其措置未辦集而敵之使渡河正所以爲賊餌不見其利也且亮等受命而行纔十餘日申明朝廷前後所降指揮不同乃將帥之職豈可便以爲逗留如趙克固堅執屯田之議不聞宣帝以爲罪也臣以謂不若只依前降指揮爲便又論潛善伯彥始極力以沮張所又極力以沮傅亮蓋招撫河北經制河東皆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力沮

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妄其職。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商議。而後行。不謂二人乃設心如此。如傅亮事理明白。願陛下虛心以觀之。則情狀自見。上曰。俟批出。只令依元降指揮於陝府置司。至翌日批出。乃云。傅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罷經制司。赴行在。蓋潛善密啓之也。綱留御批。將上奏。曰。臣昨日論傅亮事。已蒙宣諭。俟批出。依元降指揮。繼奉御批。乃罷亮經制使。不知上意所謂。上曰。亮既以兵少。不可渡河。不如且已。綱奏曰。臣論傅亮乞降指揮。非謂不使之渡河。緣亮肝乞于陝府置司。與

八編類纂

卷之五

至

金人對壘。募兵訓練。擇利過河。收復州縣。朝廷已從其請。今行未半月。遽改命。使宗澤節制。即令過河。臣謂不可者有三。事從中御。不盡將帥之慮。一也。軍旅未集。驅烏合之衆。渡河。即成孤軍。必爲金人之所潰。二也。軍潰之後。朝廷未有將佐士卒。可以當河東。一道之寄。三也。故臣以改命爲非。是當依前降指揮。以責成功。今乃緣臣爭論之故。併與經制司罷之。此必潛善等以私害公。陰有以熒惑聖聽。欲以沮臣使去耳。綱以御批納上前。曰。聖意欲罷傅亮。乞以御批付潛善施行。臣得乞骸骨歸田里。臣非敢輕爲去就。更

望陛下留神熟思之。使亮不罷。則臣何敢決去。因再拜榻前。上猶慰諭。相不須如此。綱既退。聞亮竟罷。乃入表劾求去。上曰。卿所爭事小。何須便爲去就。綱奏曰。人主之職。在論一宰相相之職。在薦人材。方今人材以將帥爲急。恐不可謂之小事。儻以爲小。臣以去就爭之。而天意必不可回。臣亦安敢不必去。今有疾病者。衆醫不能治。而求之於草澤。既至。必爲察色診脈。曰。病如此。宜服某藥。則愈。而左右衆醫沮之。使不得投藥。石則草澤之醫。亦將辭退。豈敢任責。又如大厦之將傾。而命都料匠以修之。必聽其擇材。以易棟

八編類纂

卷之五

至

楹。設木以事撐柱。持危扶顛。乃可復全。而衆工沮之。主人者不察。既不使之易棟楹。又撐柱之具。悉拔弃之。則都料匠亦將告去。何則。覆壓之虞。難任責也。方朝廷承平無事之時。宰相猶可尸祿備員。以冒寵榮。今艱難多故之秋。當惜分陰。人主以其相爲不足任。則當罷罷人臣。自度不能其任。則當去。臣自度終無以當陛下之委任。而副天下之責望。敢久居此妨賢路。裁翌日降麻。告廷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時八月十八日也。麻制中。乃以綱募兵買馬。勸民出財爲罪。又謂行遣僞命。臣僚爲報私怨。納御

批除日爲慢君命不責翁彥圖爲黨疵細戚爭議俾亮渡河爲沮格王師如此類千數事皆潛善密以付詞臣綱抵鎮江府聞辛道宗之兵變於秀州宿留不敢行者半月繼聞其掠毘陵焚丹陽遂以客舟由外江歸梁谿而言者再論麻制中所指以爲罪者又言綱傾家貲以犒叛卒爲緋巾數千頂與之遊第逐賊陰與之通有旨落職令鄂州居住自綱罷張所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皆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紹興二年除如澤州上言荆湖國之上流其地數千里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

八編類集

卷五十六

五十一

廷保有東南控馭西北如鼎澧岳鄂若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倘爲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而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議未及行而諫官徐俯劉裴劾綱罷爲提舉西京崇福宮四年冬金人及偽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謂偽齊悉兵南下境內必虛倘出其不意電發霆擊檣額昌以臨畿甸彼必震懼還抹王師追躡必勝之理此上策也若駐蹕江上號召上流之兵順流而下以助聲勢金鼓旌旗千里相望則敵人雖衆不敢南渡然後以重師進屯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俟彼屯歸徐謀攻討此

中策也萬一借親征之名爲順動之計使卒伍潰散控扼失守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則其患有不可測矣往歲金人利在侵掠又方時暑勢必還師朝廷因視以還定安集今偽齊導之而來勢不徒還必謀割讓羣民潰卒從而附之聲勢張荷或退避則無以爲善後之策望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之時韓世忠屢敗金人於淮楚間有旨督劉光世張浚統兵渡河車駕進發至江上勞軍五年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緩懷之方綱奏願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智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

八編類集

卷五十六

五十一

復赤縣神州陷於敵國爲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改而強敵猶得以潛逃爲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議者或謂敵馬旣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使倖非致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向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須之困苟不大修守備痛自料理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旣退當且保據一隅

以荷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秦師三伐晉。以報販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尤武破魏。晉既平隴。復望蜀。此皆以天下爲度。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載定禍亂。況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乎。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卽議攻討。乃爲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爲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强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主

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符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以來。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船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伺今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爲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則藩籬之勢盛。而無窮之利也。有守備矣。然後議攻戰之利。分資諸路。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

八編類集

卷五十六

主

會。則以弱爲强。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逆臣可誅。强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者。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建康自晉號帝王之宅。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六朝更都之。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爲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爲便。今者鑾輿未復舊都。莫若且於建康權宜駐蹕。願詔守臣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躬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蓋有城池。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壘。然後士卒可用。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一日忘宋。特制於强敵。陷於塗炭。而不能以自歸。天威震驚。必有結納來歸。願爲內應者。宜給之土田。予以爵賞。優加撫徯。許其自新。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莫不感悅。蓋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資。有英武敢爲之志。然自臨御。迄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圖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

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變。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夫用人如用藥。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乃可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不詳究其術業。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無補于病。徒加疾而已。大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舍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謀國。上下偷安。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臨此之出。今天啓宸衷。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

八編類集

卷五十六

表

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其效槩可親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不再來。使滅於奔命哉。臣惟自營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稀。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卽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太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平河東。皆躬御戎略。真宗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

則淮東西失矣。萬有一數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除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有旨。赴行在奏事。畢之官六年。綱至引對內殿。朝廷方銳意大舉。綱陛辭。言今日用兵之失者四。措置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時宋師與金人倚齊相持於淮泗者半年。綱奏兩兵相持。非出奇不足以取勝。願遣造驍將。自淮南約岳飛爲犄角夾擊之。大功可成。已而宋師屢捷。劉光世張俊楊沂中大破僞齊兵於淮肥之上。車駕退發幸建康。綱奏乞益飭戰

八編類集

卷五十六

表

守之具。修築沿淮城壘。且言願陛下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時車駕將幸平江。綱以爲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復具奏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皋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據雖兵弱。糧乏。苟或止其退避。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藩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駁。

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關心我退
彼進使賊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
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騷擾民從而附之
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轍復立朝廷於荆襄
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
避之猶爲有說今疆場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
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罰益
務固守而遠爲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
敗豈不重可惜哉八年王倫使北遣桐閣之上疏曰
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今倫之歸與
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署國號而曰江南
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爲陛下言之
金人毀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
我視彼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
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辭厚幣無所愛惜者以
二聖在其域爲親屈已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
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還返初不
得要領命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爲指而金使之來
乃以詔諭江南爲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
問朝廷而生後患不待語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

以知曲折然以愚志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
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
有赦令欲朝廷頒示州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
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
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
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九年除知
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曰臣迂疎無
周身之衝動致煩言今者罷自江西爲日未久又蒙
簡拔昇以帥權管漢文帝聞季布賢召之既而罷歸
曰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以一人之毀去臣臣恐
天下有以親陛下之淺深顧臣區區進退何足少多
然數年之間亟奮亟躋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
有係于國體詔以綱累奏不欲重違遂允其請次年
堯年五十八計聞上爲軫悼遣使賻贈撫問其家給
喪葬之費贈少師官其親族十人每宋使至燕山必
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遣人所畏服如此

陵顏季亨會通校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五十九

左編

臣類 刑臣

宋范宗尹

范宗尹字覺民襄陽鄧城人少篤學工文辭爲中書舍人遷御史中丞拜奉知政事呂頤浩罷相宗尹攝其位時諸盜據有州縣朝廷力不能制宗尹謂此皆烏合之衆急之則并死力以抗官軍未易禦也莫若折地以處之益有所歸則衆當懷土可以漸制乃奏言太祖收藩鎮之權天下無事百五十年可謂良法

人編類纂

卷五十九

臣類

一

然國家多難四方帥守單寡束手環視此法之弊今當稍復藩鎮之法裂河南江北數十州之地付以兵權俾蕃衛王室較之棄地夷狄豈不相遠上從其言授宗尹守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御營使時年三十近世宰相年少未有如宗尹者宗尹奏以京畿東西淮南湖北地並分爲鎮授諸將以鎮撫使爲名除茶鹽之利國計所係合歸朝廷依舊制官提舉他監司並罷財賦除納上供外並聽帥臣移用管內州縣官許辟置後通奏朝廷審授遇軍興聽從便宜其帥臣不因召擢更不除代如有捍寇之功當議特許世

契詔從之初擬世襲上曰若世襲恐太重當俟其保守無虞然後許之然李成孔彥彥丹桑仲輩起於群盜羅興劉位土豪李彥光郭仲威皆潰將又無總率統屬且不遣援不通餉故多不能守其地明堂軍思宗尹初建討論盛賞之議士大夫僥倖者爭非之秦檜自庸歸獨宗尹力薦其思宗尹始建此議檜力贊之至是上意堅及以此擠之上亦惡宗尹與辛企宗兄弟往來遂罷沲與求泰其罪狀落職未幾命知温州退居天台卒年三十七

宋朱勝非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臣類

二

朱勝非字藏一蔡州人上舍登第靖康元年爲東道副總督權應天府金人攻城勝非逃去會韓世忠部將楊進破敵勝非復還視事逾年詣濟州謁康王言南示爲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計王卽位而京建炎改元試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時方草創勝非憑鼓鼓草前辭氣嚴重如平時上疏言仁義者天下之大柄中國待之則外服而諸夏尊苟失其柄則不免四夷交侵之患國家與契丹結好百有餘年一旦乘其亂弱遠交金人爲夾攻計是中國失其柄而外侮所由招也陛下卽位宜宣明正始之道思其

合於仁義者行之不合者置之則可以攘卻四夷紹復大業上嘉之二年除尚書左丞時宰執蔭補多滋勝非奏舊制宰執子弟例不堂除只就銓注罷政不以罪然後推恩趙普子弟皆作武臣普再相長子授莊宅使范純仁再相子正平有父行竟死選調章惇子授及持皆高科並爲州縣幕職監當惟夏竦子安期累作邊帥授待制直學士王安石薦子雱爲崇政殿說書除待制然安期有才幹雱猶有學問至蔡京子六人孫四人鄭居中劉正夫子各二人余深王黼白時中蔡卞子各一人並列從班宣和末諫官疏謂

八編類纂

卷重九

三

常從竹馬之遊已造荷囊之列今不可以不戒遷中書侍郎三年上自鎮江南幸留勝非經理未幾命爲控扼使已而拜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故事命相進三官勝非特遷五官會王淵簽書樞密院事兼御營使都統制內侍復用事恣橫諸將不悅於是苗傅劉正彥斬淵及內侍康履作亂劫帝禪位勝非委曲區處上既援辟勝非曰臣昔遇義興當卽歿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乃乞罷政上問誰可代者勝非曰呂頤浩張浚問孰優曰頤浩練事而暴俊喜事而疎上曰浚太年少勝非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

此舉浚實主之御史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不報投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紹興二年呂頤浩力引其入薦都督江淮諸軍事拜右僕射平章事勝非再相奏淮北五事一謂國家屯兵二十萬月費二百萬緡鑑無變通必致坐困逆豫方行什一稅法聚以資虜若王師不出豫計得行今當浚江取彼所積以資邊圉淮南旣實民力自寬二謂逆豫招到淮北山寨及知名賊二十六人彼謂官軍不敢出逆賊能驟來耳宜分爲三軍聲言取徐郢而實取淮陽聲言趨京師而實取鹽蔡聲言入濱滄而實取

人編類纂

卷重十

四

青密使逆豫聞之必分兵拒守然後大軍出盧壽直構宋毫豫必成擒矣三慮虜賊併力南寇今虜使旣行未有要約不若先破豫兵去其一助四大軍一出所得金帛當明諭將帥悉以賞軍五淮北有土豪助順者就以爲守將俾自爲備則兵勢益張如此則不三二年中原可定上納之初諸將雖擁重兵而無分定路分故無所任責勝非始議分遣諸帥各據要害遂置公邊諸路公海制置司使與秦檜有隙檜得陞勝非廢居八年卒謚忠靖勝非張邦昌女婿也始邦昌僭位勝非嘗械其使及金人過江勝非請尊禮邦

昌錄其後以謝敵苗劉之變保護聖躬功居多既去
力薦張浚然李綱罷勝非受黃潛善風旨草制極言
其狂妄再相忌趙鼎罪宣撫川陝欲重使名以制吳
玠勝非曰元樞出使豈論此邪蓋因事出鼎而輕其
權人以此少之

宋呂願浩

呂願浩字元直齊州人進士第河北都轉運使伐
燕之役願浩以轉輸隨种師道至白溝既得燕山郭
榮師衆二萬契丹軍萬餘皆仰給縣官詔以願浩爲
燕山府路轉運使願浩奏聞邊極遠其勢難守雖窮
人編額募

卷五十九

五

力竭財無以善後又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願博議
久長之策徽宗怒命褫職貶官而領職如故尋復爲
金人入燕郭榮師劫願浩與蔡靖等以降敵退得歸
高宗卽位除知揚州車駕南幸願浩入見除戶部尚
書劉賊張遇衆數萬屯金山縱兵焚掠願浩單騎與
朝世忠造其壘說之以逆順遇黨釋甲隨進吏部尚
書建炎二年金人逼揚州車駕南渡鎮江召從臣問
士留願浩叩頭願且留此爲江北聲援不然敵乘勝
渡江事愈急矣諫官袁桷乞誅黃潛善等高宗不可
願浩曰本朝輔弼大臣縱有大罪止從貶竄願察此

言虧陛下好生之德乃出植知池州爲幸錢瑋拜江
淮兩浙置制使還屯京口金人去揚州改知江寧府
時苗傳劉正彥爲逆逼高宗避位願浩至江寧奉明
受改元詔赦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願浩曰是必有兵
爰其于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自望拯
救其肯遽遜位于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願浩卽
遣人寓書張浚曰明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浚亦謂
願浩有威望能斷大事書未報起兵狀願浩乃與楊
潛忠留屯以安人心且思苗傳等計窮挾帝歸廣德
八編額募

卷五十九

六

渡江成惟忠先爲控扼備俄有旨願浩赴院供職上
言今金人乘戰勝之威群盜有蜂起之勢與袁桷亂
事屬艱難豈容皇帝退享安逸請亟復明辟以圖恢
復遂以兵發江寧舉鞭督衆士皆感厲將至平江張
浚乘輕舟逆之相持而泣浚以人計卽丹中草檄進
韓世忠爲前軍張浚翼之劉光世爲游擊願浩浚總
中軍先世分軍殿後願浩發平江傳黨託旨請願浩
單騎入朝願浩奏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
傳等恐懼乃請高宗復辟師次秀州願浩勉勵諸將
曰今雖及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

名加我程義徐敬業可監也次臨平苗傳等拒戰順
浩被甲立水火出入行陣督世忠等破賊傅正彥引
兵遁順浩等以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以手加
額朱勝非罷相以順浩同平章事兼御營使車駕幸
建康聞金人復入召諸將問移蹕之地順浩曰金人
謀以陛下所至爲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
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上曰朕左右不可以無相
乃以韓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駕至平江聞杜
克敗績上謂輔臣曰克守江不利陳洋戰沒王瑛擁
兵南遁金國人馬必臨浙江追就事迫矣卿等意如
何

八編類纂

七

注

何呂順浩曰臣有一策今若車駕乘海舟以避狄既
登海舟之後虜騎必不能襲我浙江地熱虜亦不能
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上沉吟久之曰此事可行
庚午上遽回鑾呂順浩晚朝奏事上曰航海之事朕
昨日熟思之斷在必行卿等速尋船遂決策趨四明
已丑上幸定海縣御樓船晚朝二府登舟奏事參知
政事范宗尹曰虜騎雖百萬必不能追襲可以免禍
矣上曰惟斷乃成此事是也初建炎御營使本以行
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
預順浩在位尤顯恣趙鼎論其過四年移鼎爲翰林

學士鼎辭且攻順浩章十數上順浩求去除禮泉觀
使詔以順浩倡義勤王故從優禮焉奉化賊蔣璉乘
亂爲變劫順浩真中軍高宗以順浩故赦而招之尋
知池州順浩請兵五萬屯建康等處又請王瑛關師
古兵自領將之鎮而李成遣將馬進園江州乃駐軍
鄱陽會楊惟忠兵請與俱趨南康遣師古救江州賊
聚磨戰順浩惟忠失利師古敗奔洪州順浩乞濟師
討李成高宗曰順浩奮不顧身爲國討賊群臣所不
及但輕進其失也詔王瑛以萬人速往策應順浩復
軍左慈又得閩門舍人崔增之衆萬餘軍勢復振命
八編類纂

八

注

增增整賊敗之乘勝至江州則馬進已陷城矣朝廷
命張俊爲招討使俊既至遂敗馬進進遁成以餘衆
降劉豫順浩嘗陳天下大計當用一廣財力葺荆湖
兩路使通京西接陝右此天下左臂如京東諸州爲
叛臣所據正如國初河東且留以蔽虜諸路先定他
時併力圖之似未爲晚詔以淮南民未復業須威望
大臣措置以順浩兼宣撫領壽春府除廬和州無爲
軍招降趙延壽于分寧得其精銳五千分隸諸將張
琪自徽犯饒州有衆五萬時順浩自左慈莊師帳下
兵不滿萬人郡人皇駭順浩命其將閻阜姚端臣邦

鄂列陣以待琪犯軍，舉力戰，瑞邦弼兩軍夾擊，大破之。拜左僕射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二年，上自越州還，臨安時桑仲在襄陽，欲進取京城，乞朝廷舉兵爲聲援。願浩乃大議出師，而身自督軍北向高宗，諭願浩秦檜曰：願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蠶分職可也。二人同秉政，檜知願浩不爲公論所與，多引知名士爲助，欲傾之而擅朝權。高宗乃下詔以戒朋黨，除願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願浩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軍增趙廷壽二軍，從行。百官班送願浩，次常州，廷壽軍叛，劉光世殲其眾。父聞桑仲已死，遂不進，引疾求罷，詔還朝。以知紹興府朱勝非同都督諸軍事，願浩既還，欲傾秦檜，乃引勝非爲助。給事中胡安國論勝非必誤大計，勝非復知紹興府，尋以禮泉觀史兼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願浩特命檢正諸房文字黃龜年書行，安國以失職求去罷之。會上章乞留安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皆以論救安國罷。程瑀胡世將劉一止張壽林待聘樓煥亦坐論檜黨斥，臺省一空。遂罷檜，願浩獨秉政，屢請興師復中原，且謂人事天時，今皆可爲，何者？非自維揚之變，兵械十亡八九未幾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九

虜分三路入江，寇江浙，兵皆散而爲盜，自陛下專意軍政，揀汰其冗，備飭器甲，今張俊軍三萬有餘，裝甲萬副，刀鎗弓箭備韓世忠軍四萬，岳飛軍二萬三千，王燾軍一萬三千，雖不能如俊之軍，亦皆精銳。劉光世軍四萬，老弱頗衆，然選之亦可得其半。神武中軍楊沂中後軍陳思恭皆不下萬人，而御前忠統如崔增姚端張守忠等軍亦二萬。臣上考太祖之取天下，正兵不過十萬，況今有兵十六七萬，何憚不爲？臣願虜斷早定，命世忠俊與臣等共議決策北向。今世忠由宿潤，光世由徐曹以入，又於明州留海船三百隻，今范溫閻皋乘四月南風北去，徑取登萊，此數路皆有糧可因，不必調用。魏運大兵既集，豫必北走，所得諸郡就擇土豪爲守，虜舉兵來爭其地，則彼出我入，我出彼入，擾之數年，中原可復。況今之戰兵其精銳者皆中原之人，恐久而消磨，異時勢必難舉。此可爲深惜者也。及聞桑仲進兵，乃議大出師，身自將軍北向，且言近聞虜僞合兵以窺川陝，若於未來舉兵，必可牽制陝西之急。萬一王師遲豫，則彼必震恐，因令世忠自京入關，亦一奇也。又言自金人南牧，莫敢嬰其鋒，比年韓世忠張俊屢奏人有戰心，天將悔禍

又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又童子知其不能立國。願
磨斷早定。策北向時盜賊稍息。願浩等遣使循行
郡國。平獄訟。宣德意。李綱宣撫湖南。願浩言。綱縱暴
無善狀。請罷諸路宣撫之名。綱止。為安撫使。時李光
在江東。與願浩書。言綱有大節。四夷畏服。願浩稱光
結黨言者。因論光罷之。時方審量盜賊。願浩時有縱
舍。右司郎官王岡持不可。曰。公秉國鈞。不平為何。願
浩再秉政。凡二年。高宗以水旱地震。下詔罪已。求言。
願浩連章符算。高宗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
無不上聞。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五

上

御史中丞炳。殿中常同論其罪。遂罷。願浩提舉洞霄宮。
五年。詔問宰執以戰守方畧。願浩條十事以獻。除湖
南安撫。置制大使。兼知潭州。時郴衡桂陽盜起。願浩
遣人悉平之。帝在建康。除願浩知臨安府。行營留守。
八年。上駐蹕臨安。除知建康府。行營留守。願浩引疾
求去。除醴泉觀使。九年。金人歸河南地。高宗欲以願
浩往陝西。命中使召起行在。願浩以老病辭。且條陝
西利害。謂金人無故歸地。其必有意。召趣赴闕。既至。
以疾不能見。乃聽歸。未幾卒。謚忠穆。願浩有膽畧。善
鞍馬弓劍。當國步艱難之際。人倚之為重。自江東再

相胡安國以書勸其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為先。已
復思警為戒。願浩不能用。時軍用不足。願浩與朱勝
非。勸立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於。是郡邑多橫
賦。大為東南患云。

宋趙鼎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生四歲而孤。母樊教之。通
經史百家之書。登進士第。對策。斥章惇誤國。累官為
洛陽令。宰相吳敏知其能。擢為開封士曹。金人陷太
原。朝廷議割三鎮地。鼎曰。祖宗之地。不可以與人。何
容議已。而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五

上

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即位。除樞戶
部員外郎。知樞密院。張浚薦之。除司勳郎官。上幸建
康。詔條具防秋事宜。鼎言宜以六官所止為行宮。車
駕所止為行在。擇精兵以備儀衛。其餘兵將分布江
淮。使敵莫測。巡幸之定。所上納之。又雨。詔求闕政。鼎
言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
闕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鼓虛無
之學。敗壞人材。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
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
配享廟庭。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於此。上為

罷安石配享遷殿中侍御史劉光世部將王德擅殺韓世忠之將而世忠亦率師曲奪建康守府罷鼎言德總兵在外專殺無忌此而不治孰不可爲命鼎鞠德鼎又請下詔切責世忠而指取其將吏付有司治罪諸將肅然拜御史中丞言經管中原當自關中始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爲行關而屯重兵於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管大業計無出此韓世忠敗金人于黃天蕩宰相呂頤浩請上幸

編類集

卷重光

主

浙西下詔親征鼎以爲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已敗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待臺臣之意而宰相挾挫沮言官之威堅卧不出疏頤浩過失凡千言上罷頤浩趙鼎復爲中丞謂鼎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於卿見之除簽書樞密院事金人攻楚州鼎奏遣張俊往援之俊不行山陽遂陷金人留淮上范宗尹奏敵未必能再渡鼎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三省常以敵退爲陛下授人才修政事密院常虞敵至爲陛下申軍律治甲兵即

兩得之上曰卿等如此朕復何憂除知洪州京西招撫使李橫欲用兵復東京鼎言橫烏合之衆不能當敵恐遂失襄陽已而橫戰不和又食盡棄城走襄陽竟陷召拜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上問岳飛可使否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飛出師竟復襄陽失勝非兼知樞密院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今參政通知由是爲勝非所忌除鼎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鼎辭以非水上曰四川金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時吳玠爲宣撫副使鼎奏言臣與玠同事或節制之邪上乃

編類集

卷重光

高

改鼎都督川陝諸軍事鼎所脩奏勝非多沮抑之鼎上疏言頃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今臣無浚之功而當其任遠去朝廷其能免於紛紛乎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賞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待宸衷所陳已艱難況在萬里之外平時人士皆惜其去臺諫有留行者會邊報咨至鼎每陳用兵大計及朝辭上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卿九月拜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時

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鼎論戰禦之計。諸將各異議。獨張浚以爲當進。討鼎是其言。有勸上他幸者。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上亦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鼎。鼎喜曰。累年退社。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於是詔張浚以所部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方警報交馳。劉光世遣人報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他人任患。世忠亦謂人曰。趙丞相真敢爲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來問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及提音日至。車駕至平江。下詔聲逆。豫之罪欲自將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於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邪。帝爲止不行。未幾。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張浚又奏。鼎言浚可大任。乃召除知樞密院。命浚往江上視師。時敵兵久駐淮南。知南兵有備。漸謀北歸。鼎知金人無能爲矣。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用命。皆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上問鼎曰。金人

人編類纂

卷五十九

五

傾國來攻。衆皆恟懼。公獨言不足畏。何耶。鼎曰。敵衆雖盛。然以謀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矣。以是知其不足畏也。上嘗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社稷之幸也。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群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呂頤浩等議攻戰備禦措置緩懷之方。五年。上還臨安。制以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劉豫遣子麟倪分路入寇。時張浚屯盱眙。楊沂中屯泗。韓世忠屯楚岳。飛駐鄂。劉光世駐廬。沿江上下無兵。上與鼎以爲安。鼎移書浚欲令浚與沂中合兵。勦敵

人編類纂

卷五十九

非

因呂祉離間遂爾廢異今遂成功當使展盡底蘊
半留臣當去上曰俟浚歸議之浚嘗奏乞幸建康而
非與折彥質請回驛臨安暨浚還乞乘勝攻河南且
罷劉光世軍政雖言擒豫亦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
人不內侵乎光世累世爲將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
安浚滋不悅鼎知紹興府七年上幸建康罷劉光世
以王德爲都統制鄺瓊副之並聽參謀兵部尚書呂
祖師制瓊與德有宿怨訴于祉不得直祉以全軍
降僞齊浚引咎去位召鼎入對拜尚書左僕射上曰
淮內之報初至執政奏事皆失措惟朕不爲動鼎曰
八編類纂 卷重光 七
今見將尤須靜以待之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臺
諫父論淮西無備鼎曰行朝擁兵十萬敵騎直來自
足抗之該有他虞鼎身任其責淮西迄無警鼎常乞
降詔安撫淮西上曰俟行遣張浚浚當下罪已之詔
鼎言浚已落職上曰浚罪當速寬鼎奏浚母老且有
勤王功上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置領
南鼎留不下詰旦約同列抹斛上怒殊未釋鼎力懇
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當因一
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敢復言者此事自
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乃解以散官分司居永

州鼎既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鼎聞之曰今日之事
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砭必傷元氣矣金
人廢劉豫鼎遣間招河南守將壽寧陳蔡之間往往
舉城或率曲部來歸得精兵萬餘馬數千知廬州劉
錡亦奏言淮北數百里備禦虛空今得此軍可無
患矣金人遣使議和朝論以爲不可信上怒鼎曰陛
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已請和不憚爲之
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群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不可
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
八編類纂 卷重光 八
爲之但得梓宮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憾焉上從
其言群議遂息戶部侍郎向子諲入見論京都舊事
頗及矜玩起居郎潘良貴故善子諲聞其言甚怒既
而子諲奏他事及覆良貴良貴徑至榻前厲聲叱之
曰子諲不宜以無益之談煩聖聽子諲欲退上謂
良貴曰是朕問之也又論子諲終語子諲復語久不
止良貴叱之退者再上色變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
言良貴無罪願許子諲補外上併怒同張九成言士
大夫所以希子諲者以其能眷眷於善類今以子諲
故逐柱史又逐中司非所以愛子諲也上意頗解批

餘同同言不已。於是二人俱罷。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譴出二佳士。不書黃。上怒。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上曰。與諸人善。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於鼎矣。秦檜繼留身奏事。既出。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先是貴州防禦使瑗。在官中。上嘗以語宰執曰。此子天姿特異。儼如成人。朕親自教之讀書。性甚強記。至是。鼎得旨。造書院於行宮門。以爲資善堂。欲令就學。上曰。朕年二十九。未有子。然國朝自有仁宗故事。今未封王。止令建節。封國公。自合宜。以朕所見。此事易行。而前代帝王多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九

以爲難。鼎曰。自古帝王以爲難。而陛下行之甚易。此所以莫可及也。上曰。藝祖創業至勤。朕取子字行。下子。鞠於宮中。庶仰慰祖宗在天之靈。孟庾曰。陛下念藝祖創業。而聖慮及此。帝王所難之事也。遂加保護軍節度。封建國公。一日上語鼎曰。欲令瑗出關。還官教之。且就禁中置學館。便建資善堂。庶幾正當所差。官亦有名。仍一依皇子建節除國公。鼎乃與同列議。范冲朱震爲翊善。朝論以二人爲極天下之選。上亦嘗謂鼎曰。前日臺諫因對語及資善之建。皆曰。朱震范冲。天生此二人。爲今日善資之用。可謂得人矣。

及是御筆防禦使瑗。建節除國公。執政聚議。副樞王庶大言曰。並后匹嫡。古以爲戒。鼎謂檜曰。鼎前負殿昧之謫。今不奏。須公開陳。檜無語。翌日鼎奏曰。今建國在上。兄弟之間。恩數宜少異。又曰。建國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有子矣。以前後恩數並同。皇子。又昨幸平江。及謁太廟。兩令建國扈蹕。國人見者。資嗟歎。息此社稷大計。蒼生之福也。至於外間稱呼之語。陛下豈不聞之。臣身爲上相。義當竭忠以報陛下。在今日禮數。不得不異。蓋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上曰。始徐之檜後留身。不知所云。鼎皆闕和議。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十

與檜意不合。及鼎以爭。據封國事。拂上意。檜乘間擠鼎。又爲滿按爲侍御史。振本鼎所引。及入臺。劾叅知政事劉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就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之擊臣。乃趙相意。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上聞。益疑鼎引疾求免。言大中正持正論。爲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正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出知紹興府。檜率執政往餞。其行。鼎不爲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先是王倫使金。從鼎受使指。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

大河爲界，二者使事之大者，或不從，則已。僞受命而行，至是倫與金使俱來，以撫諭江南爲名，上歎息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邪？」初，軍駕還臨安，內侍移竹栽入內，鼎見責之曰：「良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歸前轍，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有戶部官進錢入官者，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問上曰：「某人獻錢邪？」上曰：「朕求之也。」鼎曰：「某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出其人。」吳郡鴻賓薦胡寅，魏缸姜敦復潘良貴呂本中張致遠數十人，分布朝列，登再相，奏曰：「今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陛下能用之乎？」始賢長惡，如趙鼎胡氏將周秘陳公輔之徒，陛下能去之乎？」上爲徙世將，而公輔等尋補外，上嘗中批二人付廟堂，升擢，鼎奏疎遠小臣，陛下何由得其姓名？上謂常同實稱之，鼎曰：「同知其賢，何不露章薦引？」始浚薦蔡檜可與共大事，鼎再相，亦以爲言，然檜機穽深險，外和而中異，浚初求去，有旨召鼎，鼎至，越巧祠檜惡其逼已，徙知泉州，又諷謝祖信論鼎嘗受張邦昌僞命，遂奪節，御史中丞王次翁論鼎治郡廢弛，命提舉洞霄宮，自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諷次翁又論其嘗受僞命，乾沒都督府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錢十七萬緡，謫官若興化軍，論者猶不已。移漳州，又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朝事不掛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賄，屬潮守故放編置人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儒強猶昔，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賄饋膠漆，檜知之，令本軍月具存亡申賜，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時紹興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吉歸葬，孝宗卽位，謚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高宗附廟，以鼎配享廟庭，擢用其孫十有二人。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鼎以獨員兼總前此兵政悉隸御營使司，事權既分，又再經大變，文移紛亂，鼎檢故事，舉行以正西府之體，虜攻揚州，楚州勢亦危，鎮撫使趙立遣人告急，樞密院鼎欲遣張使往救之，俊曰：「虜方齊師，變難善兵，其鋒不可當，立孤壘危在旦夕，若以兵委之，併亡無

益鼎曰楚當虜衝所以蔽兩淮若委而不救則失諸鎮之心使曰救之誠是但兩渡以來邦本未固而宿衛寡人心易搖此行失利何以善後甯曰江東新造全藉兩淮若失楚則大事去矣是舉也不惟救垂亡之城且使諸將殫力不爲養寇自封之計若使憚行臣願與之偕往可詔岳飛掩擊虜寇義陽京西安撫使李橫以食盡棄城遁欲奔荆南以俟朝命其屬趙棄疾聞大欽等勸使歸朝待罪橫曰我以烏合之衆所至自謀衣食人皆指爲賊萬一諸郡不見納奈何二人曰我亦官軍也何至是旣而鄂帥劉洪道果拒

八編類纂

卷百九

五

鼎之策遠矣虜於滁上造舟有渡江之意禹密陳今日之舉雖天人咸助然自古用兵不能保其必勝計當先定事至卽應之庶不倉卒萬一虜入渡江陛下當親總衛士趨常潤督諸將乘其未集併力血戰未必不勝或遇不住則由他道復歸臨安堅守矣江虜亦安能深入臣與張浚分糾諸將或腰襲或尾襲各據地利時出援之必不使之自肆如前日也惟不可聞渡江便退卽諸將各自爲謀天下事不再集矣殿帥劉錫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見甯曰探報如此駕真須動甯曰偽虜已渡方遣二君率兵趨常潤併力

八編類纂

卷百九

五

之廣大怒欲殺二人皆呼曰江西帥趙鼎密可歸也橫猶未入而甯已遣米舟至其衆遂安甯復以銀犒橫之衆且檄黃州守鮑貽遜迎勞于境橫大喜鼎自入參與將論防秋大計獨張浚曰避當何之惟向前一步庶可脫當列天下兵守平江却徐爲之甯曰公言避非策是也以天下兵守一州之地非也公但堅臥前之議足矣蓋鼎陰有所處故每日留身必陳用兵大計上意已悟又使浚密爲之助至是決意親征留鼎不遣入蜀以甯久有此議故也甯以俊爲助者乃寇準約高瑔之意蓋統兵官不與同謀必參差則

一戰以決存亡更無他術錫等同聲曰相公可謂大膽甯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二君隨駕之親兵也緩急正賴爲用豈可先出此言錫等慚懼而退朝論謂甯勸上親征固難而此時不動尤爲難也初劉豫入寇甯當國請高宗親征行次姑蘇喻樛謂甯曰相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乎亦賭衫一擲也甯曰利鈍亦安能必事成則幸不成則死之爾樛曰金若直全萬一蹉跌退將安託要須留後門則庶幾進退有據甯曰誠有之則甚善計將安出樛曰張樞密任福唐若除閩浙江淮宣撫使則命到之日便有官府軍旅錢穀

彼之來路。卽我之後門也。甦大以爲然。於是張浚復用甦。嘗曰。用人所以立國。吾豈敢久居相位。至於立國規模。則當爲遠計也。於是。以政事之先後。及人材所當召用者。密條而置座右。一一奏稟。以次行之。甦謙冲待士。犯顏敢諫。凡內降恩澤。多奏格不行。號爲賢相。然深喜程頤之學。朝士翕然嚮之。時有言。今托伊川門人者。却皆進用。如選人。何廬驗榜。眞其人也。乃不見知。是月。甦始薦樞政。宜除正字。詔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中書舍人王居正。行也。樞以此頗爲衆所嫉。胡安國亦師頤者也。聞之。謂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五

西洛淵源。古人大體。雖其高弟游酢。楊時。謝良佐。諸人尚難言之。而兄樞邪。乃敢託于詞命。以妄褒借。識者愛之。居正未幾。遷兵侍。于是有伊川三鬼之目。以甦爲尊鬼。居正爲強鬼。言其多忿也。故工部侍郎楊時爲遠鬼。言其身必而道猶行也。旣而正字張嶠。遂以元祐中五鬼配之。詔奉政沈與求。孟庶。並兼樞密院。甦曰。仁宗時。陝西用兵。宰臣兼樞密臣旣以宰相兼治院事。而奉知政事之臣。並令兼權。則事體歸一。無前人所調。審院調兵。而三省不知。三省財竭。而審院用兵不止者也。上曰。往時三省審院不同班進。上

是以事多不相關白。然朝廷論議。豈有帷幄一二大臣不與聞者。又曰。范溫帶來京東民兵較所給春秋。特支衣絹一匹。昨日令中書引見。頗有藍縷者。朕出內帑絹二千匹。賜之。甦等曰。陛下內帑物。非承平時比。每推以賜將士。此盛德也。上曰。朕宮中未嘗妄費。雖內帑所有不多。專用以激勸將士而已。嘗田官王弗。候封。上望見之。謂宰執曰。當詳論弗。令竭力久任。若一二年間。營田就緒。庶可少寬民力。朕在會稽。嘗書趙克國傳。以賜諸將。若早得數年。今已獲其利。則曰。爲國根本之計。莫大於此。上曰。然弗旣封。乞江淮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五

守令。皆久任。上又謂宰執曰。朕昔爲元帥時。嘗見州縣官。說在官者以三年。猶且一年立威信。一年守規矩。三年則務收人情。爲去計矣。況今以二年爲任乎。雖有緝治之心。蓋亦無暇日矣。弗所論甚當。宜舉行之。上謂宰執曰。馮益頗與外事。沒不可長令與宮觀。日下出門。於是甦等再三。賀上威斷。上曰。朕待此曹。未嘗不盡恩意。然纔聞過失。亦不少貸也。先是。劉豫揭榜山東。妄言益遣人收買飛鵠。因有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得而上之。張浚請斬益以釋諒。上未許。甦曰。益事誠曖昧。然疑似間有關國體。若朝廷畧不加

罰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始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浚意未快甞曰自古欲去小人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群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但見奪職責輕必不致力營救而幸其去位必以次規進安肯容其復入邪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人其輩愈固而不可破矣浚乃服馮康國之補外甞奏自浚罷黜蜀中士大夫皆不自安今留行在所幾十餘人往往一時逃選臣恐幸諫以浚里黨或有論列上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五

曰朝廷用人止當論才不才項臺諫好以朋黨罪士大夫如罷一宰相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此乃朝廷使之爲朋黨非所以愛惜人才而厚風俗也甞等頓首謝甞上重修哲宗實錄以書成加特進呂本中草制有曰謂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謂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而去非惟爾一心與予同德檜以爲破和議深恨之詔修徽宗實錄以甞兼提舉興奏曰先帝以仁厚之德涵養天下幾三十年矣其間法令有未盡者皆出於群臣貪功冒賞之私而有司壅于上聞非先帝本意也劉大中宣和初知如皋

縣時有旨卽隱者徐神翁所居建爲觀而觀基包士民墳墓甚衆大中顧有司不能決乃具圖中省且東裝待罪洎取旨先帝愕然曰豈可發民墳墓卽詔移之別地此群臣之罪蔡京爲之首也上深然之以至泣下甞又曰宗觀之失不歸之蔡京使何人任責今士大夫力主京者皆厚私恩而薄祖宗之仁也願陛下深察之上謂宰執曰朕思安民之道無過擇監司郡守可令侍從官公舉仍不限員數中書置籍朕亦書之屏風置諸左右已差下不在職無他過者與自陳官觀公議亦必以爲是也甞曰陛下不忘百姓如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五

此上又曰賊吏一身取錢爾終吏爲一州一縣之吏取錢其害民甚于賊吏也甞曰聖諭曲盡其理秦檜曰向令侍從舉知縣而有互舉其子者其子又皆不肯貪贓上曰有從朕之所取信也而欺如此朕當時若知當竄之嶺表卿等可論諸侍從須妙選可爲若使實惠及民他日朕當賞其知人甞等曰謹奉聖訓中丞唐大方論甞移吉陽軍時甞子汾乞侍行甞不忍使之以無罪而俱必瘴地手札付之曰紹聖初呂微仲謫嶺南惟一子景山愛之不令同行而景山堅欲去不可却既至虔將過嶺呂顧其子泣曰吾老矣

罪如此萬死何恤汝何罪欲飲必瘴鄉邪我不若先
飲使汝護喪而歸吾猶有後遂縱飲而飲吾不令汝
侍行亦呂之意微仲大防字也汾護喪歸葬于衛州
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平時與卿有簡牘往來至
是又携酒會葬意可爲奇貨乃遣兵官下縣同縣尉
蘇蒙之以搜私釀爲名馳往掩取復疑蒙之漏言潛
戒左右伺察之蒙之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審以告
分趣令盡焚篋中書及弓刀之屬比官兵至一無所
得卿之家賴以紓禍總領一司乃卿所置當時之意
其重蓋緣偉世忠岳飛統兵權重方欲置副貳又恐
敵其疑故特置此一司以總制財賦爲名耶專切報
發御前兵馬文字蓋欲陰察之也

白馬野史

卷之五

元

入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

左編

臣類

附

宋張浚 中興

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中進士第。靖康初爲太常主簿。張邦昌僭立。逃入太學。中聞高宗卽位。馳赴府京。除殿中侍御史。駕幸東南。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浚奏奪世忠觀察使。上下始知有國法。時乘輿在揚州。浚言中原天下之根本。願下詔。遣東京關陝襄鄧以待巡幸。帝幸相意。除知興元府。未行。建炎三年春。金人南侵。車駕幸錢塘。留朱勝非於吳門捍禦。以浚同節制軍馬。已而勝非召浚獨留。時潰兵數萬。所至剽掠。浚招集甫定。會苗傅劉正彥作亂。收元赦書。至平江。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宜未。幾傳等以檄來。浚勸哭召東野及提點刑獄趙哲。謀起兵討賊。時傳等以承宣使張俊爲秦鳳路總管。俊將萬人還。將卸兵而西。浚知上遇俊厚而俊純實可謀。大事急。邀俊握手語。故相持而泣。因告以將起兵。問罪。時呂頤浩節制建業。劉光世領兵鎮江。浚遣人賁蠟書約頤浩。光世以兵來會。而命俊分兵扼吳江。

上疏請復辟。傳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欲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讐。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舟師抵常熟。張俊曰。世忠來事濟矣。白浚以書招之。世忠至。對浚慟哭曰。世忠與俊請以身任之。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舉。孰順孰逆。衆皆曰。賊逆我順。浚曰。聞賊以重賞賄吾首。若浚此舉違天忤人。汝等可反。衆曰。不然。一有違縮。悉以軍去。後事果成。感憤。於是令世忠以兵赴闕。而戒其急趨秀州。據糧道。以埃大軍之至。世忠至秀。即大治戰具。會傳等以書招浚。浚報云。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傳等得書恐。乃遣重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責柳州安置。俊世忠拒不受。會呂頤浩劉光世兵踵至。浚乃聲傳正彥罪。傳檄中外。率諸軍繼進。初浚遣客馮轡以計策往說傳等。會大軍且至。傳正彥愛恐不知所出。轡知其可動。卽以大義白宰相朱勝非。使率百官請復辟。高宗御筆除浚知樞密院事。浚進次臨平。賊兵畏

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傳正彥脫遁，浚與順浩等入見，伏地涕泣，待罪。高宗問勞，再三曰：「曩在唐聖兩宮，隔紀一日，啜羹小黃門，忽傳太后之命，不得已。貶卿柳州，朕不覺羹覆于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留浚引入內殿，曰：『皇太后知卿忠義，欲識卿面。』適垂簾見卿過庭矣。解所服玉帶以賜。高宗欲相浚，浚以晚進，不敢當。傳正彥走閩中，浚命世忠追縛之，以獻。與其黨皆伏誅。初，浚次秀州，嘗夜坐，望備甚嚴，忽有客主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傳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二

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翌日斬死囚，徇衆曰：『此苗劉刺客也。』私議其狀貌物色之，終不遇。云浚謂中與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取蜀，則東南不可保，遂憚慨請行。詔以浚爲川陝宣撫使，得便宜黜陟。高宗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復以張浚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鼓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

春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議既定。浚行未及武昌，而順浩變，初議浚既抵興元，金人已取鄆，延驍將妻宿半董引大兵渡渭，攻永興，諸將莫肯相援。浚至，即出行關陝，訪問風俗，罷斥奸賊，以挫撥豪傑爲无務。諸將惕息聽命。會謀報金人將攻東南，浚命諸將整軍向敵，已而金人大攻江淮，浚即治軍入衛。至房州，知金人北歸，復還關陝，時金帥兀本猶在淮西，浚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遂決策治兵合五路之師以復，永興金人大恐，急調兀本等由京西入援，大戰於富平。初，浚以御營司提舉曲端屬挫虜，欲仗其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威聲，乃承制拜爲威武大將軍，本司都統制。浚雖重用端，然以入言浸潤，不能無疑，乃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謂端曰：『今兵合財備，婁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今反爲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獲，彼不得耕獲，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弊，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白浚，浚不以爲然。及兀本留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曰：『平原曠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後十

年乃可。浚積前疑遂罷端兵柄。萬安軍安置。秋七月，浚遣兵復陝西州軍。趙哲復鄆州。吳玠復永興軍。其餘州縣多迎降。八月，浚聞兀朮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畧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十一萬疋，以錫爲統帥，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園與洋，以固根本。敵人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爲。」是爾，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

昌言集

卷之六

三

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于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沮澤，敵有斥其人，用其謀，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妻室引兵驟至，浚乃詐立前軍都統曲端旗以懼虜。妻室曰：「聞曲將軍已得罪，必給我也。」遂與崇囊土籍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衆。會環慶師趙哲擅離所部，哲軍將校望見塵起，驚遁。諸軍皆潰，浚斬哲以徇。自邠州退保興州，又奔閬州。時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

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州全盛，敵欲人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接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假處夢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爾。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請，即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軍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命

人編類集

卷之六

六

吳玠采兵拒險於鳳翔之和尚原，大散關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兵於岷州。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於是五路悉陷，浚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免，紹興元年，金將烏魯攻和尚原，吳玠乘險擊之，金人大敗走。兀朮復合兵至玠，玠復邀擊，大破之。兀朮僅以身免，亟募其鬚，歸始粘罕病篤，語諸將曰：「自吾入中國，未嘗有放擄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抗，我在猶不能取蜀，我死爾曹宜絕意，但務自保而已。」兀朮怒曰：「是謂我不能也。」粘罕死，竟入攻，果敗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

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都轉運使擢吳玠爲大將守鳳翔子羽慷慨有才畧聞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日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案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將軍曲端者建炎中嘗追逐帥臣王庶而奪其印吳玠敗於彭原訴端不整師富平之役端議不合其腹心張忠彥等降敵浚初超用端已而罷其兵柄浚旣敗於富平乃思端言召還稍復其官徙朗州將復用之吳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於公王庶又從而間之玠復書曲端謀反於手以示浚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

七

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於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深憾之及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謂之曰吾其死矣隨至命獄吏繫維端以紙糊其口燭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以端累立大功死非其罪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會有言浚殺趙哲曲端無辜而任子羽開玠非是朝廷疑之三年遣王似嗣浚浚聞王似來求解兵柄且奏似不可任宰相呂頤浩不悅而朱勝非以宿憾日毀短浚詔浚赴行在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居福州浚旣

去國慮全人經川陝之兵必將併力寇東南而朝廷已議請解乃上疏極言其狀未幾劉豫之子麟果引金人入攻高宗思浚前言策免朱勝非而參知政事趙鼎請幸平江乃召浚入見高宗手詔辯浚前誣除知樞密院事浚旣受命卽日赴江上視師時兀朮擁兵十萬於揚州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旣部分諸將身留鎮江節度之世忠遣麾下王愈詣兀朮約戰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敗嶺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夕遁五年除尚書右僕射都督諸路軍馬趙鼎除左僕射浚與鼎同志輔治務在塞倖門抑近習相得甚歡人知其將並相史館校勘喻樗獨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密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將背戾矣時巨寇楊么據洞庭屢攻不克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據上流恐滋蔓爲害請因盛夏乘其怠討之具奏請行至醴陵釋邑因數百皆揚么謀者給以文書俾招諭諸砦四驩呼而往至潭賊衆二十餘萬相繼來降湖寇盡平上賜浚書謂上流旣定則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

八

川陝荆襄形勢接連，事力增倍。天其以中興之功付卿乎？浚遂奏遣岳飛屯荊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大會諸將議防秋之宜。高宗遣使賜詔趣歸，勞問之曰：「卿署行甚勞，湖湘群寇既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浚以敵勢未衰而叛臣劉豫復據中原，爲謀巨測，奏請親行邊塞，分命諸將以觀機會。上乃令浚往視師，浚即張榜聲豫僭逆之罪，時韓世忠駐軍承楚，劉光世屯太平州，張俊屯建康府，而岳飛在鄂州。朝論以爲邊防未備，空闕之處尚多，浚獨謂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綏遠間則楚不敢越境而西。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

九

蓋大兵在前，雖有他岐捷徑，敵人畏我之議其後，不敢踰越而深入。故太原未陷，則粘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爾。不然，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可安乎？上深以爲然，因命韓世忠據承楚以圖淮陽，命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命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命楊沂中領精兵爲後翼，以佐俊。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浚渡江，徧撫淮上諸戍，時張俊軍進屯，肝胎岳飛遣兵入至蔡州，浚入覲力請幸建康，謀報劉豫與子猗挾金人入攻，浚奏金人不敢悉衆而來，此必豫兵也。於是豫僉鄉兵三十萬人寇麟牟中略。

兵由壽春以犯合肥，倪率東路兵由荊山以犯定遠，孔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邊遽不一，俊光世皆張大敵勢，浚諸賊豫以逆犯順，不勦除，何以爲國？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且命楊沂中往屯濠州，劉麟通合肥，張俊請益兵，劉光世欲還師，趙鼎及簽書折彥質欲召飛兵東下，御書付浚，令浚光世沂中等保江。浚奏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復何所恃乎？詔書從之。沂中兵抵濠州，大世舍廬州而南，淮西洶動，浚疾馳至采石，令其衆曰：「有一人渡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

十

中接，劉猗攻沂中，沂中大破之。猗麟皆拔柵遁，孔彥舟亦解兵而去。北方大恐，先是劉豫聞張浚會諸將於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侵，後乞師救援。金主亶召諸將相議，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其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勝，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災。況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於江上矣。奈何？」許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變。及豫敗，金人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高宗手書嘉獎，召浚還勞之，仍令浚具上都督。

府隄行官吏軍兵推賞浚言賞或濫加則將士解體
遂惟保奏有功者時趙鼎等議回蹕臨安浚奏天下
之事不倡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
今六飛一還人心解體高宗幡然從浚計鼎出知紹
興府七年乘輿發平江至建康浚總中外之政幾事
叢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讐耻之大反復再三
上未嘗不咨涕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浚奏
罷光世以其兵屬督府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往廬
州節制且以王德爲都統制鄒瑗副之瑗與靳襄皆
故群盜與王德素不相能德威聲素著軍中號爲王

人編類集

卷百平

十一

夜父都承旨張宗元深以爲不可謂浚曰瑗等畏德
如虎今乃使臨其上是速其叛也浚不以爲然復謀
之岳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制而命
呂祉爲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瑗素不相下
一旦使握之在上勢所必爭呂尚書雖通才然書生
不習軍旅恐不足以服之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
而募謀且瑗輩素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
中視德等爾豈能馭之浚艱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
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
爲念哉卽日乞解兵柄持餘服浚訖行之瑗輩懼不

敢喘及德視事教場諸將執趨用軍禮謁拜瑗登而
言曰尋常伏事太尉不周今日乞做一牀錦被遮蓋
德素驍勇自任竟不解出一語慰撫之遂索馬去於
是瑗輩愈懼相與連衡上章乞回避之張宗元知其
事復語浚曰業已爾今獨有終任德或可以鎮不然
變且生矣浚不以爲然遂奏召德定以張俊爲淮西
宣撫使駐旂胎楊沂中爲淮西制置劉錡副之並駐
廬州且命鄒瑗以所部兵赴行在意將以奪其軍而
誅之宗元聽制於文德殿下語人曰是速瑗等叛爾
祉復至廬州瑗又訟德祉論之曰張丞相但喜人向

八編類集

卷百平

十二

前儻能立功雖大過亦闕畧况小嫌耶當爲諸公辯
之保無他虞瑗等感泣事小定會祉復密奏罷瑗兵
柄書吏漏語於瑗令人遮祉所遣郵置盡得祉所言
大怒於是叛謀始決及金字牌飛報祉方坐聽事
間有大聲如髀箭辟歷自戟門隨牌而至及啓視之
乃三使除書也祉拍案嘆曰麗涓死此樹下諸將謂
祉瑗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瑄曰諸兵官有何罪
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邪祉大驚欲走不及
爲瑗所執瑗祉殺瑗遂帥全師四萬人渡淮降劉豫
拖祉北去距淮三十里祉下馬立謂瑗曰劉豫逆賊

我豈可見之衆逼社下馬社罵曰死則死於此又論其衆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鄒瑒去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瑒恐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社遂遇害劉錡以兵追瑒不及而還詔張浚自肝胎移屯廬州浚引咎求去位高宗問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其事方知其間高宗曰然則用趙鼎檜由是憾浚浚提舉江州興國宮先是浚遣人持手榜入僞地間劉豫及鄒瑒叛去復遣間持檄書遺瑒金人果疑豫尋廢之臺諫交章詆浚謂浚輕而寡謀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權誠不足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足以用衆而專任其數若喜而怒若怒而喜雖本無疑二者皆使之有疑二之心予而陰奪奪而陰予雖本無怨望者皆使之有怨望之意無事則張威恃勢使上下有睽隔之情有急則甘言美辭使將士有輕侮之意鄒瑒以此懷疑以數萬衆叛去然浚平日視民如草管管財如糞土竭民膏血而用之軍中者曾何補哉陛下尚欲觀其後效臣謂浚之不止如是而已陳公輔則謂不可因將帥而罷宰相於是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觀其後言者不已落職居永州九年以赦復官未幾知福州金敗盟復取河南浚

秦願因權制變則大勲可集因大治海舟千艘爲直指山東之計十一年免奉朝請十六年慧星出西方浚將極論時事恐貽母憂母詎其養問故浚以實對母諱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乃決上疏謂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惟陛下下謀之於心謹察情僞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臺諫論浚提舉江州興國宮居連州徙永州浚去國幾二十載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事之武夫健將言浚者必咨嗟太息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也金人憚浚每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當是時秦檜怙寵固位懼浚爲正論以害已令臺臣有所彈劾必及浚反謂浚爲國賊必欲殺之以張柄知潭州江召錫使湖南使劉浚柄嘗先使江西治張宗元獄株連及浚捕趙鼎于泂下大理令自誣與浚謀大逆會柄死乃免二十五年判洪州浚時以母喪將歸塋念天下事二十年爲檜所壞邊備蕩弛又聞金亮募立必將舉兵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爲嫌具奏論之會星變求直言浚謂金人數年間勢決求費用兵而國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四

家溺於宴安，蕩然無備，乃上疏極言，而大臣沈該、萬俟卨、湯思退等見之，謂敵初無釁，笑浚爲狂。高宗謂思退云：「張浚用兵，不獨孤知之，天下皆知之。如富平之敗，淮西之師，其效可見矣。今復論兵，極爲生事。」臺諫湯鵬舉、凌哲論浚歸蜀，恐搖動遠方，詔復居永州。三十一年，金主亮兵大入，中外震動。復浚判潭州，時金騎充斥，王權兵潰，劉錡退歸鎮江，遂改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焚采石，烟焰漲天，慎無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而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

舟敢行北岸者

浚乘小舟徑進過池陽聞亮死餘衆

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往犒之一軍見之皆爲從天而下浚至建康即牒還判劉子昂辦行宮儀物請乘輿臨幸三十二年車駕幸建康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時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爲重車駕將還臨安勞浚曰卿在此朕無比顧愛矣兼節制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馬浚招集忠義及募淮楚壯勇以陳敏爲統制且謂敵長於騎我長於步衛步莫如弩衛弩莫如車命敏專制弩泊車又謂三國以後自北窺南未有

不由清河洞口兩道以舟運糧益淮北廣衍糧舟不出于淮則懼清野無所得有坐困之勢於是東屯盱眙楚泗以扼清河西屯濠壽以扼渦潁人心畢歸精兵可集即奏言之又乞多募福建海船由東海窺登萊由清河窺淮陽浚奏言兩淮之人素稱強力而淮北義兵尤爲忠勁自虜殘虐遲遲無歸臣欲措置御前萬弩營募民強壯堪充弩手之人不刺臂面以御前效用爲名令結爲甲隊還相委保有功同賞有罪同罰於建康置營詔從其請兩淮之人欣然願就浚親訓撫之未幾成軍孝宗即位召浚入見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賜坐降問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讐自服孝宗悚然曰當不忘公言除少傳江淮東西路宣撫使學士史浩議欲城瓜州采石浚謂不守兩淮而守江于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及清參知政事浚所規畫浩必沮之浚薦陳俊卿爲宣撫判官孝宗召俊卿及浚子栻赴行在浚附奏請上臨幸建康掣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壘進舟山東以爲吳璘聲援孝宗見俊

不由清河洞口兩道以舟運糧益淮北廣衍糧舟不出于淮則懼清野無所得有坐困之勢於是東屯盱眙楚泗以扼清河西屯濠壽以扼渦潁人心畢歸精兵可集即奏言之又乞多募福建海船由東海窺登萊由清河窺淮陽浚奏言兩淮之人素稱強力而淮北義兵尤爲忠勁自虜殘虐遲遲無歸臣欲措置御前萬弩營募民強壯堪充弩手之人不刺臂面以御前效用爲名令結爲甲隊還相委保有功同賞有罪同罰於建康置營詔從其請兩淮之人欣然願就浚親訓撫之未幾成軍孝宗即位召浚入見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賜坐降問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讐自服孝宗悚然曰當不忘公言除少傳江淮東西路宣撫使學士史浩議欲城瓜州采石浚謂不守兩淮而守江于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及清參知政事浚所規畫浩必沮之浚薦陳俊卿爲宣撫判官孝宗召俊卿及浚子栻赴行在浚附奏請上臨幸建康掣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壘進舟山東以爲吳璘聲援孝宗見俊

卿等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金人以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兩淮移文索海泗鄧商州及歲幣浚言北敵詭詐不當爲之動以大兵屯盱眙蒙盧備之卒以無事隆興元年除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馬浚既入見屢奏欲先取山東時顯官各士如胡鉉王十朋汪應辰等皆浚門人交贊其謀左僕射史浩獨不以爲然曰宿師於外守備先虛然我出兵山東以牽制川陝彼獨不能營動兩淮荆襄以解山東之急邪惟當固守要害爲不可勝之計必俟兩淮無致敵之慮

人指須臾

浚言云

然後可前若乃順諸將之虛勇收無用之空城寇去則論賞於朝寇至則僅保山寨顧何益乎既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亦奏乞引兵進取浚曰二將輒自乞戰豈督府命令有不行耶督府李椿以書遣浚于栢曰復讐討賊天下之大義也然必正名定分養威觀衆然後可圖今議不出於督府而出諸將則已爲輿尸之凶矣況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節制未允議論不足彼逸我勞雖或有獲得地不守未足多也武鋒軍都統制陳敏曰盛衰興師恐非其時兼聞金重兵皆

在大梁必有嚴備萬一深入我索彼主千里爭力人疲馬倦勞逸既異勝負之勢先形矣願少緩之浚皆不聽參贊軍事唐文若陳俊卿皆以爲不若養威視釁俟萬全而後動亦不從遂乞即日降詔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浩曰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必俟乘輿臨江而後成功則安用都督哉上以問浩浩陳三說云若下詔親征則無故招致虜兵寇邊何以應之若巡邊犒師則德壽去年一出州縣供億重費之外朝廷自用緡錢千四百萬今何以繼若曰移蹕欲奉德壽以行則未有行宮若陛下自行萬一金人有一騎

人指須臾

浚言云

衝突行邪驍動何以處之孝宗大悟謂浚曰都督先往行邊俟有功緒朕亦不憚一行浚怒曰陛下當以馬上成功豈可懷安以失事機及退朝浩謂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而圖倖倖主上承二百年基業之托漢高祖起於亭長敗亡之餘烏可比哉尋復論辨於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取之浩曰中原必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而爲內應浩曰勝廣能以鉏耰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傑矣若有豪傑而不能起則是金猶有法制維持未

可以遠取也。今不思將貽後悔。又上疏力諫。既而督府乏用。欲取之民。浩曰。未施德於民。遽重征之。恐賊未必滅。民貧。先自爲盜。必欲取民。臣當巧還上爲給。虛告五百道。且以一年歲帛銀二十五萬兩。添給軍費。浩復從容爲浚言。兵少而不精。二將下可恃。且今二十萬人。留屯江淮者幾何。曰。十萬。復爲計其守。舟運糧之人。則各二萬。則戰卒纔六萬。兩彼豈畏是哉。況淄青齊鄆等郡。雖盡克。復亦未傷。彼或以重兵犯兩淮。荆襄爲之牽制。則江上危如累卵矣。都督於是在山東乎。在江上乎。如此詰難者。凡五日。又委曲

八編通纂

卷一百三十五

七

勸之曰。平日願執鞭而不可得。幸同事任而數數議論不同。不惟爲耻。稷生靈計。亦爲何公計。明公以大誓未復。決意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勢而遂爲之。是徒慕復讐之名爾。誠欲建立功業。宜假以數年。先爲不可勝之計。以待敵之可勝。乃上計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當如何哉。浚曰。丞相之言是也。雖然。浚老矣。浩曰。晉滅吳。杜征南之功也。而當時歸功於羊太傅。以規模出於祐也。明公能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功。是亦明公之功。何必身爲之。浚默然。明日內引浚奏曰。史浩意不可回也。恐失機

會。惟陛下英斷。且謂金人至秋必爲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於是不由三省密院。徑檄諸將出師矣。高宗知之。謂上曰。毋信張浚虛名。將來必誤大計。他事把國家名器財物。做人情爾。已而浩于省中忽得宏淵等邊京出軍狀。始知其故。浩與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得與開。則焉用彼相哉。浩遂力請罷歸。乃出知紹興府。臨辭復曰。願陛下審度事勢。若一失之後。恐終不可復望中原矣。浚至揚州。合江淮兵八萬人。實可用者六萬。分隸諸將。號二十萬。以李顯忠爲淮東招撫使。出定遠宏淵爲副使。出

八編通纂

卷一百三十六

三

肝胎浚自渡江。視師。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陟溝。金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璧。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璧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出降。宏淵耻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琦復降於顯忠。張浚渡江。顯忠兵傳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衆。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爲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

淵等戰後趣之，乃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擒八千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提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詔以顯忠爲淮南、京、東、河、北招討，宏淵副之。是時，顯忠名出宏淵右，符離府庫中尚有金三千餘兩，銀四萬餘兩，絹一萬二千疋，錢五萬緡，米豆共糧六萬餘石，布袋十七萬條，衣緡、粟、羊、紗各一庫，酒三庫，乃縱親信部曲恣其擄取。所餘者，始以犒軍人，三兵共一緡。士卒怨怒曰：「得宿州費三百，得南京須得四百，既而復出，戰悉棄錢漕，豈由是軍情憤惡，人無鬪志？」浚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二

三

乃移書令宏淵聽顯忠節制。宏淵不悅，已而復令顯忠、宏淵同節制。於是悉無體統矣。統石烈士、寧白雕陽引兵攻宿州，顯忠擊破之，卒撤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晨薄城下，列大陣，顯忠謂宏淵并力夾擊，宏淵棄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射却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于清涼，且猶不堪，况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鬪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爲敵兵至，以所部兵追繼，而統制左師淵統領李彥平亦遁，顯忠移軍入城。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

級二千餘，積屍與羊馬塼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却。顯忠嘆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兵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嘆曰：「天未欲平中原邪？」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浚以劉寶爲鎮江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揚州。浚上疏待罪，帝以符離師潰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二

三

議譴和，乃以湯思退爲醴泉觀使，奉朝請而下詔罪已。有云：「朕明不足以見萬里之情，智不足以擇三軍之帥，號令既乖，進退失律。」又云：「素服而哭，殺陵之師，敢廢穆公之尊嘗膽，而雪會稽之耻。」當懷句踐之圖，於是尹穡附恩，退劾浚，遂降授浚特進，都督使克宣撫治揚州。顯忠肯授果州團練副使，鈞州安置，而邵守淵仍前建康都統，後朝廷知其故，復顯忠太尉奉祠。卒，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殉國，志復中原，見忤秦檜，屢遭廢黜，至是又爲宏淵所忌，竟無成。功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孝宗復

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
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
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
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勢脩滁州開山以
拒敵衛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孝宗
復召栻奏事浚附奏云自古有爲之君腹心之臣和
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擊肘陛下
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孝宗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有
加不爲浮議所惑帝眷遇浚猶至對近臣言必曰魏
公未嘗片其名每遣使來必令視浚飲食多寡肥瘠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何如召浚復浚都督之號胡昉等至宿金人械擊迫
脇之昉等不屈更禮而歸之孝宗諭浚曰和議之不
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二年議進辛建康湯思退
聞之大駭陽爲乞祠狀而陰與其黨謀陷浚誅俄
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集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
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營營所招淮南
壯士及江西群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
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積水爲置
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時金人屯重兵
於河南爲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來亟

徵兵歸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
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盡領契丹降
衆且以徵論吳丹約爲應援金人益懼思退令尹楷
劾浚跋扈奏留張深守泗不受趙鼎之代爲拒命復
論督府參議官馮方罷之詔以錢端禮王之望宣諭
兩淮而召浚還端禮入奏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
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詆浚也又論浚費國不貲浚
亦請解都府詔從其請浚留平江凡入上章乞致仕
除醴泉觀使朝廷遂決棄地不和之議浚既去猶上
疏論尹楷奸邪必誤國事且勸上務學親賢或勉浚

人編類纂

三

勿復以時事爲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
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猶日望上心
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復用浚浚當即日就
道不敢以老病爲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
然行次餘于得疾手書示二子曰吾嘗相國不能恢
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卽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
衡山下足矣計聞孝宗震悼輟視朝贈太保後加贈
太師謚忠獻浚幼有大志及爲熙河幕官偏行邊壘
覽觀山川形勢時與舊戍守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
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畧之宜放一且起自疏遠當

樞筦之任，恐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行，皇族係屬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每論定都大計，以爲東南形勢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常懷憤惕。至如錢塘，僻在一隅，易於安堵，不足以號召北方，與趙鼎共政多所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小元祐。所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爲名臣。援吳玠、吳玠於行間，謂韓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見劉錡奇之，付以事任。率皆爲名將，有成功。一時稱浚爲知人。時論以浚之忠，大類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爲人編類。朱百六十一

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此所以不及亮也。

說海云：苗傅劉正彥之變，植虛器於前星，欲自恣因狂術。春宮未辨，寂麥而張魏公浚乃取而頌之，過矣。唐睿宗嘗帝數年，又爲皇嗣者十餘載，中宗復位以親王就列德王裕爲劉李述等迫立，昭宗及正復歸東宮，皆諒其非出於已也。今明受之殞，在鐵塔下，父老尚能言，蓋當時乳媪掩之云。

羅大經曰：紹興辛巳，金主亮南侵，高宗下詔親征，其詞云：惟天下惟祖宗，既共昌於基運，有民人有社稷。

敢自逸於燕安，又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成肥水之勳。關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洪容齊筆也。

劉氏日記云：孝宗初立，張浚用事，獨付以恢復之任。浚嘗之不辭朝廷莫敢違，浚素輕銳，及辟查籥馮方爲屬，此二人尤輕銳朝廷患之，遂以陳俊卿唐文若參其軍事。蓋此二人厚重詳審，故爾周必大時爲中書舍人，文若來別益公，握文若手使戒浚不可輕舉。後浚知之，極憾必大，然卒以輕舉敗事。

何氏備史云：張浚素輕銳，好名士之稍有虛名者，無不牢籠，揮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閑。士之好功名富貴者，無不趨其門。且其子棣以道學倡名，父子爲當時宗主，在朝顯官皆其門人，悉自詭爲君子，稍有指其非者，則目之爲小人，紹興元年合關陝五路兵三十餘萬，一旦盡覆，朝廷無一人敢言其罪，直至四年辛炳始言之，亦不過落職福州居住而已。淮西鄭瑗之叛，是時公論沸騰，言路不得已遂疏其罪，既而併逐言者於外，反符離之敗，國家平日所積兵財掃地無餘，乃以殺傷相等爲辭，行賞轉官，無虛日。隆興初年大政事莫如符離之事，而實錄時政紀並無一字及之，公論安在哉。

三十一年李寶為浙西路副總管駐劄平江兼提督
海船入奏事翌日上謂輔臣曰寶非惟驍勇兼其心
術可以倚仗朕素識其人觀之久年他日未易量先
是寶言連江接海使於發兵無若江陰臣請徒守萬
有一不任其死無赦上從之寶即遣其子公佐與邊
士寧潛入虜境伺動靜至是虜謀益泄復召至關問
方畧寶奏以海道無險要可守萬一虜艦散入諸洋
則難以蕩滅臣止有一策出萬全上問何如對曰凡
用兵之道自戢其地與戰人之地不同自戢其地者
必生之兵也戰人之地者必死之兵也今虜未離巢
八編類纂 卷之六

大臣仰憑天威掩出不意因其驚擾而疾擊之可以
得志上曰善問所總舟幾何曰堅全可涉風濤者得
百一十皆舊例所用防秋者所總人幾何曰僅三千
止是二浙福建五分弓弩手非正兵也旗幟器甲亦
以粗備事急矣臣願亟發陸路賜寶帶鞍馬尚方弓
刀戈甲之屬寶自行在還江陰即謀進發軍士洶洶
爭言西北風力尚勁迎之非利寶下令大計已定不
可輒敵再有出一語者斬遂以舟師三千人進發平
江守洪運竭資糧器械濟之放蘓州大洋行三日風
果甚一舟散漫不能收寶慷慨顧左右曰天欲以試

李寶耶此心如鐵寶與虜舟遇於密州膠西縣陳家
島敗之初金主亮用降人倪詢商簡梁三兒等計造
戰舟數百使蘓保衡等統之約以十月十八日至海
門出入錢塘江幹事畢令雄州刺史阿尾來江上迎
報虜舟泊唐家島寶舟泊石白山相距三十餘里而
北風日起寶憂之有大漢水手數百來降大漢軍餐
起上等戶也寶問之頗得北軍事實得將曹洋請逆
戰胸山縣宰高敞曰不可彼眾我寡宜避之洋曰彼
雖眾皆不諳海道且降人云女真在船中惟餽而騷
畧不能動雖眾何為寶伺虜未覺遣其將曹洋黃端
八編類纂 卷之六

禱於石白祈風助順得卜如期揖師歡忻夜漏將盡
起碇進船風猶未順尚有難色良久風忽自桅樓中
冰鏗如鐘鐸聲眾喜爭引帆槳俄頃過山薄虜鼓
聲震蕩海波騰躍虜驚失措器皆分掣碇舉帆彌亘
數里而帆皆以油綾為之舒張如錦繡忽為波濤卷
聚一隅驚威摧兀無復行次寶命以火箭射之著其
油帆烟焰隨發延燒數日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
健士登其舟以短兵擊刺燬之舟中其餘發軍皆中
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其副都統完顏鄭
家奴等五人斬之阿瓦亦被殺保衡舟未發亟引去

得倪詢等三人及虜詔書印記征南行程歷與器甲糧斛以萬計。

三十二年閏二月虜犯海州知海州兼山東忠義軍都統制魏勝遣合李寶軍與戰大破之四月五斤大師合二千餘萬人復攻海州先遣一軍自西南來斷勝餉道十一月至石開壘勝力拒之翌日虜十萬來奪隘路勝率兵死戰殺其先鋒數千八餘皆走勝令勿追止午橋壘要路遣報招討李寶寶以防海道上船不復發兵虜盛兵來戰勝勵士奮力拒之虜不能奪公還及城下民以寶既上船思虜大至皆欲入城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三

統制郭蔚閉門不得入人民牛馬蔽野號呼震動城內中軍民亦思勝入城諭以賊勢近怯固守可保無虞乃開門縱之入翌日入盡三路虜兵皆至環城爲營數重勝與蔚分布諸兵土城守臥旗什鼓肅然若無人賊疑數日不敢攻十七日植雲梯立砲座攻具悉備四面合圍矢石如雨負土填濠勝令候其近城然後鳴鼓張旗發矢石及城外無不中繼以大牛金汁凡三晝夜殺傷多虜竟不能近城二十日罷攻修營壘絕河道爲固守計時出騎環城亦伺其不備掩擊或獨出擾之使不得息五月初二虜益增攻具攻城

尤急勝隨宜爲捍禦之具亦備十四日罷攻勝募士夜竊出告急李寶寶以上聞還報命張子益來十五日虜有退意頃之千益元師騎軍至勝出城外與議戰又出軍城北砂巷大戰斬首不可計敵兵皆退

朱慶允文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六歲誦九經七歲能屬文紹興三十三年登進士第權知黎州渠州累遷禮部郎中金主亮修沐已有南侵意王倫還言敵恭順和好湯思退再拜賀置邊備不問及金使施宜生頗泄敵情張憲密奏之亮又厚賞工部監安湖山以歸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三

亮賦詩情益露允文上疏言金必敗盟兵出有五道願詔大臣豫思禦備時三十年正月也十月借工部尚書克賓正使與館伴賓射一發破的衆驚異之允文兄運糧造船者多辭歸亮曰我將看花洛陽允文還奏所兄及亮語申言淮海之備除直學士院三衙管軍以宣寺克承受允文言自古入主大權不移於奸臣則落於近侍秦檜盜權十有八年槍死權歸陛下邇來三衙交結中官宣和明受厥鑒未遠上大悟立罷之金使王金高景山來賀生辰口傳亮悻悻語欲得淮南地索將相大臣議事於是召三衙大將趙

審等議舉兵侍從臺諫集議宰臣康伯傳上言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何如遣成問為京湖制置使將禁衛五萬禦襄漢上流允文曰兵來不除道敵為虛聲以分我兵成其出淮奸謀爾不聽卒違閔七月金主亮徙汴允文復語康伯閔軍約程在江池宜令到池者駐池到江者駐江若敵兵出上流則荆湖之軍捍於前江池之軍援於後若出淮西則池州軍出巢縣江州軍出無為可為淮西援是一軍而兩用之康伯然其說而閔軍竟屯武昌九月金主全李通為大都督遣浮梁於淮水上金主自將兵號百萬人經穎縣

建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十月自渦口渡淮先是劉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至是權首率廬州錡亦回揚州中外震恐上欲航海陳康伯力贊親征是月戊午樞臣葉義問督江淮軍允文參謀軍事權又自和州遁歸錡回鎮江盡失兩淮矣十一月壬申金主悉人軍臨采石而別以兵爭瓜州朝命成問代錡李顯忠代權錡權皆在義問被命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時權軍猶在采石丙子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

設兩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命皆在此得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至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二繡旗二中建黃屋亮躍坐其下謀者言前一日刑白黑馬祭天與衆盟以明日濟江晨炊玉燧堂先濟者予黃金一兩時敵兵實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軍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而行其一射中流藏精兵代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探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宋軍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時俊之背曰汝膽裂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鰐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接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傷尸凡四千餘殺萬戶二人浮千戶五人及生女與五百餘人敵兵不死於江者亮悉殺之怒其不出江也以捷聞犒將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令海舟繼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丁丑敵果

至因大擊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捷聞
既而敵遣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允文曰此反間
也乃復書言權已真典憲新將李世輔也願一戰以
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龍鳳車斬梁漢臣及造舟
者二人乃趨瓜洲漢臣教亮濟江者也顯忠至自蕪
湖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犯瓜洲京口無備我當
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李捧軍萬六千往京口
葉義問亦命楊存中將所部來會允文還建康卽上
疏言敵敗於采石將微幸於瓜洲今我精兵聚京口
持重待之可一戰而勝乞小緩六飛之發甲申至京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口敵屯重兵滁和造三牀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時
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萬惟
海鹽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風則使戰船無
風則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治鐵改修馬船
爲戰艦且備之平江命張瑄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
以爲定駐下蜀爲援庚寅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
江校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
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爾一將跪奏
南軍有備未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欲斬之
哀謝良久仗之五十乙未亮爲其下所殺初亮在瓜

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亮
愈怒還揚州召諸將約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諸將
謀曰進有濟殺之禍退有敵殺之憂奈何有萬載者
曰我郎主與南宋通和歸鄉求生矣眾曰諾亮有紫
韁細軍不臨陣恒以自衛衆患之有蕭進巴者給之
曰淮東子女玉帛皆聚海陵且噉使往細軍去而亮
死丙申敵人去屯三十里遣使議和已亥秦聞召允
文入秦上慰藉嘉嘆詔陳俊卿曰虞允文公忠出天
性朕之表度也詔免厄從往兩淮措置允文至鎮江
奏收兩淮三策不報克川陝宜論使至蜀與大將吳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舜議經畧中原舜進取鳳翔復鞏州金治兵乎陝西
新復州郡蜀人欲棄之允文持不可孝宗受禪朝臣
有言西事者謂官軍進討東不可過資蜀北不可過
德順且欲用忠義人守新復州郡官軍退守蜀口允
文爭之不得吳玠遂歸河池蓋用參知政事史浩議
欲盡無陝西臺諫附和其說允文再上疏大畧言玠
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縣又係於德順之
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
重前後凡十五疏且移書陳康伯康伯牽於同列不
能回也上將召允文問陝西事執政忌其來徙知夔

州尋又命奏事。隆興元年入對。史浩既去。主棄地。及拜相。亟行之。且親爲詔。有曰。棄雞肋之無多。免狼心之未已。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入可戰。上問及棄地。允文以筭畫地陳其利害。上曰。此史浩誤朕。除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制置使。時朝廷遣盧仲賢使金。議和。湯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手詔謂唐鄧非險要。可棄。度外。允文五上疏。力爭。思退怒。即奏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已。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上意遂定。思退陽請召允文。實欲去之也。允文上印。循以四州不可棄爲請。乞致仕。詔知平江府。思退竟決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

三

和議。割唐鄧二年金。兵復至。思退貶。上悔。不用允文。言陳俊卿亦薦允文。堪大用。乾道元年。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是秋。金遣完顏仲有所議。偃蹇不敬。允文請斬之。廷有異論。不果。會錢端禮受李宏玉帶事。連允文爲御史。章服所論罷。政奉祠。西歸。三年二月。召至闕。吳玠卒。即拜四川宣撫使。八月。至漢中。又往沔陽。尤以軍政爲急。又奏。閱實諸軍。第其壯怯。爲三上備戰。中下備輜重。老者少者不預。汰兵凡萬人。減帑錢四百萬。汰去兵有勞績者。置員闕處之。興洋義士民兵也。紹興初。以七萬計。大散之。戰將不授甲。

驅之先。官軍死亡畧盡。命利帥晁公武。以三千九百餘人。又得陝西弓箭手法。參紹興。爲一書。俾將吏守之。以馬政付張松。奏依舊制。分茶馬爲川。秦。司。初在樞府。蕭適巴以制軍中人爲言。允文嘗論三衙損存之。至是。金洋與元歸。正人二萬。遮道訴緊。紹之。去。允文分給官田。俾咸振業。欲結敵將姜挺。自沂。遼。御札。募鞏人王嗣祖。結外。器以圖金。入。又得蕃僧六彪者。偕往。竟無成。詔。五年八月。拜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允文多薦知名士。如洪迥。汪應辰。及爲相。籍人才爲三等。有所見聞。卽記之。號材館錄。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

三

凡所舉。上皆收用。如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晁公武。李綱。其尤章明者也。上以兵冗財匱。爲憂。允文與陳俊卿議。革三衙雜役。汰冗籍。三軍無怨言。詔以范成大爲祈請使。爲陵寢故。金不從。且譟報。欲以三十萬騎奉遷陵寢來歸。中外洶洶。荆襄將帥請增戍。允文謂金方懲亮決不輕動。不過以虛聲撼我爾。遂奏止之。朝論紛然。允文屹不動。敵卒無他自。莊文太子薨。儲位未定。允文上疏。且屢懇陳。七年正月。上兩宮尊號。議始定。下詔。皇第三子。奉王惇立爲太子。皇子愷以雄武保寧軍節度使。判寧國府。太子尊尹臨。

安待衛馬軍司牧地青在臨安允文謂地狹不利畜牧請令就牧鎮江緩急用騎過江便三軍有怨語其後言者以此爲言胡銓以臺評去允文奏留之經進銓薦朱熹上問允文熹否允文謂熹不在程願下遂召熹熹不至會慶節全使烏林答天錫入見金主婿也驕倨甚固請上降相問金主起居上不許天錫跪不起侍臣錯愕失措允文請人駕還禁中且論之曰大駕旣興難再御殿使人來且隨班上請金使馳而退上以僕射名不正改爲左右丞相八年二月授允文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梁允家爲右丞相允文嘗舉克家自代上不許是月以病乞骸骨改又薦克家靖重有宰相器至是始同相四月御史肅之劾劾允文允文上章待罪上過德壽宮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毋聽其去上爲出之敏且書扇製詩以留之允文言之敏端方請召歸以闕言路上謂其言寬厚命曾懷書之時政記上命選揀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封三人皆鯁亮又以文學擢重於時故薦之久不報曾觀薦一人賜第擢諫議大夫允文克家爭之不從允文力求去授四川宣撫使辭上論以進取之方期以某日會河南允文言異時或內外

不相應上曰若西師出而朕遲回自朕負卿若已動而卿遲回即卿負朕上御正德酌酒賦詩以遣之且賜家廟祭器九年至蜀大軍月給米一石五斗不足贍其家允文捐宣司錢三十萬易米計口增給立戶馬七條括民馬奏選良家子以儲戰用上嘗謂允文曰丙午之耻當與丞相共雪之又曰朕惟功業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如漢文景故允文許上以恢復使蜀一歲無進兵期上賜審詔趨之允文言軍需未備上不樂淳熙元年辛巳後四年上幸白石大閱見軍皆少壯謂輔臣曰虞允文行沙汰之故也尋詔贈太傅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二

三

賜諡忠肅允文姿格偉長六尺四寸慷慨磊落有大志而言動有度人望而知爲任重之器早以文學致身官閣晚際時艱出人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無二焉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一

左編

臣類 附臣

漢申屠嘉

字叔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從擊黥布。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為御史大夫。張敖兄。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一

今古

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受幸賞。賜累鉅萬。文帝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請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曰。汝第往。吾令使人召若。通至。請丞相。見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絕。

漢書

度丞相已因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罷錯為內使。貴幸用事。諸法今多所請變。更議以適留。後創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口京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墮垣也。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守非真。廟垣乃外墮垣。故冗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吏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血歐而死。諡曰節侯。

漢公孫弘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少時為獄吏。有罪。兄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令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弘對策曰。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歛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

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遂謂當罪則奸邪止
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夫常奏弘
第居下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爲
博士待詔金馬門時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
徵公孫弘側目而視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
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者固遂以老而罷歸也
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民有先
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
正故其民爲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
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不可得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臣等

王

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
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
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有面折廷爭于是上
察其行頗厚辯論有餘習文法事緣飾以儒術上說
之一族中至左內史常奏事與主爵都尉汲黯請問
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
貴常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汲黯
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爲與臣等建此議今
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
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

盜厚遇之弘爲人談奇多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
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卒服喪三年爲內史數年
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
以爲罷弊中國以奉無益之地願罷之於是上廼使
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蔡十策弘不得一弘廼
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
奉朔方上廼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
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
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
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後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臣等

四

擬于君桓公以霸亦上儉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
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今臣弘爲御史
大夫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
且無黯陛下安問此言上以爲有讓愈益賢之元朔
中代薛澤爲丞相先是漢嘗以列侯爲丞相唯弘無
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
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歟
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
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爲平津
侯其後以爲故事丞相封侯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

業屢舉賢良弘自見舉首起徒步數年丞相封侯于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思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後主父偃從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撫鎮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恐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願歸侯乞骸骨起賢者路上報不許居數月疾瘳視事凡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倖謹復終相位其餘盡伏誅云

齊厲王次昌孝王將闔之孫也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王后王不愛紀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正其後宮無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奸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有愛女曰修成君修成君非劉氏子太后憐之修成君有女娥欲嫁之于諸侯臣者甲乃請

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大喜使甲之齊時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欲因魏甲即事成幸言姬女願得克王后宮甲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怒曰王有后後宮簡具且甲齊之貧人及為宦者入事漢初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克後宮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事有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坐死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母復言嫁女齊事事寢淫聞于上主父偃由此與齊有隙偃方幸用事因言齊臨萬戶市租千金人眾殷富鉅于長安非天子親弟愛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六

子不得王此今齊王于親屬益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及吳楚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于是武帝拜偃為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于姊翁主所者薛及王王年少懼以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敗齊恐其漸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天子亦因因偃公孫弘曰齊王以愛死無後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偃遂坐誅厲王立五年國除初河南人卜式數輸財縣官以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田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問曰

家豈有冤欲言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邑人貧者
貸之不善者教之何故有冤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
如此子何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
于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以問公
孫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爲化至是上以
式終長者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
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式爲齊相上
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詔褒美式賜爵關
內侯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式旣在位乃言郡國多不
便縣官作鹽鐵苦惡價貴或疆令民買之而船有算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臣分

漢魏相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徙平陵少學易爲郡卒
史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爲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奏

弘羊案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
其有奸收捕按致其罪客奔市茂陵大治後遷河
南太守禁止奸邪豪強畏服會丞相田千秋死先是
千秋子爲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
獲罪乃自免去相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
大將軍聞此今去官必以爲我因丞相死不能遇其
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
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王新立以爲函谷京師之固
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
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業苟見丞相不在而斥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臣分

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
河南卒成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
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
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
久繫踰冬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考
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逐相與內吉相善時吉爲光祿
大夫子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第
願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相心善其言爲霽威嚴居
部二歲徵爲諫議大夫復爲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即
位徵相入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

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爲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
 復領尚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議世
 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
 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家宰今光死子復爲大
 將軍兄子秉桓檢昆弟諸侯權勢任兵官光夫人
 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騎奢放縱
 惡殺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
 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
 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
 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李敞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二

九

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
 令就弟親屬皆出補吏于是韋賢以老病免相遂代
 爲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戶及霍氏怨相又憚之
 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覺伏誅
 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爲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
 衆職其稱上意元康中匈奴大臣皆以車師地肥美
 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由
 是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軍田卒七千餘人
 救之爲匈奴所圍吉上言匈奴去渠犂千餘里漢兵
 在渠犂者不能相救願益田卒上與大將軍趙克國

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
 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
 王敵加于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
 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
 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
 衆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
 入事乃天道也聞者匈奴常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
 歸之未有犯于邊境雖爭也田車師不足監意中今
 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
 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食常恐不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二

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愁苦
 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
 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
 不時案今年計子弟後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
 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
 兵報纖芥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
 不在顯更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
 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而止遣長羅侯常
 惠將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還渠犂
 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

國民今居渠壑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以鄭吉爲衛
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
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
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貫誼
龜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臣聞明主在上
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
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
有飢寒之色爲陛下之憂臣相罪當斬死臣相知能
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由
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
人編類纂六來百全上

水旱之災爲民貧窘石原賑乏優選諫大夫博士巡
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
租賦弛山澤陂池禁株馬酪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
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其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
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于農而
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
平原渤海太山東郡薄被災害民餓死丁道路二千
石不預處其難使至于此須明詔賑救乃得蒙更生
今歲不登殺暴騰踴臨秋饑饉猶有乏者至春恐甚
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

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孫先帝盛德以撫
海內上施行其策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
之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宜廣教化陰陽
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
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
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時明言所識
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疏廣爲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爲
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自使其
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曰太子國儲
副君師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
八端類纂卷五十五
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後使舜護太子家視
陋井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
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相勸
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
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爲
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爲人嚴毅不如吉
寬視事九歲神爵三年奏謚曰憲侯子弘嗣并露中
有罪削爵爲關內侯先是元康初京兆尹趙廣漢好
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屬彊壯姦氣兄事風生
無所回避廣漢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人上書言之

事下丞相御史案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此脅丞相相案之愈急廣漢乃將吏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丞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不如廣漢言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吏民守閤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將官顯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之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事徵能爲是辭九江彼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儵等詔金馬門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能德皆召見待詔

漢丙吉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爲魯獄吏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爲州從事武帝末丞相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丞相監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生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開燥處吉治丞相監事連歲不決後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祚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

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入亡辜死者猶不可况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悟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勅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其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爲車騎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繫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猶伏聽于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于民間也而遣詔所奏武帝曾孫名病已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衆以者龜果宜褒顯先使入侍今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

其議遂尊立皇曾孫道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于掖庭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爲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今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吉識謂則曰汝嘗生奏皇曾孫不謹督官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奏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厚賞

八編類集 卷之三 吉

詔免則爲庶人賜錢十萬上新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不云德不報其封吉爲博陵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木死也臣聞有陰德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愈吉上書固辭自陳不宜以空名受賞上報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以自持後五

歲代魏相爲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賊不稱職輒子長休告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爲漢相奸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爲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于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嗜酒數通蕩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恐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比馭史邊郡大習知邊發奔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

八編類集 卷之三 吉

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史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房入雲中代郡遽歸府兄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掾邊長吏瑣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羣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兄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上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由是益賢吉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闔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

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讖吉。吉曰：民聞相殺死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咸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于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放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因問吉頸首口，西河太守杜延年明于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

八編類集

卷一百六十四

十七

尉于定國執憲詳明，天下自以不寬。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惇厚簡于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國代為御史大夫。黃霸薨，定國為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吉薨，謚曰定侯。子顯并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官至衛尉。太僕始顯少為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往旦乃使出取齋衣。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

夫人為言，然後乃已。吉中子禹為水衡都尉，少高為中壘校尉。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曰：臣少時為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懷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臥庭上。後遭除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知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願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書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今

八編類集

卷一百六十五

十八

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即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放盪，數奏其蠹食物，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諒知天下之福而微其報哉？誠其仁恩內結于心也。雖介子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專歸美于組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為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徵文奪爵，為關內侯。臣愚以為宜復其爵邑。

以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爲太僕十餘年與官屬大爲奸利賦千餘萬司隸校尉昌案劾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兇爵官奪邑四百戶後復以爲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爵關內侯成帝時修廢功以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聖賢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爲博陽侯本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云昌傳子至孫王莽乃絕

人編類集

卷五

九

東漢伏湛

伏湛字惠公琅邪人也九世祖勝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客授琅邪因家焉父理爲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爲高密太傅別自名學湛睦友少傳父業收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任爲博士弟子五遷至千石時爲繡衣執法使督大奸遷後陳屬正更始立以爲平原太守時倉卒起兵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撤膳今民皆飢奈何獨飽乃共食粗糲悉分俸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爲湛起兵湛

惡其惑眾即收斬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于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今幹任內職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爲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攝羣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爲大司徒封陽都侯彭寵反于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與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檣卿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爲無功今京師空虛費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過拔非狄黠虜

人編類集

卷五

三

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新過縣邑尤爲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以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兗豫青冀中園之郡而寇賊縱橫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北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况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舍近務遠弃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怨懼誠臣之所惑也帝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卿等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爲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日歸降踐送洛陽湛雖舍卒造次必予文德以爲禮樂政化之首

顏沛猶不可違是歲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其冬駕車征張步留湛居守時恭祭高廟而河南尹司隸校尉于廟中爭論湛不舉奏坐策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戶湛就國十三年夏徵勃尚書擇拜吏日未及就位因譴見中暑病卒賜秘器帝親弔祠遣使者送喪修永子翁嗣爵傳至曾孫無忌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爲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雜術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又自承集古今刪著事要號曰伏侯注無忌卒子質嗣官八編類纂卷之六

至大司農質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陽安公主女爲獻皇后曹操殺后誅伏氏國除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爲伏不聞云

東漢宋弘

宋弘字仲子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至少府哀帝立以不附董賢違忤抵罪弘少而溫順哀平間作侍中王莽時爲其工亦封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于水家人救得出因伴死獲免光武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爲大司空封徇邑侯所得租俸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

徙封宣平侯帝嘗問弘通傳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子于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譚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于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

八編類纂卷之六

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推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爲公卿者弘嘗譴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爲撤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與帝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弘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數年卒無子

國除

東漢章彪

建初七年車駕西巡狩以彪行太常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因定言今西巡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臣褒顯先勳紀其千孫帝納之行至長安乃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永蕭何霍光後疏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閭閻然其要歸在于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又疏天下樞要在于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同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于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

入編類集

卷五十五

一

王三

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水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頗多小人好爲奸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著正有補益于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爲大大又御史外遷勳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爲吏民新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

延陵顏季亨會通校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二

左編

臣類 相臣

東漢第五倫 守成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諸田帝
劉隗者多故以次第為氏倫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
盜賊起宗族間里爭往附之倫乃依以固禁營壁有
賊輒奮厲其衆引繩持滿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
數十輩皆不能下倫後為卿尚去平徭賦理怨結得
人歡心自以為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
人編類纂 卷之五十五 臣類 守成

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為糞除而
去陌上號為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數年京兆尹
閭與用為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為督鑄
錢採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士無阿枉百姓悅
服毋諠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
之曰爾說將益其也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
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
國醫工長隨王之國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
王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
政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典語至文帝戲謂倫曰

聞卿為吏勞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
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實不敢妄適人食帝大笑
倫出有詔以為扶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為
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
餘皆賤買與民之貧靡者會稽俗多清祀好卜筮民
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
祠者發病且歿先為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
殺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
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以視
咀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永平五年
人編類纂 卷之五十五 臣類 守成

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號呼相隨日數行數里不得
前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廷尉
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是時顯宗方案梁松事亦
多為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諸為梁氏及會稽太守
上書者勿復受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田里身
自耕種不交通人物數歲拜為右渠令顯拔鄉佐玄
賀賀後為九江沛二郡守以清潔稱所在化行終於
大司農倫在職四年選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
實緣史家貴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
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

任於是爭賅抑絕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爲知人視事七歲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牛融爲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處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趨之倫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徒廢陰興賓客其後梁實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卽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管刻著五臆書知紳帶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尉丞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結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惟恐不敢以不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思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又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幸有纖芥難爲意愛聞防請仕爲從事中郎多賜財

本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三

帛爲公卿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爲馬氏妻恃此交通所在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以爲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爲選賢能以補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並不見省用倫峭直有善政鍾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驍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遠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其刺史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召見可

本編類纂

卷五十五

四

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際此臣之所至願也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真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賈禹然少蘊藉不修威儀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寢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連以老病上疏乞身元和三年賜策罷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加賜錢五十萬公宅一區後數年卒時年八十餘詔賜秘器奉余錢有少子頡嗣歷桂陽廬江南陽太守所在見稱順帝之爲太子廢也頡爲太中大夫與太僕來歷等共守關固爭帝卽位擢爲將作大匠卒官

東漢袁安

袁安字邵公汝陽人也祖父良習孟氏易安少傳良學爲人嚴重有威兄敬於州里初爲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詩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從者懼而止後舉孝廉除任城令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縣考三府舉安能理劇拜

八指類纂

卷百空

五

八指類纂

卷百空

六

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明帝怒甚吏奉之急迫痛自誣成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本樣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反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賊罪鞠人建初八年遷太僕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旣以和親而南詔復往抄掠北單子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安獨曰此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云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兄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使帝竟從安議章和元年代桓虞爲司徒和帝卽位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微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隗守正不移至兗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衆皆爲之危懼安正色自若竇憲旣出而弟衛尉爲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京師使

客避道奪人財物景又遣使來驛馳檄緣邊諸郡發
突騎及善騎射有才有志者漁陽雁門上谷三郡各遣
使將送詣景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乃幼景擅發
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
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
請免官奏罪並寢不報憲景等益益益益益益益益
賓客於名都大郡安與任隗舉奏詣二千石又他所
連及貶免官者四十餘人實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
亦未有以害之時實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爲
耿夔所敗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日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七

矜已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修爲
北單于器中郎將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
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等十人議可許安
與任隗奏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
以權時之策可得杆禦北敵故也今朔漢既定宜令
南單于及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更立阿修以增
困費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班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
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臣惟光武皇帝本所
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思德甚備故匈
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堅赫

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于章和之初降者十餘萬人議
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
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宜審其終以
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
餘年三帝補累以遣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
其業況屯首倡大謀空盡北虜之衆而弗圖更立新降
以一朝之計達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
由秉實知奢議而欲背棄先恩夫失信於一屯則百
鑒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
情咸畏仇讐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且漢故事供給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八

全一百一十五

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
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
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
勢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耿秉故事安
終不發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爲單于
後遂反叛卒如安策安以天子勿弱外戚擅權每朝
會進見與公卿言國家事宋嘗不曉鳴流涕自天
子及大司馬侍賴之四年春薨朝廷痛惜焉後數月
實氏敗帝女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
子賞爲郎策免宋由

東漢黃瓊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瓊初以父任爲太子舍人辭病不就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與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有司劾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有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以書逆遺之曰聞處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卽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監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入編類集

卷百全

九

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也常聞語曰峴峴者易缺礧礧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嘗聞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席獨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李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標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名顧先生弘此遠誠令衆人嘆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卽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

後漢書

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時連有災異瓊上封事曰問者以來封位錯謬秦煥相干蒙 詔興日備月散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洛外命史官悉條上永建以前至漢初災異與永建以後訖于今日孰爲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出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頗陳災眚并薦光祿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苞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御省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明任堂年皆耆耆有作者七人之志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詔公車徵錯等遷尚書令瓊以前左雄所上考入編類集

卷百全

十

廉之選舉用諸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循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又雄前議世吏久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覆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洗清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出爲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以選入侍講禁中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太將軍榮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勲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瓊獨建議曰冀前以親近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儉亦加封賞昔周公輔

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今諸侯以戶邑爲制不知以里數爲限舊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蓋戶增封以顯其功其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其意以爲恨會以地動策免復爲太僕永興元年遷司徒太尉梁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爲冀所識舉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復爲大司農明年梁冀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期皆坐阿附免廢後拜瓊爲太尉以師傳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爲祁鄉侯邑千戶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梁冀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奴徒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四年以寇賊免其年復爲司空秋以地震免七年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溫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爲首涉危踰傾則以賢者爲力唐堯以德化爲冠冕以稷契爲筋力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掃除秦

項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批政日亂遂使奸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寵不以仁義爲見所賂不以賢佐爲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廢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興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千衆愚之中盡功於無形之世至於甲葉盛業漸歷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卽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華明珠南金之寶服滿其室富擬王府勢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入編類纂

卷五

七

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外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坐故朝野之人以忠爲諱尚書周永昔爲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勢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哀乃陽毀示忠遂因奸計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等輩相黨目冀與盛腹背相親朝夕謀圖共構奸軌臨冀當誅無可說巧復計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

徵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卦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跡所謂抵金王於沙磧碎圭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杆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諛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驚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動不補過然懼於永殛負蒙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其年卒時年七十九

晉王彪之

王彪之字叔武瑯琊臨沂人初除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官以汝爲尚書郎汝幸可作入籍類纂卷一百三十五
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遷是所不願遂爲郎累遷侍中廷尉時當南郊簡文帝爲撫軍執政訪彪之應有赦否答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黑意帝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謂郊祀必赦至此時凶惡之輩復生心於僥倖矣遂從之轉吏部尚書簡文帝命秣陵令曲安遠補句容令殿中侍御史龔朗補湘東郡彪之執不從曰秣陵令三品縣耳殿下昔用安遠談者紛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豈可處下衡之人無才用者邪湘東雖復遠小所用未有明比談者謂頗兼下衡得進殿

下若起用寒悴當令人才可拔朝等凡器實未足充此是太尉桓溫欲壯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或勸溫引身告退彪之言於簡文曰此非保社稷爲殿下計皆自爲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既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細爲其首事任如此猶蒙已攝欲作匹夫豈有全地耶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其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即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止義相裁無故忽忽先自猖蹶溫亦奉帝旨果不違時衆官漸多而遷徙每速彪之上議曰爲政之道以得賢爲急非謂雍容廊廟標的而已固將蒞任賢時思忍其憂也得賢之道在於蒞任蒞任之道在於能久不收一切之功不採速成之譽凡庸之族衆賢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焉得不賢鄙共暮清濁同官官衆則闊多則遷速所以職事未修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修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罷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內外百官輒而計之固應有并有省者矣六卿之任太常璽雅而職重然其所司義高務約宗正所統蓋鈔可以并

太常宿衛之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司。無兵軍校皆應罷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游擊以對驍騎。內官自侍中以下舊員皆曰中興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肖。愚謂二人於事則無闕也。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任所。帖而領之。若未能顧廢。自可因闕而省之。委之以職。公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隨黜。然而彰雖緝熙之隆。康哉之歌未臻。可使庶官之選差清濫職之日。差久無奉祿之虛。費簡吏寺之煩。役矣。既而長安人雷弱兒梁安等詐云殺符堅符眉請

八編類纂

卷重全

臣類一

兵應接時殷浩鎮壽陽便進據洛營復山陵屬彪之疾歸上簡文牋陳弱兒等容有詐偽浩未應輕進尋而弱兒來詐姚襄反叛浩大敗退守蕪城簡文笑謂彪之曰果如君言自頃以來君謀無遺策張陳復何以前過之時或謂簡文曰武陵弟中大修器仗將謀非常也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志意蓋於馳騁田獵耳願添靜之以懷異同者勿復以此為言簡文甚悅復轉尚書僕射時豫州刺史謝奕卒簡文遽使彪之舉可以代奕者對曰當今時賢備簡高監簡文曰人有舉桓雲者君謂如何彪之曰雲不必非木然溫

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蕃。兵權盡出一門。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簡文領曰。君言是也。後以彪之為會稽內史。居郡八年。豪右欲跡於戶。歸者三萬餘口。桓溫下鎮姑孰。四方修敬皆遣上佐。綱紀彪之獨曰。大司馬誠為富貴。朝廷既有宰相。動靜之宜。自當諮稟。修敬若違。綱紀致貢。天子復何以過之。竟不遣。溫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畢。郡不彈糾。上亮彪之。彪之去。郡。郡見罪。譴未上。州臺者皆原散之。溫復以為罪。乃權收下吏。會赦免。左降為尚書。頃之復為僕射。是時

八編類纂

卷重全

臣類一

溫將廢海西公。彪之既知溫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以倚傍先代。拜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漢史。曾無懼容。神祇戮然。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溫又廢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罪。不可以猜忌之間。使相廢。從公建立。聖明遐邇。歸心。常崇獎王室。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詳。溫曰。此已成事。無勿復言。及簡文崩。羣臣疑威未敢上。嗣或云。宜常酒。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諍。必反為所責矣。於是朝議大定。及孝武

帝卽位太皇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諒闇令溫侯周公居攝故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察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內請停事遂行溫過疾風朝廷求九錫袁宏爲文以示彪之彪之視訖歎其文辭之美請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頗使宏改之宏遂遶巡其事既屢引日乃謀于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便少遲迴宏從之溫亦薨時桓冲及安夾輔朝政以新喪元輔主上未能親覽萬機太皇太后宜臨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在襁

入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七

抱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政事終是領問僕與君諸人耳今上年出十歲垂婚冠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是翼戴讚揚立德之謂乎二君必行此事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時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決政獻替專在平已彪之不達安旨故以爲言安竟不從尋還尚書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王公無不得判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卽位東府殊爲險陋元明二年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修築方之漢魏誠爲儉狹復不

主廂始合豐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增益修補而已雖冠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典功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之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家寧朝政爲先豈以修屋宇爲能邪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太元二年辛年七十三謚曰簡

晉何充

何充字次道廬江潯人充風韻淹雅文義見稱初辟大將軍王敦主簿敦兄含時爲廬江郡貪汙狼藉敦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

入編類纂

卷五十五

太

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皆爲之不安充晏然自若由是忤敦左遷東海王文學尋屬敦敗累遷中書侍郎充卽王導妻之姊子充妻穆皇后之妹也故少與導善早歷顯官嘗詣導導以塵尾指林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坐也導緒揚州廨舍領而言之曰正爲次道耳明帝亦友昵之成帝卽位遷給事出爲會稽內史在郡有德政除丹陽尹王導庾亮並言于帝曰何充器局方整必能總錄朝端臣夙之日願引充內侍由是轉護軍將軍與中書監庾亮忝錄尚書事詔充各以甲仗五十人至止車門尋

遷尚書令加左將軍充以內外統任宜相糾正若使
事綜一人於謀對為嫌乃上疏固讓許之從中書令
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倖人主慮易世之後威
屬轉疎將為外物所攻謀立康帝即帝母弟也每說
帝以國有強敵宜須長君帝從之充建議曰父于相
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良計故武王不授聖弟
即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祚梁王朝廷咸以為虧亂
典制拒而不聽今琅邪踐祚如孺子何社稷宗廟其
將危乎冰等不從既而康帝立建元初出為徐州刺
史鎮京口以避諸庾頃之庾翼將北伐庾冰出鎮江

八編類案

卷之三

七

州充曰臣冰舅氏之重宜居相位不應遠出朝議不
從於是徵充入為揚州刺史帝病篤冰翼意在簡文
帝而充建立皇太子奏可及帝崩充奏遺旨便立太
子以為穆帝冰翼甚恨之獻后臨朝詔曰驃騎任重
可以甲仗百人入殿又加中書監錄尚書事充自陳
既錄尚書事不宜復監中書許之復加侍中羽林騎
十人冰翼等尋卒充專輔幼主翼臨終表以後任委
子爰之于時論者並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歸宜
依翼所請以安物情充曰不然荆楚國之西門戶口
百萬北帶強胡西鄰勁蜀經界險阻周旋萬里得賢

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吳存
抗亡則吳亡者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哉桓溫
哭得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又
曰庾爰之有避溫乎如今阻兵耻懼不淺充曰溫足
能制之諸君勿憂乃使桓溫西爰之果不敢爭充以
衛將軍褚裒太子妃父宜綜朝政上疏薦裒錄尚
書裒以地逼固求外出充每曰桓溫褚裒為方伯殷
浩居黃門下我可無勞矣充居宰相雖無澄正改革
之能而彊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為己任凡所
選用皆以功臣為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議者以此重

八編類案

卷之三

三

之然所肥庸雜信任不得其人而性好釋典崇修佛
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於
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阮裕嘗戲之曰卿志
大宇宙勇邁古今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
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于時郗愔及弟曇首於
道充及弟準佞於佛充能飲酒雅為劉琨所貴琨每
云兄欠酒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永和二
年卒時年五十五贈司空謚文穆

晉蔡謨

蔡謨字明道陳留考城人也謨弱冠察孝廉渡江元

帝拜丞相銓爲掾歷義興太守大將軍王敦從事中
郎蘇峻構逆吳國內史庾冰出奔會稽乃以讓爲吳
國內史讓既至與張闓顧衆顧颺等共起義兵迎冰
還郡峻平遷五兵尚書遷太常成帝臨軒遣使拜太
傅太尉司空會將作樂宿懸於殿廷門下奏非祭祀
燕饗則無設樂之制事下太常議臨軒遣使宜有
金石之樂遂從之臨軒作樂自此始也彭城王紘上
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像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
宜勅作頌帝下其議讓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
制先帝豈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像至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五十五

之強弱賊之強弱在季龍之能否季龍之能否可得
而言矣自勒初起時季龍爲瓜牙百戰百勝遂定中
國境土所據同於魏世及勒死之日將相內外欲誅
季龍季龍獨起於衆議之中殺嗣主誅龍臣內難既
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墪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
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本根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
人士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爲之
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襄陽而不能拔或有之
矣不信百戰之効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于理安
乎譬若射者百發而一不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
陽者非季龍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耳賊前攻之爭
疆場耳得之爲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
往則異於是何者重鎮也名賢也今而西渡實有卷
席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季龍必率其
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張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
何如金墪若欲阻汚汚何如大江蘇峻何如季龍凡
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
所不能勝也金墪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
之所不能勝也又是時兖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季
龍此令三處反爲其用力之於前倍半之勢也若石

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強不及李龍。汙水之險不及大江。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汙水禦李龍。又所疑也。昔且士稚在譙。佃於城。其慮賊來攻。固以爲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賊果至。丁夫戰于野。外老弱獲于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唯據汙水。方之千今。四分之一耳。士稚不能得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至糧之難莫過峭函。而李龍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既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

八病類集

卷三

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但說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虜也。自汙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上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來。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初。皇后每年拜。反勞費甚多。議建議曰。古者皇后。廟見而已。不拜殿也。由是遂止。及太尉郗鑒疾篤。出護爲大尉。軍司加侍中。鑒卒。卽拜護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

之晉陵豫州之沛郡。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侍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伐胡。詔令攻壽陽。謨上疏曰。今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鄆。城壁相望。其間遠者裁百餘里。一城見攻。衆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刻仕一軍。早已入淮。又遣數部止取堅壁。大軍未至。恐息久聞。而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井之騎。足以來赴。非惟郗城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藉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清。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領臨歸路。此兵法之所戒也。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爲。而舟中之扣可掬。今征軍五千。皆王都精銳之衆。又先爲左衛。遠近聞之。名爲殿中之軍。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今以國之上驍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也。臣愚以爲聞寇而致計。賊退而振旅。於事無失。不勝管見。謹冒陳聞。季龍於青州造船數百。掠緣海諸縣。所在殺戮。朝廷以爲憂。護遣龍驤將軍徐玄守中州。并設募。若將得賊大白船者。賞布千疋。小船百疋。是時護所統七千餘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守。入所城。堽凡十一處。烽火樓望三十餘。

處隨宜防備甚有算略先是鄧鑒上郭下有勦勞者
凡一百八十人帝竝賜其功未卒而鑒薨斷不復與
漢上疏以爲先已詐鑒今不宜斷且鑒所上者皆積
平勦効百戰之勞亦不可不報詔聽之康帝卽位徵
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又等尚書事初漢中讓不辟察
佐詔屢敦逼之始取梓陽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
咸謂當太平復舊漢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滅大
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何哉漢曰夫能順天而
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家度德量力
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
八編
畧不稱心財單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
斃也遷侍中司徒上疏讓皇太后詔報不許漢猶固
讓謂所親曰我若爲司徒將爲後世所哂義不敢拜
也皇太后遣使諭意自四年冬至五年末詔書屢下
漢固守所執六年復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左光祿
大夫領司徒印綬章表十餘上穆帝臨軒遣侍中紀
璆黃門郎丁纂徵漢漢陳疾篤使主簿謝對曰臣漢
不幸有公族穆子之疾天威不遠顏咫尺不敢奉詔
竊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餘及而漢不至時帝年
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

時當竟若臣俱疲倦皇太后詔必不來者宜罷朝於
走公卿表曰司徒漢頃以常疾久遭王命皇帝臨軒
百僚齊立俯儀之恭有望於漢若志存謙退自宜致
辭闕庭安有人君卑勞終日而人臣曾無一酬之禮
乎慢傲上罪同不臣臣等奉議宜明國憲請送廷尉
以正刑書漢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
罪皇太后詔曰漢先帝師傅服事累世且歸罪有司
內訟思愆若遂致之於理情所未忍可依舊制免爲
庶人誤旣被廢杜門不出終日講誦教授子弟數年
皇太后詔曰前司徒漢以道素著稱軌行成名故歷
八編
事先朝致位台輔以付年之失用致黜責自爾以來
閭門思愆誠合大臣罷已之義以漢爲光祿大夫開
府儀同三司於是遣謁者僕射孟洪就加冊命漢上
疏陳謝遂以疾篤不復朝見詔賜几杖門施行馬十
二年卒時年七十六贈之禮一依太尉陸抗故事
詔贈侍中司空謚曰文穆謚性方雅丞相王導作女
後施設牀席漢先在坐不悅而出導亦不止之性尤
爲慎每事必爲過防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三

左編

臣類

唐魏徵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棄貨產不營有大志通貫書術隋亂從爲道士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應李密以徵典書徵密得寶藏書輒稱善旣聞所爲促召之徵進十策說密不能用王世充攻洛口徵見長史鄭頊曰魏公雖驍勝而驍將銳士死傷略盡又府無見財戰勝不賞此二者不可以戰若浚池峭壘曠日持久賊糧盡且去我追擊之取勝之道也頊曰老儒常語耳徵不謝去後從密來京師久之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乃掘秘書丞馳驛至黎陽時李勣尚爲密守徵與書曰始魏公起叛徒振臂大呼衆數十萬威之所被半天下然而一敗不振卒歸唐者固知天命有所歸也今君處必爭之地不早自圖則大事去矣勣得書遂定歸計而大發粟饋淮安王之軍會竇建德陷黎陽獲徵拜爲起居舍人建德敗與裴矩走入關隱太子引爲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爲計太子敗王責謂曰爾聞吾兄弟奈何答曰

唐書

太子早從徵言不效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卽位拜諫議大夫當是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不自安往往潛伏思亂徵白太宗曰不示至公禍不可解帝曰爾行安諭河其道遇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傳送京師徵與其副謀曰屬有詔宮府舊人並原之今復執送志安等誰不自疑者吾屬雖往人不信卽貸而後開使還帝悅日益親或引至臥內訪天下事徵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指由是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左右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溫彥博案訊是非彥博曰徵爲人臣不能著形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三

二

迹遠嫌疑而被飛誹是宜責也帝謂彥博行詠徵徵見帝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邪之與衰末可知也帝矍然曰吾悟之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俾臣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貞觀三年以秘書監參預朝政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欲因文泰悉遣使者奉獻帝詔文泰使人厭但絕干迎之徵曰異時文泰入朝所遇供擬不能具今又加諸國焉則漸寒州縣以乏致罪者衆彼以商賈來則邊人爲之利若賓客之中國

蕭然耗矣。漢建武時，西域請置都尉護送侍子，光武不許，不以蠻夷敵中國也。帝曰：「善，追止其詔。」文德皇后既葬，帝卽死，中作屏親以望昭陵，引微同升微，然視曰：「臣晝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微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微曰：『臣以爲陛下望昭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爲毀觀，後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遺賚，微曰：「隋惟貴不獻食，或供養不精，爲此無限而至，于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當兢兢戒約，奈何令人悔爲不奢？若以爲足，今不奢足矣，以爲不足，萬此罕有，足邪？」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微見久承平，帝意有所忽，因對曰：「陛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臣部

三

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此一二年勉強受諫而終不乎也。帝驚曰：「公何以驗之？」對曰：「陛下初卽位，論元律師死，孫伏伽諫以爲法不當，此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曰：『賞太厚。』答曰：『朕卽位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人使諫也。後柳雄妄訴隋貴，有司得劾其僞，將論死，戴胄奏：『罪當從執之。』五然後赦，謂胄曰：『第守法如此，不畏濫罰。』此悅而從諫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言修洛陽宮勞人，也收地租厚歛也，俗尚高髻，宮中所化也。陛下志曰：『是子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宮中無髮，乃稱其意。』

臣奏人臣上書不激切，不能啓人主意，激切卽近訕，訕于時陛下雖從，臣言賞帛罷之，意終不平，此難於受諫也。帝悟曰：「非公不能道此者。」帝遣使者至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賁金帛諸國市馬，微曰：「今立可汗未定，卽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爲意在馬，不在立可汗，可汗得立，必不懷恩，諸番聞之，以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先失義矣。」魏文帝欲求西域大珠，蘇則以爲慮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可不畏蘇則之言乎？帝遂止。皇太子承乾與親王泰、文、惡，帝曰：「當今忠寒貴重，無踰微我，遣傅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臣部

臣部

四

皇太子，一天下之望，羽翼固矣。卽拜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答曰：「漢太子以四皓爲助，我賴公其義也。」公雖臥可掄全之。十七年疾甚，徵家初無正寢，帝命輟小殿材爲營，稱五日畢，并賜素褥布被，以從其尚。令中郎將宿其第，動靜輒以聞，華膳賜遺無算。中使者綴道，帝親問疾，屏左右，語終日，乃還。復與太子至微第，徵加朝服，拖帶帝悲感，拊之流涕，問所欲，對曰：「廢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帝將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時主亦從。」帝曰：「公強視新婦，微不能謝。」是夕帝夢微若平生，及旦薨，帝臨哭，爲之慟罷朝五日。太子卑

京西華堂詔內外百官朝集使皆赴喪贈司空相州都督諡曰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陪葬昭陵將葬其妻裴辭曰微素儉約今假一品禮儀物褒大非微志兄許乃用素車白布幘帷無塗車芻靈帝登苑西樓望哭盡哀晉王奉詔致祭帝作文于碑遂畫之又賜家封戶九百帝後臨朝歎曰以劍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鑑內防已過今魏徵逝一鑑亡矣朕比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素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中情

本編集

卷五

五

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可以興矣其大略如此朕顧思之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帝本以兵定天下雖已治不忘經略四夷也故徵侍宴奏破陣武德舞則挽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斂舉有所諷切如此後亡帝思不已登凌煙閣觀畫像賦詩悼痛聞者媼之毀短百爲微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君集坐逆誅城人遂指爲阿黨又言徵嘗歛前後諫諍語示史官褚遂良帝滋不悅乃停

叔玉昏而什所爲碑顧其家衰矣遼東之役高麗棘鞠犯陣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愴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邪即召其家到行在賜勞妻子以少牢祠其墓復立碑思禮加焉

文武官請封禪魏徵獨以爲不可對曰陛下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庫尚虛而車駕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今自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煙火尚希灌莽極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虛弱也况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矜復連年不償百姓之

本編集

卷五

五

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讎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饑人自啖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然二主孰爲優劣對曰齊後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成禍在已雖同爲亡國齊主尤劣也有司奏近臣所薦凌敬乞貸之狀太宗責徵等濫進何也徵對曰臣等每蒙顧問常具言其長短有亭識強諫諍足其所長愛生產好經營是其所短今其爲人作碑文教人讀漢書即附託官人迴易求利與臣等所說是實未乖陛下未用其長唯見其短以

爲臣等欺罔實不甘心桂州督李弘節身沒之後其家實珠太宗聞之乃宣言於朝曰此人平生之日宰相皆言其清其家今既賣珠所舉者豈得無罪數按之徵諫曰陛下平生疑此人濁未見受財之所今聞其賣珠將連罪舉者臣不知所謂自聖朝以來爲國盡忠清貞自守終始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來選共有一匹羸馬道源兒子不能存立未見一言及之今弘節爲國立功前後大家賞賚居官終沒不言貧賤妻子賣珠未爲有罪審其清者無所存問疑其濁者傷責舉人雖云疾惡情深是亦好善

本編類纂

卷更至

臣等

不篤臣竊思度未見其可恐有識聞之必生橫議伏願留心再思太宗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方知談不容易微上疏以爲在朝羣臣當極機之寄者任之雖重信之未篤是以人或自疑心懷苟且陛下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爲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致治其可得乎若任以大官求其小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則以爲心不伏辜不言則以爲所犯皆實退惟

谷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矯僞成俗矣上納之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門曰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玄齡等曰君但知南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徵進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玄齡等而玄齡等亦何所謝玄齡等爲陛下肱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爲是常助陛下成之爲非當請陛下罷之問於右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房玄齡王珪掌內外考績治書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追案勘問王珪不伏太宗令侯君集案之徵泰稱無阿

人編類纂

卷更至

臣等

八

私必不可推鞠太宗大怒令君集勘常求太宗問君集君集奏稱臣謂魏徵玄齡王珪挾私濫考何得阿黨固執言不可推徵答云玄齡王珪俱是國家重臣並以忠正任使其所考者既多或一而人不當概是見有左右終非心有阿私若即推繩不相信任此事便不可信何以堪當重委假令錯謬有實未足虧損國家窮鞫若虛失委大臣之體且萬紀每日常在考堂必有乖違足得論救當時察見一無陳說身不得考方始糾彈徒發在上嗔怒非是誠心爲國所惜傷於正體不敢有所阿黨遂釋不問侯君集等平高

呂還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人者萬均不伏內出胡婦付大理與之辯對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人對辯帷箔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甚重晉泰和飲盜馬之士楚莊赦絕纓之罪況陛下道高堯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

上欲立皇子明母楊氏爲后楊氏東荆王元吉妃也有寵於上徵諫曰上方比德唐虞豈肯將以辰嬴自累乃止或奏云右僕射李靖侍中王珪奉使九成宮還至閬川縣有宮人先舍於令廳靖等後至乃移却

八編類纂卷五十五

九

官人安置靖等又近有宮人使至始平縣縣令已安置訖左承裴戴家口後至移動宮人不加禮敬太宗聞之大怒始平官司決杖一百解官仍系驢閬川官人及李靖等徵進諫曰李靖王珪皆知禮法此或言者過候如其實然亦可矜恕何者李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后除掃僕隸又靖等出外自不可不與官人相見官人等亦不得不至於宮人出使不與州縣交涉惟得供其飯食自外何所承奉太宗曰公言是也乃釋州縣之罪李靖等亦寢不問通事舍人鄭仁基女年十五六有容色文德皇后請備嬪御太

宗乃聘爲充華詔已施行冊使將行徵聞已許嫁陸氏遽進諫曰鄭氏之女久已許人陛下取之而無顧問播之四海豈爲人父母之義乎臣所傳聞或未指的恐虧盛德情不敢隱君舉必書所願特留神慮太宗聞之大驚乃手詔答之渾自勉責遂停冊使左僕射房玄齡中書令溫彥博禮部尚書王珪御史大夫韋挺等內外羣官奏稱許適陸氏無顯然之狀大禮旣行不可卽止陸氏又抗表云某父存日與鄭家還往時相贈還資財無婚姻交涉太宗謂徵曰羣臣或阿順上旨陸氏何爲分疎徵曰以臣度之其意可議

八編類纂卷五十五

十

將以陛下同於太上皇太宗曰何謂也徵曰太上皇嘗平都城得辛處儉婦處儉時爲太子舍人太上皇之不悅遂令東宮出爲萬泉令無恐懼不全首領此陸氏謂陛下今雖奪之恐陰加譴責所以反復自陳不足多恠太宗笑曰外人意見或當如此然朕之所言未能使人必信長樂公主將出降太宗謂房玄齡等曰長樂公主皇后所生朕及皇后並所鍾愛今將出降禮數欲有所加房玄齡等咸曰陛下所愛欲少加之何爲不得請倍承嘉公主主卽太宗之妹也徵曰不可答漢明帝欲封其子云我子豈得與先帝子

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爲美談。天子姊妹爲長公主。天子之女爲公主。既加長字。則是禮有尊崇。或可恃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太宗然其言。入謂文德皇后曰。我欲加長樂公主禮數。魏徵不肯。文德皇后聞之。大喜。遣中使齎錢二十萬緡。四百匹詣徵宅。宣令魏徵曰。比者常聞公中正。而不能得見。今論長樂公主禮事。不許增加。始驗從來所聞。信非虛妄。願公常保此心。莫移今日喜聞公言。故令將物相賞。公有爭道。勿爲形迹也。蜀王妃父楊舉。號婢爲都官郎中薛仁方。留問未及與奪。其子爲千牛於殿庭。自列云五品。八龍類纂 卷三十四 唐 十一

已上不合留身。以臣父是國親。故生節目。不肯斷決。淹歷歲年。太宗聞之大怒曰。知是我之親戚。尤作如此艱難。不可容也。卽令杖仁方一百。免所居官。徵進諫曰。外家公主舊號難治。武德之中。已多驕逸。仁方既是職司。能爲國家守法。豈可橫加嚴罰。以成外戚之私乎。太宗曰。誠如公言。向未思然。仁方專擅。禁不奏聞。雖不合重罪。宜少示懲。肅答三十放之。十二年春正月。禮部尚書王珪奏三品以上遇親王於路。皆降乘。非禮上曰。卿輩苟自崇貴。輕我諸子。徵曰。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八座。爲王降乘。誠非所宜。

當止。上曰。人生壽夭難期。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他日不爲公輩之主。何得輕之。對曰。自周以來。皆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窺。齊秦禍亂之源。本此爲國者所深戒也。上乃從珪奏。魏王泰。文德后所生。太宗特加寵異。或言三品以上多輕蔑魏王者。太宗怒。御齊政殿。引三品以上入。作色而言曰。我有一口語。欲向卿等道。往前天子是天子。今時天子卽非天子。邪。往前天子兒是天子兒。今時天子兒卽非天子兒。邪。我見隋家諸王一品以下。皆不免其踐頓。我自不許兒子縱橫。卿等何爲蔑我兒邪。我若教之。豈不能折辱卿等房玄齡以下戰慄流汗拜謝。徵正色而進曰。當今羣臣必無敢輕魏王者。然在禮臣子一也。傳稱王人雖微。立諸侯之上。諸王用之爲公卿。若不爲公卿。則下土之諸侯也。今三品以上列爲公卿。詎天子大臣陛下之所敬異。如其小小不是。魏王何得折辱。令國家紀綱替壞。當今聖明。魏王豈得如此。且隋高祖不知禮義。寵縱諸子。使行無禮。辜皆罪。黜不可爲法。亦何足道。太宗聞之。喜形于色。謂羣臣曰。凡語理到。不可不服。朕之所言。身之私愛。魏徵所言。國家大法。朕向者忿怒。謂理在不疑。見魏徵所論。

方始覺屈也。人君發言亦何容易。闕豎使還。妄有所奏。發太宗甚怒。微進諫曰。闕豎雖微。狎近左右。時有言語輕而易信。浸潤之譖。爲患特深。以今日之明。必無所慮。爲子孫教。不可不絕其原。太宗笑曰。非公朕安得聞此。言上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舉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爲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五年。權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詩有寵於上。由是諸大臣數被譴怒。微諫曰。萬紀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訐爲直。以讒爲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若取其無所遺忌。欲以

編類纂

卷之五十五

主

警策羣臣耳。而萬紀等挾恩依勢。逞其姦謀。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奈何昵姦以自損乎。上默然。賜絹五百匹。久之。萬紀等姦狀自露。皆得罪。初。上令羣臣議封建魏徵議以爲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歛。又京畿歲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以封國。邑經費頓缺。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嶺南知州奏馮盎反叛。前後奏者數十輩。乃命將軍簡募等發江嶺數十州兵以討之。徵諫曰。中國初定。瘡痍未復。嶺表瘴癘。山川阻深。且反形未成。無容動衆。馮盎若

反。卽須及中國未寧時。交結遠人。分斷險要。破掠州縣。署置官司。何啻告來數年。兵不出境。此則不反之狀。昭然可知。陛下未有使人親往觀察。卽來朝謁。恐不見明。所以遷延。荷避罪戮。今若遣所司分明曉諭。彼既懷誠信。又喜免禍。必不勞師旅。自至闕廷。太宗乃罷兵。今前蒲州刺史韋叔諧充使。既至。盎卽遣其長子智戴隨叔諧等入朝。太宗曰。初嶺南諸郡州咸言馮盎反。人皆勸朕須振兵威。惟魏徵以爲千石之弩。不爲鼯鼠發機。大國之師。豈爲盜夷興動。朕命一介使人。遂得猶表無事。不勞而定。勝于十萬之師。徵

編類纂

卷之五十五

西

不可不賞。乃賜絹百匹。李靖李勣等擊突厥牙破之。其部落或投延陀。或投西域。而多歸降者。太宗欲于河南處之。徵諫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也。此是上天勦絕宗廟神武。且其積代爲寇。百姓冤讐。陛下以其歸降。不能誅滅。卽宜遣還河北。居其故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之若是。故發猛將以擊之。收取河南以爲郡縣。陛下奈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間。滋息自倍。居我肘腋。甫遇王畿心腹之疾。將爲後患。尤不可居。以河南也。遣居河

南太宗實用彥博計其後十三年四月幸九成宮突厥實利可汗之弟結社率因結故部落犯行宮踰四重幕弓矢亂發衛士死者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率衆會擊之乃馳退入御廐盜馬二十餘匹北走渡渭奔其部奈追獲斬之言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請以右武侯大將軍李思摩爲可汗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北渡還其舊部俾世作藩屏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草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我祖高昌王太宗欲以爲州縣徵諫曰陛下初臨天下高昌王先來朝謁自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後煬帝有商胡稱其過絕貢獻不禮大國遂使王誅再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因而撫之立其子所謂伐罪弔人威德被于遐外爲國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爲州縣常須千餘兵鎮守數年一易每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辦衣資離別親戚一年之後離石空虛陛下終不得高昌報穀尺帛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太宗不從以其地爲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爲庭州置安西都護府于交河城留兵鎮之十七年西突厥入寇帝悔之曰魏徵諸遂良勸我復高昌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新羅國

獻美女徵諫曰今日受納實非其時道路傳聞必生橫議且願詳擇事宜會林邑獻五色鸚鵡徵亦以爲不宜受上喜形于色曰鸚鵡猶能自言其苦思歸其國况二女遠離親戚乎各付使者而遣之高麗等三蕃僧求學至中國遊萊州萊州以問太宗曰不須遣來此非爲學問但覩國家虛實耳徵對曰陛下所爲若善此等固當取則若不善雖拒善夷亦無益也

唐王珪

王珪字叔玠祖僧辯世居郿性沉着志量隱正恬於所遇交不苟合高祖入關李綱薦爲世子府諮議參軍事建康爲太子授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爲州太子已誅太宗召爲諫議大夫時珪與玄齡李靖溫彥博韋綬微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標鑒過庭爲朕言玄齡等材且自謂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請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綬以諫諍爲心耻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微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于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玄齡等亦以爲盡已所長謂之確論坐漏禁近語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左除同州刺史帝名臣俄召拜禮部尚書兼魏王
奉師王見之爲先拜珪亦以師自居問珪何以爲忠
孝珪曰陛下王之君事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事思盡
孝忠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王曰忠孝既聞命願聞
所習珪曰漢東平王蒼稱爲孝最樂願王志之帝聞
喜曰兒可以無過矣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時一主
下嫁以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王上循法度
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于是
與夫人坐堂上王執觴置饌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
姑各備婦禮本於其十三年病帝遣公主就第省視

八編類纂

卷百零七

復遣民部尚書唐儉增損藥膳卒年六十九帝素服
哭別次詔魏王率百官臨哭贈史部尚書諡曰懿始
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毋李嘗曰兒必貴然未
知所與游者何如人兒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
李門大驚刲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
不疑

馬周

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少孤家窶狹嗜學善詩春
秋資曠過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達奚恕數
桢讓周乃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厚以裝使入關

留客汴爲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豐逆
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眾異之
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
何武人不涉學周爲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
惟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
孝人也帝即召之問未至遣使者四輩敦趣及謁見
與語帝大悅詔直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奉使稱
職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匹周上疏曰臣伏見大安
宮在宮城右墻字門闕方紫極爲卑小東宮皇太子
居之而在內大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雖志清

八編類纂

卷百零八

七

儉愛惜人力陛下不敢違而蕃夷朝見四方覲聽有
不足焉臣願營維堞門親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
則大孝昭矣臣伏讀明詔以二十年幸九成宮竊惟
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宮去京三
百里而遠非能旦發暮至也萬一有太上皇恩感欲
卽見陛下何以逮之今茲本爲趨昇行也太上皇留
熱處而陛下走涼處溫清之道臣所未安然詔書既
下業不中止願示還期以開衆惑臣伏見詔宗室功
臣悉就藩園遂胎子孫世守其政竊惟陛下之意誠
愛之重之欲其裔緒承守與國無疆也臣謂必如詔

書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使世官也
且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有不肖子襲封嗣職
兆眾被殃國家蒙患正欲絕之則子文之治猶在也
正欲存之則樂賢之惡已暴也必曰與其毒害于見
存之人寧割恩于已亡之臣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
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以戶邑必以材
行隨器而授雖幹翮非強亦可以免累漢光武不任
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身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
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臣聞聖
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為本故曰孝莫大于嚴父嚴

本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七

父莫大于配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言吾不
與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自陛下踐祚宗廟
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人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
必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何
以貽厥孫謀示來葉邪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
然聖人訓人必以已先之示不忘本也臣聞致化之
道在求賢審官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
慎舉之為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與皂
雜類章蔡提斛斯正無他材獨解調馬雖術踰等夷
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今超授高爵與外廷朝會

賢倡子鳴玉曳履臣竊耻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
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為伍帝善其言除侍御史又言
臣歷觀夏商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
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積德累業恩結于人豈無僻
王賴先哲以免自魏晉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
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僅能
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
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
淺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
世之基豈特恃當年而已哉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

本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七

人設教而大要節儉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愛之如
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上祚遐長而禍亂不
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一而徭
役相望兄去弟還往來遠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
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書
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頗嗟怨以為陛下不存養
之堯之茅茨土階禹之惡衣菲食臣知不可復行于
今漢大帝惜百金之費而罷露臺集上書囊以為殿
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錦繡纂組妨害
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

侈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擾向使高祖之後卽值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物器并諸王妃主服飾皆過靡麗臣聞昧且丕顯後世猶怠作法於治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卽萬歲後聖慮之所當憂也臣竊尋自古黎庶怨叛聚爲盜賊其國無不卽滅人主雖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當修之于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喪而不知其

尺牘類集

卷之三

臣疏

三

身之失故紂笑桀之亡而幽厲笑紂之亡隋煬帝又笑齊魏之失國也今之視煬帝猶以帝之視齊魏也往貞觀初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謠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爲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爲者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在百姓苦樂也且以近事念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王世充李密未能必聚大眾但貯積者固有國

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以資寇邪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爲之今行之不難也爲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而用之不息萬一中國水旱而邊方風塵之警狂狡竊發非徒耗食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厲精爲政不煩遠承上古仰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痛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卽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傳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後世

尺牘類集

卷之三

臣疏

三

皆以誼言爲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無威畧振主如韓彭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封置失宜不豫爲節制以致滅亡人主豈不知其然溺于私愛耳故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其轍也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遇過厚者臣愚慮之非特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王文帝卽位防守禁密同獄囚焉何則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此武帝寵陳思王遺所以苦之也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

不富而族別優賜曾無限極里謠曰金大聖學儉富不
孝奢言其自然也今大聖創業豈惟處置兄弟而已
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奉行臣聞天下者以人爲
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爾縣令既衆不必
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拱
廣廊之上夫復何爲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
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千石高第入爲宰相今
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勲人
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強者入爲
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
八編類纂卷一百一十五
一所以百姓未安殆至于此疏奏帝稱善擢中書舍
人周善敷奏機辯明銳勦中事會裁處周密察攝吏部
尚書周病消退連年疾甚周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
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爲也二十二年卒年
四十八贈幽州都督陪葬昭陵自周亡帝思之甚將
假方士術求見其儀形高宗即位追贈尚書右僕射
高唐縣公垂拱中配享高宗廟廷子載咸亨中爲司
列少常伯與裴行儉分掌選事言吏部者稱裴馬焉
終雍州長史

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四

左編

臣類

唐郝處俊

字成

郝處俊安州安陸人父相貴因隋亂與婦翁許紹據
峽州歸國拜潞州刺史封觀山縣公處俊甫十歲而
孤故吏歸于謙賜之已能讀不受及長好學嗜漢書
崖畧時誦貞觀中第進士解褐著作佐郎襲父爵累
遷吏部侍郎高麗叛詔李勣爲沮江道大總管處俊
副之師入虜境未陣賊遽至舉軍危駭處俊方據相
床體胖安餐乾脯不顧密簡精銳擊之虜衆壯其
謀入拜東臺御史浮屠盧伽逸多治丹曰可以續年
高宗欲遂餌之處俊諫曰修短固有命異方之劑安
得輕服哉昔先帝詔浮屠那羅邇婆寐案其方書爲
秘劑取靈鷲佐石歷歲乃能就先帝餌之俄而大漸
上醫不知所爲羣臣請顯戮其人議者以爲取笑夷
狄故法不得行前鑑不遠惟陛下深察帝納其言第
拜盧伽逸多爲懷化大將軍進處俊同東西臺三品
咸亨初幸東都大于監國諸宰相皆留而處俊獨從
帝嘗曰王者無外何爲守禦而重門擊柝庸待不虞

唐書

那我曾疑秦法爲寬荆軻匹夫耳七首猶發羣臣皆
荷戟待莫敢拒豈非習慢使然處俊對曰此乃法急
耳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邪魏
曹操者令曰京城有發九卿各守其府後殿才亂與
徒數十人攻左掖門操登銅雀臺望之無敢救者時
王修爲奉常聞變召車騎未至領官屬步至宮門操
曰此來者必王修也此由修察機變故冒法赴難
向若居常則遂成禍矣轉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初顯
慶中令狐德棻劉胤之等國史其後許敬宗復加緒
次帝恨敬宗所紀失實更令宰相刊正且曰朕昔從
幸未央宮辟仗既過有橫刀伏草中者先帝欲擊却
謂朕曰事發當歾數十人汝可命出之史臣惟叙此
爲實處俊曰先帝仁恩博博類非一臣之弟處傑被
擇供奉時有三衛懷拂御衣者懼甚先帝曰左右無
御史我不汝罪帝曰此史臣應載處俊乃表左史李
仁實欲刪整仍辭會仁實歾而止上元初帝親醺翔
鸞閣時赤縣與太常音技分東西兩帝詔雍王賢主
東周王顯主西因以角勝處俊曰禮所以示童子無
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二王春秋少意操未定乃
分朋造黨使相誇彼俳兒伶子言辭無度爭勝負相

議謂非所以尊仁義示維和也帝遽止歎曰處俊遠
諫非衆臣所逮遷中書令帝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
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道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
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聽見
于天下降災諸人皆魏文著令帝崩不許皇后臨
朝今陛下奈何欲身處二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
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三應謹守祖廟傳之子孫不
宜持國與人以喪厥家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言
可從惟陛下不疑事遂引又迎太子左庶子拜待中
罷爲人少保開耀元年卒年七十五帝哀歎其忠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三
舉哀光順門祭以少牢賜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
詔百官赴哭官庀葬事子壯叟固辭未聽裴炎爲白
帝曰處俊臨亡諫臣曰生無益于國死無煩費凡詔
賜願一罷之帝聞惻然答其意止贖物而已處俊資
約素土木形骸然臨事敢言自秉政在帝前議論諄
諄必傳經義凡所規獻得大臣體武后雖忌之以其
操履無玷不能害孫象賢垂拱中爲太子通事舍人
后素街處俊故因事誅之臨刑極罵乃歿后怒令離
磔其尸斷夷祖父棺塚自是法司每將刑人必先以
木杙窒其口然後加刑訖則天世

唐魏元忠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爲太學生跌蕩少檢久不調整
厓人江融曉兵術撰九州設險圖備載古今成敗用
兵之事元忠從之游盡傳所學儀鳳中吐蕃數盜邊
元忠上封事洛陽宮言命將用兵之要曰賞者禮之
基罰者刑之本禮崇則謀夫竭其能賞厚則義士輕
其死刑正則君子勗其心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賞罰
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藥石吐蕃本非疆敵而薛仁
貴郭待封至棄甲喪師脫身以免國家寬政罪止消
除網漏孤舟何以過此雖陛下顧收後効然朝廷所
以編類纂 卷五十四 四
少豈止一二人乎太宗在高麗總管張君又不進擊
賊斬之旗下臣以爲仁貴等敗重于君又使早誅之
諸將豈復有負哉凡人識不經遠皆言吐蕃戰前隊
畫後隊方進甲堅騎多而山有氣瘴官軍遠人前無
獲不積設數百萬無大舉之資臣以爲吐蕃之望中
國猶孤星之對太陽夷狄離禽獸亦知愛其性命豈
肯前盡死而後進哉由殘迫其人非下所願也向使
將能殺敵橫尸蔽野歛其頭顱以爲京觀則此虜聞
官軍鍾鼓望塵卻走何暇前隊皆歿哉自仁貴等覆
師喪氣故虜得跳梁上谷又師行必藉馬力不數十

萬不足與虜爭。臣請天下自王公及齊人挂藉之口。人稅百錢。又弛天下馬禁。使民得乘大馬。不爲數限。官藉其凡。勿使得隱。不三年。人開畜馬五十萬。即詔川縣以所稅口錢市之。若王師大舉。一朝可用。且虜以騎爲強。若一切使人乘之。則市取其良。以益中國。使得漸耗虜兵之盛。國家之利也。高宗善之。授秘書省正字。直中書省。仗內供奉。遷監察御史。帝嘗從容曰。外以朕爲何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帝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失革業。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選用之。聞其夙願而無及。

八指須集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去矣。敬猷博徒不知戰。且其兵寡易搃。大軍臨之。勢宜克。敬業畏直。擣江都。必將邀中路。吾今乘勝進。又以逸擊勞。破之必矣。譬之逐獸。弱者先擒。今舍必擒之弱。而趨難敵之強。非計也。幸逸乃引兵擊淮陰。敬猷脫身遁。遂進擊敬業。平之。還授司刑正。遷洛陽令。貽周典獄。當以平陽楚功。得流歲餘。爲御史中丞。復爲來俊臣所構。將就刑。神色不動。或者宗室子。三卜餘尸。相枕藉于前。元忠顯曰。大丈夫行居此矣。俄赦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免死。傳聲及于市。諸囚歡呼。元忠獨堅坐。左右令起。元忠曰。未知實否。旣而隱客至。宣詔已。乃徐謝。亦不改容。流費州。復爲中丞。歲餘。貽侯思正獄。仍放嶺南。酷吏誅人多訟元忠者。乃詔復舊官。因侍宴。武后曰。卿累負謗。燦何邪。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史如獵者。苟須臣肉爲之美耳。彼將殺臣以求進。臣顧何辜。聖曆二年。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遷御史大夫。兼檢校洛州長史。治號威明。張易之。家如暴百姓。橫甚。元忠嘗殺之。權豪憚服。俄爲龍右諸軍大使。以計吐蕃。又爲靈武道行軍大總管。馭突厥。元忠馭軍持重。雖無赫然功。而亦未嘗敗。中宗在東宮。爲檢校左庶子。時二張勢傾朝廷。元忠嘗奏。

八指須集

卷一百一十六

六

曰臣承先帝之顧且受陛下厚恩不能徇忠使小人在君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司禮丞高歡太平公主之所愛也會太后不豫張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駕爲元忠所誅乃譖元忠與張昌宗太后老與不若挾天子爲久長太后怒下元忠將使與昌宗廷辯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太后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鳳閣舍人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人編類集卷之五

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兄弟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日者元忠初衣紫臣以郎官往賀元忠語客曰無功受寵不勝慙懼臣實言曰明公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彼伊尹周公皆爲臣至忠古今仰慕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且臣豈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附元忠宜致族滅但臣思元忠冤不致誣之耳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太后怒命宰相與河內王武懿宗共問之說所執如初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戾失天下望蘇安恒亦上疏以爲陛下革命之初人以爲納諫之主暮年以來人以爲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獄里巷怛怛皆以爲陛下委信姦寇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于私室而箠口于公朝畏廷易之等意徒取死而無益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彫弊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不安別生他變爭鋒於朱雀門內問鼎于大明殿前陛下將何以謝之何以禦之易之等見其疏大怒欲殺之賴朱敬則及鳳閣舍人相彥範著作郎陸澤魏知古保救得免九月丁酉貶元忠爲高要尉說皆流嶺表元忠辭

日言於太后曰臣老矣今向嶺南十歲一生陛下他日必有思臣之時太后問其故時易之昌宗皆侍側元忠指之曰此二小兒終爲亂階易之等下殿叩膺自擲稱寬太后曰元忠去矣殿中侍御史王陵復奉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陵曰魏公以忠獲罪陵爲義所激顧沛無恨景歎曰環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僕崔貞慎等八人發元忠于郊外易之詐爲告客人崇明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太后使監察御史馬懷素鞠之謂懷素曰茲事皆實畧問遠以聞頃之中

九

使督趣者數四曰反狀皎然何稽留如此懷素請崇明對質太后曰我自不知崇明處但據狀鞠之安用告者懷素據實以聞太后怒曰卿欲縱反者邪對曰臣不敢縱反者元忠宰相謫官貞慎等以親故追送若誣以爲反臣實不敢昔樂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租不以爲罪况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逆者乎且陛下操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失若命臣推鞠臣敢不以實聞太后曰汝欲全不罪邪對曰臣智識愚淺實不見其罪太后意解貞慎等由是獲免中宗復位召爲衛尉卿同中書門下三品進

侍中武后崩帝居喪軍國事委元忠裁可安樂公主私請廢太子求爲皇太女帝以問元忠元忠曰公主而爲皇太女駙馬都尉當何名王忠曰山東木疆安知禮阿母子尚爲天子我何嫌宮中謂武后爲阿母子故主稱之元忠固稱不可自是語塞武三思用事京兆韋月將渤海高軫上書言其惡帝榜殺之後莫敢言王同皎謀誅三思不克反被族元忠居其間依違無所建明初元忠相武后有清正名至是輔政天下傾望冀輪正王室而稍揮權幸不能賞善罰惡譽望大減陳郡男子袁楚客者以書規之曰太子天下

十

本誓之大樹無本則枝葉零悴國無太子朝野不安今皇子既長未定嫡嗣是天下無本猶樹而忘根枝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晏之間言于上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曠而不置則朝廷一失也幕府者丈夫之職今公主並開府置吏以女處男職而望陰陽不愆風雨時若得乎此朝廷二失也今度人既多緇衣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賈附權門皆有定直昔之賣官錢人公府今之賣度錢入私家此朝廷三失也今倡優之輩固耳目之奸遂授以官非輕朝廷亂正法邪人君無私私恣害物私賞賈財况私人以官

乎此朝廷四出。詔博求多士。雖有好賢之名。無得賢之實。蓋有司選士。非賄即勢。非爲官擇吏。乃爲人擇官。葛洪有言。舉秀士不知書。察孝廉。獨如泥。此朝廷五失也。閹豎者。給官掖。擅除事中。古以來疏賢。哲親近習。乃委之以事。授之以權。故豎刁亂齊。伊戾敗宋。後漢時。用事尤甚。晚節卒亂天下。今大君中興。獨有閹宦。坐升班秩。既無正缺。率授員外。乃盈千人。綰青紫。耗府藏。此朝廷六失也。古者茅茨采椽。以儉約遺子孫。所以愛力也。今公主所賞。傾府庫。所造皆官供。其疏築臺沼。崇時觀。靡造之終。歲功用不絕。夫爲君者。以愛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助。衰而反害之。是使人主受謗天下。此朝廷七失也。官以安人。非以害人也。天下今困於州牧縣宰。非以選進。割剝自私人。不聊生。是有愛而上不卹也。而更員外置官。非助繁歟。夫人情自以員外吏。恐下不已。畏也。必峻法懼之。恐財不已。奉也。必枉道奪之。欲不亂。可得哉。古語有之。十羊九牧。羊旣不得食。人亦不得息。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此言正員猶難。其備冗員之外。于此朝廷八失也。近封畿夫人。皆先帝宮嬪。而今出入禁掖。使內言必出。外言必入。罔將弄君之法。繼而不

禁。非所以重宗廟。固國家。此朝廷九失也。不以道事其君者。所以危天下也。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安天下之臣。不可不任。今有引鬼神執左道。以惑主者。其鬼神爲難知。故疑其詐。而據非才之地。食非德之祿。此固盜也。此朝廷十失也。君疾不正。誰與正之。元忠得書。益慙。以三思專權。思有以誅之。會節愍太子起兵。與聞其謀。太子已誅。三思引兵走關下。元忠子太僕少卿昇。過於永安門。太子脅使從。戰已而被殺。議者未辨逆順。元忠誦言曰。旣誅賊。謝天下。雖成鼎鑊。所甘心。惟太子沒爲恨耳。帝以其嘗有功。且爲高宗武后素所禮。置不問。兵部尚書宗楚客等大怒。固請夷其族。不聽。元忠坐繫大理。貶渠州司馬。宗楚客令給事中冉祖雍奏言。元忠旣犯大逆。不應出佐渠州。楊再思李嶠亦贊之上。謂再思等曰。元忠驛使日久。朕特矜容。制命已行。豈宜數改輕重之權。應自朕出。卿等頻奏。殊非朕意。再思等惶懼拜謝。監察御史袁守一復奏。彈元忠曰。重俊乃陛下之子。猶如昭慈元忠。非勲非戚。焉得獨漏嚴刑。又貶元忠務州尉。頃之楚客又令袁守一奏言。則天昔在三陽宮。不豫。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竊奏以爲不可。此則元忠懷

逆日久請加嚴誅上謂楊再思等曰以朕思之人臣
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小疾遽請太子知事此乃
仁傑欲樹私恩未見元忠有失守一欲借前事以陷
元忠其可乎楚客乃止元忠行至涪陵而卒年七十
餘唐宗詔陪葬定陵開元六年諡曰貞

唐姚崇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授濮州司倉參軍五遷夏
官郎中拜丹援河止兵微進崇奏決若流武后賢
之即拜侍郎后嘗語左右往周興來俊臣等數治詔
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畀近臣臨問

宋書

主

皆得其手牒不寬朕無所疑即可其奏自俊臣等誅
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欲得無冤邪崇曰自垂拱後被
告者類自誣當是時以告言爲功故天下號曰羅織
甚於漢之鉤黨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尚不自保敢
一搖手以悖酷吏意哉且被問不承則重罹其慘如
張虔暘李安靜等皆是也今賴天之靈發悟陛下凶
豎殲夷朝廷又安臣以一門百口保内外官無復反
者陛下以告牒置弗推後若反有端臣請坐知而不
告后悅曰前宰相務順可貽我爲淫刑主聞公之言
乃得朕心賜銀千兩聖曆三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

唐書

事俄兼相王府長史復兼夏官尚書崇建言臣事相
王而夏官本兵臣非惜威恐不益王乃詔改春官張
易之私有請於崇崇不納易之謂於后降司僕卿猶
同鳳閣鸞臺三品出爲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謀
誅二張崇遂自屯所還遂參計議以功封梁縣侯后

遂上陽宮中宗率官官起居王公更相慶崇獨流涕
東之等曰今豈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崇曰比與
討逆不足以語功然事天后久違舊主而泣人臣終
節也由此獲罪甘心焉俄爲亳州刺史後五王被害
而崇獨免歷宋常越許四州唐宗立拜中書令崇與
人編類纂

宋書

古

宋景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廢上從之罷斜封官
凡數千人景雲二年殿中侍御史崔滋太子中允薛
昭崇言於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恩命已布姚元
之建議一朝盡奪之彰先帝之過上以爲然制諸緣
敘封別敕授官先停任者金量材欲用時玄宗在東
宮太平公主干政宋王成器等分典閑廐禁兵崇與
宋璟建請主就東都出諸王爲刺史以一人心帝以
謂主主怒太子懼上疏以崇等恭聞王室請加罪貶
爲中州刺史徙同州刺史先天元年玄宗即位講武
新豐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請行在路

帝亦密召崇崇至帝方微謂浪即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爲樂張璪謂臣當爲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讀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爲獵師老而猶能帝悅與俱馳逐接連如言帝權甚既罷乃咨天下事溪溪不知倦帝曰卿宜逐相朕崇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絕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邀功可乎比來王伋冒觸憲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嘆舌之任出聞人之口臣願宜堅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浸亦爲之臣願租賦外一切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發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飲融羣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間舉亂天下國家爲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世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

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遷紫微令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奏度人爲僧兼以僞妄富戶強丁多削髮以避徭役崇上言上從之命有司沙汰僧尼以僞妄還俗者萬二千餘人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彈奏業爲之請勅紫微黃門覆按崇與盧懷輿等奏仙童罪狀明白御史所言無所枉不可縱捨上從之由是貴戚束手二月庚寅朔大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崇上賀請書之史冊從之申王成義請以其府錄事閻楚珪爲府參軍上許之崇上言量材授官當歸有司若緣親故之恩得以官爵爲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十六

惠踵習近事實系紀綱事遂寢由是請謂不行或告太子少傅劉幽求太子詹事鍾紹京有怨望語下紫微省接問幽求等不服崇言於上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閑職似有沮喪人情或然功業既大崇寵亦深一朝下獄慮驚遠聽乃貶幽求爲睦州刺史紹京累州刺史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武后製豫州鼎銘其末云上玄降鑒方建隆基以爲上受命之符崇表賀且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三年以虛懷慎檢校吏部尚書兼黃門監崇嘗有子喪謂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庶不能決惶恐入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

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德色
顧謂崇微舍人齊肅曰余爲相可比何人幹木對崇
曰何如管晏肅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
於身公所爲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如
何肅曰公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
豈易得哉懷慎與崇同爲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
之時入謂之作食宰相崇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
齊齡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資所疑旣而歎曰
欲知古問高君欲如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新興
王晉爲雍州長史坐豫太平公主謀被誅僚吏皆奔
八編類纂

散他司功李撝步從不次在官之禮仍哭止尸崇聞
之曰崇布之傳也及爲相擢爲尚書郎上謂宰相曰
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日使
入內侍讀虛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以懷素爲左散
騎常侍使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每至閣
門令乘肩輿以進待以師傳之禮或上言按察使何
授公私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上命召尚書省
官議之崇以爲今止擇十使猶恐未盡得人況天下
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
止尚書左丞韋珍奏鄭若多不堪職請沙汰改授他

官珍尋出爲刺史宰相奏舉擬冀州勅次小州崇奏
言臺郎賁忌及不稱職稱稱沙汰乃是奉公臺郎甫
爾敗官珍即貶黜於外議者皆謂郎官謗傷臣恐後
來左右丞相指以爲戒則省事何從而舉伏望詳察乃
除冀州刺史崇嘗於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不答
其語崇懼再三言之卒不答崇趨出出御史爲捕蝗
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
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應命崇移
書謂之曰聰傷主德不勝妖今妖不勝德古者良守
蝗避其境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祝食

八編類纂

卷五

其

苗忍而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
得蝗四十萬石帝復問崇對曰昔魏世山東蝗小忍
不除至人相食後秦有蝗草木皆盡牛馬至相噉毛
今飛蝗所在充滿加復蕃息且河南河北家無宿藏
一小獲則流離安危繫之且計蝗終不能盡不愈於
養以遺患乎帝然之黃門監盧懷慎曰凡天災安可
以人力制也且殺蝗多必戾和氣願公思之崇曰昔
楚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斷蛇福乃降今蝗幸可驅
若縱之數且盡如百姓何殺蟲救人禍歸於崇不以
該公也蝗害訖息會懷慎卒崇病瘵移告凡大政事

帝必令源乾曜就咨焉。乾曜所奏善。帝則曰是必崇
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乾曜謝其未也。乃已。帝
欲崇自近詔。使寓四方館。日遣問飲食起居高醫。尚
食踵道崇。以館局華大。不敢居。帝使語崇曰。恨不處
禁中。此何避。是時上初即位。務修德政。軍國庶務多
訪於崇。同時宰相盧懷慎。源乾曜等。但唯諾而已。崇
獨當重任。明於吏道。斷割不滯。然縱其子光祿少卿
彝宗。正少卿昇廣引賓客。受納饋遺。由是爲時所譏。
久之。紫薇史趙誨。受夷人賕。當依崇素親。倚署奏營。
減帝不悅。時曲赦京師。惟誨不原。崇惶懼上還幸。敗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九

公

引宋璟自代。乃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帝將幸東
都。而太廟屋自壞。時肅宗崩未踰歲。帝問宰相宋璟
蘇頌同對曰。三年之喪未終。不可以行幸。壞壓之變。
天所以示教戒。陛下宜停東巡。修德以答。至諫。帝以
問崇。對曰。臣聞隋取符堅故殿。營廟而唐因之。且山
有朽壤。尚不免崩。既久來枯木。自當摧折。但壞與行
會不緣行而壞。且陛下以開中元。元輪餉告勞。因以
幸東都。所以爲人不爲已也。百司已戒。供擬既具。請
車駕如期。期舊廟難復。完盍奉神主。舍太極殿更作
新廟。伸誠爲大孝之德也。帝曰。卿言正契朕意。賜絹

三百匹。詔所司如崇言。天子遂東。因詔五日一入
闕。供奉八年。授太子少保。以疾不拜。明年辛酉。年七十
二。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獻。十七年。追贈太子太保。
時承權戚干政之後。紀綱大壞。先天末。宰相至十七
人。臺省要職。不可數崇。常先有司。罷凡職。修制度。擇
百官。各當其才。請無廣釋道。無數移吏。繇是天子責
成於下。而權歸於上矣。然資權滿始爲同州。張說以
素憾。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殿中監
丞姜皎言於上曰。陛下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
今得之矣。上問爲誰。皎曰。姚崇。文武全才。真其人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十

上曰。此張說之意也。汝何得而欺罪。當放皎叩首服。
上即遣中使召崇。請行在。及當國。說懼。潛請岐王申
款崇。他日朝衆趨出。崇曳踵。爲有疾狀。帝召問之。對
曰。臣損足。口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間。以
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
恐爲所誤。故憂之。於是出說相州。崇與張說同爲宰
輔。各懷疑阻。張衡之頗切。崇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
吾不協。衆隙甚深。然其人素懷奢侈。尤好服玩。吾身
殺之後。當來弔汝。具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
帳前。張若不顧汝家族。無類矣。若顧此。當錄玩用。致

之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先磐石以待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當過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有憾若徵碑文以刊削爲辭常引視鑄石仍告以聞上崇殺張果至目其服玩者三四崇家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敘致該詳時謂極筆其畧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亨育之功全數日果達使珥本以爲辭未周密欲加刪改姚氏諸子引使者視其碑仍告以奉御使者復命張悔恨撫膺曰姚崇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魏知古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知古慙焉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人編纂

朱夏西

三

時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爲人多欲而寡慎是必常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或爲隱微以言動之及聞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其見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遂知古外必謂陛下私臣乃止然卒罷爲工部尚書

唐宋璟

宋璟邢州南和人璟耿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辭舉進

士中第爲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居官耿正武后高其才張易之誣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爲驗將廷辨說惶遽環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誣正人以求苟免緣此受謫芬香多矣若不測者吾且叩閭救將與子偕死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璟後遷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引相王觀吉凶者璟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璟曰謀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勿之等貴寵臣言之且有禍然激於義不悔后不憚宰相姚璿遽傳詔令出璟曰今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意解許狀易之等

朱夏西

三

就獄俄詔原之勅二張請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願左右數曰吾悔不先碎豎子首而今亂國經嘗晏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諸事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邪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奈何謂五郎爲卿璟曰以官正當爲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會有喪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謁通禮意易之等後至促步前璟舉笏却批唯唯故積怨常欲中傷后知之得免然以數忤旨詔按獄楊州璟奏按

二張亦
則矣

州縣總監察御史職耳。又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辭曰：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出使，仲翔罪止贓。今使臣往，此必有危臣者。既而詔副李嶠使隨蜀環復言：隨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非朝廷故事，終辭易之。初，冀環出，則劾奏誅之，計不行。乃伺環家婚禮，將遣客刺殺之。有告環者，環乘庫車，舍他所，刺不得發。俄二張戎乃免，神龍初，遷黃門侍郎。武三思怙恣寵，數有請於環，環厲聲答曰：「今復子明辟，王宜以候就第。」安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事乎？後章月將告三思，詔官掖，三思諷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誅成，環請付獄。

人編類集

卷一百四十四

三

按罪帝怒，岸巾出側門，謂環曰：「朕謂已誅矣，尚何請？」環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按而後行。帝愈怒，環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詔環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水歲大饑，三思封邑在貝州，專使徵其租，環拒不與，故為所排，遷洛陽長史。肅宗立，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東宮，兼右庶子。太平公主不利東宮，管駐輦光範門，伺執政以諷環曰：「太子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與姚崇白奏出公主，肅王於外。帝不能用，貶楚州刺史，遷雍州長史。玄宗開元初，

以雍州為京兆府，後為尹。進御史大夫，坐小累為廣州都督，召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侍中。帝幸東都，次嶠谷，馳道臨，稽擁車駕，帝命黜河南尹知頌，使等官環曰：「陛下富春秋，今始巡狩，以道不治而罪二臣，縣此相錄，後有受其敝者。」帝遂命捨之。環謝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思在下，姑聽待罪於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矣。帝善之，累封廣平郡公。初上徵時，與太常卿姜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皎預有功，由是寵遇，羣臣莫及。常出入臥內，與后妃聯榻宴飲，賞賜不可勝紀。宋璟言皎權寵太盛，所以安之上，亦以為然。因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重，不令南陽故人以優閑自保，皎宜放歸田里。」官勳皆如故。初，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人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衡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讒惡。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候仗下，於御座前屏左右，密奏。監奏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

人編類集

卷一百四十四

五

互相彈奏。率以險說相傾覆。及宋璟爲相。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祕索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帝嘗命璟與蘇頌制主子名與公于號。遂差以所封且詔別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璟奏言七子均泰。詩人所稱。今若同等別封。或毋能于愛。恐傷鵲鳩之平。昔袁盎却引慎夫人。沛文帝納之。夫人亦不爲嫌。以其得長久計也。臣不敢別封。帝歎重其賢。是時勅禁惡錢重二銖四分以上。乃得行。欲人間惡錢鎔之更鑄。於是京城紛然賣買殆絕。璟與蘇頌請出太府錢二萬緡置南北市。以平價買百姓不售之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四

三

物可充官用者及聽兩京百官豫假俸錢。庶使良錢流布人間。從之。有薦山人范知辨文學者并獻其所爲文。宋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伎諛。山人當極言議。議宜倫合。苟容文章。若高自宜從。選舉求試不可別奏。璟奏括州司馬李邕。懷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畧文詞。但性多異端。好是非。改鑒若全引進。則咎悔必至。若長棄捐。則才用可惜。南除渝峽二州刺史。皇后父王仁皎卒。將葬用昭成皇后家寶孝誠故事。瑱五丈一尺璟等請如著令。帝已然。可明日復詔如孝誠者。璟遂詔曰。惜禮厚葬。前世所誠。故古墓而不

墳。人子於哀迷則未皇以禮自制。故聖人制齊斬經。免衣裳棺槨各有度數。雖有賢者斷其私懷。中官若謂孝誰踰制。初無非者。一切之令固不足以法。貞觀時嫁長樂公主。魏徵謂不可加長公主。太宗欣納。而文德皇后降使厚謝韋廉人。追王其父。擅作鄴陵而禍不旋踵。國家知人情無窮。故爲制度。不因人以撻動不變法。以愛惜比來人間兢務靡。至今以後父重成不愛乏用。高塚大寢。不畏無人。百事官給一朝可就而區區屬聞者。欲成朝廷之政。中官之美。爾儻中官情不可奪。請準令一品陪陵墳四丈。差合所宜。帝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曰。朕常欲正身紀綱天下。於后。容有私邪。然人所難言。公等乃能之。即可其奏。又遣使發錄。謂四百匹。會日食帝素服。侯發錄因多所貸。遺賑恤災。患罷不急之務。璟曰。陛下降德音。卹人隱。未有輕繫。惟流歎不免。此古所以慎赦也。恐議者直以月餘修刑。日無修德。或言公野之變。真。有揣合臣以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止女謁杜說。大此所謂修德也。因圖不擾。兵甲不漬。官不苛治。軍不輕進。此所謂修刑也。陛下常以爲念。雖有虧食。將轉而爲福。又何患乎。且君子耻言浮於行。願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上以岐山令

大員可
而後付
之元
此此
善此

上仁琛藩邸故吏令與五品官璟奏故舊恩私則天有例除官資歷非無公道仁琛雖緣舊恩已獲優改今若載蒙起獎遂於諸人不類又是后族須杜輿言乞下吏部檢勘有無負犯於格應留請依資稍注擬從之寧王憲奏選人薛嗣先請受微官事下中書門下璟奏嗣先兩選齊郎雖非灼然應留以懿親之故固應微假官資在景龍年中常有累勅處分謂之斜封自大明臨御茲事杜絕行一賞命一官必是緣功與才皆歷中書門下嗣先幸預姻戚不為屈法許臣等商量理付吏部知不出正勅從之先是朝集使往八編類纂卷一百一十五

兆入權梁山謀逆勅河南尹王怡馳傳往按牢城充請久未決乃命璟為西京留守覆其獄初梁山說稱婚集多假貸吏欲并坐貸人璟曰婚禮借索大同而狂謀率然非所防億使知而不假是與為反貸者弗知何罪之云平縱數百人王毛仲有寵於上百官附之者輻輳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對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呼邪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然上笑曰朕明日為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昏事卿等宜與諸達官悉詰其第既而日中眾客未敢舉箸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厄遽稱腹痛而歸璟之剛直老而彌篤十七年為尚書右丞相而張說為左丞相源乾曜為太子少傅同日拜有詔太官設饌太常奏舉會百官尚書省東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十八年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始奏用循資格璟爭之不能得二十年請致仕許之仍賜全祿道若洛乘輿東巡璟謁道左詔索王勞問別遣使賜藥餌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諡文貞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始自廣州入朝帝遣內侍楊思勗驛迎之未嘗交一言思勗

自以將軍貴幸訴之帝帝益嗟重璟爲宰相務清政
刑使官人皆任職聖歷後突厥默啜負其強數窺邊
侵九姓拔曳固負勝輕出爲其狙擊斬之入蕃使郝
靈佺傳其首京師靈佺自謂還必厚賞璟顧天子方
少恐後干寵蹈利者夸威武爲國生事故抑之驗年
纔授右武衛郎將靈佺恚憤不食少張嘉貞後爲相
開堂案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姚朱相繼
爲相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
清省百姓富歲唐世賢哲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
莫得比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三

延陵顏太師集卷之八 校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五
左編

臣類

相臣

唐張說

守成

張說字道濟洛陽人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說所對第一授太子校書郎遷左補闕張易之誣陷魏元忠也援說爲助說廷對元忠無不順言忤后旨流欽州中宗立召爲兵部員外郎累遷工部兵部二侍郎睿宗即位擢中書侍郎玄宗爲太子說與褚無量侍讀尤兄親禮踰年進同平章事監修國史景雲三年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五

一

帝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意兵入宮爲我備之左右莫對說進曰此說臣謀動東宮爾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奸膽破蜚禍塞矣帝悟下制如說言明年皇太子即皇帝位太平公主引蕭至忠崔浞爲宰相以說不附已授尚書左丞罷政事爲東都留守說知太平等懷逆乃因使以佩刀獻玄宗請先決策帝納之至忠等已誅召爲中書令封燕國公始武后末年爲潞寒胡族中宗嘗乘樓縱觀至是因四夷來朝復爲之說上疏曰韓宣適魯兄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况天朝乎今四夷請和

姓名

使者入謁當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也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乞寒潞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汨泥揮水盛德何觀焉恐非干羽柔遠樽俎折衝之道納之自是遂絕素與姚崇不平罷爲相州刺史河非道按察使坐累徙岳州說既失執政意內自懼雅與蘇瓌善時瓌子頊爲相因作五君詠獻頊其一紀瓌也侯瓌忌日致之頊覽詩嗚咽未幾見帝陳說忠與有勳不宜弃外遂遷荊州長史俄檢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見帝大喜授檢校并州長史兼修國史勅齋桑即軍中論議朔方軍大使王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五

二

暖誅河曲降虜阿不思也九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懼說持節從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宿帳下召見酋豪慰安之副使李憲以虜難信不宜涉不測說報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利士當見危致命亦吾效死秋也由是九姓遂安暖後討蘭池叛胡康待賓詔說相聞經略時党項羌亦連兵攻銀城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破之遁北駱駝堰羌胡自相猜夜聞待賓遁入鐵走山餘衆奔潰說招納党項使復故處副使史獻請盡誅之說不從曰王者之師伐叛柔服而已豈可殺已降邪秦置麟州以安

漢泉明年認爲朔方節度大使親行五城督士馬時
慶州方渠降胡康願子及自爲可汗掠牧馬西洩河
出塞說進討至木柰山擒之俘獲三千乃議徙河曲
六州殘胡五萬於唐鄧充豫間空河南朔方地以功
賜實封三百戶故時邊鎮兵贏六十萬說以時平無
所事請罷二十萬還農天子以爲疑說曰邊軍雖廣
諸將自衛營私爾所以制敵不在衆也以陛下之明
四夷畏威不慮減兵而招寇臣請以閫門百口爲保
帝乃可初諸衛府兵自底丁從軍卒而免其家不免
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說建議請召募

入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三

壯士克宿衛不問色役優爲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
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
後所謂驍騎者也兵農之分自此始矣上置麗正書
院聚文學之士秘書監徐堅會稽賀知章監祭御史
趙冬曦等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爲修書使以總之
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此屬無益於國
徒爲糜費欲悉奏罷之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
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擇
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陛下之言何不達也上聞
之重說而薄堅是歲張說奏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四

列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上以山東旱命遷臺閣名
臣以補刺史黃門侍郎王中立中書侍郎崔沔禮部
侍郎韓休等五人出爲刺史初張說引崔沔爲中書
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設
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事乃無失侍郎今之貳
也豈得拱默而已由是遇事多所異同說不悅因是
出之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爲之由
是與不平十三年張說草封禪議上之張九齡言於
說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辯給多權數不可不備說曰
鼠輩何能爲融恨之乃與崔隱甫李林甫共劾奏說
引術士王慶則夜祠禱解而奏表其間引僧道岸窺
謁時事昌署右職所親史張觀范堯臣依城說勢市
權招賂擅給太原九姓羊錢千萬帝怒詔乾曜隱甫
刑部尚書韋抗即尚書省鞠之發金吾兵圍其第說
兄左庶子先詣朝堂刑耳列究帝遣高力士往視見
說蓬垢垢面席藁家人以瓦器饋脫粟鹽蔬爲自罰
愛懼者力士還奏且言說往納忠於國有功帝憮然
乃停說中書令誅慶則等坐者猶十餘人說既罷政
事在集賢院專修國史又乞停右丞相不許然每軍
國大務帝輒訪焉上欲立武惠妃爲皇后或上言武

氏乃不共戴天之讐豈可以爲國母人間盛言張說欲取立后之功更圖入相之計但太子非妃所生如自有子若登宸極太子必危上乃止然宮中禮秩一如皇后隱甫等悉說復用巧文詆毀素忿說者又著疾邪篇帝聞因令致仕說始爲相時吐蕃自恃其強致書用敵國禮詞旨倖慢帝怒之遂自東封說言於上曰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餘年耳涼河部不勝其弊雖師屢捷所得不償所亡聞其悔過求和願聽其款服以紓邊人上曰俟吾與王君奐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奐勇而無謀常思僥倖若二國和

入鑑類纂

卷五十五

五

親何以爲功吾言必不用矣及君奐入朝果請深入討之後君奐破吐蕃於青海西說策其且敗因上舊州圖羊於帝以中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聞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歡焉帝識其意納之賜段十匹後瓜州失守君奐死十七年復爲右丞相卒年六十四諡曰文貞始帝欲授說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爲稱固辭乃免後宴集賢院故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吾間儒以道相尚不以官闕爲先後太宗時修史十九人長孫無忌以元舅無安不肖先舉爵長安中與

修殊英當時學士亦不以品秩爲限於是引鵬同飲時服其有體開元後宰相不以姓著者曰燕公云大曆中詔配享玄宗廟

唐諫類

蘇頌字廷碩雍州武功人弱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第進士調烏程尉武后封嵩高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左司禦率府曹曹參軍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載遷監察御史長安中詔覆來俊臣等冤獄頌驗發其誣多從從宥遷給事中修文館學士拜中書舍人時頌父讓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

入鑑類纂

卷五十五

六

同在禁苑朝廷崇之玄宗平內難書詔與委獨頌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吏白曰可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浦泉吾所不及遷太常少卿仍知制誥遭父喪起爲工部侍郎辭不拜終制乃就職帝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乎對曰陛下任賢惟所命何資之計乃詔以頌爲中書侍郎加知制誥給改事食給食自頌始時李又判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壽蘇味道支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頌及又愧前人哉俄襲封許國公吐蕃盜邊諸將數敗虜益張秣騎內役帝

怒欲自將兵討之。頌諫曰：古稱荒服，取荒忽之義，非常奉職貢也。故來則拒去，則勿逐，以禽獸畜之。羈縻御之，譬若獵然。羽毛不入服用，體內不登郊廟，則王者不射也。況萬乘之重，與犬羊畜，豈語負勝哉？遠夷左衽，不足以辱天子，亦可見矣。雖然，兵法先聲後實，陛下如班超征之，詔而勒，虓將謀夫，投會濟師，則吐蕃不日崩破，亦無待躬致天討也。臣謂岐隴獨弊，積年不下，乘萬騎，供億不涯，誠恐徃役內興，寇掠外虞，斯人不堪一也。戎虜之性，驟往條來，敗不恥奔，勝不讓。成若大軍一臨，邊怖震鳥散，彼出多方，我受其誤。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二也。太上皇聞陛下身對寇場，不能無憂。孟孟之思，何以自安？三也。漢制成侯諫高帝曰：上嘗自勞，豈謂無人使哉？高帝以爲愛我，今將相大臣，豈無爲陛下宣力者何？況行之速哉，不省復上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藩貢或闕，王命征之，於是乎治兵其郊，獲解而止，非謂按甲自臨，敵人畏之，莫敢戰也。古天子無親將，惟黃帝五十二戰，當未平之時，自阪泉功成，則修身閑居，無爲無事。陛下撥定禍亂，方當深拱高居，制禮作樂，福累父登空同，何至厭天居，衽金革爲一日之敵，今吐蕃遣渠領千犯國令，軍吏一不勝，而陛下

屈至尊爲之敵，雖朝聘夕飭，猶未可以誇四夷，安足勞聖躬哉？虜之入唯盜牛馬，發窖褫衣，未嘗殺略邊人，其罪易原也。臣恐虜情狠，願牽連北狄，開六師之行，入幽并，犯靈夏，南動京師，太上皇一致憂勞，是陛下以天下之安，不能寧其親也。臣固曰：居中制勝策之上者，若夫擇良將，募重而約，嚴違律，必誅殺，敵必賞多出金，以購酋長，虜亡無日矣。願稍遷延，以須西音，亦會薛納大破吐蕃，俘獲不貲，由是帝止不行，時詔立靖陵碑，命頌爲之詞，辭曰：前世帝后，不志碑事，弗稽古，謂之不法，審當可者，祖宗諸陵，一須營立，後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八

嗣問何帝不納其言，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修國史，與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頌能推其長，在帝前敷奏，璟未有及，或少屈，頌輒助成之，有不合意，頌更申璟所執，故帝未嘗不從。二人相得歡甚，璟常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爲宰相，俱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即斷，盡公不顧私，則今丞相爲思之。八年，罷爲禮部尚書，俄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按察節度，劍南諸州時蜀彫敝，人流亡，詔頌收劍南山澤，鹽鐵自贍，頌尚簡靜，重輿力役，即募成人，輸顧直，開井，置墾，量入計出，分所贏市穀，以廣見糧，時

前司馬皇甫恂使蜀撤取庫錢市錦半臂琵琶捍撥玲瓏鞭頭不肖于固上言遣使銜命先取不急非陛下以山澤贖軍費意或謂頌公有違臣得忤上意頌曰不然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吾可以遠近廢也臣節邪廣州蠻其院與吐蕃近謀入寇獲其間謀將吏請討之頌不聽移書還其謀曰毋得爾首院羞愧不敢發邊詔贈右丞相謚曰文憲葬曰帝遣使宣官將獄問之曰頌且葬我恐自娛哉半道而還頌性廉儉休戚悉推散諸弟祝族儲無長貲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畧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九

日所為詔令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後遂為故事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惟頌敘事外自為文章云

唐盧懷慎

盧懷慎涇州人第進士神龍中遷侍御史中宗謁武后上陽宮后詔帝十日一朝懷慎諫曰昔漢高帝受命五日一朝太公於櫟陽宮以起布衣登皇極子有天下尊歸于父故行此爾今陛下守文繼統何所取法况應天去提象統二里所稱不得成列車不得方軌於此屢出愚人萬有一犯局車之辱雖罪之何及

臣愚謂宜遷內朝以奉溫清無煩出入不省遷右街史臺中丞上疏陳時政曰比州牧上佐兩畿令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即遷曾不論以課最使未遷者傾耳以聽企踵以望冒進忿廉亦何暇為陛下宜風恤人哉禮義不能廉戶口益以流舍庫愈匱百姓日敝職為此再人知吏之不久不率其教吏知遷之不速不究其力媮處爵位以養資望雖明主有勤勞天下之志然佞倖隆啓上下相蒙寧盡至公乎臣請都督刺史上佐幾令任夫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或加賜車裘祿秩降使臨問璽書慰勉須公卿闕則擢之以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臣七

屬能者其不職或貪暴免歸田里以明賞罰之信今京諸司員外官數十倍近休廢之費歲巨億萬徒竭府藏豈致治意哉臣請才堪牧宰上佐並以遷授使宣力四方責以治狀有老病若不任職考一廢省之竊見內外官有昧餉狼籍剝基人雖坐流黜俄而遷復遷為牧宰任以江淮償積租示愆貶內懷自棄徇貨倍貲訖無後心明主之于萬物平分而無偏施以罪吏牧還方是謂惠姦而遺遠遠州郡邑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邊徼之地夷夏雜處惡險特遠易擾而難安官非其才則墜庶流亡起為盜賊由此

言之不可用。凡才泥滯，吏乎臣請以睦論廢者，削迹。遷黃門侍郎，與魏知古分領東都選開元元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三年，改黃門監，薛王舅王仙童暴百姓，憲司按得其罪，業爲申列，有詔紫微黃門覆實。懷慎與姚崇執奏，仙童罪狀明甚，若御史可疑，則他何可信？由是獄決。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而不專，時譏爲伴食宰相。又兼吏部尚書，以疾乞骸骨，許之。遷荊州大都督，諡曰文成。遺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隱、房從恩、帝悼歎之。懷慎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寒飢，所得祿賜於故人，親戚無所計。惜隨散，輒盡。赴東都，卒。遷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廬從，愿候之。見敝貴單籍，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宴，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愴人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及治喪，家無留儲。帝時將幸東都，四門博士張星上言懷慎忠清，以直道始終，不別優賜，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帝後還京，因校獵，樗社間壁懷慎家，環堵，陋家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帝即以繡帛賜之，爲罷獵，經其墓，碑表未

入編類纂

卷五十五

士

立，停蹕臨視，泫然流涕。詔官爲立碑。今中書侍郎蘇頌爲之文，帝自書。

唐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于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歎曰：「是必致遠。」會張說謫嶺南，一見厚遇之。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擢進士。始調校書郎，以道伴伊呂科策高第，爲左拾遺。時玄宗即位，未郊見九齡，建言「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陛下紹休聖緒，於今五載而未行大報考之於經，或未通。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二河大府之外，稍非其人。薛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貳無狀，用牧守之任，爲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奉高位，及勢衆謂之不稱京職，出以爲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縣令尚可言哉？野庶國家之本，務本之職，乃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民，遺不肖所擾，聖化從此銷聲，薛不選親人以成其弊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身名所出也。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于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爲刺史？縣令哉！國家

入編類纂

卷五十五

士

類智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陛下不華以法故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宜速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爲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修素行。而不爲微倖。好僞。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十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廢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吏猾徒。緣奸而奮。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

矣。今歲選。乃萬計。京師米物爲耗。豈多士哉。蓋月益。抵此兩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明代之闕政也。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必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則已矣。如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闕。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叨進。是議無高卑。唯得與不爾。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修。善士守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今名進人。士亦以修名獲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能得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載變而成朋黨矣。故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意修飾。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俄選左補闕。九齡有才鑒。吏部試拔萃與舉者。常與右拾遺趙冬曦。考父號稱詳平。改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選中書舍人。內供奉。進中書舍人。會帝封泰山。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山超諸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告成。千載之絕典。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吏乃濫章黻。恐制出四方失望。方進草。尚可以改公宜詳計。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言不足

慮既而果得諫御史中丞宇文融方事用法有所關
奏說輒建議違之融積不平九齡爲言說不聽俄爲
融等痛詆幾不免九齡爲改太常少卿出爲冀州刺
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換洪州都督徙桂州兼嶺
南按察使補使始說知集賢院常薦九齡可備顧問
說卒天子思其言召爲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
事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爲者乃召九齡爲之被
詔趣成遷工部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弟九
阜九章爲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
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家

人編類纂

卷百五十五

五

樹是茂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固辭
不許明年遷中書令始議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稻田
使九齡請不禁鑄錢勅百官議之裴耀卿等皆曰一
啓此門恐小人弄農逐利而溫惡更甚私書監崔沔
在監門錄事參軍劉秩皆以爲不可上乃止上言廢
循資格復置十道採訪使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文
雅爲帝知內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
于功帝欲以爲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
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
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

何以加之遂止二十四年上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
爲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
不然歷內外責任妙有德望者爲之仙客河湟一使
典兩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
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
繕器械適所職爾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宜裂
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門
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
臣仙客擢胥吏自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終淮
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耻之帝不悅翌日李林甫
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邪九齡文史拘古
義失大體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既戾帝旨因
內懼恐遂爲林甫所危固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况
其末曰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
之移奪終感恩於筐中帝雖優答然卒以尚書右丞
相罷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上大夫持祿養恩矣
帝薦長安尉周子諒爲監察御史子諒劾奏仙客其
語援識書帝怒杖子諒於朝堂流襄州死於道九齡
坐舉非其人貶荊州長史雖以直道黜不戚戚嬰望
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久之封始興縣伯請還

展墓病卒年六十八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獻九齡體弱有醜藉故事公卿皆指笏於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後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初千秋節公王並獻賀鑑九齡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與嚴挺之袁仁敬梁昇卿盧怡善世稱其交能始終者及爲相謬謬有大臣節當是時帝在位久稍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妃謀陷太子張九齡執不可如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與公爲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帷安有外言哉遂

八
年
第
三
卷

卷
三
第
三
卷

二

奏之帝爲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祿山恃勇輕進爲虜所敗節度使張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殺滅奚契丹邪奈何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執送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於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亦惜其才勅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識石勒而害忠良卒不聽帝後在蜀思其忠爲

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幣恤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

唐韓休

韓休京兆長安人休工文辭舉賢良立宗在東宮今條對國政與校書郎趙冬曦並中乙科擢至禮部侍郎知制誥出爲號州刺史號於東西京爲近州乘輿所至常從寬馭休請均賦他郡中書令張說曰兇號而與他州此守臣私惠爾休復執論吏自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蔽而不救豈爲政哉雖得罪吾甘心焉說如休請還向書右丞侍中裴光庭卒帝

八
年
第
三
卷

卷
三
第
三
卷

二

勅罷裴光庭所以代者嵩稱休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年制李夫王有罪帝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奸請得先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獻侍恩而貪室宅典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巨猾乃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流美玉帝不能奪大率堅正類此初嵩以休容易故薦之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聞之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輒輟

至常引鑒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
恠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
萬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發韓休數陳
治道多許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杜稷計
爾後以工部尚書罷遷太子少師封宜陽縣子卒年
十八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文忠

唐楊綰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祖溫王在武后時爲顯官
世以儒聞綰少孤家素貧事母謹其性沉靜獨處一
室左右圖書凝塵滿席澹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論著
人爲之奏未嘗至未始示人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舉詞藻宏麗科玄宗
已試又加詩賦各一篇綰爲冠由是擢右拾遺制舉
加詩賦由綰始天寶亂肅宗即位綰脫身見行朝累
遷中書舍人故事舍人年久者爲閣老其公廨雜科
獨取五之四至綰悉均給之歷禮部侍郎上疏曰古
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
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
明經加帖括從此成俗公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訓
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僥倖又令舉人投牒自應如
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置孝廉科令縣

今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引
之於省任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
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又道舉亦非理國所資望與
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司通議給事中李栖筠左丞
賈至京兆尹嚴武並是綰議仍請兼廣學校係系梓
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勿禮部具條目以
聞綰奏國子監舉人今博士薦於祭酒祭酒試通者
升之於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試或以爲明經
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議者是之綰又
奏孝弟力田無實狀及童子科皆僥倖悉罷之俄遷
吏部員外郎清允人服其公是時元載秉政忌綰望高
疏薄之宦者魚朝恩判國子監既誅因是建言太學
當得天下名儒以清其秩即拜綰國子祭酒外示尊
重而實以散地處之載日食冒天下士議益歸綰帝
亦知之自擢爲太常卿充禮儀使載得罪拜平章事
修國史制下士相賀於朝綰獨讓帝不許元載以仕
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已乃制俸祿厚外官而薄京
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給與常哀奏京官
俸太薄詔加京官俸歲約十五萬六千餘緡時諸州
悉帶團練使綰奏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

司馬古司式所以副軍即今副使司兵參軍今團練判官官號重複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詔可又減諸道觀察判官員之半復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降詔書乃得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威權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者詎員本道使其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不得輒去州前使所如其故關使司無署攝聽士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選州上佐定上中下州差置兵員詔郎官御史分道巡覆又定諸州兵皆有常數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身端臂華者謂之團結又定府州官月廩使優狹相均始天下兵興從權宜官品同而祿例差及四方相定元載王翁當國偷以爲利因不改故江淮大州至月千緡而山劍貧險雖大州刺史止數十緡及此始復太平舊制籍系痼疾居旬日寢劇有詔就中書療治每對延英殿許扶扶未幾帝驚悼詔羣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耶何奪縮之速邪太常諡曰文貞比部郎中蘇端儉人也持異議宰相常哀陰助之帝以其醜險不實貶端巴州員外司馬猶賜諡曰文簡端儉約未嘗問生事祿寡分姻舊隨多寡祿盡造之者

清談終譽而不及榮利欲于以私聞其言必內愧止經詰微趣學家疑晦者一見即詰其極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堊爲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騎數百數省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

唐崔祐甫

崔祐甫字貽孫世以禮法爲聞家第進士調壽安尉安祿山陷洛陽祐甫冒矢石入私廟負木主以逃累遷中書舍人性剛直遇事不同時侍郎闕祐甫攝省事數與宰相常衮爭議不平衮怒使知吏部選每擬官衮輒駁異祐甫不爲下會朱泚君中貓鼠同乳表其端詔示衮衮率羣臣賀祐甫獨曰可乎不可賀詔使問狀對曰臣聞禮迎貓爲其食田鼠以其爲人去害雖細必錄今猶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交乳之無乃失其性邪貓職不修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強更有不扞敵臣愚以爲當命有司察貪吏誠邊候勤微巡則貓能致工鼠不爲害祐甫曰遺詔無臣庶人之別是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羣臣三日也衮曰公卿大臣膺受寵祿今與黔首同信宿而除於公安乎祐

甫曰若遣詔何詔而可改執不可改意象殊厲袁方
入隲遣從吏扶立殿堦上祐甫指之謂衆曰臣哭君
前有扶禮乎袁不勝怒乃劾祐甫率情變禮撓國典
請貶潮州刺史德宗以爲重改河南少尹始肅宗時
天下務劇宰相更直掌事若休沐還第非大詔令不
待徧曉則聽直者代署以開是時郭子儀來此俱以
軍功平章事當署勅尾而不行宰相事帝新即位袁
如故事代署子儀泚入言祐甫不宜貶帝曰卿向何
所言今云非邪二人對初不知帝怒以袁爲罔上是
日羣臣直經立月華門外即兩換職以袁河南少尹
入編第案

冬百五十五

三

即召駕鶴留諸移時而代者白志貞已入軍中矣潞
青李正己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
意其詐未能答祐甫曰正己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
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己奉承詔書是陛下
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歛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
朝廷爲重貽帝曰善正己懸服辟議者疑其謀謂
可復貞觀開元之治是歲被疾詔肩輿至中書臥而
承旨若還第即遣使咨決費年六十贈太傅諡曰文
貞故事門下侍郎未有贈三師者帝以其有大臣節
特寵異之奉此亂祐甫妻王昭賊中此常與祐甫同
列遣以贈肅菽象受而緘緡之帝還京具對以獻土
君子益重其家法云

八編第案

冬百五十五

三

唐姜公輔

姜公輔受州日南人第進士補校書郎以制策異等
授右拾遺爲翰林學士歲滿當遷上書以母老賴祿
而養求兼京兆戶曹參軍事公輔有高才每造見敷
奏詳亮德宗器之朱泚助田悅以密裏書間道邀泚
過太原馬燧獲之泚不知也召還京師公輔諫曰陛
下若不能坦懷待泚不如誅之養虎無自贖害不從
俄京師亂帝自苑門出公輔叩馬諫曰泚嘗率逕原

得士心向以消叛奪之兵居常慚鬱不自聊請馳騎捕取以從無為羣克得帝倉卒不及聽既行欲駐鳳翔倚張鑑公輔曰鑑雖信臣然文吏所領皆朱泚部曲漁陽突騎泚若立涇軍且有變非萬全策帝亦記桑道茂言遂之奉天不數日鳳翔果亂殺鑑帝在奉天有言泚反者請為守備盧杞曰泚忠正篤實奈何言其叛傷大臣心請百口保之帝知羣臣多勸泚奉迎乘輿者乃詔諸道兵距城一舍止公輔曰王者不嚴羽衛無以重威靈今禁旅單寡而士馬處外為陛下危之帝曰吾悉內諸軍泚兵果至如所言乃擢公輔為左丞相

八編類集

卷之五

五

輔諫議大夫同平章事帝徙涇唐安公主道薨主性仁孝許下嫁韋宥以播遷未克也帝悼之甚詔厚其葬公輔諫曰即平賊主必歸葬今行道宜從儉以濟軍興帝怒謂翰林學士陸贄曰唐安天亡不欲於此為塋寵安令造一磚塔安置功費甚微不合關宰相論列姜公輔忽進表章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比擢拔為腹心乃召朕如此贄對曰公輔官是諫議職居宰衡獻替固其職分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所也陛下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事但問理是非豈論

事之大小若造塔為是役雖大作之何傷若造塔為非費雖小言者何罪

子 5 - 679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六

左編

臣類

相臣

唐杜黃裳

字成

杜黃裳字遵素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郭子儀辟佐朔方麻子儀入朝使主留事李懷光與監軍陰謀矯詔誅大將等以動衆心欲代子儀黃裳得詔判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于是諸將狼狽難制者黃裳皆以子儀令易置衆不敢亂入爲侍御史爲裴延齡所惡十期不遷貞元末拜太子賓客居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六

臣類

韋曲時中人欲請其地賜公主德宗曰城南杜氏鄉里不可易遷太常卿時王叔文用事黃裳未嘗過其門塔韋執誼輔政黃裳勸請太子監國執誼曰本始得一官遂開口議禁中事黃裳怒口吾受恩三朝豈以一官見責即拂衣出太子總軍國事擢黃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宦官俱文珍用事文珍以黃裳舊人故引用之于是夏綬銀節度使韓全義倏無功因其來朝白罷之西川節度使韋臯薨節度副使劉闢自爲留後諸將表求節鉞朝廷不許以哀滋爲西川節度使徵闢爲給事中闢不受徵阻兵自守以

闢爲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上以初嗣位未能討故也憲宗元和元年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爲蜀險固難取黃裳獨曰闢狂賴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畧可用願陛下尊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命崇文將步騎五千爲前軍神策使李元奕將步騎二千爲次軍與山南節度使嚴礪同討闢時宿將名臣素重者甚衆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于機崇文素憚劉潼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濊代崇文懼一死力縛賊以獻蜀平羣臣賀意宗目黃裳曰時卿之功始德宗創文多難務姑息藩鎮毋帥臣死遣中人伺其軍觀衆所欲立者故大將私金幣結左右以求節制晏年尤甚方鎮選不出朝廷黃裳每從容具言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法度嚴捐諸侯則天下治帝嘗問前古王者以治亂云云黃裳知帝銳于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仁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簿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帝以黃裳言忠嘉納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六

臣類

由是平夏、鳳、齊、滅、蔡、復、兩河，以機果還宰相紀律，款張赫然號中興，自黃裳啓之。元和二年，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爲河中，晉絳節度使，俄封邠國公。明年卒，年七十。贈司徒，諡曰宣獻。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畧性雅淡，未始件物，初不爲執誼，所禮及敗，悉力營救。既歿，表還其柩葬焉。嘗被疾，醫者誤進藥，疾遂甚，終不怒。譴然除吏，不甚別流品，通饋謝，無潔白名。以是居相位不久，未究其才。及處外，天下常所屬意。卒後數年，御史劾奏黃裳納邠寧節度使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按故吏吳憑及黃裳子載辭服，帝念舊功，但流

八編類集

卷五十六

臣

四

憑昭州，原載不問。初，韓全義入朝，以其甥楊惠琳知契緩，留後黃裳以全義出征無功，驕蹇不遜，直令致仕。以左驍衛將軍李演爲夏緩節度使，惠琳勒兵拒之，表稱將士逼臣爲節度使。河東節度使嚴綬表請討之，詔河東天德軍合擊惠琳。綬遣牙將阿跌光進及第光顏將兵赴之，光進本出河曲部落，兄弟第事河東軍，皆以勇敢聞。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京師。李師古跋扈，懼杜黃裳爲相，不敢失禮。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種車子一乘，亦直千緡，使者未敢遽送于宅門。候伺累日，有緣與自宅出，從婢二人青

衣繼纓，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唐李吉甫

李吉甫字弘憲，趙郡人。以父御史大夫，栖筠蔭補左司禦率府倉曹參軍。貞元初，爲太常博士。年尚少，明練典故。昭德皇后崩，自天寶後中，官虛缺，廢缺吉甫草具其儀。德宗稱善，李泌贊參器其才，厚遇之。陸贄疑有黨，出爲明州長史。贄之貶忠州，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爲忠州刺史，使甘心焉。旣至，置祭與結，權人益重其厚。坐是不從者六歲，改樞使二州，會前刺史

八編類集

卷五十六

臣

五

繼成，咸言牙城有物，惟不敢居。吉甫命箭除其署，以視事。吏由是安，誅破姦盜窟穴，治稱流聞。憲宗立，以考功郎中召，知制誥。俄入翰林爲學士，遷中書舍人。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甫獨請無置，宜紀朝貢，以折姦謀。時李錡在浙西，厚賂貴幸，請用韓泐故事，領鹽鐵，又求宣歙。問吉甫，對曰：昔韋臯畜財多，故劉闢因以構亂。李錡不臣有萌，若益以鹽鐵之饒，宋石之險是趣其反也。帝寤，乃以李巽爲鹽鐵使。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趣果關，以攻渝合。吉甫以爲非，因言漢伐公孫述，晉伐李勢，宋

伐蕞級擊伐劉季運蕭紀凡五攻蜀縣江道者四且宜洪新鄂強等號天下精兵爭險地兵家所長請起其兵據三峽之虛則賊勢必分首尾不救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圖志矣帝從之彌復請大臣爲節度吉甫諫曰崇文功且成而又命帥不復盡力矣因請以西川授崇文而蜀漢東川益資簡六州使兩川得以相制由是崇文悉力劉平吉甫謀居多吐蕃遣使請華盟吉甫議德宗初未得南詔故與吐蕃盟自異牟尋歸國吐蕃不敢犯塞誠許盟則南詔怨望遮障日生帝辭其使復請獻演塞停障南止數千里求盟人鑑類纂

卷五十六

六

爲文書宰相至有不及知者由是通四方賂謝第放官至刺史鄭餘慶富國嘗一責怒數日即罷去吉甫請開勅其姦帝使簿渙家得貨數千萬貶歙雷州又建言諸州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罷諸道歲終巡勾以絕苛歛命有司舉材堪縣令者軍國大事以實書易墨詔由是帝愈倚信元和二年黃裳罷宰相乃擢吉甫中書侍郎平章事吉甫連寒外遷十餘年寃知閭里疾苦常病方鎮強恣至是爲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爲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爲刺史自至叔文時選任猥冒吉甫始簿其員人得叙進官無留才又度李錡必反勸帝召之使者三往以病解而多持金啗權貴至爲錡游說者吉甫曰錡庸甚而所蓄乃亡命羣盜非有圖志討之必克帝意決先是錡選腹心五人爲所部五州鎮將姚志安處蘇州李深處常州趙惟忠處湖州丘自昌處杭州高肅處睦州各有兵數千伺察刺史動靜至是錡各使殺其刺史制制李鉤官醫及屬籍以淮南節度使王鏐統諸道兵爲招討處置使徵宣武義寧武昌兵并淮南宣歙兵俱出宣州江西兵出信州浙東兵出杭州以討之吉甫復言昔徐州亂管敗吳兵江南畏之

人鑑類纂

卷五十六

七

若起其衆爲先鋒，可以絕徐後患。韓弘在汴州，賊多憚其威，誡弘子弟率兵爲犄角，則賊不戰而潰。從之。詔下，鎬衆聞徐梁兵興，果斬鎬降，以功封贊皇縣侯。徙趙國公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爲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最分明。三年，牛僧孺李宗閔對策指陳時政之失，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上。僧孺等久不調，是時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其鳳翔廊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滑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入制。荆襄朱全忠等亦不領。

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萬戶，比天寶戶稅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二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裴均以尚書右僕射判度支，結黨傾執政，會皇甫湜等對策指摘權強用事者，皆怒。帝亦不悅。均黨因宣言執政使然，右拾遺獨孤郁李正辭等陳述本末，帝乃解。吉甫本善騎，羊土諤呂溫薦羣爲御支中丞，羣卽奏士諤侍御史溫知雜事。吉甫恨不先白，持之久不決。羣等銜之，俄而吉

甫病，醫者夜宿其第，羣捕醫者，劾吉甫交通衛士，帝大駭，訊之無狀。羣等皆貶，而吉甫亦固乞免，因薦裴垍自代。乃以爲淮南節度使，帝爲御通化門祖道。賜御餌，禁方居三歲，奏獨通租數百萬，募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萬頃，漕渠庫下不能居水，乃築隄閘以防不足。洩有餘，名曰平津堰。江淮旱，浙東西尤甚，有司不爲請。吉甫白以時救恤，帝驚馳遣使分道賑貸。吉甫雖居外，每朝廷得失輒以聞。六年裴垍病免，復以前官召吉甫還秉政。入對，延英凡五刻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吉甫疾吏員庸繇，漢至隋未有多于今者。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一 九

乃奏曰：方今置吏不精，流品龐雜，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滋。又國家自天寶以來，宿兵常八十餘萬，其去爲商販度爲佛老，雜入科役者，率十五以上。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內外官仰未稟者無慮萬員，有職局重出，名異事離者甚衆。故財日寡而受祿多，官有限而調無數。九流安得不雜，萬務安得不煩。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化幾三王，則郡少不必政繁，郡多不必事治。今列州三百縣千四百，以邑設州，以郡分縣，費廣制輕，非致化之本。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併

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利寡易求官少易治國家之制官一品奉三千職田祿米大抵不過千石大曆時權臣月俸有至九千緡者州刺史無小大皆千緡宰相常衮始爲裁限至李泌量開劇稍增之使相通濟有名在職廢俸存額去開劇之間厚薄頓異亦請一切商定乃詔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李絳參閱獨裁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及奉收都畿佛祠田磴租入以寬貧民德宗時義陽義章二公主薨詔起祠堂于墓百二十楹費數萬計會永昌公主薨有司以請帝命減義陽之半吉甫曰德宗一切之恩不可爲法昔漢章帝欲起邑屋於親陵東平王蒼以爲不可故非禮之舉人君所慎請裁置墓戶以克守奉帝曰吾固以其冗減之今果然然不欲取編民以官戶奉墳而已吉甫再拜謝田季安疾吉甫請任薛平爲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洛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帝張于浴堂門壁毋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矣劉潼舊軍屯普潤數暴掠近縣吉甫奏還遷原義民賴之京城諸僧有以莊磴免稅者吉甫奏曰錢米所徵素有定額寬編徒有餘之力配貧下無告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百類

十

之民必不可許憲宗乃止上御延英殿問時政記何事時吉甫監修國史先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者右史記言今起居舍人是左史記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宰相姚璩監修國史虛造勝之言或不下聞因請隨奏對而記于伏下以授千史官今時政記是也上曰聞或不修何也曰面奉德音未及施行總謂機密故不可書以送史官其間有諫議出於臣下者又不可自書以付史官及已行者制本昭然天下皆得聞知即史官之記不待書以授也且臣觀時政記者姚璩修之于長壽及睿罷而事寢貞觀齊抗修之于貞元及姚抗罷而事寢然則開時政化者不虛美不隱惡謂之良史也八年十月回鶻引兵自西城柳谷侵吐蕃塞下傳言且入寇吉甫曰回鶻能爲我寇當先絕和而後犯邊今不足慮也因請起夏州至天德復驛候十一區以通緩急發夏州精騎五百屯經界故城以護兌項而已既而果邊吏妄言六胡州在靈武部中聞元時廢之置有州以處降戶寓治經界軍居中以制戎虜北援天德南接下州至德實應開廢宥州以軍遙隸靈武道里曠遠故堯項孤弱虜數擾之吉甫始奏使宥州乃治經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二

畧軍以隸綏銀道取鄆城神策屯兵九千實之以江淮甲三十萬給太原澤潞軍增太原馬千匹由是戎備完輯自蜀平帝銳意欲取淮西方吉甫在淮南聞吳少陽立上下攜泮自請徙壽州以天子命招懷之反間以撓其黨會討王承宗未及用後田弘正以魏歸吉甫知魏人謂田進誠材而唐州乃蔡瑒稔請援進誠爲刺史以臨賊境且慰魏心烏重胤守和陽吉甫以汝州捍蔽東都縣唐許常蔡西面兵寡不足懼寇而河陽乃魏博之津弘正歸國則爲內鎮不宜戍重兵示不信請徙屯汝州帝皆從之後弘正拜檢校

入編類纂

卷五十六

十一

易象異義附於一行集註之下及綴錄東漢魏晉周隋故事記其成敗損益大端日爲六代畧凡三十卷分天下諸鎮紀其山川險易故事各爲其圖於篇首爲五十四卷號爲元和郡國圖又與史官等錄當時戶賦兵籍號爲國計簿凡十卷纂六典諸職爲百司舉要一卷皆奏上之行於代前卒一歲獎惑捲太微上相吉甫曰天且殺我再選位不許子德修亦有志操實曆中爲膳部員外郎張仲方入爲諫議大夫德修不欲同朝出爲舒湖楚三州刺史卒次子德裕自有傳

入編類纂

卷五十六

五

唐李揆

李揆字端卿隴西成紀人而家于鄆州代爲冠族揆性警敏善文章開元末擢進士第補陳留尉獻書閣下試中書遷右拾遺扈狩劔南拜中書舍人乾元二年宗室請上皇后號曰聖聖肅宗問揆對曰前代后妃終則有謚景龍不君韋氏專恣乃稱曰聖今陛下動遵典禮奈何踵其亂哉帝驚曰幾誤我家事遂止后卽張氏有子數歲欲立爲太子而帝意未決時代宗封成王帝從容語揆曰成王長有功將定太子卿意謂何揆曰陛下此言社稷福也固再拜賀帝曰朕

計失矣。俄兼禮部侍郎。擢嘗以主司取士多不考官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未知藝不至者。雖在文史之圃。亦不能構詞深昧求賢之意也。其試進士文章。請于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于牀。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由是數月之間。美聲上聞。未及畢事。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京師多盜。至誅衛殺入尸溝。中吏襁負李輔國方橫。請遣竹林騎五百備微捕。探曰。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以安劉氏。本朝置南北衛。文武區別。更相檢伺。今以羽林代金吾。忽有非常。何入編類纂

卷五十六

高

唐武元衡

武元衡字伯蒼。河南緱氏人。曾祖載德。則天皇后之族弟。祖平一。有名。元衡舉進士。累為華原令。召拜比部員外郎。以詳愷任職。擢為御史中丞。常對延英。德宗曰。送之曰。是真宰相器。順宗立。王叔文使人誘以爲黨。拒不納。能爲山度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求爲判官。元衡不與叔文。滋不悅。數日。改太子右庶子。會冊皇太子。元衡贊相。太子識之。及卽位。是爲憲宗。復拜中丞。進戶部侍郎。元和二年。拜門下侍郎。同平

而

章事。兼判戶部事。帝素知元衡堅正。有守。故聽禮信。任異他相。浙西李錡求入覲。既又稱疾。欲除其期。帝問宰相鄭綱。綱請聽之。元衡曰。不可。錡自請入朝。詔既許之。而復不至。是可否在錡。陛下新卽位。天下屬耳目。若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去矣。帝然之。遂追錡而錡計窮。果反。是時蜀新定。高崇文爲節度。不知史治。帝難其代。詔元衡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崇文去。成都盡以金帛。綽幕伎樂工巧行。蜀幾爲空。元衡至。終始約束。儉已寬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蜀夷懷歸。雅性莊重。雖淡于

入編類纂

卷五十六

五

接物而開府。極一時。選八年。召還。秉政。李吉甫。李絳。數爭事。帝前不叶。元衡獨持正。無所違。附帝稱其長者。吉甫。年淮蔡用兵。帝悉以機政委之。王承宗上疏。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悖慢不恭。元衡叱去。承宗怨。數上章。誣詆未幾。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來。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復擊其左。服徒御格鬪。不勝。皆駭走。遂害元衡。批顙骨持去。侍郎許孟容言于帝曰。國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爲朝廷辱。帝乃下詔。能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五品官。與賊謀及舍賊。能自言者。亦賞有不如詔族之。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者。於

是左神策將軍王士則左威衛將軍王士平以賊開
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爲承宗所遣皆斬之逾月東
都防禦使呂元膺執滯留邸賊門察管嘉珍二人
自言始謀殺元衡者會安先發故藉之以告師道而
竊其資帝密誅之

唐裴瑒

裴瑒字弘中絳州聞喜人擢進士以賢良方正對策
第一補美原尉藩府交辟不就四遷考功員外郎吏
部侍郎鄭珣喻委瑒校書判研翼精密憲宗元和初
召入翰林爲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以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七

情瑒瑒曰吾落魄遠裔更十年始和天子比曰人物
吾惜不及知且宰相職當任賢使能君精鑒爲我言
之瑒卽座畧疏三十許人吉甫藉以薦于朝天下翕
然稱得人坐觀視皇甫湜牛僧孺等對策非是罷學
士爲戶部侍郎帝器瑒方直以爲任公卿薄其過眷
信瑒厚吉甫罷乃拜瑒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吐突承
璀自東宮得侍恩顧親渥承問欲有關說帝憚瑒誠
使勿言帝在殿中常呼瑒官而不名嶺南節度楊子
陵爲監軍許遂振所誣詔授冗官瑒曰以一中人罪
滿臣陛下之法安在更授美官嚴經守太原政一出

監軍李輔光瑒劾其懦以李鄴代之王承宗擅襲節
度方帝屢削叛族意必取之又吐突承璀每欲撓瑒
權因探帝意自請往往于時澤潞盧從史詭獻征討計
瑒固爭以爲從史苞逆節內連承宗外請興師以圖
身利且武俊有功于國陛下前以地授李師道而今
欲奪承宗地有之賞罰不一沮勸廢矣帝依違不能
決久之幸用承璀謀會兵討承宗從史果反覆兵久
暴無功王師告病既而從史遣部將王翊元奏事瑒
從容以語勸之翊元因言從史惡稔可圖狀瑒比遣
往得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瑒乃爲帝陳從史暴戾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七

容先見武帝悟乃釋之議者謂帝知瑒明倚任方篤
尚不免疑嫌以信處位之難云

唐裴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第舉賢良
方正異等遷監察御史論權嬖輕切出爲河南參軍
武元衡帥西川表掌節度府書記召爲起居舍人元
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田弘正效魏博六州
千朝憲宗遣度宣諭弘正知度爲帝高選故郊迎趨
謁受命且請徧至屬州布揚天子德澤魏人由是歡
服還拜御史中丞宣徽五坊小使再歲秋按鷹犬于

上供自是淮江南民少息矣。均之進李吉甫薦顏力及若中多變更。吉甫時約束吉甫復用。銜之會均與史官蔣武等上德宗實錄。吉甫以均引疾解史任。不宜冒奏。乃徙均太子賓客。罷武等史官。會卒不加贈。給事劉伯芻表其忠。帝乃贈太子太傅。均始相建言集賢院官登朝。自五品上爲學士。下爲直學士。餘皆校理史館。以登朝爲修撰。否者直史館。以準六典。遂著于今。京兆少尹裴武使王承宗還。得德棣二州。已而地不入。或言武還先見均。明日乃朝。帝怒。召學士李絳議斥武。絳言裴均身備宰相。明練時事。勢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六

姓如此。豈可加罪。上怒色遽霽。翌日令釋寬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且問諸將才否。度對李光顏義而勇。當有成功。不三日光顏破時曲兵。帝嘆度知人。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元衡。又擊度。乃三進斷鞬刺背。裂中單。又傷首。度目眇得不死。哄導駭伏。獨闕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成。因去。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度亦以權紀未張。王室凌遲。常憤愧無死所。自

畿甸百姓畏之如寇盜。先是貞元末。暴橫尤甚。乃至張網羅于民家門及井。不令出入。汲水曰。驚我供素鳥雀。又羣聚于賣酒食家。留地一饑。誠之曰。吾以此地致供。奉鳥雀可善。飼之無使饑渴。主人賂而謝之。方肯携地。隨而去。至元和初。小使嘗至下邳縣。縣令裴寰無曲奉。小使怒。及上聞。憲宗怒。擢寰下獄。欲以大不敬論。宰相武元衡等以理開悟。帝怒不解。度入延英奏事。因極言論列。言寰無罪。上愈怒。曰。如卿之言。寰無罪。即決五坊小使。如小使無罪。即決裴寰。度對曰。裴罪誠如聖旨。但以裴寰爲令長。發借陛下百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子。此小使若小兒。往來神策軍。不甚戒。可因其機殺之。後無與師之勞。帝初矍然。徐乃許之。均請秘其言。曰。惟李絳梁才。謙知之。俄而承瓏縛從史獻于均。均師均奏承瓏首謀。無功。陛下雖誅法。人心不。均以謝天下。乃罷所領兵。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一。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初。釐定常賦。而物重錢輕。子役輕重相。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留州送使之入。又降省估。使就實估。以自潤。故賦益苛。齊民重困。均奏禁之一。以省估。準物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至不足。乃取支郡以贍。故送使之財悉爲

行當歸知賊曲折。益信仗拜中書。以郎同平章事。時方連諸道兵。環擊不解。及度當國。內外始安。由是討賊益急。始德宗時。尚何伺中朝。士相過金吾。輒飛啓宰相。至闔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宜延天下髦英。答策。乃建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會莊憲太后崩。爲禮儀使。帝不聽政。議置冢宰。度曰。冢宰商周六官首。秉統百僚。王者諒闇。有權聽之制。歷世官廢。故國朝置否。不常不宜。徇空名。稽樞務。乃詔百司權聽中書門下處分。王錡。家奴告錡。子殺易父。奏未竟。遣獻帝。留奴仗內。遣使者如東都。按責其貲。度諫。

八編類纂

卷真天

臣

三

曰。自錡歟。數有獻。今因告訐而檢省其私。臣恐天下將帥聞之。有以家爲計者。帝悟。殺二奴。還使者。于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尤甚。度奏病在腹心。兩河亦將視此爲逆順。會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戰。卻它相揣帝厭兵。欲赦賊。餉上指。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雖累聖亦不應留賊付朕。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強弱。處置何如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十二年。宰相逢吉建言。劉德頗置宜休師。唯度請身督戰。帝獨曰。度留口果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

與賊偕存。臣比觀吳元濟表。郭寶鈐。憂但諸將心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請行營諸將。悉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卽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以避弘。然實行都統事。又制詔有異辭。欲激賊怒。弘者。意弘快。快則度無與共功。度請易其辭。室疑聞之。嫌於是表馬總爲宣慰副使。韓愈行軍司馬。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爲流涕。及行。御通化門。臨遣。賜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爲衛。初。逢吉忌度。帝惡居中澆沮。

八編類纂

卷百五

三

出之外。度屯郾城。勞諸軍。宣朝廷厚意。士奔於勇。是時諸道兵悉中官統。監自處。進退度奏罷之。使將得顧訓號。令一戰氣倍。未幾李愬夜入懸瓠城。縛吳元濟。以報度遣馬總先入蔡。明日統迴曲。降卒萬人。持節徐進。撫定其人。初元濟禁僞語於道。夜不燃燭。酒食相饋遺者。以軍法論度。視事下令。唯盜賊關必抵法。餘一蠲除。往來不限晝夜。民始知有生之樂。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反側未安。不可去衛。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元惡已擒。蔡人皆吾人也。衆感泣。旣而平定。以馬總爲留後。度入朝。會帝以二劍付監軍梁

守謙使悉誅賊將，度遇諸郾城，復與入蔡，商罪誅。守謙如詔，度固不然，騰奏申解，勲策進上柱國、晉國公。復知政事十三年。上命六軍修麟德殿，裴度因奏事言之，上怒。於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鏐銜尉卿監鐵轉運使，程異曉其意，數進美餘，由是有寵。鏐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鏐以本官異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千市道，刊販者亦嘆之。裴度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爲鏐異皆錢穀吏佞巧小人，陛下入編類纂

卷五十六 臣類

三

巨賈之相位，中外無不駭笑。况鏐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會臣至行營，曉諭慰勉，僅無潰亂。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鏐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矣。程異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煩劇，不宜爲相。至如鏐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耻。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求銷叢體，所可惜者，淮西濫定河北底寧，承宗欽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

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度又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不納。纖人始得乘鏐初崇平王承宗懼，度遣辯士栢耆、鵬說乃獻德、棣二州。納質子，又諭程權人，觀始判滄景德棣爲一鎮。朝廷命帥而承宗勢乃離。李師道怙強，度密勸帝誅之。乃詔宣武義成武寧橫海四節度會田弘正致討。弘正請自蔡陽合諸節度兵，宰相皆謂宜。度曰：「魏博軍度蔡陽，即叩賊境，封畛比隣，易生顧望，是自戰其地。」弘正光顏，素少斷，土心盤桓。入編類纂

卷五十六 臣類

三

果不可用，不如養威河北。須霜降水落，絕陽劉深抵輒以管陽穀，則人人殊必賊勢窮矣。上曰：「善。」詔弘正如度言。弘正奉詔，師道果擒，大賈張陟負五坊息錢，上命坊使楊朝汶收其家簿，閱貸錢，雖已償悉，鈎止根引數十百人，列筵挺脇，不承又獲盧大夫連衆，捕盧坦家客賁償久，乃悟盧羣券坦子上訴朝汶，謂語錢入禁中，何可得度。極言中人衆憤，時方討鄭帝曰：「姑議東軍，此細事。」我自處辦度曰：「兵事不理，止山東中人橫暴，將亂都下。」帝不悅。徐乃悟，讓朝汶曰：「以爾使我差見宰相，命殺之而原繫者，繇是京師澄肅度

纂述蔡邕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畧因侍宴獻之請
內印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帝嘗
語度臣事君當勵善抵公朕惡夫樹黨者度曰君子
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
徒同惡外甚類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辯帝曰言
者大抵若此朕豈易辯之度退喜曰上以爲難辯則
易以爲易辯則難君子小人行判矣而卒爲異縛所
攝爲河東節度使穆宗卽位朱克融王廷湊亂河朔
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帝以李光顏烏重胤爪牙將
倚以擊賊兵十餘萬有所畏無尺寸功度旣受命人
人編額纂卷五十六
賊境數勦將以聞時元稹關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
憚度復富國因經置軍事數居中持使不使有功度
恐亂作卽上書痛舉積過惡以爲逆豎構亂震驚山
東茲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
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祗亂
山東禁聞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聞患大
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縮制斷無
以驅除今文武百僚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有
口者無不咨嗟直以獎用方深不敢抵觸恐事未行
而禍已及不爲國計且爲身謀臣自兵興以來所陳

章疏事皆切要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
意不輕遺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佞倖亦有讐
嫌正以臣前請乘傳請闕而陳軍事姦臣最所畏懼
恐臣發其過惡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
攻討奸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逗遛日時進退
皆受囑望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
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爲臣事君一至於
此若朝中奸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
奸臣尚有則逆賊縱手無益陛下儻未信臣言乞出
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臣當伏辜表三上上雖
八編額纂卷五十六
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積近職俄擢稹宰相
稹怒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以
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言不可罷
度兵搖衆心帝不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
在朝而兩河諸侯忠者懷強者畏今居東人人失望
帝悟詔度由太原朝京師及陛見始陳二賊畔渙受
命無功并陳所以入觀意感慨流涕伏未起諸者欲
宣旨帝遽曰朕當延英待卿乃拜度守司徒領淮南
節度使會昭義監軍劉承偁慢劉悟舉軍誹怒執承
偁悟拘以聞帝怒問度度曰臣素知承偁怙寵惜不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臣

天

能堪嘗以書訴臣是時中人趙弘亮在行營知狀欲持悟書以奏陛下亦知之耶帝曰我不及知顧倍越惡之胡不自聞何哉度曰雖悟得聞恐陛下不必聽且臣視天顏不咫尺尚未能決千里單言可悟聖聰哉帝亟曰前語姑置直謂今日奈何度曰必欲收忠義心使帥臣咸節獨斬承階則四方羣盜隱然破膽矣帝曰顧太后養爲子且我何愛更言其大度曰投諸荒裔可乎帝曰可悟果出承階昭義遂安是時徐州王智興逐崔羣諸軍盤互河北進退不一議者交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權倖側目謂途吉險賤善謀可以構度共誅帝自葉陽召逢吉還拜兵部尚書度居位再閱月果爲逢吉所間罷爲左僕射帝察風眩中外不聞問者凡三日度數詣到內殿求立太子翌日乃見帝遂立景王爲嗣逢吉既代相思有以才學之引所厚李訓張權輿等內結宦官外種支黨亂汨日聞乃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長慶四年王廷湊屠牛元翼之家敬宗羞悅歎宰相非其人使覓賊熾肆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于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德文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臣

天

武兼備若位巖廟委參決必使戎虜畏威幽鎮自臣陛下當饋而歎恨無蕭曹今一裴度稍棄于外所以馮唐知漢文帝有顧牧不能用也帝感悟帝雖孺蒙然注意度中人至度所必丁寧憫安且示召期實歷三年度請入朝逢吉黨大懼權輿作偽請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以度平元濟也都城東西岡六民間以爲乾數而度第平樂里直第五岡權輿乃言度名應圖讖第據岡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欲以傾度天子獨能明其誣詔復使輔政先是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帝恚曰朕意決矣雖從宦官人自挾輿無投百姓趨有司檢料行宮中外莫敢言度從容奏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官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圯弗治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耶因止行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朱克融執留賜春衣使楊文端奏稱衣段疎薄又奏今歲三軍春衣不足擬於度文請給一季春衣約三十萬端疋又助丁匠五千修東都上憂其不遜問宰相曰克融所奏如何處分我欲遣

八編制卷二

一重臣往宣慰便索春示使可乎度對曰克融家本
兇族無故又行凌悻必將滅亡陛下不足為慮譬如
一豺虎於山林間自吼自躍但不以為事則自無能
為此賊祇敢於巢穴中無禮動即不得令亦不須遣
使宣慰亦不要索所留勅使但更緩旬日已未與一
詔云聞中言到彼稍失夫就待到我當有處分所賜
卿春衣有司製造不謹我方詰之已令科遞所請下
匠五千人及兵馬赴東都固是虛語臣料賊祇必出
不得令欲直挫其姦意即報云卿所請工匠修宮關
可速遣來已勅魏博等道今所在排比供擬料得此
詔必章惶失計若未能如此猶云奉容則報云東都
宮闕所憂修葺事在司不假卿遣丁匠遠來又所言
三軍春衣自是奉道常事比來朝廷或有事賜與皆
緣徵發須是優恩若尋常則無此例我固不惜二三
十萬端正祇是體不可獨與范陽卿宜知悉祇如此
處分即得陛下更不要介意上從之遂進詔草至皆
如度所料不旬日幽州殺克融并其二子帝縱弛日
晏坐朝度諫曰比陛下月率六七臨朝天下人知勤
政河朔賊臣皆聳畏近開延英益稀恐萬機奏稟有
所壅闕夫頤養之道常順適時候則六氣和平萬壽

八編制卷二

式

八編制卷二

卷二

元

可保道家法春夏早起取雞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
時蓋在陽勝之以陰在陰勝之以陽今方居盛夏謂
宜詰旦數坐廣加延問漏及巳午即炎赫可畏聖躬
勞矣帝嘉納為數視朝未幾判度支帝前定策誅劉
克明等迎立江王是為文宗加門下作郎李全畧歘
子同從求襲滄景軍度奏計平之即陳調兵食非宰
相事請罷度支歸有司可奏大和四年數引疾不任
樞重願上政事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頃疾已
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度自見功高位極不能無慮
稍詭跡避禍於是牛僧孺李空閔同輔政度勳業
久居上欲有所還乃共其跡損短之因度辭位即
白帝進兼侍中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八年從東都
留守俄加中書令李訓之禍宦官肆威以逞凡訓注
宗煙賓客悉收逮訊報苛慘度上疏申理全活數十
姓時閭閻擅威天子擁虛器縉紳迫喪度不復有經
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沼石林叢冬綠幽勝午橋
作別墅具煥館涼臺號綠野堂微波其下度野服蕭
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謹不問
人間事而帝知度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
必問度安否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度坐辭

老疾帝命吏部郎中盧弘宣諭意曰爲朕卧護北門可也趨上道度乃之鎮易定節度使張璠卒軍中將立其子元益度遣使曉譬禍福元益懼束身歸朝三年以病勾還東都薨年七十六贈太傅諡文忠度臨終自爲銘誌帝恠無遺奏敕家人索之得半藁以儲貳爲請無私言會昌元年加贈太師太初中詔配享憲廟廷初度平淮西後憲宗賜玉帶一條度臨薨却進使舊僚作表皆不當度意因令子弟執筆口占狀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却封進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三

八編類纂